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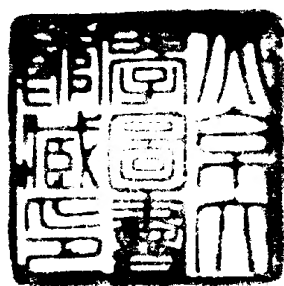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8/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五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劉聘君全集十二卷

〔明〕劉元卿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重刻本

..... 一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七卷附錄一卷

〔明〕張元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張汝霖張汝懋刻本

..... 三一八

蟪衣生粵草十卷蜀草十一卷

〔明〕郭子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周應鰲刻本

..... 四八五

劉聘君全集十二卷

〔明〕劉元卿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聘君全

集十二卷》提要

劉徵君全集序

往予按部西里入復禮書院為劉瀘瀟先生講堂西在僻壤俗不古處賴先生崛起倡道山中一時絃誦同於鄒魯慨自明末以來稍稍有不然者如月之有盈必虧有虧必盈此無往不復之理也余解組後以

序一

北上來安成先生之後賢與劉之子姓出而相見述先生文集數種吾黨彙編成帖題曰劉徵君全集業已付諸梓願公弁其首余作而喜曰此盈象也西其有復古之機乎但千鈞之鼎豈猛夫所能舉鸞鳳之音非蛙鳴所敢附多士復請曰吾祖之學

受之楚天臺夫子吾黨又辱公門墻吾黨
念今之師沂流而念祖之師公豈不念今
之子弟沂流而念昔之執經者乎天方授
楚公其何辭余乃盥誦先生之文章拜手
而颺言曰此先生談學之書治世之譜不
僅作文章觀也獨怪端木氏聖門穎悟之

序二

最而猶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言性與
道不可得而聞是舉性道文章而二之也
今余讀先生之書頗能窺先生之學當其
處也有山居草及立朝未久退而有還山
續草寓言種、無一非至道存焉姑勿論
其學術文章跡先生之出處進退皆合乎

任止久速之軌尼父廣其道以教萬世先
生屈其道以教西里嗟乎何造物之隘先
生也然西里猶不能守其教何也此運數
厄之也昔尼父典籍亦罹焚坑至漢始有
伏生之傳壁間之藏盡出以示後人茲合
刻先生之文亦伏生壁藏之會先生之道

序三

將大明於天下豈徒以文章炫世哉顧多
士念祖聿修不徒以文章為具觀昔魏墓
獻祖笏李陵有祖風何益於身何先於祖
必如子思之述祖光昭家學使西里仁育
義正達之四海咸仰先生三關四證之傳
斯足以盡先生之學若先生之奏疏簡牘

序記題跋仙才妙韻堪與李青蓮蘇髯公
並垂千古但想起蘇李而問猶必曰我理
失而文不足徵也謹序

昔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歲秋八月下浣楚華

容後學劉學愉拜撰

序四

題還山續草序

嗟夫日月易逝此學難明不敏三月渡江
躡蹻擔簦而至吉水又自吉水躡蹻擔簦
八月渡瀘而問衡陽過安成稅駕南溪南
溪在深山窮谷之中迺鍾一劉徵君調父
先生哉因訪先生留之信宿見其顙髀如

汪序一

聆其論穆如家範井如外使令肅如某不
勝感嘆信斯道斯文泰嶽必在於茲乎亡
何先生出還山續草示予予讀之卒業誠
不翅詩如雁隨雲共遠天與水平分之句
足追唐人門戶其序記志銘傳註奏疏之
屬篇々非關治統則關道統情含鏡花水

月理析蠶絲牛毛三旦暮不釋手客有詰
余曰徵君所著都則都矣然初著山居草
又著還山續草得毋狃於山而尚志乎余
曰非客所知徵君本深山大澤之龍蛇也
初以孝廉公車則進尋以射策忤江陵則
退後以累徵蒲輪則進又尋以不得行其

汪序二

道則退是故先生於朝於野何適何莫龍
信蠖屈唯道是從如其道用則出道屈則
還道又用則又出道又屈則又還先生不
嫌其數々也竊謂先生時還山也謂還山
草也宜且吉人士從之遊者與吾鄒夫子
中分魯教訊昔猶有漢文未見賈大謫自

謂過之之意今登其堂覲其德讀其書甫
信先生真已樹赤幟登杏壇磔牛耳以為
盟主不佞雖年來南北長征亦偃伏旗鼓
之下總余見先生尸居龍見淵嘿雷聲非
見先生之緒餘也雖然此緒餘亦足以垂
不刊在讀者得之太羹元味染鼎可識如

汪序三

讀者果以書而知其人之高徑忘其書可
也果以人而知其學之聖徑忘其人又可
也嗟乎嗟乎先生之學海愚安敢以蠡測
之但序余所以遊而還先生所以還而服
先生故臨歧援筆畧叙大意耳先生視之
得毋掀髯大噓江東菰蘆中亦何有此阿

蒙能窺吾雄楚大國一斑哉江東阿蒙即
距躍三百矣序成政戊申八月七日余有
南嶽之遊時馬已鳴矣行李載道僕情甚
邑邑不忍別先生即仗劍倚大樹下慷慨
悲嘆而歌之歌曰瀟湘秋兮水云濤芙蓉
嶺兮雁南音雄劍撫兮吳門望長纓濯兮

汪序四

楚上吟臨流聽兮難續其白雪對月望兮
唯懷其素心

新都教下晚生汪宗訊拜撰

還山續草序

昔在癸巳之歲不肖從師遊也時有倡異
學漢汾間譚鋒甚銳其說幾盈天下耿先
生以為憂馳書千里及之且曰吾所為變
色而爭乃人所以異於禽獸者界爾師為
此懼每有著作輒摭其放淫之思不肖與

還山續草序一

故友周思極更互檢錄梓而行於世篇章
臚列言隨事殊而簡斥溫陵以別竺乾於
泗上則其大致凜然春秋外戎之義焉亡
何耿先生物其人上千吏議其說亦稍々
熄矣乃師則又有慨於今日之學術也往
者士多依倚形隅好冥存寂守爰尋緒系

從來久遠夫皆古大儒也要以準諸鄒魯
奚啻霄淵師亦惟是聖儒之分反覆繹討
崇華洛而抑齊晉倘亦義同春秋之大法
乎其在於今抑又大異高居深詠耽耽不
測無何之鄉往々空憶則理蔓實臨則事
闕元境邈絕虛見橫紛究且肆無忌憚借
還山續草序二

理窟以為藏垢之藪此其弊蓋難言之抑
猶是溫陵之毒流餘波所濺及也師亦憂
之諸所為撰述闢道之言什命而九於是
同門朱熙仲趙今可甘以死江宏受劉爾
惠咸以為癸巳而來十有六年於此其間
隱而仕々而復隱間々於朝侃侃於里悃

悃切々於友朋富哉言乎裒而梓之是在
吾黨小子矣之望受讀卒業竊見師於諸
書自六籍魯論外獨惟孟氏七篇是耽是
玩若以百家為不足參也者今夫等言仁
禮矣近或增以攝持則何如直証諸愛敬
之為簡也等言知能矣近或採之渾淪則

還山續草序三

何如直証諸親長之為顯也以平旦好惡
必心之皆良以從行疾徐必聖之可學無
區宇無蹊徑斯所由閱百世而後滋於孟
氏重有味與不肖則以孟氏推本聖統首
揭幾希中叙帝王而以尼父之作春秋承
之固謂春秋不作則邪暴公行人所為異

於禽獸之界奚辨焉嗚呼可謂切且著矣
今師後先所集各有歸趣始曰山居草茲
刻曰還山續草為卷四為目十言豈一端
要於內外尊抑之際蓋其嚴已深切著明
夫不亦既見諸行事矣乎若曰將託空文
自見云爾非師志也抑非二三子志也

還山續草序四

萬歷戊申夏四月門人永新周之望拜撰

山居草序

以余觀於今有耿先生劉徵君也一以雄
鳴一以雌應蓋運有所會若將俾之為員
為輔相成以馳大道云大江以西自文成
授學來吾邑尤稱彬彬乃至隆萬間其業
寢弊格脩者外膠念守者內窮無患也有

山居草序一

則鑒：譚體一以為心竇靈虛物有之
須離物以存之也者一以為心貫動靜即
觥證於動靜失其居須兼持於寂感也者
一以為遺事者離兩存者支須研幾於勝
負屈信之始也者夫研幾其近者也猶隱
然若有物焉其間雖一貫自命其實歧心

與事而二之二之矣豈復有能即事盡道者彼且帖括自愛彌近彌遠先後唱喝相驅豈獲吾懼夫俵、貿、白且而長夜已徵君夷然不屑也曰六經語孟無若所云豈其子輿氏之言四端猶不足徹上下貫精粗而顧思以易之吾一宅而寓於不容

山居草序二

已內外有無百斯置焉況心量無涯萬物皆備故兼三施四下襲上律然後乃滿其量不則索之一腔安得謂存是則徵君之大者矣前者楚黃耿先生常以三關之說授徵君徵君愈益自信時辛卯復偕余稱贅耿先生所余猶識先生之別徵君也蓋

穆然咨嗟三致意焉明以先王之道屬徵君守之豈其中天揭日而猶瞽然土苴一切以跳於堯孔斯所縣各置兩君於江漢之間使還相為證以信於天下來世則天之未喪斯文乎顧在安城猶若於斯旨未盡也焉者於是陳大學私於濂曰子嘗語

山居草序三

徵君於余如是矣未必人盡所謂毋乃譽歟之不得於心孰與誦讀其書之可據而繹也吾今請其文於本以流焉濂曰噫國也端木氏億則屢中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固謂即言即道而惜洙泗之間之無聞也今徵君之文行矣觀者豈

猶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耶若是則余亦不敢知第不可虛陳君之雅敬次其著作卷編為四以復於陳君而弁其端如此萬歷癸巳孟夏陳會山人周一濂拜撰

山居草序四

山居草後序

原夫混沌既鑿元教裂而百家方術益分微言絕於六執人各其緒各其傳遂使守突者失天庭承沫者迷源窟此古人所

序

為不勝一卷之異意而興慨於曉曉者也是以日月之經不千里不足燭六合江河之流不四海不足至百穀夫老氏講訣多誦聲悅是繡苟以譁衆取寵蒙

無猜焉若乃稱堯舜述孔氏者
猶且察於單詞信其隅說或崇
奇而卑坦或取顯而置微有則
信習疑性是性猶假於人設也
有則尊見抑心是心可使有二

序

二

本也堅瓠拒入繫匏不食若斯
之倫有同聚訟於是張臆而譚
者妨乘罅而奮其觚舌因斯以
言其故可知矣我瀘瀟劉先生
啟獨識於上死稟正印於先覺

匪姚姒不服直輾轉以透其闕
匪鄒魯不依務馳騁而要其宿
演繹之暇發為文章爰自詮情
以逮析理或敷衽論心或搦管
紀聞稱引殊端宗歸共貫統之

序

三

廓波滯義暢厥皇衷大曙執中
之竅不可眩以奇衷踐集成之
途不可畫以偏致又何至儼儼
然設一持以蔽觀眈故曰而塞
竇哉粵昔五臣繩繩於虞謨四

科斷：於魯語近者姚江揭知
體新會明自然皆升乃聖：堂
跡殆庶之軌具有篇籍覺我來
齋詎至斯時人設反理之評士
吐詭道之論紫色蠅聲所以姍

序

四

笑素王惑亂黔首者紛紜滋蔓
蓋不勝隱感焉其在哲人烏能
已矣里中陳太學周山人咸託
性遠夷屏心塵雜其於先生固
已自同資敬穆若芝蘭甫乃採

兼金於麗水採良璧於崑麓收
其全瑜登其絕精得若干卷科
名為四鳴呼韶鈞奏而漢上之
調息正朔定而為邦之戈倒讀
是編者誠知覺寤庶幾含輕之

序

五

士望涯而反味道之儒盈量而
歸二君之志將由乎此豈直以
媒彫章銜繆采已哉如其意在
買櫝心匪得魚甚且疏汙壤以
充闡服蕭艾而盈腰則申椒之

芳聲不減幽蘭之綴賞無期也
文將在茲請竢來哲

禾川門人周之望渭卿拜撰

序

六

跋

桓譚氏必子雲之書之足行於後也自書
必之也而猶不能不惜其親見子雲也嗚
呼末乎其言之矣何必祿位言貌動人乎
哉我劉徵君求仁之學不倚名位不待功
能就之和以溫也冬日之日也聆之辨而

陳跋一

理也盈量而歸也則莫不就之不忍去聆
之懼其言之易以竟於是願得徵君一言
半句於紳帶洵為徵君假四方之所請謁
一切寄意於篇扎固已犁然滿筯矣其奈
有見不見也余因謀諸周山人得次而梓
之使不止為闐闐間物其故則思極氏言

之詳矣雖然讀其書則懇々惻々於赫蹠者無非言其所以也固可以得徵君而不必親見徵君也親見徵君則言論心思宛然其書也亦無憾乎親見徵君也而何論書之必行於後哉萬歷癸巳冬十月書刻成因識之若此

陳跋二

二酉山樵陳國相謹跋

劉聘君先生全集目次

南溪義社重梓

卷一

奏疏

請舉朝講疏

增祀四儒疏

羣臣持論大激疏

直陳禦倭要務疏

擬試策一道

卷二

書

聘君全集

目錄

東劉養旦先生二

東馬鈞川丈

各賀潔宇丈

報沈少陵太史

東井子開年丈二

東應南二

東鄒南皋丈二

報魯源徐師

報倪雨田父母

東張雲屏丈二

復閔鳳宸父母

東劉在南大行

東譚岳南

東劉明宇丈

東王依所丈

東錢虛陵

東鄒子于

東鄒汝光內翰

東塘南王先生	東劉喜聞三
東劉啓南給事	荅尹甥一紳
荅康茂才	荅賀天衢
卷三	
書牋	
復耿老師	啓張相公
簡楊父母	荅徐仙雲
復劉晉軒中丞	復喜陌
東張克念	復吳繼陳吏部
聘君全集	二
目錄	
復趙按臺	東潘父母
復周醒子	復伍鵬沙
復趙德父	復劉尚吾
荅世馨侄	復尹介卿
復趙德祥	簡朱玉槎文
荅井以先	東魯原徐師
與和甫弟	鄱下寄爾惠侄
東彭毅所	東鄒子一
復謝鳳舉	東耿叔璽

復朱熙仲	荅洪孝廉問學
與爾惠侄	
卷四	
序	
諸儒學案序	昭代儒宗考序
七九同符序	明賢四書宗解序
福乘義鶴序	積餘閒語序
大衆觀序	史要序
宋儒傳纂序	思問錄後序
聘君全集	三
目錄	
賢契編序	大學新編序
何真編序	禮律類要序
石城洞志序	六夢舉要序
江右明賢編序	先正義方序
三書院會錄序	鄉民錄序
便民紀畧序	春秋竊義序
鴻盤述序	瀟江講義序
問仁錄序	大學宗釋序
顏氏傳書序	重梁編序

仁贈編序	孝肅清範廣傳序
廣文柯則序	證道遺編序
見羅先生書要序	鄒南皋先生集選序
鄒聚所先生易教序	鄒聚所先生文集序
耿恭簡先生文集序	耿恭簡先生譜序
陳氏時義序	瞻菴詩序
孫生世畧序	重刻龍舒淨文序
劉雲章公摘稿序	怡懶園詩序
安福鄉約從先錄後序	永新酌屯濟瀆書序
劉聘君全集	目錄
軍冊指掌序	脩明匠冊序
興除訓誥述序	天堇耿先生要語序
卷五	
序	
送夏機齋父母入觀序	賀潘澄源父母考績序
贈潘澄源父母入觀序	送閔鳳翼父母擢水部郎序
贈少原余父母內召序	賀莊侯天勅榮膺薦剡序
賀龔永新考績榮贈親序	具懷溪父母政成上禮序
別徐巡檢序	文儀序

賀年二尹古田先生給序	密湖劉氏族譜序
溪譜舉要小序	金灘王氏族譜序
金陵李氏重修族譜序	龍田墨莊劉氏族譜序
金陵李氏重修族譜序	廬陵夏派劉氏族譜序
洞溪馮氏族譜序	芳坪蔡氏族譜序
洛塘彭氏支譜序	路溪劉氏族譜序
金灘王氏祭田序	撫州賴君井田冊
茶鄉月會序	賀心沁謝君庸族裔序
陳林世業序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卷六序	
額泉鄒先生七十序	天命篤壽魯源徐師七泰序
壽劉念南先生七泰序	壽業師禾川趙先生八泰序
壽王筠軒公七泰序	壽勿亭姚翁七泰序
壽彭逸菴六泰序	賀劉衡水成薦蕪際六泰序
壽賀定齋年丈六十序	壽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
壽鄒四山先生六十序	壽顏耕心先生六十受封序
壽趙思菴先生六十序	慶岳父陳靜齋七十序
壽李心齋先生七十序	慶羅南監夫醫榮膺親朋

壽王母顏安人七素序

黃郭母劉氏

陳姊七十序

潘母劉氏

晏母段夫人八素序

彭母劉氏

柳母劉氏人六十序

卷七

記

復禮書院記

識仁書院記

楊志趙氏祠堂記

樹德堂記

著存堂記

桃溪大分姚氏遷祠記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六

魚石祠堂記

昆塘譚氏修祠賑族記

同仁書院記

復古書院續置田記

火田尹氏義田記

清復畀田碑記

書林洞記

忠厚傳家記

扶義濟濟記

提督會同館廳題名記

蔡生以美托孤記

記劉交河獲盜事

瑞光塔記

行誼碑者墓記 東林世業記

傳

一 厓公外傳

雲川居士傳

提督雲南學校按察司副使劉公傳

黃布衣傳

陳布衣傳

朱孝子傳

楊孝子傳

周公典傳

二生小傳

升松巖先生傳

李義士傳

王南喬傳

趙時卿傳

稽少南傳

邨大父北塘彭公傳

少雲彭公外傳

聚松齋先生外傳

忠僕邦幹傳

劉貞婦顏氏傳

劉聘君全集

目錄

七

趙節婦傳

蔡孝婦傳

周姊志節傳

彭母劉氏貞節傳

卷八

行狀

河南憲僉聚所鄒君有序

衡州推官北沙胡君

廣安州知州九亭伍公

進士盡吾伍先生

樂菴井君

一溪賀君

喜聞太史

先從兄止山

塘南王公

墓誌

三衢彭君

春谷藍君

箕峯王君

伯父時齋公壙志

伯兄平所公

周山人

崑山劉公偕孺人賴氏

青州府推官松泉劉公

廣東雷州知府舍所管公

趙君守庭偕孺人郁氏

按察司知事認菴鄧君

鴻臚序班龍山江公

馮茶園墓銘

劉母陳大安人

先妣彭孺人

亡姑周孺人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八

孝子趙奎三妻周貞婦

顏母劉孺人

御母蔡孺人

柳母張孺人

王母周孺人

祭告

祭劉養旦先生文

祭耿天堂先生文代製作

合邑公祭夏父母文

祭喜聞太史文

哀劉嘉生孝廉文

祭茸時菴文

祭尹從吾文

祭趙中菴文

告考妣文

卷九

刊

識仁講院會規引

獨樹齋詩引

一德會規引

麗澤會規引

謀道會籍引

雲遊贈語引

鄒氏學所引

尚志會籍引

說

心齋說

大忠字說

受字說

執甫字說

劉聘君全集

目錄

九

琢之字說

思敬字說

蕭天錫字說

一氣說

思禹字說

汝防字說

長辨字說

洪周卿字說

二尚堂說

解

慎術解

閔雕解

桃天解

茱萸解

紀事

居藏紀聞	王孝廉問答記
戊戌歲仁冬會記	丙午歲仁會記
明新紀會	
卷十	
詩	
古風	
擬古三章寄懷周忌極	贈別徐吉水內石
題撫州伍烈婦冊	贈別沈育懷貳君
秋燕行	送楊父母入觀
劉聘君全集	目錄
賀潘父母恩命	別友人
題王僧冊	奉陪楊父母道書林洞
題棟蓴園	壽彭姓亭
遊廈州諸洞小述	書象善冊
趙今可春官行	和永仙子
復禮小飲戲筆	偶書
五言絕	
聞周思極道亡	結歲咏景
忘一巖訪僧	

王言律	
登保	贈雪印上人 四首
題鳳渚深轅冊	贈別王以忠丈人 寸首
睡起	夏日集長陽閣呈徐殷夫
瑞和別郭資臣	贈別吳懷溪父母內召 四首
岳陽樓玩月	和劉淑德元日詩
黃塘巖道中	羅田洞
歸自寧都	
六言	
劉聘君全集	目錄
法雨巖	雪都道中
卷十一	十一
詩	
七言絕	
大荆驛	題張夫人壽冊
題時泉冊	潘大母六十
瞻菴觀蓮	梁燕哺雛
石城洞景	歌滄樓中秋玩月
七言律	

私典八首

書倪雨田直道冊

別余晚小公祖二首

別閩鳳寰父母四首

登桓山

題瞻菴十景

題順曜亭

贈別陳君立旌南雍

贈別錢廬陵內召三首

酬王以忠丈人初度見贈

贈王紅衣茂才

送羅巡司歸楚

過元陽洞

於蘭溪別王丈人以忠

舟過赤壁

王應明比部雪中見訪

陳大學水亭次周思極韻兼呈王應明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十二

次韻答鄒汝聖柱史

別鄧詞菴三首

贈江宏受金陵行

癸巳舟中除夕

別王中石

奉使過中山

飲黃安公署

登小江閣上

別周達菴寅丈

遊黃塘巖

登虔州望江樓

通天岩

在子岩

石城洞

書螺髻懷青冊

遊清風觀

遊永新公府記

梅田道中

梅田洞

清泉庵

玉塘翁八十

修坦家破

壽省所翁

別周默菴

別江鍾岷

廣信道中

贈菴賦謝諸友

歸自蘭陰

復古重新志喜

別井學憲年丈

未母節冊

黃龍菴

族弟婦楊氏六十

登渙文閣

二月四日大雪

從簿君轉餉行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十三

江受尊公榮封

追菴劉孺人八十

卷十二

書

書劉忠愍公事蹟冊

書劉股冊

書畫師冊

書井棠遺愛冊

書路溪小會籍

書復禮月會籍

書黃柳川箋

書劉執甫箋

書初門黃子箋

書羅以良廬墓冊

書示兒姓

書纂修大橋簿首

惡人忠告	記問之學	虛無	慎術	饕人口吻	敗群圯族	慾生於性	第五位聖人	舍田芸田	豸傳失真	責人則朋	飾訕欺人	執有	名跡迷真	劉聘君全集	目錄	十六	逐字	耽無	趙炎	擇逸	遺安	徑約	標榜	識難	鬼窮	螺媒	率偽	死色	邊解	強命	昧我	尤人	寓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五	跋壹	訂貳拾伍頁	目錄	計拾陸頁
首卷奏疏目錄陸		計貳拾陸頁		
二卷書目錄貳拾肆		計叁拾壹頁		
三卷書牘目錄貳拾玖		計叁拾陸頁		
四卷序目錄五拾		計伍拾捌頁		
五卷序目錄貳拾陸		計肆拾捌頁		
六卷序目錄貳拾叁		計肆拾肆頁		
七卷記目錄貳拾		傳目錄貳拾叁	計柒拾五頁	
八卷行狀目錄九		墓誌目錄貳拾壹		
劉聘君全集	卷上		十一	
祭告目錄九		計玖拾頁	又補遺四頁	
九卷引目錄捌		說目錄拾叁	解目錄肆	
紀言目錄五		計伍拾伍頁		
十卷古風目錄拾捌		五言絕目錄叁	五言律目錄拾叁	
六言目錄貳		計貳拾頁		
十一卷七言絕目錄捌		七言律目錄五拾五		
計貳拾五頁				
十二卷書目錄叁拾壹		題目錄拾	釋書目錄五	雜著目錄九
闕述目錄拾	寓書目錄叁拾	計捌拾壹頁		

劉聘君全集卷之一

奏疏

請舉朝講疏

奏為感激

特恩恩賜愚忠懇乞

聖明修舉

朝講之儀以養

君德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以樗腐棄業入山自分水廣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而誤盜虛聲數汗薦剡致蒙

皇上即家授臣國子博士履任未幾復遷今職是

陛下於臣噓寒爐而燃之臣之感

恩特百庶僚蚤夜以思未知所以報稱臣竊見天下談古

心不必存之國惟以操說為建明計不必利於後惟

以堅持為果敢言非其質臣甚恥之然目擊時事之

非若有迫於其心而不容自已者將遂置而不言則

不言非其質臣又耻之臣自少好脩頗安孤陋遭逢

明師良朋日有省發乃知杜門獨學不如資友之益

也開運相求不如多助於四友之人也貽書摘諫又

不如相親而善之切也蓋臣因是而得治天下之術

矣人亦有言曝背可獻則臣所藉手以仰答

大恩豈能更舍所學而他有效於

君父之前也夫古者明王詢岳咨牧非好為勞也以為天

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及今未有君臣不交而可

以聯屬天下者今者羣臣罕所接見題奏付之

批答上下之情意隔而不得通

主言之出納伏而不可審無論隱弊百出即君臣之際未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可若是忽也勢隔則心睽心睽則疑生是以大臣不

得行其意小臣不得見其忠即今謫籍諸臣不下數

十每一推舉動見疑忌禁錮之久未有甚於此時者

此其故何哉以日隔之疎加之以逆耳之言雖有効

忠之志無感乎其以樹黨見猜也且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非周咨遠覽則羣吏之情弊何以知兵民之利

病何以聞耳自無所寄將忠和貿亂既以無所寄而

病即耳目有所寄而柄且旁悉又以有所寄而病此

必至之勢也方今議治者愈曰戰守之當講也也

之當復也諸侯

王祿米之當議也士習之當正也吏治之當嚴也然徐而考之卒無毫效及鱗聚而議則人立一言家設一喙名為好謀寔若聚訟此其故可知也

主上不操柄而以可否付之羣臣是故不任則見謂無能於是乎以談說為任任之則利害在後於是乎以不決自免此又必至之勢也頃者河南山東大饑

陛下覽科臣之圖惻然動念則

宮闈內監大小臣僚莫不望風捐資以象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三

上指惠流寰宇聲施無窮夫

宮中一念及於災民其效已如此假令坐

朝堂對百官日議所以及百姓者其為博濟又當如何

也或者謂

陛下非不存心四海顧

玉體時有未調姑深居簡出以養天和則臣又不以為然

夫人情獨居則襟懷鬱滯與衆則神情欣融鬱滯

怒易生怒易生則刑易濫以易濫之刑轉生無已

怒此病之招也今

陛下通君臣之情達閭閻之隱明良喜起與歌一堂其調

元養氣伸鬱降火未有如是之為良者語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腐言精神貴暢泰耳斯亦却疾之善計也

臣故不勝大願願

陛下仰遵

祖宗舊制修復

朝講之儀遇有大議

陛下廷審而決之其餘章奏

批卷時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四

召內閣面議凡內外官

見辭赴任皆得求對

陛下虛心咨之雖身居

九重而四海之事悉陳於前矣今夷臣方求納款外夷

且入

觀

陛下幸聽臣言修舉廢墜聖廟

朝儀外以親示四夷內以振率百辟遠近

祖宗之舊章近使

三長子有所法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無任殫越戰戰
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五

增祀四儒疏

奏為

聖世理學大明再乞

天恩增祀四儒以興正學事臣聞之涯郭耿定向曰世之
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今之所以循理率度者
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滯滯蕩邪僻
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一世
或以師友為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流仁
最速彼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
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程之後特為表章使天下
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束修是故迄宋至元迫我
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切然
熹之註疏故以為涉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為
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為終不可至
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知之旨於
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知無不良人皆可以
至於堯舜而患不敏知耳希聖之路又塞而復閉則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六

又守仁之功夫人心萬物皆脩譬之補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然知海之不遠故皆孔門之嫡脉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為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求其原孰與輪不求其委河孰與行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從彥教人每令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七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個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都可見乃尊堯一筆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咸可參行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為惟從彥可與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亟稱許李侗益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矣乃從彥與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者則當以鄒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於心誠即三千三百

即發言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矯、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夷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有為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其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為剽談以懲室遷改為沾滯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於此之時使四臣皆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八

得入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為大亦無但尊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為益即四臣較、躬行或墮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澄心或忠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悟奇行而今所崇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中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為補豈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賢聖顧無宗繩墨之易失也今使人釋繩墨而可以得賢聖其誰

不欣然從之蓋工之畫上惡圖狗馬好作鬼魅則以
人之所不親者易遊爾今欲使鬼魅之說得熄則無
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一為增祀四儒不但可以補
先今之缺典蓋亦正聖之大機也伏惟

皇上採納臣言

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臣羅從彥李侂先臣鄒中益
王良則雖生輝斯文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為此
具本親貴謹具

奏

劉聘君全集

卷一 陸疏

元

御制貢夷疏

禮部主客清司司署提督會同館主事臣劉元卿
奏為恭循職掌酌議

貢規以正夷夷大防事該臣叨署提督之役竊見諸夷之
到館者在回夷則苦關防之難在三衛二種女直則
苦鉗束之難回夷之所以難於關防者以人數大濫
行李大多大貢或至二千樞小貢亦不下數百樞往
者并肅撫臣疏謂一歲入貢該鎮支糧至費二萬餘
石則其沿途廩食夫馬及說故增加凌虐需折又不
劉聘君全集 卷一 陸疏 十

知幾何迨至入京街王求傳轉相為市禁之則涉於
瑣屑非中國御夷之大體縱之則恣買禁內貨物私
市數外葉茶日推一口輒重轉增將盡中國之力以
事外夷斯臣所謂關防之難也三衛二女直之所以
難於鉗束者以其犬羊成性無復忌憚自嘉靖庚戌
勾引北虜入犯頗輕中國名為修貢實欲規利所過
州縣驛遞挾索多端京東一帶居民商賈聞屬夷將
至不啻若大虜之入寇然者到館勒騙當房夫役每
有市買脅令賠錢稍示約束羣然而謹治之則既

以制其死命責之伴送則彼又不受伴送羈縻斯臣所謂鉗束之難也且其人亦何厭之有既得金帛又將生心而令其什百為群絡繹道路京師虛實盡在目中一旦改慮何不可為所為引虎入室莫此為甚夫事每忽於因循禍常生於積習及其勢之未熾因而收之為力甚易顧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查得西番貢例每千人止起送八人今同夷三百名內起送七十人其沿途收買搜托之數不與焉至於三衛二女直動輒數百人積三年計之則六千有奇焉此獨不可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議

十一

以西番例倣而行之乎又查此虜貢在遼鎮賞亦亦遼鎮此又獨不可以此虜例倣而行之乎然臣之為此說不始於臣查得先年提督主事今儀制司郎中張我續等陸續建白臣非創為臆說顧寔灼知諸臣所言果為人安長治之良策故復為

皇上陳之伏乞

勅下兵部會同禮部再加詳察若能大破拘攣徑照陸完間北虜事例斷自明年為始令前項諸屬夷俱在邊貢賞斯為上策即不然亦宜照西番事例成其人類

如同夷三百名內止起送十餘人仍限定箱櫃數目不許多帶私貨三衛則每衛止令三五人入京海西建州二種女直則每處止令十數人入京餘俱在邊聽賞如是則

賞賚之典毫不減損彼既無以為詞而沿途驛遞不至推殘州縣居民不至驚擾中國之虛實險易不得窺覷所謂內憂外患之防亦庶幾少正矣臣無任祈懇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議

十二

群臣持論大激疏

奏為群臣持論大激以致

主德不光

朝政日紊敬瀝血誠懇回

天意以新

聖治事臣竊惟近日事勢群臣務為激聒以見其忠

皇上激於臣言而故拂亂所為以獨行其意日激則憤日

拂日拂則政日亂天下之事將遂至於不可為此非

盡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十三

陛下之過群臣蓋與有咎焉今天下但知

陛下之當納諫而不知諫臣又當納諫語曰過則歸已言

君有過而臣且引為已事乃臣實有過而不自引其

若事君何何以明其然也今爭行一事未寔觀其利

害之歸宿也爭用一人未寔定其賢否之大較也一

人言焉據其見以為言已而又一人言焉據其言以

為言已而復一人言焉又據其言人之言者以為言

此所謂半信半疑之論而非確論也所謂相沿相襲

之論而非公論也然而有公論之名則遂以為確也

爭一人必其人之果不用而後快爭一事必其事

果不行而後已彼其中心且不能不自疑也而欲

皇上之斷然行之乎彼且健執其言以求勝也而欲

皇上之不以求勝報之乎然而不深惟其故則曰是必關

臣沮之則并閤臣營之又曰是必抑臣沮之則并部

臣勸之以故大臣畏其口而不敢動大權委於途而

莫敢收夫權者治天下之具也

天子敬不能以一手一足攬之則必分任於大臣今使大

臣不敢攬柄柄將誰授乎事勢至此有識者莫不寒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十四

心而言者健執如故此必欲天下之勢至於如何而

後悔也臣故以為今日之事非盡

陛下之過而群臣不得辭責焉雖然

陛下之過則在於姑勸終怠而微萌逸欲之心耳夫人主

一有逸欲之心則群下爭為導欲之首蓋昔之人臣

有說其君者而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

見其面故號曰朕今坐朝廷隨舉有不當則見短於

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有敬其徒謂曰天子不

可令聞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

務體要而時進厥聞之語則

陛下益以為言官無益於國始而厭之既而懲之又既而懲之不可勝懲也遂盡為留中之策章奏至於不可稽出納至於不可質証而竟貽無窮之弊矣夫其數以為深刻之論以雕琢諸大臣則

陛下益以為諸大臣無所短長疎之未見其不可然則使陛下之不信言官言官自為之也又使

陛下之不信大臣言官釀成之也以言官為不必可恃大臣為不可恃論而不信以大臣為不必可恃則

他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均一軍器也儒

臣進講惟恐接賢士大夫之時少倖臣為計惟恐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此其隱易知也而奈之何人主之

數中於其術也則豈非逸欲之心為之障哉內有逸

欲之心則外樂聞導欲之言由是入宮益深接見益

少大臣不得行其意群臣不得聞其忠而一二持論

者又不能切脉察症以得其受病之原方且時進厥

聞之語又且數為深刻之論以雕琢諸大臣夫其不

參設寡要之語以厭

聖聽而又願

皇上俯從臣請體明出地上之象脩復

朝儀赫然臨下外昭平明之治溫勝煩言內杜壅蔽之

萌潛消魑魅則大權有所歸而不至於旁落庶政得

其理而不至於拂亂此今日之急務所謂天下事尚

可為者惟此而已臣冒犯公議干瀆威嚴寔不勝悚

息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直陳禦倭第一要務疏

奏為直陳禦倭第一要務以稍延臣會議之所未及懇
乞

聖明俯鑒愚忠轉危為安以聞

祖宗基業事臣聞先正王守仁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

難臣亦以為破海上賊易破

君心之蔽難今日

君心之蔽不在乎他在乎向利之一念耳夫天下

陛下之天下也天下之財皆

劉聘君全集

卷一奏疏

十七

陛下之財也古昔鉅橋鹿臺事不具論漢武用桑羊孔

僅之徒剝民取利天下皆之然猶未私也至靈帝始

於西園立庫以為私藏唐德宗財貢獻之物於廡下

榜曰瓊林大盈夫漢靈唐德何如主而

陛下乃欲效之臣竊為

陛下不顧也

陛下惟蔽於一念之非是以今日開礦明日徵稅傳奉織

造歲有增加內臣四出驛遞騷然所領惡少雄於北

狼逼勒小民攔截商賈致令舉措乖方刑罰不中

小為政盜賊縱橫皆由於此是

陛下以此失百姓之心也生心害政理勢相因於此沉溺

於彼荒頽使逐臣遷客多於臺省之員監收撫辦多

於藩郡之官獻礦之章奏煩於拾遺補缺之有助工

之批荅溫於尊賢敬士之詔以聚財為長策汰六卿

為冗員

陛下平旦清明試一思之此景象何等世界是

陛下以此失百官之心也楚王

陛下親藩也一納細人之言官豎錦衣趾錯於路雖中道

劉聘君全集

卷一奏疏

十八

悔心收回

成命然已令天下

王國人自危是

陛下又以此失宗藩之心矣內臣

陛下左右也有罪勿赦有國勿補以此待之矣矣一失意

則抄沒隨之株連波及平地風濤又不測之刑無時

無之魂飛杖下命等蠅虱官安官官莫必朝暮是

陛下又以此失左右之心矣夫萬姓離心則天下危百官

喪氣則國危宗室重足則家危左右股慄則

陛下之身危

陛下環視域中亂耶治耶如以為亂則

祖宗百戰所得之天下寧以易一別庫之私藏已耶且人

心既去

陛下獨擁此金錢珠寶將安用之書曰元首叢挫哉股肱

惰哉萬事隨哉夫元首叢挫故股肱惰股肱惰故萬

事墮敵國外患之乘有以也今不務正元首而癡索

臣僚毛舉細事以是而戮外擯未見其可臣竊計天

下治亂獨係於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十九

陛下一念轉移耳夫

陛下聰明府智之主垂歲敬天動民親賢屏奸天下仰望

以為太平可以立致獨恨在庭諸臣術不足以副君

遂使

陛下美明才察無所復之故所寄於聲色貨利以自娛耳

一日轉動堯舜文武不足為也臣嘗讀漢史見呂強

之諫其君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人主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飲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

繒又阿媚之臣奸獻其私容誦姑息自此而進夫臣

強中官也其慷慨乃爾今之諸臣豈其智不及呂強

哉雷霆之下摧折已甚誠不敢蹈不測之難耳臣之

昏愚獨乃以畏罪而忌批鱗不忠以

陛下之英明而料其終於懷款不智是以冒昧信情陳其

庸迂計

陛下幸因臣言萬一覺悟罷積聚以收人心親萬幾以明

庶政已往之過懲與化俱徂將來之

聖德浴日同新如此而人不感天下不服謀臣不效忠武

士不力戰敵國不悔禍請斬臣以徇軍中臣即死萬

劉聘君全集

卷一 奏疏

二十

萬無恨若猶是內多慾而外求治安臣恐人心離析

將帥解體敵國乘於外盜賊應於內國事其未可知

也惟是安危治忽關係於

陛下一念轉移之間為人臣子舍是無以致力誠不任與

切待罪之至伏幸

陛下深思為此具本親貴謹具

奏

聞

擬試策一道

問學必有宗孔氏宗仁矣而故罕言之豈難言歟然考其論仁亦數：然何以為罕言也孔子之釋仁曰仁者人也即孟子人心之說也夫虞廷言道微而人危矣則胡不直以仁為道心而顧取其危者名仁也孔子之言學曰依於仁即孟子居仁之說也夫老氏言失道而德失德而仁矣則胡不直曰依於道而顧依其失而又失者也且由求雍赤之才皆不可其仁而管仲之仁何亟稱之微箕比干之行既皆許其仁而楚令尹陳大夫何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十一

刻求之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其易若斯矣而克伐不行又何弗仁也三月不違獨許子淵其難若斯矣而欲仁仁至又何大速也抑又異焉伯夷之仁孔子稱之即孟子亦謂三子一仁矣乃又謂孔子與夷尹不同道至抗而高之於堯舜豈仁外有道德且孔子之道又何道也夫天下治亂係於學術惟今國事孔棘原所以相激而致然者或亦以仁之學不講而競名立節以圖為儒則所謂吾黨必有過者即欲挽之惟服官者輸其心於君而不談於名焉學者本諸身以行而不從焉談

元如也孔子一縷血誠致為萬世太平無出乎此爾諸士誠實言之吾將觀仁焉

對大率非志於仁如七十之離其宅恨然而靡所寧止也而非識仁則又如瞽者之趨塗墮乎而不知所之也今夫仁何為者也是天地人之生者也天地人之所以生者不可得名而獨就其生者強名為仁夫仁也自無生而之生生益無之為濫觴也自生而之無所不生蓋有之為其宰也大哉仁乎其大道之權輿人心之發竅乎此其說雖不始孔子孔子獨宗之謂其高不入隱示卑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十二

不涉功利所謂中道而立天地萬物莫之能違者也夫惟其生者者本無生是以聖人罕言之非秘也不可得而言也夫惟其生者者無所不生是以聖人數言之非濫也無之而非仁也故釋仁而曰仁者人也非有悖於虞廷人心通心之說也分而言之則道器為偶合而言之則形性不二察於此而知仁即人也求人而遠人者非也言學而曰依於仁者非有異於老氏失道失德之指也或跡有而顯諸無懼天下之聞於本或原無而寔諸有懼天下之索於元察於此又知仁即道也求仁於道外者非也夫仁不

離人則即隱即費仁不離道則即費即隱故有時以興事建功論仁而不盡以興事建功論仁其仁管仲而不仁四子者非故軒輊之也仁不離功能而又非倚於功能也有時以抗節勵行為仁而不盡以抗節勵行為仁其許三仁而不許楚令尹陳大夫者非故抑揚之也仁不離節行而又非專尚節行也有時謂克己可以為仁有時謂克伐怨欲不可以為仁豈不以識仁則制私為功不識仁即制心為累乎有時謂一念欲仁為仁有時謂三月不違為仁豈非以寓目皆道則理可賴明觸境戒塵則習須漸銷乎

劉聘君全集

卷一

二十三

然此猶易辨也 執事謂夷尹同仁而不同道斯難言之矣大仁一也顧所以為仁者由何道爾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以緝緝統則所以用之者異也仁之為道堯舜常用之矣堯舜以為君必得臣布其令仁乃可大臣必得君然其策仁乃可行顧義皇以來所謂君臣者直相推為長耳其道末光也於是攷焉皇焉求得禹稷諸人而分任之蓋君臣之道至堯舜始著而仁之流亦至堯舜始廣大焉君哉之稱有以也伯夷伊尹其初匹夫耳或居海之濱或耕莘之野仁無所用也尹而幸有遇則澤流商字夷而

卒不用則節焉西山原所以為仁者無能仕能止之術是以其澤遇則流不遇則不流正使尹終有莘寧能使莘之化為唐虞耶是固可以謂之樂堯舜之道而已而不可以謂之樂孔子之道也孔子祖述堯舜而不得堯舜之位於是振木鐸承天命以舞雩杏壇為國土以進退三千七十為銓衡以明道覺世為勳伐以立人達人為創垂之統業以事賢友仁為在牧之咨以約禮貫一之傳為捍讓禪授以拒孺悲杖原壤攻冉有誅少正卯為天吏之征討益堯舜特修君臣之道而君臣之道著孔子特脩朋友之道而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二十四

朋友之道光堯舜為天下得禹稷稷契而天下治孔子為萬世得回參冉閔而萬世平堯舜求賢以治天下賢之不得開於天孔子育賢以開萬世賢之成不成由於已堯舜得位而行有天下而仁天下孔子素位而行無天下而仁天下堯舜之道傳之為君者故其澤有時而熄孔子之道傳之為人者故其傳無時而絕是故曰仕則仕仕無以異於職也可止則止止無以異於行也執己育之大權握萬古之正印是則所謂孔子之道特殊於夷尹不但殊於夷尹抑遠賢於堯舜原所以為仁之術所操異耳彼孟子

品別群聖而獨歸心於孔子蓋知孔子所以為聖之智巧
竭目力而其所以為仁之方密參造化誠有不能舍其道
而他由者蓋至是而知孔子之道之大而孟子推尊孔子
之功之偉矣然孔子非苟為大而已以其能立天下之大
本耳于思孔子之神孫也推言孔子之道至於配天地並
日月而約其所以知天立本以經綸天下大經者總歸於
肫之仁夫肫之仁即吾人日用之真心也執事有
體於國事之孔棘而引以為吾輩之過則亦豈非真心之
有不足而矜名炫譽之為業乎故為人者誠具此真心以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二十五

為學則大小淺深不同同歸於為賢否則雖有要眇之論
招搖之行不免於障道而病學為人臣者誠抱此血誠以
體國則剛柔語嘿不同同歸於為忠否則雖有侃之之言
赫之之譽不免於妨治而病國夫吾儕所以志於仁者寧
為資談說乎抑欲盡吾不容已之心乎其出而行之寧為
名高乎抑欲為宗社生民計乎夫誠為宗社生民計而盡
吾不容已之心則奈何借朝廷之名器砥一己之聲華
而卒乎反為朝廷不利也嗟乎天下治亂係於學術此
豈迂遠而先正言之今天下學術何如也高者元既以元

而病仁卑者靡又以靡病仁不元不靡起而圖事建節則
又以其圖事建節者病仁孔門肫之一脉不絕如綫是宜
執事之憂之也憂之如何人各得其真心而已人各得
其真心則天下平斯至易至簡之術也斯孔子操之以開
萬世太平者也

聘君全集卷二

書

古 劉元卿 謝甫氏著

門人 三楚洪雲龍 編輯

懷劉養正先生

懷企先靈為日已多一奉晤對未既區區昔者北還遠辱
長札教誨諄諄情踰兄弟元雖下愚不能承令而私心感
激寧不慨然惟是素懷未卒披豁尚俟趨庭心奉其情不
謂臺下遂赴新命德儀日遠為之於邑元不肖不能知學
然竊疑通日學人喜譚清寂半落禪臼取約非博離用求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一

體是以國覽華嚴抱為元秘語孟兩書直封高閣此有志
之士所以拊胸而嘆臨歧而感者也方今正學寔倚先生
僅能憫其謬述披荊棘荆昭明坦道使孔孟之學如日中
天則宇內一大功業而不肖元竊幸宏矣楚天入望白雲
垂陰意臺下且將動狄公之思起歸與之想依私情當
有傾吐之日茲不悉暢瀉便附佈伏希惺惺仰祈兩照

又

生最不肯每倚臺下曲垂誘掖又收其兩稚弟置荒亭之
不此思薄厚大小宜何如耶昨舍弟歸得罪芳劄捧讀百

四汗背之不肯故狂諄徒也自壬戌歲得奇病欲死始
勃然愧恨其素平所為之非私計自今以後得一年或七
八月不死猶及改其最大繆鑿以毋得罪於父母昆弟即
復死亦憾神其或者憫不肖自新之血誠遂幸疾愈自是
念念欲求師問友又苦於窮鄉僻壤力無由致身其人之園
延蚤冀觀王氏傳習編輒回跡返聞以求所謂心體者又
若有親注則心自沾喜以為道在此而谷之一二前哲
亦點首曰若是若是第求無間斷耳不肖且居之不疑間
因為舉子藝誦孔孟語具明白典實無若所謂存守本體
劉聘君全集 卷二 二

思想惺惺者心後擬其乃此隨魯源老師而謁楚侗先生
即所稱一貫者履之具曰此只是家常茶飯苟所惡勿施
則上下前後左右履之貫得去故曰忠恕而已不肖始悟
然若有省因自覺向之返視而有見者皆屬虛意古所
謂索隱者非耶向之所學推之應事多窒塞不通即處一
二事亦以為為了俗事已仍守本體視隨事力行反曰粗末
此其學意肯所稱小遁而泥於致遠者非耶故其懇求
印証於臺下者一則曰孔孟禪釋之混二則曰小遁大學
索隱忠恕之辨無非欲即其近日之窺有所見而疑不敢

信者取剖斷於大方家也乃臺下不惟不憐其僻見寡聞
聞而示之且深自引抑至謂不肖察臺下病隱則非惟積
歎無所藉手解釋而其罪且無所辭赦此所以再披肝胆
不顧猥瑣向臺下一露其血誠耳夫隨事力行者或者疑
其體守存湛一者或者疑其用間持子莫之兄者則兩存
而互用之曰存體固所以為應事之本也然察其微隱終
審心清寂而日用尋常不笑作希聖寔功此其於學猶未
若孔孟之日中天也是三者皆不肖之所疑惟臺下必有
確見為幸憐而終教之因以洞察千古不易之蘊是亦字
劉聘君全集 卷二 書 三

東馬筠川夫

為吾來辱賜手書慘然督誨非寔一體曷能臻是自顧淺
陋不足承當然不敢不奉以周旋雖然耿耿鄙心亦頗得
籍手陳述不欲姑為聽受以虛臺下切砥至意夫不肖所
稱躬行云者非如世之所謂自潔自好不復知所謂學也
亦非欲專務正俗求以治人而不究竟微眇之義也頗鄙
心所謂學所謂微眇之義則與今世所談說者頗異夫聖
人之學心學也心體至大匹夫匹婦須臾不可離而聖人

君子沒世由之而無盡察之而無窮是以孔子之於子臣
學友以為未能而發憤而敏求而學不厭夫是之謂學夫
是之謂微眇之義得此機括是謂見天地之心是謂夫焉
有所倚今則不然收視而反聽以為此未發之中也持之
以為至妙之機而謂可以參天地生萬物視一切事為輕
屬祖述是以常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而其
甚者多執所見以成其自是自足長傲遠非之失不肖以
為聖人之學固不如是遜不自顧其陋欲勉而求其真豈
是以議論不免異同而寔非欲立門戶也假令今之學
劉聘君全集 卷二 書 四

汲汲以求之虛心以聚之如孔孟所謂不足則必勉有餘
則不盡而求復其心體之大則不肖方為執鞭所為焉然
而証之孔孟無當也則其從遠固步敢苟焉已哉竊嘗思
之古今人品大約有三仲尼之徒即事即心存心盡事而
一之者桓文之徒其事是而其心非者佛氏之徒守其心
而遺其事者今之學者懲桓文之過而遂流於禪釋之歸
非害道均耳東書所謂洗出本心之明為之主宰其言良
是顧謂以已心之明決從違已心之明為嚴師則事固自
今日謂是明日覺其謂非已則謂是固人言始覺其非也

人嘗謂是觀書冊攷古人又覺其為非又伯夷伊尹各
自謂是過孟子始照其非則心之明可達從違遠近為難
歸耶弊不可從從違則又寧有心外之學耶察乎二者之
間而心體之本然與古人之所謂學俱可得而講矣蓋下
第勿執成心虛中而讀之而思之思之卒不合則以書復
不肖務求了釋為宇宙一揭此微豈不大幸區區之肝膽
畢露於此幅矣伏俟批駁易任馳神

復賀濱宇文

後禮讀尊制方謀裁復而遽使過登矣近時學者破綻不

劉聘君全集

卷二書

五

修誠如所論然竊念自古聖賢與進與潔非不知往且難
保而其智反出淺衷卜度者之下顧以為天下有道我不
與易惟其無道而欲以道易之則不得不聚沙求金幾幸
二三於十伯之中猶愈於立視其淪沒耳此古今聖賢汲
汲皇皇不避非議不憚煩詞其用心往々如出一轍今天
下陶冶士類其法甚寬督學使者方臨臚邑臚邑下方寸
紙招士々之應者動以千計其間不就數行者有之然有
可不以此罷試也以為從此而激厲涵育終當有就異日
揚幟藝林或即前之不就數行者也彼固有所養而或

夫以龍韜文士如此其寬以恕不問有因噎廢食緣壁斷
時者乃獨取冬於學道之士而設求之迫責之此何以說
也凡天下無行之人譬之若病然今有病者過一人善視
生死脉决禍福奇中然而不發藥一人從而藥之藥之非
能都令人不死然而因藥生者十可四三則豈不愈於奇
中而無補者乎今之卜度人者奇中之鑒也料人之死幸
而果然則以謂夫用藥者之不智豈不刺謬於聖人之心
以是故喜料人者莫如教人之益也善惡人者莫如自惡
一切也區々之心誠見如此足下幸不以弟為不肖而督

劉聘君全集

卷三書

六

學之故遂畢吐其愚以相請煩若其抵牾尤希批駁其敢
不肅心以拜昌言

報沈少林大史

大同聲相應千里神交語誠有之顧不穀非其人也明公
令明筆舉飛照四裔曉進之人傾嚮有日徒以潛伏空谷
無由通一刺於下執事過明公不棄遠辱華贄兼致奇快
出棲僻地希世之珍胡為乎來哉生誠愚闇謬心斯道排
徊歧徑迷戀影響坐費光陰動踰十載適幸東學于魯原
老師南謁天臺先生並揭坦途反我迷路顧賴氣勝志

覺自如目所瞻望足弗前追悠々此生又自悲矣且大節
魯正學千古共的今者或高尊禪乘粗視踐履窮深極微
總之索隱辟君畫工好作兇黠惡圖犬馬享樂安凡相沿
歲風斯世斯民靡所賴倚若夫樹獨幟振孤轅恢復孔孟
之正印息冷禪釋之流風非借大賢易能臻此何時振衣
匡廬之上令不穀得索杖屨以從竊至人之靈氣滌俗士
之胃腸其為喜幸何可言喻盡師志銘得拜有道特筆死
且不朽豈其孤子慰敢專承之凡在同門咸嘉吾人之賜
茲因去應溥使者之便聊佈此還謝不備

劉聘君全集

卷二書

七

東井子開年夫

翠川叙々潯於同舟者即亡論往復之疎乃心欲言者種
種牽弗一吐奈何哉北上伊邇良朋大去騷然山中誰與
訪咨昨作書送盡師今又我夫也獨奈何不依々戀々耶
盡師寄不覺至甕牖一擇術次擇交次損疑又汝畏貧大
都不越四端足下朝夕之當得覽觀矣乃又聞足下亦入
他舟果爾則天豈忘我三人者風昔之網密而故西東之
耶不能不戀々懼夫使改交而過于昔也吾矣儻不若早
告之朝夕切規則隨風逐波為損匪渺然弟一聞之入上

與友其次擇交其下悅不若已夫擇之誠是也然日中二
三友未必皆賢寧終舍之也故志切歲規則中才者可鉤
銘而賢是謂宇宙在手惟足下勉之足下行矣高科高官
自是尋常惟常思不負故人期望他日相見彼此懽快是
所祈者萬里遙々孤帆遠引寸紙寄情聊當折柳

又

孤之不從君而北也亦惟一日之養是冀乃不謂天竟并
奪我恃痛楚其如之何夫魏科清選一舉兼之天則厚夫
乃大可不思承天耶近接芳劄慰々令人慨然夫信於朋

劉聘君全集

卷二書

八

友者必不負誓書矣更何言更何言盡師儵然長逝生平
志不一展又負寡母于皓首九原堪露應倍傷心甚矣悲
哉夫料理舍隱甚誠友誼則厚而我十年師生情無補用
獨奈何不惻怛也行狀具草呈上潤以楮筆是囑孤之密
友為 朝廷網羅殆盡幸留一鄒四々與我也今付此身
聽之矣時事改觀正人君子常思豚々調護不應便相連
矣程伯子云吾黨亦與有過可再糾繫從取悔耶夫高見
必及此幸嘿以是心提醒當路諸名公世道受焉宏矣夫
故吾局高手然孤則旁觀者關心令思或可為一語二變

秋云會丁兮原夫亦請以是貢之謂何臨書瞻眷悵然

簡井應南

世不自屢承兄手教皆諄勤懇切愧未有以酢兄者近時
問不知曾長一格否僕雖不知學然謬謂今之學者事
而索隱夫既名曰隱則索之即有求之非真索之即有則
愈索謂其如是乎無窮也求之非真則愈求謂其如是乎
無得也愈索愈求如在穴中周旋行走自以為千里而不
知明之乾坤固不在是也嗟夫此豈可一二追數哉古昔

劉聘君全集

卷二

九

而流揚波皆禪釋者流也今亡論尋常學人即大豪傑亦
多落墜其中所以然者皆孔子之學不明故也夫孔子之
學明白簡易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戒慎恐懼以
不違仁而直一貫乎天下國家無隱元也而冥隱元故舜
之克諧命曰元德古之元寔今之元虛此學問明不明大
較也惟足下虛心思之而無但以成心滯見徒相辯駁也
足下高志專力弟則信之至其所以專力處尚有可說者
紙筆固不能盡何時大會中當竭商確有益於夫必自
益於僕也茲不悉

又

弟之念兄未嘗少置每欲作書相示苦無語端春間批一
一二在諸儒編中于兄之學得其梗槩敬聞命矣弟竊見
謂三代而上之學寔在更無元虛不落思想不落存
守不落聞見知解使契司徒不出數語萬世教學全案已
具今則不然耽戀夢境爾矣譬彼游思忽焉千里覺後自
身猶在原處譬彼盆魚終日旋走寬焉江海恐不在此願
君大醒夢後之眼履千里之思息盆魚之走以從事于力
行耳自卑登高青霄可躋兄其毋笑我好譚粗淺也其間

劉聘君全集

卷二

十

商議固非筆楮可殫姑以此為他日辨端耳應得丈在京
苦不得夾持者兄其時規贊之

簡鄒南皋丈

看出苦肉計為今古宇宙間術類網言蓋省之所未嘗行
公卿之所不敢豈不壯烈漢哉萬里嚴譴百倍傷心恨
遠不能載酒出饒文江徒自怛弟居嘗考鏡往昔所稱
忠直士爛然非渺率非與沂泗濂洛之統則何說也抑其
偏於節而脩廬全激于初而未斯懈微惟君弘此遠謨
子瞻名重之譽收王氏龍場之益令忠節道學合為一傳

此狂生所願效于志完者也臨書涕泗益有所重惜而不第為足下惜足下去矣勿復道

又

君之膺簡召也則既為國家幸每欲移舟水話別竟以遠阻然私心未嘗一日不在左右蓋非世俗所謂情好也秋末得郵翰於井子開所極感詹注及觀除目知已拜諫議以君之力量何事不可言顧言非難而言之有益於國家為難方今大患有三然而徒言無益也其一曰內官之為腹心患也陰性狼貪自昔憂之然未有如今日執進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十一

退將相之柄者將相不比內官不得除拜即除拜不得權此其勢可撲滅哉今其人多至十餘萬而又勅禮部選淨身男子入辦此安用之也其一曰邊將之冒功而榮蔽也虜寔入掠而去而曰驅之出塞良家子符賄買功顧反緝是得美官夫入掠而君踐無人之境則虜日驕用出塞為功則備日弛有如長驅其患可勝言耶其一曰歛急而民貧也嘉隆之間已稱虛耗自江陵東政用催科為考成於是天下之吏爭相椎剝民間之財囊括殆盡夫民貧則為後為盜則亂形成矣而國家方且厚為賞資內帑日虛假

一旦有二三千里水旱民將何以為生耶此三者患之甚也然而言之未必有益也言之未必有益而已愛能言之名君子故不為然而坐視其敝則設官之謂何故不倭以為其大者莫若請復輪對而荐舉賢才程伯子以御史之職在拾遺補缺今主上尊嚴若神羣臣無敢面進一語此豈直無吁咈之風耶臣主之情亦未可若是隔也有如國家大計不可以露章而陳將遂置弗言耶故欲格君心而商時事非復輪對不可陽城不諫韓公作論詆之至用之盡退陸贄乃慷慨論列此豈始以二事塞責蓋權之于

聘君全集

卷十

十二

重熱矣今天下不可謂無才或沉于下僚或錮于考察之限於一途僅察其可當大任雖破格而薦一二人亦未免其不可也夫輪對復則上下之情通薦賢為國則刺可與與害可漸除言不必出于已而成功倍之矣不然而徒發憤於政事之日非雖日進二流涕六大息之語徒自陳焉耳何益於國計之分毫哉山林枯槁之人無能為國家建碩畫恃足下之知胃星其鄙見如此儻有批駁不惜詞旨臨書惶懼然神馳

報徐魯原老師

不肖謬迷於學路有年所矣杜從師門得聆緒論乃始翻
然覺其昨非即今俗骨如故尾不追目而揭坦途及迷于
分毫皆師門賜也敢忘所由哉別後連拜芳劉綠處窮鄉
苦無鴻便坐是一紙竟不得通幸弗督過又從而繼之
畫把讀流汗無已不肖近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者幾希豁然似有悟入夫危微之機關之自昔學則士
可貴上可聖不學則聖而狂人而禽獸故學也者養春微
之直升也從此用力愈約而進機愈無窮固益知老
無諸家廓清孔孟之功之偉顧鄙心以為學惟無量哉

聖聘君全集

卷一

七

不展教難無方故不修誠密修顯證登此身於無己之
近方章教下載斯人於康莊之上印之大道但更渾成
而之然無日而存想而射提單詞為宗驅天下從之
亡宇宙反若占一蹊徑而逐塊之士即法成魔者不
無也深信小疑不敢不自吐露以發洪鍾之音伏惟後賜
批駁

報倪兩田父母

不肖故開騷者然嘗側聞先生長者訓教不敢自井于
雖惟是寡母年瀕七袞近復多病雲在床褥人子之情

遠離膝下昔辛未之歲橫棄南還無祿先人業已即世
茲不憑棺遂抱長恨人亦有言懲羹吹虀此不肖所以甘
育沮溺之名每顧而不返者也伏惟臺下矜其惻衷而不
純以大通俾鵬鵬為鳥各遂其真其所受賜豈淺鮮哉
紙短惶恐然神馳

東夏雲屏丈

辱翰教并示以大父母答周吏部書把讀再四至以去就
中之句令人感激泣下有官如此吾輩何忍負之罔命
中尚有一二可商處而諸君子方與朝夕得以進言不
能聘君全集

卷二書

七

不展佈愚衷為足下陳之夫謂一人未必皆上田亦未
一皆中下田此可以論于田多之家非所以論于貧困
只也貧者粥田率多急窘富室棟擇膏肥力却饒瘠是膏
水恒在富民而饒瘠恒在貧戶又並山之都半是山田春
耕則豺虎與鄰秋熟則鹿豕互食佃者用力甚憊取償甚
苛官家之賦可增業主之租如故稍增則棄而去之便為
和場故有收租不滿石牛積步已至數千此等田地半為
平戶而此等部分半非六則即使無升科之令已為難堪
又復以一法禁之則每畝又增五分之一所納官賦浮于

私租其為無窮之害難可言狀竊計吃道本意謂六九之則既分不宜更論上中下繁為五則是欲以六九代上中下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一則起訖以六九分科上中下約准九則下與山下者約准六則斟酌二者之間為兩等但令不虧壬辰之總民將便之即畏其瑣屑亦須混一六九計畝均勻庶幾寬一分則貧弱者猶受一分之惠大率混步與一則之法此兩者不可捨一而本邑昔日六九之分亦非有的據徒以官莊所在隨意輕重耶如西之十三都十曠沃饒居近水次乃在六例而三都至三十四都一

嶺峻田硤相距水次八十餘里穀價饒賤翻從九則此可觀矣今既渾步又不一則則雖復均攤終成踵弊在六則之地上田猶復降等幾減強半而並山之都瘠田方且升科將至白輸竊恐至仁所流亦未周徧今日之事關係百年坊區處一失當不越二三年稱浮糧者又且競起諸公是當事不得不任其咎仁父母在上諸公在下而使寡弱單戶有不均之嘆末由上徹此生所為終夜憂思不敢安席若其設法調停使六則之利不失而九則之害不甚此又在仁父母長計碩畫非生迂鄙所能措思也河海細

流昔人譬之矣儻不謂生之計過相見幸為達此少效蕩荒之一得云即不爾亦願終秘之無令六則之地傳為怨端也臨書不肅伏幾財啓

又

昨承見示清賦規則具見仁父母軫念貧困之意而諸君貢襄其間為力甚鉅獨念此舉利于上田而不利下田與山田利於東南之沃地而不利於西之山都利於六則而不利於九則蓋清田議中固云聖人為政未必全利而無害矣然與其取利多而弊少不若併其弊而細究之而細調之為得也何謂利於上田而不利於下田上田土膏水沃出歲無患乃從末減而以中下山田原額民未計之今則中田加民米二合天下田加一升一合六勺山田且加二升有奇矣且原額每畝派官田一分六七厘今派一分五厘官田既少則民田益增是上田名為減輕一升其實減民米七合一勺民糧益重則中下山田愈受其困假如一戶上四十畝下田六十畝上田減去七升一合山田復升二斗一合酌盈注虛已浮一斗三升況盡山田者乎散卿貪戶膏田盡蠲而獨遺山田者所在而是脫如一

戶有山田十畝則浮糧二斗一合抽此輩膏血為一邑補
上田之減是何為者也即謂豪家自隱上田而于貧困者
那中作上其弊固不盡無然憫其那中作上而減之是矣
而未知富家之上田更多是益其富也惡其移上為下而
增之是矣而未知貧家之下田更多是益其貧也提之非
通方之至理已何謂利於東南不利於西鄉東南地多平
曠上田常居三之二分雖有中下而山田絕少今既減則
虧益彌或相停而西鄉九則之地山田常居五之一分即
如做鄉上田二千一百五十畝減民糧十五石二斗中田

劉聘君全集

卷二書

十七

二千五十畝出民糧四石一斗下田一千四百畝出民糧
十五石四斗山田六百畝出民糧十二石減者僅十五石
而出者已三十餘石試以他鄉他鄉與做鄉上牛都分比
而較之則減原提者不同可知為東南也增原提者不問
可知為西鄉九則之地此可上其教矣至於六九之分利
害甚明前書已詳無復贅矣東南與六則者受其利而西
鄉九則之地補其虧西之有上田受其利而以下與山田
補其虧是此就田之戶獨當其害矣與念及此殊為惻
但下田受害今亦無如之何惟有山田展一善策則猶可

以甦其困於萬一也臨書激切不知避諱伏惟台照

復閔鳳寰父母

夫解紆而更張之非夫極弊大壞固有所不可今日之覆
丈是也藉第令殫力行之豈無一二之利然利不勝害矣
當時倉卒舉事人不及謀今之變奸熟計惟恐不更張以
肆其術將來僕孔有不可勝窮亡輪勞費再四民不堪命
爾也且讀詔旨言役新亦言照舊戒規避亦戒紛更非
有一定不可易之命惟仁堂外示兩可之詞以杜多口內
持必然之畫與民休息二三豪家乘間窺利稍從委曲計
處令其欲厭而議寢亦未必非為民之微權若百姓告者
間即其田仍令原管公正摘覈之惡之而不虐自有法在
其誰敢挾議以制上哉此書生之過計惟望下財擇狂言
堅持內斯生民之福未有涯也

東劉在南史

久不修尺書為候注想甚勞茲僻居深杳顧盼鴻羽殊不
易耳吾邑一時同志強半在朝廷此豈非甚盛觀哉因念
先正文莊公率集同心多至二三十人稱贊虔浙之間大
白此學流風至今吾儕食其膾馥猶能不就汨沒今侗老

劉聘君全集

卷二書

十八

在京無往來度浙之遠而諸公又皆高第顯秩非布衣寒
人之難誠以此時修文莊公之業中興此道豈不令人痛
悵而無遺憾此在大一振舉之耳儻不避毀忌以大行人
游揚於翰林六部之間為之媒伐異時傳黃安心印當推
丈為盟主如何如何丈故有高志肅履獨大而猛耳神
明默成顧全田已弟恃其素厚輒不遜而求備焉亦有感
於時之難得易失也誠咨之汝先丈以為然否

東譚岳南

夫要令弟枉教復禮曾致小東為謝已聞足下擢在臺中

劉聘君全集

卷五書

七

亡論知已喜而不寐即大丈夫有志運量海內無不以得
此官為遂意顧平居則彈指兼之一旦在手而或無以補
益于天下徒以一兩事不干大利害者塞責此韓歐所為
發憤于陽城范司諫也足下平居之志不可謂不大矣僕
以為司諫之職其大者絕怨糾繆格君心之非而今且遠
遯天顏不得曲盡其款其次則莫若薦賢而退不肖今海
內賢大夫彙征而進矣若黃安之耿蘭溪之徐平湖之陸
吉水之曾此數君子僕所能知也而不得在位則僕所不
知遺者尚多獨不可游揚而錄用之即足下職在言官天

下人士無不望其侃論列顏僕以為其重者乃在薦賢
賢才用則天下之政可次第舉矣足下其以為何如茲因
彭兄之便附此致區區有懷如縷不能盡布尚計副啓

東劉明字丈

卿辱而顧敝館情意惻至若將以不佞為可與言者時雖
匆々未盡請質而丈一段真精神已溢乎言說之外真令
人嘆服不能已々座間承丈以不佞學貴躬行之語為然
此非自不佞也未之有得孔子且謙讓不遑而世儒見以
為淺亦未之察耳察乎孔子之所謂未得則不離日用而

劉聘君全集

卷五書

廿

至精至微者犁然具矣非曰姑從事於躬行爾也適現邸
報見主上銳意風化而慨々以士習浮競爭尚奢靡為
戒此正士子濯鴈之會曾聞先禁謂正間進士著布袍
騎驢此風安所可復覩見乃近時或有無政可現有使難
完之誅矣僕一洗時套以悅顯風不移於人不憚於末斯
亦躬行之一大端也楚侗先生方今第一流丈能介汝先
丈時往省謁當有聞所未者畧不辭讓惟丈亮察

復王傲所丈

不佞懷門下義至高念欲造請者屢也然踰年日僅々以

書相存羅陽谷泉之勝付之夢思可為懷歎方今
有滿家薄飭勵者要於求心求心之說豈不甚美顧所
求者有辨也歸寂者以空言心持覺者以惺言心是
衆者以潑言心主敬者以兢言心此以見為心也
心之本真也懋元言要於誠敬之說又豈不甚美
顧所為踐履者有辨也經者不亦信然悖者不亦
槩冥者不亦高蹈磊者不亦功然以意為行也
踐履之極則也惟聖人然而之則合下所見既大終身
所踐無窮所謂一以貫之也故學則不厭默識其萬物備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廿
我者而全之故不厭也教則不倦默識其萬物皆我者而
公之故不倦也第令以見為心則見以為空者厭倦於
惺矣見以為兢者厭倦於潑矣故曰仁道至大又
曰學者須先識仁求者求此最者最此雖遠深生熟自有
次第不同而所務之在於仁則如木之必培其根水之必
窮其源無弗同也此之為辨不早無論用功不力即終身
勤苦殆猶藏鼠以為璞也嗟曲見易執大道難成非世
所蒙傑未有不拘牽舊習狃於狹小之可以偏安耳不佞
抱此言久矣不覺於門下發其狂心然合門下更奚以教

東錢廬陵

焉亦惟是大賜批駁以為異日嗣請之端

詩不云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其公之謂矣第不佞之夫
賢大夫也縣三老子弟之失良父母也豈不令人短氣然
不佞私心願獨反愉快蓋山林中竊常計天下大勢病不
在指臂而在心膂急不在郡縣而在禁閫以公長駕遠馭
之器得居中運籌豈不亦天下之福而獨令長守一縣縣
雖使廬陵為潁川渤海何益於四海之計汲汲孺薄淮陽
請屠禁閫豈其厭外吏蓋亦有深念焉抑不佞聞之賢者
曰賢以輔元氣非與疾求勝也夫與疾求勝者得效速而
隱利亦深程伯子耻提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意亦爾
今公之行也不為臺郎且為給舍儻有味於伯子之言乎
將勝之也君子之為人臣寧便於國家而不便於己寧無
忠之責而有忠之實故命之曰致身不然者題目甚美浮
譽其隆將有如公戲子之喻矣惟公之慎圖之也諺曰西
手捧土以益泰山無似不佞之於公乎正圖走使忽枉遠
書飛降衡寧益之以大貺豈勝感悚悻還鳴謝輒薦其區
區此不盡之私尚惟導啓

宋柳子手

復後再奉師翰見通曰意念津、矣辱在世契豈勝愉快
謂懲虛譚壹志砥礪甚善顧不佞尚有欲請者竊以爲
今之薄虛譚者有二而砥節行者有六其端不可不辨也
薄虛譚之說聽之甚美然有實心敦行耻爲浮誇者有內
不喜學外避其名借言虛談實則拒善者夫借言拒善誠
不可與入道而其實心敦行亦復有別有默而識之不厭
不倦斯即悟即修聖人之踐履已有依倚名理敦節礪行
斯之謂法士法士有法士之踐履又有尺步繩趨賓、張
劉聘君全集 卷二 書 二十三

拱行若處女坐若塑泥斯之謂拘儒拘儒有拘儒之踐履
自愛其身不爲非義斯卿黨自好者也是亦卿黨自好者
之踐履復有上莖事業野耕身世命之曰達士達士則以
知達爲踐履又不惟是即毀規削矩蒙詬負謗彼亦謂破
名聞未必非踐履也士私其學異端塞途難可聚以踐
履爲實悟入爲虛而遂委之不辨也今執事於前二者斷
不借言於後六者豈遂自信其必不謬於聖門之宗乎大
果不謬於聖門之宗則即修即悟無復置喙不然其逐
可謂悟入者之盡爲虛談而懲美吹鑿徒引遠見自障天

虛哉且足下亦自謂精神近乃歸一矣不知其所謂一者
果何所指歟歸于一則悟矣而又在起悟右實修何也豈
其所謂實修者復有出于一之外乎惟大賜批教俾得維
此有請焉臨楮無任奉切

與師汝光內翰

竊致語言足下貽書振我謂近以示字初云尚有大概手
一看未徹久之不能吞書隨走字初所結此一段公案字
初發、大都進我斷絕命根問之則曰克舜斷絕精一孔
子斷絕仁云爾弟心疑焉無所謂知者過之耶既而後吉
劉聘君全集 卷二 書 二十四

廷魯師入浙自浙謁耿師問無恙外出晤談及在浙時與
王中石論無生迷畧二帖師曰汝先謂何曰汝先謂史稱
深於此者數層在于疑之師曰遊理原自深不足疑也已
而誦字初語師曰子以爲何如曰大奇矣師曰精一與仁
原是色相名號實無所謂精一與仁也斷絕何妨曾子具
隻服者子亦正宜受用不名爲奇退而循省默歎者果自
因思從前只被一無思無爲在胸中作梗作魔雖遇老宿
碩儒譚工夫皆以爲剩語滿口辨難滿心憾悟曾不知句
日身尋討體貼克已從人是未能實、受享無思無爲生

機徒拾語上生枝長蔓以為命根管竊罪深一見京華言
索風流回諷鄉里稅戶以為村俗殊弗省自身是何面目
念此不覺汗流幾層衣矣始悟堯舜好問好察孔子好古
敏求乃其寔在精一求仁處彼其於精一第禪受時一譚
之於仁罕言之其宗旨全在身上發揮真所謂心行處滅
命根斷絕也即足下所謂更有深於此者教層豈惟教層
其若亡若虛直是無底已弟未審兄與字初當日發言之
意原如此否即不爾弟既已奉為聖書熟說而銘諸心紳
矣故述以相聞惟兄更懇切開示之弟今信兄處視前又

劉聘君全集

卷十書

十五

長一格不必更假乎字初也一笑

東塘南王先生

卿有拙刻不敢隱於長者正欲借以叩發愚音不肖性王
黠劣然其一念泰來未敢少懈故雖初機乍解乃為道聽
塗說究其本心原非立言譬之三家村老夢見京都輒向
慣遊人張皇說說豈其不知是寔夢境亦冀從此印證差
得其真耳不肖奉長者之教有年其隱情微衷諒亦無所
能述於洞鑒其亦以為自封自是之徒否乎僕其不然亦
願長者開心教之近讀念老先生要遊等記當時錢王鄒

羅諸老辨論道脉相爭如虎以天下萬世學術亦以天下
萬世之心明之豈其不能虛懷以至於此正謂剖肝露心
無疑不吐乃所以求真益而收實効其若亡若虛比之貌
為謙退浮受而陰否之者又萬一矣區一之私竊比於此
惟長者進退若其千慮具見刻中矣

東劉喜聞

足下素抱大志知不以一第為榮然聞之者毒而不寐其
其情哉昔人謂仕途中不易立脚此為志未定者言耳仕
途榮傑所聚終是大爐冶顧就功名者從此鍊以名志道

劉聘君全集

卷十書

十六

德者從此鍊道德志富貴者從此鍊富貴非爐冶之罪所
從鍊者殊也足下之所鍊者素矣乃更得大冶何憂不干
將鉅闕乎有使不惜嗣音示我新功

又

西辱遠書重仍相存書中每自數不曰無新得則曰少
長進此雖若亡若虛之誠然因是微窺足下所見尚落
空窠臼古人為學只在辨志人苟過真有明一德於天
之志則精神歸着一處時一研磨孔孟血脉步一踏著
孟路還不須零碎推求自然直達聖關若合下所志尚

能擺脫俗懷尚友千古如眼眩之藥決濃漬血雖復時有新得要為鮮悟時有長進亦屬支撐耳足下試於此自考何如更不必別求新得別求長進也

又

來書謂應酬伎倆若於身心殊無干涉斯言過矣既曰應酬伎倆非身心而何向曾奉書及辨志之說志苟逼真希聖則應世酬物二百三千正是大哉聖道舍此更無發育更無峻極從此應酬者周咨時髦隨機牖入可不謂教不倦乎又從此應酬者好問好察隨方取益可不謂學不厭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七

乎是在默而識之耳大道固不在日用外也但引于不真則應酬伎倆又徒為脂膏媚世隨時浮沉而已此皆門下所洞然者而不佞每以此熟爛之語再四獻曝蓋舍此更無道舍此亦更無學惟門下深念之不以粗淺相忽即孔孟學脉恐不外此而得矣有便不惜駁教是望

答劉啓南給事

不佞髮未燥即聞密湖有過潛江者其後文譽日煒賢書迭發至門下遂傑然飛聲海宇矣再榮之木其根必傷痼疾寒宗致不敢仰攀大人先生誠恐鄉人竊指其背曰此

曾子是不能立而賴大人先生自重殊不知傳承次序載在宗乘可覆視也乃門下慨然念茲厥初其心遠乎哉抑實平英烈之靈潛作之合也不然不佞既越在田野復起一喜聞期翔中秘與門下日夕討求原本以發揮數百年未有之盛此豈可謂偶然耶惟門下圖之雖然此一宋之業也古之人有以萬世為家者回參伋軻四世同宗此其譜在西銘之章矣吾聞業抱是心得門下左右振發豈不厚幸不佞即伏草茅未敢以廊廟江湖自分蹊徑尚朝夕庶幾二公之為禹稷也而自附顏回使異時評三子同道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七

則詎不賢於氏族之書稱華胥堊門乎特在宗盟不覺發其狂語亦惟是廣陵之愛猶在心目間爾伏幾財答

答尹甥一紳

足下所譚達性云者是聞也弗達也聞於人者謂之聞達於家邦謂之達今且有人談京都之衝其未至者有不聞而信之者乎抑且以其聞而信之謂之達乎特以其離婁子捐親成業糧經貫杖劍對酒慨然適萬里不少回頭然後謂之達乎誠使真不少回頭則雖經行旅次爭岐非徑晏失晏復吾猶謂之達也使其未嘗出門則雖坐技路第

如指諸掌歷、首領、吾猶謂之閒也。孟子道性善而必終之曰若藥不順眩厥疾不廖正欲其辭妻子捐親戚杖劍慨然以萬里為志不少回頭乃於堯舜之道有少分相應若身居俗境日與鄉人較才度智爭得競失而徒以能信京華之衡之為康莊也遂自以為達吾恐其終不達也足下聰明穎悟當其見人昏、憤、語之不達方且從旁笑之不知其昏、憤、者彼猶然有邁往之志也今雖不達他日將自得之其視自以為達而全無登程之想者固已天淵此在旁觀人差等甚明彼自以為達者則固未之知

劉聘君全集

卷十書

二十九

也是不亦可悲矣乎足下未書拳、相問且曰無以不屑之教待之是引之使言也引之使言而猶不直言此以待他人且不可而況可以此待足下乎畧不辭讓遂盡言惟足下痛察

答康侯才

元不佞自訪嶽歸來每語人不稱壯遊但喜得國士蓋指足下也。道里阻修筆牘缺然謂足下斯置我矣而千里遺書高情盈紙元何人而有此於足下乎又辱推與過情若以列於江門餘干諸名子者流元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徒

以拂衣杜門孤陋自就以方大家正用悔汗况復謫陋無所著作乃何以當足下之心無亦謂今之世有士如此亦足與矣其取友之量所自至也不佞年未多病伏枕老形已其亡論出處大節即情氣衰態固不能復從風塵中俯仰入顏色但如足下云、似又不免有憤世自擇之私世間有君子將憤之耶將易之耶孔孟沮溺志路懸殊斯學術犬端不可不辨而不佞業自廢無所復嫌念足下雅當命世不宜有憤嫉之語且堯率之役竊窺足下才力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蒞莠之見斯不佞所為有效於左右者乎

劉聘君全集

卷十書

三十

何時得攜手南望方廣之上信宿道舊大快人意不然亦惟是足下不以元為不肖而惠然草舍也豈其敢必望哉佳書久不報惟不佞出入無時來羽苦相空爾又惟照察

答劉天衡

承論具見邇日體貼漸近日用喜甚喜甚知天之說原非玄遠大學所謂明德即仁義也所謂新民即仁之親、義之尊賢也所謂至善即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也至善也天之則也而寔不遠於人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吾人日用不容已處即天也所謂人豈七尺之軀

之謂哉不知天則不知人矣不事天則未能事人矣不知
立命則所謂命者六十年夭壽之命七尺之軀之生死耳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謂何而徒養其七尺之膚之急哉
必不然矣足下所謂自覺已不是者即天也舍此而求知
天則求之文義也非求之身也試體之如何

劉聘君全集

卷二

三十一

劉聘君全集卷三

書讀

復耿老師

劉元仲訓甫氏著

門人 三楚洪雲龍 禾川周一齋 編輯

不肖初出山象日環觀以為必有深謀奇策而不肖但
求仁賢事之若無以對眷仰望然此心正恐即一教舉
步不幾於象皆悅而士者笑乎得尊教前心蓋能自持
不肖竊觀近日事勢患在內權漸重而外議滋繁以內
漸重之時而外議滋繁則秉鈞者皆束手不敢任事誠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讀 一
鰥魚于淵將至于不可為此不能不令杞人私憂矣士
子有世道之責將視其自沉自浮已耶抑亦別有默挽之
術也

啓張相公

某濟沐奏記 相公閣下某淺拙樸畧妄意同學向者
一從魯源徐師側承 閣下之教於龍沙矣頃在都下
因公禮迹隊侯見隨聞 貴宅戒門謝客遂不敢求謁然
心竊疑之古者吐握誼至高姑不論漢唐朱賢相時有客
友在側能周咨賢不肖與其身之得失使宰相而引嫌

謝士則誰與共理天下今主上深居密勿與百官隔絕閣下雖欲格君心之非未有路也而又欲自絕其路則天下之情終磨焉而不得通已此某之所未詳也夫宰相無職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即令操吏部之權不得謂侵顧所由公私何如嫌何為也某近日編輯恭簡耿師年譜因檢得其所與華亭諸書其一謂華亭屬意江陵重相托付誠為天下得人顧延納一節未能如相君吐握之勤朝士或以此少之其一薦某不可使遠左右某宜進之卿寺以備講道某宜轉北諸如此類非一而足不少嫌忌夫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

江陵或負華亭之知然程子所謂不可以此辦好賢之心者也今閣下所屬意付托有如華亭之於江陵者幾人乎其引為耳目有如恭簡之奏記切直者幾人乎如是而自托曰吾備顧問耳竊恐非純臣致身之義且閣下視今日國事何如也江陵而後相國不自操權名為還之吏部然微與吏部武則有開觀之心而中貴乘之夫中貴今已然操武選之權矣猶復時伺文選之短造為不必然之事以疑主上此其志欲何為萬一有不肖者不畏清議附之而起則天下事尚可為耶為今計惟有薦銓卿一著可

以救時釋此不圖更無可圖者惟閣下深念之閣下近日辱念某欲引一見則口訥不能道詞恐閣下益謂天下士類如此固不足見是某以不肖之身益重閣下謝客之意用度尺楮布其血誠儻鑒其志之所有不以為迂腐而財察之幸甚

簡楊父母

辱雲箋數重厚念盈楮何行色叙猶挂念一野夫亦置也懷琳真蹟時方千金賈之臺下卻不取留以托之不肖夫豈其投明月於堅壁亦謂瀟湘之表山谷之迥墨母乃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

為龍宮所妬而以安成之寶運與安成共之此其高行何讓龍圖顧不肖安敢比張卡竊欲自附於司馬園丁之義即於後禮後堂作一虔閣置此帖其中扁曰楊侯留帖之閣行且請記名流堅碑識之庶幸公真蹟不致淪沒而與臺下高風共照千古其為安成之先寧有既乎臺省稱職甚難誠如尊諭然亦存乎其人耳江陵以後居政府者欲矯其枉漸起錮齟齬專斷之士乃爭以建白相高即政府亦復不能自堪而主上之厭心萌矣處斯時者默則度懷而懷名言則度激而顧圖謀身之念與體國之誠

戰而勝者幾人哉於此勘破不獨在我者綽有餘裕
而以此道調停其間內不以相激為患而可以養君外不
以毛舉為察而可以養才世界受福亦非淺鮮矣夫謂臺
省稱職之難獨難建白耳若知道者即宜嘿而嘿固自稱
職也又何必辭彼就此而庸心其間乎鄙見如斯敢直陳
之是又言官之言官也一笑

又丁未年

山居近衡陽秋鴈絕少故寄帛書無因致之矯首吳會時
為延佇台臺令問日宣斯道幸甚餘潤所及足生風雲况

劉聘君全集

卷五書牘

四

江左人士沾被教化者手恨不能揮翅從之徒遙望金陵
佳氣光焰萬丈也懷琳一帖不肯受命以來度之高閣常
恐它日失墜有負委任鄒爾瞻云以尚實君之氣力不能
長為已有矧酸措大可護之耶此言雖戲深切事寔且天
下實與天下守之何必安福敬奉歸文等使此物永藏於
虎林西湖之間各山大川相與護持其聲價當萬倍安可
便置三家村中異時或流於不類者之手風景索然不肯
念此甚熟惟台臺矧存彭生士瞻有楊州之後便道奉謁
因其告行匆削牘附佈衷悃伏楮馳神曷任瞻邇

吾徐仲雲名汝騰羅山人

氣質雖有粗直德性本自精微試觀初直過富處本心自
爾不安此所謂德性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變化氣質之
方何名為做作格式乎從此悟入方是真修不然雖日臨
師保猶是舊人

又

喜夫令師孟君之言曰從名根入者非不容自己之真機
此孔孟之妙訣也即此真機是名性天即此修持是名躬
行舍此而別求躬行便是真蹈替趨換傍格式終身由之

劉聘君全集

卷五書牘

五

而不知其道蓋懷平証父躬行直也以德報怨躬行忍也
令色足恭躬行謙也離母辟兄躬行肅也藉令今世遇斯
人當合口稱之然而孔孟不貴以其非由仁義行耳故學
不識真心而言躬行非真則偽認未免於近名

復劉晉軒中丞

不肯撲畧下士無所短長都中謬承青盼曲加誘掖私心
感藉未有窮已山中聞經河之命豈勝愉快惟是鵠羽方
南無因繫八帛上候起居乃辱遠翰豐儀如飛雲冉冉從
天而降何其道情篤至更如斯也慚悚慚悚河清天下水

脉所聞決排蹠蹠特神禹緒餘耳方今中外病國脉不暢儒禪爭通學脉未明其為河決也大矣台下身繫治通二統於此能無隱憂乎夫以文德贊帝使七旬苗格以精一紹統而心學開源斯又禹之神功高出於抑洪水而世鮮能推極之者臺下學禹之學躬禹之任而所遇又有難於禹者未嘗謂仁體之說力行未能意者其在斯歟任愈大則責愈重責愈重則用力愈難此不肖所以深諒未能之衷即臺下之仁體也堯舜惟仁故猶病禹惟仁故猶溺向令諸聖人有一能心便已不仁矣臺下試參奉顯証以爲何如

劉聘君全集

書牘

六

復喜聞

久不相聞忽得手翰奉聞論似近日染於異學故作此語雖感相愛然鄙心亦有不客自隱者若姑為聽受以自附於若虛之義是偽耳人方督我以真而先自偽以報之豈情也哉未論謂必修德而後有學可講竊以為德修矣不講可也正為德不易修須藉朋友講習故聖人以學之不講為憂又曰知德者鮮矣姑即上下文證之其論據德必繼之依仁而其論仁必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

倦諸云者即修德之註也不知德而謾謂修德安知吾所謂德非聖人所為過乎夫且以過為德歟其間義而從也因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故謂必講學而後可以修德則可謂修德而學不必講則不可謂講學須有真志真心則可謂有真志實心而不必講學則不可謂體仁乃能立人達人則可謂立人達人之身而別有自其自達又不可今云講學則為人修德則為己講學則為偽修德則為真然則孔子之不厭不倦乃為人為偽乎夫立人達人吾人相聞之真心也真心而行斯謂之德非舍真心而別有德也真心誠也誠天道也誠之者人道也必時人而後天是離人求天也必違俗而即理是舍俗求真也皆二見也夫抵了手之說堯舜其中則意以不著而冷情以不著而淡其立說自是如此辨盡于辨謂生於某心之流弊也不佞學主了心尊論意主了手了心之說與了手之說其數不勝也了心者終無所了而了手者窮却受用有不能盡此為利一了心者情緣不斷順事惟難而了手者以心冥幻以情況縛寂滅為樂得大自在此為利三了心者明物察倫不盡分處時有之而了手者一悟永得實際理

劉聘君全集

卷三書牘

七

地不交一塵此為利三了心者謂人情不遠稱識有因不怨
不尤反已自咎而了手者破除毀譽乃真機一切世法詆
謂有為此為利四了心者欲很難拔獨境易欺而了手者
生死念重塵慮斯清勤行精進翻覺勝之此為利五夫彼
法有五利而吾道具此五難故使慧利之士去彼就此斯
是難矣此其所以往左袒彼氏誠無怪也且足下亦既
謂不患不講矣而於不佞猶奉如是又非講乎又非
立人達人乎此可知立人達人仁体原如此特以操術心
異故其懸的亦微異足下試深思之將更有以教我足下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贈 八

簡張克念

來論具見真志真功大都今日學術只要認得性本善知
本良德本明孔門提明德孟門提性善所謂若合符節其
揆一也信此者為信人美太聖神性善中原自具足疑此
者為迷人冥蹈替趨終身落在鬼窟此學問大閑頭不可
不勘破此處勘破頭是道來論又謂心體本來如是尋

有為術轉者此非寔體不能作是語然此自有說未易言
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非孔子語乎人心惟危非虞廷語
乎謂心體自明非術可轉是人心不為危而道可宏人矣
夫謂水之必清可也謂水之必不濁可乎謂火之必明可
也謂火之必不暗可乎蓋必清必明水火之性也而不能
不濁且暗者水出山下火出石中不得不然耳故掌火治
水必以其道轉心釋性必以其學孔孟所以諄言學誠
貫徹古今超駕二氏機竅今世論道者疑性則謂性之必
不善故去私息慮入門之始便與此心為敵稍知信心則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贈

九

又謂性之必善雖氣拘物蔽任意自恣絕之不識心者也
識心則知其必善人知其不必善故擇術一篇孟子識心
之証也知擇術則知所以用其心故好貨好色之私善用
之可王天下不忍齷齪之念不善用之不免于魚爛其民
所操異爾故曰術不可不慎也凡此皆就足下所問推而
言之有疑不妨嗣音辨論病加小愈惟為道慎之不盡

又

久不奉克念書不知近日學詮何以澈和廬陵泰和之間
倏化為夷俗至有明斥孔子為鈍根謂五倫皆假今推此

風不至趨於亂不止此其端皆起於車吾諸人而其流弊
遂至於此昔人謂王戎何晏之罪浮於桀紂亦有激乎其
言之也克念往目所談言、正學近聞一二緒論亦似入
其虎者幸深省之不佞鈍根之徒也偶進腐說於高明之
前必且流目笑之然無奈此假合者往來胸中耳有便不
妨傾心見教誠門望之

又

辱惠書語以近解種、皆妙義沃我良多譯其大旨總為
情緣難斷非大覺奇方不可對治僕以為足下治此學亦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

有日矣果能斷情緣乎若猶未也是情緣終不可斷之明
驗也故聖王之治情治之以順事無情斯其為方亦奇矣
竊又見近日一二談禪者於情緣之必不可斷必不當
者委為假合而於情敬之當斷可以斷者反瞻為真機此
尤不可解者也僕庸人也言痛言也足下方操奇貨而三
家村子乃談粟麥勢客有值然無錯然飲之餘飽亦有
於家常一粒乎僅知足下邪入理者特好奇耳故
奉、如是若更陷而離焉則不可言矣

復吳維疎支部

節下和中累承大教雖未獲披豁請質然精神相契夢寐
殊深歸來山中麋鹿之性仍與長林豐草相宜遙想天
故人如隔前生誠不意門下尚能記存山藪野夫而藻翰
豐頌忽到白雲間也且復得讀令先公諸大篇益自慶幸
時事日甚一日中貴禪冠士紳短氣天下事所可為者
留意人才一翫耳譬如奕棋善布子者勝十九好食子
勝十三往在京師見諸朝貴或語及無良則髮怒眦裂
誅求過失如洗瘼吹疵莫不相與嗟嘆謂此人真有氣
不佞從旁默聽用奕法推之竊以為此好食子者又曹一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一

先正言寧藩之變舉朝動色獨王司馬晏然以為陽明
上游逆寧必且成擒此為善布子者矣門下方當事任
為誦之然此殊是老生常談顧今日拯溺救焚舍此亦
復能借箸也如何如何使還率爾奉謝輒便及此伏惟
昭

復趙按臺

便修省中明刑公署故閣學徐存翁市宅捐為諸士誦學
之所者也舊名明德書院而祀存翁之主於後廡嗣因江
陵忌學毀書院遂改今名并其主毀棄之江陵死書院毀

議復獨此署如故念大公所斯道主盟千載遵會此版書
學風倡振一大機也能移檄郡邑查復以為通省講業之
地且不取存翁盛舉斯文幸甚司理行署業有公府齋居
又聞湖西守巡一衙門皆閑空可居此舉殊無所妨在大
公祖一舉手而漢官威儀可復見也何如小刻三種附上
覽政昨歲公暇更編得大學廣義及古今諸儒語錄二書
容再校勘錄呈求教愧無自得空從故紙中鑽求然感承
大雅不遐棄之亦不款自諱也

簡潘父母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二

清軍事昨曾而論殊未盡其說蓋敝邑糧得過都里遞更
改不常國內軍丁各姓知者百無一二每遇清查茫然不
諳來歷房科因而索利所費不貲及至查明應解軍丁又
須僉點解戶比到衛所其軍丁已有人占籍頂糧所解新
軍不過供應衛所私後父之行賄主帥給票回籍取討津
貼此於國家無分毫之益而國內已有百數十金之費
故論者謂清軍官以不盡職為盡職良有見也敝邑軍冊
向未奉上刊定明悉緣該房惡其妨己而欲去其籍故
刻存者十之八九仁臺倘求其故補而刻之為利於邑中

者不淺近蒙出示欲令各都回呈謾無稽考其勢將又不
得不求之該房鄙意不若查明勾串二百三十張坐落何
都何苗稽攷刊冊原注丁盡戶絕者徑自回覆其應解名
數開註都分另票行令該苗回話庶得銷繳若一槩清查
恐終無了期徒以開點胥騙局而已鄙見如斯伏幸裁擇
又

安福所運軍最稱苦役造舡幫費動計七八十金而旗舍
有力者白占屯田坐收租利或一姓而占數十戶或一官
而包數戶又宦僕市猾開頂包據與不可勝言近雖議將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三

屯粒幫貼運費然十不償一又苦追徵蓋屯田子粒殊輕
而租利頗厚利在租而不在粒也不若盡數清出屯田果
係必不可退及屯粒原夫他項費用必不可少者量為調
劑餘田每舡勾撥若干戶租利盡以予之則運自不苦異
時運軍遭患奉文愈改即以所撥之田退與下手此永利
之術也大都欲避運苦非隨運擇田即隨田編運舍此二
法恐無善計往者楊父母深知其弊極欲改革未有機會
今承新運旗狀告黃公祖臺下業已批行則既有可取
之機矣但承新屯多舡少以屯粒幫貼亦足相當若安福

昨撥田與運軍頂種終不濟事編惟榮取昨遂更待後
此事遂成談說惟斷然行之其為惠澤易有窮已台臺
剔民害可謂周至惟軍亦安福赤子也故敢有請焉伏
惟昭登

又

復書云屯田一節最難調停隨運撥田主初亦有此議
遠巡未果後道府酌定每歲計子粒所入量微貯庫幫
貼造船亦運與彼二所一體行事著為令甲矣退微不
甚費手大都從月糧扣抵者只造船費大幫止二十兩
却實不大濟事耳至撥田不便者亦有三交替時侯下
手惟頂耕上手不肯退不免多一番鞭朴不便一各軍
視其田為通來過去之物將以遠易近以硤易肥後來
漸至狼狽運軍不沾定惠不便二上手儲在人家下手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四

代錢接回倘契乃得管業得與費未必相當不便三至
官舍市猾租根固察穴有年而查汰亦屬易事或累為
調劑彼輩亦自心服若隨田編運之說則種田者未
必力能上運縱勉強充終亦通逃為運官之累耳然
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利擇多害擇少便是興華大
頭腦矣此事或暫仍新議徐當再圖之何如

向者屯運之議正慮子粒不足製造船之費也三不便之
說其慮猶遠然細詢之屯田俱係佃耕絕無本軍下屯者
則頂耕退耕之紛々自可無患每船下令撥田若干戶使
旗舍自為均勻探聞以定則遠近肥硤相易之弊亦自可
無患以屯田與人於律有禁況此中舊例典屯田者租川
倍於常典限為退還原不取本則代為出錢接回典契之

費抑又可不必慮惟是所官包坐者勞難取還則牒下該
所令其自行查撥於中當有調度或每船私退一戶以給
公費於情法兩盡而事亦易行也承諭利擇多害擇少此
興華妙用可謂名言然今日運軍害正不少屯軍利乃人
多此亦解弦而更張之會也舍仁臺奚望引手焉惟更留
神

復周惺予

夫於弟之言素無不入也然以其有兩存互泰之心故入
之不深弟亦無縫可下槌矣偶承手教其喜如狂所謂小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五

船出大江更復何言然既入大江把舵正難若非精研孔
子學脉恐終無歸宿處即如未教教語弟所極喜者而中
間亦有商量弟請以此轉作一策題相難可乎夫謂無內
外無人已頭々是道是矣顧謂遇一切不容不盡心則未
益瓊屑亦可謂盡心焉耳矣乎謂遇同志不容不商訂則
不遇同志遂不求商訂耶謂了無一法可得則深造欲其
自得者何為也謂了無一法可捨則求田問舍干謁趨勢
亦何往非法將不必捨乎此等空頭語言似大而無歸依
此修持欲此身有所安頓終生有所究竟譬如燕砂終不

成飯惟丈更深求之異時相見當更有商量也邑中同志勃然大是可喜然非得一二明眼人從中點撥恐將來無意味勢必厭棄之而所謂明眼人舍吾丈與麟兄諸公更奚望焉故復拳拳責成無已如此弟自去冬卧病今已百日北行之期屢更而未定病中得舍侄信每報諸公近日志學之切則又大喜病若暫驅而去者幾矣

復伍陽沙

把讀尺幅足下學問履歷大端具矣性足下過我雖未盡得其樂如此頃盡然微味其一言半語以窺中之所存大

劉聘君全集

卷三

十七

畧亦已心領顧交淺言深道之所忌姑就足下長處讚嘆隨喜而亦裏裏未盡一二蓋有俟于後日也兼論謂不捐棄人事不消盡前業則性必不可見即見必不可盡見斯語也微矣然予然之而不盡然夫天下豈有窮冥之性隱在何方世界必待離事消業而後見乎又必待盡離人事盡消前業乃遂盡見乎此怪物也惡謂之性若鄙心則直以為足下之關令祖未墜而歸是性也性已盡見於此矣既而歸也見父母年老不忍遠離是性也性又已盡見於此矣緣此性天下萬世公共之性雖殘忍薄行之夫絕之

而不可去雖守見自封之士消之而不可得故見此性即見天下萬世之性盡此性即盡天下萬世之性若謂此非真性乃阿難四微中所指隨所觸處之心則異教家之說聖人所謂智者過之者非生之所能知也生之所謂性只此不忍暴祖不忍離親之念而已足下無亦謂此乃儒生淺膚之談非真見性者則生亦何敢避淺膚之名貪見性之譽而不直佈其平生之學于足下乎惟足下裁奪

復趙德公

承教具見近日體認真切善養身者須識尺寸皆屬善養

劉聘君全集

卷三

十七

心者須識法界皆心今人受病大抵入手時便將兩眼著向內邊謂之返照念起即覺有差即改自以為極功不知吾輩學問原是要求仁說箇仁字真是天地此仁萬物此仁吾身此仁原無自他可分亦無今古可間吾輩今要求仁工夫無處說起故孔子於此只得點箇學字見得心量原無窮吾學亦無窮此方是大工夫然此學字又非空空然無著落蓋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所以學為師也敬明君道須明師道故學即在教上學此方是大學術即教以學即學以教用以此行舍以此藏不假權勢其仁常流於

曰夫子賢於堯舜今試語人曰孔子學脉只在教學相長則必蕩蕩如失網之猿回頭還去想念返照工夫以為此安穩法門故曰仁之難成也久矣夫知求仁則知孔孟一生精神着到在教學相求上所謂雜念流行真如紅爐中雪自不能容不知求仁雖日事返照愈去而旋生事頻失而頻復就令絕念去非其於求仁猶隔天淵此其大小難易順逆甚不易辨者但回反照之眼窮千里之目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來書語：近是再從真體上看破一下更作商量也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八

復劉尚吾

辱枉教復禮深愧無以相益承手翰奉：商証具切真切夫學貴研幾尚矣而所謂幾者各隨其學互生識見透真性者以識仁為研幾其証果處則不厭不倦是已譬諸開眼見天時行物生無非天也認光景者以存：為研幾其証果處則常止常化是已如彼迷人妄執燈影以為天光忽見燈暗便云天滅即令燈：相續終生只在暗室其實未曾見天若見天者何必時：着眼天體自然現前來論習氣妄念吾輩所不能無意必固我聖人知之不知聖人

總曰正是絕此存：意根耳就意生簡必定心因必起簡固執心緣因成箇人我心終身封固執為純亦不已知見極生年不可破其為習氣妄念莫大乎是于此更說研幾已隔真幾：千層矣易曰知幾其神乎神無方也若認定光景為幾已滯于方所如何會神孟子謂有事勿忘正指不厭不倦非常存一物于胸中也有：一物于胸中便見意必固我便是習氣妄念正非孔子之學此等處非淨身靜動不易語此難可以言句解說也大兄頃性醇證：已落此蹊徑豈便能出離幽暗橫飛大海然不接：一語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十九

已干喋：者亦不敢改更發率隨俗作：二言不辭謹伏惟亮察

吞世馨姪

發菴先生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心常發惟當於常運處見大極於常發處見：至極而求未發恐不免佛老之荒唐求廓先生云語：為精確足下謂未發與發無二境此的然無疑者而須知古人常指點未發是何主意蓋未發真體原無作好無作惡之謂率之即為道發而皆中節也吾人作好作惡之意

真體所以大學要誠意誠即所謂未發之真體也誠之者所以率性也世或以任情為率性總不達此耳惟足下更研之以為何如

復尹介卿

足下瑣說名利之表一志心性之學斯道幸甚心之與性名雖有二所指則一故大學言心即性中庸言性即心舍惻隱羞惡之心而言仁義之性恐亦無可指廣大抵聖學與禪學之別正在此耳非一二語可究其歸也惟足下虛心認之何時得一奉晤對以吐其胸中之所欲言乎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

又

足下之於儒釋亦稍能辨之然未深辨也孔之無意必佛之不着若大畧相似顧無意必如云無適莫也不着則雖比於義弗着矣着者猶言着力着力也事父母竭其力事君致其身着耶不着耶自禪家視之恐亦不得不謂之着也總未彼家要了手故須超吾家要了心故須盡超則雖不合一法畢竟是要超盡則雖不起一意畢竟是要盡其出門路頭亦向不同一則求盡生人之道一則恐怖生死之苦故其用力處卒不可強同耳知足下有志參求者

顧不敢不盡其愚便羽不妨駁教亦所謂辨之弗明弗措

又

來書云不肖初以為大虛不着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謂是足以証蕩之走無所成名之孔也及捧台札乃知曠識遠覽自是出人意表而前者滯見成心果不可與幾於道辟之小巫見大巫敢復說法乎

承翰且見虛懷古稱勇徹率比一變至道幾無以踰之顧所稱不着不拒足証走孔之說若不徹底勘破則大巫小巫恐未知所分也竊謂不着諸相不拒諸相二句總是一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一

句蓋其意重在不著相也若不拒諸相則既生人世誰能拒之此不待言耳堯之魏乎成功煥乎文章其勞心焦思豈是不着相者所能乎孔之無所不學未嘗無誨其不厭不倦又豈是不着相者所能乎蓋大哉帝堯民無能名正見無往非成功無往非文章雖歌名之不可得也大哉孔子無所成名正是無所不學無所不誨雖歌成名亦不可得也夫豈不着諸相之云乎然則堯孔老釋之分正存於此足下特未深參耳踈懶之人屢承惠問又不敢却殊深慚荷足下於此豈猶着箇諸相耶若不佞則真正不着諸

相又不拒諸相者也一笑

復趙德祥

少年有志於學殊快人意回拓路業參養點志何可謂古今不相及哉顧回參之學曾有習靜去念之說乎仰鑽瞻忽隨事精察古人之學問思辨何其博且審哉乃今終發念學聖人便欲尋一條小路下手竊以為此即不知學聖之路者真正學聖人須是拚著日工仰鑽精察久當自有會處孔子論為政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于於論學亦然足下試質之尊公以為何如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三

簡朱王槎文

西南之隔直一礪石山耳以塵紛相撩不獲時就有道之教頃取便登龍耿焉弗肅承命宴豐膳何以能承生之奉教於庭下三世矣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生誠願取藥焉今天下談學動推安成而安成宿學半在復真近幸從丈聞復真諸大老之教大要謂學當審察當用心不當用意此皆聖賢微言但鄙意謂不龜手之方一也顧用之何如苟不善用一漂母之能耳如老丈方秉衡鑑若執傳教人正謂行之不著就中察其賢能布之庶位使天下人咸受

其福其為著察定宏或以一已好惡行其用舍正謂之用意以天下心行天下事以天下好惡用天下人才此之謂善用心如此而學乃為大學之道乃能定明一德於天下若尋常穿衣喫飯必拘戒曰如此為用心如此為用意如此為著察如此為不著察此謂無病而呻未嘗有重而戒忘助者非昧則腐斯乃今日學者之通病也然生亦非謂尋常日用可廢著察可以任意正謂學必識心乃能無意乃謂之著察識心則小事大事無非此心之用若不識心即終日辨心意而辨心意之意已渾身落在意中矣鄙見如斯敢以質之老友以為何如不惜批駁尚當嗣有請也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三

答牛以先

來書云夫學以朱友尚矣友之益無窮羣聚之間有精神遇往者新行義卓越者又有拘一自年者有慷慨不羈者此雖非益友卒爾之際將薰而取之不能將擇而取之則得于此必遺于彼當如何做工夫且循性自然謂之率性見友之益取之于已不能不勉強降心以從似非自然請一正之

夫吾輩離羣索居率其不善氣質何所不至一與友朋聚處相觀而善覺其悔悟之萌而漸染之深也非必有取人益我之迹亦無取此遺彼之分且謂循性自然謂之率性正謂性本善耳若不能降心下人畏難苟安此性猶可率此說甚寧適於此不明將至以任情為率性矣然此就以先言之若孔子取友之微旨尤未可輕論也孔子求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然後知困處即其學然後知不足處不厭不倦不知老之將至自其成己而言真有賢於堯舜之所以進修者堯舜得天雖厚然不能如孔子一生處朋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四

友之中起予助我發憤無已時自成物而言真有賢於堯舜之所以資益者堯舜雖得五人却原是天生之以贊帝治者何能如孔子一向陶冶群才雖勇夫富貴率成上賢自其功在萬世而言又真有賢於堯舜之所以存心天下者堯舜得位則仁行無位者絕望於聖賢之路自孔子以匹夫提七十子明道覺世源仁無窮萬世之下莫不知人之皆可以為聖人凡有志斯道者循循而效之率有所成凡此皆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而未必不從求友中得之則求友一言非有志之士恐本可以聚論也

與商之以為何如

簡魯源徐老師

睽違大教經十數載入山以後音問轉稀近有自貴邑來為敝鄉巡司者因得修詢道履良用悅慰不肖而髻如雪形神向衰每敬偕胡可直羅公廡為蘭陰之遊輒復不果然亦終是志不足以率氣無所辭罪過日禪鋒熾熾橫被江右談者輒以了不可得為妙義徵諸家邦暗不肖惟奉以證居然顯現然後乃知師門家法真屬孔矩不肖惟奉以周旋守道待後是則名為報師恩也老師其何以裁教之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五

誓畢餘生周敢謹置偶因黃巡司令弟來歸附佈以上項有修譜之役頗費精力刻完敬往文錄一冊覽政書不盡言悵然神往

與和甫弟

賢弟近就孩子生下時取証此性渾一靈一可謂漸知反約矣第孩子此時離母腹置之地則啼抱入懷則止非四肢之安逸耶稍間便欲吮乳非口之於味耶聞響則驚非耳之於聲耶見燈明天光則喜非目之於色耶就此類推言之乳求適可過飽知吐非食之天則耶父睡知醒道

溺即啼非安逸之天則耶又就此類推言之則及長知敬而知等知穀三千三百遠塞乎天地之間亦孰非從性流出然則所謂渾一垂一者雖謂之昭一靈一無不可者此性之中何物不有含藏遍覆以時出之耳告子等不肯深透此一步執定渾一垂一者為性故此之端水比之杞柳凡涉人為便謂安排布置非性體自然不知合安排布置者自不容不安排布置又非性體而何故孟子扒一括一辨箇義外之非正恐此學充塞仁義不至害天下萬世不正也後來學之者謂天親為假合流為虛亡寂滅謂禮法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一

為桂棹流為恣肆放誕唐晉之間病症居然顯見矣而後乃今知孟子之學之正昨昔根幹枝葉花實之說已舉其大意然猶涉譬喻也未若即孩提取証更為明切弟試細察之以為如何有疑不妨剖肝膽駁教之乃是真渾一垂一不然猶是渾一垂一未見也

又

復簡云承指孩提之性正中不肖素昧然此段靈識運動即禽獸亦復如是獨於孩提而疑之顧禽獸之終於禽獸何也然則昭一靈一亦未始非渾一沈一也一

切善惡名義色象皆由後起禽獸無習故終茫昧衆人有習故品格種了如金銀未受爐錘頑然一物一經鑄琢始成器用謂金銀原是器用可乎所云安排布置自不容不安排布置誠然了安排布置原無定局則不安之心亦無定局也如古人以右為尊今人又以左為尊則今人之所安者反安古人之不安矣果可以為真乎幸再教之

前段即犬牛之性猶人之性也中段喻金即以杞柳為栢棖也未段尚左尚右即教叔父則敬了弟則敬也夫人著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二十七

見稍偏其立說相類如此甚矣學不可不講

都下寄爾惠姪

自離家以後病體頻康抵都下益復舊矣聞汝未得入學殊為懊惱然天其或者以此試爾志壹否也入不入係於天學不學係於己入者不學是則可憂也學者不入俟命而已矣此中小會如舊人數轉添耿潛焦鄒諸公一時偉人幸以不肖之身切磋其中可謂大緣但山林骨格時復思歸一二室人又復助我終不能辭了文居朝市也歲暮飲汝光舍汝光云吾今年四十九肯人謂行年五十知四

十九之非日來自省一大非處蓋往時見人與我不浹洽與之談不相入則曰此他人不可談也今始知人不浹洽只是自家精神與他不浹洽談不相入只是自家學問不足以及他總在自家身上尋求故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孔子學術只是一箇求諸己便了子聆已心為之動此等非處總是通病只鄒兄先覺耳以先覺之後覺故我心有成之然自此愈覺學問簡易千病萬病只是求諸人千言萬語只是求諸己吾子湏於此參証之宏受歸子贈以立達解亦此意云耿先生年譜初成附稿一看鄒兄亦云

劉聘君全集

卷三

三十八

近見學術沉弊乃益深信耿師之學為指南也宗師想不能到吉安遺才亦湏去省下一行功名事不必著意亦不必不著意只平之自好必於著意是不知天必於不著意是不知人知人又知天無入不自得矣

簡彭毅所

蘭陰往復三月不遣生平快事此為第一老丈精神直泰千古顧時敏有之孫志尚未然不遜志亦是不能時敏孔子戒慎恐懼全在慮以下人土見得慮以下人正孔子洗心退藏處也吾輩勝心難洗記之聲音顏色不覺顯露

其中心之隱微即此便是不能退藏於密即此便是不能孫志務時敏此關不透縱說時敏說戒懼說洗心退藏尚未夢見在此處弟有志而未逮然不敢以其無諸己而并恕丈也願大家勉之

復鄒子予

復古苦於短晷不獲披豁領蓋然眉睫之間已覺足下精神津津嚮注此事悅懌無量來諭論古人為學之寔近日學術之非誠然誠然雖使聖人復起恐不能易但以鄙意觀之從來講學有寔則必有虛有真則必有假文莊公有

劉聘君全集

卷三

三十九

言人固有言堯之言而行桀之行者則未有言桀之言而行堯之行也但就中勉其真實力行則可若因而遂謂講學無益則不可或因而遂謂勉力躬行不必講學抑又不可此中毫厘之差而仁不仁之界學不學之分實係於此此自鄒氏祖傳一綫血脉而令先大夫又獨觀其深者足下幸詳味之毋令憤世之言得蔽吾不忍人之真可耳何如

復謝鳳舉

舟入蘭江去貴治只尺遠望清光令人俗氣潛消領益固

不在瞻對也辱遠書珍賜具仰道雅書中言、刺骨豈以
弟為可與深談者耶鄙意皎然自樹乃老夫得力處若但
矯之以平和則廢世雖通風格已下弟豈謂求退而進之
是矣進而為由又將退之耶真入而退之是矣退而如求
又將進之耶是進退人終無已時矣大率知學則識見自
大容受自廣夫所謂法天是已然天不易法知天乃能法
天、又不易知、人乃能知天蓋世有知人而不知天者
失則膚淺亦有知天而不知人者失則玄虛要之均不可
語於知天也不知天又將何以法天夫其以弟言為然乎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

簡耿叔臺

敝邑蘇丞以解糧入留都曾寄小簡諸剋度徹記室矣前
此赤牘相候往、浮沉於郵筒或又兩後繼還想因鎖院
不能直達然鄙人有心無從致之殊深悵惘吉州學者寥
寥自王塘翁物故如羣蜂失主冀知所歸高談者窮無何
之鄉冥栖者入黑漆之簡使中庸一路遂成榛荆 先師
之學不知何日乃大行於域中也悵望雲霄令人長嘆敝
門生彭士瞻駱台老按吉所首取士也素慕臺下款一覽

見清光勿率附牘為之先達殊不盡言

又

舍姪孫汝防扶柩還得拜翰既後夏生復致尊儀益加腆
焉知天上故人念我索居也豈勝感藉曾寄小啓諸剋附
貴鄉攸邑洪孝廉而達渠以乃公病不果行昨歲敝邑蘇
丞解糧入都下又致前書則台臺已北上矣豈必會面之
難即一紙書浮沉郵筒中一再不能達奈何不令人耿、
于懷近日學術之弊皆先師存日所深以為憂者至人游
目數十年之後其為知言不尤神耶不肖碌、如昨惟益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

信先師擇術為仁之旨日深一日因益信孟子之學亦日
深一日宋以下學術與孟氏似另一蹊迺宋儒知顏不知
孟其品題顏孟只以其涵養淺深論之不知舍脉路而論
涵養不但不知孟且不知顏此先師所為特揭慎術之說
以為孟氏微言也不肖近編七九同符一書於序中頗發
此意幸訂而稍教之攸邑陳生以貢就選因其行草率附
候不腆侑緘伏幸鑒存

與朱應仲孝廉

執事貴昭厚禮遇特隆朕焉用幣無所不至應知門下

也無所泄姑假是中其崇報之誠然亦大侈矣竊念仕宦
尚華靡正當矯之以儉先儒云惟儉可以養廉此言雖
近深切事實貴邑前輩若石潭公橋梓近時如井蓮陳史
見屏諸先生風度凜然後乃稍破壞然亦一二人倡之夫
一二人可以倡之獨不可一二人挽之今歲賢科特稱得
人劉尹二丈皆岳自樹相與一振而風盡洗舊套亦千
古一時也不佞不敢泛勉即貴座師曹給諫所為士風吏
治一策言金玉而學成之日即舉取之日一段尤刺人
骨髓此宜入書一通置之座右有一于此即上負朝廷作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一

吞洪孝廉

與之盛典下負座師諄切之嚴詞區、祝願無出於此惟
門下深念之使還申謝報續、反此不自知其贅也

來諭云不肯係本訥之性遇事念頗真切遂至著祠
著相遂以心為事後昨見先生始覺從前肯落於氣性
心上平、以理為用、為持志養氣工夫

新相佛家說也佛氏以室寂為主故嫌著相吾儒即
心有事即有相何嫌著相且心非氣不運又何嫌以
事、非心不行亦豈是心為事後孟子曰我善養我

我言氣即心也諸云、者皆後儒相沿之論孔孟初無此
說養心實理與事與氣至一不二識得此乃知持志養氣
工夫若云心上平、以理為用似猶二之也此處雖要養
實理會、得時乃謂之明善非一二語所可商量也

來諭云前先生講求放心以收已放之心數句為禪
甚中著意者之病著意者以聖賢心中隨處別有一
光景於是著心尋求而日用盡屬窒碍如心事合一
無光景與常人異做未覺得簡易隱隱中庸之分想
於此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三

此條大段無可疑者若實、信得如此則首節心氣理
分別障一齊徹去矣但恐尚是解說故猶有前段疑惑之
來諭云先生渴口稱贊家君義田與槐庭清肅細體之
切有疑焉蓋清肅亦吾性中萬件內之一件即義田亦
非人、可做者若靠此為學術則局小遺大所謂養一
指而失肩背今之學聖人者皆以做常人所不能做為
學正坐不知百姓之日用即是道聖人特多一知字耳
此條日用平常之說極是但論學與取人不同一千座耳
孔子取其惠論人也孟子不取其惠論政也要而言之持

治與行義亦是日用飲食非異人事但自此擴而充之無
往非學非不必持清與行義也

來論云往讀賢奕編有述間圖王佛氏果報等語心甚
不解然自以為落宋儒斥佛故見耳昨覽續餘集序知
為頑鈍無耻者說法蓋曰不因使之可提醒處提醒則
此輩棄於教外而誨人有倦矣此仁人善惡一體之心
也但深求之孔孟不語怪無一字涉佛今之學孔孟者
猶心溺焉况盛稱其果報輪迴者以為訓則下愚因此
而懲者少賢智因堅其好佛之僻者多惡得無懼且餘

劉聘小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四

慶餘缺修吉悖凶聖人為立法原本未嘗遺漏非儒
者獨欠缺此一教術而借西方氏以幫補乃可曲成萬
物而不遺也况繩墨不為拙工改廢中道而立之外豈
聖人能徇人之不能耶儒者言而世為天下法告子杞
柳一語只如尋常說話一般孟子便恐其禍天下今天
下高明之士溺佛滋甚意亦陽明先生曾偶引佛氏語
以自諱年之後樊至北耶鄙心疑甚願明以教之

此段大是正論讀之如讀韓文公佛骨表宋公李蔚傳侃
侃之氣使人毛髮悚然至謂孔孟無一語涉佛恐亦未然

此子內憂外夷乃取夷狄之有君程門嚴於開佛乃曰三
教並盡在是矣聖賢引世衛世之心並行不悖似不必
如此大拘

來論云近詳行法侯命書義意謂法之言則也動容哀
死經傳言語各有自然之則所謂法也則出於天所謂
命也君子依法行去以待天命之自流自溢無安排矯
制若臣子待命於君父者然故曰行法以候命而已矣
何如

行法侯命之說甚好只云君子遵天則而行不敢違天如

劉聘小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五

臣子待命於君父者然其意自明更不必說以待天命之
自流自溢似落言詮也

與爾惠姪

爾昌之疑大率謂耿先生初入門也要作存虛工夫如何
今日初學就要做孟子大學問不知小學大學原是兩路
豈有從南走終到北京之理且耿師亦云今省來却是足
已自滿何曾致虛他既說破不成我輩今日又去學他自
滿孟子稱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此却是孟子之存虛也
大都初學說得曠蕩便難把握今只在孟子路上作疑也

好如云孟子道性善我今信他下過但朝思暮想我性比
堯舜如何比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又如何云孟子言擴
充我今信他不過但朝思暮想堯舜禹湯孔子工夫是如
何宋儒工夫又是如何即此博學即此審問即此慎思即
此明辨之弗明弗措務要明了方好篤行如何入門便
揀箇小路径說存虛到好便去存虛也罷即此已是不肯
擇善矣更說甚工夫此等處再與爾昌細商之亦所謂大
匠不改繩墨也料想公孫丑何不使彼為可幾及一語亦
是要討箇欄柄的意思孟子引而不發非不發也此道千

劉聘君全集

卷三 書牘

三十六

古常發千古常不發躍如卓爾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耳若
婆心切不覺滿紙看後并與爾昌叔志觀之以為何如

劉聘君全集卷四

序

諸儒學序

吉安劉元卿調甫氏著

門人三才周之望編輯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序

一

昔者孔子罕言性門弟子至以為不可得聞偶一言之第
謂性相近而習相遠乃輯魯論者首曰學曰時習意殆以
學而時習為盡性耶嗚呼何其顯也下逮戰國言性者紛
紛矣孟子獨道性善觀其言性也言乎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而學明言盡其心者為知性抑又何其顯也孔孟
而後溺其言矣竊有積惑於斯累結而未嘗決者嘗試妄
述之以正諸有道今夫性非可見奚以後之言性者傲
焉惟恐其非可見也者性非可得聞奚以後之言性者傲
焉焉務令為可聞也者有則稱主靜矣夫人生而靜安所
加一主為有則稱識仁矣夫仁者人也何處着一識為其
他言定性言涵養推此求之會鑒愈深則又有言自昭
自明本心具足者乃當時或疑其墮於禪於是外索之窮
理矣窮理之學尊而信於域中者蓋三百有餘年乃後稍
虞其失之支也復反而冥契於內安知他日不又以為墮

於枯也將且更索之外乎然則是坎中之闕終無已時耶
乃今而知孔孟之學之大也乎夫不必言性不必不言性
言外未嘗非內即言內又未嘗非外斯或聖與儒之所由
岐者耶雖然諸儒固皆求曙於聖路者世無孔孟將安取
衡吾姑爲數先生具案云爾若夫判斷聖儒令予之積惑
且汰也余雖老猶庶幾旦莫過之焉

昭代儒宗輯畧序

往來學分裂承傳日糾折文辨句於訓詁之間陳新會獨
從靜中得之斯亦天啓矣然以其初入理界心與事猶然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

二之也餘姚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豁然如日中天維時鄒
文莊王汝止見而知之羅文恭聞而知之文恭目及晚世
學者多以意識見解承當頗欲矯正至謂世間豈有現成
良知夫良知非現成爲復造作者耶則亦有所懲歎人鞭
辟矯習以承載大道斯孟子所謂若菜不瞑眩厥疾不瘳
者其爲天下後世慮深乎深乎是可以默識其一體之仁
已譬之金焉宋而後翳於泥沙人至以沙爲金餘姚直從
沙中揭金示人顧問識金因而摻雜鉛汞文恭安得不陳
煎銷之法雖曰煎銷要爲不失本然而非有益於金之外

也顧近學者既得餘姚示之金矣安成泰州擬其沙矣吉
水復從銷其汞矣然後乃今貧窶更甚此又何也斯吾所
以多耿先生之功乎孟子言性善則言擇術不擇性不
可得善也彼業矢匠者豈獨其性不仁耶則良知之說有
時爲剩語煎銷之術有時爲閒枝甚哉擇術之急也耿先
生之於此蓋數致意矣吾故以爲四先生之後不可無
耿先生四先生教人求金耿先生其範金者乎時先生作
王文成世家成并述三先生傳題曰昭代儒宗考而貽考
不肖元曰子其題數語刻之以傳余爲稍摘其要更各擬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三

畧納諸剗剗嗟乎余不能知四先生又不能知耿先生
述其所嘗嘗覽者而質焉

七九同符序

蓋余既老而後知孟子云孟子距放淫雅以世道自任
吾始以爲其力大而鋒利云爾及細味七篇乃知其處身
于份之上山海與地洞然目中凡豐蔀所蔽指而揭之動
中竅會原有原本哉較近儒者高談尼山誠訶天竺非不
若然鄒孟家法顧其學與孟氏相去高遠其言誠佛其
不離佛也夫佛之所以異於聖人以其求性於倫物之外

是以其教主於寂滅而其究至謂罪福皆空任放自恣而無所檢制今儒者動言仁與道二而以了不可得為向上第一機則亦何以殊於佛宗乎究其本末雖不盡同然反覆思之亦卒莫得其所以異者夫身為佛者之學而倡言斥佛即黜其人終不能外其說宜乎其無以奪之而反遺之禽也若吾孟氏之學則指惻隱羞惡以為性之端指充之四海達之天下以為性之盡推老幼之恩明井田學校之政嚴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之節以為充之達之事夫知惻隱羞惡為性之端則知求性於仁義之外者之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為蕩知充之四海達之天下為性之盡則知虛無寂滅寄命於空者之為非知本仁行政躬義樹防為盡性之事則知離仁外義任放自恣者之為邪斯吾以為必明孟子之學而後乃可以闢佛也孟子之言曰經正則庶民興蓋其言庸其事寔徵之庶民斯足以興矣佛之言庸耶怪耶佛之道寔耶空耶微之百姓日用與耶地耶雖然是道也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佛終不可闢耶曰孟子之學雖不傳而孟子之言昭如日星今七篇固臚列也吾取後儒之言合於孟子者益得其所為辨異端之文凡

九首以其續七篇而足以闡先聖之道題曰七九同符學者讀是錄而繹之其亦庶乎可以之學斯儒墨之分而凡後世之學之異於孟氏而河者皆可得而究極其根柢矣其於闢聖學之蓁蕪亦抑淫之澁觴亦未必無少補焉

予既序七九同符以示從子爾惠爾惠曰今世儒之學有二其一觀心守寂者倚於內其一求之了不可得者倚於空是二者皆於孔孟之學無當是以經濟之士往往薄儒術為迂腐為空疎然偏於空者謂其得之禪釋趨疾而倚於內者名為存心養性豈亦非孟子之學乎予曰斯二者皆非孟子之學也佛氏見性于人倫物理之外是以高者溺空寂其流至於外道義而任放自恣卑者求空寂而失之珍其靈明以為寂照其弊至干道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五

事物而入於枯槁二者蓋一病而二痛而其原皆起於元性太高過於孟子而無寔較近儒者以仁與道為二謂天命之性在稟生賦形之前是則由前之道所云偏於空者其大則識此體而誠敬存之終日想像照會要使常在目前若所謂歸寂所謂存守所謂希出端倪是則由後之道所云倚於內者由此言之今之儒者有一不由佛氏之道者乎故吾以為自漢以下孟子之學不傳而所傳者皆禪釋之緒也夫禪後儒之學本足以明孟子之學明孟子之學要以此見吾儒之學本足以經世而後儒自失之非儒學固然也信學明而後天下見吾道之大中至正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家齊之與可知已和焉何自而作哉一德在誠舍之有日不得已而書言之亦曰以俟後之學者

明賢四書宗解序

我國家設科取士其經義一用朱氏傳註諸為異說者

不得並進以故二百年來紫陽氏之學單行巽序而諸經
生多束於功令用封其實間亦有鉅公名儒發其獨智以
剖愚真微往、扶而凌於宋儒之上準諸經元本或末
知奚若顧讀之真能令人解頤開心即起紫陽泉下而相
質證恐亦當氣下而首肯或者見謂如是則與功令得無
且戾烏知夫執經程士者匪定於一斯王制弗信故其防
閑當嚴談經論道者匪極其趣斯聖真非著故其檢括貴
廣此論治論學兩者途殊要未始不共貫而互為用也不
然齊王好竽咎求什者之母庸操瑟可耳而俾雲和九寡
劉聘君全集 卷中序 六

或者齊駟紫陽而我國家道運不必減未德隆盛也者
是則余所私祝然而未敢言也姑為之序以俟之

福乘藏稿序

始予從夏和卿家得吳太常安成志錄本讀之蓋所謂成
化郡志而分安成為一帙者也似屬草創未經梓行繼讀
戊辰志謹嚴得體又繼讀壬午志成失則泛然皆以山川
人事為經而以九邑緯之不復分安成矣時敬援是作邑
志私考未之就也甲申侍塘南王先生預修郡乘則斟酌
兩志之中而於壬午志稍有所刪去志既成或謂予曰
劉聘君全集 卷中序 七

志體郡宜嚴邑宜廣福故無志余云缺典易若盡合三志
所羅邑中人物遂作福乘不亦休乎予喜曰得我心哉於
是取凡地里建置食貨選舉秩官人物雜記詞翰整齊其
禁約為十卷戊辰以下諸志所書名賢一切不遺舊傳或
簡頗採叢錄各書以潤益之其叢錄暨成化志中原未經
三志所收者不敢僭附亦不敢放失別作一編曰輯遺以
俟它日博碩鉅公覈而增入焉書成命曰福乘藏稿間私
以就正於邑獻方塘王公既訂校之復括舊聞增置十餘
傳益又叢錄與成化志所未嘗有者予并以附於後

後絨而藏之篋中

積餘閒語序

予輯積餘閒語成或問曰果報之說本諸佛氏儒家子不
諸言之何欤予曰二帝三王不廢刑賞佛氏居西方其人
難於化誘而佛又非有天子諸侯王之柄乃以果報欣懼
之使其人日遷善遠罪有過於喪命桎梏之加者斯其為
刑賞不尤奇歟故二帝三王以刑賞為刑賞孔子以春秋
為刑賞佛氏以輪迴因果天堂地獄之說為刑賞皆素位
而行其道也帝王素富貴行乎富貴孔子素貧賤行乎貧
賤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八

賤佛氏素貧賤行乎貧賤其心一耳我國朝憲章帝王
若為大明律令復黜百家崇孔氏導春秋而於佛氏果報
之說亦並存不廢其為刑賞殆近於集大成已上智稽性
中才守禮下至頑鈍無耻者明則刑驅之愚則鬼怵之雖
欲不為善不可得也予故喜果報之說有助夫刑賞之所
不及者又予在安成亦居西偏山谷窮深其人大抵若無
懷葛天世者與之譚名理如以耳食時言善惡報應則欣
然喜聳然懼予乃知佛氏之所以為說誠亦因其俗利導
之有不容不然者矣問者唯予而退予述之以弁諸首簡

大象觀序

耿仲子曰雜卦序孔易也首乾坤次比次師而終之夫當
因是而求之益有味乎其言矣夫乾天也坤順承天也學
以法天必資師友之聚而比則樂師任裁成則憂或相臨
而與或相觀而求教學相尋其道無窮而總歸於法天故
終之以夫一決也剛決柔也柔決而純乎乾矣乾天也始
以天終以合天即孔子之學可默識已雜卦之序有以哉
萬歷己亥子與鄒生子尹玩易同人館每讀大象輒以數
語釋之間取諸儒先言亦不復識別書成取雜卦為序蓋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九

史要序

古所為士者佔嗶於桑戶樞門往々譚古今若昨旦晝九
州如門闔匪以為博將亦謂探討不周擇之以政誰與能
達異時欲引經據史緣飾吏治思於其少而屈首受之矣
故父兄以為教子弟以為學有弗通古比之襟裾馬牛凡
余同輩昔未嘗不旦夕史學以為童孺業也二十年來取
提於影響之間剝剝剝句斷取單詞以徵上等一人得先
子夫守株誰復有論曰則古洞提一城敗之故於印中口

如或知我操此以之乎此亡論弗售、而傳或能掩奪其
王司覆覈之所不及一旦臨民上能免於面牆而立以不
謬於通達之儒也與哉是則弁髦史學之故也吾不知罪
在士罪在取士者嘗不揣而為士憂矣夫今已擲重僅于
中途人方自快掉臂以越而又令復擲取之人情豈不甚
拂余是以即舊史約之漢以前差詳以後寢畧要為、士
人不吝不知者具焉若諸家論斷未必有能執仲尼衡者
徒以亂人耳目驟無存矣惜名曰史要不敢公之公、而
私之兒姪與鄉人士云其於佔碑家彼且思終篇之不茲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

而若司馬公所謂思睡者衆也此豈猶苛責福萬余可無
思已則亦曰吾不願士人擲重賈而又思其弗不擲取也
姑料理其橐裝輕之耳嗟乎余見時去今曾幾許往猶就
就如是而參有取之者士相與輒口笑曰吾烏用是則人
事之疏密士心之誠偽世所為升降闕之也余茲重慨已

宋儒傳畧序

予嘗侍耿先生先生語予曰宋儒之學精深然而有窮焉
孔孟之學粗淺然而無窮盡予問曰宋儒求為孔孟者乃
與孔孟異乎先生曰其所操術微異耳譬諸燈置之案下

則光近置諸案上則光遠懸而置諸堂之中則益遠又作
而為象燈則相續無窮唯燈有近遠所操異也予聆已作
而嘆曰宋儒篝燈者也竟舜懸燈者也孔子其傳燈者乎
斯孟氏所以賢孔子於堯舜而發慎術之說蓋自是而後
知有儒聖之辨間讀宋儒書雖定性識仁等章世所推為
眇論者心然之而不盡然以其未離於見而未若孔孟之
不遠於人也未離於見則深而易窮不遠於久則顯而無
盡然則乃知耿先生之於道深乎深乎雖然宋儒固亦承
明孔子之道而未至者然其人往、泰山喬嶽有所見於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一

世即推之一郡一邑無不為名吏視近世號為儒紳而疎
脫迂腐何啻霄淵故予既輯學案復約取其事行為宋儒
傳畧獨於其中稍涉迂遠若心存誠敬墮橋安坐等事率
節去之要以明聖人之學不必如是非苟為異也傳畧止
於象山門人象山先生嘗言孟子之學至某而益光而其
徒鄒雋父亦言人能識得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
山而不辱其門然則象山師徒明以得孔氏之傳自任矣
乃當時顯學祇以為神、即此即彼眩瞶而不得其也

思賢錄後序

予之疑問者凡三疑朝聞臆說疑大事譚經之辭儒佛也至驚院之疑抑又大異併後儒之學疑之矣疑夫辨儒佛易辨孔孟與後儒之學難亦姑為海山間此端耳終當有結予志而解予之疑者

賢奕編序

余性拙不曉博奕客至第相與對坐又不善勸酒客或久伸舌之因飽食之暇輯古今人言行可為法戒者粗作區目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奕棋云爾讀者因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二

有所觸動豈獨曰獲賢乎已額凡十有六益余嘗授兩間聞諸長老譚宣正成三開民物殷盛間問照以曲時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質行方正故里風朴畧古意盎然今民舍無不有愁嘆聲而習尚日侈則士節之不立士節之不立則器不足居之總其本原瞻於學斯所繇不能行古之道也與述懷古第一次庶淡次德器次方正繼之以證學以明而倫修矣故叙倫次之倫叙而家正矣故家門次之家闔則官政立官政立則仁澤遠仁澤遠則除局級次官政廣仁幹局執事不才執心不仁有非此之政以

非達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達命維德聖佛輝脫塵埃富貴浮雲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科豈惟仙釋夫物則亦有然明於廢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直在糠粃是以或罕譬而喻醒於指陳或前言戲之莊法語或曲引輪迴成於斧鉞故復述觀物述警喻述應諧而以志終焉

大學新編序

陽明子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約哉其言之也夫誠意所以正心也正心所以修身也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三

謂之格物謂之知之至何也物有本末知末而不知本知未至也知未至未察乎物始也可謂格物欤格之云徹也徹本末而一以貫之謂也世曰知修身為本謂之格物謂之知之至修身誠意而已誠者天道善之至者也動以天則意誠以言乎心謂之正以言乎身謂之修以言乎家國天下謂之齊治均平故誠也者一以貫乎天下國家之善物也格此者為格物知此者為知至總之誠意而已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至誠一也誠入載也無聲無臭至也誠其意止於至善則至誠之說也曰明善曰知天則格物矣

知之說也大學舉其要中庸推其詳斯經緯之說信也嗟乎予獨恨石經之不登見於王子之世也見於王子之世則紛々之說可無辨也何也物有本末註格物也知止知本知所先後此謂知之至註致知抑知詳已諸所為註可無也奚有於紛々之辨豈惟不必辨亦不必冠良於知訓格為正也或以為然則良知之說非欤曰不為非也言明德則良知具矣加良於致知之知則非其指訓正於格物之格則失其義故予以石經不見於王子之世為恨也石經傳自鄒憲僉唐天官郎得之上於朝於是此本稍々流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四

傳人間而耿師最深尊信之王太常嗣為表章于每讀不忍去手偶從耿服畧疏其義更綴以本朝諸儒發明語已復竊比耿師所著小學繫廣義四篇於其後合名為大學新編云若石經之可據與否則鄭端簡諸先生之論具矣

何莫編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起也故詩曰風興如寐者之乍覺而興也覺則因詩反觀動必求諸身可以處衆而不怨不尤夫然故通能事父遠能事君豈徒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已哉孔子雅言先詩曰君子興於詩也而

禮樂次之其示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又曰備正牆面而立無以行也其急於詩如此他日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秋何以當詩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春秋成亂臣賊子懼而忠孝之念勃然興焉苟興於仁矣無邪也雖謂春秋作而詩不亡可也後世詩意寢乖所學者聲調耳即格將漢魏句數曹劉能令人興於仁乎學詩而不可以興雖亡詩可也予暇日檢括古今詩詞取其語淺而情深言近而指遠讀而使人超然自得其本性者錄之讀而使人油然而動其忠孝之念者錄之讀而使人名利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五

之心銷盡者又錄之要可以興即閨媛野老釋伯真仙都所不捐其聲調之工否辨論已伯安先生曰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詞噫此未可與域中見者道也

禮律類要序

堯舜在上命伯夷典三禮皋陶明五刑當時所謂禮即德也所謂刑即禮也一也後世禮教寢亡刑名滋起故聖人發有耻無耻之辨然若氏孔子所從問禮者乃謂禮忠信之薄而亂之有抑又何以稱為大都為政不以德無論刑不能使之耻即禮亦不能使之俗甚矣文明峻德之為

要也我 國朝以德出治而 大明會典與 大明律例
並行於世若日月之相代然予鄉陋士民之家未必盡得
其書即得之未必盡解其旨通其詞予故特取四禮之切
於日用與五刑之要著而易犯者各類其要為一帙合名
曰禮律類要刻而流之人間俾咸知大禮大法共相趨避
云爾若攷其詳則二書具在

重刻石城洞志序

昔者予益春於石城洞延儒引室再建禪刹由然與
之偕弟子曰先生隱乎曰吾無隱乎爾已而浮沉春曹者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十七

數年弟子曰先生仕矣曰吾無仕乎爾弟子惑滋甚予曰
子未前夫隱有所以隱者也仕有所以仕者也予無所以
隱愚隱耳無所以仕浪仕耳蓋昔者夫子之謂顏淵曰惟
我與爾有是夫所謂是者端必有所指奚用之行以是行
也舍之藏以是藏也人皆有是孔與顏安得據之非據之
也惟孔顏能信其有是耳曾點見及是而信故夫子與之
而惜其狂簡漆雕開見及是而未能信故夫子悅之悅之
者悅其有信之也也世矣夫信之難也而予何敢言仕隱
焉孟子謂人皆有是曰端也之矣故曰人行不加是也

端者不可加也曰窮者不賴是四端者不可損也惟信已
之有是斯學不厭信人之有是斯教不倦夫此不厭不倦

乃用之所為行者也亦舍之所為藏者也以此不厭不倦
者而行是其行也未嘗大聲以色也行亦藏也以此不厭
不休者而藏其藏也無行不與二子也藏亦行也古
之人達可行於天下而行之者多矣未必以是行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者亦多矣未必以是藏行以是藏以是
夫子所以獨與顏淵欬孔子而後孟子以之孟子卒老於
行謂之無所行可乎哉微獨孟子有宋諸儒若月溪之周
得二氣結其學即隱於月溪亦行也若白鹿之朱得季通
直卿諸子紹其傳即隱於白鹿亦行也烏得謂為岩穴之
士乎弟子曰吾乃今而得聞仕隱之說矣於是引室將重
刻石城志屬序於予予憶曩時所答弟子語次之以為洞
志序

六鑑舉要序

天下譬之一家大君宗子也大臣家相也順是而降有臺
諒有守令是於家猶之諍友門幹焉至於貂璫則願其
觀於一家此五者一之弗稱則家心不理況在天下此五

有誠偏得其職堂其均治顧獨難臻乎嗚呼此六鑑之所
由輯也六鑑者帝鑑相鑑帝鑑採江陵公所上今 皇帝
圖說相鑑則耿恭簡先生所著寶鑑也他如言鑑牧鑑瑞
鑑作者各有其人蓋其事其文則取諸史其義則作者
意有主謂不倖直撮其法懋尤著者以便省覽故名曰鑑
要云爾宋儒有言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易以睽次家人
此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皆然故又以閨鑑終焉雖然此
其大畧也若因畧而求其全則諸書具在

江右名賢編序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序

十八

江右古南楚地惟楚有材後步矣故士君子比肩而出
蓋為漢儒充言孝履方正以名世或敦倫標孝修德
履端運術以東承大抵其人皆揭揭宸臣冠冕倫輩亦
繼上經：稱名賢之都哉然故未有專書有之自今特編
泰公與邦相喻憲使泰確成編區目之為十有一而不倖
元乃以執筆為役得授末簡天不倖元則無所容贊一詞
顧竊嘗有慨乎其中也者理一而已學者學所以一之也
今學士後謀理則易拘事功為幾倫則弁髦性命是
為乃所謂理學者為不流之眾故倫常者為無源之川故

夫人也惡觀所謂一之說哉荀卿氏有言倫類不通仁
不一不足謂善學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非贊之也

孔子之學固如此爾三月魯治何其功也浮雲富貴又何
清修退素也勿欺而犯何氣節也刪詩書定禮贊易作春
秋耶何繪藻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不貫則安所稱理
理所謂條理也智燕勇藝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不偏不激
一進一反成就於條理唯然故命之曰理學夫天下則安
有理外之學也彼猶然舉其員神者而扁鑄焉是見理
之影也役焉依於勢以施功勳於故以市藻束於教以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序

十九

十九

御公

先正義方序

實氏有五子而克遵義方陶氏亦有五子而不愛文衍然
陶門五柳燕山五桂並耀環海不聞後世以子之賢不肖
褒貶陶實則以繫於天者不可必再至乃謂靖節責子
掛懷身外男兒夫亦其非人情哉大夫夫合天下為身男
兒顧當在身外耶子與謂易子而教不謂不教也然亦謂
夫教之不行者也教而行親教可也孔庭詩禮然矣吾
州五先生家訓凜如日星非懷身外也懷夫情之不容不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十

然者也予讀而契焉君子口所欽言而諸先正言之者
彙為一帙而題曰先正義方蓋倍先正所以教者教吾子
若孫又以教夫凡為人之子若孫者也教夫凡為人之子
若孫者又幾其還以教夫吾之子若孫者也無非所謂易
子而教之也是亦親教之而已矣若置男兒身外而徒進
孟中物以為身內則亦何足以為五柳先生

復禮識仁一德三書院會錄序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之須友如此其亟也始進以正
人而教之不辭盡友道同宜行有實況一而而散業矣

而時弊之難故次頌崇德一則風俗同善其證也故正
俗次之創造之難往矣而難守成匪難於守其所創造也
者以建置紀述終焉錄凡五章各有引

親民錄序

親民錄者鄒聚所先生手編而永竟者也予讀而喜焉
為增補成書宿之篋中有年所矣頃念崇彰君用進士
等茲仕得信陽州將之官予為編駕一冊以贈美暇日或
一寓目未必無補云張曲江之言曰六合元一之衆懸命
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親民者為生民立命而宅其生也顧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十一

不重欽錄凡二卷前言往行各從其類其間人品不一或
循吏或廉吏或能吏或儒吏臆列雜陳要以儒吏為至蓋
孟子賤周先公程明道諸先生其選也孔子言政推九經
而原本於修道之仁孟子言政陳王道而要領於過堂之
念斯又諸先生學脉所從來乎夫修道之仁過堂之念即
所謂明德也蓋明一德以親民則所以為民立命者有其
全矣循良廉能宜無所不用其極是皆親民者之所必至
也夫是之謂止於至善止於至善親民之至也真儒之善
治也雖推之天下可與共又何有於信陽

便氏紀畧序

楊侯之治安福也創微解之規獨溫額之派懲尤頻患
風優黨約而不煩以追呼消筆光而悉剔其夙竄諸若此
類難盡創紀子聞請侯述以告新令尹則侯曰無煩自有
之乎予曰不煩自有而以詔求斯謂為人謀而忠令微有
嫌焉吾與人猶二之也侯慨然曰敢聞忠告矣於是侯乃
聞微報會以親行邑士民咸造庭中子前請侯乃稍
述其大都得若而條相與謀擇之則王諫議介石梓於
南劉祈陽養冲梓於鄉東周孝廉懼子梓於誠仁講院而
予里人復以屬予序而更梓於復禮予乃作而嘆曰人
知子文之賢而不知新令尹之猶賢夫能使入告以善非
好善而若是乎好善則優於天下矣惜其名不與子文俱
傳也抑余聞之耿先生云昔陳水部君謨與吳水部鵬相
代陳手一冊揭十數條題曰交新忠告吳君守而弗失又
倉然稱便吳累官累舉與陳卒為相知其後姚江楊二樞
亦以都水沿河告代者如陳君代者竟銜之悲而楊君聖
人耶何令人一違約束也夫忠告一再或不免於銜之然
後知吳君不易得而楚新令君之為猶賢乎予意題一焉

有企望於後之仁父母也

春秋竊義序

久矣夫春秋之義不明也知春秋者莫澤於孟子傳春秋
者亦莫過於孟子孟子曰敵國不相征也故春秋無義戰
由此推言之敵國不私盟會也春秋無義盟會矣亦不
私朝也春秋無義朝矣亦不專殺也春秋無義殺矣然則
書修書伐書盟書會書朝書殺其罪固已昭明較著何必
更攷諸傳以窮其事又何必更求諸一字一辭之間以定
其褒貶乎蓋刑賞征伐會盟聘問皆周室大權而諸侯奸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十三

之是以春秋追而還之天子斯所謂天子之事也故曰春
秋成而亂賊懼凡亂臣賊子非獨執君者三十六人耳諸
侯而假天子之柄是亂賊之萌也齊晉諸國而合天子之
諸侯是亂賊之漸也吳楚諸國而假天子之號是亂賊之
成也皆春秋之所治也春秋方治諸國之奸紀而或者乃
謂孔子托於春秋以行天子之事則其奸紀也特甚此必
不然何也孟子曰其害則齊桓晉文也其文則史也聖
人策取其有關於義者筆之無關於義者削之始以脩齊
晉諸國之行事存正者陳詩之遺迹而因寄褒貶於其間

以正天下萬世。自堯夏王霸之。今是則所謂其義則
丘竊取之者。夫借舊史而取其義。猶自謂竊。猶自嫌於假
史之職。而謂天下後世必且以是而罪我。而況敢改正。則
黜諸侯。取天子之權。自予而輒蹈。夫自專反古之戒。也此
必不然。予往見陽明王公所著春王正月。辨荆川唐公所
爲春秋論。暨中高氏春秋正旨。心津津。契之。乃今又得
讀斗津章君竊義詳載其言之也。總其大槩。要爲不謬於
三公之旨。而其立說。惟以爲辭。比事其義。自明爲主。斯尤
善說春秋者。顧予以爲直信聖經者。更不必看一傳於胸
中。庶幾春秋之義。如日中天。不然者。浮雲一絲。終未免大
虐之障。斯又竊義之竊義也。敢以是荷之斗津君。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四

鴻磐述序

大學之道。明一德而已。明一德之要。誠意而已。德本自明。
惟意有所偏。則德是以不能行之於天下。古之明一德於
天下者。文王也。明仁之德。以親臣則爲君。而止於至善。明
敬之德。以親君則爲臣。而止於至善。明意孝之德。以親父
子則爲父子。而止於至善。明信之德。以親百姓則與國。
交而止於至善。夫是以君子賢。小人樂。而利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十五

利此之謂盛德。至善而沒世不忘。故明一德於天下。正大
學之能事。偉矣。我安成先哲。在正嘉間。傳姚江心印者。滿
家。建其末流。愈遠而愈失之。有謂良知。問靈之光。而發揚
日月以行天者。有謂世無現成良知。而取日震淵以爲功
者。有謂良知。本在內。於方寸焉。守之有謂良知。本不動於
寂靜焉。攝之有謂真知。不屬內外。動靜而照。酌於有無之
際。有直謂了不可得。爲向上第一機。而棲神於是。非雙溪
之鄉。路起雲生。層見叠出。要爲繫餘姚之學。而深之。駕致
知之說。而上之時。則有九亭伍先生者。父陽明。而祖孔曾。
獨揭明一德於天下一語。爲宗其言曰。孔子之學。一語該
焉。曰吾道一以貫之。明德之謂一。明於天下國家之謂貫。
默識者。識此學者。學此教者。教此。嗚呼。此足盡先生要指
矣。維時諸頭學。皆競談本體。而先生獨稱神無方而易無
體。又皆紛持先後天。而先生獨曰。先天。非遠指道也。後
天。奉天時指學也。又皆深研人心道心之辨。先生曰。爲
心也。爲王亦心也。自變其王。而爲虜心也。自變其虜。而爲
王亦心也。惟一王御極。則萬國咸寧。諸云。者皆獨造之
見。而世無知己。抱膝鴻磐而已。人見其抱膝鴻磐。則曰先

生清者也見其持身孤峻則曰先生肅者也見其不遠聞見不廢考索則曰先生猶然踏紫陽之舊徑也曾無有契其學者斯非所謂避世不見知者耶其後承傳諸先哲之學者稍以落窠非如捉影追風靡適於用則類回面背壁不良於行於是乃思先生之學簡易中正而所著鴻璧述始流傳邑中間有摘其要畧刻以傳者然而非完書也於是其子惟著謀毀全抄而屬予序予作而嘆曰姚江良知之說亦不得已而抹時之意也加良知致知之知殊非其指而要之孟氏所云良知即孔子所云明德也故言致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十七

良知不若言明德夫明德則格致之義具矣此予所以深有契於先生之書也因稍簡其要語為上卷使刻諸首以便初觀者而其餘仍以次列云

龍江講義序

往予乞身歸里舟次文江鄒爾瞻氏迎予笑曰君家竹林好談不容已何也予曰信之深故不容已於談耳爾瞻曰耿子聖人乎予曰聖則吾不知雖然其言聖人之言也吾弗能已非孔子語乎生則烏可已非孟子語乎爾瞻哂之而不答既別去予私念曰此君鄙薄黃安唐談得毋參以

江左新宗耶今年秋爾瞻遺我龍江講義曰先安人之藏在此為偶有發揮遂致成帙予為我序之使諸生讀者更有興發予受而卒業言孝友曰徹天徹地渾是孝友吾輩外此便為異學又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倫之至吾道外人倫更無規矩近所謂一悟便了至薄一切倫常以為於性無干吾不知規矩毅率何在于讀已恍然異之曰宗下人亦好談不容已乎夫此不容已者徹上徹下同孝友之根宗也爾瞻氏悟無上妙道而語不離孝友然後乃舍而知爾瞻然後乃舍而知耿夫子然後乃舍而知知道無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二十七

問仁錄序

堂疑顏氏匹夫耳而謂舜何人也有為若是不知其何以為舜也及觀其問寡問不能與好問好察如合符節乃知所謂為者為此身惟善集虛有以哉晚近世負笈從師登堂受學往而是予從旁觀之或聞言而同聲善哉或默坐而托以靜求此者無疑者耻問故問者顧恐失言而中止即問者亦綴拾宿說不必切已嗟夫學問之謂何而

可以若此適道者臨歧必問誠以不問則不能行也學者動稱篤行而以學問思辨為不足務是直托之行吾故知不問者不行耳文江李子長學於南阜先生無不問也先生亦無不答也即未知其善問何如而能問斯善矣久之合錄其所問答積為帙而請予序予喜而序之備以告夫恭默無疑無問者使人、子長則切、惇、之義將與都俞吁咈之風幸隆而此美雖謂之有為若是可也鄒門顏氏其在子長乎

大學宗釋序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二十八

至善者性也不容言者也自其炯然而靈晰也命之曰明德自其薰然而仁愛也命之曰親民要之至善其本也言明德不要諸至善無乃依名理以為矩矱雖密不足以入神言親民不要諸至善無乃倚才技以為用澤雖流不足以達化若然者寧不亦殫爾力哉顧巧弗逮耳故大學必自知止始知止故能性、性、故神夫乃謂不顯之德知止故能物、物、故化夫乃顯不大聲色之治天載之至微是安歸乎先儒謂中庸之末即大學之首有味哉此言之矣宮洗鄒君深達大學之宗予嘗以積疑質之特出此

語使人心開目明庶子春予與同遊虔州因請為疏君援筆立草詞不煩而精義洞然蓋其解也爰題為大學宗釋天宗釋出而危言其可絕矣君且曰子證謂可行更當為疏中庸子抵掌忻躍司馬公未竟之志其在子乎昔司馬公致疑知味之說程子謂公從天命之性已不能解君通之於性矣知味矣雖數不究闡其旨不得已予固拭目俟

顏氏傳書序

顏自伯禽夫庶食乘於顏以邑為春秋時微在歸叔梁

聘君全集

卷四

二十九

範誕生仲尼而顏路始蒙學問里廩有給庶顏氏遂發聞於天下其後有顏蠋顏高顏叔子代不乏賢北齊黃門侍郎著家訓二十篇歷九百餘年襲夫其傳裔孫四會掌教公莫有志訪刻未遂以屬其子如璩正德戊寅璩同知蘇州獲全本重校刻之然獨刊家訓耳若亞聖而下魯圖光祿而上其傳集散逸幾不可考予甥顏嘉興幼承父訓夙有志於訪求凡得先集七種而家訓在焉合刻之以為顏氏傳書按正德戊寅距今八十年嘉興君此舉寔繼蘇州公又蘇州奉四會君之命嘉興亦奉封君耕心之命若相

符契類之世賢可知已蘇州之叔家訓曰侍郎五世生魯國常山並以忠義大顯於唐代居金陵魯國五世生永新令翽與其弟招討使翽因家永新招討十二世生子文又自永新徙安福則安福之顏去魯國黃門其世數可覆譜而稽也是書之刻雖謂之顏氏家語可矣書成嘉興君以書來請序曰伯舅其幸有以教我予惟顏之先無論魯國常山即彭州司馬昆季佐父討賊一時捐生者八人而我國朝沛縣伯瑞父子死忠豈其家習訓教使然抑亦猶至聖之餘韻乎嗟夫魯國諸先生事非平世所宜談顏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三

重樂編序

師友之義至重而其聚至樂也此非獨元公言之其說昉孔子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曰有朋自遠方來開卷言師友矣夫學何以言師也昔者公孫朝問仲尼焉學子貢曰夫子焉不學亦何索師之有蓋古之學者必有師言學即學於師也故傳習以時夫子以爲悅朋來自遠夫子以爲樂得師友而遊世不見知夫子以爲不愠不愠者言乎以師

友爲仁國不藉名位不求聲聞也彼其所重所樂在爲仁故其所取以爲仁者在師友師友者爲仁之器耳仁人心也人心無不與天下相關克得位則相關之心遂伯夷不得位而望然不屑就無術以就之也柳下惠不得位而由然不屑去無術以易之也伊尹不得位而栖然就桀就湯無術以自致其相關之仁也夫伯夷直去之耳下惠能就之而不能易之伊尹能易之而不能自致其爲術未神也孔子游目於三聖人之外而獨得夫爲仁之方其心蓋曰使爲仁而必藉君相則不得君相仁終不流矣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三

今夫師友固亦吾之君相也切之砥之君相之事備矣明之覺之君相之道著矣引之垂之君相之則立矣夫不得君相而其功反有賢於君相者此其術不蓋神而其用不蓋巧耶斯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帝王師乎故曰師友之重昉於孔門非獨元公言之也予從子吉迪氏尚友悅學津津然有味於孔門爲仁巧術立達神方爰取諸儒先之重師友者類爲一書前陳於論後列懿行條々井々使人讀之而有尊師重道事友賢仁之思也予喜而爲之序因

孔門所以重師友之由云

仁贈編序

天仁者贈人以言豈以言市乎哉無亦曰人所習由其所志所志由其所見仁者所見既大視拘於見者若有所憐憫焉是故不容已於言冷浸其言者從謙轉志從志轉習斯所稱仁人之用心哉若猶是得其說而存之則仁者將亦曰予歟無言矣江宏慶氏三入京師所得於仁人之言幾盈一囊然予稽其履頗不自安於鄉人之見者蓋其鄉之習嗜得而宏受超然思義其鄉之習嗜競而宏受由然思下之也且時一訪其里族之人而柳之以歸於大道入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三十二

孝廉清範廣傳

趙今可之赴公事也子為孝廉清範贈之中所稱引之尤正為孝廉時事不必其孝廉也此別去子因檢括諸孝廉

之有聲望於時者得三十餘人亦不必其能盡海內孝廉也蓋曰其不盡者人其合諸云爾就所及知三十餘人各討其事行或取材他籍書名書字一因其舊本或撰述新傳有詳有畧各隨所見聞間有聞其名而於爵里事行無攷者附見他傳以俟采補題曰孝廉清範廣傳其間瑣學如新會安成忠節如晴川剛峰吏治如周曹程李之屬咸早，在宇宙不朽豈必一第為重哉顧人自負孝廉耳蓋昔有武弁入孔廟中者諸儒糾絀詰問此為誰何武弁以有對予武人實不識茅聞其皆非進士出身儒紳乃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三十三

廣文柯則序

蓋余讀海忠介所著什論而知教職之重也又讀耿先生黃忍江傳贊而知教職之繁也夫以其重如此而其繁如彼循名責實教之謂何斯夫子所為發軔哉之嘆矣吾里中友同僉予氏塘南王先生門下士也志篤而行修居里選岳，自重茲捧檄署新鄭教事於其行也不暇遠引錄

湖事年輯本朝先正之能教士者為十傳題曰廣文柯則以納誦行李惺予入汴以置案頭省覽其則不遠矣嗟夫教官誠重哉宰相銓衡世所稱崇臚然可以舉賢才而教官則直可以陶鑄賢才陶鑄之任功侔造化甚不可以其地冷階卑而自輕也夫惟不自輕而後教職重教職重而後善人多善人多而後朝廷正天下治時萬曆丁未七月序

證道遺篋序

自得喜聞計音予身如癰瘕人若亡若在于神如夢中景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三十四

似妄似真獨居咄咄疑有所失與衆偕行類極孤影然後乃今知喪予之言之為戚也夫戚喜聞者直謂喜聞在家宜家在邦宜邦今茲云亡邦家珍瘁云爾乃予獨有深悲為喜聞苦心於學不作世儒語必其所自悟者而通乃更有契於一貫之宗然其所謂一貫又非世儒之所稱一貫云者今已矣朝朝而夕死其亦可矣顧予兩人者相與為身始喜聞有所執非予無與破既而有所悟非予無與質而予時有所求非喜聞無與證而今且死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也哀思之至不自聊耐輒復括其手書得

為學數首哀而錄之置諸座右以比憂墻庶自今若活之年有所究竟以不謬於喜聞之指則喜聞之死雖曰喪予而予之不死喜聞猶不亡也其亦愈於予與喜聞之交喪也歟爰書此遺篋之稿以自解云

見羅先生書要序

蓋世之重踐履者人譚修身矣然拘形滯氣以為修命曰無本之末為剪綵已再世之重性宗者亦人譚止善矣然無溺虛以為善命曰無本之本為枯莖已離自大學止善必要諸修身提修身必歸諸止善而不落玄虛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三十五

早不倚名義此謂知本此之謂知之至也本末之根也言根則所謂生之性與夫枝葉花果皆具矣根之外無復有生與枝葉花果也言身則所謂至善之性與夫家國天下皆具矣身之外無他而至善與家國天下也斯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欤會于一唯之後作大學以明之大學所謂至善孔子所謂一也一貫於家而家齊一貫於國而國治一貫於天下而天下平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予思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止善以修身之說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此知本之旨也斯天

魯子傳之子思者乎漢唐以後此義不明見羅李先生特
揭言之其說具載書中時吾邑父母環齋夏公為李門
入室弟子受疑諸本以傳示諸生而屬于叔子惟公之推
吾邑也約已崇民明學以迪士家樂安子之化人飭戒明
之行公之所以能身者大矣公之所以修身者大則見羅
先生之學之所由也先生之所以修身者不尤大乎以此
觀身之可知已以此觀本之可知已以此觀樂之可知已
可知已先生以片發大學而述先生者每求之於言說
知解亦淺之乎求先生者也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三

鄭南阜先生集選座

文所以載道之所不盡而後文為即離龍譚大為飾而已
近世一二文人高標千方策動指鉅儒緒論以為進諸理
夫理可以述而後得之者乎多見其不知理也余文鄭
賈賈氏五典三編一疏直與日月爭光曾不以疏其全體
而獨謂心於學也茲所刻集選凡據諸聲施發之篇立位
雖有顯微學術用化絕不作解語華言豈其不能為之亦
幾乎世之惟心於學也茲所刻集選凡據諸聲施發之篇立位
理者即以其理諸理而以為述也然則為之反者曰二三

子寔不聞道而述諸文抑又何以辭焉是集片凡三大
宗伯黃公兩侍御與余公其評品詳矣余不敢復贅竊懼
後世文人之以為述諸理故為之解嘲且自解也

鄭聚所先生易教序

鄒子尹氏向予言易也曰夫易聖人之所謂大學乎予曰
何也曰近時拘學主懲忿窒慾者曰懲窒盡學矣然僅足
當易之損主還喜改過者曰遷改盡學矣然僅足當易之
益主立達者同人則已耳主戒慎者震則已耳主多識者
大畜則已耳主去念者無妄則已耳主力行者當果行育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三

德之一言主致知者當自昭明德之一象推而舉之各執
其一者各當易中之一卦一詞乃易固卦之學也又之學
也所謂觀於海者難為水殆以此故予曰子之論易也廣
矣大矣斯實見海者之言也夫拘學之各珍其見始乎不
知乾之龍德也龍德能見龍躍能飛能惕能亢而不可為
首使六龍各為首其不為龍為蜥蜴者幾希故善學者知
乾則六十四卦可不盡矣雖然六十四卦又無非乾也亦
無非所以學乾也耿仲子之讀雜卦曰雜卦序孔易乎首
款次坤次比師而終之夫夫乾天也坤順承天者也知天

必由師友故友比而樂師困而憂親師取友觀變玩占自
易其愚自予其中要歸於剛決以純乎乾斯為學易之寔
功乎予尹曰善哉善哉循科而進放乎海者如是殆又進
於觀海者矣昔先伯父汝海氏為易說藏之篋笥多有類
於先生之說易者予受而卒業法然注下因進子尹曰子
與耿仲子之言易是書幾先得之矣讀易者作如是觀乃
知吾身固自有易彼離身言易非知易者也又知吾身有
變化無窮之易彼執一言易亦非知易者也汝海氏之說
易殆所謂觀海者欤盡粹而公諸人、使人、得觀於海

劉聘君全集

卷中序

三十八

而毋自珍其一勺之多皆可以無大過也乎

鄒聚所先生文集序

聚所先生之歿於今二十有四年矣其家嗣予子氏以書
抵予曰先子文集至今未入梓方檢括成帙惟吾子之序
之也予因得卒業焉乃稍次其泛然酬應者而題其首曰
先生之學予知其大凡矣謂我必可以為聖賢故其悅學
也不厭謂人皆可以為聖賢故其誨人也無倦是以其為
文類無間語誠披閱當自見之所謂仁人之言者非乎孔
門以仁為宗文莊公身有之而太常體仁者也愚僉君其

仁以為己任者耶三世一仁雖謂是編為孔氏中庸無不
可考乃近日之學或謂仁則孔子之學耳夫更有上焉者
矣雖然使誠有等孔子而上者予固願依於仁也已集凡
上下二篇曰語錄者門人艾孝廉所輯也曰易教者先生
說易語也外集則并附以綸音赤牘贈言哀逝諸紀云

耿恭簡先生文集序

蓋予讀耿師盲子喻而稍有啓云夫蘇氏之喻盲子謂日
不可以形求也師之喻盲子謂日不可以色求也然皆就
生而眇者言之未及夫眇而復明者也有眇而復明者見

劉聘君全集

卷中序

三十九

天日燦爛驚駭張皇謂上不能休旁有曉之者云爾昔因
在天日下特不察耳此不足異也顧今所以用明何如
視不喻只咫尺之間其為用也小即察及於烟霄之外其為
用也虛惟審諦出門之途智及邦畿之大庶幾子之目與
子之足始相遊於無窮於是復明者悟曰吾哉子之曉人
也斯又盲子喻未竟之吉乎吾師始以盡倫為志猶探蠶
而求日之形也既舉筮有悟益從有入無如盲子嘗然見
日色矣俾世類慧者觀斯光景非玩弄狂恣則就無端妙
其不為張皇大日者幾希乃先生不自己也而求友資切

方殷之為故慎獨樓之証又從無入有如墮橋踐實地矣而先生猶未已也審伯夷伊尹堯舜孔子之途寃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之故於是灼信淵之治一為孔子之邦畿而立人達人乃學孔之路徑蓋自此若亡若虛不厭不倦以遊乎無窮斯則踐實地而尤能辨於所踐者乎其及蓋遠大矣師誠斯世斯道之正法眼哉未易與方外元觀閣中管見者談也往師詩文未有成集余於都邸合諸所刻額輯成編先生之精蘊帖括幾盡教子銀臺君見而悅之時予方請告歸里銀臺君捐捧屬予付梓踰年梓成為識其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十一

日月因登育喻未竟之旨明師入悟次第以觀示來學且質之銀臺君謂何

耿恭簡先生年譜序

先生諱定向字在倫學者稱天臺先生姓耿氏湖廣黃安人祖大振故宿學者儒也遇諸子姓最方嚴獨慈愛先生兒時囑上統諒語祖悉應之因示誨焉一日以官級小大問適至公卿又問公卿上更有大者否祖曰公卿名位極矣惟聖人則固大也先生應聲曰阿異日必為聖人祖蚤然喜撫首嘆賞謂孺子有志云情長與里中彭公甫砥礪

註主敬而先生意在明倫故字在倫嘉靖丙辰以春秋魁南宮除行人奉使過里時仲定理有聞矣先生初歸未之知也一日語及未發之中先生駭之曰中庸首章雖有如此微言中若達道達德子臣弟友固自平常奈何獨舉此眇論仲曰固也篇中末語又曰無聲無臭何耶先生有味其言日夕探討自是學以存虛為主顧於感應未一也偶與仲共飯忽契文成良知之指以電知為功已未習靜五雲山巔偶舉扇有悟喜曰渾身皆知體也仲曰豈特渾身通天徹地孰亦知耶先生自是大省尋遷御史與京師同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十二

志遍加叅訪巡按井甯便歸與仲對榻慎獨樓以新聞相質仲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先生豁然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微顯無二見矣壬戌改督南畿學政先生為御史凡九年先是分宜柄國銓政濁亂抗疏論吏部尚書吳鵬指斥分宜已而論新鄭福衷使量無大臣休之度皆人所難言者海公瑞為淳安令先生聞其名揭薦之華亭得遷計部為一代直臣大司馬方公達時王公崇古俱以方面被劾先生力排之後皆有遷擢功其它與學育才所培士至今布

列庶位仁流無窮時先生以臺序應內轉乃數懇求補郡
守尋序再三難之遷大理寺丞竟以病免去 穆廟時新
鄭以輔臣攝吏部請先生橫州判官修舊卻也新鄭被逐
先生起衡州推官遷工部主事尋改尚寶丞甲戌晉尚寶
少卿乙亥陞太僕少卿隨陞右僉都五月丁內艱去戊寅
以原職巡撫福建庚辰丁外艱甲申起左僉都尋晉左副
時周御史劾陞少宰先祖先生上疏申白乙酉陞刑部左
侍郎丁亥陞南京右都御史己丑六疏乞休不免疏中申
救撫臣陳有年徐元大周結俱得從所請己陞戶部尚書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總督倉場又再疏辭免乞休乃予告歸又八年為丙申
六月二十一日病卒年七十三先生晚年益信孔門立達
之方遠賢克舜孟子擇術之巧直泰造化凡與學者言欲
其印心擇術固術移心諸所論說皆發先儒所未發然猶
歸功於仲曰吾學得之仲子蓋其蘊也在朝在野無一日
不與友朋相對兄弟子姓無一語不以學問相商殆至誠
無忌者耶先生素居麻城之西偏少時公甫謫先生曰是
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化民成俗
君子若之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為黃安頃野夫田叟

亦知衡學彬上絃誦與鄒魯同風矣所著有唐書奏疏時
章應逮及仙輔寶鑑先進遺風教學商求小選新編閩訓
禮纂收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詳權子學系觀生紀等
書謹序次學行履歷之大者於首簡其詳具年譜及行狀
誌表云

耿氏時義序

劉元卿氏曰夫文所以載道也道所不載無為貴文已譬
之食求以充腹從而加遽焉可矣乃遽以書餅塗羹為華
何益於腹譬之衣求以適體從而加繡焉可矣乃遽以粉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十三

衣絨綢為飾何補於體覽今所謂文者字泰句漢美則美
矣然而於道無載也舉業之文破碎尤甚王文成謂舉業
雖也孔子之贊哀公由九及五因三週一稱文武之政舉
而歸之天道孟子之贊梁惠從王推大夫而大夫推士庶
福功利之端而引之仁義其後孔子修經為六孟氏演篇
為七經其大指即見君之贊具矣責難陳善以執加焉惟
我朝以文舉士將亦謂諸士誦法孔孟必有談天談仁
義者在即使士第有其文而藏身不恕猶之廣雉也况
故剽華弄其言非已所有近於竊雅以獻者此之謂大不

敬其始見贊如此則根心發政可知已聞人心世運非淺小也予為此曜向邦人士家子弟肫肫言之未有省也偶得耿先生及其弟督學君近為時義文盡所謂依正學以為言者令孔孟復生亦當首肯以是當見君雖豈不可哉爰付剞劂公諸多士多士其無以文目之試反而求諸其所以文焉者將耿先生實籍此贊以通於多士

瞻菴詩序

吾師魯徐先生堂居大夫人憂屏居墓側者三年既釋服而弗反復居一年即所居之廬名曰瞻菴志哀慕也元卿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四四

時從子鄉王塘南先生游過其所謂瞻菴者而再信宿焉則見先生朝夕嗚咽不能釋翕目而沉心予語而請曰先生豈憂乃再得無傷神乎先生含泣而言曰不孝厥向以翰學藉於孝先大夫先嫡章且人先後逝矣茲大宜人復兒肯不孝孤官遊幾二紀人且人靡不迎養也若繼則何能安緩處而生人世苟得蓬室於野抑為堂膳怨艾之苦庶幾末減萬一爾卒果徵天幸得買片地於先世所遺庄居之傍視丘壠不數十武而近累上結茅寔自大宜人發掘也即罪逆安可贖耶以致哀思慙不孝或庶幾焉余

隔而心隱焉能復言隨不覺淚淫承睫也嗟以先生之學本且負卓引應若無所容於天地間者我輩若之何而釋服士友多以論學抵菴間携杯酒相顧訪仰期景象以顧多奇觀張子五松王子中石輩因樂括為十景各賦以詩縉紳大夫從和之漸以成集予時過園問學於先生寓泉署中得閱各詩篇請以登梓先生慨然曰吾方規竊為孝之似而況聞於人也予謂不然夫名山大川蒼棚樓廟尚各有所托以重不泯况先世藏王地耶茲菴之得傳即傳先藏也而諸名公之作笑多可傳者俾刻之將永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四十五

孫生世畧序

予讀孫生世畧其說曰介甫之士專言軍旅至與吾儒分戶而立吾儒亦援云未學遜辭下之未嘗儒之果不如俠也善哉夫吾儒之未學乃其所以學焉者也孔子學祖豆大舞舞干羽乃至却秉格而此何關介甫蓋益之贊曰然受益景公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斯其所以為介甫

也故先人有奪人之心世暮之所謂機也機一爾亡者東
走追者亦東走漢高之得三傑也以機亮舜之得禹皋陶
也以機孔子之得顏回也以機或以霸或以王或以素王
王不待大素王不待王不待王則禹往而不王故其言曰
我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也得一顏回而門人曰蓋親賢於
百韓信矣余以為孔子乃知機之機者非知機也孫生
其無以余言為腐孫生曰儒者數言知機然而其誤傷也
予嘗短氣避之然後乃今不敢腐儒先生請其言為序孫
生名開豐城人字泰符子其奇之曰今茲世安得有孫生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孫生曰更有進賢李生子又因孫生以物色李生李生名
先元字乃始

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大主皆淨也貪風煽之塵塵障天而土穢嬌風煽之色塵
障天而土穢嗅風煽之怒塵障天而土穢推而徧焉塵穢
穢垢彌重命之曰娑婆濁世釋迦世尊憫念此方讚彌陀
之願力稱西方之妙境令諸衆生聳踊忻悅但持名號即
荷往生而昧者疑焉曰何其言之誇也何其妄念簡而取
誣速也足大不然觀之現在即證未來夫一念速則滿心

鬼窟一念悟則靈臺光顯當其光顯休、蕩、八達四圓
即關指行樹七寶周匝矣繫心淨境幻塵頓滌即寶池蓮
華化生香潔矣上下為魚盡譚妙理即風青鳥聲演法無
滯矣可則可傳一念千古即壽命無量矣極不銷矣聲應
氣求尚友無盡即不退菩薩俱會一處矣以斯而知生滅
者身不朽者靈、知所照當體西方是則所謂決定生者
故吾於淨土之說以現在證未來以信心正佛印即種、
疑情顯然冰解矣淨土之文其來已久而後有龍舒淨土
文者蓋南宋龍舒王虛中氏之所增定也其緩而傳於代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不知凡幾乃淮陰黃某開法於古心之雪印上人得手毫
編啟焉有會謀付剞劂盛行流通其於西方益亦為聲之
演暢風樹之出奇能令聞者悉發信心所立功德豈其細
耶刻成從予問序故為之題其前簡

劉雲章公摘稿序

元季有大雅君子曰雲章先生諱霖密湖人間自稱龍丘
生宅志超曠愛然秀朗至正丙申舉於鄉時值多難辭崇
不仕會寇陷安成先是從軍行軍鎮撫安撫兵校分宜
敵死逆奉愛父伯源使依已避地大和浮沉教授

微用不就卒塋珠林璣璣上門人楊文貞士奇為表其墓
嘉靖中余宗長密湖秉亮將修家乘念先生墓在異鄉道
其介弟秉序請西昌訪之始至郡周咨西昌之人便得璣
璣王君於鄉塾間王君即先生故弟子王槩之裔墓在其
宅傍詢知所向買舟往至珠璣渡捨舡行兩里許從牧監
問王氏宅指莽蒼間屋舍鱗次者是復前數步見碑碣穹
隆即文貞公所題乃下拜焉墓上紙錢新故相襲若時
展掃者天所蔽墓碑跡尚新私異之已復登王氏堂有

老人忘其名古冠出見客問所從來具答之因客忝作銘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老人徐曰家世承祖命故辱先生之教且沐其澤誠深焉
四時掃墓至今不懈蓋度又先生所著文百餘篇錄而藏
之十襲世世珍重間奉貯焉以得為榮漱盟而啓臣則西
昌門人進士陳士瞻所書叙文也求歸錄靳弗予俾二日
辭還復携行輩往則到羊豕為文祭下墓以其昨歸王
氏祠聚族而餞之更求先生文分錄以歸其老人送之江
上感慨一再指諸子弟曰是昔去先生百數十年能念其
遠祖如是不可則耶嗟祖父兆域莽為狐穴者所在
而有孰能守先人之命世敬其所塋居旅寓之客如王氏

哉古稱里仁者非乎而先生之教人以誠使其澤入於人
深至乎數世不替其又何如矣自得先生文諸長考
故校而梓之未幾庚辰夏余乃獲其抄本披讀之其文純
粹正大要為處心厚而修詞誠者蓋元儒之高品已其間
八次殘缺者有稍加點定粗為區目總得大篇可垂勸戒
而五十餘首題曰摘稿匪敢云選也先生之行及所著他
郡邑志類評之此不載

怡懶園詩序

二溪之上舊無怡懶園園之自予兄完甫始以其懶故以

劉聘君全集

卷四

四

園上未軒亭而曰鶴適曰假寐有其意也有意斯有各
從有詩園中賓客若王周二子若予以意逆之者曾未
一凡乃即世賓客若王周二子各散歸其園花亦漸落予
予吉曜不歡眠一時之際發詩於木夫故園依然人最
先散花亦次之詩以得發于木後存然則謂詩文千古
常存然乃詩三百篇過秦漢亡而後世所為詩者邪總之
吾耳凡有荷亡惟無不朽是以凡大處有哲士珍無雖然
其不得不有亦無也亦不朽者也故聖人以有無之間為
不朽古稱氏發詩問序於予予書此示之亦序其詩以納

諸則氏

安福鄉約從先錄後序

善乎太史公之言也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夫為治而上法令漸以息姦止偽而姦偽滋起其卒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則不知清源之過矣故賈生以為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漢世良吏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聲稱赫々而不能一當黃穎川今觀霸之為穎川無它異政策置父老師帥伍長須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恤

劉聘者全集

卷中序

五十一

財種樹畜養而已而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倘所謂識制治之源耶故曰禮者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為治者釋法令而以禮治之則民自愛而重犯於有司其幸也上下志諭而至於刑措不用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吳侯之為安福也治倣穎川仁愛好教化異時安福再歲大水漂民廬舍旱蝗絕之山藪亡命或時出掠虜鄉里論者謂非武健嚴酷弗能止禁侯惻然曰民散久矣此吾弗能教化之罪也彼其人猶三代之人獨不可以三代之治之之於是倣松溪程侯鄉約而為舉陽明王先生十甲牌法合

而錄之命曰從先蓋不敢自居而相讓之於二先生也刻

成侯既自為叙而問言於不佞不佞則何所更置味哉抑

窺侯自叙其要領歸於仁者人也其心存則其政舉人而

不仁則禮樂不與肯哉其言之也時昔程侯居七月而被

命以行純之者嘗一再振舉犁然程侯之舊章也而未流

不勝弊矣長吏巡行負弩前驅伺侯將迎疲於奔命通冠

滯獄實以拘捕比屋課畧虐及無辜編氓有所控訴輒引

為證據連妨業重足公庭由是良善富人推之若脫桎梏

而無賴大猾始籍名號倚法為奸即不爾亦且詭姓朋名

劉聘者全集

卷中序

五十二

新元偏累上下繆鑒徒應虛文一法耳前以為良後以為

酷則行法者士實心也如是而猶望政之舉禮樂之興此

何異使水逆流哉故吾以為侯之言仁也足以盡約之義

矣所稱從先云者豈獨踐兩先生之成跡已哉正欲反求

諸己先得人心之同然而以興化善治譬之猶放海爾請

神之所注是為政毋反是則徒法耳焉得仁然則又安

能有所益於侯之自叙與自命錄之有哉爰申暢仁言以

綴於末簡

永新酌屯濟漕書序

按令甲軍有三大後曰操曰屯曰運屯軍者且止且戍屯則為農戍則為兵此之操運尤號苦差顧往者調兵勦寇敵平因給賊田暨亂後荒田令之屯守今承平已久罷兵撤戍但懸屯田之室名定無一卒之員未加以東強為兵餘丁包占率一人而攤頂數戶坐享田入之利絕無操運之勞乃運旗終歲勞動又復幫貼造船輒費百十餘金其不破家而逃竄者幾希夫以其勞費如此而逸豫如彼是則法之不得不變者也賴我黃公祖痛疎在躬思以拯之因永新運旗告困特下令清出屯田以為該所幫運之助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五十二

或歷何承德意合三所通議協濟在永新船少屯多但稅屯粒十分之一二足助造船之費且其欣躍如解倒懸惟恐屯軍之陰壞於它日也既相率攻其阻撓者又謀壽梨粟以垂火永上問序於不佞元不佞元則猶有私靳焉大永新清艘不滿四十艘十分取一二而足乃安福漕艘六十有餘而屯不甚多於永新每艘貼銀以兩計者二十此外所費將安從出誠恐破家逃竄之接踵者如故也稅遷父母今南畿學院楊洪園公嘗有換屯頂運撥屯給運之議此亦疏困之策可以行者而余何求於成法終不能一

解絃而更張之乎即不然每艘以永新四十五兩為例隨屯派給或亦無不可者大率屯軍不勞力而有其財運軍勞其力又費其財勞逸既不相如而利害又甚懸絕故曰法之不得不變者書曰若樂不顧眩厥疾疢瘳是在當道一加之意耳若吉安所又可例拊已

軍冊指掌序

聞之文莊公曰官以盡職為賢惟清戎官則以不盡職為盡職蓋有見乎其為言哉雖然先簿正軍籍使得里奸胥不得為妖此又以盡職為不盡職也昔予友劉畏所氏嘗

劉聘君全集

卷四

五十三

言其按遼東所部伍藉自如其勾致新軍率為衛所官屬使自後其人往々落晚老死邊塞時有未告者輒判還原籍一時得脫歸者數十百人夫使無罪之民一旦驅之死地又重累還徙者廢著各業而共究殄國家無分毫之益則雖謂清戎官以不盡職為盡職未為過矣吾邑釐弊冊刻於戊午則宏同童侯覈之刊定軍冊刻於戊子則今按臺徐公相為九江司理時覈之歲久板刻漫漶惡害已者除散去其籍將盡化為烏有賴我滿侯旁求他籍校信補刻又慮其簡策重大民間不易得復取前二冊參以近

歲傳書制為一帙名曰軍冊指專所謂詞簡於前事增於
後治國其如視諸斯乎是後也猶書短氣編氓揚眉不佞
元懷臂簪筆為書其始末以介諸首簡或曰民苦軍其大
苦匪然侯於難者先之矣其在清匪猶運之掌

簡明匠冊序

國家匠作有二有因人罰克有輪班工匠輪班者四年一
班歲徵班銀四分之一而江西福建川廣雲貴則隸南京
江西各色班匠約近四萬嘉靖初題奉清查果有遠年逃
亡呈無遺留田地者通行除免無令里甲包賠 皇仁浩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五

萬可謂周遍海宇矣我安福匠額又有二有南京班匠有
江西織染匠屢經清查總得有丁人匠三百餘名取數雖
不甚多顧里書需求弊孔良鉅細民深居簡出目不識縣
門查檄一下有丁無丁者胥若之然其原本於簿書不清
故吏得高下其手耳頃藩侯既清戎籍手簡簡明軍冊刊
布里由歡聲載道矣然且謂樹德務滋除奸務本遂併蠲
匠書付之剗剗今而後即不識縣門者可按籍而知也此
固奸猾之屏燭而良民之聖書已乎刻成侯以示予焉
歸其始末如此

與除訓誥述序

潘使君之平安福五年諸所著訓誥十餘首則一邑之大
利大害建罷殆盡予乃請于使君刻之以告他日之為令
民者使君不能辭俾予次焉予為名其編曰與除訓誥述
序云者自予述之也嗟夫子所為述諸訓誥豈獨傳其言
傳其心也使君之念無一日不在民其間區畫措設嘔心
抉腸昨世之緣飾吏事者比後之為却談以心印心其於
舊令尹之政亡論守而勿失即時有更定其猶心使君之
心也乎因歎為之引而述告諸於其左方

劉聘君全集

卷四序

五

一兌解之難苦於積攬之為蠹穴耳微解屬官則病根斯
拔此禹口所為稱便也述免兌解告示第一
一南糧視兌解差易然其病於棍攬一耳終當收權於官
庶為永利若訪金諸法固亦一時抹獎之權也述南糧
與革告示第二
一以民事官用一而費百此民間所最苦者述酌處中火
告示第三
一民所為苦偏累者莫甚於解頭中人今以衆力朋之
直毫毛而脫大患如解懸矣述許議均攤告示第四

則爾凡所下令一遵前尹約束無所變更諸標奇於其者
方短氣而退曰是何其平也公稍虛知之不以為意而
行志自若世或謂通為政者多曲法市恩訟端日登公獨
持簡靜妍姪輕重準諸鑑衡一時藉資賣重者方掉舌而
前曰是何為矯也公稍虛知之亦不以為意而行志自
若市儈蠶絲邑賦猾吏舞文取資沿習成風幾不可療公
精計熟思務為爬剔此輩聚族而詆曰是何為瑣也公
稍虛知之又不以為意而行志自若越二年政通而人和
談登而訟簡諸相與詆訾者皆更其說曰公殆所謂儒吏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二

若則何其不務為赫之名也吾向所謂平也母乃為曹
相國之於齊欽吾向所謂矯也母乃為空子賤之於魯父
就吾向所謂瑣也母乃為黃次公之於潁川欽於是公以
入覲行文學使君或令王君各偕其僚微予言為贈余莞
爾曰公之政在安福凡被其澤者類能言之顧未知公之
所以錄此者蓋學也公堂學於見羅先生而得其所謂修
身為本之宗故其治安福亦用大學為政不以己之好惡
為好惡也不以標奇好異藉資賣重者之好惡為好惡也
不以市儈曹齊之好惡為好惡也蓋曰吾為民之父母亦

以民之同情用之於民而已出諸已者蕩而平之驗諸
民者樂而利之斯非修其身而天下平之微哉嗟乎聖
遠教溥學途咸裂健令立威名以標異通令樹私德以養
交巧令植瓜牙以規利然且號於人曰吾以一邑之好惡
為好惡其亦不通於民之父民之肯乎予故借公政以發
樂只之詩如此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夫惟
微諸庶民也然後足以語修身矣

賀潘澄源父母考績序

潘侯之為安福也三年於此矣廣報政而其門下諸生某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三

某及于弟上卿而下若干人相率而屬不佞曰惟子之習
侯也敢微惠一言不佞起謝曰雖微諸君之請固有言也
以臣報政於國其可報者政而其所不可報者政之所以
為政也予惟習侯故知侯所以侯蓋有母夫人云侯嘗
言母夫人之訓之也必曰勸曰怒母夫人身自勤故以勤
勸身自恕故又以恕訓侯孝子也懼以遵而行之及星而
出見星而入率以為常吏不見其怠色以訟至庭者有所
梧摘民端以為神然且謙審必盡其情得情不喜亦不
為甚怒平處之不求多於法之弊或以決事而稱寃者

輒聽再夫侯豈不能屈一匹夫以自堅其成業顧其心
以為威嚴之下萬有一之不得輸其所欲盡之詞其若父
母何以故數年之內實罰清明風波不作齊隸無所鼓其
聲焰而借貸資賣重者亦不得以憑其威靈委侯之先令洪
園楊公長於才樸齋要公優於學侯不以才名而有其才
以母夫人之所以訓勸者為才侯不以學名而有其學以
母夫人之所以訓勸者為學蓋惟勤可以達才惟恕可以
成德况復產已好善取二公之舊政而燕行之則其才其
學又更有大焉者矣斯固侯之所以為政者也政可得而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四
要之統書政之所以為政者則不可得而著之續書侯惟
行其所不可得而書者是以宰為問之政不為赫之之
名蓋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比及三年政成而德亦成侯
之德成而母夫人之賢乃益章異日者主爵上續書於天
子天子賢之推恩及於所生褒綸且旦夕下侯捧檄入報
母夫人曰母氏之教兒今何如矣母夫人起曰茲子之才
也爾父之遺訓也老婦何力之有焉斯時也斯際也侯樂
有賢母安成之士民又樂有賢父母歡聚交暢元雖不
能從諸大夫之後歌之咏之以助侯之聖業

贈別大使君澄源潘父母入 觀序
令甲凡守令三載考績制也南海潘侯為安福五年始
當入 觀用邑災免今又三年矣例以考績行時瓜期已
及 廟堂急材賢 徵書且旦夕下松棘百里計無能久
滯朝陽鸞鳳邑三老子弟咸若嬰兒乍離慈母懷中恐不
能復見也於是邑博士先生舒君劉君與其弟子貢康生
某等若而人謀所以寄其遐思而揚其茂寔遂相與徵言
於元元乃拜手賜言曰夫觀猶行古之道也古者諸侯三
載朝於天子曰述職述其治民之職也孔子發富之教之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五
之說千古尊為政案說者以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
義為疏予竊疑焉試觀今天下田里可制稅歛可薄乎至
論學校士之秀有文者處之民無與也有同時設鄉約一
再誦 高皇聖訓付九文具耳教養之謂何即有魯丘鄒
軻終不能用井田什一黨庠鄉序為治然則富之教之
道直可敝帚視之而所謂令長之職將安出耶雖然予益
嘗竊竊侯之所為養民者我安成山農樸拙有生不識縣
門者稅賦陸沉於市僧軍正影射於黠胥惟富在市僧
胥則貧在山祇下之不得其養莫以告侯一 澄正杭別

之不遺餘力蓋至今無復有可以整正梳剔者夫善養馬
去其害馬者而馬生矣予又嘗竊窺侯之所為教民者民
亦豈必聚而訓之旦暮而吏呼之即以事至庭兩造對置
曲直犁然侯不以己之喜怒為好惡又不以薦紳縫掖之
可否為白黑據理按法是則與民同之。經判斷便為訓
詞間得其頑率者隨輓誘化轉相傳諭訟萌潛熄夫教民
者教之以其所直道而行者而教洽矣設必欲人。田之
戶。曉之而後乃可以制理則君不逢堯舜相不遭伊周
民終不被澤耶侯行且述職於 天子有如臨軒問所以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六

治安福者侯伏而對臣誠無狀不能以孔孟之所以治民
者治民而以今時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 天子將必曰
生今不泥古是得孔孟之神者以治天下可耳何難於安
福諸博士先生進曰子言侯之教養百姓具矣未及教養
士也嗟乎侯以今之道教養斯民而以古之道教養斯士
夫今之所謂養士者養之以私也養之以私則亦教之以
私矣侯於貧士未嘗不濟於課士未嘗不動然而不私士
是則侯之所以教養士也侯惟善養士且善教士是以善
養民且善教民諸先生獨不見父母乎父母惟不私其所

善士是也餘均愛於衆子耳於是諸博士先生曰善哉子
之所以為侯述職者遠矣微矣請竟書之納諸篋案以壯
侯行色

送閔父母鳳宸翁權水部郎序

閔侯之為安福也七年於茲矣其間當至難處者凡數事
始江陵柄政惡學士大夫之口盡毀天下書院已又傳檄
赴郡國曰所不即毀敢誅名色相屠者抵罪時安福三書
院業秘不毀或謂侯曰可矣侯喟然曰前公故弗忍毀何
忍毀自我因稍損俸為償其寔如舊也先是侯未至龍威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七

馬公視邑事邑民大譁撫臣承望江陵風旨欲修卻一二
士大夫以為諱者固此一二人倡之也疏既具侯弗從吏
事得辭時諫官畏所劉臺下吏治侯計曲徇則疑阿徇情
則疑微獨持簡靜息羣噪其家人雖遇大獄迄晏然無事
人皆為侯危侯行意自若顧且陰康一二巨慝鼓煽其間
者及事既定卒致之理以為臺恤泉下之長憾云已有詔
度天下土田江陵利速成以明才智張成信促江西撫臣
率先竣事以督過天下之後期者遂懸。院缺待之撫臣
日夜脇督郡邑必速就功侯方且從容戒期歲亦日身行

所陌履射稽虛又與一一儒生攤餘益瞻新然惟恐吏不在民諸曹吏第抱文書不得預事儒生者故東郭郭先生所造士居然好修之夫也依老膠序中無權貴可嚇侯獨破崖岸優禮之昔與握手步履談心計事或告侯曰今巧域禁不得計豪貴無所逞私將變糾騰構譖語事且若之何侯若不聞也而持之彌堅卒罹謗而待所謂儒生者不懈益度甫峻事西鄙盜發掠鄉大夫財去鄉大夫仇盜惟恐侯不窮治也數以危言激侯方細詰真偽不款枉一人又造諸大吏時明竊主無罪謗口籍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八

或以謂侯曰吾每斷一死獄輒終夜不成寐蓋其性俊然又其主寔非知情吾為父母何忍避小嫌不為一白亦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甫竣事則又會郡侯余公誅修郡乘下各邑最先今士大夫之賢者各邑類覓輯舊志以報其近皆賢否率遜不敢議以待侯之自裁侯獨開局延士周咨其賢否或諷侯持兩端以讓過於纂修者侯曰吾不受怨誰當受者又若弗聞也夫此數者罪禍在前蔓亦在後人莫不危侯每欲以去就決之至其後楚氛既息諸州鹿者反得罪侯直以不阿無怨訾毀詆議隨事騰興而卒

國是益知士君子為政固不必巧設官機詞同事會而直心以行若揭白日者卒亦未嘗不達也侯為人寬然長者不謀刻心以助其嚇故深中者見謂淺督責者見謂縱而不知深中督責固皆世之所謂吏治而侯直屏不事者然則侯之所以招尤召謗與其所以寧處尤居謗而不款為俗吏之所為者蓋可得而知其概已元不佞辱侯之知而常竊窺其用心若亦能知侯之一二者於是行也述其所處之難以見侯之心思意念非若世之所謂吏治者云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九

贈少原余父母 內召序

人之言曰六合元之養懸命於縣令之任履亦良重哉顧所以為民立命者其作用有大小其取效有久近未易言也世程令功課金艷其懸養之密訊諫之公矣然獨三歲計耳進之化民成俗流風遺韻可以及十年然久之卒相靡以敝此何也綜彙訊諫可以活命未可以永命化民成俗可以永命未可以續命古之得續命真丹者獨有孔子孔子之學襟仁為宗以立人達人為用人自有仁特未覺耳以人覺人化育無盡其為樹風陶才者且什百而

其為綜覈訊讞化民成俗者將千焉以至於算數所不能及彼所為立命者不尤神而取數不尤多乎茲吾所以獨大余侯以學風士之功也余侯之為永新其美政余不能悉舉而亦以為不必舉獨舉其勅明新書院大召名儒群多士以究聖學一節其功德已自廣博無量重之千百世可不朽者姑即近事論之文莊鄒公之判廣德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諸先生講學其中風動隣郡至今徽寧池泰間學風特振蓋其遺化云侯徵人也用此學治永新使一邑之內政通人和或亦鄒王諸先生之所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

脉下陶冶者故今侯復修其業而惠之即無論永新士畧時安泰康吉間開風四起抑孰非余侯立達所及乎夫由侯邇鄒王由鄒王邇新建雖謂新建之功至今在天地間可也雖謂侯之功與新建諸先生相繁衍於無窮亦可也生不息胎育無窮宣尼續命真丹之靈乃至此哉斯亦元妙矣茲吾所以獨大余侯以學風士之功也顧世之知侯者知其政而已未知其教也知其修學程士之教而已夫知其以學教者之尤大也於是侯以內召行余年伯枉史井公若虛憲副劉公念南並請彥士若龍君某賀君

某等以書來徵言而介劉君某走百里申命之余惟公之美政甚庶然只此一舉諸綜覈訊讞化民成俗修學程士者皆可一齊句當矣此非俗吏行所易知也又其徵言皆主書院事者予故特書其為砥立命之尤神者以為庶第一功云侯行矣晤符卿滿去章其以余言質之謂何

賀莊侯天勅先生榮膺薦剡序

安成之西徽與永新壤相錯也永新之與安成壤相錯也其地亦西徽界懸吳楚之交若所謂白土洞上峽崢野塘諸地盤據深壤賊出沒其中與安成山盜朋結縱橫更互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一

居物中盜之宋張目視之相顧莫敢發又其地民習健刁與吾里中人往來善和親或詭稱細民為族黨里屬若軍匠戶籍之類間取資自潤其人亦藉是賣重於主者竊喜相附一有物故輒稱主人殺之恐喝受賂得貨無算稍不滿志越縣訴上官動連數十輩率下旁郡邑山農股栗對吏倒囊相哺惟恐其不款也以故吾里之人往往視新邑令侯之賢否以為安危蓋自吾莊侯下車以來一承余陳二公舊政無所變更而於盜賊越訴之民剗艾尤深里中帖然咸稱侯之德不容口予時知侯之政而未知其所以

獻歲侯以書為期會於明新書院予因得結三日之歡乃知侯家世為令又聞大公魯業於廬山胡先生稱高足門人而侯復受學於耿叔子予乃握侯手曰侯世令也必有令譜又世學也必有學譜曷相與深談之予將深聽之侯曰吾亦安能乎一作一能事吏乎且吾獨不得稱賈生語哉夫古之為治者能使民自愛而重犯法吾將修鄉約訓民以禮使人一浸涵於篤厚辭讓而潛消其慄悍之氣此不猶賢於刀筆搏擊以塞其末流者耶予作而嘆曰予何幸哉予何幸哉予乃於末世而得聽古人之言也昔者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二

予益聞諸懷溪吳侯吳之令安成別其座師其座師勉之曰古人之政在方冊可稽而知通曰政不逮古即舉業可推已先輩為時文則無不用教養講說政事其立政事則無不以教養動修職業今兩者皆不然即然者咸以為無奇且鄙薄之此豈非世道升降之一驗乎言未既莊侯起謝曰知道哉斯言豈獨吳公凡有守令之責者宜人書一通朝誦而夕復之子時心重莊侯之有志乎政本也既別去時私念必曰莊侯莊侯已莊侯川治行得育列直指為贖明新諸學士賀主某等謂予雅知侯以書幣請一言

為賀予曰為贖謂何曰敬慎如虞子明達如素官云爾已矣予曰嘻斯亦予所謂知其政而未知其所以者也知其有令譜而未知其有學譜者也即侯舉上於明新津上於鄉約倘亦有意胡耿二先生之微指乎其進於漢良吏遠矣人亦有言其曲稱高共和稱寡則知之者亦彌寡茲往往而然於是諸學士進曰直指即未能深知侯然而予知之耿中丞知之未可謂寡也予起謝曰某安敢當侯知己雖然不敢不叙其語以為侯賀也

賀龔永新考績榮贈父母序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三

龔邦君石崖龔先生來令永新三載考績天子以其能推恩贈封而親余同年井應薄為文以賀復微言於不佞不佞安成之西鄙人也不習知君侯之政然君侯之未來也余微鄉介在雲陽之東表常苦盜盜茶陵之間故有與區盜所居世為惠州長吏或以天子之威靈撫鎮之然而若白圭之行水也僅以其邦人安而時操戟弄刃下永安之境土則竹糊山中寒淵殺之又數為嚮道指畫竹糊者永新之西里最深處也盤據叢菁曰無大姓為聚雲散難可蹤跡侯至庶得其主名檄捕魁傑格殺之茶陵

之盜失其右臂余鄉人自是寢始帖席則君侯之波及也且永民故喜訟善潛挾圖賴若奇貨良坊之間距安成一合數以訟牒困憊其朴民動連數十輩牽制進退必索賂足歆乃已侯至燭知其奸一洗故毒諸健訟稱師者往移去三二年中九賴千連之禍衰止十九古所稱為民立命者非乎乃君侯更立覲國之民之命矣又余童子時謁外父浯水之上聞其先世行軍鎮撫彭九萬一門死節事擊指奇賞性亡有歎發其閨習者侯覽往昔獨起長慨閱白諸路使者令附祀譚祠補百年之墜典弔千古之忠魂侯之心事其激烈剛正大都可想而使窮谷世隔之民從此習知德義之貴者侯固以此風之矣夫不佞所知僅以如是然已皆閭世教保民風則他所圖事設施者其又不知何如也不佞幸通君侯之治地而審其餘波且猶若是則惠流即民教論士類其又不知何如也使州縣長吏盡如石崖先生天下寧有賴而不舉之紀綱法度也詩人美召虎宣力江漢之間本之文武而當時策勛懋賞亦及召祖傳之大雅以為美談今君侯以數薦得恩贈蓋賞及召祖矣而邑士大夫交稱慶不置無亦不忘賢父

母之殯而推所自于大父母斯江漢之民之心也與元龜之赤子也附在海濱竊嘗沾潤於一勺然而不測晦之大與其源之遠也第書其一二耳而目之者曷敢自附於大雅

吳懷溪父母政成上續序

吳侯之為安福也凡三易歲而其治安福也亦凡三易意甚矣吳侯之嗜學也始侯數過予殊有憂色曰大安福難我哉地薄民貧寡積聚又不善賈無什一之利而情於力田士剝輕易發怒即教養安施且其民雜居吳楚之交權埋亡命所在而是迫之則近激緩之則近縱恣然以令寄身其上惟難之是恤頃者三歲治安福則三歲水旱民不能具半穀卒有不虞何以相待則旦夕自顛頽無暇休沐且飯以爬搔其民之疾苦益數瘡且病而侯獨勤不息越二年予再視侯則侯稍見喜色予異之曰侯甚勞苦庶幾能自愛侯曰瘡痍之民不加瘳不佞豈其適以一人自肆於民上蓋今乃得長者之言而行之予從侯問安得長者之言曰屬者見錢虞陵進我以樂只之詩予是以知憂之若於治也夫令職至煩細耳聆訟目閱牘俄而宵

旅之報至矣俄而造請之刺授矣又臨期會督撫之書
積矣儻非開襟以處之則或格於上或泥於下將廢生而
暴起故主於樂則無不得也無不得而後亂政子曰以
憂為政未若以樂為政以樂為政未若以學為政侯驚而
起曰學有外於樂乎曰學誠無外於樂然徒樂而不好學
與徒憂而不好學其失等耳予請為侯言樂夫樂者吾性
之體不識不知無思無為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也者至善
也矩也故好也以道民之所同好也惡也以道民之所同
惡也適已之適同人之同其道遠其民離上命之曰樂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六

只君子從而作奸為惡焉則非樂矣作之云者以已與
之者也無以有己是謂止於至善即有時而憂與民同憂
而我無憂有昔而樂與民同樂而我無樂憂樂以民惟道
之與比夫是之謂民之父母君侯得無意乎侯曰跡予之
言其仲尼顏子之樂耶先憂後樂吾未之敢當也而敢廣
仲尼顏子子過矣子曰人皆可為堯舜人皆可為孔顏君
侯疑吾言乎請以質之鄒子若亡何侯過鄒子論學融融然
而有當乎其心返而語予曰吾乃今而知以學為政矣
今天下令有如侯之是民者乎鮮也侯即憂不自封進而

求之樂耶樂又不自封進而尋諸樂之原甚矣侯之嗜學
也於是侯政成而上請書考功其故所取士若蔣生大忠
毛生鳳章暨予姪吉瑞等相率而微言於不肯曰侯無侶
以子視民抑以子視士斯又所謂士之父母哉子曰以學
為政則無所往而不為父母又奚有於一邑之士民昔者
子路冉有之徒之言考績也三年之外其技窮矣而不若
曾點之樂曾點之樂雖終其身可也無績可也以其無績
之績考諸獨考諸三王皆可也曾點校之曾子曾子之平
天下惟以樂只之詩微之一貫之學也傳諸父師而習之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十七

者也有味哉其言乎舍樂只之詩予亦竟無以告侯矣侯
行且上計京師其更以予言咨之幾君

別徐巡檢序

夫安成之西疊巖鄉哉北通袁南界永新西南通長沙武
功愁猿鵲寨風嶺諸山延亘數百里盤據叢菁四塞居民
民剽悍負險易法令監使椎埋所在而有北迫之則南走
永南迫之則西北跳澤鄉山南逸倂茶追胥既去復揭竿
而出以為父老憂已又捕之已又跳莫之能誰何往止焉
之際彭政作難致勦大師增設府貳建牙剗館于皆巡司

實鎮羅塘後稍定徙時山徙楊宅亡何里中役中盜當事
者推盜起永新又徙司江背蓋地數易而猶不失羅塘之
名而其寄羅塘者即今所移來鄉南黃茅司之墟也總其
沿革建置要為兩巡司皆重地云先是鄉險遠距邑二百
里盜發則莫能上聞者十伍箇上聞矣主名不立矣
而追之則南北跳又長吏過自好冒虞長者故無受惠盜
名賦長黨尹以其名告則謂我在安有此即劫盜謬曰是
為狗鼠者拘諸原而免諸國盜無所創而更肆亂何可極
也自而巡司既設轉角相錯文移易具一夫朝發難夕可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十八
得其主名然猶苦巡司者之權小而才薄權小則卑才
過長吏一日攝躬不自措故以是威下固難才薄則主書
使卒傍提其柄即有盜以賄饗此曹子即已自徐君之
未羅塘也邑有大猾輒下君捕主書使卒足相躡戒盜犯
徐君則咸來佐耳目微知盜處君指顧授之策曰某如
是可獲得之已而俱就縛無一脫者君既訊得其情手自
削牘以狀報長吏長吏曰善余固知徐君才以次論法如
例而禮徐君益虔不以分下之於是巡司之權與收貳戎
廳相低昂而一二不逞子弟相顧重足莫或先發則其公

能任君與君才自足攝下之明驗也最令嚴鄉業有是司
而司者得如君之具於才譚又皆過長吏之能以禮下
其屬豈其有正嘉之際之難哉予故追嘆在昔執政者之
急於疆事而又厚幸今日所遇如此令不佞與里中三老
子弟直安枕而卧也故於徐君之編考而致政以去為之
序以別之

交儀序

夫廉與儉此兩者一致也蓋廉尤為儉之母云予聞
孝時股肱大臣或滿臬二千石其人至貧不能具驪駒初
釋褐着布袍跨長耳驢或兩人更共一驢甚則徒步長安
街一棄職雜田間人與牧豎游女相番汝而忘其敬率臣
治若第柱礎才徑尺尚駭為過侈今亡論尊官柄相初離
諸生得一卑小職罷則居第連雲高車怒馬鮮服深蓋馳
而過里門早興坐堂皇家奴以班受事入報命掩息附耳
已垂手立庭中如吏人狀一享大賓水陸之珍畢備此其
儉侈之具遵何道致之俗流風靡轉相慕倣甚或家無擔
石之儲門有仕宦之風勢不得不趨於亂亡然後已夫貪
而後於已固也出其貪之所之則政酷而所治之民窮絕

之所適則風靡而比若之民又窮吏之不庶其為禍
世豈其微哉故予以為救奢以儉不若救之以廉則
自儉士儉則民自肥夫財受廉耳不廉於政不廉於風
民之富庶固其所爾不然歆生侈復生歆生相引貪
貧相仍雖盡削奢事祇為膏夫固局鑰而於俗無瘳之王
子交儀蓋抱寧儉之思者予則進而求儉之原焉王子曰
儉之原庶則吾聞命矣庶之原何居予曰夫哉問乎子更
深求之吾當有以語女

賀年二尹古田先生給油序

劉聘春全集

卷五序

二十

余嘗觀夫世之鈎距機警者每於眉睫得人之意指以取
憐爭寵而世之人亦莫不喜其便狠心媚而誠愛之信如
是則豈夫取顯官厚祿者皆斯人之徒然而有不盡然者
又觀夫世之趨上踴上行縮上若不能展武口訥上若不
能道詞其於世所謂籠罩巧會匪特耻不敢然亦以其性
有不能然上而世之人莫不病其遲鈍率覺額不當於衷
信如是則豈夫惆悵質訥者皆不能容於時然而亦有不
盡然者此何以故哉大抵人之情有二有公有私公則恆
喜夫任已而行私則恆喜夫婉孌承順然公者之情有二

劉聘春全集

卷五序

二十

才勝者多喜人之能德勝者多喜人之誠其以才勝
人者又有二方其艱棘多故則喜便捷而至其閑處靜計
則便捷或反不能保其思而忠誠懇切偏足以結人之意
此鈎距機警與夫趨上踴上者每上並用於世然而趨上
踴上不能為巧者或反耐於終而卒得譽若是則人亦爭
樂乎便捷機警者哉矧夫命受於天即便捷機警者不能
增所未承惆悵無華者亦不能減所已受而第人品者則
緣是衡高下矣高下衡而誠足以損益乎榮寵則亦有謂
誠無損益乎榮寵而奉其身遠高就下則亦近不智矣又
何巧智之云嗟夫此予所以多年先生也先生以蜀人來
佐令吾邦予始見之恂上儒生無所改其寒素之狀既
而察其居官則又朴然澹然無以益其寒素之奉以彼其
人其必不能曲徇巧媚以承事大吏大率如前所稱惆悵
質訥者然居之三年百姓安之先是署邑篆者率廣入詞
取盈贖銀以故點籍無賴多伺隙逞志於鄉閭而吏呼之
怒聲接不絕公獨煦上焉守畫一之法以俟大令之至而
無所擾於民訟藉以息又邑始缺簿公教上督繕簿細部
查賦自尚書即以下凡上被獎此豈惟人不能必之公即

公亦莫之自必然竟獲此千上豈其獨遇用情之公耶其
公者又德勝者耶將遇夫才勝者之閑處靜計故公之誠
適足以結之耶抑遇固有命人不知其然也吾於是知州
幅無量者固未嘗見憎於世而公且為端厚者樹赤幟矣
設使世之取憐卑媚者盡屬機巧則鴻漸之士抵掌而慕
之若赴腥然世變之江河有紀極哉今公且考績其素所
契厚若大學生周某某等謀以文賀而屬之不佞不佞故
知公而尤喜惻惻者之遭遇于時足以雪巧慧之炎心故
其為文不一頌公之政而獨識于喜云

劉聘春全集

卷五

序

密湖劉氏族譜序

余年十七八時見族祖溫洲公凡生一室于城南溪族譜
余時過從借得其本窮日夜手抄一帙十葉藏之君亡幾
何伯父時齋公大修湖譜取溫洲公所纂輯合而付諸剞
劂今去其時再三十餘年譜例中所謂二湖三坑四塘
悉加咨訪一時來同十且八九乃偕內翰任之給諫麟原
孝廉從師暨諸族彥謀建總祠以祀初祖復會修通譜取
舊本而增補之譜成衆推予序曰凡人之情未有不思
其所從始者夫譜亦本乎人情而紀載其所從始者耳

以誇衆盛矜門閥也吾劉氏世族譜修於梁者一續於唐
者一修於宋者二於元者八於國朝者二十有四亦可
謂勤矣洋洋乎纒纒乎後之修者得有所承而歸之弗敢
易亦不必易也作原承紀第一劉之受姓從來遠矣說者
謂出唐克之後受封於劉精一宗傳于斯乎啓劉康公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豈非天授語哉其後若向若黃若元
城白水靜水屏山輩代味此學小子元有愧乎其言知有
趙敬肅王宗派耳作原世紀第二自家安成來歷世三十
有奇歷年七百六十為大派者十八為小派者數十而

劉聘春全集

卷五

序

初同一人之身也逆而邇之乎其下則敬所尊之心勃然
動矣順而汨之乎其下則愛所親之心油然而生矣作世系
紀第三深居窮僻科第寂寥然精諸往蹤若石塘銅溪諸
派益亦稱林奕奕矣由今而考之以行誼著聞僅可幾擬
數也所謂林奕奕者卒安在哉斯固亦屈伸往復相尋之數
而其不為數所轉移者非係於其志與行之修耶嗚呼人
生六七十年等晷也爵位所謂舟航者耳或以載纖或以
載環玩術不可不慎也已作爵名紀第四於牒祖祠經之
營之惟衆力是賴增定祀儀編集家範小子元與任之父

更秦訂焉。瑩此形骸所托族繁必析，則虞、澠碑志銘表亦以防溷微獨侈文詞也。作祠墓紀第五，徒無出鄉古之制也，而不可以行於今，從而譜之異，可使同遠，可使通親者無失其為親矣。其去而遠不可考，稽者存而俟之以可，不遐遺之意，作遷徙紀第六。仁者聘人以言，詎不為家環欤？一託於其文姓名籍以不朽，其過從之盛，固以著焉。又其文多稱述古，昔用相觀，庠未必非砥德之助，稍擇其尤者錄之作微輪紀第七。

溪譜舉要小序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二十四

余讀湖譜所載南溪譜序寥寥數篇，恨不能知先世作譜者次第款觀得舊譜觀之而已。爇於火先是湖譜既成，慮舊譜落在人間，或為私竊冒認者之資，遂搜而盡付丙丁已。而果有出於壁間者，余乃始追而讀之，則又深喜其得考所未脩時譜已湮淪，猶微手自補綴，繕成帙，因考次作譜者之歲月，蓋始於至大辛亥迄乎成化甲辰，溪譜凡六修而始合為湖譜焉。錄其序十六，并湖譜序四為撰述，敘總得一百首，又按元統間范金序稱譜中紀原叙世系世行世貴等編，今不可見，因衍其意作世秩世行世處世。

三篇然濶畧難於詳舉矣。終以未支世系考蓋祖蘇譜詳所自出，又綴以又輪紀一帙，亦不盡載譜中諸篇，惟其有係於人品行誼者錄之。總題曰溪譜舉要，取便於覽觀云耳。力不能就梓姑叙所由以藏之簡篋。

金灘王氏族譜序

按王氏自昔稱望者二十一，若北海陳留天水高平京兆諸族咸出。王公後而莫貴於瑯琊大原瑯琊大原出周靈王太子後瑯琊之王，初在大原上隋唐之際特惟四姓而大原漸貴至宋益貴，故今天下王氏稱大原瑯琊十率居八九，而祖大原者尤盛。云金灘之有王氏自宗英公始，由宗英公而止，邇王長者凡二十一世，長者數大原派凡為長者後稱大原者亦不少也。由長者至十世譜所遷袁州又三世譜範徙涪源範七傳叔翁仁翁仁翁傳宗英英三子值元兵變為盜所殺，後其侄誠忠忠生尚賢仲賢仲賢之後為翼龍為九男景泰間九男應詔輸粟賜爵一級，子八人孔與孔經徙大江源孔碩孔器孔模孔範孔莊孔綏則今金灘六房祖也。金灘舊有譜相傳為元兵所燬，其後得遺編於涪源自孔莊公而下代有賢豪顯達，上留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二十五

意宗祠及譜而謂竟就若有待乎後之人者萬曆己丑
王君師仁慨然有志先世之所未舉會彥侵邑吳侯按
賑倖然臨王氏祠曰與矣祠乎抑家乘修否吳異謝不敏
因顧師仁曰汝未有嗣蓋國所以行義者天將嗣汝矣為
審卜世孫昌聯帖贈之仁受命頓首謝諸意始決先是仁
以大父秉良公冢有祠捐地營之更捐金三十置祀田至
是首出六十金始議諸其族師斌于簡國樞等各助金有
差衆復頭會納費遂謀諸其父老俊彦編校而付之剞劂
譜成書幣而詣予曰自宗美公之宋金灘也為世幾矣不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

倭仁幸餘表姪之資而不能名先世所繇起仁甚媿之事
成而不得名公大人一言以重此譜仁又甚媿之其敢以
涸吾子予曰貴哉王氏之為姓乎重哉大原之為王乎亡
論范陽清河諸郡姓味或之先耶耶小遜不及已然竊
聞之人能貴姓上不貴人江左王謝赫然高門曾幾何日
野草夕陽之刺與矣方今區內重王氏之學馳程驟周彼
亦瑯琊之末裔耳重姓固在人乎彼所稱謝不得比王瑯
琊之望小減大原諸云云者蓋閩中之見已王之子孫其
務修姚江萬物一體之學是謂古今金譜夫王於義大也

君也天地人一貫三為王請王之請而不思王之義如是
雖曰修之猶弗修也王君退以予言質之其峯先生先生
曰善其峯諱子應達事鄒文莊別兩峯二先生約其行焉
事其志傲居然有遁者也師仁益其侄云

金陵李氏重修族譜序

按史江南自唐末進封楊行密吳王其後楊渥隆演濟相
繼與梁唐晉代興江南至不受朝楊濟既殫於徐知誥
始復姓李更名昇改國號南唐云昇子景道景達景遠景
遷景暹景通嗣位遷都南昌其季子從嘉守建康名聞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

實八年曹彬下江南釋祚崱宋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中侯
得請遣其季子吉州刺史仲傑歸守先塚則刺史公始居
安成之江背是為今李氏初祖傑三子曰坦曰瑛坦子東
英西英南英宋英東英遷萍鄉西英之後則今所居江背
樓店井遷磐陂蜜遠及遠良方等派者南英之孫果遷城
南果子五思樂之後曰達辰者遷東溪光子之後曰安國
者遷南田其他徙居甚衆語具譜中譜始修於城南并翁
小瞻則至正三年也時李信豐馮進士序之緒修於東
孟剛與南田成昌則永樂十年也時曹義敏刻翰言李氏

文解學士又序之乃今距永樂十年又若干載矣于是江
背東溪樓店諸派若某上等聚而謀曰由今週初祖為世
三十七為年五百四十而餘釋今不修後將益渙米之人
其何所考鏡為遂相率纂輯而問序於不佞不佞乃作而
嘆曰夫選上帝胄李氏之為望族無論也顧獨幸得從居
大江以南地不在戰伐之衝其人往來長子孫數十世遠
者千歲近者亦五六百歲此他郡國所無有也今李氏三
十七世五百四十餘年矣向令從汴宋散居河朔燕趙齊
魯之間其相繼而久當未易及此是或南唐二帝一主遺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二十八

德在江南故其子孫得即此地長享其澤即抑其主風樸
畧人不設機智家不習洗滌所為樹惇結厚以綿世福于
不替固自與他族特殊異欤否則地不受兵即免於離析
幸矣又安能愈久而愈繁盛更如斯也雖然澤久則易枯
樸久則易滿培而維之相親相敬以毋失前聞人之業斯
其所以為譜者大乎若弟引先世之盛以示揚翮而垂離
睽隔反不遠孤族寒宗之能相洵沫焉者斯亦何所取於
望姓哉予代家南溪上與李氏同其幸而又世與李氏姻
戚故于其為譜也致其相慶之意而復勉之以所以為譜

之義

龍田墨莊劉氏族譜序

蓋予觀譜而因有以通於學矣詩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其言天之所以為天乎天者人物之祖不已者天之祖
人物祖天天祖不已斯亦可謂推極於其最初者矣然或
舍人物而言天離天而求不已不大元乎故夫論學者滯
形氣色相而昧本原者過舍庸德庸言而溺元虛者抑又
過今之為族譜者亦然搜剔剔隱推本古初聖上焉恨不
能究及於渾敦赫喬氏而後已斯亦為念其所從始人之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二十九

本心原如是也顧其所以推本之者亦曰念茲厥初始於
一人之身云耳乃或通遺其同胎共氣比室而居之親則
其所以遐捷速者不已荒乎故予觀譜而因有感於學
觀學而又同有感於譜夫人心學術之相為敵也從來哉
龍田墨莊劉氏其先世居京兆唐末有諱度者以明經出
領臨川牧遷家筠州之根塘其後代有士紳更十世義仲
之子三人曰鶚徙豐城之長豐卿曰璋自根塘稍遷鈞山
下曰欽為吉州判留居廬陵洪背丹徙永新龍田欽子景
暉暉子龍溪厚溪厚之孫福可遷教城龍之孫懷安則今

墨莊近祖也按譜系劉出楚元王後校書向之齋遂上華
胃然故未有統譜之乃自今日則裔孫子裁氏遵首倡
焉譜成將發諸梨東子裁氏致其諸父昆弟之命揚子譜
序子讀一再過而嘆之曰嗟乎譜之作也慮夫一人之身
之所自出而其後乃概之於途人也夫使譜之既作而
爲念夫一人之身之所自出而其後不至聚之於途人也
則可若猶是途人再即令起元王九京坐校書於天祿相
與祖率之猶然無益也又烏爲貴譜嗟乎夸夫好吸崑崙
之泉而不能疏舍南之智井畫上善貌鬼魅之形而不能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三十一

周狎見之狗馬豈惟譜哉夫人之爲學亦大抵如斯矣子
裁氏志於譜且志於學也尚亦有味於予言乎雖然吾知
子裁氏固篤於族者也篤於行者也其爲是說聊藉以告
大世之爲馳虛遠者

金陵李氏重修族譜序

張王李趙皆黃帝所賜姓也隴西之李自六朝與崔盧李
鄭諸宗相埒至唐高祖而下凡十八帝南唐二帝一國主
古今論門第必曰李氏李氏今安成所稱金陵李者凡兩
家一是出南唐公宋既下江南晉王景逵之孫也爲古剛

刺史留居安成遂稱李家坊江王景逵之子茂先竄匿哀
古間其子光爲安成閭閻領袖務使留家城東今所修金陵
譜者蓋江王之裔居城東者焉其後徙城南徙梅嶺徙版
詠雅立徙清塘標江徙洞源徙偃溪又徙洋澤洋老皆茂
先公之支派也譜自江王迄今幾六百年閱世二十六其
間由進士起宦者代不乏人子按圖然後乃今知其名
徒知其名也獨至正間信豐君庶死紅巾難洪熙中忠文
公時勉抗疏忤旨命金瓜士撲之十八直聲振天下兩
公忠節直光日月獨重譜籍哉從是推之六代重門第故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三十一

氏族爲榮雖隴西帝胄不獨與趙郡之李等望此以姓貴
也非能貴姓也唐以後重學業故科第爲貴或旦白屋而
乘朱戶氏族失尊矣此以業貴也能貴姓矣宋明之閒理
學盛行家談仁義人推忠節科第漸失尊矣此以人貴也
能貴姓矣又能貴業矣此長尊之道也予故欲觀譜者動
思焉觀華胄有門第之思矣不如科名之重於時觀仕籍
有簪紱之思矣不如道德之流於永始而周致之中而推
繹之終而孤立行一意夫譜書也普一心於家愛謂修一
家之譜家譜其小者也普一心於天下是謂修天下之公

請此之為德即匹夫可以開地開天門第科名易賴焉不
然有其請而無其人即請直民教耳何者無所以重請者
也譜於譜而不請於心名為收族而族之渙如故耳何者
不達於譜之本也如是者將為用請李氏譜堂修於書傳
公修於志板公修於忠文公又修於廷尉公而未就令其
族一吾君挺暨諸俊彦若春陽若某等聯衆派以修忠文
之業而屬予序一吾君與予同學于三吾劉先生蓋以求
仁為志者而行仁乃自族始善哉其學之也予聞之先正
曰而銘古今天下全譜夫西銘猶文字耳延平先生每教
人看喜怒哀樂作何氣象此又全譜之全譜也一吾氏然
而識之不落存守不落思想而獨得其所謂然者是其
能吾吾心已是真能為茲譜之重已且也延平先生非
之先正乎不以龍西重者也不以科名重者也

廬陵夏派劉氏族譜序

廬陵望族夏派劉氏將續修其宗譜厥族彥士振驚嘉賓
應高尚賢師望師祈六人者嘗學於予走二百餘里持譜
屬予序固前致其長老之命詞曰劉之先出安成白石岡
岡岡岡祖唐武功大夫儒練使欣祖長沙定王發自定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序

王至武功大夫世次遠不具論武功傳四世曰惟南唐保
大中始析居廬陵之夏派七世澄字淵明宋皇祐進士生
亢身亢身生彥作彥章作居上宅孫璋傳至國子生桂有
子四人燎燧燧熾分四大房章舉宋進士居下宅鳳皆生
子汝極傳世並盛盛孫璋燾鳳岩今夏派相望而峙立者也
詩禮簪纓延綿于世終宋及元顯仕至二十余人中有父
子兄弟聯科一時者人尤倬艷之入國朝述為澤縣令叔
為太平令最為岳陽丞勗之弟叔益由文章為沅陵令有
惠政語具明書循吏傳遷此崇工卸處外即修承梁大興
維時胡文穆楊文貞解春兩諸先生咸為序其新修宗案
大篇炳々足垂千古矣吾子其微惠三先生以重今譜予
一再謝不敏乃因六生以復於諸長老曰夫譜直人數耳
諸長老胡若是重之而諸長老之先人又胡若是重之微
獨負外公即碧岩芳洲楚山洋縣慕陶諸君咸修葺不遺
餘力雖傾覆流離之際猶保愛之若惜身命然豈其數言
名籍顧足以縻繫人如此儻亦謂獻民數于王者王且拜
吾王非拜獻者以民數在焉其何敢怠厥職有如民不保
其生而去之將如抱空藉何夫譜亦族人之籍也譜修矣

而族之人窮也而莫與收之葬也而莫與教之粉也而莫與釋之合之而恨不能追及於渾敦離之而甚至於秦越其肺腑則亦惡用是空謀者為哉蓋昔有富翁者滅獲累數十百園田室廬稱望其長子善授筭一紀籍無遺然不治事而家日落猶持其籍曰吾滅獲田廬在此其季者日討其本業率僮奴身理之富日益而人食其餘焉或以謂長者長者曰此夫不按冊籍而冥行轡趣耳嗟夫為富翁者寧謂長者良耶抑謂季者良耶夫為諸者亦若是而已矣於是諸生再拜請于書其言於譜端以歸詔其長者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十四

且以自省觀也

洞溪馮氏族譜序

頃予校家譜于郡祠戴守三山林公過予言曰予益嘗親見石室仙譜云徙余鄉有八十翁宴而釣石上逢老人謂曰子長矣何乃自苦吾此石室中人也能使子無貧明風教白雞為祭叩石者三吾當內應言已忽不見翁駭然異之曰仙乎如教談祭三叩之石剗然中開宏麗殊甚老人在焉室中數十輩鈞校檢括架上牙籤鱗布詢之則曰此人間世氏族譜也翁曰吾里董氏正有事於譜苦無能知

先世本本請得出示之借資必厚老人唯抽董譜相付辭而歸以譜視董語之故董喜甚為金數十為壽異時有人牟董氏祖墓者訟於邑令出譜為左驗且具道得譜所以令奇之以問漁翁誠否翁對如董老令曰卿勿言第更能為得寒氏語吾不敢愛重賞翁去又叩得其家譜來令觀之金如董氏林公既述其事且云董老人今尚在歷為我言因從此人求觀譜亦大似仙書非人間所作者林故論為君子又其粉卿事更得諸司擊當確然可據因念子卿故有石城洞距徹廬可十五里而近于雲窮搜乳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十五

實竟不能遍歷宜亦有人鈎校其中者恨無因一望見石上老人令吾劉得觀仙譜耳而石城之陰有馮氏世居之去石城尤近時可數十武乃其家三老子弟亦謀輯宗譜遠不能知其所自始其起世僅一從遷永新夏出者為鼻祖聞出譜示余使校之且求為叙予詰諸馮君受氏之原諸君曰收者通傳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之裔食采馮城因以氏其後若鄭之簡子若齊之馮驩若馮唐馮異馮本世馮仲文之於漢馮萬石馮道明之於唐馮極馮行己馮商之於宋又若魯山父子祖孫之於我國朝皆炳上

在人耳目然不能考知其為吾宗與否斯孔氏所以歎杞宋也予笑曰諸君近石上老人之室若此其甚且暮儻祭叩安知不幾幸一遇漁人之事而獨使董氏得擅奇於世其母乃非夫欤於是諸君以質對曰吾聞許魯齋之語自祖以上闕焉許不害為名族吾方懼吾譜所載其可知者尚秦越視之又何有於文王而下之延壽乎今子之為石上老人也大矣得一言以訓吾宗人使吾宗人勉於敬義以無墜失先世令聞其又何羨於董氏之譜予聞已作而嘆曰古哉言手竊恐當時董氏譜中未必有此佳話也馮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十七

之子姓本而行之即此教語何必戒石室冊書耶予不佞不敢望列仙顧願得一當問津漁父引諸君入室以究觀古今全譜也諸君其能聽吾之所之也乎則咸頓首曰諾將惟子馬首是瞻予因次第其語以為馮氏族譜序是舉也言義則某言義則某於法皆付書

芳坪蔡氏族譜序

芳坪蔡以美氏嘗學於予其妻周以割股愈姑疾妻受旌直指以美居常自念婉女子子損軀慕義而昂然鬚眉顧碌衣食計曾不能使吾祖先廟享尺寸地而視其同宗

若登人然亡論異時無以施面目見先人地下即旦夕安取讓女婦之上稱夫子自尊為乃既捐貲祠祠巍然江之許矣復鳩其族有事於宗譜而以其所自為引屬不佞序曰屏長者之教有日敢以不朽于下執事予按蔡氏自周文王之子蔡叔度生仲封蔡遂以國氏其後有蔡義以說詩仕漢昭帝封平陽侯家陳留又其後有蔡衡仕唐貞觀時為保定守家易州衡之十世孫曰襄字君謨工小楷書仕宋為名諫官出守八閩勸建洛陽橋民尸祝之其子留家建安西山九峯諸先生其裔也曹之秉曰挺曰抗挺

劉聘君全集

卷五

三十七

書從富鄭公使契丹後知樞密居金陵市卡攸者其裔也抗還易州三傳曰需為廬陵尉細文江連陂之勝遂泰焉子曰雍曰熙復徙廬陵塘池雍生遠遠生昌昌生克明克明任安成司征其子賢翁紹定中卜居邑西標市蓋芳坪之有蔡氏自此始其後族日蕃分徙日衆若止信居上鄉省忠居尾店冲霄徙萍鄉廣見徙永新凌霄之後雜居荆湘衡攸要為克明夫派然以其遐曠弗能盡合其近者耳嗟乎蔡之婦能以孝事姑而蔡之大夫復能以義重祖其為孝益又加大焉予改蔡氏之先有蔡順者所稱其

母嚙指其子動心者也有華難者三世同居母受虐辱傍
木生連理上下古今是何蔡氏子之獨為於孝欽抑文王
之後流風遺韻更千古不息也以美氏勉之矣禮經曰孝
置之而塞乎天地夫孝則何以言置乎譬之燈置諸高堂
則先加宏置諸卑隤則光隨滅弗燈有異所置不同也大
孝亦顧人所置何如耳用之一家則家人宜用之同宗則
宗人宜推而達之天下則塞天地矣又王之稱止孝毋亦
其垂統貽謀推之後世而無朝夕乎斯所謂君子親其親
而浚世不忘耳以美氏勉之哉以美氏勉其不如婦人績

劉聯壽全集

卷五

三十八

用彰如君顧士所當為未止此其可耻獨無進於是者
乎如耻之則莫若師文王矣是舉也稽諸往牒禮端公華
之經濟公績之春兩古庶諸先正大篇炳也其在今日
則某捐資佐其成某竭心董其後於法皆得書

浩塘彭氏支譜序

余觀夫著族繁衍孫子夥昌必其祖宗有奇行現節以開
之又必其子孫能敦行好禮以培之泰華之松盤乎其根
而枝幹秀發上干青霄下蔽赤日然本固則枝榮枝榮則
本益固勢相順也永川浩塘彭氏孫支彬盛矣臨其家

德殿惟屏哉自文旺公避五季之亂由金陵家
得築相塋有累官至尚書者遂稱廬陵著姓元兵之道士
則也十世祖楠徙邑武濟橋楠子二曰善堂曰德避善堂
之孫友信遷攸縣仕至北平布政使遜子九萬丁紅巾之
亂省祿陳允中辟為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師每戰
則克明年雷獠攻下永新執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至
為賊不屈死九萬君携其子友習友誠徙居浩塘今稱忠
節孝烈之門蓋指此也羅文毅先生特筆彰之至引其事
與文山並公此並斯余所謂必有奇行現節以開之者也

劉聯壽全集

卷五

三十九

友習公生子四曰鳳高鳳岐鳳章鳳昇是為今四房祖自
家浩塘以來有諱銓者為卿飲賓而子外祖北塘公諱處
進高而好行義郡邑屢徵卿飲避舉就又屏生古愚君機
志輯宗譜復撰家訓訓其家諸皆岳自振惟恐過佚前
八休先抑所謂敦行好禮以培之者欽族譜唱於古愚公
而未就其後余舅竹嶠公桐石橋公榛思續述之又未就
乃今而二三外兄某子姓若某若某等始議修支譜支譜
者諸習公而下一派耳謂予彭氏甥授簡使為序余乃進
於居歛之曰爾之先世有奇行現節者聞之有敦行好禮

若其責之直允倫是不可不勉自樹也詩曰無念爾祖
修厥德諸君尚務滋德以益培之而毋自恃先澤之終不
及於涸也

路溪劉氏族譜序

按于宗先正憲劉雲章崇序泰和水南族譜也曰劉之
在安成永新為二湖寮湖由唐吳烈王著玉湖由宋丞相
楚公顯王湖者即所稱玉源也玉源之劉其先為楚元王
苗裔自安成太守瑕留家篁橋徙下村又徙永新之中村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四十

歷四世大傅公景累仁積功其後益有楚公兄弟云伯
沈即楚公仲淑虞部員外郎叔沔秘書省中郎季注贊寧
光祿一門彪炳世稱獨步最後楚公憶少時所遇神人返
徇玉源之勝季沔之子珙遂迎其志定家焉居之四世
諱惡者遷安福之崇陂入居之八世有諱仕淑者遷之
卜居路口今所稱路溪始祖者也迺其遷在元末歷
遠子孫段昌寢盛其間分居曰廟背曰田寮曰街頭
山下曰大源山曰湖邊徙不越三里皆稱路溪劉氏
從前二十二世孫簡溫簡溫堂一輯家譜至今

矣於是劉氏二老合謀編纂乃命其茂才子弟若欽若顏

若劉若國柱若文湛文湛等造于請序于進諸茂才子弟
語之曰而亦知諸長老所以勤修宗譜之指乎夫譜合而
圖其宗之人者也縮圖之自親而及祖自祖而及其祖之
祖而吾孝之心油然而達焉衡圖之自兄弟而及從兄弟自
從兄弟而及其從兄弟之從兄弟而吾悌之心油然而達焉
夫始為譜者則可以寄其孝弟之心於無窮焉爾矣於是
諸茂才子弟進曰先生所以告我者如是止乎嗟吾獨
不得聞無上妙道也子曰嘻夫吾所謂無上妙道則孝弟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四十一

止耳昔有禪者既領不二宗矣或叩之曰吾初見山水山
水也既而有所見見山水非山水已乃至今日山水既是
山水爾矣向上第一機牢外真心哉繫陳迹而矯步住於
事者也住於事則以指為月取自心而離倫住於見者也
住於見則以月為指蓋始者謂子求諸事矣聖人以一示
之曾子得一而明之以忠恕明之以忠恕則不倚於見而
還証之事斯真見者也夫忠恕亦禪伯之山水已豈惟曾
子顏子抱窮天極地之見其卒也約之以禮孟子來高美
登人之感其稱引堯舜也要之於徐行陸子負簞斗倚杖

之識其晚年教人也歸之切已自反改過遷善彼諸大聖
皆其深明之而姑粗言之亦微悟此道之一貫耳蓋賢
者而求見則其事乃誠旋見而就事則其見乃寔今有人
焉育而苦於行一旦幸見天日則驚而說曰吾目乃如是
吾實吾日吾不復步履已夫目之所以可寶以其良於行
也足日不相用則不若瞽者之猶有及焉彼沾沾然偶窺
虛無一斑而即侈然目孝弟為末節其何異貧人夢金而
揚揚焉抵銷鑄陶沙者之自苦乎於是諸茂才垂首而思
融然其有得仰而嘆曰大哉言乎夫竊象之由顛適微因

劉聘君全集

卷之序

四十二

粗窮精顯証之即用即體即費即隱斯亦先生一貫之證
乎得此證以治國則國治以平天下則天下平又何有於
一家者將請其說以復於三老子惟二湖之誼又不得已
於諸茂才之舊文也遂書以予之

金離王氏祭田序

蓋予嘗嘆茅容之賢云夫郭有道名滿天下容得文於進
次自謂奇遺至後雖不以進有道而以餉母此明於愛客
與愛親之差等不以尊故掩之者也後世寔非愛客乃之
歸外貌往禮上賓享貴官至傾貲為一朝之懽猶揣

然懼不得其悅也迨事親曾不能分賓筵之餘矣生已如
斯况其死而祭也此可謂不知顛者矣嗟夫此祭田之
所以有紀也古者有田則祭無田則厲田之子奪自上不
得不可為悅較近世井田廢富者連阡陌貧者固以立雖
無財不可為悅富而有財又不取必於公上惡乎而不致
隆於一祭然而世之人或謂祭無益而惟盡力於外貌之
飾若予前所謂其人者往而是雖然猶幸其心乎外貌
之飾也或登躍而曰某望族有祠有祭田不則亡則群然
而為祠又群然而協祭田之議雖然外貌而既歸矣祠而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四十三

淵然田而鑄然隆乎有世家望族之聲於外無所復事
張大矣則乃有一二不肖者從而窺伺其已創之業或侵
削其疆日銷月亡嗟夫此祭田之所以有紀也金離王氏
建有祠自宗英公始其有祭田自朝及時熙二君始方伯
鄒先生大篇炳也其後某等各出田有差後先凡若干
石具在籍中於是箕峰公子應諸君慮其田之無所稽於
後也乃履畝刻籍復綴之條約名曰王氏祭田紀刻成諸
子宜有言以弁諸首簡乃執筆告於衆曰夫禮始諸人心
一微之德於心終不忘矧祖父之恩同極者也茲當之勤

執與夫乳哺之苦尺地之割孰與夫生身之大即有胸無
心者宜於此焉動矣儻不然即紀無益也聖人之稱禹惟
曰菲食惡衣致孝鬼神耳今或移其豐於衣食賓客之需
反其儉於祖廟祭享之大吾故三嘆夫茅容之賢矣

撫州賴君井田冊

魯耿先生督學南畿有文學博士陳復井田之說甚具先
生論之曰居今之世而談井田即令鑿！可行而以徠其
說求合於君相豈有值乎即今督學使者拔孤寒而抑僥
倖文學博士損贊儀而勤訓督即寒士受井田多矣斯吾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四子

與爾之所得為而奚以希望於不可值者也夫曠遐者遠
近觀希高者遠寔履士往！然矣孰賄夫素位而行者哉
於是撫州賴君特其均田之冊示予！以爲其心則良苦
矣然學屠龍者也技成將安所用之乃告以耿先生之說
而詔之曰子歸藏之矣待堯舜在上皋伊在下索子於歲
冗而後陳之未晚也語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願子致力
於其位之內焉賴君唯！否！然予之言而不盡然也予
遂書於其冊端而歸之

奉卿月會序

大學非強人以從之也子不容不孝臣不容不忠弟不容
不順夫婦不容不別朋友不容不信子而弗孝臣而弗忠
弟而弗順夫婦而弗別朋友而弗信吾心能安之耶其不
安之心即性也是故三千三百皆吾性之不容已非強人

以從之也夫子之折屨子直以其不安於食稻衣錦者動
之孟子之折屨子直以其不安於狐狸覬覦者啓之誠見
夫禮之大原出於天有不察不然而者惠然遠遊學佛必以
十金安其母阮生放達法外而哭親至於吐血雖歆遇抑
其性亦有所弗可得也然則學豈強人以從之故學則懽

劉聘君全集

卷五

四子

不學則假小人之見君子而厭然蓋夫婦女之惡稱其名
是孰彼之然哉故曰人不察不學其學焉者亦性也某鄉
之有會自壬申始壬申之會子偕鄉子汝海井子子開從
餐旦劉先生訪道質性時在會者數二百人津！向學而
獨疑其談之必元也子則以為諸君子之於學譬之猶饒
之不吝不食也使饒而可以不食聖人豈故強天下之穠
穠以滋勞使人而可以不學不學而不厭然內規聖人又
豈故強天下之矯揉其性以為仁義哉於是諸君子咸有
省至今十五年矣方且尋壬申之盟則甘子之官矣鄒劉

二君相繼物故益信乎良會之難值年光之易擲獨待諸君之累日益厚幸矣諸君子乃申請曰曩子以學為不容已而吾黨且有井於已之者謂何子曰既井於已之則惡乎後會吾固知諸君之不井於已也不井於已者蓋性也有時而已之者蔽於欲而不能盡其性也於是諸君子曰學貴有恒亦貴得友吾且為月會以時稽之則何如予曰甚矣諸君之慕學而不已也雖然仁義禮智之性不容已聲色臭味之欲亦不容已性微而欲危其之欲也易矣不善學者從其危而導之是謂數往者順善學者從其微而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四十六

養之是謂知來者逆故曰易逆數也諸君皆聯合而居比隣而處其德業過失可甲推而乙舉之相勸相規莫良於鄉之會又莫良於鄉之月會矣吾固知諸君子之必不容已於學也諸君子進曰吾子誘之以不容已之稅申之以逆數之學吾等將從逆以達乎至順願子大書之以詔夫與會者遂書其語於籍端云

賀心池謝君膺旌扁序

古有井田而又有義田義田其井田之窮乎今有學田而又有書院田書院田其又學田之變乎斯可以觀世道升

降之稅矣義田起於井田之廢也書院田起於學田之廢也蓋昔者孔子領三千七十於萊周孟子在萬章之徒教百人於戰國傳食諸侯當時頗亦疑之疑之者疑其無事而食不可也孟子一則曰居仁由義倫大人之事一則曰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於是士之聰明而師友之道尊師也者教之為大人者也弟子也者學之為大人者也學大人之事食大人之食何不可者自時厥後賢聖道光國家之待士目隆遠及我大明天下郡邑無不有學：無不有官有弟子員咸食縣官之廩祿其廩所不及所在置學田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四十七

以周之於是三千七十之衆盡出於上蓋彬、邑鄒魯而人顏曾矣學風漸靡師儒家於官士大夫家於科名幾以學道為市功利富貴薰入膏肓仁義孝弟莽為長物於是有志者起而私議之而私講之曰師曰弟子云者非必皆文學博士與博士弟子員也故世目之曰道學道學者猶然文學博士弟子員之名而其事漸異也間起書院別置書院田書院與書院田者亦猶然儒學與學田之名也而其事漸殊也此非夫其人之自相標榜起立門戶亦世道升降之會有不得不然而不容不然而故曰書院田學田

之變也吾里有書院三在後禮則有陳君梅和出田租三
百今一德則又有謝君心池出田租百皆人所難能者然
二君豈徒慕名高也者而為之良亦有遠矚乎夫人之為
道也其倫有五計富人恒產所入歲一出稅賦給公家行
君臣之義也仰事俯育則父子夫婦共之又時以賑貸宗
黨諸父昆弟咸有賴焉豈獨朋友不得嘗粒粟其於大倫
不亦偏乎况田無常主十歲五更吾與其留餘田以與不
可常主之人則易若公諸一鄉永為學道之士供資糧脯
儲其為田計不亦更長遠耶斯或二君所以捐田之指也

劉聘君全集

卷五序

四十八

予時見邑大夫襄公談及謝君事大夫一再歎賞不置為
立扁旌其門里人榮之咸稱相語曰善哉善哉桑田每
代相與而代相受也靡匪金之為市而謝君獨以其田市
義其為茲田光寵多矣於是同志諸人士僉謂予宜有言
予故推原書院之田有關於世道升降而因以頌君之高
義俾觀者有所興起焉

聘君全集卷六

序

聘君先生七十序

劉元卿謝甫氏著

門人三楚洪雲鼎編輯

禾川周一雅

憶曰先生天寓山中語次及文莊公予為誦說其
造詣以名教事邑民至今不亡德云先生曰此非文莊
之大意大者乃先生平不離聚友彼清賦均後數十年
之功耳今安得長守不變也安成士紳咸知有學能藏
自樹指是以往也文莊實有力為予聞已作而嘆

劉聘君全集

卷六序

一

曰夫哉先生新以文莊者乎予然後乃今而知文莊然
後乃今而知文莊然後乃今而知孔子文莊之學傳之文
成文成傳之也予孔子而前克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君相
為仁孔子起匹夫獨以師友為仁以君相為仁則所以仁
天下者惟克舜禹湯文武周公耳以師友為仁則人皆可
以為克舜禹湯文武周公夫使人皆可以為克舜禹湯文
武周公雖謂其賢於克舜禹湯文武周公豈其過也天地
以無所不生稱至德聖人以無所不生稱至仁克舜病於
博施孔子不病於立達近取諸己獨得其方耳故五穀之

種一也自后稷教民稼穡而後人、可為后稷也蓋由是而九穀生、之機始達於域中心之仁一也自孔子教民學而後人、可為孔子也蓋由是而心體生、之量始充其大本借位而顯不緣政而敷澤流不息大傳無窮自民以來顧獨有孔子若顏曾則見而知之故輔仁以友而門人日親若孟子則聞而知之故尚友天下猶及古人孟子而來師友道喪文成崛起倡致知之學天下雲合響應雖在軍旅之中不忘會友居然洙泗之宗也文莊公以高第弟子獨得文成之大鳴鼓振旗與天下髦士相切磋砥礪

天命篇奉壽魯原徐老師榮躋七袞序

亦在鄭氏亡論文成即孔子不能使鯉壽而令其孫有兩子思也今顏翁躋從心之年而壯甚適日計過庭詩禮於復古任仁之間而益淑諧為進讓若萬斛之舟載未及半也乃編修君方理黃安之業謀振伯氏之所未竟此其為福視寓內有兩哉鄭氏之福完鄭氏之流仁愈益無際斯其為壽大已夫不肖則何所加一詞任之甫拜手曰夫無所加一詞者是為詞而已矣遂相與錄吾言以觴翁

謂天所以命我斯亦元矣詩乃言不已為天之命是殆推極年所以命天者元之又元哉不已維天之命是故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窮不已維地之命是故河海畢嶽萬生不息古之聖人仰觀俯察默識其所謂不已者達則為君為相廣澤於四表窮則為師為友流仁於萬年故堯孔至今其心猶在其功與天地俱無疆去聖既遠世儒從二家悟入見謂心體本寂則澄空守虛以居之而生、之機後見謂欲根障深則離緣息念以求之而生、之機

又謂心體不淨不垢則則規破矩以入之而生之則濟是以高者疎卑者腐天下遂不蒙真儒之澤而聖路日塞蓋元自少有志於斯而觸在連網不能自脫乙亥受學先生三問而三不答殊困也一日先生語諸生顏子亦足以發發生發也故門人曰親于時豁然醒曰生發者不已之性也學求盡性而先室之吾幾枉一生矣嗣是有請於先生先生稍領之蓋元自見先生追隨而入浙者三入則者一從遊於淮濟者一先生無一日不會友無一言不諱學剖人之惑挾人之惠不極其情不止向所云生發者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四

先生身有之使人見消而意下疑盡而性明殆若出霧露之中登之康衢之上先生之於元其真有同柱之恩也元即不肖尚能默識先生所謂生發者而學之不敢耽產溺寂以枯其荑不敢豫情塞性以窒其竅不敢削規破矩以滑其妙是則元之所以報先生也顧自辛卯以來不復時從二三子後奔走踴附使門人日親風夜宿者斯為自負負先生教矣今先生且跡七襄門人尚寶潘生內翰王生大理井生成謀函文為先生壽而給諫祝生則首為九如吳祝序頌一頌一諸發先生教精度無遺言不肖元後何

能為詞竊常念先生之功在明不已之學於聖路慕塞之口不已之學明則人皆知吾心本自生一人自克舜自孔子而其所以頌學克舜孔子者亦吾心之自不能已也先生以其生發者生發門人門人又以其生發者生發人人以及人生之無盡先生之壽於是與天地與克孔俱相引無窮元不文第道先生之有功於斯道如此祈天益介先生壽以壽斯道云

壽太參劉念南先生七襄序

壬寅之春二月參知劉念翁壽屆七襄先是翁子壻甘君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五

屬予一言倩壽能予與翁道交者也不宜以俗詞浮說進乃遂推極夫壽之至者為翁陳之夫壽久長之謂也非獨年也人之情好父長而思遠朽顧各從其識之所反而止故有穴金陵粟華第腹曰曰此足以垂裕無窮者又有崇階臘仕軒米施紫曰此足以垂耀無窮者進是則有功照竹欄名埒丘淵曰此足以延世曾垂聲光無窮者則又有胞綜百冢腹笥六籍曰此足以歸太平垂千古無窮者斯四者皆世所謂久長也壽也抑人上有至壽者希識焉識此者江河不足喻其長天地不足並其久不即慨然愷

憤然若駿驟馳之遊於世又奚羨乎年雖然至壽在人
用之有異自賢者壽一身澤民者壽一世以人傳人者壽
萬世以人傳人斯孔子之壽所為特異也故壽之至無如
孔子翁既有志於孔子之學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
明上德於天下萬世耳從其所欲則樂不則憤斯所為憤
樂相尋而不知老之將至者翁今年七十矣四十而仕未
半碌而懸車前所稱四者之歆淡然無所奇而獨汲皇
皇坐明新講舍日群諸士而督之大道曾不以老自解儻
亦同於孔氏之歆乎頃翁貽我書曰通日士習好奇謂非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六

卓絕不足以動衆自為文以至立行惟馳騁於高遠而不
知竟成乖僻斯言也足以識翁之歆矣孟子曰我亦欲正
人心斯孟子之所為學孔子也孔子從其所歆曰不踰矩
孟子從其所歆曰閑先聖之道閑之者歆矢下萬世之昔
不踰此矩也翁之怛然於士習之陷溺也則固歆閑之以
俟方來蓋有彌遠無窮之慮焉斯則所謂壽之至者也夫
又奚俟予言無俟予言而予言之且詳者要以明從心之
指如是而止彼以為脂心又或以任情為從心者皆邪說
也皆翁之所慮者也故特因翁之七十而著論焉是為序

壽業師禾川趙先生八十序

原明先生之言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成者鮮矣蓋有試乎其為論也余生僻陋寡見聞能稍
自樹不至隨流俗沉沒者常深念夫亦右由焉上則承
父嚴母庭訓義方下則有賢兄難弟左提右挈耳不聞交
謫之語目不覩輕薄之行其為幸良厚至其漸摩濡染得
師友力居多而未有若受趙先生之益尤宏深也趙先生
余族姪婿在諸生中試輒高等而方正嚴毅先君子雅重
其為人自予十三歲令師事之日督誦習雖步趨語默必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七

秉於度稍不中程則撻之不少姑息既已冠或嬉情不能
習復脫巾受夏楚為常間執醢不如禮屏門外跪移日不
令入席于時悲愴請過乃微降詞色進而教之曰禮固當
如是如是其方嚴雖它皆類此予與從兄初習為文每篇
必令數易稿從兄點且苦之或以初草復進而抹殺其先
跡先生偵知之令跪行具列先後草必盡易舊語乃已又
之予文漸進先生喜見色密加點竄封以示先君子曰孺
子可教然謹秘之勿令望見生滿心也予時從先君子案
上私伺之心沾沾自慰乃盡攻苦不休既而連試郡邑錄

出其昔已得補邑弟子員先生曰吾歲受謝贄十金今九年矣幸得藉手為償予去更師賢於我者當益有進予自分不能一日違離殊有難色先生曰吾視鍾全校士錄其文無若君某善伍又春秋名家也子往事之矣予以是因先生求納贄伍師養事伍師又六年遂倖同舉於鄉則予之有今日也夫孰非先生之造先生以今年踰八袞予承貴卿先生婚也其他為先生門人者不下十餘人金諫稱賀而命詞於不肯不肯竊觀親近為師者異懦諛諛童稚屬文動稱上第遷就紆曲求適於弟子與其弟子之父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八

兄恂，焉幸而及臘收歲贄納諸行李便告成功夫孰知師之職有不易盡焉者乎引視先生其人賢不肯何如也余不肯不敢當呂原明而先生則何養其千之先生教不肯誠無負先君子不肯奉令承教亦安敢負先生今不自願弟子如千人矣憂夕兢，愧未能若先生之所以教不肯令若先生所以教不肯則此如千人者轉模倣而秉其秉度其度先生之澤又容有既乎此則不肯之求所以先生者也若夫重額履步先生有之踰九望百所自致也而予又何說焉謹序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九

今年春三月旬有二日是為筠軒公誕辰以甲子計之七十年矣翁厚人也篤於親以故予族之昆弟戚慕翁之惠先期謀所以祝翁者而屬言於不佞不佞之談學里中也翁雖老時，來聆予言且曰衛武九十能令國人大夫士交儆之况予乃未及髦而予頗何以進我予曰君氣豪弗能下人夫下人美德也君瞿，儆而行之今且踰七十顏朱而髮蒼行步捷於健兒豈其能忍之驗歟夫忍有養生之益焉火烈則易息水暴則易涸畫剛則折舌柔則存故夫忍德則火不炎人不炎則氣同氣同則神完神完故能長生又視予益不能受其前說而仍以忍為祝於是諸昆弟進曰夫壽之道止焉此和十口唯，否，夫忍有壽之術焉然而病根潛伏於中非寔能容之者乃夫有容者犯之而不見其可罪觸之而不見其可怒如藏疾之藪如納汚之海其中熙，其氣融，尚不知有忍又安有所謂忍怒之火得而伐其生耶於是諸昆弟進曰可矣請以是祝翁予曰唯然未也夫容有壽之度焉然而能容而不能忍能母而不能父可以容惡而不能使人之惡惡若乃夫不

通者斯人若其子善者吾與之不善者吾教之教之而不
能改吾且薰陶而涵育之無忿嫉於頑若是則以度人為
宏願苟有匹夫匹婦之不若於化者方且引為己責而又
安知所謂容與忍耶此固以四海為肝膽古今為旦夕其
澤無涯其壽亦無涯所謂上壽者生之道也夫得其術
氣固而神先可以百年得其度福凝而澤遠可以十世得
其道德澤而化先可以引於無窮是三者唯翁之擇之也
於是諸昆弟咸曰子之言善大矣請書之以往子遂次筆
其言為三祝云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十

勿亭姚翁七寒序

乙巳九月予赴道東期會諸君子勅志學商切累日時
彭君某等請曰勿亭姚翁即一三君諸父也雅津有忘
於學堂書曰勿亭賴以自東修舍茲登七歲乞吾子一
言為壽予曰姚翁知顏子之有四勿而不知四勿之警於
姚氏蓋家學也夫顏子學於姚者其言曰舜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諸君曰吾儕聞顏氏之四勿矣未聞舜之有四
勿也予曰舜得統於堯克命之曰允執其中即所謂禮
也而通極於四海四端平天祿促之是以四海為己而有

我之己不與也是故明四目以天下之目為目達四聰以
天下之耳為耳察言於通以天下之言為言用民之中以
天下之勤為勤此之謂非禮勿視聽言動此之謂克己以
復於四海之公已夫四海之公已固即克之中孔子之禮
也是以四方風動天下歸之顏子雅慕舜而孔子告以舜
之學曰克己復禮為仁夫言學則克己而以天下為己言
志則由己而以己帥天下以己帥天下而民從之果謂天
下歸仁顏子所以請事斯語斯然任之而不讓夫亦謂有
為者亦若是耳就近學者嚴早近而事虛遠幾四勿而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十一

一貫而不知聖人之所謂一貫者正合顯微通精粗微內
外而一貫之夫是之謂允執其中孟子之言曰形色天性
也惟聖人能踐其形謂踐形之外而有盡性是二之也三
之則非一也形不盡則禮復禮復則性盡性盡則善全
夫乃謂之真壽在舜不增在顏不減亦在乎為之而已姚
翁之書四勿以自東儻亦有意夫近宗顏子而遠紹姚氏
之家訓乎於是諸君進曰祝脩矣足以壽姚翁矣夫姚翁
好行其德諸美卡嗣不勝書予獨喜其佩四勿之語故
明舜顏之學以勉之勉翁勉姚氏也勉姚氏勉道東諸同

志也其母以子官庸淺而忽之則所以自壽與壽姚翁端
具在是矣是為序

壽彭逸卷六 哀序

壬寅之秋七月方望是為逸壽彭君懸弧之辰邇生之年
蓋周一甲子矣乃主童王孺人先公一年而周一甲子至
是復舉觴稱數壽云其婿王生請予請曰與於公翁婿又
姑姪也誼甚深不能無言而言又不能為公重惟是祝壽
之文敢以勤職事千復之曰壽弗可祝而致也顧有所以
致壽者焉錯謂人情莫不歆壽惟三王生之而不傷夫三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十二

王何以能使民壽能有以養之耳古者天子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冕而總于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
不遺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里三命不齒然而族有七十
耆弗敢先也維時老者享其子弟之服勞敬養斑白不以
其任行乎道路間并年八九十翁皆熙熙然有孺子色予
雲疑伯夷太公能并採薇之窮安釣渭之賤胡屑就養
西伯豈獨以其民無凍餒之老者蓋亦聞其國民俗皆讓
長猶有虞是殷湯盛王之遺風焉斯其所稱西伯養耆老
者欽末世人主不貴言天子不席問民間子弟率倚其年

力之盛矜智傲才陋老成為無聞知侮先輩為戾時宜凡
出言舉事無但不能棄承或務為違謬以凌轢老長為特
達其老長稍弗敏晦動輒得咎每以竊嘆私嗟視日如年
賸然無所吐氣故其怡養天和以躋上壽固難今君植性
敦樸承考克家服食器用務從儉嗇不必偃仰屈伸修乃
祖之訓而望之知其能末年者會其六十之歲適

今上以冊立青宮章恩海內令有司舉行優老之典若將
為君設者蓋奇觀也又令子伯光昆仲皆在諸生中瞿瞿
遵父之教稍逸軌度延讓之執謙息自引咎人咸觀焉君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十三

之盛祐視所謂竊嘆私嗟賸然無所吐氣者何如也然則
君之壽豈復有涯量哉行且引之八九十占其熙熙然有
孺子色矣蓋有所以養之者也抑予此言賢子弟能養父
兄之壽乃亦惟賢父兄然後能養子弟之才彭氏故稱仁
族往以好學篤行甲于里中近稍不然亦惟是一二少年
操兩舌遊行富家子間鼓構以收漁人之利或又檢江左
折學餘唾從而輔翼之則往往之仁風幾替不報君族之
老長也時一討而訓督之則是非明而耻心發其所補於
風俗不小且也君以賢父兄養子弟之才子弟亦復其

才養賢父兄之壽異日者賢子弟又復為父兄將相養於
無窮其為壽豈不大哉予與公誼不淺伯也曹參仲也而
容故於其壽公也不款以世俗之語為獻

負劉衡水歲薦無際六哀序

吾鄉自楊宅而上百里許山川寥寞民俗樸茂士以年貢
於澤宮者絕少予自束髮聞蘭洞陳君以貢為文學博士
乃今四十餘年予友衡水劉先生繼之夫三十年為一世
宜里中人士以為希奇而欣艷之也又先生以是年適際
耳順里中士愈益慶幸於是王君國樞以書來曰予與劉

劉聘君全集

卷六序

十四

先生有聯將遣使致賀非得子之言不為重也子則請發
貢之義以資於先生夫貢者自下貢上之詞故貢賦稅曰
貢貢方物曰貢貢士曰貢夫賦稅所以給上也方物所以
利用也士至無能獨以其誦孔孟書自游黌序已復其身
一列高等廉儉縣官隸之數十年費民賦不知幾何由此
貢之天子則有司豐賓燕戒舟車樹坊表費民賦又不
知幾何此何所需於士而求之如是其急貢之如是其頻
且數也夫亦謂民不得士不得父母士不得所貢之士不
得師表上之人為天下之民求父母為天下之士求師表

夫安得不重諸所貢士誠思上之人所以重之也哉夫亦
安得不自重雖然予嘗觀春曹矣儀司主貢士客司主司
方物予職客司見虜人貢弓矢刀劍皆濫惡不可舉曰戲
儀即予之士亦有如此者乎儀即笑曰弓矢刀劍之不歸
猶可言也苟歸其弓矢刀劍以厲民不亦甚乎嗟乎國家
選士之費咸齊民胥胝拮据萬方苦辛所獲者乃至於反
為民厲是猶貢狂泉毒草無當於賦而適以滋患爾衡水
先生與吾學道者歷有年所其為人色溫而氣和行修而
語簡施之家而家人緼之茲出而仕吾知其為師表必以
重貢士而不負國家者也

劉聘君全集

卷六序

十五

壽有道賀定齋年六十六序

凡今之言壽者言乎其長存者也淺夫者謂富貴可以長
存而豪傑不然豪傑者謂功業文章可以長存而知富貴
不然知道者曰富貴僅來耳即功高環海文冠域中猶

然而聞於道猶之夫朝菌之與蟪蛄于是措心於寂棲神於靜以持其綿々若存者謂足以窮天地亘古今以遊乎無盡斯人者於道近矣然而談孔孟之大道者猶以為未至夫大道者高不涉元奇卑不落俗學其說在孟子之章矣孟子之言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萬古長存者也一人有之人人皆有之一心如是心皆如是一世如此世々皆如此不以寂靜不以靜存夫是之謂萬劫不毀韓子曰孔子傳之孟氏孟氏之後不得其傳焉其言似矣然而非也自孟子特揭人皆有之天下始知人皆可以為聖知人皆可以為聖則道固無一人不傳亦無一日不傳非聖人傳之天傳之也非天傳之人自傳也顧乃謂孟氏之後不得其傳斯乃孟氏之後所以為不得其傳也惟孟子之學不傳於是乎士私其學而道斯為天下裂吾年友賀定齋氏學於塘南王先生稱高足弟子王先生且老而定齋以文昌令晉蘇州二守懼先生之道墜而不傳遂不之官而朝夕先生嗟夫孰謂定齋今世人乎哉於是定齋六十其宗人之在永新者徵言於不佞不佞辭不獲則拜手而言曰夫道大矣堯舜至聖猶察於通言衛武壽至高尚求

微於國人豈以其道為已至而一日忘切劇乎予嘗細叩君之學精深細密非予淺膚所能測其萬一顛似亦未免求之寂靜以存所謂綿々者於孟子一路微覺異歧雖然安知予謂定齋之異歧定齋不謂予異歧也乎然予於定齋有同年同志之雅予學雖未是亦不敢不佈其腹心而自附於克民衛農之義蓋昔者晦翁之與連高卿書其論甚詳而大意謂聖賢以此性為天地公共之理今則以此性為一已之所得私夫竭一生之力而僅以存其一已之私存其一已之私而欲求千古之不毀是則予之所積疑而未解者故因壽定齋而且以取正焉定齋其必有以教我矣人之言曰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己有益於人是我壽定齋有益於己是定齋壽我定齋而壽我是亦定齋之自壽也總之所謂千古不毀者也

壽華南尹君六十有一序

予自庚午從鄒聚所先生昆季得有所聞入始知用力於學念予里陋故有以動之未得聞也會乎未晏歲茶陵尹子介卿偕其內弟譚子習貿然負笈來納贄已而彭子惟獲惟簡德卿踵至孟子之妾自稱師也由諸子始乃相與

請學於里之頂泉寺諸子皆岳、奮自樹於是鄉友人聞風嚮往稍、足頂泉尹子則為述其鄉養旦先生所以倡導里人者甚備友人勃然曰豈可當吾世倭安福訟於茶陵王謂予曰彼所謂養旦先生者是悅念菴公之道而受學於吉州者子其勉諸子乃相與營募丘為首會鄉之士集者累數十伯因謀建復禮講院頃芸夫牧豎言必稱道學弦誦彬、習俗為之一變推其原亦由諸子始自時歿後予鄉有期會楚士居其半楚有會子亦率諸士聽養旦先生之教時茶陵有巨盜竄寇掠江湖鄉落間而永新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十

區亦有晚進佛老而一變至道者吾又安知尹子之不中道而返乎韓子曰知聖人之道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後在文暢且爾况於本為吾聖人之徒者耶今年四月廿有五日尹子六十有一矣吾欲壽尹子安能遂作此丘狀會掌向尹子誦無量壽則亦仍以周公仲尼之道壽之尹子聞之得無曰此儒者之各教天地有壞名於何有雖然周孔之壽不獨其名也其道足以為天下道天下為世史、子、兄、弟、夫、婦、自不能外焉是則周公仲尼之所謂無量壽也夫人寔使吾鄉享用周孔之學而吾不歸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十九

壽宮洗四山鄒先生六十序

蓋孔子六十而後耳順云夫人砥行礪節一聞語心悟則曰此夫啗談虛遠也者掩耳而走或進而求心定性一聞語躬修則曰此夫真行斂趨也者又掩耳而走是猶未聞志者也乃志同者亦有之耽元溺妙曰無聲無臭至道也

或得偏常為滯器貼身踐寔曰子臣弟友達道也至以深
悟為捕風馳道既殊逆耳自異以斯知耳順之不易也嗟
夫吾乃今而深有契於吾友汝光氏之言道矣汝光之為
中庸宗釋其言曰世有知天而不知人者可以契天而或
不能宜人有知人而不知天者可以宜人而或不能契天
乃子思言知天知人之學而束之於無惡無數其微旨可
繹已予讀已作而嘆曰斯始微天人而一以貫之乎夫知
天而不能宜人非知天之至也知人而不能契天非知人
之至也心純天人通人已無惡無數固無聲無臭之顯也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二十

無聲無臭即無惡無數之微也知顯之微知人之天矣如
微之顯知天之人矣一也是故大舜動天感神而耳順於
野人之言若六江河孔子配天如神而耳順於童謠孺歌
若應影響彼固知天之深者今汝光既上達矣而猶味乎
無惡無數之語吾固知其耳之無不順也於是汝光六十
諸交游相聚徵言於予予曰六十耳順矣其又奚加焉抑
內典謂六根之中惟耳圓通夫人無不有耳根無不圓通
乃凡夫瞋然以其心有所蔽耳心圓通耳亦圓通心之圓
通無際耳亦與之俱無際故惟圓通之至斯從其所欲無

欲不矩敝則欲滯欲滯則矩病以是而求不輪庸可幾乎
孔子七十而後從心蓋心量無盡圓通之難如此子思曰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斯乃孔子之所為圓通乎斯乃孔子
之無惡無數而豈有譽於天下後世乎蓋至於七十從心
則其所為耳順又當有進乎六十時矣汝光少予五年從
心之期尚遠而予則日迫矣願從汝光氏聞所謂大圓鏡
智者

耕心顏先生六十受封序

耕心顏君子女兄婿也今年六十有七矣今甲戌考績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二十一

曾庸薦者予推恩長君伯開氏起家寧海改嘉興治教隆
起用是得封耕心君如其官而先女兄贈為孺人里人華
之咸曰幸哉有子如此能榮其親乎予則曰幸哉有親如
此能榮其子而遠以自榮也夫文士一日之遇或可以偶
值而祖父樹德之報不可以倖幾蓋予自束髮與耕心處
近五十年習耕心之為人矣始耕心修親迎禮于先人之
敝廬鮮服怒馬容色甚都夫道觀者目為玉人先禮部君
為人樸茂意不喜時有以折抑之無何不佞且婚室人製
服以雜色絹為緣先君則見駭問曰見從顏氏子得新樣

不耶其志也至而其實非也耕心素嚴事先君聞之深自
抑下不敢以爭見而獨下帷治博士業攻苦茹淡克君乃
更喜久之竟不能成一茂才遂棄文事專意治家又益
落乃嘆曰吾先世饒田至吾身田日削吾耕此為子孫計
益指方寸也因名堂曰留耕而自號耕心耕心為人豁其
不設城府意有所不可輒形諸言惟恐不盡生不習機
械然人有機械無不灼知之處事無所回撓人或忌其直
至排難鑿糾終必賴焉予時向耕心談學耕心極奮曰吾
性疎弛難矜莊端拱又喜動不能跼坐瞑目子無咎我子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曰學正不必端拱瞑目即耕心足矣耕心乃自喜赴期會
竟日不去若有味乎其言者君頃之先女兄病卒耕心念
其賢不續娶而獨處以訓子為務延名儒講業不怠伯
周氏既成進士卿之人皆曰此心田之報耕心益復岳
自樹諸典伯周同籍者恭布郡縣終不肯呈身干謁親友
有所請求絕之甚峻出入一敝輿道途人悅而避左里人
殊安之若未嘗有貴人焉者此伯周以需次入都下選之
門曰父與兄約兄能其官與否父不敢必不使以父
故敗舉名也其如此愛夫此其為人者懷近所易得

者斯予所謂親之能崇其子者也蓋伯周之有今日其所
封陞非一日之積已封恩下逮鸞章赫奕馬明者映華堂
去者貢元壤夫皆耕心之所收穫者乎雖然吾猶願作聞
金玉蓋治乃公之所耕而母務招其所削者也故其壯歲
之所抑損而母務跡其早年之所矜炫者也其所以自顯
顯親自謀貽謀者抑更宏遠矣是又留耕命堂之深意也
耕心嘗歎予為堂記予心許之而未有以復故因是為申
其說

思菴趙先生六十序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萬歷甲辰予友趙思菴君年踰六十其懸弧之旦則本月
五日也時中道會館適成諸同志聯會其中者底謀所以
祝思菴君而展文於不佞不佞謹按昔人以五月五日生
者於齊得田家於漢得胡廣於金得田時秀文嗣封檢校
居然上爵廣周流四公慶幸六帝時秀年二十五應鄉薦
省殿四試俱第五抑何奇也思菴蚤為邑諸生甚有聲督
學使者屢試輒高等然竟不售於場屋曾弗得與前所稱
三子比隆先後歷華要而允竹素則胡其所生月日偶符
而出處頓異乎雖然造物者之為材豈獨以爵名一節顯

安知其所蓄在此而所豐不在彼耶孟嘗植私黨鈞應舉
何名為得士胡廣之中庸徒以遜言恭色取媚於時轉運
赫：四試第五功業無聞為恩菴雖浮沉諸生乎然津：
向通行履肅然頃諸士謂楊宅地當吳楚孔道諸姓之所
交處今上有復禮一德下有識仁近聖而此獨無鄉校士
之敬問道而質疑遊息而藏修者將何之乎思菴君曰吾
此吾心也遂偕諸姓同志庀財度地市舊宅加拓焉身督
其事而捐資佐之於是里中之志學者有所歸士客之儼
然西來者有所止室中樓閣四通八達凡乘春騁望暇日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臨觀者有所憑倚而寓目焉蓋楊宅之有中道館君之為
力居多夫為屋以居商賈商賈利之而主人歲取緡於屋
為肆以居百工百工利之而主人歲取緡於肆為講院以
居士士利之而主人無所取庸詎知無所取者乃其所以
大有取乎士明其學人修其行子取慈於父、復取孝於
子兄取恭於弟、復取友於兄夫取順於婦、復取義於
夫鄉有美俗家有善則吾居其中受薰修況也夫傳河潤
又安知所謂美俗善則獨在今日而已乎予承講業其中
而保民教稼穡向顧化然、若齊魯之區則鄉校之利亦

大畧可觀已是故為屋肆之利以世計為講院之利以百
世計以世計者壽一世以百世計者壽亦百世此之為
試與二子者絜長度大其所得何如也五月五日之為臨
微良不矣哉於是諸同志起曰保手先止之所以課功者
請書之以壽君、必欣然於三爵之迭舉矣

慶岳父陳靜菴七十序

按唐史肅宗為太子侍膳元宗命割羊臂膳肅宗既割餘
汚漫及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嚼之乃大悅
謂太子曰福當如是父惜夫富有天下豈惜一餅而父子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之間更相愛各不少屑越則豈不以人之福分有限愛惜
之則長父暴殄之則短促耶此元宗之所以能延唐祚增
壽考而肅宗之所以能嗣承業繼父志也彼齊後主隋煬
帝宋劉駿往、以侈窮其福而國亦隨之此豈非人主之
大觀鑒哉豈惟人主治家者亦然其辛苦起家之人錢
絲縷政合舊壘與夫為鑰孟孟之屬雖其隱贖瑣細而抽
發計算舉無遺者及其後世享用成業則每不念祖父之
艱苦多或留心於池館花樹競色鬪畫戲劇飲食博諸博
諸鮮華器用服飾古物之類此二者固未始不更相誚笑

家之所以成者則恒在前之人也余岳父靜翁翁少丁艱苦受父祖業甚薄乃壹志斥絕平日之好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閒即一錢粟之盈縮必心計而指算之大都敝衣蔬食之日多而華服囁炙之時少以故財源常盈貲蔭日拓視所受之祖父者且七八倍而祭祀宮室園役婚嫁之費與夫親戚舅氏之仰給者日不絕需而佐之甚裕然而翁履滿籬或不少隘於羹日余閒走僕翁見翁之勤小物則或私勸其少置於享用翁曰是吾性固然即強加之輒意快不快予以是知予勤起家者彼同以是為樂也於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是翁七十歲精力康強步履捷於童兒予每侍翁寢則率未明求養雞魚易為菽一、身督之不見倦語益翁所嗜澹泊則素脆鮮濃不以滑其心而傷其爽而習勞真務行之既安則氣日練而強固矧夫盈成之餘晚得見孫中志豫悅此翁之所以能引年也雖由此耄耋期願何論焉然而予更有私懼矣夫予勤起家者之樂於淡泊猶夫其月成業者之樂於垂後創守之勢懸節奢之情異吾恐日進殊味且內熟而不樂矣吾誠願吾舅氏之善結其志念惜福之訓戒侈靡之行庶幾可以怡養觀心而躋之百年此

則不肖之所以持觴而三祝者也

壽李心齋先生七十序

予嘗至武功登瀛浦小遊棋石探雷崖顧九龍諸峯則見阿巒茂鬱絕巘峻拔東極西原南極長沙未嘗不撫景而羨斯蓋形勝之真區哉然其間人多朴茂簪紳寥寂似無以應茲山之勝者則心疑之豈其儲精毓秀固有所鍾於天傑者歟不然何斯地之靈弗效也武功以西之人傑宜莫如心齋李君君嗜義好古置井田贍族人立義塾聚子弟教之此蔚然王者之遺治也使三代以下之人得復親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三代以上之治顧獨有心齋君吾邑以文章取顯貴者甚不少乃為治有能推先生教養之政行之郡國者乎曩令武功八十里之秀融結而發為文章則區、一第未必能當心齋君而況其下劣者乃反更足為茲山疵玷也心齋君之義為世所重邑大夫先後旌之頃又以恩例膺冠服鄉人嘖、歎心齋君榮顧若友賢於世所修耀之富貴人吾固知造物之意誠重在此而不在彼矣於是李君年七十或謂君高義安得壽百齡長為人議度則予曰是溪足言哉夫美稼生於沃壤修松挺於高岡彼南陽青城間墜

僅饒井菊枸杞然其民時皆有長五世孫者矧武功之山
瀨氣凝翁鍾為心齋君乃獨不得百齡與顧以為人生百
年五頃更耳所不朽者乃在其德澤引乎無窮即勿遠舉
范氏事如吳草廬先生所記安成李辛翁置義塾其子剛
繼之界田百畝為膳至今相去二百餘年猶能贍衆人口
則李辛翁父子未嘗不存斯非所謂至壽也欽今公義塾
又井田矣即有如剛者為之子且無所復益然語曰行之
非艱守之惟艱公之子惟孫世守其所創重則武功之秀
長鍾於公之一門而吾且以斯文列草廬先生之後共托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二十

為不朽斯所以壽公者無窮也乃公之百齡則無所事祝
矣

慶羅南藍大醫六十壽冠服序

先是少谷藍君以醫名重海內大宗伯用考中醫生例予
冠帶需次進御其後伯氏羅南吾之次子亦用例膺冠
服又其後羅南君以奇方見知邑侯莊天勅錫扁受服於
是巍冠博帶相望一門里中侈言父子伯仲綉纓蟬聯世
人士苦心膠序終老儒紳而不獲者藍氏獨以醫術得之
又邑諸名醫何下數十所染指幾得之而不能者藍之伯

仲父子乃迭有之爭艷美盛談以為奇事予曰是當事者
貴醫乎抑醫自能貴也夫當事者能執生殺人之權而醫
者顧能生全當事者則其權豈不尤重然使獨能執生殺
之權以脅持人則凡名為醫者孰不能引以自重而又安
所名仁醫也吳楚之際渺習醫為試爾語曰試書者紙費
試醫者人費吾嘗恨吾鄉試醫者之多費人也乃藍氏伯
仲父子於人生死危迫之際取功獨異又其所以居功亦
多可述者斯所以重君也病人寒熱異症症在其源時
醫不察其源所在涼燠雜進而病症遞生人不病十而病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二十九

藥矣君則酌脉而投之劑已而病無不良已人見其速已
則奇之然病又有困在膏肓醫爭效以一劑逆已之者
君於此時不取旦夕効務治其本而歲月需之無虞人之
謂其鈍也又有異焉者於醫術精焉怒馬解服翻然流
目倚輩以先達自傲君且兔帽布衫如庸衆人即已膺冠
服猶然出入閭閻細民間不以所利大小為高下或烹調
與餌無不躬親之已而怒馬解服者輒不得一席而君
往收奇驗則其久益自功矜愈相加君照然通謝
獨讓利且讓名矣於是里之人愈益推高之而其權滋

然則大宗伯與柳邑大夫之所以獨崇藍氏有以哉且吾聞羅南尊人象湖君亦治醫術以忠信孝友聞禾川者行如萬石君家然則羅南之好行仁義不以利高下自非象湖君之以身訓也亦安所得長者之道而遵之然後乃今知今日之榮非當事者能資醫抑君之術能自為貴也藉第令考之所稟承者不足以貴君之所遵習者不足以貴醫則亦所謂怒馬鮮服而情焉者也則亦所謂以醫為誠而貴人者也而又何以邀此寵於父子伯仲間哉斯固予之所以重君者也時君方登六棄諸德君者榮君且壽

劉聘君全集

卷本序

三十

君而求平文為之賀予是以次第其詞而為序

慶王母顏夫人安人榮壽七表序

夫士君子能振節植義豈獨其性然哉則亦有賢父母明理道曉暢趨舍故為之子者得安而行之仲肩吐氣不少內顧益嘿相助也我安成先輩正直好持節概量而成習士不談王道惟大笑之微獨男子即婦人列女居然名教而耻非義遷居畫夜之風所在有之故其成就獨多夫人情至慈義能割恩於妻子之私而念及垂白之親則鮮不肅然內汗羞忠孝同源異名相激而並發則心戰而

不勝自非有賢父母灼然辨其趨舍之途則子雖至聖其不內顧而蕭然者幾希矣故吾以為人子而能出奮不顧身之計以先國家之急必其有嘿助於庭內者也其時傲所王君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上言怒甚至袖其疏示相臣曰我祖宗朝寧見此強項即即二三相臣從旁解之不得則械就獄時左右中貴人方扶上怒而欲修其却則人震恐謂王君必且不測已而榜箠交下王君卒以其身免蓋幸也當王君被逮時豈意其後有此身乎無論被逮即上疏音已不有此身矣亡論

劉聘君全集

卷本序

三十一

上疏即家庭待母安人時豈不亦微嘗其指掌之而可也已不有此身矣此吾以為人臣而忠必其有賢父母也此吾以為安成之薰而成習雖婦人女子居然知榮名教者也今王君為編氓父母安人徒無恙乃未觴稱七表之慶於安人夫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卒是非豈意其得後奉一朝之歡於衰白之親如今日者耶蓋其幸也王君之宗人某等亦竊以為王君幸將治觴佐王君驪謂不佞習王君前幣百里而問言也且曰顏安人益賢婦云其畢東盧公也東盧公性嚴急訓督諸子不離憂某安人

從也之終不以慈惠掩義方今諸子亡論三郎聲稱
即其伯季皆推勝卑有樹植人、以為賢母之教使然惟
吾子一言以為垂寵予曰此吾所以謂王君必有賢母也
顧予言易足華寵安人抑安人之自為華寵多矣明於趨
舍使其子聲流千古是壽其子也子不以即悅母而以即
能約職悅母是壽母者也若夫百齡蓋其細者耳藉第
令安人以百齡為壽豈其令王君以身試逆鱗哉諸王子
唯、而退歸以語願安人安人曰善

郭母胡孺人七十序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子之所願得於其親者莫如壽勿論年不得於其親也即
得於其親乃百年之外吾之願窮已則又願壽之以其身
即得於其身又百年之外吾之願窮已則又願壽之以其
名固且以為必不朽乎然小者湮以年大者湮以世最人
者歷劫而湮吾之願之窮已彼夫睹拯壽之以而未睹於
壽之所以也於是郭孝廉之母胡大孺人七十矣其姪李
子德卿乞言於不佞不佞即有概乎壽之所以也如觀
鏡花耳願亦祈得至人之言向孝廉而稱之則孝子進曰
德也堂聞大孺人一二賢行矣孺人故令安鄉居女也

郭為龍源公室公斤、書生產日旁落孺人糾緝沈佐諸
孺子游學公既捐養大孺人日夜泣謂諸孺子而家世修
行先司理以燕著先子瞿、醇謹吾懼而之不朝夕修我
且以察先人也中子舉於鄉人孺人喜見色曰乃今而父
為不死若不能依仗素業而將之規檢即簪紓牙纓錦窠
耳孝廉跪受誠遂稱贊王塘南先生稟學廩、益嚴云予
曰遠矣大孺人之所以自壽者則又曰德也堂聞孝廉君
一二微事矣初龍源公不祿孝廉時在諸生授書里中得
少修脯束帛必以納大孺人不敢請出入大孺人絕憐愛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其長公孝廉則曲為資厚有加有所貺孫善視之踰已子
大孺人寬然忘其寡也予曰有是哉孝廉之所以壽其親
進乎世之所稱壽云壽云者也乃予所稱於振龍氏者蓋
猶有進焉竊聞之大上修性其次修行最下修形修性之
與修行外不別也而內別於天淵事不辨也而志辨於王
瓦故夫達於性而修也者彼豈其恭視兩端而為拘而土
直之哉因於形以養性而七尺豈乎三極泰山為小因於
行以率性而一息長於千古彭祖為天人之所以壽日
惜年以壽其親無窮者率永於此哉斯道也塘南先生常

言之乃不佞則固觀花於鏡者也振龍氏有意乎致親於上盡其以問之王先生予將稱手至人之言以復李君矣

陳姊七十序

癸巳之夏六月丁未為陳母劉大孺人七袞誕辰劉大孺人予族女兄也先是其子大學生君立氏數過復禮證學予曰高堂設帨之期近矣君持觥而祝也奚以大學君曰壽稟自天予母有天幸稟獨厚資豐而神完力勤而氣昌今老矣其健如壯少也以是幾期願猶繼之耳斯亦人子之所深願而莫可必之者予曰天壽哉願聞人壽曰壽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三十四

致自德余母塞淵純龐既儉且恭方先王父倭拾仰取以克厥家母為耦美綺裳纖膏作苦先王父曰此真吾兒婦既而先君子業大學稍振張前人之規好食客饒亭榭植花磊石為玩母即又為治具無不當先君子指先君子賢之曰此真吾妻暨予幼驕母督之學俾從名師勝友以世業則予昆弟族人又嘖嘖稱曰此真能母具此三懿以備百福無不可至矣予曰是大孺人自壽願聞予所以壽大孺人者大學君瞿然以恐肅焉避席而對曰余竟何以為吾母觴也夫吾母之事先君子若而年庶幾吾先君十

之沾一祿也而不能離成均諸生則抑吾學又若而年庶幾吾之一振也而又不能離成均諸生吾茲何以為母氏觴予曰予之所以壽親者豈獨青紫之足永哉則世所謂青紫者何限乃其名與其親之名湮不傳者衆也即自歸勵以顯其親此其人已為進於徒有青紫者然吾猶以為有小人之辨何者歐之荻柳之九陳之杖陶之髮何必戚三遷之訓而其名皆不至孟氏母之赫然則以子與氏之所修大耳夫以子厚六一之文章士行充咨之功業豈其猶不顯而孟氏守其入孝出弟之道以考先王以待後學非有甚高難行事而論者躋其七篇於六經高其功能於禹稷又相與稱孟母之為生若祭川者之從河及海焉此其故可縷思已大學君如有意乎顯親之壽則請無求諸文章功業而求諸學有意乎學則請無求諸元奇而求諸庸德即不能不遜孟子獨不能為孟子之徒為孟子之徒則人且推劉大孺人為孟子之徒之母其為壽孰有大焉者乎大學君曰善哉言也余吾母聞之必且知某衣之於祿養而欣然舉吾觴矣予於其誕之日書此以進之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三十五

奇潘母劉老夫人六哀序

癸卯之春正月元日為潘母劉大夫人懸弧之旦時大夫人
人跡六哀矣先是武令徐君光宇偕其僚及諸文學君之
致效祝於大夫人者徵言於不佞元不佞元辭曰不佞習
滿侯之政矣未聞大夫人之德徐君曰子儻事潘公有日
時請公美政公不自歸謂予蓋有家慈劉氏云因相與一
再咨詢則蘇、頌涕曰家慈之歸我先大人也猶逮事舅
姑以知禮聞時大人守先王父之業僅、具伏臘費家慈
佐以勤儉後稍、貳饒尚不款輕命一錢有所出納雖更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三六

歷歲月猶能嘿理暗記若播簿數一二不與錙銖得兩脯
無問多寡召隣媼均之蓋其性使然間令僮奴服後肱明
起諸厨躬自視饗必使果腹受事乃喜今雖從署中得僞
一日之養然其親耕繡躬烹任猶然故自公之暇往
往以勤恕相勉訓益身教也予儻耳公語私憶識之是雖
未足以盡大夫人懿美而其大者乃亦庶幾概見於此予
聞已作而嘆曰有是哉大夫人之賢予子吉人也能談吉
中草昔楊文節公夫人年已七十每寒月登作親具體一
釜通飼諸廬尤乃令供事其子東山先生故曰夫人奈何

自夫人之此亦人子也凌晨嚔冽頤使其腹中有火
乃堪受後子及東山守其夫人躬紡績以為衣時年奉八
十餘矣論者謂東山天挺人豪而母儀所助正自不少劉
大夫人之行與羅氏先後符合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以
彼其有諸已者而用勤恕為訓宜侯之奉而施諸政也侯
雖綬安成經月而民靈剔再月而渠魁擒三月而百寮舉
人謂侯有楊洪園公之勤慎而兼吳懷溪公之雅度而不
知侯之稟承負扶固有自來矣於是徐君起曰善哉子以
文節公夫人况大夫人而以文惠公况公斯其懿行風節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序 三七

可謂酷類祝至此已乎予曰未也予姑就諸君所聞而數
言之抑予嘗緝女訓而上下古今賢媛哲姬何德不有未
有涉理學之津者獨以其子為丘則稱孔母子為軻則稱
孟母云然則孝子之思齊其親其有大於以身為聖賢者
乎其又有大於尊其親為聖賢之父母者乎東粵之間有
白沙先生者蚤遊學江右晚習靜陽春獨契斯道之妙為
世儒宗而林大夫人之名之節至今炳烺宇宙間與先生
俱垂不朽斯其視文惠公之所以壽羅母者不尤光顯也
欽侯嘗數登復古堂嘉會後學日討大道而東其

為大夫人壽者將在此矣將在此矣

慶妻母歐夫人八袞序

甚矣歐夫人之福之盛也夫為大夫子為士而其仲氏與諸從子又皆競以道自命夫人六十七時歲斷斷濟以次酌兒能上壽予嘗為文馳賓盛事矣以今又舉八十觴予二從子大夫人外孫也獲請予言憶自四十時壽大夫人屈指忽稱六十翁大夫人之福之壽從可知已從子進而問曰夫壽固稟厚於氣受數於天乎不然何其等差之相懸也予曰唯否有一定之氣數亦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三十八

有不定之氣數于不見大瀛之海其魚吞舟鄧林之木其巨蔽牛豈同稟氣特厚夫亦其蓄積使然哉夫人則亦有之予昔者壽大夫人稱大夫人之德未及夏氏先德也往從邑人聞其家先世一二軼事心終不忘至於今猶能道之益刺史君之先公為人為吏好交友偶書舍中夫一象櫺疑其婢子一日公適友人所友人出觀藏櫺在焉掩而去之歸語媼曰吾得竊櫺人矣而所疑非也問其姓名終默不答曰一得其人肅容之心不哀耶又公嘗貸市人升酒者三十金久不能償使使趨之將粥其居公耳之謂曰吾

以識子故相貸忍以發故令其累世也屋乎立命取券付其人自焚之異時刺史公赴省試其從行僕夢升洪者

戴黃紙叩首貢院門祈朱衣人曰願得夏某中式以彰其

報朱衣者領之已而果得舉即此二事夏翁之為人大畧

可知以故刺史兄弟岳自樹名道德為時冠冕施及

孫子於莊雅飾後來者高綽未艾然則大夫人之福之

壽固其婦道母儀自足致之而先世厚德汪澤所波及者

蓋亦不可誣已彼以為稟厚於氣則易所謂積善餘慶近

虛語乎於是從子起曰固也隣家之姬八十九十蓋有老

而不辨殺發者盡修德致故曰不然也斯子所謂有一

之氣數者也然求其子今孫賢廷連而益振者益亦鮮焉

從子曰雖然叔梁紇以力聞顏路無奇操而宣父子淵祀

宗千代先德之說恐亦有時窮乎曰又非也獨不聞芝蘭

無根醴泉無源且又安知宣父子淵非為瀛海為鄧林者

耶故以為盡由氣數者過以為盡非氣數者又過以為積

善有度而誅求寸度以券責於造物者益益過遠乎此可

以破拘儒之執而燭理數之原矣於是從子慨然曰善

請書之以佐實於賓筵諸君子

劉聘君全集

卷六

三十九

者三十金久不能償使使趨之將粥其居公耳之謂曰吾

彭母劉孺人五十序

叠余與龐所氏締兒女好也竟有夙因敬龐所氏昆季孺人自辛酉歲分席二伯氏越數十年因小季弟知叔姪景吾又數年得交二季氏已而以次大子議昏於龐所氏習龐所最後識叔氏慎我此六七兄弟與余皆傾慕契合比登堂則見其昆季欣如也子秉熙如也若初春烟景綢繆混沌與之遊者心醉而莫得名其所以予退而嘆曰有是哉吾君今而得遊大古之世矣已而大子姚坦腹其宅上則予又竊聞劉孺人賢劉孺人龐所氏配也則蓬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四十

羨彭氏多賢雖婦人女子皆潤於其家澤不知當時八士之家有此良內助得如孺人者否今年冬十月十日孺人方設饗適甲子五十春秋矣先數月龐所氏壽如之至定因舉觴為大子姚跪而請曰自不肖入彭氏門孺人直以子視之每燕見輒勉之讀書勉之力行曰無辱爾父言甚切至不肖雖甚懷安惟恐得遇於孺人此猶其愛女所汲或亦人情宜有之者及竊觀其素履則証諸古列女傳中事當不多讓婦翁故好客容或集至輒留款盡歡孺人從中治其一象情即婦翁亦不知其所從辦也家兄弟

固多費間有失意不能無憾孺人從旁曲諭解曰人各

具一性情君必欲六七兄弟人上賢聖世容有值乎解必

具酒食相招務歡洽如初乃已教其子使無失長者意有

所遇從不難雜佩相贈贈資餼奉數錫而不辭以故孝無

君昆王岳自樹孺人有力為性尤喜施予故有貧而老

者收養之其人德孺人無以報以女屬焉女故羸弱無所

適於用滋益費養孺人手撫之雖歲侵食指繁終不以

匿改其初御臧獲無虞言怒色人上藥為使蓋其慈懿溫

淑多得之性哉孺人雖無意為名乎然婦德如是又適會

劉聘君全集

卷六

四十一

賓筵大人獨無一言揚其徽聲所以彰閭閻示來裔也予聆已乃進姚兒語之曰女德之係於家祚也豈淺哉古之教者無內外一也即曲禮內則可鏡已後世婦教不行哲炬賢媛半屬天植即孺人之行固滿於大守之家訓素於相門之流風而其得諸資稟者殆不可誣夫資之所近者百一而教之所育者什九茲吾所以慨古道之不行也今試引古列女事以論諸女婦則人必以為古人之行不可幾於今引孺人事以勵諸女婦則人弗能以不可幾為解吾誠願珠履集時嚴孺人之事行告於其家曰何室無

女婦而胡不為劉孺人也以告於諸賓客賓客歸告其妻
曰何家無婦女而胡不為彭孺人也聞風而慕倣者無窮
斯孺人之壽與之俱無窮予嘗僭歌輯閨訓一編使家婦
女之知書者學諸女子教之又使其家有賢行之婦女時
演說其義以身訓督之則風化所補恐亦不細而不能不
厚望於彭氏為之前茅也於是姚兕晚曰不肖請得持是
說以白於孺人孺人必欣然以女師自任矣予遂次第其
語以為孺人五十壽序

郁母劉孺人六十序

劉聘君全集

卷本序

四十二

自予倡道里中稱殷應者無盛於楊宅最後得鄭生達甫
達甫少弱冠學於予津有味乎立達之旨也予詰之曰
夫人幼而耳義方若猶習嬉弄奉也有則長而勤於青紫
得之稱顯親以貴不則僅通籍有司矜佩是具自慰難述
無愧賜予聞而母稱未亡人者若而年孰使而得義方所
不可幾得者於子而賢聖自許予達甫進曰不肖之偏有
今日者微母氏之力不及此先君子東塘公篤愛而好行
德義母孺人經紀慈周急難無非應也年望三十始抱不
肖亡何先君子見替母孺人身撫咏尤虞囂諱之易志

為之徙宅距故居里許適所徙諸比廬而居者嗣多處
仁長者母孺人則喜曰此所謂千金買隣耶爾弱不能握
手天下士而歌躬有所抗樹非慕義以托於里中君子能
必三損之不至而庶幾成名乎名不成則人且以齒易之
睥睨之無日急因而親之不可失以故不肖薰蕕丹漆之
憤益自孺人減於卜隣而幸有今日者也自是達甫承肖
詩禮之習而問道履履戶外孺人怡然供具稿鮮有列
先後廢至勿虞曠旦哀哭至勿虞還即往復頻至而其恠
益虔已而偶會鹿澤建中道館中適於諸講院最稱巨構
多達甫贊翊之勞而孺人有力焉人或謂孺人蓋少自封
孺人曰子能學即父為不亡吾所不捐此七尺即地下者
歆為若父成此子耳乃今何能為守財虜使吾先亡者不
得有令子為之後乎達仁人以成名所較利孰厚故自孺
人喜客而容於孺人之子者無郵倍難耳無澆薄淵目達
甫至今奉教周旋不墜也於是人咸多郁有賢母云藉令
童而恣其游與以事所不必勝已者乃今何能不漬市風
長涵後顧歆有令名於其子烏可得哉昔史稱張奎亢母
督其子之親友也彼亦猶是言卜由求之科是宗依耳而

劉聘君全集

卷本序

四十三

孰與事賢友仁之尤得其大者乎今達甫之津有味於
立達之旨也寔自其母督之乃張母易足比班焉且厥旨
維淵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獨此云爾達甫誠於此而
身有之則所謂順乎親有道者也彼所為壽孺人者蓋其
悠哉吾見達甫治舉子業有暇又羅孺人膝下者繩之未
艾也則於張母之訓具燕之矣若世所謂祝年者又何足
以稱於孺人

卷之六

日下

劉聘君全集卷七

記

復禮書院記

吉 劉元卿訓甫氏著

門人 三楚洪雲龍 禾川周一庵 編輯

邑西之距郭百八十里道險遠阻聲教其俗故上富貌
勝人重使氣莫肯順理豪傑者至抗治吏而強有力多苦
細民而兼其資非一日之積矣東郭鄉先生數之致誘而
循之而僻壤習詩書者什一士人少不得其隙也予自在
諸生中深引為耻顧獨應得一二有行誼者若李坦之置
劉聘君全集 卷七 記 一
井田彭君類之劉先疇以均其任楊惟十之操作供母則
心私喜曰是不可引為赤幟乎乃謀諸王君子應賀君宗
孔聯鄉之父老子弟為會而時之引此三人事揚激而發
躍之曰諸父老其母以學為元奇不可致力夫道者所謂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達道也學者學之為君臣學
之為父子學之為夫婦昆弟朋友也學不講則不明故講
學以會友明倫而已非有元奇也始無遠引即楊之孝彭
之友李之好義周族是其人者皆所謂明倫者也豈其有
甚高難行哉顧非為耳於是諸父老欣然曰往吾以講學

為元遠之談今所稱引如是人人可致力者通相率即其家季一會一蠅引其子弟訓習之耆者爭為簡暴者忍辱食者損其分以外之求行之暮年風俗浸一可觀乃合而謀曰季而會五日而罷去暴寒無常非計之得也蓋醲錢構書院乎卜地書林面朱山員武功西雲慈懷諸峯拱揖而環聚足稱雄觀垂永古旬日間斂金以兩計者五百益彭昂為之首而陳君朝儉國相等從而翼之余兄弟各卿上卿貴卿等復力助之遂舉金以畀劉子欽彭子純焉馮子夢熊量工命日始事於隆慶壬申之十月越明年三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二

月告成相與問名於予予曰其復禮乎諸父老驚曰斯題子之學也仲弓而下不敢望其蕭蕭奈何以迪後進之志予曰嘻斯近也非有元哥也夫性周六合在人則為禮性也者不可得致力者也禮也者可得而致力者也然性雖不可得而致力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性也故視聽言動一歸於禮雖謂之致力於性可矣聖人罕言性而雅言禮所謂中道而立超乎二氏而為萬世之宗者也顏之仰鑽瞻忽其始固欲致力於性而夫子則示之以禮故其言曰如有所立蓋始悟禮之可據也曰求由以從之則致性

之不可得而致力矣不觀諸火之性過虛室麗木則明薪之熏飪則利興以之燎原則害熾顧所用如何非必絕以去燭而後可以盡火之性也又非即薪與燭而遂謂窮火之原也明於觀火可以通乎禮之說矣父老曰若是則何與於明倫曰斯子所謂明倫也予請言孝禮曰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非禮勿視聽乎不登高不臨深不苟嘗不苟笑其非禮勿言動乎推之君臣等莫不皆然則仁在其中矣然則顏子之學又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於堯諸父老進其子弟曰斯言近而遠淺而微若等勉致力焉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

雖終身可也復顧謂予曰子卒以此而名吾無疑於顯微之故矣予唯退而記之

識仁書院記

邑西故無書院有之自隆慶壬申始所謂復禮書院者也鄉故險遠去郭幾二百里去書院多者百里少者八十九里往必宿聚糧士以故鮮至將修斗乾周先生之緒謀於半道市地更築以告邑侯吳懷溪公曰此吾心也是其為鄉聲治叫呼所不達吾將為諸士圖焉以分吾任蓋先是鄉義士王師仁上百金於縣議修嘉林浮梁侯念嘉

林故有官渡即舉百金為梁之二三年必且死則安得復有王義士者更繼之又廢官渡是兩失之不若移其金構講舍百世之基也王義士曰唯休哉遂以金昇孝廉劉子孔當周子惟中二子乃更謀諸鄉大夫父老士鄉大夫父老士各捐金有差卜地東江市民居加新之不數月書院成題其門曰識仁然後乃今西之鄉二百里內屹然兩書院相望二子謂子子盡記之于既叙其事則進鄉弟子語之曰而亦知包六合外盈天地間之皆生機也乎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生之為天地

劉聘君全集

卷七

記

四

則能春能夏能秋能冬生之為人則能視能聽能言能動凡此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者人也即仁也凡此能春能夏能秋能冬者天也即仁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也人也一也人莫不仁也而鮮能識之也或苦其識之難則離絲屏念以求其見是自通絕其生之原也或苦其難於欲則矯情刻意以求其定是自摧折其生之萌也若夫初機乍解偶窺生之妙并謂恣情縱欲無非天機是又不知生之性之止於至善也此皆不可以言識也嘿識此心本通天下本貫萬世

直欲與天下萬世之人同歸於善則已矣以此學印以其學為教以此教印以其教為學忘食忘憂不厭不倦不知老之將至用之行吾有所以行者舍之藏吾有所以藏者仕止久速無不可可資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惟孔子識仁惟孟子識孔子甚矣識之之難也雖欲不免於晚為其去然識已遠而善學者或默省吾所以言即吾不容己之真可知已鄉弟子曰唯善哉夫孔子默識蓋識其所以言言者也弟子乃今識子之仁而自得吾仁矣遂相與述之為識仁書院記吳侯梯應明懷溪其別

劉聘君全集

卷七

記

五

楊宅趙氏祠堂記

楊宅舊為武定園自宋以來設官建牙蓋邑西重地也而趙氏世居之趙之先為宋葉王裔由保義郎子挺監河安成其兄潭州都監子謬避亂來依逯家青石街五世瑾始西入楊宅適為楊宅趙氏四世孤傳至惟仁始大其後代有聞人若世美君子道君嗣輯家乘顧未有合祠於是伯條氏謀諸師孔始與諸父約繼自今婚喪聚族請輸錢備為費不足則會丁計田又不足則師孔諸人捐資倡之衆

赴義如流乃卜地企背橋頭橋頭故子道君遺基也其孫
師謙師賢以為是子道君所有志而未卒者義不受直於
是伯條師孔而君選諸子姓之才者若伯條師益師顏希
潤師淵等使分司其役不淹時而堂成蓋辛卯七月也地
徑闊得八十四丈有奇中為堂掖口而廡後置寢室趨其
門曰璇原衍慶從諸牒也越壬辰師聖氏希文氏偕其族
諸俊彥屬子記余曰諸君勤於祭之文矣而亦窮於祭之
所以者乎夫古人一飲食不忘其始故出少許置豆間之
地祭之夫惟其一飲食不忘所始而思忌於覆載生成之
恩乎是故郊社宗廟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皆
原本於一飲食不忘其始之心是一飲食不忘其始之心
即吾不容己之仁也故明乎是心斯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斯明乎治國之道矣吾
乃今而知孔子所謂知禘之說之易於天下也者蓋嘆夫
嘿識此仁之難已諸君子誠舉其儀而苟不能推極不察
己之心則廟貌之崇為觀而已耳靈薦之節為文而已耳
若燕不立家何以觀焉而況於國與天下也諸君子進曰
吾始也勤於拮据備亦所謂遵豆之事乎乃今而知君子

所貴乎道蓋有主謂矣雖然王之制禮也於祭加詳為
必以為根於心之不敢忘而無間鬼神則禮無乃虛乎而
祭無乃為偽乎曰非所謂虛也偽也夫吾一飲食不敢忘
之心即鬼神也不敢忘而敬敬乎斯祭之所以加詳也故
其詩曰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則善言鬼神者矣中庸曰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誠之不可掩也誠者
天之道也鬼神之誠也得其誠謂之與天地合德鬼神合
吉凶又曰有諸鬼神而無知天也天也誠也鬼神也皆
吾不容己之仁也若曰此為誠彼為神是猶二之也以此
而幾吉凶之合終不可合已以此而幾鬼神之無疑終不
免於疑已於是諸君子復進曰吾於子之言知禮之本矣
又知鬼神之情狀矣請述其言以為祠記

樹德堂記

有味哉周書樹德務滋之語乎彼其觀之種樹得養德之
術焉千尋之木封之數世其封愈久其庇愈大而獨樹矣
於德亦然故凡祖宗積德於前又得簪子孫引而培之則
其澤世一德特先人之德而不知培者則其澤一世反道
敗德伐所前樹者則先德不能勝後然而其澤止不流嘆

嗟可懼已吾嘗執是概觀自古萬門大第其子孫登車
禮稱詩莫不由祖宗累仁所及後世不勝封植其德而
務封植其產甚或恣無賴豪黠窟窟里族便利入市徒而
造物者歸罰於其子孫蓋墜示者武相繼豈八國皆厚之
而今薄之厚先世之足庇其後人薄後人之反代其先植
此一定之理弗可與耳嗟人可懼已予北世人家南溪上
代傳忠厚語稱樹國公辨出無辜活者千數夫活千人者
其後必大語固有之而自余高王父而下且憫人然不敢
以力加其里族人聚食于楮戒令肅然亦庶幾所謂培之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八

者故世變桑海崇臺列榭一再傳而為墟往人有之而余
兄弟幸列數世不墜表飭之資皆先世遺植也詎敢忘之
哉已郊之成余兄完甫氏新其所居之堂扁曰樹德其心
遠矣間命予一言記之予曰祖父之封植動矣欲承先啓
後以比於千尋之木其惟滋培之乎王氏之堂樹槐樹活
人之德也田氏之庭樹利樹友于之義也彼名樹人而才
忘德此名樹德而益修其寔斯善延先澤於世人者矣異
日若世居其堂世釋其義而培之則吾祖父之福其未艾
乎其未艾乎

著存堂記

蓋吾嘗臨祭而深愧吾所以事生者未能云古者君子之
事親也謹於問安視膳焉即其歿不敢以死故忘之是故
其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云耳由今思之旦而起居
有如肅明視設之勤者乎侍食於父母有如盟而後薦之
肅者乎承親之命有如奏格之歛容折節者乎夫寬於人
而嚴於鬼吾行之而脉人媿矣昔者孔魯論孝抑養而崇
敬職饌而難色重生事之禮而後重祭蓋亦本其所求乎
子之未能者而推言之欤不然何其懇款若是也夫內無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九

恭敬之心外乏怡愉之色當生弗崇禮而故飭色於既死
施敬於殯人然後乃今知老子所謂體者忠信之露夫亦
有激之言乎歐永叔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感哉其言
之也雖然忠信薄而禮繁固矣然吾因禮而得忠信以追
夫昔者之所未能則所謂體乎者非孔子之所愛歟老子
培擊之言其不免去告朔之心乎永新江君卓有慨乎其
家廟之久圯而莫之振也以屬其子爾海曰爾卒成之吾
姑捐貲建祠以奉吾小宗而名其會食之所曰著存堂堂
成公其子謂予文為記予於 受氏有十日之長乃進而

詔之曰子之以著存名堂也亦有意於致愛致慈之旨乎
慈莫若及其身而愛且慈焉著之不謹而求著於渺茫存
之不事而求存於既亡得無大晚計耶子力行之毋若吾
之今日而殊有愧於臨祭也於是受氏進曰海也致愛
致慈以奉家大人家大人若著存以事吾王父斯庶幾
矣蓋其孝慈之心以無負於先生之教不亦休哉予曰謹
撰述之為記

桃溪大分姚氏遷祠記

姚氏遠祖虞舜系出唐相元之後裔孫正雅公自錫任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十

安成春茲桃溪之勝標景凡八而山水舊名魯鄒獨稱
賢聖真區也因留家焉桃溪之有姚氏自公始傳十世
曰恢曰松曰忼曰懌懌徙楚之武陵衡湘忼徙西昌之
溪龍洲懌分居城邊獨恢之後世家桃溪上更十六世
恢數千指所居至不能容於是西分杉溪南分泮溪北
分橋即桃溪一丈且列為十三址總稱大分姚氏亦不
盡知桃溪為根本之地矣宣德間諸長者營象山之麓
入祖祠語在兵司成竹坡公記中其後代加修飾越隆
之際漸就頽圯則諸長者若某若某慨然興嘆念茲

爰督其族之彥曰某等卜遷桃溪開基故址鼎建新祠
顏其堂曰統宗會原示不忘本也其規制視前加壯每
歲冬至專祭大祖考姚而分獻其配祀者元旦則大合其
族班相拜揖因以修舉鄉約家會恭維然和協輯睦有
張鄭之風焉祠成姚君率生祿春奉其家長之命來徵記
予告之曰君亦知祭之義乎夫祭者事死如其事生事亡
如其事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推本之也吾言
故尚禮義諸舊家名族所在剏祠有不合祭其祖者樵夫
笑之顧密察其私則大年祀先之慈孫或多於幾難供毋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十一

之孝子此又何以故哉毋亦飾於市而懶於室歟則不講
於禮之本耳諸君祭於斯又相與修舉鄉約家會於斯時
討其孝順尊敬之寔而行之陸之橘王之鯉孟之筮會之
酒肉各以其分其力致之於其親母薄于游之養而或私
於妻子毋小季路之米而至情其四肢人亦有言祭之豐
不如養之薄倘所謂事生如事死事存如事亡獨非孝之
至耶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意在斯歟夫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則其所以通於治者蓋以禮之寔為國也
不能以禮之寔為國則明且不足以得父母而謂孝足以

格鬼神乎使之主祭既不足以格鬼神而使之主事又足以安百姓乎此必不得已之數也吾所謂祭之義如斯而已矣於是姚君再拜而謝曰吾子之所以教吾宗人者大矣予遂次第其語以為祠記諸君時舉鄉約家會於斯尚亦有味於吾言乎庶幾無愧虞舜之大孝不負魯鄒之山川矣

魚石祠堂記

古者庶人祭於寢而後乃改用堂云然其時家自為祠正寢之東為四龕以祀四世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神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三

通高右也次曾祖次祖父以序而東繼曾祖之小宗不敢祭高祖而繼祖之小宗不敢祭曾祖繼稱之小宗不敢祭祖大抵一祠之中為龕四為主八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而已今且族立一祠盡以其主來附祭之日宗子主祭誠有所專而其餘主盡若旁親無後之附食者然為人子孫者宜於此焉變矣予以為今人正寢稍北往為龕奉神後以祀先如前所謂祀小宗之法不猶愈於祀外神者乎族之總祠世近而同高祖則合祀高祖以繼高祖之玄孫主之餘皆入而助祭焉世遠而高祖已分則合祀始

祠以族之長者主之餘皆入而助祭焉斯則今日祭法之當議者也顧相沿已久卒然行之怠者憚繁鄙者怪費則又安得遂復古禮而興華其苟簡之陋習乎魚石劉氏分自予族而自魚石分之復為五曰石下曰塘下曰高陵曰社下曰佛嶺若復菴公則塘下石下所同祖也公故未有令祠諸彥士倡修之疎難合會宗兄雙潭本振新築廢下之居方成慨然謂諸彥曰即復菴公不得數萊享祀吾雖隆其居及於天猶之無益也於是割其所居為祠乃復庀物徵工增修其所未備祠煥然既成則書閭禮於予子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三

曰予與翰吉君論祠制有日矣夫四代之祭品官之制也國初許庶人祭三代既而修會典竟令庶人祭其祖父則三代之祭猶為備也金祭及四代矣又及始遷之祖奕及及各派初分之始裨矣斯又可謂過於厚者也乃一祠之中高祖而上不忍祧高祖而下不欲分是祠且為委主之壑藝亦極矣獨苦於沿舊莫能革也今祠制方定自復舊公外嚴舉其配祀者而各家主戒無雜入使仍祀於其寢斯不亦復古之大機乎於是稍約其所以告諸君之語以為祠記

范塘譚氏修祠賑族記

萬歷丁未予結夏復禮院中際訪生某等以書幣來請曰家中丞岳南君修范希文之業津上嗜義自叨進士歷縣令累官中丞備補俸餘顧見先祠湫隘族人無告勿為戚然於是請之先封大夫臺洲謀於族之孝廉庠士即舊祠更恢大之始事於癸未六月成於是年之冬十月詔具南大宗伯姜公所為記中迨甲辰復建寢室室之上為閣受所予誥勅彭王賜志報本也既成乃割常稔田百畝家嗣大綱又益之三十畝總為族人周窮計族人士喜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四

乃白之州大夫州大火亦喜曰此何戚范氏父丁年立給帑臨移之年復其差之半著為令歲以六十畝給貧困之不能存者三十五畝給鰥夫之不能婚者自餘所入以輸本年稅差至輪役之歲報助婚之租以益費役已復故鄒所贍氏序頗詳其後又置義穀于桶畧準社倉法分晏歲荒月及播穀時為三限散之無不各中其所急蓋自此而吾譚氏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無非中丞吾惠也顧恐隆替無常智愚靡一安知子姓中無侵公以濟私假義以植利者幸一言申之庶幾宗廟得永享而子孫得永保之矣劉

生曰嘻子雖有言其何以加於姜宗伯鄒給諫之云乎夫

祠則既祠矣田則既田矣無已有一焉其義塾乎今世塾師獨句讀耳倘推擇一學究知義理者館穀於祠凡子弟苟讀之暇引之歌咏導之儀度畧倣古人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時以淺語解說數條使漸濡於道德仁義而油然而生其孝敬之心異日登斯堂或不至破倚於臨祭而祠加崇貧斯田不至逸居而無教而惠益尊焉姜官保謬稱我安成多忠節曰是其宗祠父老之教使然而鄒爾瞻亦謂斯舉特約之一斑而拳拳引八德相勸其所以致勉之微意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五

無亦尚在斯乎是則所謂長守宗廟永保子孫之善物也是則所以申之者也然亦竟何以加於兩君子之所云者乎

同仁書院記

為申之憂予病卧山中年友督學劉君自潛江以書抵予曰予故安福人也習父師之教夢寐復古復真之間而不得以遊輒于僑寓創同仁書院其前為廳事後為義倉又後為堂之後有池群同志日聚其中于益為我記之予曰予未識仁安所得仁人之言而稱之雖然予嘗聞之

矣夫求仁為學之主體也而同仁則所以求仁者也然有方焉此其說在立達之章矣子貢求仁者也而未得其方故求之博施濟衆博施濟衆者所以同仁也而非孔子之所以同仁也夫散立則衆人欲達則思達人此人之心也吾如是人亦如是此不可不譬而得之乎故立一人則人之不立者斯人將立之矣達一人則人之未達者斯人將達之矣以一人施天下則用力甚勞而其施不得不竭此堯舜所以病以天下立達天下則操術甚逸而其濟不得不博此孔子所以不病者賢乎不病者賢乎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六

斯宰我所以獨高孔子也而要之孔子之所以獨賢誠得其同仁之術之巧者耳孟子之贊孔子曰智譬則巧其深知孔子者乎蓋昔者伯夷用力於清則至乎清下惠用力於和則至乎和清也和也然而未仁也伊尹近乎仁矣然而為仁之術尚倚於施濟故必就湯說之乃可以救民自伐復之外未有仁天下之方也夫至於伊尹非不可言同仁然能以一人同仁非能使衆人自同故孟子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而已蓋至是蓋知孔子之為巧孔子之巧於求仁能使人自為同而已今天下譚學者誰不言同仁哉

然試問以孔子為仁之方則莫不茫然夫仁以博施則孔子亦何所施乎而不知孔子之立人達人其施蓋有大焉田求公西赤猶然堯舜之術也而曾點見幾乃獨在舞雩三三兩兩之間是以孔子喟然與之其微意可識矣奈之何二三子固於孔子教學之中而默契其術者鮮矣為仁之方一言隱然以其術傳之子貢而子貢卒亦莫悟第曰夫子如天之不可升如日月之不可踰而不知夫子之不可及正在操術之簡易耳嗟乎向微孟子則孔子之術之巧孰能寓一目乎元不佞何能智及孔子之術然嘗朝夕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七

耿先生得聞其說竊嘆孔子之不遇豈獨心十二國之君相即七十二子之中自顏淵而下莫之能識也真我知也夫誠傷之矣子故因記同仁書院而著其說如此潛士日遊書院之中尚亦究竟此義使孔子同仁之術大明於後世庶幾立達無窮火傳不盡不負吾劉君所以勸書院之本意斯其為同仁也不亦大欬

復古書院續置田記

復古安成故學基也嘉靖丙申松谷程侯以量移至時文莊鄒先生首倡陽明正學程侯雅同志遂謀即其地建講

院故稱復古云薰修四十餘年人賢彬々輩出其後江陵
柄政修申商之術弘立行一意我安成傳劉諸君詆訶時
事首犯其所最忌於是嫉言者極論講學之尊議毀天下
書院時亦田倪公鳳環閉公相繼為令咸以身翼復古會
承望者傳檄郡邑有不變價敢以他名色相匿者論違悖
乃不得已覈復古所置田之半鬻之得數十金告佃於當
道易名三賢祠三賢者松齡程侯鄒文莊公師弟子也後
江陵敗主上從鄒給舍元標請復書院之毀於江陵者
於是復古得存時田已屬民家院基亦大半葺為茂草類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六

文莊公孫侍御某力謀新之為請於藩侯聞之按臺吳安
節公行縣修復又先後捐俸三十金增置院田詰具堽兩
王先生碑記中碩每歲會講動至千人而田入不給先是
潘侯為措置得九十餘金會按臺徐振雅公復因侍御請
捐四十金泰知黃與參公又助十金為益增置田乃合前
金擇買腴田若干畝其詳具簿正一如院檄行既成藉同
志謂元宜有記元一再謝不敏不獲乃借播告於諸士曰
士亦知彭更之疑孟子乎夫豈不謂凡守一藝者食藝守
一官者食官皆未有若士之無幸而食者而不知士守道

以待後學其所事乃更有大焉夫守之為言守而不變之
謂入孝出弟平淺無奇素隱行仁聲譽隆起或避世不知
或後世有述其數不勝也矧在今日談老者高入元天而
談釋者又更出於元天之外異論橫生搢紳奪魄然後乃
知不愠不悔惟孔孟能之其功在天地真有賢於堯舜也
者區々諸侯傳食豈其泰哉晚近學士名為志道試詢所
守非復古先王之法矣高談者元則以元失之空談者虛則
以虛失之拘學者攝心息念則又以攝心息念失之其為
亡羊等耳夫食其食而失其所守彭更之謂無惑乎其不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十九

免也今天下京師會府郡邑皆有學々必揭明倫儉廉儒
生亦將以守先王之道而青衿之士主於射策冠然不知
道為何物於是先輩憂之於學校之外時復別起鄉校名
為講院々必有田又將以求真士也而所謂真士更以高
談空論攝心息念當之則先王之道其將終於不守已手
此無論彭更致疑即當日江陵之毀或亦借詞於此矣今
復古又且復古更遇當道加意振飭置田膳士々生斯時
有如復踵三者之故轍則前以玷師門後以誤承學齒則
使彭更江陵之徒得竊咲於九原之下明則重負當道作

人之涵意蓋為罪深益大於是歸之憤然曰今而後有不
行免主之治行者不得比於人元乃捧盤而前曰願請士
編志書同以第其相與語者為之記

田尹氏義田記

今之責而待井田者不困則饑今之議復井田者弗迂則
愚何以故姑亡論其制不宜於今即為之制盡宜於今第
謂謂不刑一人可復則上之君寧有毅然必行之者乎君
即歆之而有周召之相必贊之乎有任事之庶官親民由
已而親然受勞受怨以必成之乎無也藉第令今日度一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

邑田家室扶議以成上上恐見議而中沮幸而濟百不二
二矣矧大計井田豈不落難合故子以為非迂則愚夫
以天下之民料之貧者什七不貧者什三君子勢不能扶
井田之策拯之將迷坐而不一籌乎蓋後世亦嘗有為井
田者蓋子之施三族與寒士之井田也范氏之義一鄉之
人之井田也夫此猶廣矣純仁之麥舟鮑叔之分金則一
人之井田也此猶有財者矣若乃貧無財者當何若呼嗟
噫嘻夫無財者之施乃有大焉往周道陵夷風俗乖刺仲
尼坐杏壇之上羣童途弟子陶冶之使夫出則康濟其民

處則康濟其家而傳其道者亦足以仁世而善風此所謂
白施之井田惠而非惠矣夫有財者既以其財而井田人
無財者又以其學而井田人則素位而行皆可流惠於世
又何元乎思必其不可復者哉恭陵火田尹氏有從吾
先生酷嗜義自幼讀史慨然慕范六丈之所為而敬行之
既壯宦遊滇南不獲展心比歸整其舊業出常稔田百畝
以贍族人貧者族弟進士勿所氏為之著規條垂遐永
其子彥暨廉復欣然助成遂以已卯朔告於祖且諭於
衆曰吾子孫其承厥志思拓之無或二三以傷子心則昔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

唯規條既具勿所氏謂子當紀之子弗能遜顧予兄弟
昔亦置田為族人計苦於匱財不能廣也因念之曰孔顏
則何以義田人哉而有以濟萬世者元雖不佞竊瞿焉
循而行之計或鈎冶一人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其為義田
不亦多乎今從吾公有財而可濟矣雖然有財而可濟又
以學倡諸子姓尤大也又使其族之出而仕者霖雨其枯
稿之民大之大也不命一錢不假寸組而能有利若斯亦
神矣哉茲孔氏之田之餘粒也夫居今而思井田憂食者
也為義田以贍族人果然飽者也以學而濟人救粟如水

火者也翁所為寔乎夢想者矣尚取大於學乎翁無自止焉翁名德先官雲南布政司經歷憲長斗菴公子也斗菴公行義炳著鄉人德之蓋至從吾公稱世義云

清復界田碑記

安成在漢為長沙屬邑厥後改隸廬陵吳楚始分其土田益繡錯云有楊氏者寔居其界壤間市楚民田逸其稅楚民或因緣自隱其稅而併詭之楊氏先是尹攸者以為信皆楊氏所逸令都民為代輸歲久民益困多亡去然以吳楚勢懸隔無能為古虞徐鳳山公來令是邦首詢其事若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二十二

痼瘼在躬為書告子又移檄諄諭諸楊諸楊之讀之者咸慨懷發憤或至泣下以為徐公仁人也所不亟反正有如日於是其族之義士曰子孝者余嫻友也糾其族數之而徐侯亦數以書達子孝子孝愈益感激冒暑兩履而清復得所逸稅以石計者四十有七於是楚民所自因緣隱匿者計窮情見無所復口寔徐侯遂下行田令邑民歡然如重瘳方已其畫法周密多出自覃思無所沿循三閱月事竣民不加擾而邑大均尋念楊氏誠改行率德有如其子若孫不能永先世之盛美而思亂之其若攸民何特

筆紀其事又命予為文證之碣相望也侯之惠深乎深乎夫仁人之用心以萬物為肝膽以古今為旦夕彼有適庶其官第粉飾一時以輝炫人耳目引視徐侯亦大徑庭哉楊氏界糧合吳顏賀錫葵等總得四十七石九斗有奇惟雲陽界稅事且石輸銀七錢復其他後視所輸收其田租若干石歲為稅楊氏世無所與其法具在冊中復多美政不可殫述其清田本末見仁政之始經界又以詔諸楊子孫使知先世之能蓋前愆而無貶其績云

書林洞記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二十三

並南溪而下十五里許曰書林有石洞焉子疇叢跡自郭中索樵子向道率言荆莽茂森虎穴其中予足馬竟入不為懼跡所謂外洞者周覽之其石仕麗若施彩繪植而樛生者如松檟而然起者如獅仰而承滴溜者如玉盤鼎首而吸者如龜據門並立者如畢表曲者如廊廡連者如瑤房起伏離選千態萬變莫可名狀恨非冥搜耳越二年後携雲陽彭子惟猷尹子介卿暨二三兄弟來觀於是洞之禹人馮星兆諸公聚講洞中洞闊敞足受數百人久之繼炬從竄中行石多潤滑乳頭難止如帷雪然旁有白石別

一竅若小井深可二尺許泉冷徹骨其下水涵涵有聲
江流入洞從地脉行也上有石鍾叩之鏗然好事者題詩
紐上後勝行穿委巷有白兔脫岩巖壁間仰視石竇圓光
一線名王兔看月已乃步級道而降視殘碑剝落不可句
猶彷彿見子孫防禦計數字題石者為清江尉云亦不知
其昔與各姓笑燭行後數步入觀音巖巖見然天光自外注
石巖中石色碧綠蜂房稜利上有奇石或壁立或翼而伏
俗呼為淨瓶鸚鵡又縷絡下垂酷類彩仗有石如鼓拳擊
之鉤然鼓聲余喜其穿出而見陽光蒸州晦而明一洞然

劉聘君全集 卷七 記 二十四

景也稱第一洞天其左有徑屢岬巖而下曠然空濶高可
數丈廣稱之仰見人石勢敬傾摧耳角交峙恍惚若龍首
下為田上中石膝高下參差江水一自石孔澎湃出泉
火視之魚鰕可指而數而涯沙堤中有石崢嶸起類所稱
禪塔者其上懸石叢朵如蓮或嵌巖上或垂絛末鉅欹墜
而未絕其尤勝者為瑤宮籙樹玲瓏中可坐二三人並江
後行入窺穴風颯颯起燭炬明滅遊人心怖視視吐舌反
之或以為此龍潭也尚可穿入不阨阻然寒風森慄不似
夏前矣既出語諸同遊曰而謂山水重人耶人重山水耶

瀝溪洛水借色周程一經孔車呂梁九門茲景豈大匪瀝
洛呂梁哉二三子慨然曰命之矣遂筆而記之

忠厚傳家記

予家世樸魯忠厚而先王大夫以下尤甚王大夫父祖
單傳至贈君始有兄弟通曰子孫漸庶而忠厚之風漸衰
予故述先輩數事示之俾得觀省焉○先王大夫珠嶠府
君為人短小怯懦羊隻無兄弟族人恃強與數魚而之有
不忍言者賴有二老僕潛赴會城訟臬司臬司稔機收
族人其急比至庭迫得所魚肉財賄甚果司怒答族人

劉聘君全集 卷七 記 二十五

教十王大夫跪而前且哭且祝曰公也也也官笑曰
爾真痴子矣方魚肉爾時奴虜不當爾叔姪之情為王大
父哭不止卒為寬之○先王大夫東山府君饒資產歲貯穀
數十石賈客常懷金從大夫取穀既已給券去忽穀值翔
其賈客王價已倍他日大夫故出原金還之封識如舊客
請增銀求羅大夫笑曰吾戲爾既已予券奈何背信遂如
數與之客跪祝天願公子孫貴顯以報公德大夫亦以為
固然不自異也○鄉民從大夫貸子然者時其急予之或
重客在座輒起如康唱舞給熱山乃還席曰此曹子待以

舉火率能久需乎○歲大侵富家爭山穀乘時射利大父
獨舉以貸人收息如他日曰吾穀固無若曹出思以積得
之今見利相棄異時何以施而目乎里人至今口之○大
父為人慷慨顧獨怯官府嘗有醉死橋下者邑貴人舉以
充大父大父操數百金求解終不肯至公門差隸至予之
千金求緩隸奇貨大父比事罷猶持故票來又予之數金
去終不敢問其為人竟博博茂如此○先府君在京邸時
忽失一金簪子尋之不可得久之有人言同舍友竊簪斷
為數截適其所買某物我親見之弟與我錢我為證府君
曰固也吾嘗能值幾何奈何使其人不得施面目於我輩
乎謝而罷之後二年還舍出敝襦曝曬簪在襦絮中晝夜
醉時落去也府君密誦此事戒予輩凡有所失物不可得
則已之甚勿指人疑似之閒使人抱抑不得自明皆能損
福府君嘗從人貸百金後其人得奇禍落魄以死以妾遺
其子一懦甚私念曰此風債事必償乎然貧日其以券求
求府君府君計子母售如數厚禮遣之或曰少緩且罷去
何乃迂也府君曰吾堂急而求彼一不難我各心感之奈
何以死生易念乎事實不為此矣言者乃愧服○先安人

世嚴整然事皆身親不苛使女奴女奴至終歲不遭鞭笞
嘗見子輩待童僕稍苛輒戒曰此曹多蠢僕安能一一中
意令聰明如爾亦讀書取科第矣卒低頭事汝耶予聞而
凜然性急躁不自耐忍時引以自抑亦未嘗不灑然釋
也

扶義濟漕記

吾古當江右西南之微厥有三所所之軍有屯有操迨宣
德間議交允於是乎又有漕軍之役乃在今日操者僅空
名屯者享厚寔獨漕軍終歲風波無論節計費造艘已匪

中產所能專辦通議酌屯補漕誠為便策而在安福漕艘
數多助費曾不及永新之半以故人極於病靡復仰佐昭
昭然獨其家之人通力憐濟庶解倒懸耳顧德日下衰人
私其身富者賂免貴者優免智者計免固謂我躬苟幸皇
恤我後縱自及踐更之人破產接趾終不以聞其念善乎
其生以先之能以仁存心也以先為諸生例得自免而其
心以為是破產接趾者豈皆他人誰非吾祖分形而視猶
秦越一體之謂何即吾以諸生免乃後之人豈必世為諸
生也者况吾先君子樂菴公為常庶此至聖矣節縮經

置產以佐清修營辦既具而行後者以他故喪其資者乃今何敢不勝遜前畫而令先志終落也於是損其腴田計租百三十桶以為族侶惟時同心向義者其出租倍之而以頭會出者復倍之總得租可八百乃止簿籍乃立約條歲會收入酌較於五歲之所需者給以津之蓋目是行後者官有額給屯有倒補家又有義津庶幾少紓其重困而獲脫於破產之阱手茲吾所為深善以先之能存仁也以先有志於學堂從予謁徐先生於東越徐先生勉以任仁茲舉也以先推仁於家矣是仁為己任之明驗也所謂

提督會同館廳題名記

蓋禮官攷信於虞書曰寅直惟清從來矣客曹古掌交氏漢所稱典屬國者故事第掌四夷之禮而康儉禁戢市易傳解之事不與焉宏治初增設主事一人提督兩館日從事於朱藍瑣屑于是所謂清曹者茲不清矣雖然虞書所稱清非清逸之云也人生而直而有禮焉三千二百經而等曲而後不可得清者斯所稱直而清乎然非實則清不可致實也者所曲適於清之路也故約四事十典則禮

也庖餼之禁戢之審其錫予時其之燎班其駟晉通其有無而稽其去至勾索其文牒風夜以實以清之亦禮也豈惟提督即主爵清點陟司農清錢穀司馬清戎籍司寇清法令司空清匠作皆禮也禮不可斯須去身矧於為國有一事弗由禮也乎謂提督非清也不得夫寅清之解也謂五曹不清又不得夫禮之解也蓋提督非敬其事而以直自遂以清自逸使裔夷戎狄靡安其居國事不幾于淆且廢乎清且廢而謂之清母亦老氏所謂清虛晉所尚以為清談乎乃五胡雲擾中原濁亂清耶耶嗚呼此孔

蔡生以美托孤記

蔡以美之妻周氏嘗制以活姑予述為傳呈當路崇旌異

之乃茲字孤事尤難族姪一應祥故富人也有子得行已
室受產祥留其五之一自一妻晚有身祥病革問其妻曰
此孕也男爾當守節乃可一之長妻垂首不應祥心知之
諄以美曰妻子吾知之矣且有遺孤非叔父不足托且婦
氏慈惠可任不勝勝產惟叔父是聽以美未及應而卒
之二月果生男母懼其滯已不得嫁將溺之家人交勸謂
祥曾托以美而以美妻時適一氏母益急欲手溺之手戰
不能舉家人卒皇相率告以理以美候妻歸語之故妻惻
然曰兒越日不舉且死矣我不任誰當任者遂襁之而歸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一

易數乳母通乳之願復如己子一歲母改適張氏長子得
行懼分已產私以美曰叔祖無子獨不可以此子承後乎
以美曰吾哀兒溺而字之望望其且子姪孫不順也行
無以應而心憎之以美欲以子歸行安非許曰即不利於孺
子是竟溺也撫之如初

記劉交河獲盜事

廬陵劉副憲名冠南嘗為予言其令交河時獲盜事予憶
而記之交河古渤海地多盜捕盜者與盜深相結遇失
事捕一二出氓繫手足指仰懸之而以索楚剗其肋已釋

之而人慙如是數四無不垂首招承諸所連引惟捕卒指
揮是聽劉君庶知其情痛抑之無所行志會君公出鄰邑
民中盜尾賊入交河檄交河踪跡賊捕卒乘機連無辜二
人用前法勒令自占因引至諸富人宅逼相誣指悉以虐
鐵求免囊既盈最後誣六七人計力弗能脫又畏楚籬邊
與前二人合口自承捕官據其口招報郡郡鞠之不復改
易前語悉寘諸法劉君歸道聞其事怒髮上指冠入言
府曰此九人者良氓必不盜願付縣再訪府難之君以主
就事曰章綬在此請辭守不得已付之及見九人者皆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二

絕哀苦且不能泣況能言君具好飯肉羹喂之數日神稍
王微言捕卒羅織始末居頃之鄰縣又以他盜誣逮交河
民某唆某供指王磐王磐者交河之鉅富人也令故謫官
貪黷藉其意常在王磐君執不聽令無所吐氣言於御史
臺曰劉交河寔獲盜終不可得御史正擬刺薦劉君因
閱其章不上君謂素所信愛快手龍某曰而忘令之恩於
汝乎龍感泣許捕真盜來君立為書賞格付之既去數日
龍馬忽逸歸君知其必以不察死於盜手泣禱城隍語甚
哀懇居無何群惡少相訟擁一妓為證君聽斷將屈忽揮

去惡少使少選獨召妓蔡前問曰汝識龍某乎曰不識曰
向因往還汝家安得言不識命大陳刑具妓曰得非龍少
溪乎曰是也曰某夜有二人招龍飲畢遂去問二人為
誰妓詭忘其名命刑之妓言是張東山齊振雲是夜二人
俱送龍歸張獨還時司三鼓矣曰張還與汝交情耶曰否
獲後何如曰時作戰栗狀問二人今何在曰適訟者中二
人即張齊也因令妓暫入庫中喚張齊二人問識龍少溪
乎曰不知曰某夜召渠飲妓館何云不知二人色動無以
應再詰曰今龍何在復言寔不知即拷掠備至詭飾如故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三

君心計張語健卒不能折復令隔訊之引齊先至案下三
曲咨詢苦不肯承乃問齊曰張名誰曰某也佯曰吾乃不
聞更大聲言之齊大殺曰張某君亦大聲揚手曰張某齊
謂汝寔下手張遂跪上階曰下手者齊也兩人倉皇吐寔
言是夜實殺龍蓋龍有甥朱某在盜中龍露其語于妻
以告朱告我等是以殺之斷手足頭為數段用草薦裝
縛沉於湖泥今朱某亦在此因相招上堂曰天敗我輩勿
復煩苦仁父母遂連供其黨二十餘人且曰即往捕尚可
得遲則相率入海矣時夜將半乃選良馬躬率健步快手

三十餘人乘月竟至諸盜所居里入坐寺中每盜令一人
硃批其名手上使徃擒之值諸盜劫人方還各入舍內倉
卒被逮計不知所出無不束手就繫得逸者獨二人耳所
獲盜賊狼藉更供餘賊多在典舖君令里正喚舖商面
審實者各自送縣收納不差一人民間按堵微明械諸盜
還縣則龍屍先期為地方所得亦以是日昇至啟視與盜
所言皆合乃斬張齊二人手以血祭焉邑人環觀以為神
且以為禱城隍之應云既數日檻車送盜詣府太守見君
來迎問曰向九人者之虛實何如君曰真盜乃在此堂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三

下坐檻車二十餘人者是也皆大駭異以為神明
瑞光塔記

孟子曰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匪以為觀美也或擇地而塋之以遠
於害亦非以祈福澤也後乃後靡以相誇北邙祖送多至
萬人甚則溺形家言致暴露以為常此裸塋者誠有悼乎
其中而歎亟反之也佛氏取真性而徹疑皮肉化者舉而
火之瘞其灰於塔無所俟棺衾含禭之用而亦無拘忌於
陰陽家之說彼見以為四大假合就令懸金棺殉玉魚卒

歸於劫灰耳其灰也視吾特有久近耳雖然則何所事於塔棄之天地之中以華藏世界為基以六合為繼以須彌為頂以●靈為鈴日月為數斯其為塔乃更有大焉者則何所事於塔蓋吾於是悟焉夫人子之不忍棄親於壑與水火其本心也豈惟人子雖受其法乳者猶懷之收拾煨燼以固藏之則其不忍之心之不容泯滅也者孰謂聖王之制可廢哉是故聖王之制有時而弊則速朽之說雖孔子不諱墨者之道有時而不可行則厚葬之非雖夷之不能自解甚矣道之貴乎中也寧州和尚之徒曰悟仁能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四

守其師之教任持九龍四十載而餘矣其徒本星等將為石塔以奉師於他日而徵予言劉諸寧石予作而嘆曰聖人之教以厚為道石櫛之作厚耶非耶佛氏之教以空為崇石塔之作空耶非耶噫道至乎中而止佛氏之火之也其裸葬之思乎然而已甚矣塔以存其遺猶有無使親膚之義乎今而知吾道之終不可廢也與哉吾姑取其足以存道而為之記

行滿禪者墓記

人心之必惻隱必羞惡必辭讓必是非父子之必親君臣

之必敬夫婦長幼朋友之必別必序必信譬諸日之必照火之必然水之必達也聖人者知其性之必然而不吝不然故學以導利其自朕者耳小乘者流見以為此分別識也此情緣也遂相率土梗弁髦之而獨棲心於寂定神於靜以求所謂真常及夫內照之以此心之實無從發淺澄為妙觀顧時有之狀如日入地中反景內映其照臨萬物之用終不能墮鬱固未可以一時之虛光而執為性體也是故初機之士得未嘗有往々實之及其久而無味則吾性之必狀而不容不狀者自不能終泯以其不能終泯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五

復以為分別情緣而用力逆銷之是謂悟之反獲吾無加之何已間有悟其種性之終不可斷滅固而利導之雖其自為矛盾乎而吾則以為非俗禪也必墨者夷之：說也九龍能僧曰行滿者修建梵宇甚富又募修鄉大橋費金動以千百計而其才自足勝之嘉靖丙寅卒於其所修玉皇殿之左其徒某號於衆曰是有功於九龍者遂相與塔其墓而碑之又相與詣予請記或曰行滿禪也不火葬而封土焉當正之以其教予曰固也昔之人不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乎彼自歸於先王之道斯受之而已奚其正

夫先王之道自道也非強世以從已也彼時有所叛而去者又不容不終從之斯亦足以明吾道已又以為分別情緣而已之而逆銷之是豈知吾性之自狀而不容不狀者哉吾故有取於厚葬者之近道也遂為之記以自附於孟子之告夷子又以其告夷子者告吾儒之夷子

東林世業記

東林肇自唐顯慶間厥惟古矣迨國初復興叢林代有修建東林起派於龍亭觀而演支於洞仙壇上峰山然至今則惟東林最大先是故道人李善餘等冊而紀其沿革

劉聘君全集

卷七記

三十六

置及先世兆域田賦甚悉今復海復賢等又演述之以觀於來世持以示予予披閱之則予高大父伯仲首以田施予仲子復以言施仲子之言詩乎聯屬一體焉語曰十人一心黃土成金誠味乎一體之說其為田也多矣以此言廣度後人其為田也遠矣諸君勗之哉妙以吾兄弟之言為迂也

傳

井君虛公外傳

君虛井公永新逢橋人也諸仕可常有署若虛居士人咸稱為君虛公云公始遊邑諸生屢取高等竟不第棄學於文從鄉公之門已文莊公坊卒業三吾劉先生津一嗜學若芻豢之味乎口也文端公亮仕至惠州太守是為蓮坪先生當先生之舉公而年已望艾乃公又生而體甚孱弱先生偶老且病而公以子競居喪子姓間以故子姓頗嘗凌路之會得當可報復輒置弗校里中時已推為長者亡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三十七

何其子學憲君而舉於鄉與予同歲當上公車公憐學憲君少為趣裝與俱並幕借予談心論業出肺肝相示性坦率與人交和然遇匪人則謹避惟恐暱就之者君常好親細事雖鍼線推整諸小物每聚財一囊倉卒索之無不得於左右都下嘗遺蒼頭市脯行遇而自提屢出里許迂之或謂公何其泰藝公曰彼製一屨甚艱忍於其濡耶人有雞子者為人匿去公憐之緣甚其人反獲公不得脫子從旁誰何之乃罷去其為人長厚率類是歸自京羨飯一老藏之小篋及宿則以膝貫篋環繫手間予笑曰大盜至

子之矣即盜不至毋乃... 自若公陽為必視其...

王滿意先生縱推樸何至乃爾及與公共友燕吳之路

見公如是乃知世所傳石潭先生事不盡虛也公既以

子貴封御史尊大猶御車緩步曳杖躡屨蹠蹠然行閭巷

山谷中每入郭用兩人舉竿與市兒攔街相指曰耳封君

至矣益識其與陋也然且時以戒家人毋惡棄作風波詔

學憲君以義利之辨令無失先世燕吏家法所居左右圖

史手自幾名香蕭然如僧舍有司罕識其面至講道青原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三

復真之則則無歲無公之轍所謂沕穆醇龐質行君子者

欽子空慨古道不復見於今幸得從公遊乃也然自慶猶

及接古人焉爰渡公一二淺事為外傳云劉生曰今世貴

人子與貴人父席聲稱以為奇虐者置勿論雖勉自齟齬

半為名高也其真清矣公率性所安倘稱今人而古心者

非乎公嘗向予道惠州公所居近祖祠其逼隘至不可展

殿終弗肯求拓咫尺難脉之跡交於記室宰官相遇索溺

器弗能具而嘗戒子曰吾儕學道人即令餒而出舌至地

終不低加義食益其孤介如此若虛公之胸、謹勝不少

異寒素其滿摩所從來長遠矣父兄師友之功豈其微哉
豈其微哉

雪川居士傳

居士永新城南人也姓馬氏名達自號雪川學者因稱雪

川先生世有勲閭少時折節讀書欲以此立功名然竟慕

成間從市人觀奕遊盡得其妙莫有敵者衆咸偉然異之

公悔曰仲尼謂博奕賢乎已耳太丈夫當有不可已者與

但致志於小數乎哉時吾邑鄒文莊劉師泉兩先生傳會

稽之學公往來兩先生門聞其緒言喜曰吾固謂當有不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三

可已者此是矣遂津、向往沈思力踐家故貧環堵蕭然

無擔石儲殊有自得之色時暇討道其寒餓窮苦狀故人

見公詩意其求助相率捐金周之公揮去曰涕吾惟不苟

取以至於斯也其介如此余往從鄒汝海講業永新見公

修然偉長者歌詩若出金石間發一論率深中時俗膏肓

四座傾耳誘人惟恐不入色溫氣和藹焉可掬然勁節立

氣時露於意色之表丙戌邑中火延燒甚衆公之左右舍

盡化為燼獨至公所居風返火熄屹然不燬也公素輕

公貧士又疾其持義不回往往目為執古共休不甚然可

之及是大驚曰執古先生乃能得天若此即由是警益隆
治自和邑長吏上逮御史中丞咸後先旌異之矣萬
反七月公卒年八十有六劉生曰子夙昔與公深談三說
大抵若世儒所謂主宰流行云者無甚異也公守其說沛
然不疑於所往卒以此至老且死不衰乃知學無門戶苟
深信勤行率有所就有如慕大希高幽莽於其所事則孟
氏所云不若美稗耳抑子聞公內行淳倫事嫡母以孝聞
撫其兄之孤子如子諸如此類斯又公主宰之主學也歟
夫人之所以信公與公之自謂或亦不盡係於其勛猷之
劉聘君全集 卷中 傳 四十一

說矣

提督雲南學校按察司副使劉公傳

劉公名應峯長沙茶陵人也其先安成良姓徙茶陵世有
隱德公自為兒時慕老入稱孔子挾以升天竊而語父克
溪公以心奇賞稍長開治江門紹興家者言若有會也既
舉於鄉委質念菴羅先生之門閤然內修焉當羅先生羅
先生高第弟子高公成進士授南昌令南昌故劇邑公簡
靜鎮之監司頗書生易公邑學丞徵上意故以一條利害
十事且以開公初不知也已下公議承色動之遂推擇

其中可行罷者報上亡何監司下公署丞考公念
寔才如其心丞奈學何卒署中考監司用此大知公謂公
不憚丞器未可量自是諸路使重公相得驩甚公亦自以
為嗜學之力御史檄公清衛尺籍詰軍士籍上不便聚
証於衛左占肢懷公徐召一二人與語陽若為可罷也者
取伍籍衛毀之譯者罷去卒議如法則御史臺又驚異以
為公同才乃未克自見要其中必有以勝之也與哉既以
治無咎入吏部諸曹即署羅近漢胡廬山鄒穎泉耿其側
論先生多謫公既舍論學舟一至夜分或謂吏曹即當如
劉聘君全集 卷中 傳 四十二

是不引嫌耶則請先生公笑曰初第令失吏曹而得
聖賢損益何如矣然公故破節自潔耿先生欲廣公意間
為激語曰君如自了弗思度人即潔若測井第一劉養旦
耳養旦公別號也公又聞談南昌治狀耿先生詰公令念
菴治南昌何如君公笑曰雖雄未知也先生謂君治南昌
頗有一念庵在胸中此其才更能陶君輩數十公撫然曰
命我哉養自此思立達人矣亡何出泰江藩念二尊人老
再疏乞終養歸而事二尊人甚歡時公步已長其日尊
而嘔就二尊人如孺子晨夕治養膳多親執匕箸間弗豫

則調藥劑自視火候不以委侍者封吏部公得痼疾公竟
夜侍卧起即諭免之公又稍移榻外已而吏部公下床幾
傾蹶竟賴公扶掖得免吏部公乃知公實未嘗去已寢也
自少逮老無私藏財即又帛銖金納之母安人頃之需尺
帛銖金即又請諸橐中賓友過從必以語母安人安人設
飯乃留客不得命即所善客不留也公曷嘗見其弗便諸
已直以母安人之適為適爾母安人所愛幼子死而獨遺
孤孫甚憐愛之公亦憐愛之甚於母安人張安人而下將
順惟謹不敢問出納其漸漬於孝友如此今上改元特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一

起公官公強為一出已遷雲南學使竟謝不往公孝自性
植方兒時吏部公賈客荆郢間公南望雲氣即涕泣然下
母安人詰之則又懼憂母安人卒收涕相視也竟其身慕
父母如兒時矣 劉生曰孔子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公
處里中既口畫州事州長吏數以干施來問政即又心
口語曰長吏幸聽我奈何更掩處其名諸所為度土田立
政規勸明賊多出公指堯以功遜州長吏人無從知公德
焉公之歿也鄉而卿祠之宦而宦祠之惠澤加於鄉邦夫

皆愛敬之所流者欤其他行載范南昌狀耿先生誌中予
得論次其軼事而要歸之賢孝云

黃布衣傳

黃布衣者諱以字朝周學者稱一明先生先生間自稱棲
雲老農云其先世自廬陵徙吉水又徙安福之澈源遂為
安福人曾大父俊舉于鄉大父琛父漢俱未仕先生骨貌
高峻風神暢朗性曠恬不治生產故常貧聚不盈擔石雖
屢空不給而見人匱乏則惻惻形於顏色或遇饑窘自得
升斗即又以分貧士才及收不有其半人謂先生方自窘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二

顧安能及入先生笑曰而不開班相恤也予予惟貧故能
知貧也升斗與萬鍾無小大畢盡吾心耳且升斗非能分
即萬鍾猶是矣予始聞其言而脉脉然之蓋先生事寡母
躬自操薪水足無完履時以索聯繫之間教授里中見取
少稱自食輒又分食其兄若姪不足則更稱貸質劑益之
其性固然哉抑其得於學者也先生自弱冠聞里中人治經
心敏良知家言抵掌歎曰男兒固當如是因精思力踐不
懈力猶及接見陽明王先生於螺川稟承崖畧已乃就
入莊鄧公卒業焉文莊公延之家望多所造就公故無聞

即有間先生必面折不少遜諱以故特敬其儼直所至多
與偕行間別生去即時念不見黃生或謂公何信愛黃
生之深公曰非吾信愛黃生黃生乃自信自愛耳一時師
生契善未能或之先者學人士每見先生皂衣博帶几
而來輒從旁指目曰是師門顏氏顏氏云嘗以連坐繫獄
獄中歌詠不輟為文祭皋陶諭囚衆遷善改過人感泣
郡太守聞而釋之曰今日乃知黃生自是郡邑大夫稍
聞先生名多賓之鄉飲或造請其門以為華篇蓬戶至不
可勝懸先生襟宇宏闊不設城府喜為詩不甚求工其學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四

宗致知而力於自信故能沛然不疑所往而終身由之至
於老而不倦嘉隆間我安成談學者所在雲興然往好
為隱語至不可窮詰決其簡易徑直終始不雜如先生蓋
亦已解矣 劉生曰人謂文莊蓋王氏守成弟子豈其少
之也第令命顏子云於顏子不失尊矣近世疑良知未
盡必求宰予良知者致力焉不幾於安頭架屋者耶文成
固云致知焉盡矣謂其不盡者不徹夫知之全體不盡夫
知之分量耳故知文公之學不求多於文莊矣知文莊之
學不求多於黃君矣無已求多於吾之所以致知焉可也

陳布衣傳

陳布衣者名守中字化之萍鄉人少讀書不成去為邑掾
久之棄去病其里多盜拊名而訟之官為盜所反噬害甚
來謁于問學子曰君奈何不為彥方而為捕胥乎君悟歸
而修彥方之行久之里俗漸崇化間有竊園蔬者君戶諭
之曰誰家不有隙地而何不學圃於是家植籬落為園人
無不足於蔬者君推此類使人各食於其力時為陳利
害人無不感動盜風遂衰鄉故樸陋不知有喪祭禮君從
吾鄉手抄祠祭儀歸與家人肄習之時為贊祝時為祭主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五

務令人著於禮節乃已與予為會輒携一二子弟自隨
比再會又易一二人久之人皆閑於度若素習也者亦不
知其所從化矣斯所謂著根石上而垂陰千里者乎君既
繁一鄉之重事無巨細無不以身任之鄉有宵人訛言山
中有礦向稅使自陳願為鄉導采礦者旁午交錯於道御
邑吏莫能制君率衆禱於山之神僞極懇惻始開山得礦
將銷之其為鄉導者墨銀塊雜炭礦中君挺身前取所雜
銀白郡邑吏其人窘甚比銷礦竟無所得遂罷去於是
有司皆稱君才而鄉之人賴以不及於禍蓋自是陳布衣之

名蓋著邑大夫賓之鄉飲又欲授覃恩錫之冠服君力辭免其他事不悉著論其大者則生曰子鄉與萍錯壤嘗問陳生於擔塗之人具言生與人買選率聽其自操量衡人無有覆視者此淺事也亦足概君為人矣又君嘗游諸大人歲無虛日雖甚病不懈或謂君病曷少息君言吾如接賢人君子有益於身心爾世間以它事死道路無限吾即死何悔嗚呼志士不忘在溝壑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朱孝子傳

朱孝子者安福桂江人也名意字肯誠生而病癘父母憐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六

愛之不令習博士業曰為儒未必成徒日呻咄以其疾憂父母耳孝子既長聞其叔松翁先生談王氏學私心津津向往之乃師事易庵朱先生易菴故事劉師泉先生孝子盡得其學退而服行之不少衰父病臥床第者四年其臥起食飲櫛沐抑搔下至便溺諸瑣細須人扶掖護持孝子日躬之悉中其所教而病轉劇孝子計畫無後之乃潛入神廟泣血禱曰神乎予與父相為命即父不起已何忍獨生神亦有意何護之乎同自剖腹肉容烹以進父嘗而半之病良已具可詢所以為劉師泉先生則相抱痛哭曰爾乃

為老人忘其軀耶老人亦知須臾不死使

如此也又三年父復病背疽孝子百計調順如撫嬰孺口不入水泉者連數日夜時盛暑輒貼背膚不手摸曰父方患苦疽無計分痛而獨不能忍一歎耶月餘病已越九年父物倚廬於墓者三載斯夕攀號熊牧行路過之無不啗淨廬逼虎窟虎往過若素馴者孝子能習知虎毛色肥瘠類望見不為動其誠感如此又七年母死廬墓復三載孝子故嗜學尤善引導人友朋既素高孝子行聽其語若有所以將之無不感悟振發者比卒塘南王公為之誌墓直指使者疏名以請制曰可下有司表其墓云劉生曰世多言談學者鮮躬行胡不引孝子之事親觀之也世多言躬行者可勿學又胡不引孝子之事師觀之也蓋孝子之事親乃所以事師而其善事師乃所以事親已予習孝子母之狀愚人其行卓越如是愚不可及哉仲尼智高一世獨拳於魯參思忠誠庶幾高明者往過之斯王大夫之誌所由發憤而作乎今今世懿美士見不實不徑之其不謂以為迂鈍幾希矣彼以為質美抑又何也

楊孝子傳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七

楊孝子者吾鄉人名惟十家故貧不能致養其獨以織簾為業侍膳于二親甚敬母性不嗜粥悶得升斗輒以其半收飯而自為米羹活朝夕恬無幾微見顏面孝子初不知詩書朴然田夫乃所為多暗契于典訓所稱定省溫清者亦不自知其為道也母病餘十年孝子時嘗侍湯藥不懈一日得痢病幾不可活忽思魚羹孝子治釣具取二魚人或謂不宜於病孝子曰病中所思吾安忍重違之竟烹以進病亦尋差人以為孝感所致居無幾何二親並歿孝子哀之甚族人好義者為殮財兆棺塋之居喪不與筵宴或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八

強之輒自痛曰吾誠哀吾親今獨不存食之不得下咽耳聞者為之感動泣若孝子者可以傳矣劉元卿曰余從鄉諸彥講學十餘年乃至今日楊子濟甫始向余道其事然則士之立行泯不聞著于世如孝子者曷可勝指計哉太史公伯夷傳蓋有深悲矣夫湍水無縱鱗以揚氏有斯人蓋儼然好修之夫王休徵之流亞也孰謂良心之行而終墮闕耶彼夫富於囊箱而耽貨財私妻子不顧其生我鞠我者可以媿矣可以媿矣

周公典傳

周公典者安福北溪人名禮舊名克難字復之以今邑博上弟子更字公典因號在魯其門下士稱在魯先生予與二三友人居恒相字之故稱公典云祖浪士君孔鑒父少溪君位生公典敏慧踈蕩自其為五六歲見扶冊里中受書輒曉其畧善偶對嘗從浪士君求扇浪士君曰求祖扇當作何對公典應聲曰讀父書索扇蓋亟時浪士君方治奴客之怒睢者而性故懼輒忍弗斷因試公典曰爾判此何如矣公典即復曰兒今日受書至季氏八佞三家雍徹奴罪故當坐此浪士君驚撫其額曰兒何慧見何慧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四十九

卒取扇予之比長與劉子汝棟邦植周子一濂思極修少年交流視群子若曾不得一當公典或造請終不一幸見之群子號三人者三仙三仙寔怒譽之也三人者時以過從廬間其後邦植蚤卒思極亦厭時師訓詰數側身而嘆古詩餘子成不曉何語或指目狂生公典獨以儒術起褒然冠冕其傳名藉在士大夫間或領接餘歡爭迎致授予子室然非其好也先是鄉彥講業復真二子者咸慕學易恭朱布衣之門已又進見師泉劉先生已又進見塘南王先生二子於三先生語時解時否公典觸聲而悟每

通一義送一難四座秋心劉先生故不易肯人見公典
悟証敏速一再嘆羨時予一黑中故不好語南士或
指目為兩宗甚且相黨伐一曰隨聲証異於道亡當我
當親決之間介思極謁予石廊語刺大都珍其自見頌
一先生之言予度不可屈因摘其守念之說詰之也曰予
謂守念則過盡無也乎哉心體至大譬彼京師偏守一門
就途尚夥非若匹夫橫閭偷見失畫公典忽悟曰君殆鉅
眼人哉歸而語學者多以此指導之令歸於通南士始而
譯中而疑信半卒而或然矣公典於諸史百家不深攷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五十一

在此而免達達學者如挹海則無盡而量充此兩者得
失何如矣論者謂海無涯不若株有物雖然海則猶海矣
而株非免也則又謂探海不挹不如待株則捨之亡羊耳
未有瘳也茲理也吾與公典氏數眉睫証之而今安得
慈利復有如公典者哉嗟夫道難言之矣

二生小傳

劉生孟材字達卿永新橫岡市人性樸茂淳謹弱不好弄
此壯有志於學出入釋老間學跌坐觀心因參屈成病困
餐旦劉先生崛起雲陽逆稟學焉稍廢其舊業已又走安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五十一

而獨契二氏家言嘗為詩五篇又著和胡吟中多會句性
于于世自其少不視產或視之輒戲曰我即現產不
附也居常脫去巾襖行林間見佳處坐即忘歸或窮途遇
水石清雅亦褰回竟日性善溪道人飲不記辭或勸進乃
反辭即不勸進即又不辭醉則擲床軒睡旁若無人燕
人初接若深交言不面阿而色故愉士以是益附之歲行
在戌公典才三十四而一寐人前問事公典策曰生
來死去如脫故衣更新耳芽不符思極一見思極至未及
稱張目一顧瞋矣劉生曰這人跡數者如守株則

為友直達卿有過于輒面斥之于有過達卿不為隱然心
甚虛既以子為過已又請曰得無有所見乎子或自言其
意達卿即又喜曰吾得聞教矣蓋子自得達卿為塾豈惟
子姓之益于所賴達卿即侯無可奚帝哉達卿以跌坐得
火病竟以是死有子一人幼而貧不能自振其妻茹苦撫
之今長有室達卿可差慰云

周生嘉善字慶甫後更名鐸因字振叔永新厚田人性淳
朴然侗儻好行義為文不款苦思惟意所適能時出醒人
語邑令龔玉谷公奇之嘗從子學予與之言若有所契因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五十二

與堂陽劉子執甫坐卧小樓面壁觀心深自創艾或嗤其
好奇不為動時聚同志互相長揀意故不憚既別去每
聞聚講輒畏懼衡而雪來赴馬或怯薄即又捨所乘馬重
爾百里不為止有所聞贊之儕輩務了乃已居常侍二親
定省如儀二親間論止之終不易父卒哀毀泣血治喪一
準之古喪駭創見而行之自若振叔嘗曰今講者第口吻
耳致令人言純盜虛聲其辱師訓絕來學不細故諸所勉
行非為奇異寔欲以力踐鎮兢近狂瀾也振叔故有異母
兄生事窘困嘗逋公稅會縣官追逋甚酷家惟有裴振叔

為私發為清以輸官非淺家督庭辱振叔叔第屈首
受責曰吾亦權之久矣與吾兄斃挾下牢以身辱於家督
而徐價所負也且家督亦安能終秦越吾兄乎衆咸其言
稍緩解與之期而退愉又不足則鬻已田益之其孝友之
念悲惻多由類如此亦足概其他履矣乙酉冬予方聚講
復禮而振叔來會時尚無恙曾未幾得寒病卒 南溪生
曰友之於人譬之猶蠶火然去一蠶若無損於火而益之
則氣加壯自吾失木川二生而吾意氣若稍從消阻也之
謂友道固不重哉二生貌不踰中人行縮若不能展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五十三
朱松崑先生傳

先生姓朱氏名淑相字汝治世家南里之槎江所居松
松學者稱松崑先生先生兒時秀穎其父南憲翁心奇之
長而丰骨清古神氣健雅望之知為世外逸品方少小
于藝居頃之棄去學為古文已後嘆曰技耳又棄去好登
生家言周諮深致意欣庶幾通在是矣是昔鄭文莊公
講學里中間往聽之初未謂然久益濡習其旨遂納贅稱
弟子然文莊公亦時以老友呼之已聞師求劉公論聖

極體要復入贊蓋自師事西先生乃始壹志於學每終日端坐研心省躬其取于顰笑一準諸道不浮沉世態以故間井少年或嫻嘗之先生慷慨作色曰偉丈夫質仁引義者雖不顧何乃嫻嘗也時嫻嘗之者卒亦自息甚或嚮慕之性故孝友執喪哀戚甚悼做古禮素食廬墓終其身遇人談詰兩親事輒敘涕下交頤居常兄弟怡愉有憂其居址湫隘者卒以已地易之伯子古壇病瘵不能自移動時就榻問意所欲遇周花盛發則令兩僮舁古壇至舉酒為壽盡歡其于姓則之多以孝弟著聞而知道者或

劉聘君全集

卷七

五十四

高論風之自云壯年雅喜遊適每默坐騎驢或芒鞋藁杖隨意所去間與所知舉酒餐和醉則飛白為戲飄然以子風流家居生一室左右圖書前列奇石佳花尤喜柏菊能致菊數十種日哦詩彈琴其中戒門絕俗既聞學則翩然德逸豫無日不以集友談學為事陟武功陟三峰動連歲月復起家會鄉會之吏率身自督邑侯庶知其才名屬清稅冊事至委瑣條理稱邑侯指人皆多先生摧遠為勤哉然而西其喜吟詠好種植猶然故况然瞿依於道草堂之戶廣入談學者久之涵養溫遠神益凝定夜誦

書有鉅蛇閃爍常垂堂下弗為動蛇迄不見常從一侍兒上三峰會日暮遇伏虎兩目炯炯逼射人先生意氣自如不顧行數步復一虎當逕來侍兒悸甚面作死灰色因抱至膝上坐虎騰前爭尋常忽反墜岩阿走近儒多好談正襟危坐安坐墮橋事為奇此兩者酷相似是時講學方殷數勢僮入院中僮或解規繩自縱不作喝斥同舍郎起申院中規徑有謫責退私視先生更慰撫之曰吁怜乎我故戒若勿佚今可若何其他寬厚率類是先生學宗鄒劉兩公至其論學多出獨得時以語人或不省語在諸

劉聘君全集

卷七

五十五

南王先生以文十卒年七十有七云南溪生曰予觀王先生墓稱引其論學語甚悉總之不離虛靈云虛故能包天下之善靈故能通天下之志乃近儒或成心塞胸執一蔽焉猶然談虛靈不容口倘以証公之學是耶非耶吾觀公為習師授蚤晚勤修習細務機神爽豁蓋所得於虛靈者深乎予匪徒誦其言已也

李義士傳

李義士名坦錢山人性嗜義家不甚富好縮費為周窮計嘗買田一方置為井梓族之貧甚者入人授耕而以其中

公田供稅升之所不及者更置義田五十畝周之且以食夫鄉人之不自給者其死不能棺則又儲穀為本歲稍收息為之益併稱貸者而受利焉義士故有兄坤無後而嫁其妻於鄉人不知其有身也未幾生子坤亦不知也坤死而產既并於坦坦庶如其事物色所生姪絕類坤亟取歸為娶婦以兄產盡授之人以是愈益賢坦之為人邑令李公嘉悅其事扁其門曰敦義今老猶不懈云

王南喬傳

南喬先生者安福汝源人也名致字丙中其先世江左人

劉聯君全集

卷七傳

五十六

始祖勲自連嶺徙來今所祖退軒名鍾英為人長者父余以貢授望江司訓簡嘿好行義晚生二子長者政次南喬南喬生五歲後塾師受書已能日記數百言群兒爭駭視之北校藝連冠其儕輩補郡博士弟子然南喬益厭時師訓詰就學於東郭鄭先生新然修其孝弟忍讓之行

數

就鄉試不得志會其子繼文業

子名乃藉上一時勝流莫不願交雖多迎致為其子然師則南喬益喜遂橫關慈俗作一不以動其中先是望江君別世南喬與其兄同居友愛甚協鄰有上書

其元建吏南喬操業中裝佐之既廢舊易兄私計南喬且因責債南喬顧惻然曰難得者兄弟而今析矣安忍計鉅鉢或謂南喬所生母李當從勝宜有分田南喬即又却之曰吾受田自足贖母女所事他業徒滋紛更族里來稱貸輒未嘗以無為辭或耻償竟舉其券畀貸者生平不能纖細封殖顧獨願一當柴桑百原之為人毋釀酒熟輒招客引觴人醉間與所從賢豪長者縱談名理累日不勅坐卧一室左右經史終其身與族里無競里少年或詬詈之置不問至其與人排患解爭則毛折其是非曲直而和調

聘君全集

卷七傳

五十七

之間視其子嘆曰善一爾養人之典服人毫釐千里南喬益推其剛以歸之學者彬然實行君子哉年既七十士論翕然推之邑長吏援恩詔賜南喬冠服家人奉卮酒前為壽南喬舉飲如故至哺時或謂其子曰吾歸矣吾歸矣夫去來如旦暮也千古之業一以付見吾茲快哉俄而瞑掩其筭得一紙若叙其行履者蓋南喬自志也南喬娶周孺人有婦行能愛順其姑里多剛縱者孺人視之輒汪汪出涕曰吾幸遇飽索何忍見若輩而坐索之也或損食解承平之益其得之性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趙特卿傳

劉子曰楊宅蓋有趙特卿云時卿名師孔曉自稱中恭道人舊在諸生中能文試輒高等然不自勝其雄氣好與豪子弟俠少年遊行媒秦後竟坐他過軒文問奪其諸生贊贊不自聊復從坐中見繫籍湖湘間久之卒不能還其地生忽灑然醒曰世獨有諸生業能貴人乎即所稱貴於已妄耶橫闕跌坐恍然有解時從方士禪伯論所悟入即方士禪伯無不造時卿所人之以時卿有得時卿亦自以為道在此爾又久之乃從兩鄉子治黃芽家學則時卿數

劉聘君全集

卷七

五十八

諸子以所學商焉曰生死事大子斯之未能信與劉子曰予自信生死不信世所謂生死夫世所謂生死其說易窮也造化，造生，不測必生者死，若後生是章臺無新條而鄧林多故葉也曰諸言因果種，若數一二何必盡不可據乎噫人之靈無所不至謂衰草殘根之不復生不可即謂草木之盡由衰與殘者而更生又不可今夢見若病中見閻羅者曰王曰帝何猶然冒世名號也又必服袈袈御殿庶夫神無所患苦風雨寒暑即宮殿衣服惡為用之且亦安取材木瓦石麻縷並材木瓦石麻縷盡能見耶

此其謬一愚者可論而破之

然而興曰非吾子不聞此言予將盡捐諸妄學求放心劉子曰求心要矣小大辨焉今之言求心者抑又惑謂心一拘之內也內觀之耳矣時卿曰內觀之庸何傷欽吾形而氣堯滲吾氣而神疑長明長覺思不出位可以成天下之至此亦豈不儒者學耶劉子曰夫心無內者也致虛於心內則內實而不可以來天下之益操空於先天則情淡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曰不若內外之兩忘曰內外兩忘心體之自然也不操則幾無以完之夫于猶操之也于

劉聘君全集

卷七

五十九

則幾於茫蕩而無所持劉子曰持之有道譬如御馬以轡而不必操其足今夫志亦士之轡也時卿憮然曰吾乃今而知所持矣請從子以問於耿先生自是南楚東越無歲無時卿之轍而其學乃更以盡心於倫常日履為實功視其初所見蓋若兩人云贊曰甚矣時卿之嗜學也與予辨每相爭如虎而其末也多降心下之益其遜志哉時卿故津，有味乎羅文恭之學子以其間請曰夫文成學大矣自整菴先生疑其見心不見性著困知記駁之於是學者稍，陰就整菴之途即王氏門人或且不免焉文恭曠年

微格不體益得之文成為多而學者猶爭談其寂靜指始
未深究所至者與時鄉首領數四云嗟時卿今已矣予即
有所窺焉從更證之悲夫

稽少南傳

予觀輓近孝廉一離爰序若然素宦老車騎服御無不改
觀社、屈首公門以益其資何物耳目不急之務至汚其
身以為殉心甚悼焉頃里中士得舉為作孝廉清範貽之
大率摺摺先正里選時事行然苦寡陋不能盡稽所未見
之書會同邑彭君為正和武尹者遺念以稽少南先生行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卷七 傳

六十一

述予讀而嘆曰此足補清苑所未備遂據其孝廉時事
傳少南後拜令尹凡歷三邑政蹟甚富此不書當別有傳
簡良者君諱鑑字子佩德清之徽溪人父雲鳳食貧守志
常舉緼袍不耻為庭訓君自其少即謹識之此舉於鄉橫
闔程書率至夜分雖擔石無所儲不問也歲值大潦舉室
待哺至不自聊耐君素不事請謁計畫無復之會督學使
范民山許所部諸孝廉各得薦一人補學官弟子君若為
弗聞也者下帷自若里中子或請致百金為壽持不可曰
吾寧以窘迫遂奪志耶一入此金舉平生棄之竟却不受

時里民曹傑者以饑故賤賣其妻於諸暨賈夫妻不忍方
哭其哀若微知之即輟朝夕膳資相以贖終不以自活不
給為解久之愚副李仙臺來按寧紹蓋君故人也懷君有
隱施恩以報之數遇君，謝不往或曰饑甚矣何苦節乃
爾君曰安之藉無故人誰免死耶吾終不能以窮餓自
累又累故人君嘗赴公車召工製一布衣屬工曰好為之
工謂吾製錦多矣詎難此一布君笑曰若毋賤視吾布吾
布固當他人十錦也人謂乃公緼袍之訓君始守之終其
身已劉生曰貪炙者一舉而盡之飽無餘味稍留其殘猶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六十二

龍復進人之惜福當如是矣少南自里選及仕宦四十年
布素禦寒傲盛嚴風雨而其仲嗣建寧司理岳，持風裁
稱其家學而它子若孫咸以詩禮修世業則食少南之餘
也世仕者人都一舉而盡之夫一舉而盡之蓋歸狼籍同
其所哉

外大父北塘彭公傳

彭公予外大父也亦新治塘人其先自文旺公由金陵徙
家青螺至五世金紫公合家輩以振合生楚老楚老又六
傳為行正鎮撫九萬徙治塘九萬妻子女咸以不仕賦

諸具羅文毅所為傳中北塘公蓋其五世孫云公諱漸平
處進北塘其別號為人慷慨豪爽生不能作局促狀少食
貧善觀時轉物居積日富既富則隨手施予不為吝嗇歎
歲發其恭藏贖族人貧饑既蟻附於公前懼及聞知也
者命蒼頭鳴鉦四出呼集之鄉人請貸或得所故及償期
人靡不戒感德文路督貴公獨不爾每謂人曰農家粟可
手指數耳其心所計當輸國不須督不輸即督不輸也已
而負擔所公度更衆於塘所廢督者則公益緩期寬之長
洲陸貞山樂以給舍論大學士張文忠遷永新令始至修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十三

學當量工甚鉅廉得公高義余董其役公欣然捐資以助
羅廷莊為紀其事晚年行誼益淳脩郡邑屢徵鄉飲謝不
就曰吾野人寧能束帶見長吏自勞苦乎人以故益推高
之公生宏治戊戌沒嘉靖己酉年七十二葬竹湖鄧家園
祖鳳章公墳右娶金氏生三男曰棚曰朴曰械女二其一
即先妣一適茶陵李某君孫男三人曾孫男八人劉生曰
子侍先君子益數譚外人父事矣子見時心識之外大
父樸畧簡直先君子性喜酒半稍辭外大父輒命飯或
謂畧辭為父則大詫曰飲即飲耳文將何為他日又辭即

之命飯亦不復記其前語之詞誤與不若如此當謂先君
曰人生貧富存命如冶鐵然鑄者昂者各不能相為
也今雖自耻小輩易為釜不可得為又并鑄毀矣嗟乎
公安得達者之言稱之其生平嗜行義蓋亦有所原本乎

少雲彭公外傳

少雲彭公者茶陵人也名案自兒時從其父月潭翁為臬
掾史已能作奏記為其父向冤墨人既奇之已束塘毛公
來監楚試得公卷於遠才中甚見賞識名在中籍紙裁以
其儒士置之毛公與蕭憲頃相對皆情尋召與新舉者同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十三

復行督學生補康生卷其數云甲午舉於鄉四上春官
不第授撫州司理有治聲人為南冠評以內艱去免喪補
北大理會大宰古冲李公被誣刑即焦山楊公上書忤
旨下獄公持廷尉議獨明其不然為贖斥分宜父子罪狀
格於堂卿不得上然竟以是為柄臣所繫七年不調乃
為曲靖守曲靖漢夷錯居素號難治公始至即立鄉約集
士民為講說六條又摘禮律大要畧加訓解使漸革其
俗旦聖坐明倫堂程士培學田設社學士以是彬向
化特屬土酋安番益與阿東川府降家遣使賂公請加兵

公校其使還之。竟聘兵者為具疏請勦一方。驟然卒以納賂。遂被逮。公獨得無累。時參藩林公以冒破軍餉亦在逮中。當車者修卻款文致之。偏公匿其餉籍。公執不可。林以是得免。已又有土酋水西者。甚驚驚與同為爭土相攻殺。兵使者議勦之。水西恐逆與師。數向兵使者人。戒嚴公坐堂上。顧吏卒多散去。自書堂論一通遣人招撫之。爾讀畢跪叩。首曰。吾不得已至此。奈何敢自求死也。公令悉解去。但罪一二戎首而已。兵使者尋歸謝。公曰。公天人也。微公吾且及禍矣。後公為閩運使。會海寇張璉者作。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十四

亂當事者權委公治戰艦。不移時而具。時兵且數萬餉給不可繼。性鼓噪奮戈城中。請大吏謀避之。公曰。避之適益亂。乃親往諭亂兵曰。爾為性命故求糧耳。奈何又作捨性命事。吾能以便宜給爾餉。爾能從我言乎。於是諸亂兵皆解甲。曰。願受命。公隨出庫銀二萬給諸軍。遂各解。罷公風裁凜然。清自將先人能奪人之氣。故所向輒服。公為人坦衷介性。輕財利。不善治生。或鬻田於公。曰。必弗不得已。不至此。浮其值予之。有故人乞貸。公時自乏錢。辦貸於伯兄。卒不令故人知。里選時值索中金於兄。兄之

金假宿以繼。還事者謂公曰。吾吉州商人。此其終也。

即舉以界亡者在曲靖。入覲有以五百金賂銓。即者即禁人其僕詐為公。掠得入。已銓即斥金不取。竟致之公。訪其人還之。其操執不苟如此。公嘗稱贊南野歐先生之門。已在臨川。又數從陳明水諸君子會講。蓋其負扶有自來矣。劉生曰。予過雲陽。猶及接見公。聽其言論。居然古之矜者。然不勝嫉俗意。予坐頃稍進其愚大畧。謂仁者當憫世不當憤世。公一再嘆賞。若深有味乎予言也。嗟夫公之。盡不可及矣。予故心欽公。為取其軼事傳之。若其大者具。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六十五

劉督學公狀中

朱松岩先生外傳

先生名叔相。字汝治。槎江人。丰骨清古。神氣健雅。望之知為世外逸品。少攻舉子藝。頃之棄去。好養生。家言又頃之。聞人談良知。悟曰。吾方今知聖學。足以與仙矣。遂納贄鄒文莊。劉師泉二先生。終日端坐澄心。省躬。嘗曰。人心虛故靈。故常精常明。常寂常運。吾致力在此。受用亦在此。正大常稱其精研遠詣。蓋深契之性。故孝親喪。做古禮。素食。廬墓。劉三吾周訥。溪二公。邀遊南嶽。因論氣質。猶處難化。

源謂然嘆曰逸豫吾之病疾也於是深以厭喧曉寂為戒終其身無日不會友講學至世德之低昂家計之贏絀未嘗以纖芥干其衷家居坐一室左右圖史列佳花奇石日哦詩松下自稱松窗道人子章字肯舍自少承父志納贅易菴朱布衣之門辨義利銜名檢書回學不立大本大節從向人說修說悟以何為頭証事二親至孝先後居父母喪悉遵古禮既葬奉主荒避別館中與壘可數武而近宮日松楸子然修居廬之義踰小祥猶杖麻哀思如初喪其兄意以孝旌典章為家庭師友每向人言肯舍可謂不言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六十六

而躬行者至其酷嗜花石詩酒自怡則又其瀟灑之餘趣也抑所稟承有自來矣劉生曰子嘗作蘭舟雜述一南憲公事南憲公蓋先生父也累世戴德父作子述先生可謂陰遇抑予又聞肯舍之母有家奴為鄰家奉承踐食罔避擊而殺之隣姬改無賴服毒草脅債母溫語相慰出園承三令自擇相當者予之姬謝去是夕姬出竊人疏為虎所噬等死早卒不死於毒賴則人以是服母誠量云嗚呼先生乃又遇妾賢如是乎斯所謂積善之家者也

忠貞軒幹傳

邦幹者廬陵安平鄉人其主黃佐禹韶年失父養不能自存老僕邦幹躬翼之如子年十五亦貧無產携以商於東粵之連州路遇大盜將整衆遠掠虜佐禹謀殺以祭神幹動哭曰此子者吾主翁一綫脉也殺之則斬其嗣必無已邦幹雖老頸血一耳神寧吐之乎盜疑其老投筴卜之神不許邦幹向神哭甚楚其盜首憐之更殺牴牾代邦幹乃得俞筴幹抱生泣盡繼以血乞裝囊還之使為路資盜首命其黨送至十餘里戒毋令為它盜所掠傷忠僕義馬甫行遂殺邦幹馬歸傳子孫至今幹有子二人豎中三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六十七

劉貞婦顧氏傳

劉節婦顧氏安成井頭人劉君繼英之妻也繼英太守告

井公孫才氣風華蔚然節婦力助之學

從壁立不自聊耐曰大丈夫安能辭、守此毛髮子遂去
為客竟客死不復歸節婦年二十七矣一子又復先英死
節婦哭數絕、數甦曰嗟乎吾即死如堂上二白頭人何
既免喪或諷其無嗣節婦輒泣曰吾生為劉門婦死即為
劉門鬼耳聞者感動久之為立繼華之子曰待選者及弱
而又天節婦仰天而號曰天乎昔者吾夫客而死吾子又
死焉今後吾之子又死焉未亡人抑何所持以報吾夫於
地下計畫無所復之則又相與立華之次三子節婦曰是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六十八

安知非吾命孤耶吾捐資繼撫此子於弟室吾獨存寧各
可耳嗟乎節婦之始稱未亡人也其子已死矣節婦可以
自解矣繼之而又死又繼之而卒受其室名焉節婦之志
是豈可以權之而敗哉蓋亦其性植矣劉生曰夫人之所
守係乎所志矣志學孔者牛先生之道雖異端跡起百折
不回志安社稷者守臣子之節雖天方曠視死如歸下至
慈媛貞姬抱耿、於閨閣之間雖王公貴人狂夫盜俠不
能強而奪之蓋其志厲也乃晚世士儒一窺簡易之宗即
後得無上妙道而縱散任情以為解脫所謂不絀菴月守

非耶甚至譽馮道仲秦檜君臣之節蕩無復存得無更為
華門婦女所笑也嗚呼可慨已或者曰劉氏自有井公而
後家子弟口仁義而身道術又世有持柘舟之操者節婦
日習耳濡易勸而成耳子以為此未嘗見節婦之歷諸變
故廉之而不可敗者也非勸之所可成非廉之所可敗斯
子所以獨重志矣

趙節婦傳

趙母者劉姓城南望族也年十八歸趙君米以邑諸生入
大學未幾卒遺孤思賢甫六月耳特母年二十而五悼夫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六十九

甚立什良父始甦曰吾有夫從地下而已諸子姪姻戚慰
解之曰如此六月競諸何母目孤兒有不忍之色於是強
起飲食曰祖姑在堂幼孤在抱善所為報趙者有在矣既
喪事杜門養姑不衰姑九十以天年終呼母曰賢哉婦平
自吾養於婦忘吾之晚失孫也母愈哀之奉祭祀益虔孤
既就塾母雖憐愛絕不假借辭色稍隨群兒戲必跪諸前
而告戒之既補邑弟子員母乃喜時、趙使赴邑中道會
曰此所以匡範子處也已又令稟學塘南王先生客相過
微知為賢人長者即張具款之令無有所失禮於君子邑

同公大署其門曰貞節賜帛旌之少微然曰古

此節婦也地下草草矣其與於此無何矣

劉生曰節也考之則也失之則也

婦無所藉於歲籍而自致焉夫惟自毀乃見天則

則盡者勸稱天則矣而有所拘輟踰節者往而是若

是若則以為不侔於人而侔於天夫令人言天者知

有知天者故不難修人道而得之予故每紀貞婦事

然有感於衷也豈衰世遺顧降於閭閻第情者匪手之

劉聘君全集 卷七 傳 七十

人劉姓也子等巖眉作男子茲觀矣

蔡孝婦傳

蔡孝婦者我安福方坪蔡壽考之妻也塘周婦女也性故

婉嫻自歸蔡壽事姑姑心當之戊寅姑病孝婦時上扶抱

抑搔不離側病以危急孝婦百計求活姑不得一夕有野

雀突入室迫問內頃之立孝婦經車上不動孝婦愈益疑

懼且哭且祝曰雀為吾姑死來報耶不然無驚我雀竟飛

去孝婦既歿其病不可為人私計雀應已可幾幸無恙

是嘿禱於神刺腹而進姑一故疑肉味異平時孝婦伴履

曰滌馬偶未淨耳姑食肉不三日病竟痊可然人不知制

股事越一月私發所傷痕為女奴所偵稍聞於人夫庶

知亟走問迄不言強之萬方乃具言狀且曰母聞之外人

遣我初心且令姑不安夫唯上而事既發聞有來言者且

聞之官孝婦泣謂夫曰曩固戒而勿聞之外人吾得活

姑足矣奈何以為名必聞之官吾有死耳於是人始不敢

復言南溪 劉元卿氏曰余嘗過麻城聞烈女割股肉救夫

事甚奇孝婦割股為姑其始也雀若啓之其割也神若護

之刀不血而婦姑兩活取方麻城女不更奇耶夫割股固

難出於婦人而又救姑則尤難而孝婦更能以死逃名豈

其全之天固自合道也彼巖眉丈夫愧死矣

周婦志節傳

周婦名葵蓋余女兄三人而姊其叔云當姊在妊時母孺

人夢神人錫之葵覺而私念是其微女耶葵因嘉卉政使

女當自佳姊在兄弟中性更恂欬寡嘆語外樸然重遲而

中了有丈夫子識算而適永新周嘉貽已不逮事其姑

肅而繼姑能及其翁咸稱難事姊執婦禮惟謹居無何而

姊增貽以疾塲時姊年二十又五有子曰垣呱在乳下

婦為號慟幾絕而蘇謂家人吾不難短胆決腹一腹而從
所天於地下顧奈此藐諸孤何也則強為進食里徂少而
娶夫壘不臨穴以為更嫁地或以是告輒佛然悲憤曰爾
胡稱此於我何如以刀刺吾心耶臨其穴投之石而盟曰
石可化心亦可轉矣蓋歸而設主於寢晨夕踊泣哀甚而
垣暨其女兄俱在抱顧見母氏泣更相牽曳而啼不已則
又為摩慰之且泣且摩每如是達旦云自姊壻死其家益
就卑室老則謂姊冢家女安能壽長自困乎陰使人微
諷之姊心知其情為盡撤其環珞佐內外諸費常寬然若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七十三

藏於素也者有欲害其意而難為辭端第謬言曰某氏子
新得舉頎然美丈夫也而鰥君語未竟姊面發赤厲聲曰
若豈以一貴人能易吾志耶吾於逝者有言矣言者嗜舌
而去先是家大人素愛姊每成諸姊製履上壽大人輒好
看周姊履曰吾每看周氏女履雖微不綻是其人不苟
取給事也者至是憐其少執義而食貧過歸善視之居數
月輒又念誰復及旦望以炷香薦吾夫乎復返于周其在
二尊人所或旦起喟曰見夜夢周郎今夕翁家人至矣至
晡果然比其反即有人自毋家來先之夕又未嘗不夢周

即謂之也其誠感每如此久之其孤垣患瘵醫言不可為
姊私祈死於寢曰孺子生即未亡人死不憾已而垣果愈
姊遂遘病少間起更衣有烏自衣笥中出姊心動曰是
殆告我將去也乃召所親以孤託之遂盟而自撫其腹曰
余將死而得死可瞑矣遂瞑後十年邑人尹宗伯輯邑
乘錄其事嗟乎以姊之矢心於石即皓首豈淪焉彼其不
得於年或以為恨蓋得於年則及於制而旌斯及矣夫始
節而待天假之君顯之則何以處夫無年而格於制者哉
非重志之謂也余故心悼之作周姊志節傳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七十三

彭母劉氏貞節傳

彭母松田人姓劉氏自少貞靜嫺嫺訓歸彭為大學生瑛之妻憲僉公之冢孫婦始瑛遊南國學文名大起幾得紫而失之以是鬱鬱不自得而病病且革母手孤兒其且泣且進藥大學君曰死生固有命將奈此貌諸孤何母曰妾在君無憂孤俄而卒母年纔二十有九哭之慟欲死姑指其子曰吾見業以孤寄汝矣即無念老婦將置此何地母燈目視孤有不忍之色乃強自活既已除喪猶鍵閉卻音沐戒戶者無得入外言晏夕事姑視夫存愈益謹孤既長

劉聘君全集

卷七傳

七十四

聘禮名師訓之蓋厲修脯無不腆焉母雖甚憐愛某然不假借稍仇逮即跪諸前而戒之曰汝父以不成名抱志泉下吾所以忍死至今日獨念汝能成學父為不亡有如顛墜先人之聲問則不若無子孤立隆氏為感泣久自泮礪母故有婦才善持戶其歲租以奉姑其蠶之餘則施予及飢餓矣又推之建橋梁購講院矣蓋自計田入苟足以供其蠶使無匱而已何可令有滯積以病孤子云論曰妾成饒忠節固其風化使然然而山水之奇蓋亦有所助矣松田之間麟鳳龜龍四山萃萃而簪石文加誰擗其中茲并

情所以多慷慨義烈也簪石之下復有周氏女適彭紹三者身碎於賊而不屈其浩然正氣與文文山耿光相映耀惜至今未有上其事者予因著彭母傳竊附嘆焉嗟夫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一日遇山水之奇秀而顯奇閭閻之女流而著得無道墜於地而風降於婦人哉鬚眉丈夫有餘愧也夫

彭母傳

傳

二五

劉聘君全集卷八

行狀

河南憲僉聚所鄒君行狀

吉安劉元卿調甫氏著
門人三楚洪雲巖
承川周之望編

序曰語有之成我之恩等生我者抑汝汝氏所謂成我者與彼不佞未知學畢力誘之既稍小有會則曰道無越此汝海氏曰學畢一醒已耶予茫然自失斤一飭行履期不失先聖賢尺寸則又警之曰古人不云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子所謂行仁義者耶非遠人之相究也蓋予三顧劉聘君全集

卷八行狀

息而三撼之浩一彼岸汝海氏之說予以浮也未見其止矣予言且跋誠賴汝之說終我乃竟先予而逝豈不令人長悲哉卒之明年君弟汝光氏及諸孤謀治喪事將乞銘於天臺夫子而命予以行予惟君之言行亡論耳目所不及暗聽即所暗聽者而每慮因懷其概析簡而錄之勢不為次以俟採覽云

君姓鄒氏諱德涵字汝海其先系出幽州范陽後家宜黃徙永豐八世祖天成自永豐徙安福至克修公始居澈源里子孫漸以儒起家曾祖賢宏治丙辰進士仕至福建按

察僉事祖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及第三人官南京國子

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父善嘉靖丙辰進士官廣東

布政使母恭人陳以嘉靖戊戌五月二日生君年二十一

以春秋舉鄉試已而隨方伯公刑曹始遭事天臺先生隆

慶辛未登進士上新建伯從祀疏士林偉之小幾官刑曹

尚書嘉其才令在本科治刑事時炳國者有歎濟群息講

君號召日殷於是諍人交構其間而外補矣先是尚書數

欲薦改君禮曹而君辭不願既補外尚書重憐恨之君忻

然曰得疏官家爵治民吾不稱是懼既至河南恭慎舉職

劉聘君全集

卷八行狀

二

若常心知不免治裝備具曰旦疏我而女拂衣矣已張柱

史果入疏得降調官還堅卧不出時山麓閑靜適

志幸當萬歷辛巳九月二十九日享年才四十有四年

新賀州守世采女生子男二人長曰宏即學生娶劉

君宏學女次曰袁妻少恭萬君一貫女繼鄧君製女二

孫女二俱在乳明中莖邑之栗木禮坑坤山艮向云

君幼有異秉為文莊公所鍾愛年十九時銳然以負天負

祖自奮緒山錢公深器重之既中式文莊公贈之詩勉以

謙抑仁厚尚友千古入京又貽之以書深辨知止之說蓋

率以學相厲也

方伯公官刑曹方與天臺先生三四知己結社論心相得
歡甚特遣君稟學天臺先生及先生督南畿學政以道督
倡士子則乃招君處于南畿君時於學未有悟入因近
公法語斥君用是晝夜鑽研大肆力於學問天臺先生以
識仁為宗遙閉門靜坐一月猶不得則與諸友人究析辨
辨一夕夢文莊公試以萬物一體論醒而若有悟自是稍
稍契會天臺先生之旨則先生既以領之嘗以書寓友人
云吾曾未知學願近溪公過之天臺師薰之然從吾氏默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三

以度人自在矣

方伯公督學山東召君至署中睹其學念方濃又於道有
解也則大喜督率益動固早夕與仲氏講明辨析疑而信
信而復疑益及期年乃始相契於是一出入一飲食必語
諸學事而尚友千古務臻聖境自大賢以下弗預當也
有友人以蔡氏父子懲惡之君奮然曰獨無孔子耶是晝
我矣君既篤信耿門立人達人之旨而阻於官署不得接
諸士子則請於方伯公擇文行優者若而人相與肄公車

蔡君因晝夜與友人談說心法務令開朗一時出身任道
之士彬々輩出方伯公之學布于齊魯者君實與有助焉
已已僭仲氏自山東歸汲上輩諸友商學若求亡子而勸
稱充舜可為子始聞而駭中而信君喜予之信也則挽之
益力予亦竭力輔君倡督則劉子以中彭子洛暨予師伍
蓋吾諸君皆津上向入先是青原故多士人饒弗律甚戲
謔自二君居青原第聞絃歌聲矣予嘗在兩市人界入青
原訪君其人謂予曰往者士人携妓入山多備吾兩人者
今歲歲有二鄒公子在又不復携妓吾兩人者遂亡其備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四

直之半一時士風丕變多君之力也

辛未赴春官試策問英雄豪傑君陳獨立不懼避世無悶
之說侃々百餘言蓋君平日英邁豪宕自信自心不受羈
於時俗此固直據其所志云是年成進士內翰王荆石先
生深奇之

若成進士差歸適年友李恩亭來令安福信君最深君竭
力贊之予嘗遇君見君細書扇上因私伺之乃訪求民間
所苦故疏之令公者也既復命適言官建白從祀新建伯
下廷臣集議君上疏其畧曰儒品有三有大儒有曲儒有

世儒則、後子、天下千泰山而聚、不見其通其通、言流布猶、以解悟、後覺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是謂大儒、左規矩右準繩、言信而行果、先聖賢之法、不敢違尺寸、然而可以鎮俗、不可以作人、是謂曲儒、鑽研名義、考校異同、徵先聖賢之遺言、撰述篇章、傲然持以誣往、聞來、然而友之身心、無當是謂世儒、夫世儒易知也、曲儒尤易知也、惟大儒為難知、故非大儒不足以知之、臣嘗粗睹守仁之述、蓋亦可疑其直契本心、似禪其辨、駁先儒之言、似訛其汲、覺世真若天下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五

之饑溺似激其情、愛同類似黨其睦、上接引漫無揀擇、似愚其在軍旅中、聚徒講學、似迂大此數者、信可疑矣、然原其心則敬明、德於天下、冀以正天下之人心也、且曰、事有千百人從之、而不為多一人是之、而不為少、若必求夫無一詆訾之人、而後議祀、則衆心之同悅者、莫甚於鄉愿、春秋之最詆訾者、莫其於孔子、祀當首鄉愿、而後孔子矣、詞氣正直、一時士人爭相傳、以為確論、然君之為時所沮斥、亦醒於此疏矣、

甲戌授刑部主事、尚書嘉其才、今在本科治刑事、君攷、

許習律、令治獄、必求平允、與尚書、不令至、排衣起、年或危之、君曰、吾安能用他人命、憐一官耶、晚而寓書友人、亦用此為悔、時天臺先生在京、則時、請公門考德、汲、招引四方豪傑、納於師門、及先生出京、則與友山周于叔、臺耿子倡率為會、甲戌新榜、諸君稍、來入君竭力、替、鼓舞人、以為國君有得、當時來國者、方惡言、學智士率、隱跡潛修、而君挺身不避、又業已上從祀、疏於是外補之、命下矣、

君在刑曹適同年劉長所氏上疏、疏執政而畏所氏、又故、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六

文莊公門生人、為君危一夕、以書告者數四、君夜夢病、死人以紙裹其屍、葬之既、竊悟曰、即死如是耳矣、形體且不足、春况一官耶、因飲酒治事不輟、

君在刑曹同部郎好讀楞嚴經、君曰、看一部楞嚴經、不如、

看一宗死因、贖倘死者因君、一看得生、則是贖非性命、書、

耶、

君既分憲中州、攷、治官實展其生平、而報國家如所建、

以屯田驛傳、監法、諸、縣、悉心、帶、皮、務、令、實、有、裨、益、於、

姓、為、一、夕、查、驛、傳、減、派、數、至、明、而、愛、數、聲、變、曰、矣、

君在中州一士人業墓其邑先達名而稟學焉已為同輩所笑遂數年不往既登科來謁君問曰子見而邑先達亦取其士人慚不勝因語之故且言其慚君曰此即所謂側隱之心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也反之志不勇耳於是士人踵先達門謝罪而益肆力于學邑人化之君諭其邑令踵門賀士人而自為書行已有取四字扁其家

君在中州時一典史司捕民有兄弟黠盜逮其弟管之二十投井死其兄曰是典史殺吾弟也出告之獄其君曰驗其屍指甲中有泥沙蓋投井者且司捕皆奸人二十弟并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七

也奈何當以死立出之而入典史罪者於是深啗君君在中州知其且不免將既告歸而天臺先生止之以為焉通真一體即君官何損不即林下何益大丈夫得一日布澤于民便自學問實際奈何逆人不可知之疑而自引告以博名哉君乃止既而解政歸蕭然不以官為念時遊山谷中布衣蔬食自適也

君故好為文字及歸休日則謝去不復拈筆仲氏或諷之輒笑曰子欲我以文名哉與其為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吾誠不歎費精神於此也此事付之女矣

君之從建德氏遊也尚未有領入則時一賢建德氏嘗五期而五不答乃始憤曰循一善誘者固當如是耶因閉門靜息久之既而悔其非是則又折節與盡人辨析務求了悟其意無從吾氏若意蒙之侍其師委身執經旬間而章詢之其意以受人委如此

君性警約謹慎或恐難必奮以法鋤治強梗度下肅然嘗謂人曰此輩憑藉聲勢為利勢去則轉而之他而家往往崇此之使利歸此輩而已受怨于孫逢其機真愚者也此可為名言

君為文豪邁不群蓋篇有新得語其論無為則曰無為有二有絕物者有因物者絕物者以其身出於浮世之上

事處事其神自不撓莊生外天下治天下堯舜
天下治

天下莊生捐天下而不與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不與一也

有天下捐天下異焉大哉堯舜此其所以爲道之中欤論

人者天地之心則曰天地無心以人為心唐虞之際無象

陶稷契人之類臧矣尚可以為天地哉故知天地之心然

後思所以為天地立心為天地立心然後可以謂之人論

立達則曰夫所謂三者非以卓然自樹於無人無我之由

而物不能移者乎所謂達者非以朗然四通于無人無我

劉耶菴全集

之珍而物不能離者乎故凡有人有我者皆不得謂之立

行之時故曰立人所以立己也達人所以達己也論學則

曰學有曰難一曰執路之難二曰專志之難三曰見微之

子曰女庸之難諒揮心守靜則曰此亦是方便法門借

方位門以見守是方位以無究竟則不可併家

問聖賢之言之於古自死亦如作黑山下界家汪許

[illegible]

是作青白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離費求隱。是謂索隱中書之蘊。

費即隱子思子恐人不明其旨故登之今夫希之

又證之於鰲魚又証之於天地論印人則印人能

仁爲難已性到則親平恕者爲地已生原則見疑又行爲

暴好動則以老成為遲鈍好靜則以圓通為肯常此二公

難克也惟仁者能克己人是非正如執轡

莫能逃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博約曰學不的

則反不悖則固執焉者恒失之踰誦詩達於政則曰誦詩

有要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何為達於政

劉聘君全集

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

饑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之溝中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君嘗稱韓文公文章篇上有扶持世教意不似文人花草

之。予於君亦云。君為應酬文字，不為贈縣令，則勉以親。

其如傷而不在于發奸摘伏贈郡守則勉以造就邑令而

成金其所長贈刑曹則教其生死者贈督學使則教其生

其勿擇田近名購中貴則致其為呂嬃

此乃通之在上元贈人父母則欲其

孟子於聖賢贈人為教則敬其樹人以定國家之文則
勢其為大上之一不朽蓋一舉筆皆有扶持世教之念其
心遠乎哉君與父君而康論狂狷鄉愿曰鄉愿是災穉底
種子終是耘耨至成熟時只成熟得箇莠稗狂狷是五穀
底種子只是耘耨不如法大過不及些論無所住而生其
心曰學者多是住在間見住在意見若有所住心便死子
所以曰無所住而生其心論忠義則曰今人做忠臣只是
聞見之知只聽得忠臣有名頭便就去做所以孔子曰蓋
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今做忠臣多是不知而作底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士

我輩日間不知而作底極多若是出於良知便真上有惡
忍之心便思量君是如何相是如何時執事機是如何生
怕有傷國體決不明亂去做論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曰吾
輩工夫只要緊切不要泛了且如孔子到得七十歲才從
心所欲不踰矩你看他十五而志於學的肯節是甚處工
夫用過十五年才到得立又用過十年才到得不惑又用
過十年二十年才到知命耳順我輩視孔子為何初做
學問如何便說要從心所欲不踰矩陽明先生說如猫捕
鼠如雞養卵此是何等工夫近來有二三講學的肯偶為

此說最是誤人吾輩自治教人切勿蹈此弊病又曰只等
鬆泛語是為一般下苦功不顧身命者教吾耳我輩何嘗
有甚苦功而反教他如此論本體則曰言思忠事思敬便
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論聲色貨利則曰我只勸
人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則聲色上便自輕
不待我勸孟子於聲王好貨好色只是導之以進於大王
公劉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語其實不知孟子
論朋友講習則曰為人由己本是人替我做不得恰像箇
替我做的一般我前日往國子監一入行去便覺遠些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士

今日與一友行便容易到了他行他的我行我的本不會
替我行恰像替我行了一般論韓文公三上相書則曰此
正是他自得處他見得自己畏天命悲人窮之心真切了
故冒天下後世之議而不恤若他是如世上要做官的如
何一得官便上佛骨表論屈原則曰人謂屈原放流不當
怨其實當怨只是不善處上官大夫令尹子蘭此心與
彼不相通觀其言曰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
全把濁與醉去看人如何通得人又曰看人大俗是學者
大病痛又曰能於行不去時真上有自友之心沒有箇不

能感動人的又曰知學的不肯心閑無事定是起箇道理
的念頭作了多少障礙又曰人有在內而心上用力者便
感動有在外而事為上用功者便厭靜由前之說是為老
佛山後之說是謂五伯其他論議可以明翼斯道者吾門
人艾而康所述語錄中

衢州推官北沙胡君行狀

君姓胡氏諱以準字可平別號北沙其先世邠州人五代
間有諱藩者封壯侯分土豫章眷茲新吳華林形勝遠家
焉至末建炎直孺公以進士起家歷端明殿大學士封開
國公于相徙南昌一湖數傳至守仁始徙豐城之龍霧洲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三

遠為豐城人元季紅巾煽亂有諱藩者帥部下數千人保
障鄉里已乃提兵歸大明為元帥所至多平定功于廷
禮賢以誑誤降受由靖指揮高祖德裕曾祖震頌成化乙
酉鄉薦祖岳為縣從事父贈衢州推官諱舜相有隱德能
力學娶萬氏生君性倜儻和厚與衆處油然無毫髮
忤人自其少穎異能屬對贈君甚奇之比長益力學嘗授
客里中見取繆自給舍贈君方外遊而萬孺人病甚篤家
無僮侍時仲氏可立甫九齡君乃親執匕調藥且泣且新

以斯代如是者冷自日大孺人稍甦頭時一促君入黑

看伺萬病差多展往夜還遇醉人卧雪中殆絕扶歸排之

得不死人口此多君仁孝云既補郡諸生試輒高第會中

運何古陽公偶道西江檄貢受軒先生提舉白鹿洞簡

士講業其中君銳然以學自命已又特招君主鄧野會

中士多服從之君嘗入浙後錢王兩先生遊以是得交

越諸名士學日益進復歸與魏敬吾李見羅萬思默三

生暨章本清胡文澄李孟育諸子時一商証切砥礪無

日隆慶庚午以詩舉于鄉辛未上春官不第棄恩奉公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四

之去雪却會雪士多所開發會魯源徐師督餉江藩君

仲氏稟學往來署中者幾二稔蓋契先生之學至忘寢食

畢乃求之自是數與計偕不第謁選署永康教事至則

俸月為膳督諸生課文恤貧困戒奔競學故有佛書力

去之而校刻象山語錄分給諸生諸生乃浸一知有聖

則之相與歸祀典修祭器一洗因仍之陋泰督學而下

不才若至檄君通課九庠士一皆人才成就多君之力

撫按為君能時選部徧人君遂陟衢州司里君故為

吳縣令聞悅意為治革積弊慨遺諸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五
得以人命其仇家仇家故富主獄者欲然指無所得則
假成其罪君燕知密執方效立訊得其情獄遂解繫徐
阿葉者改姓陳時上訴其子若叔罪于若叔故儒不能直
君察婦眉睫私計必有同姓者誘之嫁而豫為地也除燕
往來其家者果得葉某云阿葉此實君復懇、誨諭之還
為母子如初有王姓者以首飾賣典舖久之遺蒼頭持金
反質迨暮弗還索之已碎首府倉隙地聞于官、故憾典
舖又奇貨賤之輒嚴刑使誣自伏典舖計窮訴請改司理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五

君已除得蒼頭所持金及碎首之人乃伴禱香神出金示
王姓者典舖乃得釋衛故有鑛兵側受糧于府、倖偶不
以時散兵挾衆大譁郡守前守故長者亟索胡公安在君
方出謁客還徐招兵入廳事諭以分義給之糧杖其首數
人兵帖、而退嘗鞠獄至夜分體甚憊仲子迎謂曰遲之
至旦日無害何自苦乃爾君曰咄仲子淹一宿則訟者多
一日之費奈何以安飽計遺之惠乎君處身清約凡查覈
諸郡所至供帳廚傳務為簡儉而觀聽無貴一無所濡墨
中僅、給饔飧子姓往候者至不能堪秩滿諸臺凡得四

屬刻當內召而大端人不起矣君哀毀幾絕備之人扶老
攜幼追送至常玉間奔走攀號亦若君之喪其母夫父此
至家朝暮慟哭悲感行道然竟以哀念痛甚君性故峻急
諸不當意指多所譴責及是但歛心嘿坐即家人數有過
葉不出一語若將收攝以完造化者聞謂仲子曰吾儔、
一息計從此逝矣仲子相視泣不能語為禱于神祈減算
壽兄壽亦若君之所以為大端人者君心知之謂仲曰毋
庸顧自有代之、道爾在吾不為死矣爾才語十倍我顧
性不能容更事、要好徒綴苦耳謀子在古人第勉之因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六

戒家人勿哭泣令安靜以俟考終明日仲子入城市棺君
謂白爾弟速歸吾不能久需頃之強起至中堂周遊庭中
家人從後掖之都揮去復入室坐飲少湯曰吾五內淨如
水晶宮矣時、碩謂仲子歸未比仲子甫、則君已沒君
元配晏氏繼吳氏又繼林氏側室黃氏子男四人其長者
天次繼康聘南昌眉州刺史吳小南公女次繼安俱林出火
繼寧黃出女三人長繼英許聘其邑竹御陸池山公孫
連次官英許聘新建松江守喻振各公之第三子俱林出
次引真黃出許聘南昌福州守蕭全吾公長子君生嘉靖

己丑正月十二日發萬歷己酉正月二十九日
六辛之明年九月辛亥附葬于本里沙蛇形墓之福人
墓左首乙趾辛所著有學原祭享事宜勝游錄諸集藏
宋元典君同舉庚午復同學徐先生之門相得歡甚
歲戊子仲氏可直與予同謁徐先生於淮濱謀輯其行實
焉銘焉而以屬之元一故次第其事如此

奉直大夫廣安州知州九亭伍公行狀

公諱思韶字顯成別號九亭晚又號鴻盤娶其先閭率化
人也再續曾公之始祖福州長吏醇者徙安成之荷溪家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七

為代多顯者九世洪登國朝首科進士官土元令語在鄉
史孝友傳中洪生綸生贈監察御史免公姓封刑員外
郎體梓之之子贈華州知州者為公王父希魯希魯者生
養為公父養有子三人公其長者公始就標棍有奇質比
嘉慶有奴過塾師箕踞不為起公目而詬之曰奴無禮朴
吾師罪當杖奴故豪多貴聞公語輒蒲伏惶恐謝而里中
壯之矣已更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其族方伯拙菴
公中丞李齊公交奇之曰此千里才也十九補邑諸生聞
陽明王先生起會稽借其舊往共事之會母朱孺人訃中

道還而時滁陽朱遜泉署教事安成遜泉故王氏弟子公
讀禮罷肯一過從盡得其說思力踐即弗合則造請
難不參証不止戊子舉鄉試先是校士時小吏奏五色雲
見御史展言曰此其應在安福蓋是會安福士多從王氏
學有辟就舉者至今推戊子榜得人為盛公其一也明年
丁外艱勸徵古禮事繼母劉以事聞鄉二弟成立公性至
簡儉脫舉惠舉為常願獨廢免祀界之日雖歲歲舉職
卒受其常度卒事而事設司儀糾誼諱者即白靈廟無
不受約束公間有故中罷席則誼諱如數論少年目瞶之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六

不敢動或使酒廷辱公衆輒顧慙恐持少年甚忌公平優
容之然自是廟中益肅上與公素善嘉慶癸亥時
守武皆公同里相從甚雅民有獲罪者攝千金求辭公
使項氏私焉曰為公故重公所救無辜得者公同而
我以我多受因金耶釋之遂去項氏人以為有伊淵
同之勇焉公游南無時年康湛先生蔡國符公論事
見燕里徐紫其日履歷傳心下之曰世人有如伍先生
者耶丁未謁選得廣安州廣安故僻地俗惡其土官
官市為屋舍公至盡毀之所市守官按部索賄公正色曰

發明公以清白風天下守官竟不得所欲去。去官後。此還置銀器苞置中進為壽公。絕以法且自刻實曰暮夜金何為至。嗚我為也。縣有重獄不能決者。其人多訴於上。願得公白之。以移公。則覆而輒見其寃狀。大吏感以難公。拱手對曰。州自親民。獄移其即判。曲直若數一二人。以為當也。請勿復問。其言慷慨無所回。阿。大吏竟弗能罪。然以足憾之矣。公所為州五年。大率屬法禁。絕請托。善類清詭。糧節。費諸所可為民利者。何弗至也。績書文。最不以遷矣。無何。輒棄官歸。或謂分宜柄國。政故與公家。別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十九

有辨公朝一見而夕可致。華要何弗能枉尺也。公曰。吾不難解官而難掃門。且平生所學。謂何哉。既去蜀。人念公不已。則請祀名宦祠。諸具州志中公歸。則蓋理餘姚之業。時。造謁文莊邵公及歐劉諸君子。參訂無虛日。居常。與鹽柳焚香。揖天地君親者三。就几危坐。戒閑人無納客。問誦易傳。納繹理。與有得。輒書之。晚乃益信聖學。要領無不明。一德一言云。公致政三十六年不數。入城郭不隻字。于有司。寅齋陳侯特嚴重之。市黠者謂侯特嚴重公。則公墨蹟以書于侯。曰。伍公不作私書。是書詐也已。物

究之果然。自是邑長吏無不嚴重公。如陳侯每設鄉飲。輒虛左待公。曰。吾平生不喜主城府。終不能趨走長吏庭下。自煩苦也。屢謝不就。戊子三月。病篤。子孫就床下乞遺言。公曰。吾學以明一德為宗。語不及它。未幾卒。家人檢箚。惟圖書繻袍。至無以為殮。古所稱清白吏。非彼所著有鴻磐述。鴻磐吟。藏於家。公生宏治五月初八。享年八十九。配為氏。側室馬氏。子二。長惟察。郡諸生。娶中州王孔賢女。惟直。娶彭通判汝賢女。孫男二。長承權。娶歐陽。女次承。娶蕭世瑗女。繼娶歐陽。惜女。一適庠生劉鍾南。孫女三。別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二十

長通彭。驚詰次適庠生劉崇。其季者。尚幼。以某年月日奉公塋於某里某山某向。其孤惟。舉徒步百里而謁元卿曰。先子之歿二年矣。方卜塋。而未有志銘也。將請於名公大人。而藉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圻。辱公之教。而先提舉君實在門牆。先提舉君嘗請不佞。元曰。公師範甚厲。氣象嚴嚴。雖燕閒不解。矜莊。每設帳。準古。黃石公。義弟子後至者。拒弗納。人。無不。嚴。問。謂予曰。子法器。盡從我入。會稽問王氏學。子甚愧。之。也。蓋終身悔之。予為。公狀。而念先子之言。下矣。其辭之不能。改。同。宜。謹

進士盡吾伍先生行狀

嗚呼盡吾先生之卒於京師凡四閱月矣其孤承慰
抵門人元卿爲狀元念先生逝之前一月尚無恙而移
絨曰果自釋褐來種一風波頗不足入其胸次皆十年相
與講求之力自今比來書願無及寒暄策規過長羣俾有
所顧而警焉言猶在耳乃竟長逝余未能啟手足視舍
心忉忉焉能已一即甚知先生事豈不忍言然又弗忍不
言也先生姓伍氏諱惟忠字効之伍氏世家荷溪爲邑著
族成進士十三人里選幾三十人其間以忠褒以孝表祖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二十一

豆名宦鄉賢祠者相望原指強宗益無兩云高祖諱體祥
封刑部員外郎曾祖諱希魚贈公州祖諱基登正德辛未
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考諱仲生補邑弟子員妣劉氏邑
南尚書文懿公孫女生子三惟仁惟烈先生中子也先生
母夫人孕先生有奇夢生而遂愛之兒時已教敏有鉅人
志乃俗習喜放曠近鎮靜先生挺身肅然故不作詭戲語
人或交嗤之不爲動識者規知公端人矣其族大尹公晉
壇以又名則奇先生文曰是吾家千里駒也州守九亭
以道德負重望則儒先生器識曰是德紹允輩章樂

壯師文莊鄭公三吾劉公峯一語心問性率家之子姓月
作德業舉業兩會德業會推九亭公主之舉業則親甲乙
其文獎勸誘掖期于成才往手携茅執經師門以家人父
子視余數語曰讀書寧弟博一科名耶雖勞一政課而
所私期許不在是矣時同門者毀弄繩墨則動舉王楊虛
駱戒之聞者汗流竟趾又性故虛譏雖弟子必勤咨詢倘
所陳說當其衷輒深自引過復從而楊翻之若爲後來規
諫者之地此七論切砥德義即舉子藝亦爾每屬草雖數
四乃定蓋其舍已從人之懷得之天稟爲多先是邑令通渠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二十二

胡公安撫陳公重許可人而皆賢先生雖藝文爲也先生
性至孝丁父憂哀毀骨立嘗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輒泣不自禁弟子爲之廢餐又父性故嗜飴先生遂厭
食飴即見之必嗚咽不能耐問之曰某先君所嗜食云母
夫人既孀君凡可將順其意無不盡心待兄弟友愛甚篤
憂喜同之即自念不當也先是兄弟既析產而庶弟生先
生撫之欲以私產相遜而弟竟夭久以是悼先生學友無
間語隆慶庚午以春秋魁鄉闈余與農所同榜皆中
時同榜謂登科必例置坊却已將言之當道先生固介

曰古稱不朽謂立德立言立功而後已寧有隙地付予目擊摧貴家毀而虛舍焉所建坊表其毀者之家道哭而徙時私心甚悼之歎亦不可挽而正平事雖竟不獲而我素梓先哲咸是先生識此歸為文告祖懷慨以王曾希文自待士類爭傳之蓋先生誓書云耶士習月甲不一刺手執政執政心重之嘗曰士欲自守其本在澹薄故世風雖尚華麗先生布衣粗糲猶然寒士故態乃至於族人之食不給者則縮費位之廉有難色嘗遊螺川同舟者被溺遂所携金囊去匪令舟子追及其人還之其仁厚大都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五

類是丁丑賜進士出身以書抵家人語人道義其一曰吾所以得竊一第皆先代修德之報宜持盈戒滿以培之若改絃易轍是自伐其本矣一曰吾平生以希文自期吾子亦當以純仁自勉又曰家族宜崇禮讓勤職業敦節儉乃可培祖宗德澤又曰吾平生立志散遠宅心散宏德施敦厚俗態散華其他諸章不枚述乃其遠心壯志大端具是矣我邑中方延頸望先生回淳風易澆習而竟以暴疾卒于雲司此亡論知不知語及先生輒泣數行下而況余也哉悲夫悲夫先生于嘉靖丁酉九月初一日卒于丁丑

四月二十日年才四十有一娶王孺人子承慰補邑諸生配歐陽氏少參三溪公子位之女先生守生心行並白耻散淳樸而存心用厚職行儒貌而挽俗以躬與人交必盡其款曲雖家遠而周旋鎮密不少懈弛邑中賢士若慎所傳君素所部肅竟所繼君親所彭君四山鄒君皆嘗過後切砥君子于其所師友而知其負扶有自來矣予事先生餘十年先生之行耳而目之稔矣謹摭其細而特書一予彰明較著者以俟廟堂有遺仁人採而傳焉

樂善并君行狀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五

君諱則禹善甫其字其先金陵人氏自沈璵翁乃徙家安福西隅其子休和再遷南溪和生起海起海生曰用雲屬歲候輯其家果助縣官給食民用之予諸烈亦以義旌娶子族姑生三子長者則舜以者君俱補邑諸生次則孔為藩從事君娶陳氏生子應霽女二人長適子第貴卿次適鳳學克應霽女一人未聘君生嘉靖庚寅正月之念五日沒萬歷戊子七月之六日得年五十有九先是君子應霽前君一年卒君置一妾不乳則又更置一妾亦不乳遂娶族戚而謀之曰吾兄幸有三子而弟子一人吾當子兄之

李于為應霍娶王氏立之數月而君病卒時以是年
月日奉君柩于木里某山而與其嗣子應霍跪而請曰君
之遺德而此也先君實日夜望君還而先
始願先君之與君何必成哉張公不幸而大故不幸
而乞銘于大史而撫其遺行舍君將誰與屬草言已其
子杜視俱涕下交頤予與君交者十五年有言必從樂心
合一旦喪君如亡其子尚忍談君事哉然非予亦不
忍也君自補博士弟子則與其兄師事文莊公公
行誼晚乃棄紫于紫奉 恩詔膺冠服平居藉花疏氏
不日娛雅好竹種竹滿山為樓其中日哦竹樓記靜
風竹相和客有過從者觴之竟日性峻立不敬掩人
惡以故人多疑畏君然久乃益信之御諸子姓色笑不
諸子姓寔嚴重之平生坦洞不設他腸間執已見自謂
不可奪然人式從旁款曲開諭則援杖而拜殊不有成心
于時談學里中又率兩家子行鄉約則為鄉約會舉薦茶
為社會君時 誓于姓臨之先是兩家各修其節多護
能如好人乘之逆也其主為非自是互相糾正清風大
日車為君開百方解數鄉間視效多效尚和煦之

李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年六
公姓賀氏諱宗孔字時甫一溪蓋別號云其先世出會稽
鏡湖唐會昌間賀惡為永新令留良坊傳世十六日景
八即分安成之湯村再傳念政徙前山前塘曾祖瑞為是
諸生祖經娶姚氏父賜娶劉氏公自其登歲敏捷有子無
善走教于里閭白數大吏脫其父於阮里中人皆自公曰
若弗取當向往益力更廣其餘及鄰里之之置者事載郡
乘中昨之歲與子遵禾川入春和邇流諸復古聞諸大老
談心語性心津 慕向歸而嘆曰吾曹日元 處一室中
知公為善故啻哀若事狀以俟大史採焉
一溪賀君行狀
公姓賀氏諱宗孔字時甫一溪蓋別號云其先世出會稽
鏡湖唐會昌間賀惡為永新令留良坊傳世十六日景
八即分安成之湯村再傳念政徙前山前塘曾祖瑞為是
諸生祖經娶姚氏父賜娶劉氏公自其登歲敏捷有子無
善走教于里閭白數大吏脫其父於阮里中人皆自公曰

公病世誠嘗割腹肉作糜以進竟不能起公疾然人咸
嘉其孝以為有父風云

善聞太史行狀

善聞太史之卒也再葬矣其孤以城將乞銘于先生長者
而為子狀于何忍狀太史雖然太史事行非子莫能悉也
子則自南湖徙南陂教傳至俊甫府君由南陂而徙十四
里之循化其址故在清江之右地名山陂相傳以為靈臺
山靈心嘗有推步微入靈臺官者自小陂徙魚石者四里
而子三人長務遠次益遠又次昭遠昭遠生仲宣仲宣生
子孫若金集

卷八行狀

二十九

子孫徒今社下輝于持珪子字鍾號素齋是為君曾祖
公嘉公子六人其一為期表表生公選邑諸生號簡可以
君貴贈如其官有令德語在諸傳中君生而慧贈公得子
晚經購美之章時與羣兒戲里中老父過而執何之曰書
生嫌同當隨聲應曰為兒嬉戲陳祖豆者非耶不顧而戲
如故贈公聞而奇之萬歷士中贈公捐館舍時君年十六
五從四壁母又新寡幾廢學父之從令即司馬在梁任是
時春秋在吾君事親也任姓諸少年各珍其先輩春秋
無不讀曰夫其先輩獨非人乎吾時不銳意學

何難

如之奈何俾肯拾人餘唾乎

余氣賦於邑侯以兩四倪公南其之邑而為大儒修者
皮骨其文所試輒異等倪侯故則正不少假借獨折節若
君向不致貴重借續侯心儀之乙酉舉於鄉故事新舉
奇鮮亦大盛揚明得意若看錦袍青瑣上公車所過市
市人爭指目之落第歸母夫人寢疾踰年侍藥不懈此年
持喪甚詳時讀禮于自裁訂為家禮集說服闋益肆力于
同學間遇于後禮講說相與討求則大醒復與周時卿受
學塘南王先堯先是周年乾憲金縣建復初書院未就乃
借時卿墜子三人率里中士築幾仁壽院百里外

卷八行狀

三十

同寺有西河稷下之風焉明年上春官中式第三人改庶
官士則愿宗人凌隸堂中為榜通衢諸喜為豪者相戒不
敢動踰年伍夫人携其子女入都下以展平舟中君哀
之喜悼諸貴人願以女嫁婚雖却之媒者或囑以千金終
不顧曰吾豈以姬妾志德粹乎且繼子弱息懸念於歸冊
一不得當此千金者徒以貽禍益終其身不復娶僅一傳
姬執巾櫛耳請假歸自京月舟有從黃衣家賊得偽金者
君庶知之請其金以真者易之曰吾將為賞賜費其人

甚側囊相付既別去數日是不知誤多少人遂投之河既
歸里聚族為會作家的數輩演以俗語使人一易昧會處
侵貧者多不能舉火君從富人貸金買粟視族中最貧者
與之次則做常平法收散以時遂為永利里中悍佃與王
抗者擇其家一老弱人服茶丸類者辱其主至甚君聞之
不及戒與步行里許往諭衆稱引去然悍佃竟納賂於
署集者歸由主人君一再為理之不能得比楊令侯覲歸
君語以故事乃解然自是尤類之風少衰假滿還都授編
修與焦太史同寅予時在春曹鄒四山在宮坊耿叔臺在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一

銀臺潘雪松在尚寶時為講學會談權性命則君在然
君有所失益食不味寢不酣面如土灰者久之間紫馬過
平旅今相對輟輟無報如是者月餘忽心開乃恍然曰
天地間一氣也人與物總之一團愛情耳慕父母愛也慕
少艾妻子慕君皆愛也聖賢於其中特提出一義字然義
亦愛也義固愛之妙處自是所論一發其獨得不向人言
處言矣居頃之四山卸官洗為人謝遊罷官四山故取主
又經師也自其罷時諸受知者懷以虞夏連君朝夕問候
如常儀比京察時果有以此媒藥之者或一

曰吾以行義得之稱便滿考得封贈父兄例名
諸相沿俗套八稱便滿考得封贈父兄例名
前母君念前母楊於贈公為精練婦單跪陳乞為貪操持
不行然未久覃恩竟贈楊孺人矣明年奉 詔冊封荆
藩卻所謝百金不受取便歸里時大旱與里中諸父老議
修陂請於有司得分社數佐費至今賴之又與予合議初
郡祠輯家譜成竭心力為之而獨委事權于予不為製肘
故卒得成功予嘗謂是後見君斷休有公輔之器片
漏入京過會城有貧族粥其子於市人與傭保雜作君憐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二

之賸以歸相待如族人禮道出吳江吳江陳生者故言州
判楊泉公子君徵時公困士遇之至是詢知其死未盡又
負債不能償君懷金代酬之親為公執紼乃定既補原官
一日謁閣臣車觸馬驚墮傷手足從吏將追推車者君佯
曰我故無恙乘馬如故歸乃言手足楚甚或問故曰車馬
無心相觸吾懼苦此貧漢故施言爾今度其人去遠此吾
摩手足時也君素強無疾乙巳六月偶病醫者誤投刺藥
遂深安史氏及諸從行弟姪問遺言弟曰修行甚難通
子兄給據越南甥友周侍御密詢檢視遺笥得十八

金一

金一

金一

金一

人鏡智去精而居之以寬仁心為首守之以廉為庶吉

士請假歸時邑令武林楊公司理悉豁劉公皆同藉且照

也而君又初釋褐家甚貧終無所干謁或持百金有所求

固卻之其人前曰即卻之請出金一見君曰金則吾知其

為金矣何必見而豈以我一見則心動乎吾不動已久最

後在都下與兵書蕭公同鄉深相契武弁某甲于求逐轉

懷千金夜入君峻詞遣之人竟無知者嘗赴宴會族有惡

少年伴醉罵坐至此祖父名揚拳相逼君弟遜謝色不為

劉鵬翔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一

變又有蒼頭乘酒謾罵語侵君聞者至不能堪君弟令繫

之及醒其人惶懼請過卒釋不治君徵時張尚寶程雅見

賞識張故貴侶常作白眼視人以故不理於衆口獨歲時

饒遺君至厚尚寶沒三子焚一豪奴勢張甚君寓書有司

大創諸象扶植其子使得自立它所行清和仁厚多類是

為文汪洋宏博一束諸理作字本章草嘗從羅公鼎學筆

法莊事之若童子之嚴其塾學究然顧不甚好為詩嘗曰

吾於技必有會而後為之獨詩無所入故不為及入京舟

中殊喜作詩亦多佳益其會也君於講學期會無所不

赴及困醒後辨言多自得嘗與四山官洗審曰近讀江

語錄頗覺心開蓋嘗有病其未入細者而當以為未入細

者乃所以真入細也以細求細其細乃粗中庸揭天命之

性而下即指出喜怒哀樂之為大本達道夫喜怒哀樂不

既粗乎而大本達道於此焉在中庸正欲即此以明道不

遠人而後儒翻歎於未發上討分曉似非立言本意中庸

以喜怒哀樂統中和而後儒乃以中和統喜怒哀樂今夫

此妹者子耳未適人之謂處子適人之謂子婦曰處子曰

子婦絕之此妹子者耳中庸之意蓋欲使人知妹子之即

劉鵬翔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一

處子婦耳是以聖人盡性只在踐形孔顏授受舍非禮

勿視聽言動外更無秘密無顯微無內無外道固如此

又與子書曰近者恍然有悟于告孟不動心之異朱儒在

謂告子強制其心夫強制其心不足為告子告子學問儘

高彼謂不得於言云云直見言與心不相涉心與氣又不

相涉當其不取空相寂然止住殊覺直截得力然硬持一

見勝以定力此所謂握苗若孟子則見得盈天壤間總是

一氣志不過其氣之靈處非氣則亦無志蓋告子惟惡氣

之動志故遺氣以恃志孟子正見氣之能動志故養氣以

持志以斯知分內外分體用分顯微皆世儒之陋也又曰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踐形夫當時孔子輩亦必謂形色屬幻故孟子以是覺之聖人但言踐形不言盡性以踐形而外更無盡性也昔裴頠著論人輩以爲矯王何等清淡之過要之主理亦不外是蓋見以爲幻則圖鬼容易躲閃微之以實則無靈可容濫此亦似學問之大頭腦也諸云者非有所自得能作是語哉予謂狀君之大者乃獨在此君諱孔嘗字任之生平喜閑已過故以喜聞名齋學者因稱喜聞先生父簡可公贈編修前母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五

楊母劉配伍氏俱贈孺人君生丁巳十二月某日歿乙巳六月某日得年四十有九子一人以城邑諸生娶彭氏女二人長適尚書王兩湖公曾孫元交伍出改聘潮州三守伍在吾公子某出年之四年某月日奉塋于某里某山某向予惟君之末節瑣事無非仁厚流溢然其之應述也姑提其行業之卓者以爲足以該之耳至其苦心於學人所不盡知特錄書牘一二通附之末簡所持大君子操筆必能開發其用志之微余小子何敢阿私所好

先從兄止山行狀

兄諱名卿字宛南別號土山先世密湖人徙而居南溪自克都公其後代有賢人高祖諱統曾祖諱蓋美祖引禮君諱五顯生世父及先贈公兩人世父諱一龍以大學生爲臨山衛經歷初娶于河溪伍生二子長者遇選爲邑諸生兄其仲云兄生癸卯四月廿三日長予一歲自毀齒與予共嬉長共筆硯未嘗遠離兄質鈍於予每同授書而予輒先成誦兄佔囉咻苦世父督益力問訟而予語曰吾終不能用毛錐成名徒做口耳也其後一再試郡邑不遇卒業去此壯就婚夏刺吏女於鄭刺史兄弟故友愛復相祇於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三十六

學兄從旁聆緒語豁然省曰吾向者習尚非耶驕而稱楚先師三吾劉先生稟學焉慨然有面黜心時長兄產稱落而兄用資查稱饒方新嘗世父意常產長兄諸宅產或不俟探策惟意所授兄若爲不知者家人以爲言兄曰今吾更有一弟三分此產卿得嫌其薄耶且吾寧產薄母寧兄弟薄也御一姪如已一獎勸誘掖期以成之性疎弛弗善治生歲徵佃租其始未嘗不督之後乃爲之不復記憶人或塘負來輸僮僕從旁私納之以管兄之卒弗能究其所以是產雖豐而家常無餘則亦莫解其故矣其善植能福

在為怡懶園作亭其中時引賓客賦詩飲酒若無意人
爭者然雅負勝氣不能為人下意所謂可雖行有弗得
為悔即所否者百夫役吏之弗能使回以此意不可一
弗能諾于俗顧獨抑志向于終其身不為異同友朋
者折節事之若重屏夏君憂憂極所周君一漁浙山人
石王君之弼每遇後倒屣迎致之當及接見文莊鄒公
其平生負挾不靡於流俗有自來矣往歲大侵首倡族
為食飯餓者率晨起視事積月餘不怠人或謂兄懶人也
此事何得獨不懶兄曰人方歿死吾敢自佚乎自頃饑饉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三十七

不賦往昔山人始有不能舉火者則相與嘆曰止山若
寧使我曹至此極乎其見思如此兄晚歲簡出足不至城
郭偶携子吉曜赴郡試遇疾卒於郡邸時為一庚寅三月
十八日也得年四十有八卒之明年祔塋柴山未幾改遷
本里二十八都土墻象形申山室向兄娶夏氏生子二長
即吉曜色諸生娶趙氏次吉曜娶姚氏自其卒至今凡九
年矣未有銘其墓者子故為之狀使吉曜持以山於有道
君子焉謹此

補遺又四張

南太常寺卿塘南王公行狀

公諱時槐字子植江西安福人也嘉靖丁未進士歷官陝
西參政引疾乞休萬曆辛卯

詔起貴州參政陞南鴻臚卿未任尋陞南太常寺卿具疏
懇辭奉

旨有清修恬尚之褒准以新銜致仕蓋異數也時年七十
一矣公考贈光祿少卿諱一善為人嚴正自幼教公以孝
弟忠信端身正行嘉靖丙午舉江西鄉試明年成進士初
仕兵曹轉輸金三十五萬于京事畢而歸餘于帑輸尚書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略

補遺本七

嘉之壽王憲以百艘戴宮嬪自楚返而公為監所過州邑
戒役夫具糗以待舟無留行邑不騷擾出為漳南僉事分
上杭民據險為寇公白汪中丞尚寧請以單騎往諭中丞
壯而許之公入而衆懼伏自斬其魁請命於軍乃築城設
一倅以鎮之為建熟延師教其子弟倭犯漳浦捷後江頭
土城倭故以鳥銃為利器兵不敢近公集田卒戰草前敵
兵其後銳中草輒弱兵直傳城俘斬甚衆以功進一級其
後再犯再敗之明年身臨上子之等流入閩而公前所撫
上杭民感公不殺集鄉兵六百人邀擊賊於路大破之

年冬倭犯詔安會積雨城欲圯公繕垣調兵除夜操戈登城旦乃下倭尋遁去乃有彈者至目爲貪而汀人顧哭而祠之當是時公力撫創夷御史嚴峻禁郡邑利擾武弁股削抑豪右卻倒金諸顯者絕無所問餽以故中外交恕之法當調而樊御史力白其枉再補蜀僉事時陸五臺父爲卽以次當補尚寶少卿而陸顧遜曰蜀臬有賢者非吾所及也銓不察別以其人進陸語相徐曰吾謂王僉事耳他人則余奚讓焉乃授少卿已進卿已又進太僕少卿時國政久弛馬多耗公獨嚴爲覈於是忌者復曰夫上當臨馬

劉聘亭全集

卷八

行署

補遺

之日而欲以苛政行耶以疏論改先祿少卿旋出爲陝西參政甫三月公浩然歸矣其年始艾居二十二年而陸進大宰乃有南太常卿之召公自弱冠師事岳峰劉先生深契文成之學其爲南主客也所善獨陸五臺陸高曠宜不相入而臭味獨合陸嘗戒之曰至人處事不遠人情汝執一不變非所以應世陸雅崇佛公弗善也陸曰汝但信未及必有他日且姑待之無作誇語自銜公於是不取佛氏書閱焉既掛冠歸屏居靜存者三年時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復覺體用未融一切虛度於不性不無虛度

之刻益加慕未父之乃自覺性雖空寂而違常運不息生機微密不涉有無於是自信孔門求仁之旨誠在於此慈始者由釋氏以入浸漬耽嗜如醒初醒已乃稍疑之試歸究六經定證於心如脩普海錯乃知稻粱之不可易而後學定而無餘惑公既老了無他營惟以孔孟正學與諸同志相切劘若復古若復真若鷺州若復禮若道東龍華一潭萃和雲與明新青原元陽諸道院歲一再過振衣高坐因疑發義或更端承稟於函丈之前或簪筆記述於比席之後鄙吝者消其蓬心執拘者融其習見野叟不解而

劉聘亭全集

卷八

行署

補遺

第言肯重于無心而自爲舞踊此非獨以言感也固有不言而躬行者矣四方來者接踵卒之歲唐太常自毘陵至樊侍御自東粵至九月十八日別樊於山是復講德西原極論根本扶節一貫之說忽舉手曰病諸生驚而前已不能語越數日平公初寃心二氏雖習靜不廢遊訪嘗遊向唐洞登戟眉謁王母祠過華山問陳希夷遺骨過河南探毛喬洞觀達磨面壁像謁南嶽登祝融峯訪魯源徐先生於廣谿宿虎跑寺邀陸五臺訪學因入雲栖寺問泐蓮池佛法將抵吳門訪夢陽遺跡不果益庶幾一見異人而共

後惺然有悟於晝夜通知之理於是深信孔子之通之爲
至正而凡二氏之說舉範圍於其中故其論釋氏曰彼主
於不染一切以完其性而吾儒則不離一切以完其性又
作衍道編以見志耿先生深獎許之公登歲登第終老食
貧三子連天有孫曰允芳頗慧而尚幼公所著述別爲集
不具載嘗重修郡志其所傳人物義例甚嚴一訪於鄉之
賢者嘗惡不恤也時李見羅講學豐城羅近溪講學建昌
其持論未必盡合而公願契焉年八十一猶駕小舟抵章
鎮金谿問友容切不倦及門從學者甚衆而賀汝定劉斗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行狀 補遺文甲

墟曾處所劉喜聞周惺子朱玉樓諸子允稱高是云歿之
日門人爲位而哭不越月而常道子特祠郡守吳公書其
名理學坊又祀鷺洲祠特傳表之門人則祀於西原祀於
金谿人情不謀而協卒之四年會
廬議謚典公當在議中於是公之鄉人請於
撫臺衛公列名具奏因各拈公生平授簡論次如右用彰
公論

誌銘

三衢彭君墓誌銘

蓋嘉隆間吾鄉人亦知學子特表封二三有行誼者爲前
弟云君則其一人也自予與里中談學里中人初未曉學
者云何則于時引君孝友事教勸之人，自以爲不可及
予曰即彭君從其已及者進之諸君從其不可及者及之
學皆有入乎則人，又自喜以爲學固如是簡易也自吾
得君而談學者日益振感發固不在語言間矣孰謂君竟
先予而逝噫悲哉君卒之歲爲萬 戊子十二月朔日越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三十八

明年十二月十七日將奉君塋於永新之野塘鳳形申庚
山寅甲向附祖爲墳先期孤子修吉將其業師劉見甫氏
所爲狀來徵銘予尚忍銘君乎即罪予又孰銘君也按狀
曰君諱龍字君顏以字行三衢別號也其先自宜春徙廬
陵又自廬陵徙江背逖爲江背人高祖仲勉曾祖淵澄祖
縞父啓縝娶丁孺人以嘉靖戊子十月十七日生君自少
不習浮飾雅尚樸素慷慨赴義盡其質性也少孤母獨與
二子居操作不自休兄謨倫佚不事，君輒自奮曰爾素
何長今婦舅劬瘁即安用兄子爲縉兄善自逸我獨不可

代家督持門戶而習為清閑狀奚適也君固不能營一操
財第嘗會歲入以其半供輸操其精奇贏者以治無應祭
祀一不煩伯氏丁孺人以故稍息紅作而君勿食輒念母
氏矢節植孤苦即不能將大人成名既以開母氏未猶
弗克自樹徒以尺寸與兄弟校計事傷月志此為祝南平
於其益刻勵自好毋病為躬粥藥侍卧起跪不良不休此
卒哀悼感行路及禪未嘗不向人出涕沾襟也伯氏於福
急與里中豪校多詬辱之君即潛身內祖諸其人引罪伯
氏固之猶快不自憚或以詬辱人者及中君一怡然不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三十九

以君志君視諸姪如其子即諸姪衣履禪福無不出自君
配王孺人手者既長悉力為營婚娶事既已畢當析箸諸
姪益五人而君子二君曰此皆吾父孫也吾終不令兄子
獨薄竟七分其產授之若二子亦欣奉命君間謂二子
曰老無膝得讓名爾今不以天下讓而今安在哉君之所
存慈遠矣諸兄子既析居而食指日繁四人或不能去君
復勸給器任以時周給已又有弗歲於火者所分宅燬匪
盡君獨已出率二子更築室居之而止孺人亦於君之
其後諸姪亦繼以出而君之視諸兄子亦無以殊已婦也先

其死卒其妻丁年甫十九獨撫繼孫皆孝慈王然人
君之竟成丁御人謂君之通行於妻其德固深厚哉若
恂、龍茂接人不別貴賤一直心行之聞人譽已踴躍若
無所容里有爭力為曲譬必得解乃已即少年詬侮侵凌
之亦不見其忤色君雖不近名而操行久聲日益宏里中
聞墻者則各相責曰爾胡不能彭義士也直指使者行即
至邑數表其門郡邑設鄉飲必虛左待之君固自輟晦
曰吾終不欲以一廬之祇煩於長吏其長者如此君得年
六十有一有子二長者修吉郡諸生娶李氏次者繼義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四十

馮氏女一適陳三才孫男二俱幼銘曰
謂年者得耶謂讓者得耶謂近名者之耶謂忘名者名耶
若燕於得而得益者也君遠於名而冬益近也嗚呼三微
其古之所謂聞然自修者非耶

藍春谷墓誌銘

予少時年怪憤激往、多怒病嘉靖壬戌間病殆歿死醫
者以寒涼劑服攻之則神益奮然時聞藍氏醫莫春谷良
則走迎春谷春谷至視之視予曰此其病在近內又寒之
不補則死且夫氣病其小者也肝肺最良歲行在二

試輒利先君遽然失席曰是蓋上考得不死甚幸庸知其
他春谷笑曰此子固當死耶人之病頗已稍理舊冊試郡
邑郡邑以三學使者或謂學使者且暮且放榜春谷視予
脉曰未也其在七月乎已果然自是予有病服君藥即已
即君有他往服其故方亦已或拆簡問病君為合藥寄我
服又已異哉予之遇春谷也春谷廣願豐願無數人附士
大夫家聞其名率選健夫昇致之然身自抑損下及典隸
有所邀求嘗不往或欲以冠服榮君曰吾安用此嗟
者徒令人東轉吾歲時與諸隣家往來皂帽布衫惟所之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謝銘

四十一

一旦莊嚴率使入田舍麻屨平諸貴人一笑而止焉
未二月君卒於家卒之八年其所後子汝美謂予習君其
志而銘之于閭其狀藍氏自昔有諱餘慶者為排山巡檢
自吉水徙永新父壘娶於賀有夫大子四君其一人也君
諱玉仲字時亨別號春谷生正德庚午八月葬里之毛竹
嶺子癸山午丁向娶倭縣謝氏所後子長汝美娶安福下
村劉氏次汝莊娶鄱陽汪氏女二人長歸蕭汝厚次歸周
慶尹孫男三人文綸文 文綬銘曰
我不能自生賴君以生君不能自銘賴我以名嗚呼生有

涯而名無際于之所以傳焉者局且有焉

王箕峯公墓銘

公諱子應字以應姓王氏其先袁州人徙金灘自黃翁始
某生昇昇生孔莊孔莊生體微體微生東良是為公著公
生正德己巳四月十六日歿於萬歷丙申七月十五子一
人即襲先公卒襲子四人其長者國憲子姪壻也將泰公
壘於某山而以狀來徵予銘故子族姑壻又嘗偕公講業
里中習公學行弗可得辭者公自少踴躍不甚敏慧稍肄
時士業輒棄去之聞邑長者為餘墟之言心嚮之向往曰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墓銘

四十二

此可學而至也便欲偕其人聚糧入越必親見之時子鄉
樸陋素不曉學為何事暇見公棄家千里為人所莫之行
者則相視駭異因以告其二尊人二尊人曰吾兒殆中
狂疾乎固沮之公乃東學兩峰劉先生已卒業鄒文莊之
門時與黃一明朱一菴松崖諸君相切磨復古院中雖
晏歲不舍去丁內艱築室於墓獨居三年歲時祭祀若祖
先臨之兩手翼如自灌盥徹不懈倡修祖祠不遺餘力
釀金以兩計者數百悉贖公出納無有疑之居客動循典
則朝夕于姓入揖必訓戒之無敢失度或從僕人戲則公

怒譴讓之子姓相率謝不復乃解其嚴毅類如此予時談學里中蓋後公三十年矣論公舊遊鄧劉兩先生之間間就公皆學所從入公曰吾獨得常惺一法惺一則太公順應一起風波便不覺下消除耳于歎曰此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公時雖老無一會不赴必虛心咨詢若一無所啓者既病聲猶日坐一小樓置先正語錄明窓下琅琅誦之或時發浩歌若出金石其好學一念自少至老若風植云邑令吳懷溪公聞其賢造廬見之且致致公賓席為鄉飲重公謝不往為白大吏以冠服榮之卒年八十八銘曰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四三

道微世降俗流易人競錙銖雄智力偉哉王公獨卓識思以其身承正脉此脉如幾幾端出學道日展抱室寂公曰良知非外索只此惺一妙更測守之以約終鮮失徵諸力踐胥可述見賓臨祭尊天則教寡小大貫以一公言必信行篤實今茲菴棺事已畢無由起公我心感刻銘元室永

不滅

伯父時齋公墳志

嗟夫痛哉予曷忍談世父事世父生平于視余於諸姪中獨見懂幸一日卧病忽謂余曰我即死自喪及殯悉按循

儀禮無越無信浮屠且余素厭諛墓子為志墳勿有溢美擬所行及之者書焉余驚曰人人奈何為不祥語因持之而泣泗涕交橫下不能復言君亡何病不起當萬歷

年正月二十六日其生在正德四年八月之二十四日終年七十有二先時嘗改築本里禾坪王大母周氏之塋而自擬附其左至是專治命用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柩以塋乃余二兄復申遺言而以墳志屬不肖教忍涕而志之志曰世父姓劉氏諱二龍字干田別號時齋先世嘉湖人徙而居南溪自克都公其後代有賢人語具三五劉先生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四四

志先君墓文中高王父諱統王父諱靈美工父引禮舍人諸王顯配姚氏生世父及先君兩人世父自少踰厲既壯習博士弟子業補邑增廣生以授例入大學時鄒文莊先生講學里中執贊從從之尋授浙江臨山衛經歷其守官恭慎舉職君之數歲官舍蕭然性復允直不能察官親色媚大吏取權勢竟捨綬歸逍遙南溪之土杜門掃軌足不履閭閻邑令自浙來官者故常德世父業投刺款延一見卒謝不往其恬淡多類是家產以授二子使自支而日引壺觴與賓客結歡性嗜酒尤善持勸客一造飲多醉

為人豪宕不能就繩則語雜悵謝間斷意取義若與事會
同者絕倒故不喜治家人生事僅一完其舊業而於奉先
合族則不遺餘力始新祖祠既乃輯譜牒動費金以兩計
者數百率措置有方用人無所擇賢愚隨喜善遇之人
自以為親已皆願自効族人間有欲挽其成或至詬訾之
一不以綴意人以謂世父世父笑曰凡情不可與慮始率
如此且夫與大事獨奈何不忍辱作怨而屑與人計其
誰與我於是怨者知其能自抑損以就公事亦願為盡力
而世父竟忘其撓已也人以故愈益鼓舞咸心竭之每視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四十五

冒後事輒羣人番作及退循以為常遇祭祀雖小病必強
起且多先諸子姓至諸子姓後至者率竄入班行中不敢
令世父見其動屬嚴肅蓋自其天性已然先是譜牒散聚
諸遠祖兆域半入荆莽靡可推按世父悉修復之晚歲益
積畜廣增祭田祠制祀儀煥然大脩下輓世自營而不念
其先人者所在而是有如世父之殫竭其力以奉先令族
者蓋亦渺觀親已間見余輩談學且喜且傲之曰而以爲
請即學耶老夫試近愚竊見謂講雖明第商確耳及之則
無有商確何為者也余聞之慨然此病常語侃侃不休大

知皆公族事無片言及其私且戒余曰我死後
然責未易稱棄利任怨盡勞此三者一缺不可致回余二
子爾卒善調護之令無喪怡愉推此類細言之垂絕日左
右似欲更有言聲微已不可辨尚聞孝順孝順云世父凡
三娶元配荷溪理問伍公朝周女有子男二人長者仁卿
為邑諸生娶蒙岡王公世昇女次者名卿娶鄭州太守長
公慶女女子三人長婦彭德修次婦陳汝孝次婦永新
賀敬詔繼配彭氏尋卒今孺人李氏李氏生女一適彭士
喜孫男四吉康吉迪吉曜吉耀孫女二長嫁國子生周鉉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四十六

其季者幼墓首良寅趾坤申如舊向不肖姪元卿敬尊遺
命銘記其實而納諸壙中如此蓋一言一涕也嗟夫痛哉
伯兄平所墓志銘

嗟悲乎上床脫屣不知生死往者直以為產語耳今之歲
三月余與兄方治祀事既罷語笑如平時越明日當上塚
謁兄偕行辭曰吾適頭眩弟往頃之報病甚亟走歸視
未及家而屬纊矣嗟悲乎生死之易誠不謂如是也兄為
人廣額豐頤胸懷坦直無城府遇事照一不忤可否其所
深執為是若人或爭謂非亦竟從之世喜飲酒時出詠諧

語能令座客權笑難甚醉而善飯平生不知人間有機械
事然人亦卒不以機械視之故其會活生產日則而絕不
以機其念人謂其寬洪且固疑福也乃弗得壽而棄其兩
幼孤以死彼猶一劉臨事避艱發尊學者所在而有天道
之不可知其何如矣兄名遇選字仁卿以字行號平所余
同祖兄也系次其世父墳志中世父時喬公諱一龍仕臨
山衛經歷娶伍氏生兄及名卿兄為邑諸生屢應舉弗成
遂以養請此得告端欣然謂余曰吾乃今獲與子長琇志
山林乎世父故喜振張兄自其少時習見勤勵雅有父風
以故卿族間里之輩友朋講習之會未嘗不赴也余嘗不
先余同祖昆弟七人而多俠善避事自失兄余雖有卿族
之念其執翼之而誰啟之哉兄沒之先數夕余與兄縱談
至生死事因戲指曰即以當余七人當言兄一笑曰爾君
與人周恐不序也曹幾何嘗乃竟長逝昔之夕戲語耶真
耶兄娶妻周王君世界女有頗才善持家生男子二人長
曰吉原十二歲幼曰吉迪始九歲女亦二人長者通國子
生周銘其季尚幼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五日沒焉 辛
巳三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五歲止本里院下山背乾趾

其其壯年月為沒之歲十二月二十四日云銘曰
嗚呼是為吾平所之墓天倫共福豈在其二孤嗚呼

馬山人墓誌銘

馬山人者山人所居有陳會二山自號陳會山人亦因
謂山人山人云山人諱一瀛字思桓生而貌寢髭髮黃枯
而中藏慧利自其幼就塾師時送一難塾師莫能措語則
教之與其族于禮哦古詩即已能為圖元大歷間語雖習
博士業意若不屑也者時人行津則看芙蓉竟日忘歸歌
聲琅琅滿天地不知邊境有人焉人亦莫能識也故山人
雖才終亦不能得志於有司山人所居里俗頗狡獪悍惡
為詭詞誦誣人無得脫者山人父霍山君故雄其才於
貴意氣族人自攝之因用詭詞中以危法困之十餘年不
得解則山人莫逃霍山君於瀟湘之間猶不得解也山人
曰意者紀消子之雞猶未木乎吾且為虛舟雖有禍心之
人安從施怒於是泰霍山君委質朱布衣則山人父子及
其族于禮里中劉生印棋四人者時之商求所難或至達
曙不寐霍山已就學類消其虛驕之氣現昔若兩人然者
人以為山人有公仲進士之機朱布衣既重四人者之

於鄉往又獨憐山人貧則引之西塾山人亦喜得因是
少釋為煮水也此山人取精歸則向者詭譎訥之人
後引追香待矣山人笑曰木雞之技得無窮乎且固命
倒索中紫與之已而復往復得率如是竟山人之身卒
得贏一錢獨以其知學意甚安之然山人雖從布衣學已
又有味於禪家子語則與崔山君手錄內典至十餘萬言
與人語多侑禪藏庚辰山人謁予故重山人而知其
有禪僻往極之於其所陷山人執所風尚三四年不離
釋又乃悟曰吾學非耶長此非返則與世漸不相涉而仁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四十九

心戒矣吾學非耶自是與人言依於仁然苦於階弗能
也幸知要從予謁魯源徐師於越復謁于臺耿師於楚
謂人曰吾見徐夫子如坐嚴霜中使人不敢不戰兢見耿
夫子如在春風中使人不容不博大笑不見兩大子幾
過一生矣由是愈益自勵遇少長賢愚請之詢誘無所
擇時山人苦消渴藥累不離側而好與人談學惟恐其
不得所入違嗽邊語不以為意或正言戒之不少止山人
故與尹生介卿趙生彥彰周生渭卿汝冠金生率侯為
誼交更相規切無不中其理或謂準侯學道古悲

見駕人寧能有入乎山人則以為大夫上好上引之志於
仁不可禦已且其入初見談文再見談學久之當自歸於
正嘗寓書彥彰謂尹周三生當源相見遇金生必引之
中庸毋令作李上人語佈毒也其後於朋友大率如此
癸巳冬予如京師山人欲從行親友多止山人山人曰京
師四方賢豪所聚往必受益且脫生命也何方不可比至
黃安既謁耿師羅公廩邀之返又不可入京踰月病作病
又五月求先予歸舟至徐病益劇從者知不可起請所歆
言曰為我語吾免勉自樹耳言已援筆為詩越三日卒是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五

為甲午之八月廿九日也嗚呼悲哉其不得終肯止則我
之由然山人故不能離我其死當不憾卒之二月從者以
其長婦壘本里壻口人形申庚山寅甲向山人卒之年距
其生甲寅得四十有一崔山君先山人二歲卒服未闋述
行狀者周生汝冠垣也狀稱山人曾祖慈祖夢熊父卹即
崔山山人娶王屯彭氏有子四長白家昌習博士業山人
臨終所寄語勉之自樹者也家昌娶嘉溪王氏次家昆次
家昇又次家鼎銘曰

時不嗜學予誰以身殉之疇不篤友予誰以死許之噫死

瞻下者杜相藉子誰則知之

崑山劉公偕配賴孺人合葬墓誌銘

予宗兄萬安崑山公以萬曆丙午正月之三十五日卒於家先是乙巳四月賢配賴孺人卒令于房邑大夫用利履任未及蒞政善民安訃聞三老子弟遮道攀號為勒碑志去思按臺暨路使者交獎異之既端持喪未數月而崑山公卒將以公卒之十月十一日奉柩于始遷祖墓右背乙趾幸葬治命也先期具狀來徵銘予以宗誼弗能遜謹按狀誌之公諱汝成號崑山其先世與予同出室湖劉簿君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五十一

得子岳子子讓斌遷廬陵石塘分徙銅溪又遷泰和銅坑其徙銅坑徙潮州則自愚軒公即前所稱始遷祖也詳具家乘中父雲逸翁娶鍾氏繼娶郭氏生公弱冠補邑博士弟于學早卒繼聘賴氏始賴氏赤子婦公在貳室時父柩尚淺殯一夕夢雲逸公語曰會當新吾舊廬公心動謂家必有災遂自述融歸不數日水火至公傾囊中金募役人拯溺所全無算時族有標權公身自相援既已與棺俱溺得舟入競提以免賴孺人尋歸願留意括治產業以事老姑及撫育其諸弟嘉靖辛酉流寇禍城門

晝間孺人時有身以布懸而登碑又傲居古屋中與魑魅為隣所乳子竟無恙則今房邑大夫是也既二歲病泄公夜求醫藥一虎蹲其傍遇公避去人謂此救者事至微淺然犯魚龍履虎豹衝盜賊隣兒魅皆踐危機而竟不能為難是非公與孺人行善之報歟公生平篤於行義遇公事往不愛其財勇于嘗勦郡祠作通譜公皆殫慮任之其他行事多類是而孺人亦能順承其志稱德焉晚歲有司高公行賓之鄉飲辭不赴而路使者用恩詔錫之冠服再拜登受而終不以易儒生青袍也墓其恬雅如此子一人即用利登辛卯鄉書授湖廣房縣知縣女一人適南院賴承政古華之姪文翰孫二長廷標娶富竹郭氏次廷柱女孫二長者許聘郭太守簡齋姪孫之歐次者未聘銘曰前者種德後是用趾執回作祥而非人只悅士惟民之則何知仁義嚮利者德婉孺人式和且平以順為正載其休聲是生賢承考奮業為時良吏茂而豐績之念爾祖率報其功祖亦念孫千古同封佳坑之原石山之丘行有龍章以耀松楸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五十一

贈文林郎青州府推官松泉劉公墓誌銘

平得交於時周多四年矣始者同治進士葉相得微
此予先舉而時用舉於丙子已丑上春官用乙科授武岡
學正終已轉河澗推官以內艱未任起復補青州蒲考時
父如其官母孺人已而晉安慶府丞所在治聲隆起薦
要上會大計論調而荷盛稱其冲淡有養說者謂彈章亦
焉疏云乃時用遂飄然掛冠江上端一舟載自石以書狀
抵予曰先贈君之沒五十又三年矣塚未有墓之願微罷
於君子之一言業以幣貝石待命予於時用詎良厚而翁
告翁安能以不文辭按狀公姓劉氏祖安成太守迨其後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李三

代有聞人若龍雲學士余融州刺史子薦事世宋史文苑
忠節二傳國初仕郎公自邑之西里下村徙居山公五
世祖也曾祖諱拱政以子秩貴封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
祖諱程以子一明貴封承德郎大興知縣父諱子寧娶李
門李氏生汝鏗繼娶南田李氏生公及弟寅甫公名汝暉
字亮甫既松泉自少治舉子藝以自病廢棄去為賈齋甫
稍盈矣然茹淡攻苦自如也若常職然進退終身不以一
境語後人成以忠信日之後五十年時用以官進過
所客地諸父老猶能述前事相與問訊知其有貴人子

之也然此其為人長厚能結乎同儕亦大較可謂矣
人猶人常語諸子而爾父數重於莊盛矣汗流於人
科祀而衣冠自如雖暗室不懈推此求之其不以冥情
行他皆類此固且其有是令子也公病篤執時用手曰兒
兄弟宜孝順無他語是時用才十三歲每恨不能悉
公行履然此亦足以盡公矣公以嘉靖壬子正月初十年
於家去其生之年四十有五越明年葬公于上里山其弟
寅甫為志塋後三十五年為萬曆丁亥遷柩于五里岡父
墳之右牛山于向公娶姚氏有婦德孀居四十二載能訓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李三

劉家生子三長鍾翁娶張氏次以中即所稱時用者也娶
歐陽氏繼陳氏又次鍾全小寅甫祀娶朱氏女二一遺
祖修復遺訓導王敷言一適張孫男八鍾翁子君儒摩
庶李氏繼娶歐陽氏君儒摩生娶張氏僕委卒以中子
君休摩摩娶周氏鍾全子君仁娶朱氏君儒摩生娶李氏
君修娶彭氏君儒摩娶王氏君儒摩娶姚氏孫女七曾孫
第六女六 附四
劉美主人君儒摩先至顯永福其神妙五十年為
大英鐵錄錄事以貢元都松泉陽五里之岡西世然此

其端其藏

明故廣東雷州府知府舍人劉公墓誌銘

萬曆甲辰六月晦雷州太守舍人劉公卒於家卒之二年
其子庫生宗卑持其伯父文學君遺詔所為狀來徵銘曰
卑也傳在門墻願以先大夫之誌銘為辭于得交於舍人
公有年諱與諱與諱避按狀公名象章舍人別號也其
元漸之處州電東人宋神宗時祖師仁登詞科進士同知
和安院事三世爵臣任安補陳宜平歷任歲父徘徊山川
之味教養之遠即見之東歸家鄉歲至十一世尚德公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墓誌 五十五

從南郭上卷生夢樂公有隱行再遷荷湖翠樂公生贈君
為諸生卓有文聲年四十二而卒以公貴贈南大理評事
母趙氏封太孺人大孺人有子四公次居三公生有至性
自少醇謹端厚勤勉受業於忠諫慎所傳先生之門雅見
器異公與文學君兄弟師友教愛篤至丙子舉于鄉淡泊
許樹耻逐隊干譟既辱上春官不第授署淮南山陽故事
山陽令故剛懷待士無禮有庸生將及貢小忤公遂以索
其冒籍事款黜之公謂歲月已深執不可令遂特中其策
若學使者務公履屐必持前儀蓋堅以遠遜傳不照時

南歲大侵道殣相望當路議設粥振饑時令公董其事公
殫竭心力晝夜不懈死者捐俸買棺殮之誰人得感其惠
戊子聘典中州試得雋為多幸郊陟國博癸巳遷南監正
兩雅士愈服其楷未幾遷南大理評事留情獄牘多所平
反滿考贈封如制晉本寺主戊戌十月陞柳州守便道
歸省抵舍僅五日而大夫人病卒時壽已八十五人以為
公孝感服闋補廣東雷州府南蒞任嚴輕監以清獄囚禁毒
賴以活生令薄贖醵以恤貧民雷人歡若更生時白鶴寨
哨官冠軍餉衆士鼓噪起公適署海防引義戢止之徐近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墓誌 五十六

所赴餉給諸軍一方按堵雷人採璣鑛者譁言尖山嶺可
得鑛是未聞也邑令挾兩臺威梓修怨諸士遂稱二生發
鑛造制徑中撫臺撫臺檄却嚴捕之公為知其誣枉格不
行然令自是脉脉憾公會大計謗書微動竟得論調知不
知無不惜公而公已決志林泉不為入山矣蓋公為人長
者何但以郡守身翼諸生寧不獲上自其署教諭時能無
媚令以全冒籍廉生是何可以阿使也又吾聞邑舊施君
嘗幻人言嘗作公屬邑典史為健令所齟齬欲先發制之
公辭諭再四幸非乃難尋入遇任生爭道侮辱至甚懇於

陳使者將點生公曰生點則典史能獨留乎
解之簿君每言及此兩事輒歎泣下嗚呼此淺事也然
足以繫公矣公端之年六月而病幸語諸子曰吾生平
無害人心無害人事并分缺隔不求圓滿如是而已矣汝
等宜護念之遂卒時壽六十二邇生之年歿如九月十四
也配王氏封孺人生丈夫子三長即宗阜娶趙氏次宗稷
邑諸生娶伍氏季宗旦娶朱氏女子二周述善王言燦
其子婿也但孺生孫男四孫女三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
塋於某山某向又明年三月子為之銘銘曰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五十七

其分缺隔心斯泰無敬害仁人斯師壽方之訓此其最後
徧引之福無艾

明趙君守庭暨配孺人郁氏合葬墓誌銘

蓋隆萬間子始以舉倡西里維時西里諸士無弗忻然承
之而楊宅守庭趙君時已稱諸士祭酒云後十餘年而君
卒是時講舍幾毀而全當請斥之餘乃學風復稍大振
正圖一二老成人春秋典刑在望而君遽逝頌余甚悼焉
抑安能受狀而辭泉下銘也狀稱君名子達字汝學守庭
其別號也其先自宋世來官安福通以官為家而其入今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五十八

楊宅則自由瑾公始數傳至從康生世美一生今資據慨
好施予里人附之爭為廷譽生三子長者子道為忠州同
知次者子述又次公少孤頗頽慧忠州公特憐愛之比
壯補邑博士弟子益自鑽研每試輒壓其曹偶而值數奇
用是數舉數頭簪抑不得志間授經里中諸子姓擬其殘
膏則人上潤飾有著矣晚乃嘆曰即子六十年所歷洞榮
足于悲歎者豈盡閑人事哉乃今春日幾何而長撫臆含
惋若追響所無可為者解是將遂落度無適耶何為也者
因開軒治畦決水灌種種蠶園醫卜諸小家說一觴一味
以報君者固能有攸存耶君配郁孺人先君一月而物君

哭之慟甚亡何而繼逝矣。親黨人者處士本朝之女性慈
寺事守節終其身無間言修祭祀燕享之禮惟謹賓客
至不成而豐約中節無不當守庭君指而尤節縮裁任之
資穿絳外氏即外氏人無不德孺人者斯亦笄禔之懿
行已乃平萬曆己丑六月四日生於正德辛巳正月十二
日孺人生嘉靖癸未六月二日卒萬曆己丑五月十七日
子二人長伯條娶嚴氏彭氏次伯保娶郁氏繼顏氏孫五
人條子師成師世師尚保子恕孫志孫曾孫二人小本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合葬於十七都東崖丙山壬向先期持
劉聘君全集 卷八 銘 五十九

狀乞銘者為君仲孫庠士師世著狀者為君從孫庠士師
孔也予既已按狀為誌復系之銘 銘曰

為儒不違其道則隆一邱一壑優游以終有都者媛蕭政
孔從言作之述以仇茲封

湖廣按察司知事認菴鄧君墓誌銘

君諱言字信甫其先鄧高密侯禹之裔家宜壽則自唐袁
州刺史璠矣至宋有梅魁者始徙安成之瓜畲後自瓜畲
徙清陂傳數世汝達為君高祖達生應珪應珪生崇玉王
生昭賢有隱德其弟文莊公所撰誌中生二子君其仲

云君為人坦衷直口不修機辨與人交輒致其赤心性纖
高自苦至所厚善則不難推財予之虞事周旋每出於人
之所不足慮者嘗受學鄧文莊公言學必本師友論行必
及家世曰吾何敢負父師以貴入大學即大學諸生人
服其醇謹無不兄弟富之比揭選得湖廣憲幕君益勤於
其職直指使者重君之周諮數委以事嘗轉輸稅銀有小
缺黃紅銅數觔進君驚曰將焉用此曰可化為白金耳若
悟喚謂小隸爾休矣吾又安能與銀工相為竊也歸走出
謂其妻曰駭哉世有可以銅為金而弗顧焉者乎憲使後
劉聘君全集 卷八 銘 六十

事輸絹京師泉吏向君求賄君念曰薦賄曲徇左右之助
抑何以稱談理道不失家世也卒罷而歸無負父師矣吏
竟勉奉憲使意予君絹千匹而奪其八千足以與他功昔
之賂已者君之不能低頭徇人大都類此久之陞平樂府
經歷君貽書謂予曰仕宦如滋味一嘗之耳必其屬厭將
何時可已卒弃官歸而引客對壺觴無日不醉竟以酒
致病且病且飲或以相戒君笑曰吾中酒病失酒亦病與
其以失酒病不若酒與病兩得之相戒者笑而止然君竟
病酒非起矣悲夫君生嘉靖丙申十月初四歿歷而中

五月初九始娶廬陵郭氏生女一非劉氏子也此者未
笄而天再娶李氏劉氏俱不予副室劉氏子二林趙林殊
林趙娶子仲女林冠聘庠生高在簡女卒之年某月某日
于廬陵隍北父墳之左首于癸丑午丁方君病時子亦病
不得就君為訣而君以書貽子曰必不起以銘系于墓是
予見吉兆狀君履歷其孤持而微銘焉子計君之遠遊無
厚於予者此業有心許矣 銘曰

金可傷兮如吾心何賄可薦兮義不可阿世福兮如江
河授勛歸來兮東山坡浮綠華兮朱顏醜清白所適兮不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六十一

為不多雲山石室方義勸名貞石方非

對登仕郎馮廬序班童山江公墓誌銘

自予童子時已知永新有童山公云墓十里小氓社治生
策而倚心於人諸孫毋斂取子於貸家者往致富開選
殺佐稍翔則收園謝貸家以射重利而獨童山公儉藏
粟如故故自予里及遠楚諸貧民負擔請資襁褓相屬於
路則咸起手加額曰童山活我童山活我然童山以是
益富所謂庶賈五之者也龍山既富則相翔者時睥睨之
亡何盜大至掠財不足又劫其子宋受公生憂時為

賊不至將殺之會天大雷電盜驚曰是此將無得天道大
不祥竟釋之已而賄錄亦至童山以是重寔家人相顧泣
數行下童山曰儂赤力屬有天幸乃得致富天在吾豈終
貧修業而息之富如故時宏受方束首受書童山撫之曰
吾視估俾書生或白首不能幾一遇侯河之清人生幾何
遂命宏受通藉禮部得官鴻臚司儀宏受之為鴻臚也用
章思地封童山公如其官公既受冠服一御而脫之曰吾
布衫濶袖焉往不適大冠若翩徒束人耳已而宏受上重
歸養取所勅剪綺繪龍金書而揭之憲欣然自得曰茲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六十二

天子之賜也公視之殊不動色豈古所謂銖視軒冕者
故抑何其冲淡也予時升公堂公捷步如童間與予登山
追公不及予從後笑曰我獨未八十耳八十時亦當如公
矯健公握手大笑曾幾何時聞公病矣病逾一歲而卒蓋
甲辰之九月十五日也未幾將卜葬於南潭之陽蔡山丁
向先是宏受衰經矍然來徵銘曰知先君者無如先生敢
以請其事行在周孝燕非熊所述狀矣予按狀江氏於春
秋為侯國歷漢晉迄唐宋代有聞人而在永新則有唐豫
州刺史顯武翼大夫檀朱宣和進士樞密傅而至豐亨亨

生泗水生模楷模要於陳生公...
也生而瘁訪家故無長業公稍治產任時取舍十餘年間
數致千金已已之後居積沒於盜案既單矣而產猶治也
亡何而縣起大縣數、倚辦如索諸寄公善姑淡無綺繒
之好然獨治賓客初先祠設祭田輯家乘則不難倒囊成
之蓋善居積者公之性而不使有滯積者尤公之識云公
生正德辛巳六月三日距其卒之年得壽八十有四元配
金縫室周副室張謝張生丈夫子一人即宏受娶龍田賀
思憐女謝氏女子一人嫁安成邑諸生陳應試孫男四長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劉聘君全集

卷八

李四

躍章聖清塘賀縣尉鍾甫女次料竜娶沙溪邑諸生金閔
女次哺章聘良方賀仲蘇女季猶竜聘陳應試女女孫四
女嫁安成大學生陳國相子起鵬次嫁城南賀照磨太節
子新章次許聘良方賀認轍子瑞珠其季者尚幼宏受娶
於子子因宏受知君詎弗能辭銘 銘曰

黃龍之山蒼、子小江之水湯、子吁嗟竜山得其子而
盜先号 天詒煌、永貴茲幾号

馮恭園墓志銘

萬歷七年七月之望吾友馮君恭園夢熊卒於家君生於

嘉靖已五六月十二日比卒年得五十有四往丙子春予
偕君之洞庭謁楚侗耿先止今之年二月又偕君觀湖海
上至五月始還六月病作子即君寢視疾君疾且稱已曾
幾何時乃竟長逝哉悲夫是年九月其子卜地於恭園山
將奉君塋累然來請銘且曰吾父知已無若先生必以銘
為累予按馮氏自永新下徙家今所高祖貴隆能捐粟
助賑以義聞祖莊、生子明配王氏生君兄弟六人君其
李也君字呈兆嘗為邑從事時大吏臨胥吏甚威君發憤
曰丈夫不冠纓遂不能自活即滿兩考竟棄去遇早談學

劉聘君全集

卷八

李四

里中喜曰吾乃今知良貴國在我遂壹志向道族之人故
好以力加其卿君為陳善惡利害又數、聯家會要族而
訓之衆稍欽而受約年自濯其舊習開弗事教多為官司
所困暗以是益訕君編削族故有祠居更修葺之為置祭
田祀制祀儀煥然改觀茶界盜發連永新奸細表裏為患
予近里數中盜長吏觀望莫誰何務相蒙蔽中盜者之家
聞告之長吏長吏則喝曰我在何敢盜答之數十於幾中
盜者喑舌不敢言盜乃益熾予謀之君、曰彼匪不止聞
便已耳今郡縣長吏方入覲茲乘間呈諸路使者諸路使

下其事郡邑視策吏相顧駭汗於是始謀收盜移檄湖南
格捕戎首蓋秦之先水數號盜殺竟驛首就勦先是郡邑
吏衙予發其事數抑頌諸中盜者諸中盜者籍：稱怨予
病之以告君：曰子計不顧後而辭怒日前乎贊之愈力
蓋至今而境幸無盜多君之力卿約行有目故事赴訴者
輒率數輩往訊籍第令理直費食飲無算民甚厭苦之倪
侯特以命君手帖慰勞再四君一洗故習於是鄉族細事
爭晤君：聽之不為厭糾紛立解俄有詔概度天下上田
里人爭推君督丈君胼胝阡陌間人：稱平然形神憊瘁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六十五

甚矣性好客家去石廊洞可五十武而近結庵洞口棲遊
客：至輒奉杯酒接殷勤久之弗懈益度諸名士多與之
游贈詩盈帙晚歲好慕禪時：瞑目坐忽若有得也間以
私手予笑曰此所謂捏目見日不當更建是乎君亦領之
乃竟長已矣悲夫君配湯氏繼張氏子一人時建女一人
適彭繼美俱湯出時達娶李氏生男子一兩女手俱幼適
向辰背戌予既次其生事遂為之銘銘曰

孀：焉君予噫志遠途促予噫從我東南予噫杞梓俄摧
予噫白楊灞：予噫

劉母陳太安人傳誌

按狀太安人者秦陵西壩下里人陳公如珍女也生十有
六歲歸封吏部劉公劉時未顯家世貧姑周孺人即世
太安人為長子婦時：治麻縷育昆雞以佐朝夕繼姑蕭
孺人重太安人不敢以婦畜之乃太安人奉蕭孺人益虔
既而諸弟有室咸仰給太安人太安人又嫁其前姑之女
若嫁已女所需無不立應丙戌禱於衡岳生督學公督學
公幼穎秀能讀書同學少年多貴驕餽甚腆後太安人既
遽其非所以君子而家復窶特紡績蓄養之資：又不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六十六

結則冷督學公辭去外傳督學公益感泣自為戶讀書太
安人時持績器引燈共之女紅罷書聲亦休以是為常已
舉鄉試太安人稍：喜見色然督學公自其少好修郡太
守以下一無所造諸里中媼見太安人尚食貧至相謂若
子無乃迂太安人不謂迂也曰子固有志何必借資為食
方修贊佐督學公遊念菴羅先生之門返必問羅先生云
何則令謹行之毋辱羅先生丙辰成進士授南昌令為太
安人設重肉太安人揮去之曰吾自習藿食厚享不祥政
督學公在南昌以燕介聞微入吏部主事既滿考太安人

膚封典益統。自持尋以即晉江而少泰請於太安人乞終養是時俸入稍厚太安人又善治家日以裕然性喜施予自封吏部公之弟至其前室女若前室女之子及太安人二弟下逮疏族外姻與鄰里之貧人無不以次周厚之或以此頌太安人則太安人又遜謝曰此非老婦之能固吾兒之德向令兒稍私其財即老婦有心孰取予之自是里中人賢太安人又益頌督學公之孝云萬曆乙酉督學公起官廣西未幾移雲南學憲再疏得終養則太安人實許之太安人性嚴肅御諸子婦不少假色詞即張安人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李

既貴有孫矣小不稱意輒面督過必悔謝乃已既老以饒鑰屬張安人乃稍為寬和待人教之致笑語然太安人即笑語人無不莊聽之其肅如此太安人故鍾愛少子少子既天又絕憐愛其遺腹之兒曰世楨者先是督學公卒太安人哭之張安人繼卒太安人又哭之然強健未衰也及世楨死太安人哭之慟於是始衰未幾遂捐世矣蓋萬曆丙申二月五日也距生治乙丑五月初四享年九十有一子二人長即督學公名應舉娶安人鄧氏繼封安人張氏次應舉娶張氏孫男五人世棟州學生娶孔氏繼陳

氏世楨歲子州庠生娶陳氏繼臨氏世樞府學生娶彭氏世樞州庠生娶廖氏世樞州庠生娶尹氏曾孫男十四人志卓州庠生娶彭氏志唯娶羅氏志中娶譚氏志章志焜志完志宏志萃志昂志煜志密成生慶生文生元孫男三人履恒宜生孫女四人曾孫女三人元孫女一人卒之年長孫棟將以某月某日啟封吏部公之兆合肅平自為狀屬銘於予予習督學公聞太安人之賢素矣詎不可得辭乃為之銘銘曰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李

娶以為養予維妻之能仕不為貧考成子之庶身嘗恭考班相憐心則慈子色斯嚴澤矩矱兮曾元嗣宜配君子子以伉茲所

先妣彭孺人墳誌

甚矣悲哉不孝孤之病母曷窮已也母生男女九二十人而早生男成天年三十四始得不孝孤母初苦無兒及舉不孝孤飲茶啖蔬不食肉凡期月或諷之惜身母泣曰吾得子即死目瞋他奚計盍自生不孝孤又相繼舉凡七今成立尚五人然而母之神漸靡矣甚矣悲哉不孝甫六齡今拜師于塾母先甚惜兒而付之塾師不甚惜曰是所以

成之也十三出就外傳身出之先日母親經營不自逸
至館次意所欲無弗得不孝幼驕不省事所需資糧母一
一戒侍兒供之間隱之則負擔者應期至矣孤初試於郡
父母且送且言曰我婦人不習功名事然當孕兒心私計
必女及得兒則喜溢望外即舉女亦不甚悲以素所望者
下也子於功名宜亦如是間強病就試母人戒之曰身之
不存官將安用故不孝數念母之言悲熱中矣庚午孤
領鄉薦母喜甚則數叮嚀孤曰子性甚暴為士猶可為官
而如是受兒之毒者必多且老婦往見長人者而暴苛類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七九

不善終子謹識之比而士春官不第母迎謂曰我不愛子
不第而憂子以不第憂人生貴知足心奚有窮極哉蓋自
是不孝得嘗母之意始決志不復應舉而子春二月孤入
楚問學耿先生母平時見兒遠出不垂涕曰丈夫家四海
無容涕及是行則兒母忽之不樂而不孝心始疑此婦母
容日癯告孤曰我今來不善飯登牀則足不舉時令侍女
夾扶之孤以為是高年者常事不謂竟以是歲病不起甚
矣悲哉母性甚嚴肅戒令諸子婦無敢譴謚又教之茹荼
十五六年妯娌未有失色于室中者皆母之力若常潔靜
其子寸過食考典有急難者恰而思濟之而尤厚於族
其舅氏斯皆丈夫之所難而母行之若出其風植者其
矣悲哉母為永新后塘彭氏其先祖九萬一門死義稱忠
節孝烈之家父諱處進以義旌娶同邑金氏以正德辛未
十月七日生母及笄歸我先君諱理字子喬號淡菴姓劉
為儒從事授大通興舉元若卒後七母卒時丙子
二月十七年六十六男五長即不孝元卿以春秋領
鄉薦為次卿貴卿俱補卿翰生次國卿次天卿元卿
劉聘君全集 卷八 誌銘 七九

亡姑周孺人墓誌銘

吾姑周孺人之喪六年矣而其季子之望以狀來請銘狀予甥周垣所著也垣之母為予亡姊適周嘉貽者姑女畜之姊死而撫其孤垣如孫垣之狀姑也法然悲不已而予又忍銘乎雖然吾不欲姑無銘始吾人母姚生孺人而甚愛之笄而歸周氏時集眾公肅然需生著廢裝束又用孤子持門戶公私通積正鉅周之族人姻戚咸以富家女難歸人端人義與治淋濯濯雖然也已又脫簪珥佐諸費無雜則戚事田是賢婦習於姆訓者孺人及事姑劉又家嫂

劉聘者全集

卷八

七十一

如相與依孺人孺人惟食共之無不適者集眾公娶孺人父之承有子孺人不憚教勸公置貳公謝不可則為公選宜子者女故僅值為其女悔欲自殺則已之而捐金不問又擇得張氏女良以進公孺人為降禮待之居無幾何張氏亡且泣曰天乎吾無以報孺人死當從地下與宜同令孺人有子孺人亦哀之如已女居無幾何孺人忽自始發藏中遺像兒三時年迫五十矣幾不可得而得之昨天報我孺人得子晚而不為姑息悵悵愛其季子幸請銘情尤素古文當年十應即也試請長吏錄數語焉

之已而值數奇碌一無所知多竟孺人沒之三年才得補

諸生時孺人已薨矣孺人生而習見先王父行誼時舉其率向宋人誦說益凄然涕沾襟也以故遇之因多側意資之不以為解性寬緩即有所甚怒女奴不深督過之諸女奴咸適孺人欣如也孺人生丁丑卒距其生丁丑者加九年薨下處村龍形子三長學程娶於尹先孺人卒以學程娶於賀吹之望即諸生娶於劉女二蕭慕熙徐錦一其婿也孫男二孫女一銘曰

劉聘者全集

卷八

七十一

擇宜子者而不子不虞已子而卒于孺人所以水天與天所以福孺人無在於此其幸者賢當青紫行有龍章貴松梓作銘者誰兄之子嗚呼孺人終不死

孝子趙奎三妻周貞婦墓誌銘

周貞婦者諱淑素橫簪人文莊公嘗誌其父之墓曰婿殉於孝女井于節蓋指貞婦云貞婦蓋烈士趙仁二之冢婦孝子奎三妻也嘉靖壬辰強寇彭政煽亂山谷間掠嚴曰反宅攻移宅仁二率鄉兵捍寇三勝之賊氣不振俄而登臨潭中踏為盜所執欲得甘心焉奎三方督餉聞變亟登賊所請身代邪許請以家贖弗許計盡無所之怒髮上指

持刀劫賊賊怒并殺其父子投首烈婦中鄉人震駭潰奔
應舍為空賊既退貞婦求彰骨殖士大夫哀之為上其
事當道當道哀之而莫之為表其間貞婦哭之三年既除
服其父及兄弟交口勸貞婦改適貞婦笑曰此言為生
於我哉昔者吾舅死於賊吾夫又死焉第令未亡人為賊
所得當蹈必明志今既幸生獨奈何有而目事他人為吾
舅與吾夫子之羞願勿復言之徒速我死耳於是人無
敢向貞婦言改適者遂與老姑郁共處一室敬事終喪身
先是貞婦無子而獨撫稚弟伯潮伯潮既有室則事貞婦
如母潮子四人而以其次子師參為孝子後以奉貞婦貞
婦生正德戊辰十月二十二日沒萬曆癸未十月二十三
日自壬辰發居距沒之日守志五十二年得壽七十有六
女一人適嘉山郁某貞婦孝子以例俱當得旌而無符題
請之者然邑大夫扁貞節矣督學使者為一門孝烈矣頃
予預修郡乘為孝子立傳而以貞婦附焉斯亦足以彰懿
而發美哉茲貞婦且以某月日葬于本里對岡祖墳之側
而其後子師參持其侄庠生師聖氏所為狀來徵銘予
既嘉其一門而傳忠賢孝烈又喜其生於吾鄉而足振風

維世也銘固不可得辭矣銘曰
是為貞婦周孺人之墓孝子之妻烈士之家婦慊
咸中其度宜爾子孫永昌厥祚

顏母劉孺人墓誌銘

自子先姊適顏氏而子知顏貞婦賢顏貞婦者兵部員
外郎梅岡公之子婦顏而為東岡公旦之妻廩軒公儲之
仲婦也廩軒有三丈夫子俱補大學生長者雙溪季者欽
齋其仲為東岡貞婦之婦東岡也能習為姪媳內外安之
東岡沒貞婦時抱兩孤子然年才二十有六甥一歆絕即

潛入卧內繼以殉家人驚救之得不死已又繼又救之姑
疑不可卒免以告劉安人促員外公親諭之員外公則諭
以立孤與死孰難之義言甚悽惻貞婦聞之愴然為喪前
計矢心勵節已而廩軒公即世兄獨督家性至嗇儉所以
養寡孤者甚約既廢箸多私其田之腴者即有家難則又
推貞婦使庠佐其費貞婦解珥子之珠不有難色曰天乎
曩吾不愛旦日之命即忍須臾之死惟是聽諸孤之謂何
終無以報地下耳未亡人豈敢以異土故憾吾夫之兄弟
猶未置焉惟產之謂歟所憾之者百出而百不可堪

貞婦若為弗聞也者而瑣屑卸飾淡如也乃獨一志推敦子為圖亡何其姑沒貞婦哭之甚悼又亡何雙溪死

十年雙溪之子又死顧獨遺一孫貞婦獨怜愛之曰吾習寡孤若吾不字孤誰當字者人咸謂貞婦不宿怨而報以德即夫天猶難之矣予先姊之婦也逮事貞婦時向予道貞婦賢予得耳熟焉又予嘗遊事三五劉先生先生傳貞婦事尤詳而羅夫史念慈故弗為溫言也者於貞婦有大善緒略使及郡縣長吏自滄溪學憲而下垂為綵帛翻副焉其之可勝道也他薦紳士咏歌亡論已貞婦之沒也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七十五

為萬歷戊子五月距其生正德垂戌正月得壽八十有七

之日二子瞻然曾先十數羅其前而泣貞婦亦可以藉

報地下哉倘所謂節孝之福然乎非耶是年某月某日

其孤將奉貞婦柩于孤原山大母王氏側與東岡公夾

兆而整而以書與狀來請曰先墓母之所借以亡朽者惟

在吾子吾弗能辭按狀貞婦子二長者子敬娶司訓仲山

劉公昂仲女次者子祥邑諸生要顯蒙劉公濟甫長女敬

子二問邦娶子姊即所稱連事貞婦者也問仁娶歐氏祥

子三人日溫日潤蚤辛日清娶彭氏孫女三曾孫男四

邦之子敬章敬章敬章問仁之子敬申曾孫女二孫一

臣孫相孫婚聘皆名家銘曰

謂死難即則貞婦勇於殉也謂立孤難即則貞婦堅於危也謂不藏不宿難即則貞婦性於仁也等而婦者女子耶何內行之淳倫也須而眉者丈夫耶何志操之寥一也

郁母蔡孺人墓誌銘

孺人邑之芳坪人姓蔡氏自幼就媳笄而歸合村郁中州若本愚中州少孤孺人及事純姑羅氏以孝聞婦劉氏妹蔡羅出也孺人為操絲象脫簪珥嫁之如其女秉清肯其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七十六

之與亡論已羅年八十沒之日猶祝天曰天乎吾獨何以

報孝婦乃孺人則以謂吾弗逮事舅姑獨此差可寄吾情

爾何名為孝婦哉中州負氣不能下人家務日繁孺人左

繼石緝起視先業乃益拓之孺人故自有婦才云年才二

十有三而中州亡時遺孤甫五齡孺人毀髮膚哭痛始終

義不辱則自誓以杜求者人不致復諷更嫁而孺人卸飾

黻閑終其身不踰閭見人族子姓至不一識面居常與

會不觀刑戮曰未亡人無為貴燕樂翻用悲傷耳聞以

事多付之諸父顧獨壹志提六尺之孤而訓督之以學

孤亦就一綠絕墨目修不敢自逸於母儀則孺人所堪以
報重修於地下者乎狀稱孺人御子媳女獲難其寡奉養
客姻戚惟其厚賤寡人恤乏族惟其義其事甚富予不悉
著獨論父其大者焉孺人生嘉靖戊子其月沒焉 戊子
某月日得年六十有一子一汝榮即所稱五齡孤兒者也
娶賀氏孫男一聘趙庠生師賢次女孫女二長適于孺吉
瑞次適彭某沒之明年葬孺人於本里某山某向述行狀
者趙庠生師聖也介孤請銘者予弟上卿氏也元也則易
收辭銘曰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墓誌銘 上

姑結也而孝事之明於為婦也身不為繼也而貞守之明
於為妻也夫死而忍生意在孤也植孤而永祀意存族也
其有有所以存者也其死有所以不死者也嗟乎

明故節母張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之將墓也其孤明初氏持其業師趙庠生敬養
所為狀來徵銘曰先嫡張孺人之撫不孝孤也過於墓所
生念非有道一言無以揚懿美不朽于哀其志弗能為通
乃按狀而志之狀曰孺人姓張氏以梅溪望族自姻姻德
服姆訓算而歸葛村方池郁君一少孤猶逮事其姑焉以

考稱事方池君甚順正然孺人而為之者
要方池君將置妾人或謂孺人往一陽為勸而陰持之不
足深信乃孺人於李氏之及門也此有而行此鏡而樂此
室而居不知有彼此及與明初氏乳之如子不知其母已
出而明初氏亦不如其為李山也嗟夫世婦人無計則懷
自從即甚承脆平居溫言不出口語及至妾親而
馬警滿庭及及媒妁與諸所從吏者刺一不置既入門百
計相攻必無幸於其夫乃已成陽浮愛之使夫不嫌已然
後伺便便明治深信其妾之所為者雖黜男子不覺墮其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墓誌銘 上

術中及安燕門絕夫死權落旁支役于一起奪其室
不能自存乃望而悔之既已無及而此家姑婦相
所為不止則人之巧心豈易推克然後乃知孺人之所以
為難乎孺人既有子居亡幾何方池君病卒為人所抱孤
甚哀撫愛加愛得神得趙敬養而敬之曰先夫所不
若惟此子此子也才吾惟子之惠德感其言
孤亦不敢不敬不敢以嬉見已而後令其受學於後禮惟
或疑其益孺人之所以生也
是以可以不謂之賢乎哉

乙巳正月得年六十有八十一即明初氏名以德孝出也
娶張氏姓蕭氏以其年之年十二月四亥合葬于石塘君
墳右墓瑞人所宿營也 銘曰

媚臣忌賢媚女忌色巧譖掩鼻振乃醉骨有美淑姬弗嫌
弗妬寔能容之綿其永祚于其勝予不啻已出食之誨之
適成其德婦教不明世大惠特揚懿行以彰壹範雙魂
青塚鬱蒼松佑啓嗣人明德是崇

王母周孺人墓誌銘

予少與王君必彰共學也王君循修謹言若不出諸口

劉聘君全集

卷八

七十九

予心儀之已而一乳得二子又同歲為諸生人以為奇乃
若念舊好復進其二子逆學於識仁二子恂有父風予
謂王君家何世世雅飭爾王君泣然雪涕曰不幸孤
蓋奉母氏教不敢失墜云王君景然在東經因出一紙懷
中即其母孺人狀也曰銘敢以累于予不能離狀乃毋孺
人從弟孝肅惟中所著也孝肅予畏友里中稱端士言必
不溢予因按志之志曰孺人周君某之女歸王為聘泉
君配凝靜柔淑及事其舅姑惟謹舅姑安之後工紡績勤
蓄字以佐國泉君學淵泉君因得志修業試輒高等既

留滯諸生中不得意則益豪俠好客門外多遊俠

為呼酒為歡孺人從中治具無不適國泉君性頑惡孺

人以其間跪曰夫子奈何不樹德而市怨國泉君為解順

納之而怨是用希君有庶弟弗克自振孺人以為憂左指

右掌無不盡其力已後使酒廢業孺人與國泉君相與

羹之廢則別分業以贖再廢則再割又廢不勝割也遂併

焚而食弟老死不知有養晚之因國泉君友妻之聲籍

里閭則孺人有力焉教二子不為姑息尤謹奉祭掃曰孺

婦職耳其建理如此孺人終于京歷某年月日距生正

劉聘君全集

卷八

八

德某年月日則壽八十有一長男某娶某氏結妻某氏次
即某補郡諸生娶某氏女適某孫男三應庠娶某氏應庠
娶某氏即所稱同乳同歲為諸生者也應府聘某氏女孫
曾孫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某向 銘曰
嗣公于再世愈奇執乃成之爰此母儀毋議伊何厥有
庶弟撫之翼送終焉弗替豈無他行其他可能揭此貞石
以詔元曾百爾君子不視鬚眉使妹者子庸曰并編

祭告

祭劉養旦先生文

萬 丙戌春二月二十有

旦劉先生以疾卒

十日而其舊治生劉元卿偶得聞之且信且疑而時又方有閩海之行竟懷其疑信之半以徃至七月返舍則知先生果長逝涕淚交頤將往臨會賤事相牽忽至十月而先生令子以書來言是月之二十有五日奉先生塋于州城南渡之陽使元也治筆墨以從元也聞而涕焉曰復禮之辱言猶在耳吊問之未行而以召徃先生其謂我何哉

劉聘君全集

卷八 祭告

十一

先生之出也其治行在江之右身之西兩地之民思而祀之此猶曰職也先生之度也便民有規而後平度田有法而賦均勦寇有機而惠珍惠澤無迹功成不居泰之人思而祝之此猶曰才也先生之居室也貨而無私入而聽命於大夫人者終其身立朝未幾乞養之既屢上侍膳侍劑躬行僕妾之役以為常稍上遠親側淚痕濕枕席矣殆所謂五十而無改嬰兒之慕者乎此猶其內行也先生故重修潔不款抗類為人師有成於廬山胡公之一言遂以斯道自任事此談學徒者雲起其德而良焉無屬幾手

先生方且勤、懇、於肅談之戒真若病癰之

斯所謂薄然與物同昧者乎夫出可以修職處不必素於民卒可以諧親道不必傳於父非完業也故得縣以昭致理居窮以援難贊治而道而興悲於轉轂從善而應於閩中載之徃錄豈無哲人有如先生以一身兼之者哉金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以踐履為寔地以機神為妙用故內外出處一以貫之皆誠之所流而厚之所發非、如也而今而後赤子何所仰范後學何所儀刑咸此痛心簡之酒先生有靈無辜我一觴乎

劉聘君全集

卷八 祭告

十二

祭耿天臺先生文 代衆作

於惟聖學宅于明興彼美耿公衡換降神跡公學脈微兄衣冠稱公學路事賢友仁譬山巖、誰不稱奇乎、於地以奉獻之譬井寒泉載潔載清淵、滄海孰量其深清為侍御堂、正、袖中輝文兮宜新鄭嗣領督學龜士有踐江左風流一變至道蒼登御武博大寬平培植仁賢為國珍始公侃、八堆風節其造彌、知者什一不寧居官、學亦然初謂作聖不越幾倫既而存產親、致力、日、廣忽為智及謂此良知徹地通天視聽言動即禮所生

匪烟在膺匪出應事顯微內外通一無二如寐初醒如狂
初已他人於此斯亦已矣公曰此知誰則不長以仁為任
知乃益光論惟孔學生民未有沈仁萬世寔惟師友若亡
若虛不厭不倦惟庸乃大賞音益鮮人亦有言貴在知希
我儀圖之惟公庶幾公既乞骸蓋密益精爰著學錄以告
同心衛道開微訖以老彌留非憂觀生自考惟賢等或
勤仰企或叨堤耳復有天幸微好叔子嗟惟世學日隘而
離指南云遠孰定群疑煌煌帝命輝映堯叢死其逝矣功
則千秋執紼未由臨風重傷生芻遙奠神與俱將

劉聘君全集

卷八 祭告

八十三

合邑公祭夏父母文

六合元宅生惟念胡其重之與民立命才主如林聲施
藉其雖則藉甚民生寔病譬彼大醫車服鮮盛用劑非方
無救危症樂只君子人之彥聖所居乎又而益咏卓彼
樸翁罔其政木止衡乎米清玉瑩望之朴然其言也切
動色春和東節霜勁學有淵源修身克敬事賢發仁虛已
以聽然而識之優游涵咏日復有錄悉以自印不博名高
不與物競約已愛民垂紳以正訟者踵來迫而後應民止
亦止載其清淨是也如昨斯映擾私謁靡極其鏡

無偏民州各盡訟端端端想聚堂盡靜循潔自將日對
懸馨盡是務除旁無落柄大盜如狼大猾如獍公奮以法
惟霆斯震謗言朋興三至或信公曰噫嘻孰妖無異懼
無事聞過則慶匪貌從之更也不吝比及丹期領聲至
定長民懷四方綏靖始公之行以入觀曾幾何時聞公
改任公之請改所慎者疾詎謂一疾中道而瞑妻不視舍
于下嚮視天之報施豈必在順嗟人生隙駒等迅駟及
錢鏐八百一瞬公澤在人千古長凋死也不亡曷其有竟
某等叨公憐懷覆載其並聞公之喪切悼不勝公不負天

劉聘君全集

卷八 祭告

八十四

不負百姓人之云亡自天不慙公之愛民如子在孕公之
愛士靡使由徑公今仙遊鳳凰千仞其德日光其論日定
如社於褒如儒於鄭滬江可涸遺思難罄哀父母誼得
引殯道路阻修素車輟輟人選一錢丹拜以進相當札飭
卿以為殯

祭喜聞太史文

嗟、喜聞何遜拾我而逝耶方若北上于遠之玄潭執手
而別音聲在耳儀容在目離情在心手書在案忽然計
于旋為夢也乃今夢者真可憶將別時勸于養生意也

風回定如舊

祭井時藝文

嗟我與君居里延連出入相逐蓋亦有年我欲正俗君則率先驅金舉義君輒首捐我遊都下隻影自憫國門相遇握手歡然此君作南國稱賢就體不合掛冠雲泉丘園即安親爰病前置酒高會山腰水邊顧我而笑兩俱華顛及此行樂永矢不遷曾幾何時君病已纏旋其逝也拊膺號天憶昔結社兄弟踴躍其人十二而君與焉屈指計之六入重泉余雖後死能禁涕淚君全已矣有銘在阡位不

劉聘君全集

卷八祭告

二

祭尹從吾文

萬歷庚辰冬十月旬有六日大憲幕從吾尹老先生卜厥明而榮筮將永安於本宅風濤兮帶慘月沉山以含惻時乃蠅豕生劉元卿偕弟某等發其絮酒藉此隻鷄悲靈几而哭之曰夫何天地長存而雲沈霧變山川如故而物換人非在有情而同感孰無胸而不悲劉夫至人世為傾企群所瞻依一日而瞑瞻弗垂垂佳哉吾翁抱雲陽之

表振斯人之品早榻迹於膠序遂揚志於黔境民懷惠

政流善聲嗟世路之難諧業投簪而履靜將從吾之所好

務觀中而目屏雅維堪與之業指畫江山之勝辭其世罕

聞此壯庭既怡晚於泉石亦宏登乎惻隱謂希文之可學

誰有志而弗成爾乃捐茲百畝立其萬命寄碑勒乎明德

群言頌其宏仁厥有二嗣志遠才英福自己求流其遐慶

德音生平握手見情談吐風生言靡不盡充焉肩華浩矣

懷襟聲猶在耳晚未忘心曾日月之幾何見空堂之遺影

彼升淪於半氣劃盡明於俄頃重根便燥素車方騁生留

劉聘君全集

卷八祭告

八

爰於某山設即尊為佳城風月無恙飄乎反真惡夫閱世如斯我猶為人長跪陳詞魂消骨凜公有知乎哉尚勞繫予末歎

祭趙中菴文

嗟乎易稱龍德詩咏友生有味哉其言之也夫龍德以言乎其變也友生以言乎其所以變也吾於吾友中菴驗之已方中菴之少也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或擊筑而豪歌或携持而游肆當是時友友游于弟云彼其視賓一肅括端生如車中新婦氣色一沉日而盼之以不橫胸臆也

而悔之矣則反念稿心持數珠跏趺坐不復以物務于懷
中夕披衣起懺心端宿間朗吟羅文恭夜坐詩曠然視身
世等一漚之發大海也當是時益友方士禪伯云既而又
悔之矣則與予南走黃安東客蘭谿久之歸曰吾道自足
也卒稟壘塘南王公盡棄舊學夫中庵之所操凡三變而
其所師友亦凡三變甚矣師友之為風雲也龍之所化也
中庵其亦可謂善變矣其亦可謂尚友矣而柰之何天之
不以良友卒畀予也嗟乎予尚忍言哉予最下劣生長卑
賤之域顧獨恃二三良友相與匡持若賓時甫之矯、振

劉聘事全集

卷八 祭告

十九

俗彭敦謙之體候清和馮呈兆之膽幹英發并善父之志
行卓犖是四子者之在我譬之夫口鼻耳目而我之有中
巷殆猶元氣之在經絡也乃數年之間四子凋謝而中庵
又復長逝予雖未死亦斃、棲、如失群之孤鶴矣嗟乎
予尚忍言哉予以病故遂滯執紼素車不來陞予云悲臨
風絕慟為此哀素靈如不昧盡翼我于末路耶

告先考妣文

謹將古人建祠各祀其所宗教有大宗有小宗又有繼祖
繼稱小宗宗設四代之龜神享春秋之祭何其周也近世

族為一廟各以其主合焉主晚雖而祭不專甚則大祭所
不及而空主在廟幾於裁祀者、續亦極矣習俗相沿莫
知其非歟率人而從之則不能遂以已而徇人則不安元
卿蓋繼稱之小宗子也禮曰繼稱之小宗以東龜祀稱虛
其西龜三以侍他日謹於營建私宅特立四龜會顯考以
今日生辰因并請考妣神主端就龜停同申奠獻伏惟俯
從一念之私永闢五葉之慶謹告

劉聘事全集

卷八 祭告

十九

識仁講院會規引

劉元卿調甫氏著
門人三楚洪雲蒸
禾川周一濂編輯

劉生伯蘊來自識仁且及諸君之命曰講院將梓會規屬序於先生予曰子抑識仁乎曰睇也嘗求仁于心一念雜不敢不祛一事決不計不誣可謂云爾已矣予曰此制款非體仁也曰此也嘗求仁於家之人有年殫心力解之然而未能予曰可矣未大也昔者孔子默而識仁矣學劉聘君全集卷九

之而不厭學之而不厭悔人而不倦也欲立人欲達人人無不有此心無不思所以盡之人無不有此家無不思所以和之其為仁不惑哉誠觀孔氏孜孜一生鞅環諸邦而猶思浮海思居夷其不厭不倦至今可想吾儕今日開設講院聚友砥切皆其剏垂統業所遺也是可以默而識之已是故仁人心也求之念譬之猶浚井也求之家引而之川也求之立人達人引而之海也海則無盡矣觀於海者難為水孟子蓋識之也之死不得其傳求其能識仁者不亦愈難而愈不可幾也乎劉生曰然則識仁已

耳規也何為予曰上智者規於中無所事規也人不肯上智規容可已耶規之亦所以仁之也陸子曰去所銷會規而後仁心善性可復蓋有慨乎世之依倚繩檢者耳善學默識其所為規之原焉斯識仁也已

獨樹齋詩引

予少周思極自其為兒時已飄然不羣或孤坐溪畔觀水看花竟日忘歸間以其意為韻語則宿學長老咸嗟異之故其時已有草盈囊蓋性植哉此壯聞里甲長老談餘姚之學即又嗜餘姚之學已又聞禪家子言即又嗜禪家子劉聘君全集卷九

言廉不殫精力究其所謂非若世之涉獵於諸家云者維時稍絕詩不暇最後遇予談學時悟禪家子言之與世不相涉也于是時就言言學亦或以其餘力為詩乃酷類唐人語予甚賞之則思極亦殫精於詩往取李滄溟詩側弁而哦予詰思極李詩三百篇耶曰三百篇也曰可以與耶思極默然已又稍罷為詩亦罷李詩不暇以故其詩雖高雅不群然草不甚富癸巳冬從予北行明年先予病作卒于途其子家昌檢得詩草一帙曰茲先子之舊迹也予讀之涕泗橫下相與謀梓以傳或曰思極自童

學矣意若不屑于詩也者詩豈精耶
極之精於詩也夫詩以理情性人之情性貴抑
而不放自是故其中冲盛好問好察而可以達於政其
言溫厚不柔不剛而可以使于四方思極始以詩自雄既
而引道自抑得情性之正已斯深於詩者莫如思極唐人
不先言而何歷下之云學子家得此詩釋之真可以興矣
與吾抑畏不敢自是之心其為詩也不已多乎哉而三美
必三有

一德會規引

劉聘君全集

卷九引

三

邇日吾里抑何其會之數也曰麗澤曰志仁曰陳氏家會
楊氏家會乃今王嚴張謝則又有一德會是何其會之數
也昔之數會以厚凝今之數會以起信苟數會以起信吾
惟恐其不數也書曰德惟一動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
夫德何至二三也信則一疑則二三矣孟子道性善而世
子疑焉則決之曰夫道一而已矣帛者大悅蓋一之微也
後儒不然一性也以爲有氣質之雜一德也以爲有時而
昏夫既有氣質之雜則何以名之曰天命之性夫既有時
而昏則何以命之曰明德斯無惑乎荀子之謂性惡也苟

子謂性惡故一傳而遂派爲李斯之慘刻是德二三動罔
不出之驗也甚矣大德之貴一也而一之貴信也諸君以
一德命會其斯之能信乎樂正子之優於天下惟其信此
善而已信之斯好之矣吾固謂今之數會也以起信也諸
君子其甚毋疑吾言夫德一而已矣

麗澤會規引

兌說也兩相說有麗澤之象焉故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夫人情所說在此則所交在此所交在此則所講習亦在
此下至商賈農工皆然何獨至於士疑之士之說一學也

劉聘君全集

卷九引

四

故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惟說學故樂朋所說者遠大
則所友亦遠大不至於盡一鄉一國此天下之善士友之
未足也故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說學而樂朋雖
世莫我知樂亦在其中矣不愠言不改其樂也不愠然後
見君子斯孔子之學也當時知之者以爲夫子賢於堯舜
夫堯舜爲君膏澤易下孔子以師友爲君臣其流仁更遠
故其視回琴點瑟游絃赤樂雖威英韶蘧穆禾鼓琴不以
相易者其所說誠深也周茂叔每令學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有味乎其言哉楊宅諸髦士說於道而爲會以相

精切命曰歷澤子為中允之義以品之其父者或戲謂三
子于宜顧名思義其毋流而為利澤會云則子後中之曰
人之悅利者不聞講習也蓋誠默而識之默而成之者後
所悅者深則忘言矣諸士觀於小人亦可以得師其亦何
所往而不為歷澤乎

謀道會籍引

丁未大會於識仁講院鄒生子允負牆請曰孔子云君子
謀道不謀食農夫之謀食也勤思而力耕程土物量時日
其錄基無弗精也無弗戒也而何謀道者之悠子予曰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五

謀生於意有所在而不可幾得夫也以為非稼穡則無
以生而不得其稼穡之方則終莫幸而獲焉故必多識於
百谷容諷於老農慮必周惟恐其忽務必辨惟恐其雜非
苟為勤而已夫學亦然古之學道者知道甚大不容以一
察自得是以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夫然後篤以
行之蓋先之擇善也善者至善也釋止至善者曰邦畿千
里邦畿都會之地非孤寂之村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德無隣非所以語邦畿之止矣近學者初入乍解各
自以為良知在此吾篤行之而已是無隣之孤德也學問

思辨自可求之空闊其執方也約其取効也易故求友之
情淡而討論之功疎是則吾儕謀道不如謀食之故也鄉
生曰擇善大矣善於何擇子曰善大矣君請擇其大者伯
夷之清不為不善也伊尹之任不為不善也孟子以為不
同道而願學孔子孔子之善必有大於夷尹者是在諸君
之自擇耳諸君因約為會以商切斯旨命之曰謀道而得
以書其與會者之名與直會者之期而為子題其首簡為
香雨遺不同不相為謀諸君素同志矣試討其道之所以
不同者必明有以移我不然五各不分而四牀徒動得毋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六

為者歲所笑

雲遊贈語引

發已之憂到空遊所江返而歷文水過螺川以歸解裝得
御微君羅路疎王奉常三君子文各一紙予曰當哉吉也
三即一予引空曰一也以何為要曰吾獨有味乎王公種
必入土之語子曰知言哉雖然捕殺者必辨辨辨土佛低
以出離為種之於大空者也孔氏以仁為種之於天
下萬世之土者也種出離之種於大空則其曰修曰證修
證此出離者也即令見聲色果如泥沙瓦礫間踐踏果如

焉深求鳴跽刀鋒果如剡水所切吾猶以為於性未悟也
種仁之種於天下萬世之士則其曰修曰証修証此仁也
雖好合而如鼓瑟琴遇蹇而憂心憤上進難而微服以免
吾猶以為可以知仁已是故辨種而種之士雖有遲疾上
於日至之時無不熟也不然終莫幸而成穀焉甚哉學者
必慎其所種上楊墨老莊之種而歛成孔子之仁猶播蕞
寒於石而幾五穀之熟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孔子
曰種不處仁焉得智蓋辨於所種矣韓昌黎之選文楊也
曰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又曰悅乎故不即乎新者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引 七

鄒氏學脉引

先儒曰切脉可以體仁夫四肢百脉何與於脉而切脉可
以知其病以是知百體四肢皆一氣之所流貫而脉則所
從便氣者也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不仁者氣不貫也
人之為人者氣而通矣下萬世皆一氣之所貫故語下學

而元上達氣不通於上其脉沉而滯語上達而淺下學氣
不貫於下其脉虛而浮此兩者皆謂之不仁孔氏宗仁而
如魚之詩禮子思之中庸皆不失下學上達之宗故天下
謂孔氏一脉吾邑中鄒氏祖曲阜宗會稽會稽之良知肇
自孟氏孟氏心氣不二迨一貫一家法故言良知必証之
孝敬其血脉相承可識已鄒氏三世同仁其大詰異于子
氏所刻語錄中王大常先生復闡明之子無容贅一詞第
願世學者早之無色取而遠仁高之無証室而器行則世
道之賴於吾儕者多矣此過子子氏五閭謨烈開啓後學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引 八

尚志會籍引

九江江君澹夫越千里訪道甲辰晏歲抵永新龍田劉成
之宅改朔之季旬偕成之枉傲廬阮訂學數日乃告子曰
我江洲於豫章為僻郡故學風稍替頃成之以求友過匡
廬吊先賢之遺軌悼後學之悠一子乃聯諸同學為二業
大會命名曰尚志諸同學相與商求尚志之義子規不足
以發惟吾子一言俾吾儕得有所循而入焉其汲及江州
遠矣子曰尚志之說自孟子發之志何以言尚志於仁則

無以尚之者夫仁天之尊爵也由是而之焉之謂義孔子
亦曰君子義以為上是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德莫有尚
焉者也士豈無事而彭夏疑其無事而食公孫丑疑其無
事而餐斯王子墊所為舉事而問乎失事有二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易見大人之事難知居廣居行
大道斯大人之事也昔者樊遲蓋亦有不耕而食之疑故
請稼請圃猶然彭夏公孫丑之志耳孔子小之小其非尚
志也尚志者志於禮志於義志於信斯其為稼圃也是大
吾儕為學須先辨志辨志者辨大人之事小人之事耳夫
大人之事曰仁與義殺一無罪惻然而不忍非其有取之
辭然而不為人皆有是心也達之於所忍所為此為大人
而已矣是故得志則以此澤加於民是為大人在上位者
之事不得志則以此修身見於世是為大人在下位者之
事不論有位無位而吾之所以事之者恒無所改夫孰謂
士無事乎諸君有意尚志道不在遠事不甚難廣居自廣
吾能勿曠之正路自正吾能勿塞之如此而已矣夫苟如
此而已矣則亦何所憚而不鼓其志哉雖然孟子語萬章
尚曰尚友友進則識識進則志日益崇斯又尚志之方

也邵先生曰昔人友千古乎未及四方遠可已乎吾誠更
願諸君之無封其見於會盡相與觀於海而後知海陽九
派之難為水乎夫斯之謂尚志

心齋說

夫心豈不至哉乃世之所以存心者何若乎夫心者煩乎一指之內而若小龍、平行運於宇宙之內而若大思入乎微茫而若精經緯乎日用倫常之間而若山目見自聞而若近遠謀創造通之乎一世垂之乎百世之下而若遠不可以方所執不可以定向求可以方所執可以定向求者皆非心也近學者曠目而思疑神而想懸清淨之光景而以為定性執虛明之氣象而以為真常詰之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十一

則曰此至妙至妙者也故涉言語則亂矣涉應接則亂矣投之乎艱難險阻之地居之以紛擾煩勞之衝則愈亂矣若是者而可以語存心則奔走乎朱齊魯衛之間談說乎齊梁燕薛之庭從遊乎陳蔡荆楚之區皆不免為放其心者故且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則亦有說矣入井而怵惕而不能推之以保四海放其惻隱之心者也呼號而不受而不能辭非禮義之萬鍾放其羞惡之心者也故惴惴而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之政非其道祿之以天下弗顧然後加之存其本心然後謂之求放心夫豈若束手臥生低頭

心終其身於昏昧之鄉而不知返者哉嗟夫嗟夫學之不明也久矣人無志者不足論乃有志之士勞苦沒身而不免出入其樊囿中卒乎無得於聖人之學其亦可慨惜也夫聖人之為學將以齊家將以治國將以平天下其達者固得以立生民之命而盡行其學其否者傳其學於萬世亦足以開大平無窮斯固所謂大學者而世之測心耽靜者其亦可以平天下乎其亦可以開萬世大平乎此豈雅人不信之即其心亦有不能自信之大學而至於無所裨於世則何學之為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十二

怨泥世致遠而泥也斯君子小之矣故予常以為通於天下國家之謂心隔於人我而不通於天下國家之謂放心學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存其放心斯言也豈庶幾焉所謂太學道矣

大忠中說

黃君國相大忠為邑諸生與子兒吉兆遊問其字之義於予予曰忠豈獨為相者之道哉忠之義懇切而篤一之云也曰忠恕信曰忠信厚曰忠厚言忠則不忠非忠也忠非忠則不能厚如是乎忠之不可已也

敬子而忠於父則孝臣而忠於君則敬弟而忠於兄則順
向與中誠懇惻惟恐其內負心而外負人則雖施之父母
且泛然若生空桑又況能忠其君與兄乎故孔子曰與
人忠會子曰為人謀而忠言無所往而非忠也者無所往
而忠則其處心積慮無非厚之為貴忠之為新而信之
為要其舉相與之人尚不肯買而肯買其君恩之大者
于是以君明則將順蓋焉君遠則富止其敬主愛則其辱
主辱則其死無非其事買平君相與之人之心之所流也
敬子貢問友夫子曰忠告于張問政夫子曰行之以忠聖
劉聘君全集

道無所往而不在非空懸其名以待夫為相者也夫志氏
尚亦勉為忠以結夫鄉族姻友而吾且觀其成於立朝之
日矣

書受字說

江生宏受學於余而求受之說也余曰子為宏子之受江
與曰受不同乎曰不同子不見陳翁乎口計腹度雖一錢
猶汗出不能去手積之百萬猶然若七若虛至其老耄
饑寒甚者親視其子若孫視產稱貸倒囊入急於子饑
寒勞敝之他日曰吾性如此終不忍破一錢以自食若是

若非所謂受乎第其志在富爾子又不見官人乎操八
尺繩終日磨新以事上官惟恐其不當意也既已購土
結之矣然貪位嗜權不敢自事居及重疊雖上不忍
一日去權勢甚者包藏機心以伺事會固寵祿如水之趨
坂無所不至若此者非所謂宏受乎第其志在貴爾君子
之所為受則不然而獨孜孜急以求復其性聞一善惟
恐其不能行也居九重者在四岳身耕稼取及野人登春
而問宋婦過滄浪而聽歌童急然若求富者之千萬
而無厭皇之焉若此者之履滿而不止若此者亦謂宏

受子將焉取之曰海也

心願學焉

若富若貴請姑舍是子曰又不然君子知手求富貴者而求道之心益勃然而生是亦虛以取人者也况堯舜周公不舍富貴而都俞吁咈吐握下士之風至今稱之不哀彼亦未嘗不富貴亦未嘗不愛固非必絕貨去勢而後可以求道也江生曰士固有志然則辨志乃私受之機乎予首領之固為著其說愛翻一傳丈夫其志固不小嘗遊京都廣交天下士能以虛取善而不徙為富貴之流者予為其樂聞吾言而受之也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十五

執甫字說

劉子名世樞蓋其尊公學憲君所命也既冠貢字之執甫執甫以書問予曰學憲有執無倚為至樞之字執也得無有所不可歟予復之曰子之病執也病克湯乎克曰克執子與氏之稱湯也曰執中執不可病顧所執何如耳故曰樞謂之樞以其能開闔也執樞所以開闔何病乎執哉深仲子之於辭受執也非執中也孟子之於齊於宋於薛則惟義所在往來以取中矣段干木之於出處執也非執也近孔子之於仕於止於久速則相時而動惟其中焉止矣

學易吾請言易陽變而之陰陰化而之陽剛或推而為

柔或往而從剛君子何以執哉執其不可倚之理也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夫是之謂權夫是之謂闔闢之樞克焉孔孟之所執者也或曰子莫不執中乎曰克湯孔孟以義為中者也子莫以中為中者也中無定在謂之在中也非中也執乎其所不可執是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劉生聞之曰樞也乃今而知所執矣請書之座右以時省覽予乃申之曰是道也學憲公之學也學憲公允執之而以傳其子命之曰世樞予味乎其義蓋厚望之也克執中而不能必丹朱之不罵訟湯執中而不能必太甲之不顛覆執甫氏尚思所以世其學使人咸嘉學憲公之所遇隆於克湯則其於孝也顧不達哉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十六

琢之字說

洪子名璠字琢之先是洪子投刺謁予其名理予字以存之至是避諱更今名字走牘以告予曰夫璠至貴也必琢之乃器然琢不以玉以石以玉攻玉則玉不可琢以石攻玉則玉乃成器此何以故哉兩玉相攻體同而易滑玉石相磨質異而庶銷是以玉攻之為器必資於石君子之成

德必資於橫逆愛人而人毀之於是反吾仁而仁乃進人而人侮之於是反吾敬而敬乃成今無逆境則何所砥礪以進吾德哉故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疵瑕彼其操心慮患諄諄日深以石攻玉者也洪子勉乎哉甚無惡乎人之為吾石者又甚無以其身為他人石也

思敬字說

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脩己以敬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孔子少之也正懼夫兢一存守不足盡君子耳夫子曰脩己以安人安百姓則堯舜之道修己以敬而已夫人之不安皆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說

十七

吾粗率慢易之心為之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已所不欲必不妄施諸人安有怨於邦家者乎無怨則安安則可以驗吾敬是敬也非空攝本心者也後世學者不務安人安百姓惟終日端坐為敬故有跌跌字之謂其去聖人之論敬遠矣諱生思敬甫自彼問學於余余於其別也釋思敬之義以告之

蕭天錫字說

人之所貴者非貴也人錫者也人有貴於己者良貴也天錫者也天下賤賤忍則惻隱焉是天下賤無恥則

羞惡者貴矣天下賤爭鬪則辭讓者貴矣天下賤混濁則是非之明者貴矣故仁義禮智以之在家則子敬父弟敬兄而吾貴於家以之在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而貴於天下是貴也達則為聖君賢相窮則為天下師吾之貴自如也雖其甚者至於伯夷之餓陶子之行乞吾之貴自如也天子不能削其爵宰相不能奪其柄讒人不能短其行是謂長貴而不賤長得而不失彼後一者忘其自貴終身勞苦以求夫不可必得之名幸而得之竟無所益於世徒以榮肥其家人皆唾罵之是求賤也安在其可貴哉是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說

十八

以君子當求之天錫之貴庶乎不失天之所予者矣

一氣說

宇宙之內一氣而已氣凝而為天地氣凝而為草木鳥獸氣凝而為人人之一身皆氣也日非氣弗視耳非氣弗聽口非氣弗言四肢非氣弗動而其所以視聽言動者一氣也故時視則氣注於視即夫聽與言動之氣也時聽則氣注於聽又即夫視與言動之氣也時言動則氣注於言動又即夫視與聽之氣也非夫視有視之氣聽有聽之氣言動有言動之氣而不然不相通也但自失此氣之流行而

於穆不已前名之曰天而由是而折焉曰性曰道
知名雖不同總之不外乎一氣也豈不全身而發百十人
於此當聽焉無不傾耳也是百十人之耳一氣也當視焉
無不正目也是百十人之目一氣也當言焉無不嘆息
舞踊也是百十人之口一體一氣也豈惟人哉夫物則亦
有然者雉見共而作鷄鑒慮而去燕吮哺而語鶯戾天而
飛其視聽言動之氣無弗同也豈惟物哉天地則亦有然
者視以日月聽以虛谷言以雷霆以動其視聽言動
之氣亦無弗同也古之聖人仰觀俯察有以得其故而審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十九

其同是以一物失所悵然含悽風雨不調惻然眇顏雖諸
同體而分百骸一指榮刺遍體為之不寧譬諸一水而散
衆流一胞受擊衆胞為之驚搖然則由機由微若捷若滿
非作意為之識大則任大任大則憂大其心蓋有所不能
自己也自學術不明無論爭鋒錯鉢骨齒相戕即號為
聖人若伯夷下惠或望冠而去或共裸而居其視斯民之
善惡忽焉不置喜戚於乘斯亦窒塞其氣所謂君子而不
仁者矣孔子有憂之而不得其位則日求之之賢人且一
相與講明此學廢幾後之為吾相者取而行之又廢幾

之為師友者推而衍之則善善萬世終必賴焉斯其志誠
遠而其心亦良苦矣乃沮溺丈人晨門荷蕢楚狂微生之
徒阻相與譏之是豈獨其性不仁也固執其不可則止
之義則仁以見蔽心術移耳夫子明義而排之是以或
欲下車與言或使門人反見或明果哉之末難或嘆有道
之不與易其心蓋曰使天下無道君子遂以無道棄之則
有道之世豈天降地出乎焉乎此非真知天地萬物為一
氣者抑孰知夫子之心哉至於戰國則又有甚焉高者為
朱為翟卑者為行為儀孟氏獨明孔子之道以道之雖聖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二十

若夷惠賢如閭冉猶不一托意焉彼其言曰擇不處仁焉
得智又曰智譬則巧也蓋亦神明默成於孔子之仁歟有
朱諸儒言人人殊程子萬物一體之說其孔門之嫡脉乎
當時楊謝衍其流羅李振其波泰山喬嶽之朱倚屨板車
之陸方駕並出此亦程氏之仁之所流也朱子而後弊為
訓詁詞章王文成出而救之按本塞源一論讀之者無不
凜心肫肫乎仁人之言哉今天下談王氏之學者滿家然
未有深研其求仁之脉者夫仁即所謂不慮而知之良知
也見孺子入井而怵豈意而後知哉斯吾性之自不容已

至一不立不達顧秦越之視焉
為食其類也乎論者或謂吾且成已而後可以成物
則予不以為然夫天下皆已也一體也不可割之使小也
一氣也不可割之使離也成已成我之仁也舍物何所用
以成物行吾之智也不智惡成已故教之不倦即學之
不厭要為盡吾不可已之心可故曰大人耐以天下為一
家非意之也或又謂鄉鄰有開閉戶可也斯亦顏子之道
也則予亦不以為然夫禹稷以天下自任故天下之有饑
渴若病瘵之在其身孔顏以己自任故由求點赤之有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二十二

遺行亦若病瘵之在身聖賢之心何嘗一日忘天下顧所
以為仁者道不同耳由乎禹稷之道則得位而行由乎孔
顏之道則素位而行得位而行者其仁有時而不流素位
而行者其仁無時而不溥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孔子
之學隨時而皆可以行仁也學至於孔子然後天下之為
道術者定何也非孔子則無仁者猶得藉口也生乎孔子
之後聞孔子之學而猶不以孔子為志是誠自賊者矣乙
未秋仲子赴雲陽之會諸君子曰養旦劉先生以補
仁名堂何為者也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程子曰莫非已也夫立人即所以立已也達人即所以達
已也孔子培植三千之徒是孔子之立也退者進之義人
者達之狂者裁之堂者實之是孔子之達也故仁也者
已與人之所公共也輔仁也者相輔而共為此仁也非此
有仁而資友以相之也又非友有仁而我取以益之也德
孤則無隣道隘則寡輔此理然小人也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今諸君子濟一堂無不以學為事此非劉公輔仁
之學之勝遺也哉景令公自賢自好而心不貫於州人士
州人士能如是其多仁人乎而劉公抑又能名為求仁乎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二十二

於是諸君子進曰吾乃今知成物之即成已也已正則物
正物不正即已不正語學至此工夫實有窮已耶顏先生
時輔吾志予既別去念諸君不能悉為著一氣說以贈之
諸君試相與審察顯證以為何如

思馬字說

子弟功卿志於學而登在門也字曰思馬或誤之曰惟
功並天地美取於奢潤之引為思馬則而內紐也余解之
曰何傷乎馬功詢貌乃有以一豎豎之者此何以故
尼父稱自吾得而而門人加親惟

則來之樂故能使泗上之人
也則惟嗜友乃思禹於之無間識不識盡接慇懃忻

條余又嘗輯家牒創宗祠微思禹之周諮偏抵則尊祖
份之義且胡以藉焉蓋八年服勤姚如昏墊之憂賴以自
釋今思禹之勤矣蓋八年哉且子與氏匹夫耳而韓子稱
其功不在禹下夫豈繫長度大於地平天成之勲業耶即
孟氏自課其功亦惟是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而已今思
禹孝弟於家庭是亦孟氏之徒矣是亦禹之徒矣昔人
謂塗之人可以禹禹不可為豈塗之人亦不可為耶顧所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說 二十一

汝防字說

翰吉若任之父將冠其子以城筮賓而以命予也既冠問
字予曰防意如城昔賢言之其字以汝防翰吉君曰意未
發則力無所用也已發則力無所追也若之何防之且防
城防寇也寇猶外也雖然意則吾意也豈防民乎予曰
哉夫意譬之民也非譬之寇也民可以為子亦可以為

以寇視民不以子視民是防民矣防民者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是以太上命意其次守意最下意意夫守
意者誠慮夫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知所以為衆欲者誰
也我可以為衆欲而獨不可以欲仁乎公劉欲四境之有
積倉叢糧也則好貨之欲不能攻矣大王欲四境之無怨
女曠夫也則好色之欲不能攻矣乃孔子則又有大焉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終其身不厭不倦發憤無已
時斯其所謂衆欲攻之者也斯其所謂以萬世為城者也
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邦畿千里不足云喻已翰吉君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說 二十四

長猗字說

鵬之飛也搏扶搖而播餘
其播也必以翼以風固不能
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下舉
上達下學者學之為

子也學之為直兄弟也學之為順父母也自和妻子達之
可以利萬邦自宜兄弟達之可以宜民人自順父母達之
可以順天下此之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此之謂下學而
上達子子婿飛鵬字曰長卿向子問入門工夫子告之以
其字之說長卿而果味乎子言則卑也邇也下學也即高
也遠也上達也一以貫之矣斯固圖南之長風指南之金
針也欤甚毋以其言平也而忽之

洪周卿字說

孔十五志學故憲章文武憲章周公及五十知命則知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二十五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故其自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
茲乎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蓋恬
周公之學在不驕不吝耳夫子得其不驕者為學不厭得
其不吝者為教不倦不必館卿相之章而周公之功衍之
萬世無窮故曰吾久不夢見周公非志慮衰也從耳所聞
無非周公之道此之謂耳順從心所欲無非周公之知此
之謂不踰矩矱曰夢云乎哉洪生雲夢問字於子子

周卿因著其說

二尚堂說

于整問曰士孟子曰尚志孟子謂萬章曰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二尚論古之人是尚友也斯一尚之義
也夫學所以修此仁義也友所以輔此仁義也一義之道
入矣故求志貴惟而不貴止求友貴廣而不貴隘余之言
學者以寂然惺然之體當之是以其守心之方常約其取
友之情常淡雖終身勤苦求其能大成者鮮矣何也以其
不知仁義之大道之從彼洪容之諸子學於子子為談仁
義之道諸君丁是謀而會堂月一聚以相砥礪於學子題
其堂曰二尚因書此以發其義

劉聘君全集

說

二十六

誤術解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術異則心異故術不可不慎擇學術者無如處仁處仁者知仁無盡爲仁之功亦無盡愛人不親以及其仁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役天下之術也孔子處仁七十子中心悅而誠服焉蓋其驗已處於不仁者一副精神只在人身上尋覓全不幹當自己事到底求人亦決不親附是爲人役之術也耻爲人役則莫如爲仁仁豈有他道哉反己而已然不爲仁亦

劉聘君全集

卷九解

二十七

不知反己即如萬章諸入中心悅服或不如七十子孟子亦儘有自反處功夫豈有窮已故曰仁無盡爲仁之功亦無盡學至於反己爲盡矣

閨雅解

夫婦人倫之本以德合非也詩起興於河洲之睢鳩水上之荇菜見淑女之幽閒清雅其德可配君子是故憂而不傷樂而弗淫其用情正也後世學者不知所以用情於正而後調停於哀樂之間欲其中節也豈可幾乎故觀於閨雅可以識性情之正矣

桃夭解

桃夭舊說婚姻得其時殊無意味細看桃花桃窠桃葉種種可人如婦人之能宜其室家而行無不得也三章重一宜字人之性行不齊貴有以善處之我能宜人入自宜我詩咏三宜蓋甚有味世人只要人宜我味宜其家人其宜更有味

采芣解

此詩若作婦人相樂有何意趣鄧氏謂采芣爲萋覃之感似近之採芣官不知作何用要爲婦人所常採者縱重採劉聘君全集卷九解二十八有採芣結采六字言人但未采耳采則有有則採採則有而可採可採信乎求之有益也推之積學凝道其味無窮而意亦在采外此所以爲詩之妙也

紀言

居燕紀聞

周生妻麟等舉會於射所予與鄒官洗四山往會坐間予舉能近取譬義相質四山曰子貢博施濟衆之說非謂以財施者之不給正慮夫立人達人之難耳夫子而立人達人仁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仁之方也已則不立不達而求諸人非善則之道也近取諸己以為則是謂能近取譬此仁術也子曰善哉雖然何謂立達取叔臺曰吾人仁為己任脊梁要硬些眼睛要明些孔子乃力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三十九

俱全正是立達處

丁酉首春予晤鄒四山於邸舍四山語予曰予今年四十九昔人謂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予近自省一大非處往會朋友與之言不相入與之處不相洽則委曰是難與入者今乃知不決洽者即我精神不能相貫不相入者即我言下不能相機因悟行有不得只是及己予嘆曰學至不已工夫乃無窮也越數日又過予舍談及時事謂近日叔臺云古人端居深念亦從旁有為贊畫者故卒用其策以集事今我輩但知責人却不能為

人畫一策亦是不仁因曰天下事譬如同舟舟方危當思共濟乃獨舉口責舵工亦復何益予曰學必如此則人皆自責責任乃不自委而徒委之人也

予與鄒四山飲內翰孫淇澳宅淇澳謂四山曰丈向日矢人之論甚精予曰何也四山曰吾謂近時彈射人者惟恐不傷人非其不仁也蓋錯走矢人路云故術貴慎也因詰予此章結語歸東友求諸己云何予曰此即兄知非之說也君子求諸己則自省必多欠缺或聞人過惻然若躬有之而曲為蓋覆調停所謂惟恐傷人也小人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三十九

求諸人則吹毛求疵極其醜詆惟必勝而後快於心所謂惟恐不傷人也惟求諸己則我常為天下主所謂君道也天之尊爵也若求諸人則一生精神役於然在人身上搜尋打點故曰人役其術使之然也四山首領之淇澳又曰予嘗疑成章後達之說須公等一解夫學豈有階級而若此乎足此通彼也予曰孔子言狂者曰其然成章蓋見其大耳學不見大守此遺彼操彼失此又安得達四山曰然也世儒大而忘小之記猶二之舍大即本也夫孔子所見者在聲望之外矣故曰魯譽則巧

也予嘆曰此正所謂擇術而處於仁者夫仁天下之大
本也學不識仁即夷尹惠猶墮失人之術矣四山曰固
也所謂失人之術多矣豈但獨行者之嫉俗秉直者之
奸訐即二者俱不事而心冷焉亦失人術也淇澳曰冷
也烏為傷人予嘆曰近日春暖物便有生機則知冷為
殺機也淇澳深然予言若有省云

射所之會有談伐木之詩者耿叔臺謂仲子之言曰夫人
必出幽遷喬乃知求友然幽谷不易出矣今世挨傍格
式者曰吾步繩趨墨人孰如我即格式為幽谷求友之

劉聘君全集

卷九 雜言

三十一

心不切也依倚名節者曰直言正氣人孰如我即名節
為幽谷求友之心不切也進之存守本體即本體為幽
谷進之頓悟無上即空寂又為幽谷此其人為近之然
總屬有見中有矣求友之心猶未切也惟聖人一無所
有如人深居窮荒絕域見似人者喜矣其求友之心真
如饑渴之求飲食也古者陶漁耕稼無非取人童謡孺
歌孰不助我蓋其虛之極所自致歟鄒四山曰必出幽
乃求友惟求友乃能出幽彼鳥鳴嚶嚶蓋相呼而出幽
也予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謂何四山曰人惟以言

聽言故言有合有不合而勝心起矣若以神聽之則無
言非受益者其和且平有以夫座衆咸有省

從微潘雲松宅耿叔臺謂予曰君謂致中和致字如何予
曰中和是個上同布帛故曰大本曰達達然不達學則
於我無分定是要中節乃時是中和中和我致之
矣叔臺曰今人說致敬說轉致言自此致之彼也吾儕
今日講學要立人達人却是將此中和轉致朋友人
皆中人皆和却是人上親長而天下平豈不是
天地位萬物育子曰惟如此而後中和乃致也然人未
有不自致而能致之人者故君子學以致其道乃所以
立人達人而為仁之方也已

劉聘君全集

卷九 雜言

三十一

正月下旬會懷麓堂子舉仁者如射義質焦廷樞淵淵
圖曰人雖賢智未有能自反者為子不順必曰親難為
下司失意必曰上難為大臣不舉職必曰時勢難獨射
者雖愚不肖必反求諸身不怨勝已故孟子引以喻仁
者云子曰晦翁言仁必曰心存子嘗疑其滯然孔子亦
曰終食造次顛沛必於是若有似乎晦翁存心之說者
此又何也焦君曰若終食必是要存仁是一心實敬又

存仁矣惟仁原不離於終食耳子曰若是則仁自在耳何以孔子告顏淵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也曰識得禮則視聽言動無非天則言未終鄒四山至于述前語相問四山曰視聽言動無非天則固也然賢智者不免着意見思不肖者又多徇情欲俱與原來天則不合安得不謂之非禮若要復禮又安得不用工夫此君子之率性所以貴戒慎恐懼也不如是而但稱性本自妙恐流於無忌憚之中庸子曰當曰吾邑諸老言克己不是已私云何四山曰惟時諸士人為學者必云先克去私心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三

乃能復禮只一孝字便有多少病在故諸老云一要之孔門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克己意也須善看之予為豁然却日子過耿叔臺即舍後談及克己義予終疑由己之己不應與克己之已作兩解叔臺曰一也夫已即耳目身口耳今做不好事是此耳目身口即轉而為聖賢亦是此耳目身口我制耳目身口即為由己為耳日身口所制即是已不能克故由己之學居道也師道也故謂之克子曰如何便能由己使視聽言動皆歸於禮乎叔臺曰為仁由己仁以為己任也仁以為己任視

學雖未不止後為知府既以此身繫千萬人觀瞻時聞諸生贊禮差失未嘗至嫻咲蓋有任重也子曰如何是坤道曰主敬行恕事賢友仁皆坤道也子曰乾道豈得不主敬行恕事賢友仁曰乾可以統坤坤或未必能乾予自省不類多賴藉友朋乃能自立蓋坤體云予咲曰若亡若虛事賢友仁非忘已者不能固乾道也

劉聘君全集

卷九

三十四

三月射所小會友問學在明倫今只從五倫上修踐便是學乃謂學不講不明豈五倫亦有所不明乎鄒四山曰孔子謂天下之達道五可謂盡矣又曰所以行之者三三亦備矣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也諸君試言之衆皆茫然四山曰即此是不明乎善身不可得誠且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倫如何可踐乎由此言之講且未易明也况可以不講耶

聖濟宮會友有舉小德出入并知及章相質大意謂子夏重大德孔子乃言莊蒞動禮意若相悖叔臺曰子夏謹守原從細行上矜持及聞孔子毋為小人儒之教乃有悟於立大之指故大德小德之論正謂兼立其大則小

德千變萬化左右逢源出入往來無所不可若昧大而徒矜其細雖有可觀致遠則泥矣此子夏悟後語孔子却又恐人一悟便了將來恣肆放縱為無忌憚之中庸故莊蒞動禮之說奉為不肯放過今吾輩砥礪名行符守本體拘為法所縛者却受用得于夏之說而初機淺學一有悟入遂謂色相現成至以兢業戒懼為閑滯則知及章却須參透友曰學患不知及耳知及之自能仁守亦自能莊蒞動禮叔臺曰真知及者如人得亡子真知是我子了自能養之教之今學者直虛見耳那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三十五

算得知及予曰今學者動稱萬物一體矣然須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方達得邦家通為一體若只執說我能識得仁體即當下便是立人達人此言雖妙我却信不過王二峯曰如此却是求之博施濟衆了予曰本心原是要施要濟的博不博衆不衆非吾所能必也況施我所施我所不施人其舍諸若說心體明了便是立人達人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聖人無乃大苦乎叔臺曰如今會上朋友心中本無間隔也却須到此一會乃更決洽若但說我心本自相通不必來會恐亦未然

子曰譬如我眼原與天地相通却因一翳遮了也須去拿開此翳二峯曰拿去翳後眼體如故却不可將眼睜裂破叔臺曰二峯原非為翳所障者濬濬云正是孔子知及之憂濬濬亦非裂破眼眶者二峯云正是子夏悟後之見吾儕各因其病皆可受用正不必泥於一說也

孟夏小會於李文正公祠子舉志道章質鄒君鄒君曰此章之義吾輩以累牘言之而不足聖人以教語發之而有餘真聖人之言哉夫人才近以有為藝足以泛應莫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三十六

不足已自封蓋於道無所見也有見矣猶患以其見而自惑終屬虛見故須是專德性道乃可與知德矣或求自了而漠然與天下國家不相干涉蓋君子而未仁者脩通以仁則達而有僚闇侃侃窮而友朋切切德此心無日不與天下相流貫如是而才美技能精神意氣總歸一路或會友以文而敦詩說禮或得國以治而錯事展才無往非此仁之游衍矣彼求多能而不志於道冉求之藝也然志道而不修德則茫焉而無所歸德急而不求仁則德孤而無所依是以孔子之

仁惟仁則道凝而德脩庶有所以載藝而行者否則雖有周公之藝而無仁以運之其餘不足觀也故曰吾不試故藝君子多乎哉斯孔子之宗指可測已

王孝廉問答記名 啓元廣西人

問作聖工夫此宿學大儒事我等遠方鄙人何敢及此
答曰堯舜人皆可爲何論遠近昔曹交有疑於此言孟子直教他徐行後長便是堯舜此真寔不誑語今人家子弟狎侮尊長輕佻倨肆那一家便不整肅了又如朝廷之間少年動輒詆訾前輩議論盈庭那一朝便不清明了所以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信

三十七

然者只為少一徐字以是知道不在遠但克徐行之心處處皆如是作聖之功恐亦在此矣
問某初因多病頗究心釋理不知聖人之知與佛家之覺是同是異

答曰聖人之所謂知即佛氏之所謂覺只是主意有辨大抵聖人意在經世佛氏意在出離生死

問竟究處聖人與佛還同否

答曰主意既不同究竟亦自不同吾儒經世原是要了我不容自己之心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足證人証果處

佛氏謂此穢滅已寂滅為樂其証果總在小離生死耳

問聖學經世須位天地育萬物乃為証果我等在下位如何說得位育的話

答曰位育隨分而異中和原無不同吾輩但學個喜怒哀樂中節則順父母和妻子即是一家之位育推而治一邑一郡以至為天下總是這箇中和位育可護致中和不可護也

問存養省察是存箇好念頭六那不好念頭否

答曰存養省察須識得心體方好說孟子曰知其性則知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信

三十八

天矣知天乃說得乎其心善其性若不知天存養個甚麼問如何方會知天

答曰肯大珠參馬祖祖訶曰自家寶藏不顧拋棄棄來此求箇甚麼珠曰那箇是我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我今亦云即今問我者便是汝天汝能信否曰一問便是問後還如何曰但識取當下能問者便是作聖根本

問除却應事接物也有無事時節此時如何用工

答曰人只為有事而問有無事時節要識得

失記但說工夫不成片段不知路頭蚤已錯了昔人云落
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安心不由思得不
由有來此寔識心者之言知得此心又知所以用其心則
精神意氣歸著一路更何間有事無事

問知所以用其心者是如何

答曰此難言矣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故堯舜有堯舜之用心夷惠伊尹有夷惠伊尹之用心孔
子有孔子之用心曰孔子之用心如何曰觀他一生只與
二三千切處一則知其用心耳但研磨孔子這條血脉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三十九

志者不踰衣食之間耳如何可同

答曰此問甚切今人不識百姓與聖人同處既視聖為絕
德但識及此者便又歇手總是個百姓不知所謂滿街皆
是聖人者但欲人識取此點萬古皆同處從是而學不厭
教不倦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能於同處加得此子只
是充滿其本然之量耳故曰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知

其所以同則知天知其所以異則知人

問佛家慈悲普度莫亦是經世的意思否

答曰他的普度度出世之宗也教他普度孔孟明倫世法
他便不耐煩了經世亦是經他西方世界的作用然要為
以出世法經之者若孔子正在世界中經綸其大經耳

問佛家觀想法亦與聖學同否

答曰此是聖門移心之法善用之最有益如齊王好色孟
子要他學太王他若想做太王便日夜思所以推恩於百
姓將好色之心自消化了齊王好貨孟子要他學公劉他
若想做公劉便日夜思所以阜民之財將好貨之心自消
化了此是孟子善用觀想法以導君者鄒子尹曰孔子見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亦是觀想法予首領之

問佛家要寬親平等似亦省事

答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親之殺尊賢之等是吾人
原來的却要渾而為一便與本心原來的不是一樣故謂
之二本孟子之悟夷子只將吾人親愛自有差等處點他
便令他心動今欲將寬親一樣看且問當下本心還受當
否此等處不明孟子所以有無父無君人將相食之憂也

求之為商賈者一倍再倍遂利無厭商賈之虛亡也為農夫者粒米狼戾莫知其碩農夫之虛亡也為仕紳者崇階極品不知止足仕紳之虛亡也顧用志與顏子稍異耳維時聞者咸有省發夜坐劉靜父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予曰只今在坐應一肅一即禮歌詩誦書即樂何嘗斯須去身周時卿曰此所謂行不著習不察也予曰著之察之所謂察乎天地也大禮原與天地同節大樂原與天地同和吾人目前一進一退便是陽舒陰慘消息但日用不知耳已又有問脩德凝道者子曰適論禮樂此義已顯矣禮樂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記言

四十三

即道也至道為之聖人以聖人之德之至也苟不至德亦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道終不為我凝矣德本廣大入精微本高明本中庸所謂故也學問以溫之則德性之至日新吾心之之信篤厚始貫通於三千三百之中而禮而樂禮崇則居上居下及治處亂無往非禮此身恆在明之中所謂發育萬物使萬物各得其所察乎天地使天二氣感不違養天以吾身凝於粹然德性之至當此之時同乎老者人學聖之路也古聖曰此古聖之學也

苗聖會且散有友人向余言曰吾輩聞義如渴

生所謂察乎天地者姑不敢知至所論三千三百禮之虛毋負友朋切偲之義乎予曰伎予草言察乎天是說天話也今曰察乎天地則智雖崇效天禮是平法地何嘗使人窮虛探元而遠離近寔乎因大笑而別

丙午識仁問答記

友問格物之義予曰身一也合衆身為家合衆家為國合衆國為天下皆一身之積也身萬不同而同一心心無不正而意或有偏故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脩身脩而天下平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推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記言

四十四

極夫本之所在謂之格物灼知夫本之所在謂之知至問大學以大畏民志為知本今聽訟者一歸情者百如何能大畏民志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乎曰聽訟者之志與使民無訟者之志原自不同聽訟者之志或在於炫才能或在於粉飾治功其下者在陰自封殖彼其志原與民志不相通上以歸威下亦以歸應故其變千狀若使民無訟者其志原自為民民有犯法及求諸己曰此義之無道教之無素民非迫於無奈即陷於不知斯訟之原耳從其原而濟之哀其情而處之民方正應懷志又

何敢飾情以罔上夫民從意者也炫才者意在炫才飾治者意在飾治封殖者意在封殖彼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原自不誠其何以論民之志此大學所以重誠意也誠意者是謂知本

問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庶吏在上盜賊如故豈孔子之言欺哉予曰此即使民無訟之說也夫所謂不欲廣矣夫炫才者欲也飾治者欲也不獨封殖而已諸欲既盡然後能所欲與聚所不欲勿施夫民既有所資而為善雖賞之使盜不可得矣會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甲五

子得孔子之宗以作大學奉於脩身為本其告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道即修身之通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云者其炫才與飾治之真情乎

友問中庸致中和與孟子擴充之說同乎予曰人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其寂然不動者便是未發之中方其見孺子時人中和即如齊宣王見牛而以羊易之亦正是中和之妙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却是不能致中和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便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

不仁之徒是以保四海乎
林陽此人之本心也四海赤子無知犯濫者入有之教之使不陷於罪此便是克之足以保四海乎
無君相之責如何克之又如何能保四海曰今會中諸友學路不明往自入於鬼窟亦便是孺子之將入之所為切之德開明路徑引之使平中庸使人親長而天下平此亦獨非克之足以保四海乎

問人皆有不忍之心則人皆仁矣又何矢孟孟之不同而必慎其術耶且同志於學則合志同術矣術又何為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甲六

不同也十以韓質王樞朱君朱君曰世有生人之學術有殺人之學術故不可不慎予曰善哉即如老子之學謂不可道為道以德與仁為第二義則其心自冷其流弊至於申韓竟以學殺天下孔子之學脩道以仁則其情與斯人相聯屬其寬至於澤天下萬世此何也惟老子視道過高與民物不相干使之治天下見天下不治必求之人故以為非操一切天下終不可治其勢不得不入於刑名孔子見仁即是道知民心皆仁無不可感故愛人不親必及其仁務使天下歸仁然後驗吾仁之

蓋此非其操術之不同而心之仁不仁亦固以異乎哉
曰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之不中不怨勝已者
及求諸已而已又已與不反已即仁不仁之分也

又問不仁者不及諸已如何便為人役曰仁者行有不仁
皆反求諸已則既仁且智脩禮由義其身正天下歸之
豈有天下歸之而為天下役者乎不仁者行有不得而
反諸已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身不加修天下必不附
焉有天下不附而能役天下者乎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四十七

又問為仁既在反求諸已則大舜又如何會已曰舜視天
下皆已也反求諸已而未善安得不舍已從人之善乎
此大舜所以為仁之至也伯夷見人之不善而去之下
惠見人之不善而同之皆君子而未仁者也皆未能反
求諸已而盡心以歸人者也故曰君子不由以其所操
之術不同耳

明新紀會

歲在中辰春正月十有八日永新莊侯大勅父母招不
元赴明新之會時學博高君陳君閔君暨諸鄉大夫士
二百餘人大集於志學堂莊侯請曰陽明先生以致知

宗義矣而李見羅先生為本兩先生宗旨同異如

何子曰王主良知李主至善李先先生蓋謂止善足以該致
知致知不足以該止善以知者性之靈至善則性體也然
鄭意謂此自二先生之學各借大學發之其實大學所謂
致知所謂止善恐別有說其說在大學自註矣大學之註
格致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之本而知所先斯物
格而知至矣非致良知之謂也大學之註至善也曰切磋
琢磨瑟爾赫喧斯為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以至善為本
體而存之也莊侯曰近來解書者往往舍本文而求註舍

劉聘君全集

卷九

四十八

註而求新說故說愈多而經愈不明正坐不玩本文耳因
問盡心章朱王之說不同畢竟如何子曰此章原不可分
為三等大意只謂君子所以務盡其心於天下而不肯放
過者正是知得此性原自不容己知得此性原自不容己
正是知得此性即天天原於穆不已也故存其心養其性
正是畏天之命由此而修身俟命死生以之亦只是見得
吾心即天命盡其心乃所以立其命也故記曰大人以天
下為一家非意之也盡其心方是知性真知性自然盡心
近世儒者以倫物為幻妄以力行為沾滯正坐見性未明

斗侯首領之于固曰梁王以移民移粟為盡心而孟子勉之以王道孟子蓋知性之全而盡心之大者也侯今約諸士於道風動火傳所謂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考斯可謂盡心之大者矣然揆厥所由總是吾人一體相關之性自不容已即此相關之性原本於天命則今日之會謂非為自已立命為生民立命為諸士立命而何時在座咸有賓侯復諭諸士曰良會不易得諸生有疑於中者不妨請教於是劉友守誠負牆請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易曰幾者動之微又曰知幾其神乎不知何以存此幾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四十九

希子語劉友曰幾希二字與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相同非知幾之幾也必以為知幾之幾則事妄不羞而相泣者幾希亦知幾之義乎且研幾知幾之說亦是統論吾輩當默識真性非時一念一研而察之擇而守之謂也若時一念一存個研幾之意當下已非真幾此却須研窮體會當自得之非口吻可辨也劉友謝教已侯復更端論諸生曰通無精粗隨病立方莫非善教即如自己氣質偏駁或一邑風俗疵繆皆當商求時有言尤賴當禁有言越訪當懲有言竊盜當治侯曰諸云

云者予頗得其要領矣獨怪近日爭墳山者比一試詰其故則曰吾求以安吾親耳夫懿子問孝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生而以非義之物奉其親親必不享死而以非分之地葬其親親安之乎且有主之山法必斷遷露柩驚魄不孝莫大焉此未明於孝之義也諸生其以吾言布告千一邑之為子者諸生唯々而退

次日諸大夫士復集莊侯與諸學博皆至侯顧諸士盡各質所疑學博問君問曰孟子謂勿忘勿助試自反思覺得助之病少忘之病多侯曰助者是已曾用功的人其地分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五十

亦高矣今日求助長者恐亦難多得予曰豈惟助長者難得即忘者亦難得忘者忘其所有事如讀書者已曾記誦但未溫習以至於忘助者厭薄記誦因謂書冊乃聖賢糟粕不得於書勿求諸誦讀則并其誦讀之根而掘之而援去之故謂之助今試問人必有事焉是有事個甚麼則無不茫然又如何更說得忘助忘助且說不得又何必懸空講箇勿忘勿助少間陳學博問曰人心雖甚封閉獨知無不了然只是難在慎獨幸示個方法予曰慎獨已是方法若更求個必慎獨的方法須看君子二字如何

惟其獨小人則開居為不善可知還在立志莊侯曰趙周
通焚香告天真是吾輩慎獨的方法一友從旁言曰司馬
溫公無一不可與天知亦是此意子笑曰可知是要志苦
不立志到底將焚香告天還趙周將無一不可與天知
還司馬溫公方法總是付之空談矣時空平兩之此躍然
於是賀友謹肅起曰千病萬病皆起於念慙願天家而
劉先生將慙念索慙提醒一番使人一咸受其益予曰人
須是發憤乃能慙念須要有大欲乃能窒慾莊侯曰信哉
如今秀才赴科場時假令有美色在前必不為念彼固有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五十一

大欲在也予曰如今學者終日言慾窒其寔何曾慾窒得
孔子一生微明一德於天下故不義富貴視若浮雲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故犯而不校孔顏所慾不同所慾
不同故其慾室亦與常人慾室迥異可知千言萬語千病
萬痛總是欠個必為聖人之志立得志時方法可不必講
矣坐少頃一友問曰義利之辨誰人不明及至臨事時異
竟從利如崩縱反而之義亦覺苦而不井然則性善非欤
莊侯曰道心甚微人心甚危吾人一向封閉於物欲一旦
反而為學若不從苦中入便要順而行之慾無是理到

有味味時
有意味時
悅必說時習
乎近時學者謂欲縱為真機亦是未達此義其流之弊遂
不可言孔子樂以忘憂始於發憤顏子欲罷不能本於竭
才大父母從苦中入一語正諸生所當佩誦者於是予與
莊侯及諸學師退食於後堂諸生亦將會飯他所予諷之
曰昨日會食頗覺喧譁宜稍循默即是當下工夫亦便是
終舍不遠仁諸友謝教而別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五十二

弟為弟子之職又以稱孝稱弟為士之次乃孟子所以孝
弟為立身之通何也予曰有專言之孝弟有兼言之孝弟
孝經曰家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莊官不敬非
孝也斯所謂置之而塞平天地矣充舜之道何以加此時
見屏史先生在座曰人能一遵之義何如予曰夫孝置之
而塞平天地正是人能一遵若稱孝稱弟非不可謂之道
特未耳吾輩今日正是講個心字語罷莊侯偕諸學博
至莊侯語諸生曰昨日諸生問慾慾室慾之方予參問因
一事偶有悟於損益之旨大易以益繫損之下曰君子以

見善則遷改過不吝夫遷善改過乃所以懲忿窒慾也婦
以蚤聞事證之子至新未嘗受諸大夫士既遣此諸大
夫士所知也顧獨好書惠之書或不辭偶入會城欲得書
一部使人持金買之不得一司吏買得之輒以見惠于強
以所持金相酬再四不納予輒勉受之近其人竊發他家
墳山予知其意以書故度予能為之地即取原書當堂還
之竟斷改遷夫以一好書之慾使人萌不肖之念此予大
過也予不敢不改亦不敢諱諸在莒以予為戒聞者咸毛
髮竦然或曰此人惠書時未必遽有此心而大父母受一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記言

五十三

書何必為過予嘆曰此姑勿論只吾輩多少大過尚且憚
改甚至人攻其惡猶飾非拒諫而侯勇於受過如此此已
足為吾輩師矣言已諸生默久之若有所深念者予復
請於侯曰適史先生先在座深憂近日風俗之薄欲挽頽
風其道何以侯曰移風易俗其責在士夫橫目之民未必
能壞俗壞俗者士子也橫目之民未必能易俗易俗者亦
士子也蓋士知詩書多智識用詩書智識以易俗則受益
者多用詩書智識以壞俗則受害者亦多予初至此每一
聽訟輒有士子數人因首為證若因而聽之則是非不明

民間滋益多事（此處有模糊印章）滋益不振十年三論止之
今公庭無復因首之士而士日益尊乃知此方之士易於
轉移士既向道則風俗不難厚矣予嘆曰良師帥加志培
植士即此移風易俗之要機也予因適語在會同志曰諸
君抑知人有所貴於己之說乎夫大夫貴於士士貴於民
人之所易知也民有民之貴於己者士大夫有士大夫之
貴於己者人之所易昧也得其貴於己者則賤可使貴不
得其貴於己者則貴反為賤試觀民本至賤然使其尊德
樂義鄉里善之官府重之其貴何如若夫而好訟好鬪鄉

劉聘君全集

卷九 記言

五十四

里鄰之官府罪之是他自賤非布衣棄賤之也漸假而為
士尊於民矣使其能以道自樂誰不貴之却乃今日公堂
明日各衙所審勢慾所喪尋丈友不如百姓之自愛者何
貴之為也漸假而為孝廉尊於秀才矣使其能以道自重
誰不更貴之却乃千有司尋座主東榜西撰荒廢本業反
不若秀才之自重者何貴之為也漸假而登上第躋崇階
使其能以道自尊誰不欽仰之却被怕窮一念橫於其中
居官則不能營職居鄉則不能善俗委瑣齷齪為人所鄙
又何知高第之為重而崇階之為榮也今會中之人盡於

四者矣貧賤者能修行則德不待爵而自尊富貴者能自重則道以有爵而益貴況人貴由天人不求皆公卿良貴由己個可以為聖賢人亦何苦而不求得其所自貴者哉諸生聞已咸起而謝曰先生之錫我多矣予乃與諸大夫士拜而別別之次日放舟下郡城舟中乘暇憶會中語紀之題曰明新紀會

劉聘君全集

卷九 紀言

五十五

劉聘君全集卷之十

詩

吉安劉元卿調甫氏著

門人三楚洪雲蒸編輯

古風

擬古三章寄懷周思極

涉江采芙蓉芙蓉不堪采
支願思美人乃在山之隈
念欲往從之難以陟崔嵬
哦詩不成語春花慘無輝
可惜對面時相思亦何為
涉江采芙蓉

庭中有奇樹綠陰清泚新條
逐春榮半雜故年枝攀折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不覺遺但念對君時庭中有奇樹

明月何皎皎風聲更滿
不寐起攬衣徘徊立中宵
昔別亦何易一去一相
結離憂今乃知相失忽已過
寒燈抄苑夜細雨看花朝
豈無適意人念子殊為勞
明月何皎

贈別徐吉水內召有序

予得友使君自隨魯源先生時
矣使君溫其如玉有鶴世之量
發矧浮梁稜紘字水飄然如玉
喬之在鄴也浮梁故稱難治前
數令不得善刀而君頌譽滿士
民口自吉水可知已吉水風俗
純龐然再歲大水使君善存

其民民怙之如母亡何被 命北行縣人三老子弟咸
若有所失予於使君契眷殊篤於其別也不能出饑
之以詩

秋風動蕭瑟孤鶴忽翱翔供帳出郊垌父老咸扶將一老
前致詞君德易有疆循行及阡陌其棠蔭吾鄉是時水再
歲賴君政維良誰謂治行成翻令永相望主爵上績書
天子開未夫君心眷吾民 帝念在四方當以邑福小不
得畢所長願作沈亡圖 召對獻明光賜租倘有 詔遣
澤焉可忘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題撫州伍烈婦冊

夫作大行車妾作車上塵車輪東西轉千里逐隻輪夫作
谷中風妾作深林葉願言從風起亦願從風歇夫吟澹朝
露妾身付池冰千愁託素波蕩漾憑風雨妾非蕩子婦悔
教覓封侯魂上望夫山怨氣結松楸

贈別沈肖林二尹

安成稱巖邑為治良不易比年逢水旱斯民苦流離繼之
以疾疫骸骨繼橫棄天地慘不開哀風四面至皇天子其
生何幸多長吏吳公治第一而君為其二最與坐堂堂為

民盡生事所有此才道哭若得其趣園上方就斜肩隨猶
有淚奈何賢良詔而君去此地焉為不停驂車為不轉轍
侍冠不可得攀號多掩袂君家不可當想望懷雲異乃翁
老御史慷慨多大義令弟策 形庭冠冕明聖瑞而君又
長者紆餘天所植安得君長在民瘼時與議獻錢逐三老
黯然慘予意

秋燕行

秋社前五日子在菑院見梁上燕雛初飛其三竟去二
雛欲飛不能母呢喃遠巢若將教之者予謂諸生曰予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三

老夫有如此秋燕爾曹可不勉自奮飛因賦此勗之
空梁巢秋燕一巢有數兒燕飛去後來數兒紛告饑青蠅
取次吞漸：肌膚肥一日携兒出三兒上高杪一兒坐簷
瓦一兒巢中棲坐者軟無力棲者羽翎稀枝上兒和弟呼
之終不飛母出更回顧還與整毛衣呢喃如有言此際亦
何時秋社能幾日尚應故巢泥爾今不決起母當舍爾歸
送楊父母入觀

世競談元虛簿書若陳腐詎念元々象懸命仁父母寧々
漢長吏難可與比數巧宦稱雄傑勤恪朝采有美淇園

君憐近世風，蠶使民如保。赤況曰等奴，虜折獄務輸情。咆哮不為迂，徵稅多良規。直可籠前古，漕卒告偏累。談笑清軍伍，愚氓困尤賴。懲之如擇虎，榷吏坐開曹。顏色如灰土，公灼而憐之。時為一存撫，謂公為精明。嗔臣植肝腑，謂公為獨潔。公剛亦不吐，胡世固域觀。良璞視猶硤，岐山瑞鸞鳳。云不如鸚鵡，惟聖靈聰明。徵詔來天府，輿論大舒揚。庶衆欣翔舞，一朝攬轡去。相顧成悵悵，白叟出山陰。竹馬盈江潯，騰上上雲霄。清要跡崇懸，寇恂未可借。安能還外補，論古多循良。惟公承其武，民愛其仁明。士悅其宏溥，我作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四

康衢謠聊以代設祖，四起廢再歌。編曲和琴鼓，欲頌詞不宣。欲別情更苦焉，得復如公使我安。環堵瀟水綠，澄瀟山青楚。公顏日愈遠，何當更一覲。

集詩一有虞澄源潘侯榮膺寵命

侯嘗為吾鄉葉陂二處故木章及之

萬生蒙楚在河之游，允矣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兮，瑟兮個兮。亦既觀止，我心駕兮。子千旒貴然來，思其心孔艱。其誰知之淑慎，爾止惟民之章衣錦，聚衣不顯其光。蔽帝井棠，我行其野，式遏寇虐。哀此鯁寡，天方薦瘥。靡神不舉，憂心悄悄，以祈年而思樂。泮水載色，載笑載之，誨之視民。

不挑漆，多士各敬爾身。穆如清風，遐不作人維此惠。君何用不臧于今，三年載錫之光。永言孝思，帝度其心。既祐烈考秩，德音令妻壽母，服其命服。副笄六珈，四方未覓父。子生我母也，天只欲報之德。自天中之爾，公爾侯申錫。無疆則百斯男，載弄之璋。子子子，不忤不求，揖我謂我好。子周爰咨諏，乃春西顧其流湯，瞻言百里憂心孔傷。經之營之白石鑿，沒彼稻田云何不樂悠，我里室是遠而適。觀厥成作為此詩。

別友人四十韻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五

柴門隱深，獲經過客來稀。忽有抱琴者，千里若為期。問子何因緣，乃自若驅馳。曰我年十四，積疑不可思。黃河有涸竭，泰山有崩夷。歡樂有變態，恩愛有割離。誰為不死者，與我長相依。思之又思之，展轉還更迷。隸筆辭家人，寧知篇肯疲。來訪適二氏，降心獅吼機。幸遇揚夫子，片語破狐疑。謂爾所問者，即爾真仲尼。當下若發蒙，一唯徹顯微。自信只如此，大道何藩籬。聞君志在學，苦安以為歸。願言求印可，請事終於斯。聽罷王子語，不覺心神怡。何當令世士，乃與古人幾。憶昔黃叔度，十四稱人師。仲晦亦斯年，慕道念

在茲勉哉業令德頌于慎所趨試即楊公語與子深究之
此問從何來物則自秉彛仁義與禮智成即此所為此問
從何盡時措無弗宜均平及齊治大學篇可稽防遐必自
近上達必自卑一日已到千步不可躋從來君子道本
身以為基本識本見者離事便成支子與知邪遁楊朱注
路岐岐分與所習習定那能移展哉楊氏學統自肝江垂
言上遵孔矩愛敬稱孩提莫以先天妙用之自恣睢莫以
聖學繁固而多姍唯子行日達矣我心重接其懷其後慎
立後語安可知欽別難分袂欲語難陳辭願仍南飛鴈誠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六

題王僧若無冊

若無既死為僧矣其母故以節孝聞一日若無聞關母
往視之送母出既別母忍涕而去若無入閨涕泗橫下
已數日尚念若有所失因念曰倘所謂情緣乎強割
之卒不能已于過黃安若無述以語予予曰昔孟子之
悟夷子指上世之人之一泚也今子之母與子之涕零
身有之盡然識其所從耶為說偈曰

父母未生前面目不可認落地一聲啼不忍離親故十方

所生于十處俱如是所以不異者以性周徧故先辭及周
孔濟此履萬世惟佛生西方教主於慈悲云人事鬼神不
如孝二親因何亂業者妄以為情緣至謂手刃父等捨屠
羊豕是名滅佛法斷佛真種性天命本不已逆銷終難逃
譬彼伏流水隱不可止譬彼厝薪火炎不可離離識
而趨寂寂了不可得我今為爾言情識即性命色空本不
二云何成二見

予既為此偈書示王僧僧以呈耿師師謂周子筆曰適
見劉聘君所示王僧偈乃至言也周子向予索御至言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七

予曰予安能為至言不過無聲無臭妙道耳周子曰無
聲無臭妙道非至言耶予曰予所謂無聲無臭因庸言
庸行也周子曰庸也惡為無聲臭子曰若有意為奇便
涉聲臭矣周子即從座起大笑而去曰吾已親偈竟
奉陪楊父母遊書林洞次韻

武功高哉凌紫烟陰三十六洞天雷岩策蹇不可即下
有書林古洞相延連書林自古仙人蹟白晝燃犀照鮫室
其中百折巧玲瓏七日誰將混沌開碧蓮參差隱蒼苔白
雪千年凍不開下有伏流之奔水上有百尺之元崖崖上

軍持與鸚鵡石聲瑋，噴鏜鼓夜靜遶滄海歸來雙，華
表當門戶已見胡麻種石田况復天酒滴淙，我欲食之
從赤松冷然兩腋御天風天風吹我飄，起扶搖九萬差
能比無余孤高不可持歸心還入洞雲裡轉走轉自好幽
探遇山與水輒沉酣劉郎懷抱亦不惡何當更共子雲譚
翻，連袂真堪俊東南之美盡於此相逢載酒出元經誰
羨蛾眉散皓齒石巖，水決，竹馬兒童樂治安尚循所
陌間饑寒雙鳥疑從天上看淋漓踰躅躅環玕長得危恂
借河內何妨此地一歲一追歡

劉耶君全集

卷十 古風

題隸芻圖

顧子文谷貌吾兄弟五人者各絕肖乃令總作一圖對
奕者叔子貴卿季子國卿子坐而觀之其傍相倚而立
向仲子上卿以手指子三人者則小季天卿也圖成戲
作五老歌書之上方

我生五十又八年把鏡自照鬢幡然論交四海多英賢于
時倦息洞中天仲子作字款且偏腹實便，千萬篇頭童
齒豁志能堅路逢書車口流涎叔子棄書四十前，衫長
袖捲風烟杜門甕牖對殘編旋摘園茶手自煎大亭兒女

滿堂延婚，嫁，相連牽簿書投弄獨精研家無餘貲方
陶焉小季飲酒如吸川眼光墜馬田中眠起來伴作官長
謾訶奴罵隸稱顏仙恨不多掛杖頭錢

七十行贈彭桂亭

先生文思之子孫於今人稱兩相門簪紱雖不逮當日遺
韻流風猶有存先生讀書不見用禹步克行無少縱即今
齒落髯如銀手不停披口還誦我有少子最渾逸二八曾
不好紙筆女蘿幸得附喬松賴公保傳勤督率有如繫馬
青絲鞭拘猿更用長銀鑰左繩右矩時牽制縱有劣性且

劉耶君全集

卷十 古風

九

潛藏以茲感念未能忘聞公天壽七袞強溪南溪北遠相
望為賦新詩代兒鴈我思古道如天上執轡執轡屹相向
漢主臨雍拜五更橋門觀者皆惆悵如今後生非角時隔
群馬塵恣所之婆娑老輩咸避席不然面語無聞知此翁
丰骨自軒昂必為更老亦相當無端落魄晚風塵裏伴讀弄
常乳臭即

同卿宮洗遊虔州諸巖洞歸自螺川小述

今年三月桃花開尋春深入章水隈五雲深處影徘徊盡
日灘聲怒如雷黃岩嵯峨勢欲傾玲瓏陰洞絕纖埃觀音

跌坐蓮花臺其中鐘鼓聲喧呼酒提壺就火煨主人醉
我黃金壘震州鬱孤何壯哉這天一竅穿山腰羅漢如來
石作胎仙房佛殿嵌玫瑰岩僧齒豁背盡船夜蒲團坐
死灰獅崖遙望正崔嵬杖履穿雲更舉杯復有層巒聳上
台馬祖曾經說法來振衣山頭俯九枝長江一帶參差桅
挽舟上流嘈且詠雩川百折走沿回羅田石洞白皚皚崖
頭大士誰人鑿漁溪武穆何傑魁書留絕壁生莓苔低回
無奈陽烏催歸舟一瞬歷千城翰林斗酒百篇才呼童盡
發舟中醕不負劉伶相追陪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十

書石鱗宗兄賢侯表善冊

魚鱗之石濱江起石鱗兄弟稱雙美少年俠氣恰相當誓
不讎仇不若死晚聞再道浸心開乃知昨非而今是人心
好高詎能先知錯字雖從此始以斯笑譽徧鄉隣正直溫
良人皆喜吳侯儒吏真絕奇循行阡陌及仁里父老責
誦君賢大書特書藏約史君家史氏素重君表君特作鄉
民執君言菲薄未敢當聲聞大過滋益耻但得子弟盡雅
勤吾雖無名亦可矣我聞其言殊莞爾吾宗兄弟乃如此
酒酣奮筆為君書人生何不為君子

贈今可道契奉官行

朔風吹歲暮那堪送子行言念平生心澹然有深情別我
今遠遙離群渺何賴臨岐牽子衣願子慎自愛富貴能幾
時過眼如花枝榮名以為寶莫負千古期

歌詞

戲和水仙子調

引疾歸來楚水涯西窗深處是吾家小屋界恰好牛背大
享清福也勝榮華風吹窓月到榻說兩句平常話富貴種
易栽花客相遇酒酒港茶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古風

十一

春暮復禮小飲感筆

六尺名韉一條利鎖牽得人世奔忙蝸牛角底爭短更論
長且喜天寬海闊儘容我白首伴狂閒想起孫曹楚漢無
故開一場這幾個先生與兵結怨多少災殃到而今影
兒落在何方況是日斜春暮憑紅友引到醺醺說甚麼
鹿蝴蝶一枕而義皇右調滿庭芳

偶書

愁到黃昏悶到清曉只爭誰多誰少事皆前定焦勞空自
老解如倚頓陶朱免不得埋骨荒草那堪人閑一會兒轉

眼不見了 看世富反獲強弱強小大大小又何必抵
死奔擾 幸遇盛友高朋聆清話真個是好暗算來加
減乘除服殺天公巧 右調蕭庭芳

劉聘君全集

卷十 詩風

十一

五言絕

會城開周思極道七駕懷四絕

此夕屋梁月孤鴻聲復哀傷心難自寐寧得夢魂來
同渡章江水春來我獨歸中宵泣把臂淚濕夢邊衣
經過江山舊相歡事已非君魂應識路隨我好同歸
掛壁琴猶在題詩墨未乾別來曾幾日遂作古今看

塘巖詠景 五首

大士顯實相為世說寂滅離實而求寂如捉水中月
茲非渭水濱而子釣其上脉脉自經綸且得免風浪
劉聘君全集 卷十 詩風 廿三

爾亦愛爾兒跳梁終不忤等語李將軍莫射崖頭虎
窮幽到空岩仙人採藥去已覺洞虛玄寧有玄處
誰決黃塘水清流過岩隙王乳浮清觴獨恨日之夕
忘言巖訪僧

結屋依岩次開扉傍松竹送客不下山疎燈獨自宿

立言律

登岱

地俯中原隘天高泰岱雄深崖磨漢碣古道掛秦松海峽
東西日雲閣遠近峰冷然欲飛動一鶴月明中

贈雪印上人 四首

散步出江上孤菴掛江端磬聲雲裡度僧影樹中看清興
舊不淺玄言此更歛榻從雪印借怪得暮春寒 其一

岸樹春欲盡山城柳未花來從獅子座聽演白牛卓林靜
雲初起情親日易斜豁然忘聖諦身世笑空華 其二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五言律

十四

精舍臨江閣分泉帶砌迴野孤閣法去馴鹿逐僧來貝葉
翻心印天花落講臺清言殊未足歸騎莫相催 其三

見說法無法寧須行處行從鍾閣自性過水得無生鶴舞
真為適僧吟倍自清早除 細微咸庭鳥向人鳴 其四

題閤侯鳳渚攀轅冊

天地文情在心知手重分爾為蒼水使吾自白鷗辟世路
悲尊酒離愁亂暮雲明當問來客何處過逢君

贈別王以忠丈人 十首

大別固有辨哉有未嘗見而未嘗別者有終日見終日

別者有別而不別者千古神交開卷如而斯未嘗見未
嘗別已白頭如新見而別也傾蓋如故別而亦見也可
別者形不別者心其予與中石丈人之謂乎雖然而已
別矣可無淚不可無詩

興來千里駕倒屣出山迎泉石予同病詩篇爾大名科頭
依日月竹杖見公卿朋好平生重因君城宦情 其二

五載家何在孤孫海上來相逢多盡哭問訊暫優杯內難
寧還未浮身死欲催便歸 亦得不受夜猿哀 其三

王燦樓前賦梁鴻廬下君死生奚不可歸去復何如計日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五

十五

浮炎海經時這故虛惡將越溪水還寄八行書 其三

此地無車馬嶺深高士遊王孫何事去江水不勝秋窮困
吾方慙漂零爾豈愁加食兒女態抽飯斷維舟 其四

芳華尋路青天江上舟貧偏饒簡冊賤自失王侯捫虱
如無世屑鄙別有謀去來不可詰那是念牀丘 其五

皓首有年別清樽千里歸含情江柳暗失路故人稀霜落
鴻聲苦月寒杵意微遙知松菊在誰判昨為非 其六

海內寧無士如君自幾人有樽連命酒無禍不愁貧再會

一日新詩可共論還家試借問故友半別零 其七

愛爾無拘檢一生任自然異鄉今白髮萬事付蒼天骨傲難為媚知稀祗自憐盡歸王子洞七日幾經年 其八

舉世方側目吾曹自盡簪禮非拘達士才果妬黃金別酒

孤亭莫離歌柳岸深贈君無美玉明月掛疎林 其九

欲賦江淹別其如宋玉愁各天分知已八月一簪丹往事

看春夢各人惜壯遊是翁還墨錄未擬解征裘 其十

睡起

柴門無俗事得酒即高歌命自黃金妬眠偏白日多瘦疑

添傲骨病欲長垂羅春去餘青草休教車馬過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五言律

十六

夏日集黃盤離長陽閣呈徐殷夫

閣俯西南峽乾坤一鏡浮帆移山影動客醉樹陰流酒怪

揚雲戴榻翻徐孺留平生偏意氣於爾獨相求

瑞虹別郭賚臣有序

辛卯六月予與郭賚臣周思樞訪道蘭陰歸買小舟玉

山浮溪而下掛席為帆揭竹為櫓夜卧膝相銜盡坐不

能進頭灑然置芥於坳堂之水意甚適也既抵瑞虹予

與思樞入楚登臣易舟還家詩以別之

激水來時路連天到日秋小舟浮李郭新句豈曹劉吾道

東南重江湖日夜流俱為千里客送爾亂鄉愁

贈別吳懷溪父母內召 四首

予讀太史公所稱循良率多惻惻迂滯不甚快愉人意

程其功能似反吾出酷吏者下彼猶能摧挫強勢厭賞

衆憤也嗟乎吏之於民撫之耶勝之耶勝之於此奸隙

萌起於彼此撫之者之所以為勝也然則治之道循良

已乎嘗讀孔子稱使民無訟初莫達其所以使之者及

適衡而言富言教乃知聖人所以使民無訟意在斯哉

天民猶水酷吏障之者也循吏順之者也循吏導之使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五言律

十七

入於海者也夫制其產以厚其生立之教使自得其本

性斯亦治民者之術也是以奸無自起焉用權之彼撫

之者近矣猶為惠王之盡心也會氏之言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故儒者之治民之道也吳侯治安福五年

不為赫之之泰而脉之思所以厚其生而引之於善蓋

循吏而進於儒者之久之政通人和其露降其解署者

政四焉按晉書稱其露仁澤也尊賢容衆則降政蓋

老圃所具侯有之詩曰惟嚙有之是以似之其此之謂

歟於是侯以微行余辱侯下吏有曰侯不可以無言焉

別之以詩

策策推高第，領城得上游。循良漢吏治，繩尺宋源流。種樹

看山晚，行田喜麥秋。微書天上急，翻遣故人愁。其一

萬家歌何暮，知是范安成。雨逐車來霽，霜仍鬢上生。五年

憂菜色，此日罷郊行。處々井棠在，聊為父老情。其二

舊花深瑞露，天地豈無情。寧少鷹鷂志，那為炫赫名。牛刀

今小已，馳馬定長城。不選一錢去，歸舟泛月輕。其三

即分萬里袂，且復共君船。客散江亭上，帆飛夕照前。衡茅

時見過，荆席幾曾連。從此難期會，橫關任歲年。其四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五言律

十八

丙申八月十六夜玩月岳陽樓懷舊二首

森々空無極，翻陽未足云。鴈隨雲共遠，天與水平分。三徑

窮交散，一官白髮紛。行將歸去賦，剗却北山文。其一

地敞三湘盡，天高萬里秋。波搖山欲動，帆度客生愁。聞月

頻呼酒，看雲獨倚樓。故人憶我未，何日復同遊。其二

和劉淑德元日詩

景物催人急，閒過歲華幻。身無定處春，色滿天涯骨。到

窮偏傲錢，因少更奢年。來知此味難，向俗相誇

黃塘巖道中

不可到烟霧鎖青苔，小徑沿山曲急流。避石迴簷

驚語遠，鹿跡並香來。莫是天台路，劉郎此再開。

遊雪都羅田巖巖有周元公岳武穆墨蹟

旅鸞誰不愛，我輩獨相尋。仙吹穿雲遠，僧廚傍石深。圖書

千古秘，宗社百年心。無限高山意，寒烟起夕陰。

歸自雪都泛月

遊巖素無盡，沉吟倏夕暉。酒斟江上月，雲濕醉中衣。一

千山度孤舟，獨鳥飛歸期。那可問，且自惜芳菲。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五言律

十九

六言

夜宿法雨巖 二首

風度輕聲竹裏客來火吹巖頭復復一生自適有杯熟事俱休

夾路長松鬱鬱遠巖流水沄沄薄暮開窓呼月清宵抱石

眠雲

零都道中 二首

桃花過雨紅濕柳帶風輕飛日晏巖僧未起雲迷山客

忘歸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六言

二十

乘風雪下春日倚杖江干夕陽流水津頭漁父天台洞口

劉即

劉聘君全集卷之十一

詩

七言絕

丙申中秋至大荆驛兼懷舊遊及諸弟 四首

中秋月到洞庭湖此景人間更有無北望長安天際外浮雲飛盡一輪孤 其一

故園此夜尊前月來向郵亭照酒壚試問舊游相對飲有人曾散伐木無 其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七 七言絕

一

天涯萍浪不成眠憶弟清宵月正懸莫道陰雲輕遮護人生能得幾回圓 其三

萬里米輪絕楚氛非關衡嶽獨開雲岳陽樓上明月城却清光應幾分 其四

壽張雲臺公祖老夫人八十 四首

玉蕊瓊花字妍當筵得句占僕先僕來獨在三千後聞謁南山第一篇 其一

自是欲歸未得歸望雲無計報春暉懸知慈母臨行線遙為仙郎製舞衣 其二

絲袖卻，喜氣多憂民其奈髮毛猶倚閑廬問年來事聽
得漁陽麥秀歌 其二

為君裝放錦江魚直到錢塘水竹君報與青鸞傳阿母朝
來天上下微書 其四

題時泉冊 二首

雲裏飛泉百折迴郊原千畝一時開只知山下原泉出不
問原泉何處來

不信七何別有鄉人間道路已茫問誰曾到龍谿上且
學宣尼看呂梁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絕

慶潘父母大老夫人六衰時癸卯元日也 四首

春入新年轉物華蟠桃紅色映流霞丁寧收拾杯前核種
作清郎一縣花

華髮乾坤六十春青鸞忽動鏡中塵正當雙鳥朝天日又
是仙郎上壽辰

西望瑤池入遠天郎官星與婺星懸滿城烟水弦歌發響
入行雲到舞筵

斑斕錦繡雜難編還此日琴堂敲書筵雲液滿斟祝大母幾
看南海化桑田

瞻菴池上親蓮 二首

池亭四月小車來拔得蓮根取次栽葉正滿時儂欲去不
知花向阿誰開

不知花向阿誰開客散滿水一隈惟有東風痴愛在
閒能伴主翁來

觀梁燕哺雛

雙燕于遠相將捕取青蠅上畫梁秋社不知能幾日去
來猶自為兒忙

石城洞景 六首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絕

河漢江淮四瀆開爾偏尋入暗中來憑誰指示出頭路港
既功成亦幸哉右潘度流石

燒得人心死不回火坑日利名催仙家雪嶽寒如鐵能
使涼生六月盃右凝乳堆雪

雲作城門石作城城頭雉堞更分一避秦人與秦俱往紅
日西飛暮靄輕右石城暮靄

亦謂孤高不可居暗沙堤上自如已拚寒影辭沈水其
奈襟題點素書右玉塔寒雲

一治無邊造化功有時能鑄石為鍾仙家猶自難忘世所

幾人聞事盡歸君此鍾清韻

小閣清涼曉紅蓮不潔汚泥也自憐陸地芙蓉開滿洞亦

久將說與西門君淨土龍蓮

中秋永諧友情酒就醉吟餘情三首

明月漸殘無處有圓光今已過江湖直須享用樽前醉莫

更相將說到無

中秋月小歌洽樓滿座高朋總藉非凡樂孟孟都是月而

將說與君雲頭

天如秋水月如銀十二闌干處山明誰謂清光原自好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四

防微需會然生

七言律

秋興八首

露冷秋聲入暮林井梧疎雨夜蕭森寒潭影落長天碧寒

雁風淒涼日陰朱王賦殘三楚恨鴻雁空於百年心邊城

互北愁雲鎖明月關山處一砧其一

荒苔曲徑逐江斜暮秋黃冠自歲華紅葉滿庭長伏枕古

天連海任浮槎愁多短髮羞朝鏡秋晚孤城聽暮笳其二

芙蓉堪寂寞涼雲慘澹正開花其二

古樹棲鴉帶夕暉荒臺涼露草薶薶離離遠殘菊迎人發紫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五

底寒榮接地飛短屨長憐身作客孤琴拚與世相違山間

莫道無供給啄黍黃雞入筋肥其三

銷盡年華七日暮寒山無語使人悲懷新陵墓埋衰草晉

代風流憶舊時元鶴擣霜秋氣平傍門收釣晚烟遲欲乘

孤筏浮天外兒女牽衣滯所思其四

西風吹雨度青山陌上千家香靄間花開豈欲暮暮

門客去盡常聞高歌白石憐長夜閒坐清流照病顏寥落

衡茅誰是伴汀沙鷗鷺自成班其五

一鳥獨鳴南陌頭傍村古屋鎖高秋花間得酒堪乘興老

去吟詩半是愁遠樹含烟迷過客拍天白浪引輕鷗君思
見說寬如海猶有人居瘴霧州 其六

十年賦就竟何功王佩朱旗入夢中孤劍青霄寒北斗三
遠羌笛怨秋風蘆花飛作千岩白楓葉能然萬壑紅茅舍
正憐村酒熟隔籬咄咄喚隣翁 其七

蒼石逕入逶迤數畝荒田近古陂泉靜禪心雲出寺松
搖鶴夢月明枝多情惟有藥能伴乘興還誰舟可移微賦
離騷聲嗚咽洞庭秋水四天垂 其八

書倪令公瓦道篇

劉聘君全集

卷一十七言律

六

楚氣白日暗閨河伐木翻憐采計過世路漸非前度陰米
山寒憶舊時多十年滯宦公無負三代斯民此有歌往古
淒涼那可問近來懷抱更如何

別余曉山公祖二首 有序

余曉翁之為吉州也持綱授領不事瑣細士民吏共安
悅之天子嘉其治行擢憲閣中不肖元越居田間無復
比數於世而君侯忘勢下交亟相推引於其行也曷能
已已賦此為別

其奈余情不可留曾於傾蓋即相求為即已負清時望作

魏偏承帝寵優坐映雲飛三輔兩環江春入八川流無補
醉裏孤帆引忍見紅亭別淚秋 其一

征蓋騰、萬里悠那堪送別更新秋仙翁紫氣函關滿交
老深情驚水愁五載清風吹九縣一天寒月載孤舟滿庭
良吏推公子悵望空江獨倚樓 其二

贈別閻鳳策父母 四首

三十專城花滿春相看行色黯章濱雲中雙鶴君仙令
裡千山我故人此日與情紛涕淚當年宦蹟任風塵蕭瑟
短褐居然在折罷垂楊意轉親 其一

劉聘君全集

卷一十七言律

七

射策明光憶昔年分符誰識使君賢田間草騎時相問臺
上孤琴祇自憐畫省無媒博翮上中山盈笈盛名偏冠
未許須臾借失岸黃童拂去船 其二

暗風吹雨過城隍其那紅亭醉醒餘村谷不逢公府吏衙
茅時有使君書澄江一道清堪似美政聯翩錦弗如誰道
漢人偏長者于門早令可容車 其三

雲擁微車上帝都小陰父老滿長途從前萼葉今虛塞此
後神明更有無窮各百年遺愛在青天千軍一旆孤舟醉
終夜燕歌發元鶴聲高不可呼 其四

登桓山觀石柳

三年伐石爾為柳一樹其如夫子何
永夜吟砧半兔風
林蕭瑟亂藤蘿孤山自抱黃河壯清論
猶存白骨磨司馬
亦知不朽事身名今日傍誰多

題瞻菴十景為魯原徐師賦

歷盡霜華幾歲年能將黛色散湖天
雲生萬壑藤蘿古
滿千山雨露偏老幹尚疑芬御氣森枝
渾欲積祥烟大
未借秦名色如此孤高應自憐
右古栢

啼痕無那夜烏何一榻空林蔓薜蘿
松瀉寒濤山雨暗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八

鳴石溜猿猴多傷心最是看春草
閑道何當更夢我
王郎應叱馭樹聲猶向夢中過
右咫尺風機

飛泉巖伴瀉銀河庭樹依野思多日
落寒光侵短袖
空佳氣靜垂蘿片雲濃淡浮藥壺
乳溜潺湲錯玉珂
聞道同心多遠興青山何處不高歌
右巖泉

一澗縈迴山勢曲千峰攢繞草堂開
詔源王岐真能倒
柱狂瀾盡欲回無那臨流吟伐木
有時漱石獨浮杯
悲公于擊楫還應濟世才
右陽峽倒流

遠心家半此淹留不盡悲歎獨倚樓
車騎時衝南北
露花

風遙送往來舟亦知靜躁非真性
忍向塵氛問曰頭
隱几豁然迷去住向人疑是一鷗浮
右人境舟車

湖中秋水碧於玉湖上秋雲白似銀
影涵疎樹山花潤
天靜輕綃月色清
水可浮舟剛一葉
酒從省劍定千巡
西湖風景饒如許才人蘭陰別自春
右碧練湖

何處王孫未得歸郊原四望正芳菲
雨中細草綠堪染
花際遊蜂亂劇飛
興到但知雙草屐
倦來贏得一漁磯
行春肯惜尊前醉轉眼蒼雲又白衣
右綠野

朱欄高閣傍雲飛
極浦層巒敞四圍
萬里征鴻霞外度千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九

秋溟海望中微
毫揮對客尊能倒
簾捲孤吟席每移
不為壯心銷
欲盡振衣天地徇
星輝
右一環樓

月晶柴門向晚開
醉携客上最高臺
湖山倒影清千尺
江海遙臨水一杯
境靜絕看摩詰畫
賦成真羨子雲才
砧聲何處人初定
露滿松梢獨鶴回
右玩月臺

曉起行黎破紫烟
海門晴色散朝川
虛疑世界金輝滿
却怪孤峯寶氣偏
龍劍寒侵牛斗近
賢名高並紫光聯
素心不與浮雲盡
赤日長懸萬古天
右紫雲金光

題偃曝亭

老夫睡穩朝慵起散髮霜園晝閑門設禮恐非因我輩曝
書常得向東軒窮途阮籍狂無賴多病虞卿道自尊世路
晚年諳欲適但堪長卧不堪言

贈別陳君立遶南雍有序

梅和君翩翩然清品也既居博士弟子間習其業不售
去遊大學計以自見濱行余偕趙子敬菴別於烏溪之
上玩芙蓉以臨沅浮羽觴而澄月酒三行梅和君向予
而歎也曰始余與兩君同學謂青雲可携手致乃今獨
懷璧而別也乎余曰夫璧一耳售之璧弗售亦璧璧不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

增損也况乃卒業南雍將廣交天下士見聞日益遠大
璧當終售矣君亦試觀池上芙蓉哉衆芳爭春歛華不
吐秋容黯淡獨映寒流物固各適其時矣梅和君聽余
言已解顏酌容余乃臨池賦詩敬菴于拊石而和之謂
余當作序為書其若簡如此

行歌伐木獨相求皆遲蒼引洞幽倚劍共驚秋色晚紅
帆忽伴夕陽愁天連宮殿山河壯水下淮揚日夜流從此
故人千里外江雲烟樹兩悠悠

贈別錢廬陵內召三首有序

蓋予得交錢使君凡三變焉其始也以意氣相許其中
也以學相證而其終也忘言哉以心證已即是而慨使
君之學其進也亦復如之使君之治廬陵也廬陵治其
進而弼乎郡長吏也則又治善刀而藏之不露才而才

名藉甚蓋學之緒見矣未幾以被命行人謂使君之
知不佞殊深不可無言然不佞業稱忘言矣即在廬陵
或間歲不裁尺一而心甚適乃今去廬陵猶之在廬陵
也庸何言雖然有意乎忘言猶未忘忘言也君子可乎
不言不言可乎言是吾未嘗有言適於可也殆真志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者與雷之論無為無着不實不怒其寃也皆若是已誠
今日之別予不克於言而又不免於永言命之曰忘言
之言使君舟過陪京而謁耿先生也其亦以予言質之
紅亭古木對壺盃供帳城邊擁上才指顧白雲吳會出
蕭秋色大江來井棠應為神明護疏草縣知侍從裁焉水
仙舟從此遠忍觀田父送君回其一

大王詔下未夾開借寇人遊列騎烟堯水更逢湯旱急
昆陵初試額川才驪歌白日江頭黯別酒寒山帶上來此地
曾飛王子馬留君不住倚徘徊其二

清秋起暮哀汀洲漠，雁飛迴風塵盟好自年意湖

夢昔此夜怀天上，微書諸子盡時石樓徐使君同被召命夢中眉

事故人來勸門還憶劉公幹贈我牢忘錦字裁

醉王丈人忠初度見贈

春盡高樓萬壑晴映塔草色入杯清野雲白掠青山動海

日紅驕似履明賴有文章公等在怪來劍氣斗還橫送時

客鑒疎狂甚婚嫁何關尤向平

贈別王虹虛茂才

一寒范叔氣能雄攜手欲飲國士風傲骨我知閑是計浮

劉聘者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名君看醉為空春從杖底行來盡路逐桃花水自通各向

尊前傷白首肯能尚憶少時同

送羅處司歸楚

無那春風倒綠樽離亭愁聽岸頭猿一言夢裏還養病百

里蕭條更遠村爾自扁舟歸故國誰能羸馬傍人門長安

桂玉腰仍折便著接羅未失尊

暮過元陽洞

桃花底事著飛泉遂有軒車破紫烟低隱雷霓江水闊高

驚風雨薛蘿懸蕭蕭石磴何年路六仙家筆幾天我自

看暮愁目暮誰從塵世問桑田

於蘭溪別王丈人以忠

柯山千載仙人去王子歸來洞亦奇潮海當年榜水別風

塵對爾夢猶疑可知幾劍干天象其奈孤燈是遠離此後

梅花誰便寄惱人一樹正垂

舟過赤壁

未去長江抱壁流扁舟一葉遠相求得魚剛上孤峯月暮

巖面看萬壑幽陶謝高才空有賦河山戰色可憐和劉氏

老將俱在落杯酒南天此壯遊

劉聘者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王應明北卻雪山見訪

寒樞寂寞書橫閣垂老行歌祇自寬夜雪頻能開客興平

寒真得盡君歡雅談四座清風起疏草當年白日寒聞道

昨書今汶上東山月色好誰看

陳大寧水亭次周思極韻兼呈王應明

水亭四面逐江迴雲氣氤氳浸古苔極目寒光盡地盡振

衣秋色楚天寒葉落看王質仍存柯酒到劉伶自引杯片石

松松皆勝概況逢晴日轉悠哉

次韻春鄒汝聖柱中

二首

溫語向雲
立室真能動問
無室其奈謬先陳三邊斥候秦秦國衣冠擁漢才繼

是草茅擒欲盡豈令驚馬故還回其一

雁落跡狂我輩人况堪霜雪翼邊新有年若可山中客三
聘多慚席上珍盛世唐唐今此跡心臣策許喬為倫一官
使爾婆娑在合得柴桑老葛巾其二

別鄧初菴

三首
有引

始予與初菴卿君相視目成傾蓋定交今十餘年天倚
王侍深斷金誼厚君嘗雨及單門予亦數過大宅或並

別諸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四

車而遊或對床而卧其所以相契者蓋飄飄在世俗之
外天詔卷今謁選銓曹分政果府昔也教洽今也離索
廟廟園丘截然而雨矧夫金天清凄港露宵流寒厲叫
霜暮蟬抱葉撫時追遠能不令人黯然魂銷者哉情見
乎詞當折一枰

瀟水孤帆萬里悠遠君况復暈清秋長安日近懷人遠
府春深野鶴愁怨別翻令惜錦繡遺才無那去林丘誰堪
寥落江天晚卧對寒松怕倚樓其一

杜策楊來謁漢君霜臺虛席政初分海門風急應揮翻胡

應天高欲別後乾坤各自首愁來江漢有歸雲
故舊憐相此日楊雄羅論文其二

不將檇散與明時歲計空江把釣絲冠微十年吾落魄
裁五柳食以重琴尊向月剛情話後院吟秋又別離寺謝
故人匡聖主深山叢桂不堪思其三

贈江公受金陵行

有序

江子宏父將之金陵其友人劉子送之曰子行矣金陵
天下大壘治豪雋之所萃也產其心以求天下之善將
德日崇夫海下而受百川陵亢而卻衆水願吾子擇之

別諸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五

詩書何德號人師懶卧柴門出幾遲懷壁獨行分秋日間
奇相過定交時金陵千里征袍冷彭蠡三秋別鴈悲窮骨
慣來忘歲晚幾回籬月費相思

癸巳舟中同羅公席度歲新陽

寥落柴門散舊遊不堪回首憶滄洲于家烟火爭除歲萬
里風波一繫舟寒色漸於廬嶽盡春光欲傍楚江浮白
嗟氣成雙劍倚棹何須看斗牛

於都城別王中石

江上別君若老矣燕臺何意遠相逢去來總在浮雲裏止

死都拚客夢中詩草遙收海氣壯心轉與歲年雄銷魂
欲擬江淹賦對爾終慚淚痕紅

奉使督藥物吳楚施諸路夜半過中山呈彭定州

嚴寒使節向中原極北關山古道懸柳傷征驛高日月塵
隨去馬散雲烟不才空自慚三辟納約其如隔九天獨喜
至尊頒藥物小臣那敢重流連

甲午除夕小飲黃安公署

同耿克明謝其華徐思中蕭成九諸友

垂老交情是官情衝寒卓馬又風塵酒杯綠動春初入鍾

漏聲誰歲欲新無那幾回今夕醉何來換盡少年身明朝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六

惜別河橋柳細雨滿獨慘神

登小江閣上

逶迤苔徑入蒼苔溪上寒松抱小堂和合水雲澄色相倒

閣樓閣在浮光池蛙向夜聲逾急花月侵簾夢亦香兩崖

桃紅難自秘天台近日到劉郎

贈別周達菴寅丈奉使護陳相公喪入蜀便歸渭南

益州使者發明光昨夜天邊星宿忙杯外垂楊相次綠兩

中連鴈忽分翔雲愁玉墨君臣重氣逼函關道路長黃鳥

變春欲盡可能無意憶劉郎

僧鄒宮洗汝光朱笈才長倚遊黃塘泉

愛山窮入紫茸岑野迥荒不可尋松半藤枯青蘚垂岩

頭鹿老白雲深聞奇轍酒還誰過乘興移舟見客心最喜

陸機能作賦政閒時一狎我禽

誰劈玲瓏白石岑岩峽百折窗難尋天門日散千峯島洞

口雲流萬壑深翠壁清池當客席古松寒月淨禪心照岵

不盡登臨興還向黃塘看水禽

登虔州望江樓

孤舟烟雨泊江干春暮登樓更倚闌章貢飛流盈外合東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七

南秀色畫中看憑高日斷長空盡把劍風生萬井寒空北

浮雲何日散不堪時事轉艱難

遊通天巖

問是仙家第幾天鴻蒙一竅自何年僧房半竅空岩出洪

相翻從峭壁懸翠巖春深潭紫氣枕溪路盡見桑田怪從

人代遊蓬島出鳥驚飛破碧煙

遊獅子崖

手扶藜杖入雲來斷石層巒鳥道迴書聲疎磴寒藏樹空

山中春欲暮時聞黃鳥重徘徊其一

萬山春日萬谷風覽勝令人興不窮丈六金身高翠壁人
千法界隱鴻蒙松葉元鶴深見月照蒼崖色空石榻
清宵魂夢冷抱雲歸到故園中其二

歸自虔回尹和遊石城洞

杖履千崖已倦遊西歸仍卧石城幽
孟前細草鮮塔盡雨後殘花亂欲流
鶯識鳥來當戶語新分泉到遠林秋
野僧笑向山人問何事春心又遠求

題螺驚懷清冊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七言律

十八

亭名飾簾激於彈者簾蓋不飾語也世謂彈章無訾詞
諛墓無疵語此豈足為定評定評乃在吾獨知耳昔不
肖從魯源徐先生遊彈者指先生娶部民艾女先生顧
不肖曰曩老母缺役令人為買一赤脚婢可五十餘歲
予所親見者那得名艾妻耶不肖拱而對云五十曰艾
彼亦有所據先生為之絕倒夫飾簾之名聊以戲彈者
爾豈其尚亦有不平之心也乎哉為賦一詩問之

尚憶廬陵為宰日衙如禪室有懸魚人方射影休原費我
自埋名好著書塵世惟黃那可問龍沙消息近何如

會得逍遙缺千古碑銘一段虛

遊清風觀

前度劉郎語舊途桃花千樹隱都飛霞天馬橫金勒紫
瓦愁猿敲畫圖天馬愁猿俱山名紫氣東來浮恍惚青鸞西去入
虛無蓬萊咫尺人難信悵望清宵月影孤

遊永新石廊洞

參差危磴倚蒼苔山半仙橋一縷迴人似猿猴翻石壁三
閨日月自樓臺尚遺宋碣題痕在却憶劉郎前度來指點
千年成感慨數峰寒色對猶盃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七言律

十九

柳田道中

孤帆落日夜烏啼一片荒碑古渡西流水暗推人世盡桃
花欲指路頭迷天空氣爽諸峰出沙白風清數雁低只尺
青霄雲霧裡更從何處覓丹梯

借劉明之賀觀國彭德中趙成元小飲梅田洞

誰將車馬破蒼苔欲訪仙人道路長
洞有客情留石柳山開主賓入天光
雙童譁處雲常護七日棋殘草自香
試向巖頭明月問可曾前度記劉郎
其一
窮雲石柱倚長空氣壓群山迥不同
客到兒童爭問姓醉

來詩賦各稱雄諸天只在塵寰內半日真遊二岳中悔去
移家長此處于今已見白頭翁 其二

壬寅夏復遊清泉庵

僧房三坐笑葉暑僧自不聞景自幽地轉無止為梵界天
迴盛憂作高秋幾家茅屋隔溪水一通清泉出石頭閣下
未須傷往事即看東日又西流

壽王塘翁八十

初上異學正賢喧八十登壇道自尊不為後車辭舊隱却
將陶怡答新思狂瀾百尺皆回向九邑諸生半在門遙引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

聖業酬人老何妨十日詳平原

修坦家陂昂調諸君携酒野集歸而有作

老去初不自憐殘陽猶復戀桑田曾聞入夜爭餘激烈
秋乘秋障百川千頃澄陂分細水八家三歲歌豐年近來
溝洫何人問盡說催租縣吏賢

壽省所宗姪六十

聲折漸魯國儒垂楊溪上老頭願藏書閣有青藜氣敲
句春生綠酒壚題柱未駘龍自卧過府廡得風為難慚余
六十成何事借問君今耳順無

復禮別周默菴歸廬陵

周性好擇地焚香先日
香銷舊什感而有作

室必勞心是達人繞看離別即傷神爐烟初斷猶遺燼箕
空存不動塵伏櫪未忘千里志行歌贏得一身貧漁郎
香記桃源路一棹花銷一度春

贈別江鍾岷歸九江鍾岷以廬生乞休者

豈得空山有少微設勞重齒數柴扉人當東郭驕餘祭誰
自中年乞布衣二月一舟孤客去九江千里獨身歸不嫌
廬陵無奇語乘興還來共釣磯

廣信通中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一

高朋何地不相携此日扁舟又越溪一水周回迷出入奇
峰隱見失東西江聲是處聞春杵鳥道臨深鑿石梯遙想
蘭陰風月勝幾番吟望暮雲低

夏日於瞻菴鄭文川諸子携酒見過即席賦謝

別離已是十年強舉指驚看海印光載酒漫尋楊子宅壯
遊真入鄧公卿風和點瑟春無限日與回言夏正長再到
天台衰甚矣桃花寧復識劉郎

歸自蘭陰用郭有開韻

紅亭樽酒向京開仙侶同舟亦快哉總為問奇沿澗水來

閣林藥到天台聖人往矣吾誰適狂簡歸歟且自裁幾度
攬衣興視夜晨星落、獨徘徊

復古重新志喜寄呈鄒侍御 二首

法堂茂草白雲屯其那紛、異學喧重上樓臺松已老半
凋檀樹杏猶存從來知禮鄒人子自昔中庸孔氏孫慨
九原桓司馬宮牆千古道愈尊 其一

勞、終歲欲何為幾度山齊折露葵秦火已空周典籍楚
氛未失漢威儀焉知抗疏天無意要使傳經地不移試問
鄒君門下士人間底事重宣尼 其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一

送北學憲之貴州 三首

微書一道出明光天子深心在夜郎金馬先聲十氣象青
鸞書望肅冰霜有年文物誰當任一路風寒爾獨忙聞說

題方新作郡從今初見漢冠裳 其一

庭訓淵源有自來少年翰苑已論才屬官總是文章伯持

憲無分內外臺馬度輝輝風氣冷風高蟬滿鴈情哀叮嚀

盛漢蓮坪學不負樽前數舉杯 其二

人生浪迹總浮萍雲鎖東山散德星我自哀齡頭盡白君

逢盛世眼能青嶺鄉烟靜春生色絳帳風清夜聞經揮玉

幸遠倍惆悵驪歌四面不堪聽 其三

題朱母謝氏貞壽冊

蕭條窓戶鎖青靈獨挑殘燈夢乍回謝氏雪庭詩句冷未
門霜月杵聲哀自含保赤經年淚非博懷清百尺臺兩字
題堂存趙壁曾元今盡出群才

丙午三月再遊黃龍菴 題前度在乙未四月

曾訪黃龍鬣乍斑白頭今復叩禪關遠峯隱露俄凌出群
鳥翻空忽獨還手摘新茶來澗底厨分活水自雲間未須

半日逢僧話終說弄山意已閒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三

奔族弟婦貞母楊氏六十

嘗撰次宗乘下上數百年間我南漢之以行誼著聞者
往、而是獨貞婦不少概見家弟遇紹之妻楊氏二十

而夫亡老姑雅兒相依為命家貧四壁蓬蒿時逢春雨

秋風淒涼千態即金石易為渝也楊婦完其節於艱危

臨苦之中而人不聞於其內外兄弟之言此豈不尤難

於他婦人之以節名者哉先是 楊令侯洪園公表其

閨曰貞節而周以栗帛時楊方五十也今再、登六藝

矣於法當得旌帳力不能揚之爰手削一冊為丐言於

一語有道君子而題其者簡曰劉門孤物因賦一律以為
引玉之端

殘古屋一身貧處掩凄風四十春
孟母遷來門似水共
妻老去髮如銀
舊家孤燕憫同病
蒙鏡青鸞不動塵
我亦
丈夫能識字
算情慚愧鐵心人

丁未除夕携諸弟姓登煥文閣小飲

凌空高閣勢能飛
臨眺何須數落暉
爆竹燒驚稚子遠
山凝望入希微
隔村樹裏行人度
流水聲中倦鳥歸
載酒
未妨頻問字
莫教典却暮春衣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四

二月四日大雪

春風飛雪點江湖
此日那須問有無
遍地瓊林成總蘆
迷
天王屑富
皇都卑階盡進銀
青秩小盞紛圍太極圖
蒼
美似開
明主意不令瑞使下追呼

送錢簿君轉餉行

一官清冷泛星河
治粟于今兩度過
燕掠牙樁帆影動
魚
故春浪晚風和
國儲正倚千艘發
民瘼其如數月柯
到
司農應問俗
人間餘粟恐無多

江宏受尊公榮到時宏受告春歸里

遙望前星光北極
懸知
恩命出燕臺
指揮合殿鴻臚唱
爵秩馳封
風日裁馴鹿
有情能伴老飛熊
無意更掄才
仙郎上奏陳情表
乞得斑斕進壽杯

壽劉母逸菴孺人八十

往余與逸菴公談學相得歡甚
嗣又得文令于堵冲菴
稱世契矣
於孺人之壽八春也
祝以詩

寶婺光懸八十春
梅花點綠戲芳辰
剡卽鏡破塵如舊
結
射丹成歲正新
變盡桑田知閱世
倒翻銀海敬隨人
禪心
時得從公子
聊以微吟頌采蘋

七言律

二十五

劉聘君全集卷之十二

書

吉安劉元卿調甫氏著

門人三楚洪雲蒸編輯

書忠愍公事蹟冊

忠也者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不有此不容已之至情故忠於親曰孝忠於兄弟曰友忠於夫婦曰義曰順忠於朋友曰信無之而非忠也者匪獨君也臣之於君既已委質有失而弗諫其心必有惻然而不安者有難而棄之其心必又有惻然而不安者是不安者所謂受天地之中

劉聘君全集

卷之十二

一

以生也吾受此以生而吾完之吾死焉生也何也憐於其所以生者也即不得憐其心吾生焉死也何也不憐於其所以生者也古之君子蹈白刃不顧如此而已矣彼以爲名焉而赴之忠市也抑不以爲名而東於教法強心從之忠役也役焉者真赴而昧機市焉者擇事以處名雖至於激天下之禍弗以爲悔國安用此爲也甚者名所必存則朝搢鳳德譽所不出則里著蠅營此其於市也又壘衛私之也吁極矣而皆起於貪能明夫忠之所以生也者苟明於忠之所以生也者則回視其所爲又將有惻然而不安

者矣甚矣人之貴知道也吾邑劉兩谿公之忠振耀天下予弗具論間讀其年譜事蹟乃知所爲無之而非忠也者公有之也彼其於十事陳之若曰是不容已於言者言之爾毋謂市名即未始以爲奇節強心徇之斯古所謂純臣者哉文成之言曰忠義變而爲氣節氣節變而爲客氣其有激於時之言歟斯又忠臣之忠臣也公之孫子龍以冊示予予拜手書此於其後

書劉股冊

卷數十年中我安成以劉股開有司籍甚乃予獨喜談蔡

劉聘君全集

卷之十二

二

孝婦及王君事云劉股之說先哲多言之韓昌黎以爲可腰於市則過矣王臨川引歎相食語而嘗其貽親於不義殆近之至我大祖高皇帝直著爲令禁天下勿有劉股者夫一聖二賢豈遂惡天下之爲子孝者哉蓋其心亦厚於仁者與王臨川云立身之謂道修道之謂孝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君子固以下堂儉足爲戒獨奈何毀肢體啗其親彼陳藏器之言率天下之人而禍爲孝者雖火其書令無傳焉可也且今之劉股者豈盡誠愛其親者乎劉無幾何求旋於有司有司辨傷而米肉之又無幾何持冊而乞

於士大夫矣此所謂殘肢體而為名高者非耶夫誠愛
親故則失其小體以養其大體即不按中道其猶之可也
誠愛名故則成其小體復成其大體失之大者也孝婦曰
不知書自愛姑之心祭之又以死拒名其志益顯王君之
遜封爵於十七之年而當時曾無有知者迨族人達之而
名稍著則豈不賢於市名者遠甚王君元奎學於子成
以彰乃父之孝予故書之如此雖然以子揚父愈於自揚
顧判者亦自盡心耳無矜乎名之揚不揚也不有遺體在
爾者乎苟弗全而歸之是又割親之體者得而謂父母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書 三

書畫師冊

孝子耶得而謂大父母之肖子者耶揚親之孝其孝小以
身揚親之孝又其有大焉者斗光氏勉之

蓋吾於畫而得好惡之端焉夫畫筆肖形老者少者長者
婦者肥者瘠者凶猛者慈仁者惟其形肖之其中無定形
豈以能肖萬物使畫者貌小生而擬其老情老人而追其
少惡凶猛而潤之為慈仁當肥瘠而疑其將且衰瘠欲求
一肖不可能矣而奈之何人之用奸惡者之弗虛也一事
則先探其中心之不然一日善則私計其終身之必

蔡之號句以為智其不為畫工所笑者幾何哉夫畫之道
益本之化工為化工之賦形虎者虎之駟虞麒麟者駟虞
麒麟之人者人之不必乎駟虞麒麟之多而虎之少也不
必乎走飛草木之少而人之多也化工因物付物聖人以
物處物以物處物則無好惡於中而好惡因乎其人與事
其心虛也天地以虛成化聖人以虛成治夫畫工者因循
得天地聖人之虛之一端焉彼世之作奸惡者過矣其不
為畫工所笑幾何哉南康賴君汝遷氏善貌人無弗肖者
而予冊求予書予有感乎世之隘中者遂書其冊歸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書 四

書井棠遺愛冊後

蓋談漢循良吏者必稱龔黃龔黃云予考龔少卿之在渤
海無他奇政第嚴逐捕盜賊火盜賊亦皆罷今石巖龔侯
之令永新其西鄙奸民出沒比境為患勢漸不可禽制然
侯徐捕一二賊首致重辟亂乃自定其施設措置若稍異
於少卿之為然予以為少卿之治已亂利用惠若侯治將
亂利用威譬大川之防既決則不可逆遏從其性順導之
利決則塞其必破之穴勢將自息固不可得強齊也班固
空渤海之政惟述其平流功予於永新亦然少卿去渤海

拜水衡都尉史不載渤海之民所以思少卿者後去永新拜重衡即士民懷之味歌盈帙稱兩翼殆不至云後乃素况幸余為尹君學孔固余親鄧言示以并業遺愛冊爰拜手書附於其後

書路溪劉氏小會籍

吾鄉既有復禮歲會在路溪劉氏祠則又有月會乃劉氏諸君子復念切磋寡也更為小會月以初五二十五為期天鄉會以振衆也蓬、焉風乎人心可以興起然而坐堂於商求祠會以約衆族也墨、焉消其爭鬭可以維仁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五

而無當於淬砥惟小會則其人寡其情洽甲推之而人之勤急可得考鏡焉毛舉之而人之微累可得呈觀焉其於以治身不更詳哉會之日其施規勸者揚善之言則退焉長舉過之詞宜婉而簡其受規勸者聞揚善之言則退焉惕焉思其溢於言之中規失之言則愀乎慙乎經其言於言之外則兩盡矣雖然非其本也人之情始乎兢學乎懈非其實見於學之不容已其為之而不至於懈焉以程者鮮也夫人之所以同於禽獸者人心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道心也乃危微之機自昔談之聲也灌地所以取

此積薪樂寒所以贊天幾希在人匪學焉匪求助於友焉匪切砥於家庭之中以規過而實修焉微者不益敬而於於允哉思至是不容已之心油然而生矣會之費貴簡而不貴煩會之人貴同心而不貴濫其失會者有罰公行不過為衆所指目者有罰文過飾非不受規勸者有罰特注三章耳矣

書復禮月會籍

夫火有性乎得薪則明失薪則暗是以薪為性也人禽乎薰之善則善薰之惡則惡是以友為性也然則火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六

乎危木則燃麗水則不然是則火之性也為善則燦不至則不燦是則人之性也蓋火性燃而不必燃故治火者薪而傳火於無盡斯盡火之性已人性善而不必善故性者黨友而出仁於無窮斯盡已之性已夫友亦人之性也夫由心有之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可以不急乎善乎哉先生之言曰孔子之求七十子也甚於七十子之求孔子不佞辱諸友之謬相推許誠朝夕自懼惟恐失德以貽二三子羞則二三子其尚交儆乎而毋以不肖棄予庶幾予之薰二三子而善良也而二三子又以其薰我者而

自董子後以其兼之二三予者而兼二三子斯予所以急
急求會於諸子之意也若曰道在此而招二三子授之是
誣二三子亦自誣己是會也寧勤毋怠故聚以月月無忘
其所能也寧寡會毋久聚故會以終日取供會之便也其
進而留者或聽携米或取給書院不復煩值會者矣寧隘
毋泛故會以十人輪值一月五月不會有同門之會也十
月不會有大會也同門會則通同門矣大會則通同鄉矣
又其供會也寧淡毋侈故飯取脫粟飯取蔬準古洛中會
規也斯可以久矣昔者東廓先生申惜陰之約曰邇來精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七

進者寡因循者衆善怒屢還而自以為認真言動多苟而
自以為無傷于臣弟友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為無敗虧
知者不肯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費相率而
為善柔乎嗚呼東廓先生之時已有然者況在今日老茂
凋落學風日靡吾輩戒懼當復何如惟我二三同志挺立
物表高懸眼睛直破俗情曲友千古無不負一時良會嗟
乎予以二三子為薪而二三子復以予為火火之責則猶
易盡矣一二子其勉於為薪予將終賴焉以寄於不熄

書黃子柳川箋

邑北柳川黃君少游庠序間晚不得志又苦於衣食奔走
四方求一館不獲然其志猶然不挫屈也嗟乎世之嘆貧
者愈曰不復井田貧者之生無日矣予謂三代之井田今
不可復三代之人心則可復耳三代之人心厚是以雖有
貧者宗族周之鄉里親戚周之朋友又周之必不至重困
無意其時雖不井田未有如今日之貧困若此甚也今不
求人私其身匪無宗族為范六丈數人匪無親戚為晏平
仲與人匪無朋友為鮑叔牙幾人故予以為今日之人之
貧非不遇井田之世大都人心之不三代耳三代其心即
不井田猶能聊生末世其心即人給教詛而旱災侵之或
力不能操鋤鐮無益其饑寒也人以井田之不復為貧者
悲予以人心之不復為貧者悲井田未必可復人心則可
復與其悲不可復者孰若復其可復者之易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八

書箋贈劉執甫

為學如探海如攀天遊乎無窮本無所及也故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況自以為及及亦有及乎孔子學不厭黜其無
所及者而學故不厭也教不倦黜其無所及者而教故
不倦也伯夷及乎清下惠及乎和清和之外學則厭教則

倦矣服與倦皆不可已而已者不可已而已不仁者也惟
不能默識吾仁體之全是以有所及必有行不及學至於
無所及斯其及大矣彼探海而依嶼島窺天而自戶牖者
拘於見也故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則知至者也
親於海者也

書初門黃子冊

虞廷之教胄子也溫以療直柔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
以療簡醫藥具矣此變化氣質之真丹也學至此也乎吾
人本心原自寬裕溫柔原自發強剛毅原自齊莊中正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書

自文理密察是直而本溫也寬而本柔也剛而本無虐也
簡而本無傲也察乎此則吾能斟酌元氣自不至受病至
於療之其猶在第二看乎夫是元氣也孰不具是孰不完
成然而保養之者何鮮矣曰惟愛身者能之是故君子察
吾心之本通於天下萬世而以明：德於天下萬世等志
則所以愛吾身者不小而所以保吾元氣者益固元氣日
宣和氣日不獨斯之即和氣好之而療之亦易矣故曰求
之志以慎其術養之不學不應以窮其原驗之潛潛習氣
以印吾學其於通思過半矣初門黃子集遊學四方是以

醫為遊之資吾於其間言也因其所明以通之

書羅以良廬墓冊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解之者曰二三歲之間知孩笑
可提抱者云子以為赤子終離母腹載寢之地則無不啼
置之懷則已夫是一啼也即所謂不能離其親者也此之
謂明德此明德也從無聲無臭發端謂之至善從知離知
合顯驗謂之親民即赤子之心而大人之道備矣移於少
艾移於妻子移於事君失其赤子之心也終身之慕大舜
特從其啼者完之耳此之謂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不忍於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書

十

母腹之暫離也而忍離於三年之懷乎不忍離三年矣志
難於婦與仕乎故父母在而不遠遊克其不忍離之心以
事其生為庶其葬以永其思立其不忍離之心以事其死
皆天也不容已者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或曰舜
之慕然矣不告而娶移於妻子孰甚耶三十登庸存心天
下克崩執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慕君孰甚耶嗚呼夫！也
所謂達乎孝之原也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也夫孝豈
之而塞乎天地微矣哉孔子之徒相率而築室於塋蓋又
移其廬墓者於歸已此獨非犯乎不遠遊之禁然而為孝

寔大故曰赤子之一啼夫人之事備矣彼其煦、然不忍
忘君才不忍忘師又不忍一置其身於不義皆所以滿其心
忍離親之量爾而獨以其戀、於膝下之為者則所擇事
君不忠交友不信戰陣無勇諸云、者悉妄耶羅君以
氏以孝聞於里吾友汝光稱天之說贈之予以為知大天
而不可不知人故告之以大人之學

書示兒姪

一二從姪以小故閤牆于聞而心隱焉以謂仲兄曰異時
吾家時有內事率委之風水謂右山不遜左云云等盡心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十一

力斡旋其間今雍、如也忍見若曹復落此隙仲兄曰予
數日正憶前時處兄弟數事教之匪以自賢亦欲若曹知
我輩自處於厚非徒言教耳予婚時得奩金二百四十毫
以授家大人三年不敢請田租予婦亦不舉口及至析箸
始給田計租銀可百兩餘矣今若曹能之耶又析箸時伯
兄舊舉錢債家落實不能振家大人故厚之山林與之有
材者在宅與之完輯者居室與之新構者曰彼產落以是
益之爾尚能自輯不必探策也予唯、今若曹能之耶
予行之有本循之有則也予見伯兄家日落則心惻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十一

念家族者尚思周濟脫如兄弟中遂有不能忘者
豈晏然況吾有繼母矣令得一弟終當三分之何苦錄寸
計較吾惟有此心隱然在中故當見情重於財否則雖故
友讓之名能勉其什伯不能不見色於一二已又吾始好
夏氏見夏氏兄弟友愛心津津、慕效之婦翁亦時謂予曰
爾家故多不睦當力挽之大丈夫不能愛天下一家之中
尚自胡越為獲獨愛一妻孥爾耶自是日思和睦蓋由是
樣子隱、在心目間耳近觀若曹多自薄無相愛之心也
財得以勝之雖樣子在前終不能模倣也吾聞仲兄言
心惻然曰吾生平講學未有如此語之深切著明已繹而
思之教家之先於身也修身之先於誠意也運意之係於
親戚也胥倫矣所謂問一得三非歟因紀以示兒姪

題募修大橋簿首

憶兒時先君子嘗語予曰往歲穀值翔貴積數百金筒
之一夕、夢盜携筒去予曰茲金之為怪也吾當鉗鍾煨煉
之舉以付銀工功未半仇家圖賴之難作矣筒藏與所經
鉗鍾煨煉者悉盡乃止已而聞楚長沙有藏金者亦夢人
盜去其妻曰吾聞某所有橋圯盡往修之於是盡焚筒

金修圮橋至全為利吾每悔吾識之不若楚人妻也者夫錢泉也其性欲流則鍾鍛煉之為流也弗達矣難之無尤有以夫子聞而心惕焉蓋重慈先君子之悔當吾身不長物於其吾鄉之大橋忽毀於水即予欲效楚人之義而又苦貧之無藏其何以繼先君子之志趙子時卿曉二曰子獨不能使人一效楚人之義其為繼志也不蓋大乎首領之已而歲大饑予謂時社稷廢義之所不敢出時趙子之里无饑亦縮一神亦以質之邑大夫邑大夫投袂而起曰十一月徒奴咸宜二月與梁成惡謂梁惡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十一

且子獨不開興工作聚失業之為荒政乎方今穀值三二天洽於義又安知貧藏者之不為楚人也子勉行之矣二曰諾遂退而書之以告於義諸君子

書贈劉小兒醫

古之善治小兒科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人少則慕父母此赤子一生之脉也知好色則心父為之風邪有妻子則妻子為之風邪則功名為之風邪風邪一中其心則亦于病矣孟子視其脉理日微而病子入井不勝其怵惕惻隱之心故指點親之仁說

達之天下而引大孝如舜者為之標的使知先復其孝子之心以進於大人康誥曰如保赤子赤子則何將入井赤子之罪彼少艾妻子官爵亦赤子之非也孟子入井推弟守先王之道自以為有功於天下而後儒亦推其功不在禹下夫禹援天下之溺孟子引赤子於井而登諸仁之岬不假尺符而援萬世之溺斯善用其怵惕惻隱之心者雖謂之賢於禹可也吾故以為善治小兒科者莫如孟子永川劉醫攻幼科予告之以孟子之術善孟子之志越人者猶神也劉君得子官尚以告諸幼子弟與其為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十四

書壁自警

自樂編紀義門鄭氏九世同居以力田之故惟一年老長不農作其餘盡耕人多村實而鮮邪心至後有一人輩學弟子員族遂分矣由其有分別生歆羨也可見禮義之興寔忠信之薄乎

宋晉陽王球撰貽謀錄載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裴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爰詔旌表其門閭賜指余一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

村故廳事猶在則族人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
有事則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簾亦世相授受族長欲推有
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
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某氏力田無為士大夫者所
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蹤貴起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
令者況貴賤殊途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弟亦將變之
義者將為不義矣某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天
族勝於卡盛卡衰多矣

讀二書所紀風俗之厚乃賴有孝弟力田之人而其由厚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十五

之薄常始乎為子弟員與士大夫然則人之家何不幸有
子弟員又何不幸有士大夫是可懼已雖然此非所以語
士之仁者與士大夫之賢者乎家世故無衰鄭之義而謹
愿朴畧顯稱仁族會時風氣未開人文虛著故得至此頃
子弟稍一接踵於風而予復從田間起官深懼先世忠厚
之脉將從此日變則先世培植之澤將從此日斬故書此
置座右自警且以觀示諸衿佩子弟甚毋若鄭家秀才咸
勉自束修以培先德倘後之人追論風俗薄惡曰寔自吾
祖則而我異日泉下將抱無窮之愧矣省夫省夫

書景賜孝思冊

孟子以孝弟盡舜之遊世多以為姑就曹文語以淺近
云子殊以為不然夫中庸之理則至玄矣然其首稱天命
之性固即孩提不學不慮之知能也即此知能便是祭天
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之妙道又何其精奧耶舜之舉
也以為玄德升聞及考其薦舜之詞不過曰克諧以孝而
已夫舜以孝稱玄德克之諸臣稱舜之孝為玄德孰謂克
舜之道不盡於孝乎雖然亦有孝不足以盡道者則盡孝
者有至有不至故王祥終不能與舜同科而宗族稱孝不
免為士之次是則不可不求其故劉景賜予族子也業以
孝旌矣間向予問孝予告之以此景賜氏其更深求之苦
曰吾既已能孝則彼所謂置之塞天地薄之橫四海者抑
又何也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意蓋遠矣可以動
深思矣

書寶勅堂記後

智溪彭一齋先生之作寶勅堂也既成而自為記以屬後
之人使轉相告語其子若孫務為孝友謹和之行俾此
庶幾保于世七幾何而堂毀今若干年矣其嗣孫

器謀所以履之即其地掘屋仍取寶秘名今堂從先志也問述以語予予問勅安在亦已化為烏有嗟此豈可長存之物乎微獨寶勅考諸國紀若楊文惠之寶翰高斯鄭之寶謨夏文忠之璽恩嚴分宜之璽翰流輝如而類者非一而足率皆特典賜額錦軸焜耀夫豈特十倍於斯堂已哉然自今言之強半不能及數世或一升傳僅留其敗椽衰棟或竟化為禾黍荆榛或芟夷沒入無復有者其間所藏聖謨寶翰靈藏幾盡而況於斯堂歟又況於一即署之勅歟夫物有形者之廢興成敗相為循環其不足恃也

劉聘君全集

卷十

七

理固宜然蓋有足恃者而不繫乎此堂此勅之有無也嗟夫所謂足恃者先生固已言之後之子孫通登斯堂讀先生所自為記默然而悟其所可長存者於言語之外斯其為寶多矣而又何俟乎予言

書智溪家會錄

言一爾言於國易言於卿難而言於家尤難家人耳目所而事行習遠言之彼將責其近近言之彼將責其寔責之者未必盡徵於聲色而吾心之神若將索其責而其言自難以出諸口即出諸口亦若有不勝慚焉是故君子歎家

難雖教之難而所以贈吾教者難彭氏家會錄作於石屋先生其言近其指遠所謂本諸身以加乎家人者故至於今而尤誦其言思自束修惟恐有負於先生之教斯則先生所以將其教者誠別有在而不獨言說已也若夫彭淵此會而出其言不足以使人信且從旁而反唇訾之是豈盡家人之過毋亦所以本諸身者未足徵歟竊相與省之茲錄也先正之語在焉予小子何敢贊一詞第為諸君推原先生之言之所以世為法者不盡係於言亦歎諸君之求其所以將言者以為教家之本

劉聘君全集

卷十

十一

書三五先生文集後

先生之題吾汶藁也曰先集之傳罕病繁而責得其大者嘗與予論陽明先生文曰第觀按本塞源一書足以盡先生之全集矣予時耳之未深契也乃今而知先生之能得其大者蓋由識其大爾識其大則一言可盡也予觀先生詞語曰知如天禮如地合崇典卑天地之理得矣窮高極幽而不知其寔知之過者也蓋異於孔子之教又曰有違其性之生機有過其性之生機遏其生機賴之以垂育難矣故自私自利者害仁又曰根株花實血脉貫通二氏蓋

各一根株也謂有似者可謂同不可嗟夫斯數語謂不足以盡先生之全書耶其他雖不傳亦何少於先生邇時學士宗尚稍異於先輩大率窮高者病知自利者病仁根株一定花寒隨之証之先生之語如合符契故曰其他雖不傳亦何少於先生雖然魯論首學中庸揭天大學提明德孟軻氏先仁義諸云云者皆足以盡全經然世卒不以此廢全經蓋謂貴得其大者則可謂識大識小非文武之道又不可夫讀書者必如是而後謂之識其大也

書鄉約影冊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書

十九

萬歷癸巳十一月奉 邑大夫命舉鄉約於復禮書院故事當彰善於是約史劉龍等舉順弟馮紹志鄉正劉元卿為宣播於會衆乃授筆書之冊曰馮紹志二十六都人父死兄去為邑掾傾其父產之半其半蓋紹志所得有也兄以事得歸紹志盡鬻其田免兄於難乃收合餘產盡付兄養母而自以其私囊買田一畝無何嫂死又鬻其私田佐兄更娶佃耕他田與其妻縫紉自給間迎母養之終無怨語或聞其事欲彰之輒墜涕曰即揚我如吾兄何且吾亦自安吾心耳焉用名古稱薛包事猶曰田取稅瘠器取朽

敗紹志一無所取更以其私田益之此不猶賢乎謹列之冊以示夫競錙銖於兄弟間者是日復有言素行妻者亦二十六都田家嫗也拾遺金一畧於山中蓋采木於山者而亡之以疑其子其子不能自明憤殺死嫗聞之懷金謂曰此非乃翁物耶其子喜不勝謝嫗云布嫗曰吾哀少年不能自明即欲布執與得金不顧遂去此其人非有敦於名又其拾遺於道不為不義乃一動於不忍遂微屏視之是豈他日嘗學問得猶曰未幾之中非常人所同有者哉因并書之使人知君子之道真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書

二十

書與善人居冊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此為無志者言也有志之士能化不善化為善我且為芝蘭入鮑魚之肆未嘗不芳我且為鮑魚則有與之同其臭而已故君子擇術擇所以為芝蘭者耳雖然蘭亦自不同吾土有山蘭其葉不茂其花不繁聞蘭則異是斯所謂一鄉之善與一國天下之善之別也歟友天下之善士則一國之士薰之而化為天下士友一國之善士則一鄉之士薰

之而化為國士矣然則所謂與善人居者其善何如耳
隱居求其志欲為天下之善士以求無惡於志也天下之
善士遠之天下以天下為一人者也故行義而能達道其
志則然耳彼見善如不及非達善也見不善如探湯非達
不善也善與天下共為之不善與天下共改之是謂達善
達不善夫然後謂之善與人同善與人同豈惟與不善人
居不與之俱化即與善人居又能化善人而進於道矣善
故謂化於人者非求志者也求志者好古而敏求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者也是尚友也是尚志者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二十一

書醫官藍紹谷冊

善乎程伯子之言曰切脉可以體仁夫一人有一人之脉
視其人意祥懌慄則福祉自凝其不然者否一家有一家
之脉視其家敦謹仁厚則興也勃焉不然者又否又一國
有一國之脉視其君懷仁好德其臣治國事如家事則國
運必昌而不然者又否此何以由哉脉者命也故吾時執
此上下古今無不符驗嘗試即此以語醫道矣吾鄉之醫
非不知方雜試之又非不時有所效然往往以人為試試
之而中則收其中之利試之不中而反則曰其人病自宜

死彼又無與於不中之患蓋庸醫之刑不行久矣永川世
前稱藍瞻二氏藍之良者無如春谷而醫官紹谷則春谷
之所後于也其人謹厚慈良習春谷之技治病無不效然
察所以效之故非雜試之而幾幸一中者也因脉立方方
不泥書斯紹谷之所以獨良於諸醫者乎然則君子之於
家國天下苟不得其脉而治之其不為雜試而幸中者幾
希其又不為試之不中而無與於其患者幾希乎今天
下不為吾鄉之醫者寡矣安得善視天下之脉者而與之
語治道哉吾姑以語紹谷子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二十二

書藍景南冊

吉州以醫名家者稱永新藍氏其最少而慧者曰景南景
南與予為病時父子間與論醫曰醫貴辨地宜審歲運察
寒熱而尤本諸有恒景南驚曰若是乎先生之精於醫也
予曰予以儒術測之孔子之藥于路先別南北而進之以
君子之強是辨地宜也其難由求必審勇怯以變化其氣
質是察寒熱也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是審歲
運也夫醫亦有之東南地下病濕西北地高病燥脉寒者
法以補以溫脉熱者法宜散以涼又思歲序彼而五行運

運非寧此三者病不可得而治矣雖然孔子思見有恒而又曰無恒不可以為醫醫仁術也恒心即仁也凡吾所以辨地宜審歲運察寒熱皆惟恐傷人之心為之甚矣夫恒之特義大也景南曰善哉夫孔子固萬世之大醫也其不厭不倦毋乃即恒心之所流溢乎吾乃今得聞醫道而又得審杏壇之學脉矣

書靜觀猶得冊

李汝器氏持冊乞書於喜聞大史大史書靜觀自得四字且為文勉之已而汝器被無妄之訟室如懸磬至爾先產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十三

以足之奔走羈邑者一載而餘歸告予曰苦哉此際雖欲寬一時靜不可幾何觀自得之有予曰此正觀自得之日也向者子以室中之載為得矣今化為烏有不可得也向者子以先世之產為得矣今鬻於他氏不可得也回視前之所有殆如蕉鹿之遇於夢然夫自得者得吾所自有不可得而失者也子之能視聽言動者今曾失乎子之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今曾失乎雖使患難貧賤更甚於今日吾知此物子終不亡去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子之往者誤以外物為得是則世俗紛拏之見未靜觀也今

空諸所有矣其有既靜其境亦靜其境既靜其心亦靜其心既靜自得現前由此言之是無妄之訟之相吾子矣自今以後子亦為往而不自得哉子行勉之矣毋更求其命之所無待令造物者復費心掠之也

朱若崖乞書

朱若崖重蘭百里赴予鄉復禮識仁一德三書院會若崖故多口雅好頌說稱讚言時暇手鼻舌俱動聞者感嘆之予為誦三德之章以戒猶弗能止再嘆曰昔有婦人以多言得過其夫將去之召舅氏相慰舅氏使人私於妹曰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十四

我來爾第忍弗言吾為爾解婦受戒不出一語舅氏方謂吾妹何嘗多言婦從旁怒曰受君戒忍半日不語氣盈張盾革中而勝皆作寒今尚能復默乎遂刺不得休夫竟逐去之一友曰予里有迎新婦者親友携酒餞問房婦見即君嗜煎肉從床中語曰肉人有毒即奈何不念病座各皆失笑一友又曰往有婢子饒舌主母跪之庭下戒曰爾勿敢復然也會主母與婢奴方談草木中何者葉最大一曰芋葉一曰荷葉婢時喉骨搖動主母呵婢爾更欲饒舌乎我終謂芭蕉葉大也予聆已而論之

曰夫長舌可逐矣新婦與婢子語皆切理也願以早晚之時失則謂之躁怒之而狂聒則謂之瞽是以孔子謂之愆耳雖然諸君問及之而不吐得毋隱乎未可獨非若輩也於是若輩將南歸求子書為常茲予述此博一哂

書柳秋渠扇

吾人服底者得聖賢大高是害虛怯症須服大承氣湯者得俗人大低是害嘔吐症須服平胃散看得自己渾身是病是害憂疑症須服硃砂定心丸看得自己渾身無病是害麻木症須服消風散看得此道大元純無漏妙者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二十五

書監秀南扇

五色令人目盲人能非禮勿視是醫眼妙方五聲令人耳聾人能非禮勿聽是醫耳妙方多語令人口噤人能非禮勿言是養氣妙方安動令人體疲人能非禮勿動是養身妙方此吾孔氏西勿湯也

書蕭醫士扇

古人云士俗不可醫非真不可醫不易醫耳醫方在耿先庄書中先生云俗情醜陋治以醫之俗情勞擾開以醫之俗情苦惱耐以醫之俗情牽纏斷以醫之此醫俗士妙藥也語曰善醫之門多病人但遇士俗依此發藥無不神效

書復初扇

予與王君復初談聖人之學王君避席曰予常人也安談學聖人予曰夫二王亦書之聖也于常人也奈何敢學之嗟乎童子習做作上大人三字其橫直點畫無異於二三也一王特手勢熟妙耳然則孩提之愛親敬兄其有以異於充舞乎充舞特能克此心於天下耳昔人因舞劍悟筆法世稱善悟君能因筆法悟作聖之法又進乎技矣其為悟不尤神耶因書之箋當公孫大娘一舞云

書徐原正扇

人有賢祖父者大可幸亦大可懼過庭詩禮退而學焉傳至其孫敢詩崇禮趨庭一訓永為傳家之寶故人樂有賢祖父已而不然聞詩聞禮曰此教門人之雅言予既已知之矣玩而誼之反不若嘖嘖者之惕然省矣故亦曰夫可

卷十二

不遷怒之說於平曰予聞耿先生云不遷怒者無別
之謂也故文王赫怒孔子怒少正卯一則恐其害民一
則其害道何曾有遷於太志哉此發孔孟微旨真是微
余曰怒於甲不移於乙其說亦是今人怒於室色於市
有之余往見郡邑長吏遷轉稍不如意且移怒於民
此言之物上過化亦吾人治性之功也他日又有問者
怒於甲不移於乙其功果難予曰此猶淺耳怒於己不
遷於人尤難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求諸己而不仁不
智自怒之不服又暇遷怒於人乎遷怒於人是再過
命之曰貳過或曰子之言屢變而卒異於耿先生之言
吾曰無以異也怒已而不遷於人則本正怒甲而不遷
乙則情平本正而情平則有時而怒亦文王孔子之怒
不得謂遷有時而怒之過亦文王孔子之過也不得謂
心一仁而已矣人不識仁而誤停於喜怒之間辨析
遷怒之論總之不達於不遷者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已也認得爲已行有不齊皆求
求於已之非禮其身正而天下歸仁矣克己復禮能於
已而及其禮也正已而不求於人爲仁由已矣由人乎哉
是故君子視聽言動一由於禮顏子所爲既竭吾才惟曰
我博文而約之以禮云耳欲罷之則不能不容罷也欲從
之則未由不可從也中道而立如有卓尔是謂擇乎中而
奉服膺是謂請事斯語

題

題極樂刹募籍

子尹氏謂予曰不佞深信淨業將率衆生徇極樂刹念非子之言無以起信也予曰嘻吾斯之未能信而能使人信也乎哉雖然予之不信益不信西方之在西方而信西方之在東土也不信西方之在身後而信西方之在當生也夫人一念迷則黑風吹入鬼國一念悟則天堂在目前然則所謂極樂國者直隔迷悟之間耳且子之徇刹不徇於西方而徇於吾土則既謂吾土之即西方矣夫獨奈何使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二十九

人懸想於無何有之鄉而取証於不可知之日乎嗟夫吾與子度世之心一耳子失之緩吾失之急子求諸遠吾以為道在邇子求諸難吾以為事在易人親其親長其長日用常行步蓮花戶誦家絃方淨土其為徑之捷孰有甚於此矣試問衆生何去何從倘亦有左袒劉氏者乎吾當為說現在法

題復古紀事

夫道無之而非道也夫言無之而非言道也孔子以仁為宗而魯論二十篇中未嘗語揭仁雖未嘗語揭仁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三

語仁也懿子問孝告之無違他日所以語武伯者迺與無違之旨遠矣于游問孝告以敬養他日所以答于夏者迺與敬養之旨又異矣藉第令語道於今日必以為舍良知無本體舍致知無工夫夫舍良知果無本體然充之中孔之仁子思之誠無非良知也譬如有人於此一人焉名之一人焉字之一人焉爾汝之其稱名不一其人一也今有人問孝而告之曰致良知此亦無不可者然執人之手而教之曰良知良知則懿子聆焉而武伯可以退矣子游聞焉而子夏可以出矣教亦多術何必若是其局

題東山會志

東山以東名山所存有之春秋之東山以孔子登臨重晉之東山以安石高卧重吾邑東山以文莊公重文莊公之講學東山也法堂一啓從者如雲自其當時迄今幾六十

年所月兩舉會未嘗有缺士爭修艱以為此各道所
有者然獨輪相為值值無田有之自公曾孫求子予氏
語在塘南王先生記中先生既為記雲鼎要君後輯
志志成余得讀之乃嘆曰甚矣郭氏之嗜學也文莊公
子祖孫相繼進士今有恒心而其曾孫子予氏復捐
士令有恒產食之教之始終之條理倫矣吾嘗念其
不思以自力於稼穡天不為進食之農乎請自今與
予之田者約三章一者毋勸說陳言名寔相悖二請
留者也不若苗者不得食二者毋操情塞性自以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題

三

謂樞苗者也樞苗者不得食三者毋就無漸於
是謂田甫田也田甫田者不得食或謂之曰昔
子之田者不亦寡乎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全
者准彭更公孫丑以彈章從事而不然豈但無
篇恐東山且移文至矣

題老莊緒言

儒者類言黜百家尊孔氏非黜百家也言孔氏之道
其矣夫曰百家其言孔氏之門道百家非拒百家以

素之何尊孔氏者之固也乎老子固孔子所從問禮者
其人學術與孔子同異吾不敢知然漢之臣有問之者
以治其國漢之君用之能使海內富庶此其學豈不可
於用者觀其無為無欲觀妙紀察語其政事不勝
累可觀已蒙莊雖多放言而躊躇四顧之說亦何嘗不
心世務通亂業之夫談虛亡而笑勤恪斯其流至於
而不可救也然則老莊之學亦顧夫用之者何如耳
龔先生酷嗜其書推之於政而政通用之於人而人
先生蓋善用其老者矣莊老之學得先生而先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題

三

得莊老而大所謂不拒百家以為尊者非真孔氏
會於政取道德清淨二經莊子曰錄稍為益
之同志則以示予且使叙之于俗儒也安敢詳
但據先生之嗜其書而議其政見於其事如
今知猶龍化鯢之學殆非世俗之目之所能窺
矣

題烈孝貞節錄

嘉靖初強賊雄據西鄉寇掠閭里出沒無常士
直攻近城嚴田據周氏不受汚斬首棄壘中

士趙仁二華衆拒之三戰皆勝賊氣不振請以金求和不
許俄屢陷淖失足賊擒之其子季三請身代弗聽遂斬其
父子焚兩首而去事聞學道即也交旌之表其門曰烈孝
而孝子奎三之妻復守節五十二年白首不渝人謂烈孝
貞節聚於趙氏之一門例當得旌而力不能請於上貞
婦周且無子而後其侄孫參於是所後子將輯其公移真
章冀誌刻之予為題曰烈孝貞節錄而為之引嗚呼壬辰
之亂醞釀有年矣使其時盜發輒上聞而制之於未萌豈
至如是酷哉惟是窮山深谷被盜者莫以告告則長吏諱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題 三十三

題井氏祭田籍

年世世伊居然好修之夫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响
响焉與之語語不可了至暮歲而行若水赴壑毅然而不
屈回嘗倡其宗人節縮會食之費買田供祭且貯所餘以
俟別建小宗祠人情喜私圖忌公義從中撓之者往往而
有而井生委曲周至不難屈下和輯其衆其族兄以先氏
復從而翼輔之乃成茲舉蓋亦甚艱苦矣事成重薦其無

以垂永將錄諸木以貽來者而問序於予予為誦劉文奎
公之言曰物知有母人知有父君子知有祖夫入智於物
故不獨知母君子智於人故不獨知父知有父祖故祀父
祖祀父祖故有祀田田所以永祀也禮曰有田則祭古者
田予自上卿以下乃有圭田庶人士不得不可為悅後世
田制自下有財者皆可以為悅可以為悅而不為是儉其
寔也謂之不知有父不知有祖不知有父不可以為人
不知有祖不可以為君子夫執塗之人而語之曰子非君子
則無弗怒吾固知井生之宗人必不井為非君子者也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題 三十四

題胡氏義田籍

胡君持其先公所置義田籍求予書予告之曰自范氏創
義田其後慕而為之者不知凡幾家曾未數世而化為烏
有者蓋亦不少矣惟吾孔氏之田穀不可勝食也孔氏之
告子貢曰民無食則死然無信不立他日又告子張曰質
直而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然後可達於家卿由此言
之信者聖人之田也好義而下人者聖人之所以耕也忠
信以立本已立則可以立人從義以達用已達則可以達

人是故以田為義未若以義為田者之取穀多也胡
會子於黃安行之氣盈而今而學於王奉常以學於羅
公廓氣漸歛而應漸下斯皆食孔子之穀者其為義田大
矣胡君勉乎哉吾黨之取食於胡氏者尚未有已也

題乘應錄

戊戌夏旱魃為祟永新余侯歸自京師所墮肅禱大雨隨
至時雷從麗譙起震及百里人謂樓殿無疑乃第傷一瓦
一丈木諸壁柱完如故人咸異之鴻臚江生爾濟為紀其
事又從咏歌之間出以示予曰有是哉天人之交感也予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三十五

曰謂天人交感猶是一見夫人即天天即人有所激陵即
傷夫而聲雄獅吼是吾能自為雷也有所驚懼或嚴冬而
冰返春霖是吾能自為雨也故江陵以烽火反風桑野以
自責致雨非天為吾動吾動以天耳子思曰心之精神是
謂聖吾亦曰人之精神是謂天余侯之雨之雷余侯之精
神也故夫知人之天者可與造微知天之天者可與造事
候其殆通於天人之故者矣江生曰善乎子之言天人也
爾海方謀合諸紀述咏什而錄於木願書此語弁其首則
丁復誌之曰予謂此舉足以盡侯之澤乎夫乃終歲之計

耳後嘗謂學舍延群公過新士以納之大道斯其為風雷
也尤大且遠語曰一歲之計樹穀百歲之計樹人君等誠
勉自樹則精無求諸一節而求諸其大毋整羨其動天之
奇而務究夫天人一貫之蘊庶幾侯之學乃澤於無窮於
是江生曰吾黨姑假是刻以為請益之端則何如予領之
曰若是則可矣

題賀氏族譜

賀震字君輯其族譜問以示予予曰夫譜原其所始可以
觀道之體推其所及可以觀道之用識道之體知天也究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三十六

道之用知人也譜之時義大哉嗟予予固有感焉國史所
以譜君臣家範所以譜父子兄弟夫婦而獨朋友無譜夫
道義由師友有之無師友是無道義無道義是無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則奈何朋友可無譜或曰唯然有之論語
伯玉稱原壤譜葬行也老者安已稱四科十哲七十子譜
門人也朋友信已曰聞黨曰互鄉譜童幼也少者懷已乃
子思自譜家學又推本其祖於堯舜抑何遠哉孟子譜
一鄉譜一國譜天下又論其世進祖於古之人宗孔子以
夫孔子祖堯舜子與宗孔子彼其所以為祖宗者誠遠而

蘇所為論世者蓋荒唐綿邈斯古今之大謬歟策半成既
輯其宗譜蓋亦思其所以為大宋者而譜之則予願載筆
以從

題修中道館募書

邑以西四十里為誠仁又四十里為揚宅又四十里為復
禮楊宅界在二書院間之復禮者必經焉而苦無道途於
是楊宅諸士若趙君思菴柳生達甫等謀於當路建中道
會館予喜而從史之二君曰西之士疲於建書院矣云矣
得無苦難乎予曰唯否夫以一鄉力為書院宜易以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題

三十二

一人力為書屋宜難方今創書屋者滿家舉一人任之不
聞稱難也母亦惟是為我者易而為人者難則吾以無益
人乃所以為己獨弗思耳試觀諸所為書屋遺于孫者其
子孫能盡讀父書乎又盡能世世居其中講道談經既之
而不為積粟聚潤之場乎甚且毀徙轉市無幾何時而本
為茂草矣乃諸書院中敬業樂群之士稱詩述禮火傳澤
潤其子孫顧且受變於仁風義俗而得以自淑有莫知誰
之所為者則豈非建書院以染化其子孫更有大而且遠
於為書屋以遺之者耶然則世之易於為彼而難於為之

亦誠弗思焉耳矣二君曰善哉而人亦得其說焉
必有繼焉之者予遂書其冊之端使持持勸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題

三十八

經書

不遷不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好學也若行有不得移怒於人是再過也故顏子之學孔子只是不遷怒不戴過孟子行有不得皆求諸己橫逆不較只自反其仁禮與忠此不怨不尤不遷不戴之家法也舍反求而談上達談不遷不戴溺其旨矣

川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地間一道也道不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經書

三十九

已故天地之化育不已人心之生亦不已其最易見者莫如水故仲尼亟稱於水所謂下襲水土者也襲水土而得其不已之機故不厭不倦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今大水之在山溪也澎湃瀑激稍不得勢則衝堤決防潰垣漂舍一注於江河滔汨日夜不止相逝而赴於海一水也一不已之機也未得其道則其不已者或以垣舍為壑得其道則無澎湃瀑激之勢無決防衝堤之禍而與四海無窮人心亦然當其志富貴志功名不極至不止然相殘相擠欲求必遂而天下受其患聖

者舉其不已之心歸之於道循愚夫愚婦之所知所能察乎聖人之不知不能若亡若虛好問好察彼養由乎而而行故忘厭忘倦不知老之將至故曰孔子之所得於川上者多矣彼謂道有窮已者不知天地之化育者也謂道無窮已而求之於功名富貴者不知無已之路者也或曰沉空守寂彼亦求之於道矣曰此所謂求之已者也非求之不已者也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斯觀於海者之言乎

閑黨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經書

四十

聖人之仁範圍天下曲成萬物雖一小子不違吾於其使閑黨童子將命見之其使之將命也欲其即此求益也或人之問亦問其果能求益與否非疑其寵異也乃童子欲速成之心則已為聖人所熟察故因問而徹之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欲速成三字直點出童子心髓更暗牒不過凡人欲速成便不能求益要求益定是卑下屈損方會有長進故為后而不能好臣其所受教只是急，要做個聰明之主為相而不能下天下之士只是急，要做個才能之臣即公卿

黨自好者不能講學求友亦只是急、要做個有名頭的
人然要其所終決不能大成則亦何益之有豈惟是哉只
今號為知學者占一種便宜學問一向守心耽靜更不向
倫物上明察亦不向師友中計求觀其言動亦無顯過察
其容貌習為安詳縱令游賜操談顏閔善色幾無以踰之
與之語泰求稽考則目為支離論敦倫修行則鄙為末節
談求友四方則斥為泛交然總其微衷只一副欲速心腸
為祟耳殊不知大道從一非旦夕可就效非獨力可自成
顏子有而若亡不欲速成其有故其有乃大實而若益不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四十一

河顏之明寡問不能乃真虛云予從旁自省若為予言
者目是漸覺舊學之非已而稍、擺脫先時窠臼則又疑
其無霸柄因質之耿叔于叔子曰此霸柄亦是碍塞虛體
者無之而後可予益豁然既受學徐魯原先生先生見予
言動若有縛者忽嘆曰凡初學欲求無過便是大過予初
不甚醒先生方為字忽問筆示予曰予始學字不知費許
多紙筆不成模樣後來乃有入處若終學便要畫、成章
縱令可觀一書手字耳予乃更有省因復於先生曰學字
須學二王學道須學孔子近學者弄來弄去只是後儒家
數亦先生所謂書手字者與先生深領之予自是益知向
往雖有時自疑茫蕩又舊日相知友朋亦往、規予夫其
故步然予終信孔門路徑必如此而不如彼也嗟乎今天
下之不為闕黨童子者寡矣吾因申其說以告夫吾黨之
欲速成者

三重

學者類欲見其功能於時此不知道之過也故其卒也必
罹於自用自專及古之災何也諫禮制度考文王天下者
之三大機也以彼標之雖外以寡過然本諸身者不足微

諸民猶之弗信弗從也。而况無位者乎？是以聖人從周而不倍，不必倍也。吾不自用而有用之，不窮者吾不自專而有可以常專者。吾不反古而有通乎古今者，蓋道也。君子之道人已，古今天地鬼神公共之理也。君子知人即天知天，即人知天，則不疑於鬼神。知人則不惑於聖人，况近而天下之庶民有不信之乎？此其道達之萬世可法可則施之遠近無往不宜，真有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只是本諸身者，無惡無數，便可以貫乎古今。此孔子所以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如四時日月之無不流行，彼有待而行者有所倚。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三

釋書

四十五

者也。凡有所倚皆非素位而行之學。

君子所性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仁根於心也。根於心故其見親也其色怡然，其容盎然，其手舞足蹈，不自知其然。蓋所謂分定之性哉。達之仁天下仁萬世皆是物也，大行不能加故堯舜事業如浮雲，默空窮居不能損故顏回埋光與禹稷同道何者？惟其仁同也是以君子未嘗不欲廣土衆民，未嘗不樂中天下而立，然即使其窮約終身其素位而仁者未嘗少損。蓋欲之樂之者仁也，欲不必遂，樂不必得而

其可欲可樂者固自在焉，亦仁也。孔子未嘗有廣土衆民未嘗中天下而立而明此仁與天下共由之，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蓋識吾仁之本通天下本貫萬世不必撫有天下而師友之間一商一誼固足以定萬世而流仁無窮故曰我孰食飲水樂亦在其中，又曰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彼其所樂者仁而已。中天下不與存也，孟子願學孔周子舞令人尋仲尼趨于樂公年哉。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三

釋書

四十四

頤學堂銘有叙

同志在東鄉者構講院曰道東而以頤學顏堂相與求其
善於予且令為之銘予告之曰孟子頤學孔子知孔子特
異於羣聖也三聖人皆能有天下皆能不有非義之天下
孔子所以異以其能不必有天下耳伯夷以治亂為進退
伊尹以進退為治亂孔子所以異以其能置身於進退治
亂之外耳夫孔子所以獨然如此者其智特超於羣聖也
蓋羣聖以聖人治天下之人故必得位而後可以行之孔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四十五

子見天下之人皆聖人故以人治人不必得位而惟與天
下共為之為之者為此學也人皆聖人皆學人皆
不皆學故不皆聖孔子特揭學學乃作聖之真丹也以此
學自為則愈覺此心之無窮而不厭以此學教人則愈覺
此心之無間而不倦故其自言曰我時習此學而悅朋友
共學而樂人雖不知而不愠也夫且不知不愠而又何
於得位是故曰與二三子為游於洙泗之上不問治亂不
問進退赤身袂元化為萬世開太平斯其所以賢克舜冠
百王又何夷尹之足云或曰然則孟子以何者學孔子曰

孔子之智能超羣聖孟子之智能知孔子彼其一生獨明
性善言必稱堯舜是則孟子之所以學孔子也夫個人皆
以為堯舜斯孔子之所以賢堯舜之惟孔子為然
而頤學孔子者所以不動心於鄉相也顏子雖無
而亦能知人可為聖又知學為入聖之丹又顏子雖
以自述於聖得無頤心之猶未獲乎抑發
以吾以為頤心者又學之丹也諸同志共就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四十六

銘曰於穆宣尼生民未有堯舜且賢孰出其右
何智能知性性近習遠惟學可聖蓋性以學因性以
可止可仕可達可久所操在我進退優游筆補元化志
在春秋彼以君相我以師友大傳無盡仁況不枉性孔
知性惟益知孔三聖是承霸王不動學于津一鼓稱堯
舜孰瞻其明孰與其進賴吾孔孟目醒心開慚愧我人
玩惕徘徊道在東魯今茲重光借曰未改亦既名堂
北京八景詩跋

北京八景詩馮守愚不知待自何氏而珍之愛之不啻珠
玉於是守愚老矣予懼其他日未必復有守愚之能珍之
愛之者可保此冊之不遭焚燬乎乃請而藏之復禮院中

蓋六事也冊中八景，為一圖一小引其後以次書十三
公詩十三公者建安楊文敏公榮新淦金文靖公幼孜廬
陵胡文穆公廣永豐曾襄敏公蔡泰和王文端公直梁贊
善公潛又祭酒胡公儼修撰王公英王公洪侍講鄒公緝
林公環中書王公孟端許公鳴鶴而文穆公每景詩二首
後序其簡端時永樂癸巳九月也後序則文敏公合得詩
百十二首序引凡十篇予按其時侍從詞臣江右君半而
吾吉得四人又其先年解學士方獲罪不歸文貞公居守
留都不預茲役則吉州之盛亦概可觀已且諸君子到今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四十七

並嶂然名臣不但文學已也說者謂洪永之間江右諸
者絕少才品彬，乃若此自後諸大儒張類而文臣才士
或反稂莠殺豈氣數自然抑良知之學能使人輕文詞專
節行耶嗟夫為此說者在學人士自鞭則可要豈深遠感
衰之所以者哉堯舜在上禹稷策功孔子下位顏回陋巷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蓋傷
之矣豈尼山敷教而人才遂衰於唐虞之際乎况鄒羅歐
薛表，名碩亦何必減先進風流則奈何以多衰權與替
而文以興替尤學術也予因想慕吉州昔日之盛有感於

或者之說而深思夫盛衰之故爰書此於冊抄以質諸吉
之長老先生

余谿彭先生遺稿跋

邑先正金谿彭先生典型長者元自髮燥雅知大名此游
卿校師利川趙先生趙故先生授經弟子也誦先生義至
高因聞先生少病瘧氣爾不能服醫者意弗治家人稍憐
令祖翁抱而卵翼之忽瞋睡失先生所在卒室急舉火大
索得諸酒缸上乃見所置也酒氣上蒸蕭華皆赤醫視之
痘盡起可生矣人以是卜先生葬所兒既魁為於鄉歷官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四十八

所至有聲嘗受學文莊鄒先生其為廷評時與魯源徐氏
見羅李公思默萬公塘南王公相遇從初無塵日無不
推其篤學先生雖叩於口然與人以誠人皆信之蓋中孚
所至耳先生卒有年矣次公伯程於徐為益友間出遺稿
使校閱予得卒業焉以復徐伯程曰夫誠者人所受於天
以生聖可政事文章之外行於心已形骸之表與天地鬼
神三王後聖無絲毫間隔渾然直達者也先生自其少真
純不鑿已為鬼神呵護則其發於政不假口說足以感人
見於所為文無俟藻繪能使讀之者頑蕪而懦立誠之不

不形著而動變夫孰非其感鬼神者之所流乎雖然誠
夫矣周法界塞天地矣輒近拘學歎東諸一腔常目注之
則所存者滯而不神所過者物而不化其毋乃非先生所
傳之學也伯程氏其以爲何若

跋爾光分閏

予自高王父而下產稱饒故皆單傳也至先世父經衡
公先考贈禮部公始兩兄弟兩兄弟之子七人七人者之
子少者一二人多者七八人合得二十五六人瓜分其產
產遂日薄而予兄止山產故厚於七人者故其子二人今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甲九

所受產亦獨厚於二十五六人者夫自高王父逮諸姪六
世矣於今猶得食其舊業可謂厚幸顧二十五六人者之
子將日益庶則二十五六人者之子之業將日益微此不
然亦不得不然雖時有修其業而拓之然不必均也
蓋吾有大業肝性分定天實命之居之安是其宅基資之
深是其田園取之遼原是其池沼四方祿貢天下歸仁是
其相僕達家邦行蠻貊是其界至載在六經是其開書令
不加富分之不加貧不患寡不患不均諸姪倘亦有心
吾將擇策而使各保之曾令人不得如意於是爾光

不弟述曰此叔父傳家寶也願受記不肖守承爲創垂統
業庶厚生正德而有籍云予乃齊沐書之判付二姪一併
管業并以通告夫二十三四人者與二十五六人者之子
之孫又因以告海內英髦使咸知此大家當是天付我輩
宜當世業須出力承當謹守不墜乃稱成立爾子毋徒抱
先世土田藉沾自雄恐猶未免鄉人見乎而況乎其乎
爾輩之舉於一撮土一勺水之間已也

題李一吾銀子歌

某昔侍坐三五劉先生先生曰孟子存乎人者一章吾欲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一

改訂一字元曰一字謂何先生曰存乎人者莫良於銀子
銀子不能爲人掩其惡胸中正則銀子瞭焉瞭者銀子未
得明白也胸中不正則銀子昧焉昧者銀子未得不明不
白也吾聽其言又觀其銀子人焉屢哉聞者爲之絕倒世
儒談學者高入元天而不能不以銖兩動色甚者侮人奪
人亦猶自飾於聲音咲貌則安得不令人歸罪於銀子夫
銀子何咎譬如人自醉酒酒亦無所逃罪是以惡惡之爾
字君惡銀子猶焉之惡昔酒子特表而刻之以醒天世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二

贈別河澗司理陳大酉

好惡者人之本心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如衡平鑑空德明而民有親此之謂至善止於至善者意之所動無往不誠以言乎心謂之正以言乎身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謂之齊治均平故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一以貫乎天下國家之善物也格此者謂之格物知此者謂之知至智及此精神命脉聚止於此故謂之知止又謂之知本而其要乃在欲明明德於天下語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欲者意也欲明明德於天下所謂運矩也學必有此大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五十一

欲則所謂誠其意者始有歸著不然惟天生民孰不有意意之所向亦孰不誠而以言乎大學之道則猶為遠越而北轅也大酉陳君司理河澗將所而謂子何以贈我子曰今世為司理者之好惡則直指使者之好惡也直指使者之好惡天下之好惡也微有作為則不平不平則天下不平是可以弗謹歟雖然心本無作也微有欲焉則作微有見焉則作欲與見皆微然欲易知而見難知難知則又微欲銷而見盡庶幾乎德明而民親此之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又何有於河澗陳君曰吾何以使欲銷而見盡

乎曰所欲者大則諸欲自銷所見既大則諸見自盡斯子所稱運矩者也

贈別謝上舍

予獨喜謝先生之為朱子說語也曰一部論語只見師見見齊衰二章盡之夫聖人無以異於人也于臣弟友人未能望人亦未能出事公卿入事父兄不懈於喪不困於酒人難之聖人亦難之見瞽而移見齊衰而興哀見冕衣裳而敬人如是聖人亦如是夫聖人果無以異於人也同此人同此心性至中至正至平至常豈惟一部論語盡在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五十二

是即六經不外是也今學者動稱聖人不可至則聖人別具一心性乎亦在乎學之而已謝生德進以弱年來遊大學予為博士時生以同鄉之故教之從其父別駕君造請予勉以聖人之學復慮其不善信則引上蔡之語証之上蔡謝之先覺也其言端不誣又別駕君嘗遊東廓鄒先生之門習鄒先生有日矣不知先生所以告別駕君與上蔡語朱子發者同異何如也時謝生應舉畢事別予南歸予復書此望其志并以質諸別駕君

志仁申言

往子談學家子弟未肯肯也乙未春以使事取便還舍時諸子弟咸在予告之曰夫學非別有門戶別有新見別有從黨蓋人、所不可已者學則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不學則浮薄而不可行於州里學則不施不欲所在必達不學則放利而府怨於邦家學則蕩、平、無入不自得不學則不恤於心見君子而厭然故善學者天地以位而不善學者出門有碍乾坤爲之逼窄善學者萬物並育而不善學者愠怒填胸妻子亦成藩籬然則學與不學蓋吾人生死利害禍福之判也而等可不登自決志若時遇而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三

學遭蹶而思悔其不爲堯舜者幾希於是從子爾惠惻然勸念曰不肯向者不知學不學之判乃如此也請從是矢心於斯矣遂以謂諸子弟諸子弟各欣然願共爲會以商訂志仁之旨則予兒吉兆首爲播告矣予乃從申之曰夫孔子不以克伐怨欲爲仁而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豈不謂人苟識仁而志於仁則必以善養人自不至負氣好勝則必若亡若虛自不至矜己傲物則必不亢不怨自不至匿怨友人則必不通不殖自不至貪財好色譬之農夫盡力樹藝芸草在其中央使第去草而不耕穀熟今滿田

盡淨耕將何爲然或爲仁不力而克伐怨欲之行無異於俗子則穀不勝草得無復爲養莠稗者所笑乎故曰仁之勝不仁如水火舉車薪之火引杯水熄之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三子其甚毋以齒齠之力使卑、操管窺者竟得以繩範我也

耿先生像讚

聖遠學荒顛微爲岐大哉師指一貫道器然且謂一日用之常惟辨所越庸行而光孔孟師友堯舜君臣所操愈約所運愈神不用乃大而造先天不階又符而功萬年以智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雜著

五十四

擇術以行移心仁爲已任友以輔仁立達相承轉機師即義而仁風不知其盡

嚴紹松椿桂圖讀

吾與紹松遊有日也紹松不設城府居塵俗中飄然無俗意性嗜飲歲自釀酒滿家嘗而甘之喜見顏色有高人致焉蓋自其令先翁已知華事文莊先生及延文諸名流紹松之負挾有自來矣紹松有五男兒作椿桂圖而予讀之曰有悅其容有愉其色熙、然如無懷怡、焉其自得小橋流水長松掛月悅里巷之農談付兒孫以子曰鴈觥

等以樂實時引議而自罰閱利途之操、獨袖手而兀、
蓋一醉以後不復知有天之在上而有人乎其側斯無愧
富春之菑裔亦謂、吾黨之羽翼也哉

江龍山家慶圖讚

節彼龍山突兀遠近有美處士毓秀鍾奇少薄儒業雅慕
計然貨財既死仁義附焉厥有良儔後先重承聽雞脩弊
輓鹿休勤爰有席嗣作相會同 天子覃恩貽封及公公
曰吁嗟服此良苦乃以荷衣折巾江泮余登公堂公踰八
袞雍、揖遜會無倦色載聞茲圖、鳳侶何以頌德曰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五

惟天語居貞履坦重仰於名王宮如絲時乃定評

題半鼎調待漏小影

朝既盈矣禮樂雍容有命自天埏不肅恭 帝命伊何提
衡蜀司拒、武弁遜君疇咨君持其平如鑑之虛衡弗以
已事在刑書何知身端視其影正獨行不愧乃克有慶

小影自讚

位不過典屬國而自以為高也產不過三有畝而自以為
饒也道粗見其庸淺而不欲元求以為超也年不論於六
藝而恒若脂車以待拉也如斯而已則亦烏往而不驚、

也不禮釋迦不羨王喬此瀟瀟之所以為瀟瀟而亦瀟瀟
之所以止於瀟瀟也噫

養生四劑

凡意念憊情時思近賢人君子便覺振起助多少精神此
海補最速之劑

凡費用不經時思及貪財損志當下斬截省多少氣力此
清心最速之劑

凡遇難處之境但取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寬舒此伸
臂最速之劑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六

凡遇可怒之人但將憐憫心曲體之胸懷自然涼爽此降
火最速之劑

酒乞財氣四戒讚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飲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
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贊曰禹惜寸陰乃惡肯酒矯、士行庶幾尚友

張忠定知益州時亂後官屬多不携家張不欲絕人情遂
買一婢官屬乃稍、置姬張還闕出婢嫁之仍是處士
贊曰湯餽不進孔稱遠色通之而遠所好者德

三恭從會稽還耳大向恭求筆所坐者送之便席薦上
大驚曰吾木謂卿多故未耳對曰恭作人都不畜長物
贊曰周身之外何非長物以義為利維民之則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念藍
田極言諾置藍田四面看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生
贊曰夫怒猶火弗制將然惟此面壁半日九年

八字訓

富莫富於積善貴莫貴於尊德貧莫貧於抱孤守寡而無
友賤莫賤於井為人下而不辭行不得而反已曰達舍正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七

路而不由曰窮死而無稱曰天行為世法曰壽

論五

師承邪術律有明禁其最可恨者莫如離人夫婦一節此
獨吾鄉自十八都至三十四都一帶為甚他鄉所未有者
凡遇民門婚嫁厚索貨賄稍不如意作運和法能令新婦
為難新郎為孤洞房化作黑山人類變為禽獸夫妻成雙
終生相忤甚且裸體赤膊狂走驚避近復有妻欲害妻妾
欲害嫡密行重賄無不立驗又或離人夫婦以自成其姦
代人報讐而坐索其謝千端百計至不可勝數獨不念夫

婦人倫之本小民料其尤難一遭毒手輕者割離改嫁重
者自縊自刎爾所需幾何而使人被害一至於此爾之造

業造罪寧可解耶近見爾等子孫多不昌盛家道多不興
隆亦由爾祖父相傳世習妖術作惡非一日故受報亦不
淺尚不知省秘為奇書轉相傳授於無賴子弟為害浸廣
通日官府亦知此事切苦痛心欲鋤治之予念愚民無知
溺於習習狃於小利不知此為大惡故特切為爾等開
諭曉告爾等宜轉意回心速將此書對神焚化從此香火
必興家道必盛不然明有人禍必有鬼責蓋爾之術但能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五十八

役使和應終不能免於正神之譴怒爾之法但能使細
民終不能逃於官府之法網試向靜夜深思吾言洗心懺
罪勿蹈前非毋令惡積身滅後悔無及念之省之

止喪家輩酒議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曰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
者大悅此孔孟喪禮律令也吾邑諸大家多遵古制飯吊
實用素食獨吾鄉相沿用酒肉賓從至饕餮醉嘔若喜事
然喪心害義莫此為甚富家至費石金中人相儗相效窮
家稱貸或血尸在床秘不發喪或間柩數月營錢開吊此

之爲俗何忍且言吾里動稱古姓所謂古姓者非謂有酒肉之謂也有禮義之謂也孟子謂我猶未免爲鄉人何乃於鄉人之中又自分爲上鄉人乎可耻矣或者謂口債湏了夫彼實昧禮貌廢酒肉亦豈以此放債而取債於人乎以爲了債者非也又或謂風光父母則棺槨衣衾之美築墳築墳之費無不可以從厚酒食宴賓何與於親以爲風光者又非也或又謂門面不宜驟倒則守禮由義其爲門面寔大今自號故家舊族乃扮出下里村風以爲作門面者又甚非也已往不具論此後族設典禮數人書貼牌面

劉聘君全集

卷十 雜著

五十九

凡遇有喪相率執牌上門贊相行之中有孝厚者必不肯已量折銀入祠或數姓相聚而居者折銀入會其有一二哺啜之徒從旁阻撓之置勿齒久一習熟自成禮義之俗矣

紀夢

己亥二月夜夢與盡吾伍師論學予曰吾輩欲養廉湏自甘淡泊始伍師曰湏知廉乃能養廉予曰嚙不知廉哉師曰廉有分辨之謂言知取知舍也仲弓亡親戚君臣上下於人之大倫棄而不取顧獨明於舍之一節是見小而忘

大焉得爲廉且盡於舍者亦特我不爲非義之取而已其食其兄與母之粟居其兄與母之室孰謂不義而又推其兄與母之室之粟之所從來則安知妻所易粟與於陵之至其從來果義乎如此推求是終無可食之粟可居之室矣仲子亦烏能廉哉然則廉也者不獨知舍又湏知取不獨貴能舍又貴明於所舍故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燕在其中矣予聞而大覺覺而知其夢也枕席間猶若有得焉及旦乃紀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雜著

六十

予丁未九月赴青原會舟中夢與友人論學取其扇書之醒而丁一不遺一字因札記云

讀大學者皆言誠意與格致工夫有深淺然觀傳誠意者但言慎獨則知獨即物之本也慎獨即格本也格物之本而務之則知至此此外別無格致之功讀中庸者又皆言慎獨與致中和功夫有粗細然觀末章但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則知獨即無聲無臭慎獨即不大聲色篤恭而天下平此外別無致中和之功故曰有天地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之時義大矣哉中庸大學之樞其在此乎

陸印中

浙有印中陸某者以古文辭著名善使勢作風波里中里有富人爲沉香樓甚巧麗費不下萬金風動飄香聞數里許陸垂涎久之不可得有同年爲御史按到陰計中之御史行部至縣收富人甚急富人托陸爲解介萬金飾名姝不許乘急言沉香樓不得已與之然富人亦不知其中已也其他傾險善虐人多類是一日病且死而兒卒擣至閭君所初入門兩廡坐求紅者紫牘秩然如陽世兩司狀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閨庭

六十一

陸生起立自相謂曰陸先生文人也其上爲閭君座兩兒平可陸跪命取記慈簿示之其首條紀沉永樓事能得其隱微其他立行甚多次觀至中葉事皆謀而未成者陸掩其前冊勝行持籍伏案下且指且辨閭君曰惡念一發其害已成所未運心者勢不能耳抑其人受福與否且因命也後推籍下又觀至末葉則其所書事陸并不省更持籍行前以手舒之案上指曰此以下并無其念矣閭君呵曰痴哉是皆汝族子家僮迎汝心志仗汝而爲之者也汝安得辭罪陸再塞首且次不敢更辨睨眦兩側執下戈音心

端怖甚閭君曰子視生死籍當運汝三日汝文人好述其事以告陽世兩鬼仍押之返尋驚寤悔恨充責集其家人及平生交游灑涕告之諸行事可及改者率痛自遷改仍爲文紀之居三日死

極江奴

倍佐者逸其姓故貧爲奴於極江朱氏性于織屨爲生無餘糧當除歲不能舉火方怡然高卧妻愠其第笑曰無米則天愁烏所僕愁云妻撻之曰今夕孰不有預營者獨奈何安受饑耶且罵且行往覓之隣家俄有人提斗米來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閨庭

六十二

易獲倍佐適乏糧易者曰徐償之未晚也遂自納米室器中去隨又有持米來者語之如初日將夕其妻徒手歸倍佐援林呼慰曰來吾乃今得米妻以爲給已也倒器得之曰吾叩鄰人門多矣未有應者若安得卧致之因從客語故且曰吾固知天爲我愁若亟適自苦也他日同輩有鯨者屬以媒久之未有以復其人讓之倍佐曰吾非新心力誠未得人苦遲之數月吾妻可歸汝鯨者以爲戲謔云居五月果病命召鯨者來以妻歸之託以封塋事語意而絕君子聞之曰貧賤死生之繫於人大矣是村史者流

乃超然不介其中視其身之處世若寄旅然彼誠待學者耶

朱氏子

吾邑朱氏子讀書山中偕同舍生出遠見小麓赤光如火
其之曰此得非金精耶同舍生實不見謬曰吾見亦然兩
生前掘地得金一錠截而分之朱氏子持金去客黔中同
舍生持歸納之牀頭忽一日金亡疑妻有私人妻繼自解
朱氏子在滇南家日富一夕堂中燭然有光旦起掘之前
所與同舍生分金忽在地中尋收債技身歸往詢同舍生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閩述 李三

茶陵某

茶陵某有老翁早行見一人死橋畔氣尚未絕亟地撈
咀人參內之口中其人氣忽盛復解擔頭雞烹之旅店以
湯澆之手足微動口頻搖慄欲言久而所定乃拘之知為

同客者所殺距其家不數十里寢舍僕語其妻子則先時
同客者歸謂其人已死妻子正痛哭忽得報甚喜遣人算
歸其人叩德無以報也越二年翁方送子讀書院中與前
所活人舍相近治酒來訪則翁與二子方登舟渡江急呼
歸做甫及數步回視其舟顛溺江中無一人得活者獨翁
父子以一呼免謂報應不爽或然哉

織屨人

蘇州有老人者織屨為業日聚其餘錢凡得二十金一
夕夢金化為老人辭去問之曰吾往賴州某老人家因其言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閩述 李四

其所生于某名生某月日云驚覺求金已亡乃晨擲諸
其人之其子曰吾子固某月日生也所欲命名尚未舉
口即妻妻不知奈何先入爾妻顧未得金耳遂驚告妻妻
曰疇昔夜免身見赤光一道起牀下金無在是耶掘之得
金一大塊其入金在甕中封識如故舉金示老人且謝曰
非爾言安從得金雖然二十金必還爾織屨人堅不受其
人夫婦私計某日當遣其人為米團置金其中饋之織屨
者携去行未遠謁店中問酒以米團易之酒家得米團持
賀老人則所遣織屨人者也嗟天下事多前定類如是

報警、瑣、者何為哉何為哉

耿長者

黃安耿長者婚其子資查甚富盜迹、乘深長者、夜覆燭以俟果聞穿穴有聲長者瞿然側立穴及、首入試長者左提其髮右以所發穴口磚搗其喉、校去取火視之則其族子也驚曰痴兒乃若是為、取所藏十金付之戒曰勿復為此藉不遇我爾無、首領失盜乃携金去為長者諱不言盜為其妻聞之、三迄不言此病且重妻又曰夫子平生於妻無隱心、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閩述

六十五

染人

黃安人有以染為業者聚布縷籍甚深夜歸自外盜偵知之潛踵入戶隱牀下染者覺伴謂母曰吾尚未飯母亟起為炊已乃曰吾饑甚不能俟可得酒乎為具酒烹乾肉染人自牀下出盜曰盍從吾飲盜驚媿不自勝拽之坐坐如有刺從容相謂曰爾第飲吾止敢已甚頃之握手笑曰

子必為盜盜富者可若竊余布非自有又令債人母及大虐乎盜惡甚唯、啞、非有不能語慰諭而遣之其人卒為良善與染人稱莫逆交余在黃安耿叔子為余述其事余記之以告夫待小人者

光山丐

予在黃安聞光山丐子故嗜義嘗拾遺金江之泔瀝於沙守之明日其人哭而來言金多寡符所得者盡舉以還亡金人感泣願中分丐固遜不許則遺二金於地走去又他日盜挾所掠婦病而棄於道鄉人曰爾盍往飲食之病愈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閩述

六十六

不得為妻丐如其言病果愈置婦他所曰吾聞其夫尚存且吾而御之何異於盜夫庶知其事願以金贖堅不受曰予不能自飲食奈何又以吾妻累子亦遺之二金以去、產出遇老人牽牛抱幼女哭道傍甚哀問之則曰吾、奉命富家故昔置土半聚毒物其中以待通債者、能殺死於此以幼女服牛鬻而還哭是以求丐子、幾何止四金曰吾適有金其代汝償毋謂知文為也、行至富人宅語故富人曰丐丐也安所得金其為盜乎、與吾金吾教汝必欲為人代償且執之官丐自直不服果

執之告光山尹尹以爲盜乃從刑之丐呼曰第召主者問
尹追呼其授金者二人二人至大泣曰吾思人吾思人不
顧而相抱持哭既乃各述其故甚悉尹擲筆曰吾幾廢事
人復問老父老父具言富家苛虐狀尹乃刑富人籍其家
旌丐子嗟夫積善成名積惡滅身諒矣乃士君子見利則
忘義樂色以滅德者不少也視丐不愧死也夫

某司理

一推官故甚酷性嗜雞子市雞子置案上二日睡起忽言
殺救意疑門子拷鞠之不得已誣服明日又如推官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關述

六十一

怒升加嚴谷具言竊狀夜忽卧寐上無寐燈燈下不滅有
二鼠來案上一鼠偃卧以足抱雞子腹上一鼠銜其尾拽
之走去復來少選七數雞子心念曰門子冤耶呼至復訊
七雞子故其前被判者不待拷鞠輒自誣服推官曰此鼠
所竊也奈何爾爲爾罪諸門子跪曰日者所七俱非如等
所竊第長刑耳其推官因此自悔不以嚴刑訊人

石城令

有士人鬱不得志丐妻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
節示之莫知所謂也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

令單車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燦然顧
問僧曰是燐然爲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曰懷果令
始默理前夢無不合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兒女莫蘭
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墓即是真真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關述

六十一

何遂手取也明旦遇其隣有滌釜者適置道側持杖一擊應手而碎隣人執毆之翻解其衣爲償

率僞

學究時，戒弟子勿晝寢一日弟子何學究方睡請曰先生戒人而自蹈之何也曰是非爾所知吾妻周公爾弟子次日故睡先生跳之起曰吾亦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話曰亦無他語只道昨日實不曾得會先生

死色

有奸內者妻勝滿前淫樂窮日夜弗有倦也甫及死則聞

劉聘君全集

卷廿二 寓言

七十一

君今數見卒擒之鬼卒至婦女羅列不能乘其間空手還報問君聞君曰奈何不追捕來鬼卒曰彼乃擁少女焚婦歌舞宴樂苦不能得其間聞君曰果如是汝休矣汝休矣彼不久自來

鬼窮

石崇死與諸饒兒俱行乞市中其故人遇之駭曰君曩富甲天下陶朱倚梧禾爲匹即滌釜碎寶二事莫不咽涎指解恨不可及何乃至此崇曰吾羞告汝吾死時苦爲二酷鬼凌迫以行魯不少待固未能挾一錢來也

解媒

言乞兒時，走富人門唱孝義求食一夕戒其母曰明旦兒遠出須早具食母忘之起毆其母母曰兒云孝義孝義云者乃毆母哉乞兒曰母無所責我也我第向人唱孝義云爾

標榜

人有刻孔老釋三氏木像者將定坐請次於儒生儒生曰當首孔次佛次老他日學佛者來曰諸天小果孔居其一蕩，覺皇何可越耶首吾佛他日學老者來曰倒哉孔子

劉聘君全集

卷廿二 寓言

七十二

吾師弟子佛乃夷狄也元，象教顧乃居末首吾老屢運而像損主人夜夢三神曰吾三人形骸盡融心不相上其分立門戶左右播弄皆吾三家者之後耳於是主人不復易席嗟夫豈真誑語哉漢宋縉紳之禍流毒無窮蓋亦不達於此義矣

識難

有村夫去爲客買鏡遺妻妻朴不識鏡照之怒曰夫乎以求財去乃買妻照其姑姑亦朴照之怒曰必買妻艾者可奈何妻老嫗相告之官官亦朴取照之見鏡中頭角

曰此何物小事又勸卿官囑託矣

遺妾

有貧人投宿於逆旅者主人弗內天且暮顧一鉅桶在門
竊拘其中心夜無寐忽摸得一柿蒂以手循之外覓中
空驚以為大錢喜而念曰此錢可市鷄卵覆而得鉅富之
可易一雛豕豕字易牛牛字易馬馬字既減價可致數十
金吾無妻即以其半娶艾婦其半則買使婢然妻艾無戚
婢或不受約束吾當鞭笞拳撻之意氣憤激不覺舉足碎
其桶明日主人執訾之餅衣為憤然心私計所得錢尚在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寓言 七十三

獨行至前發視之乃柿蒂也

徑約

有童子從村學究遊學免語之曰子來前夫事初於一畫
故一則為一二則為二三如之童子心口語曰如是則天
下之字盡之矣遂謝學究去歸器然語其父曰吾能盡書
天下字其父故村居人少所識知亦因謂然他日有客萬
氏者父故人也命其子簡近之自辰迄午書不成父恠問
之則曰姓多矣奈何獨以萬吾自辰及午得三百字必欲
書度數目乃可嗟夫六字之不始於一不可也必謂天下

之字盡由一以上則過矣今之談本體者何以異於尋使
其推之天下吾未見其不為言萬字者也故曰學不約則
泛不博則固二者不偏其惟孔子乎

趨災

王祥事母甚孝天寒母思魚祥卧冰上獲鯉躍出取以食
母人以為孝感其鄉之俠盜罵曰此安所稱孝哉卧冰則
鰕魚來依人因取之耳於是亦卧冰上得鰕魚持歸以珍
其鄉人曰孰謂孝子得魚某最不孝茲魚何從來也鄉人
不能答夜夢河伯聚諸魚責之曰王祥誠孝汝躍冰出同
劉聘君全集 卷十二 寓言 七十四

當乃又為俠盜出何也魚曰魚無擇王祥與俠盜也但從

緩處鑽耳

擇逸

有夫婦耕者方將禾給其妻我從田上擊鼓妻曰夫君何
擇逸也曰語不云一鼓當三王妻不能平亦從其舍負鼓
俱擊夫曰爾亦擊鼓何說也曰一鼓三王兩工當六工夫
其於耕也豈不更易哉聞者絕倒

逐字

楚人有兩子時訓督之一日有兩子者死于前求遺言

善廉耻二字與之曰此殺粟也恃此以不死其子珍而劉
母之屬歲侵長者持廉字易粟隣家叟曰廉而不耻小廉
耳弗予其幼者復持耻字往則又曰耻而不廉空耻耳弗
予異時二子急綴兩字以請叟又弗予曰子隣我而胡難
我哉曰子弗以身爲廉耻終生弗得粟已而子終不悟曰
天乎士以文字得粟者然之而非是吾乃今遭不遇耳

鮑無

有腹疾者痛甚遇一醫懇曰吾痛甚即死矣幸急賜一方
醫曰何得即死曰何爲祈吾死也曰得死則腹疾去矣非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寓言

十五

妙方耶嗟夫學道者跳產漏妙而以身爲累稍涉情緣便
思逆銷以避大虛其不爲祈死以免腹疾者幾希

執有

有秀才赴考惆悵不已一婦人見之問曰何爲其惆悵也
曰吾獨苦腹中無耳婦人時挾孕乃嘆曰吾安得腹中無
今一肚子苦不得放下在也

名號迷真

有蠢于應門者來相過問令尊何在曰不知也又問令兄
曰亦不在此客去問父曰適有客問令尊令兄何在吾

素無此二人名咸吾以不知客亦遂去父曰唉爾父即令
尊爾哥即令兄也蠢于悲曰爾兩人有此名字何不預教
我耶夫蠢于寔識父與哥者即不知稱謂庸何傷世固有
知其名號而不識本真者其於道遠矣

責人則明

有醉人吐而仆地橫卧道上者車馬喧闐弗知也俄又一
醉者來見之俯首相憐曰爾何爲至此爾能於微醒時便
知止酒必不至吐縱吐亦必不甚奈何貪饕之心勝使可
卒至此也言未竟亦吐仆於卧者之上從旁閱見者爲之

劉聘君全集

卷十一 寓言

十六

大笑

歸詐欺人

有齋糕者過市殊極饑色問之曰爾非餓甚乎曰然曰何
不食糕其人氣不相屬微應之曰糕宿不可食也夫已所
不欲孰不甚明然施之人則昧焉可省也夫

舍田芸田

有鬻肥皂於市者一婦人見之嘆不可禁其人以爲有淫
心也莫得其間挑之歸而鬻不能眠食病且殆其母詢
反因語之故母從其婦人教語求之婦曰吾初無他意

獨見人鬻肥皂而頸上黑故笑之耳母歸語其子其子亦一笑而竊遂愈

乘傳失真

有行酒者取眼前景物相合成令自言春雨如膏謂滑也次一人曰夏雨似饅頭又次一人遂誤以夏雨為黍焉曰文王似燒餅云又一先生出對曰桃開弟子曰李長最後一弟子遂誤以李長為里長因對曰甲首又有慶壽席中行酒者取千字文壽字因言外受父訓受字本非慶壽之受已自有可笑其一人言圖寫禽獸次一人遂謂海驢河別聘君全集 卷十二 寓言 十七

慈生於性

有寺在深僻山中老僧畜一幼徒從小未下山不識人間世物色既壯携入市見物輒指示之曰此某名也忽見侍門妓女不識云何師曰此老虎子也善食人宜謹避之暮歸山師問曰今日眼中見者何物為爾所愛徒徐徐

吾終愛老虎子也佛氏謂情慾即性命豈不誠然顧所謂性也有命焉更須深透一步不然寧不惜口於性命而忘情縱欲乎

第五位聖人

狂生向人曰古往今來聖人不數見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當居第一指其次惟舜協於帝居第二指至於禹而德衰吾不敢許湯又有懶德亦不敢許文王可謂至德矣居第三指武未盡善姑舍是孔子之謂集大成可矣居第四指孟子英氣大露吾終疑之因問第五指沉吟良久別聘君全集 卷十二 寓言 十八

襲人口吻

有痴女婿謁婦翁寔不知書而偽謂士人也婦翁曰大極生兩儀子作何解婿曰吾醉矣吾醉矣入而問其妻妻數之甚悉出語翁曰遠來大醉乃今始醒大極兩儀之說如是如是翁喜曰是矣兩儀生四象又如何婿茫然無所措忽捧肴曰吾又醉矣翁乃大笑知其真從中代對也

敗屨記族

有七人者之族其長老好以誑語繩人每微過必聚族點之已點至四人其人欣然受點無難色或問之點族至厚而子欣然何也曰吾即不幸不亡於族然顧吾黨已衆矣今朝廷之上斥逐君子近於空羣而言者猶吹疵不已不幾於三人者之族乎悲哉

虛無

傳某者好談虛無以貢為學官自幼缺一耳既老齒又缺復時摘去白鬚鬚幾至盡有兩縣官謁按院述傳公於官署一縣官笑曰公可號三無先生因吟一詩曰先生號劉聘君全集卷十二 寓言 七十九
三無無齒之齒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賴相與大笑遂按院問門二人笑不止按院問故具言其事按院曰傳先生豈空談虛無哉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於是滿堂皆大笑而罷

慎術

鉅金者常擇美銅鑄鍾而用惡銅鑄佛鐘怒謂佛曰吾銅美人曰擊之于銅惡人曰拜之何也佛曰吾質惡吾乃為佛人自拜佛耳不知其質惡也子質美子乃為鍾人自擊鍾耳不問其質美也子自處之不慎思我何為嗟乎人以

美才自處於卑賤而又耻之是弓人耻為弓也如耻之莫如作佛

惡人忠告

子于與人同行其人負麥囊在前囊發麥根藉泥地上不知也子于從容問曰他人過失當告之否其人曰自家門前勤掃地莫管他人屋上霜于于繼奉教已又問曰予時見他人過失口輒欲言即勉強括囊顧無奈此心隱隱不能自己其人又曰人誰能見其過必欲言之達以速禍予往者曾遭失言之咎故今深以為戒于于復奉劉聘君全集卷十二 寓言 八十
教如初至再至三其人曉譬百端終不更前說行十里矣於是于于遂迴言曰爾麥囊發也其人視之則囊將塌矣乃作色曰奈何不急告于于曰久欲奉告辱君可卑再三故不敢發口耳

記問之學

有童子為扁鵲負藥祿遇扁鵲用方輒從旁識之已而試之病病無不愈或謂童子曰少年何醫之神乎曰吾寔不知醫獨多記經驗方也一日人以他奇病求藥童子謝曰吾所記方無此病者其人笑曰君無吾病方吾無君方病

大息而去夫記問之學無裨於心且不可作至賢而況乎

劉聘君全集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元卿師事耿
定向及同邑劉陽講求心學而其詩文乃多慶弔
之篇罕見闡發理道類閩中所刊林網山集考江
西通志元卿所著本有山居草還山續草諸編此
本爲其門人洪雲蒸等所輯觀其體例舛襍知其
去取之失當蓋已非元卿之舊本矣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七

卷附錄一卷

〔明〕張元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張汝霖張汝

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不二齋文

選七卷》提要

刻張宮論文集叙



此予年友張宮論遺稿也予與宮
論同官詞林子最善病藥物是須
何暇及其他即官論有所著作不
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問學要以
萬物一體為宗而以明明德於天下

序

為願其望聖人而蘄至之切於饑渴
予所習知也乃今讀其文析理于幾
微而戒于恍惚譚民之寔若已推
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真意溢發使
予對之如對宮論之而親承其語豈
非精神所注有通接于言外者耶昔

人比立言于功德抑惟是真之所傳
自不可朽如徒粉飾其辭以是為
行遠容非虛車之喻乎官論又嘗
脩黜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專或
歛限以年所官論曰莫信于耳目所
睹聞又以嫌自避而歛推之所不知

序

上

何人自視得無薄乎于是槩取而裁
之不以一語相借是時予南昌亦脩志
予與同郡邑二三君子皆謙讓不敢
居且為限年予謂諸君子曰以此視
官論其力量豈不相遠哉諸君子曰
妾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即委

專矣其能任乎諸君子凝神久之
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
非一真所屈耶嗟夫真者聖門所未
見而思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
心之望官論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
于斯文又且秉

序

主

國之政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
人所謂天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
留其精真予能無慨夫予能無慨
夫
萬曆癸巳年弟新建鄧以讚頓首
書

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然簡褻煩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心期曷無讓予思與公相遭星沙之濱公先一日登嶽麓去予後公一日宿古寺觀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意謂

序

與公合併有日廼公再出而元標乞歸舊隱公遂為古人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日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闡揚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似公自登第後所至

求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子聞一言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為己事不難以其身為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真以斯道為己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于天下為極致此公學之崖畧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即以理學為窟宅朝

序

干

登講堂夕踞華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為波流且為茅靡公亭亭孤騫至冒江陵誚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于天下為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觀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毅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

忠孝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為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朱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閣鳴太僕公冤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即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為言孝也忠孝立

本序

五

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予聞先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輿言義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常提信字此皆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雖汪洋不測然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顧譚良知者多

憑神識為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羽翼汝中如兩軫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乎予自立朝觀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儒與公革同心同德以闡繹聖真而近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浸明浸

本序

四

昌夫孰謂種佳谷于地而弗生生也者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峇

萬曆壬寅孟秋月吉旦吉水侍教生鄒元標頓首拜撰



題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余筮仕稽陽獲瞻陽和先生矩範氣溫言侃蓋有道君子也去稽陽幾十載而後再聆警欬於京國間先生以夙誼視余疊又不倦無非樂與人善之心歟迨余視鹺晉東而先生已不

可作矣天生哲人學未竟用惜哉越十又七季余出按江右適嗣君綰綬臨陽亟索其遺文讀之閎深淵懿類多論學遠語也先生之學妙契良知宗旨至語以示人則云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肯哉言乎陽

明先生病俗學之支離特揭本體為聖學真詮而後之襲其說者往又脫畧於檢點至令聰慧無忌之徒藉口超悟以掩護躬行其去聖門之訓愈遠矣先生自悟本體而以操修立教可謂善發陽明氏之蘊奧者乎門人

序言有曰見徹則進以提修行高則啟以覺悟摹擬古人則以自信為真空譚玄妙則以踐履為實提醒人心修悟並進是豈徒事口耳者可窺闢其藩籬也嗟乎安得起先生於九原相與覲面論心以訂正聖學哉遺編

會心追感晉雅因俞嗣君之請以寄
神交之志云爾若其文章經濟觀者
當自得之余何容贅焉

昔

萬曆壬寅歲季秋月荆谿吳達可書
於臨陽公署

題陽和張先生文選序

蓋自陽明子以理學倡於越而我越
中人士溯其旨而寔於學者先後
不乏當時及門固有獨傳其心印者
矣後數十年而有陽和公公篤信
良知歸依誠切懇求學談存體而
忽工夫則揭致字以為提撕謂知良
知而不知致者惟小陽明子之所以教
也故其視身率先倫理竭力事其
太僕公生歿以之忠慤之帛自弱冠
已然其後抗疏立朝所建樹德
有同臭味之意忠孝狀元海內人

人知頌之矣然此固其大節之顯然者更有一片精神流貫為世道攸賴寔近世士人之所希公處江陵柄國時人諱言學而公嘗曰不飽談在兵師聽羣京師在越張羣於越堂登公懷永之堂朋徒滿座子弟侍

李

二

側三五諸孫方為童子布衣草屐洒掃詩歌志意忻暢而一郡興起不戒以喻其在宅所可知矣見人之善多方接引其所當為有瞻前顧後之士所途巡者而公挺身一世所遇至令想見其懇懇之衷直前之氣猶令

人神王而心疎以此精神日月擔當必道鼓舞人心宇宙間不可一日無若人者公之於世重矣昔周

肅皇帝之渭陽明子也曰王守仁是有用道學大哉王言道學而無用則亦無用此學矣世之談學不少而有

李

三

實用者絕人彼嗜學之念不切而毀譽得喪撓其中則精神不貫而所學卒成無用世用之學雖稱孝稱弟猶為士之次忠節比於東漢諸人猶謂之無當於道急救於時而況其下者乎此公所為重於世而余深有

嘆乎近時之不易得也已然公學足
用而世又以其不究於用為惜夫既以
精神為用則亦何間於存亡公往矣
而今其弟君子脩公之業而聯羣
不廢今伯子清江君以其學施之
政事且我輩講究是事者日滿文

卷

四

成之祠而尊之濟之凡此皆公之精神
公之作用未嘗一時不在也公有遺
文若干卷一句一言皆精神所寄業
已付梓而近吉水南阜鄒公知公家
深淺加點訂精光愈露既成而清
江君與其弟太學君乞言於余以

余素辱公典可而且同學陽明之
學也余因為之敘述以附鄒公之後
夫茲集行而公之究於用者其更
有終窮也乎哉

萬曆癸卯午月之望同郡侍教生
周汝登頓首拜撰

卷

五

刻張陽和先生論學書序 書今具載集中

後世談學者各有一時之說宋人多言天理人欲其在近世則多言本體工夫要之皆屬支離而非孔孟宗旨也此理在人無方無體自感自通乎鋪於日用之間學則聖不學則凡豈能加減於毫末哉孰為天理孰為人欲孰為本體孰為工夫種種色色皆由見生復以我見而破彼見此言所以轉多也雖然任斯道之責者固不得而辭也亦各云救而已矣蓋昔王文成公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則本體工夫原無二項明矣陽和先生最尊信文成公者顧於此獨不甚肯其說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先生之論主於救世人之不用工夫者故不嫌於分析歟後之學者果能由工夫以達本體則始雖分而竟必合否則徒守文成公之緒論雖說到渾合無縫罅處亦對塔相輪去此尚遠也起陋劣實賴先生提醒今先生已逝痛何可言曾舜徵氏刻先生書稿以公同志爰弁數語於簡端志不忘也歸善楊起元書

陽和先生論學書後序

世所推尊聖學者豈不以盡性至命哉顧性不易知而以虛靈當之則局於見功不易盡而以篤行當之則泥於迹此下學上達一貫之所為難也誠知於穆之體不以見見不以聞聞而流動充滿無微不貫則復性之功不容不戒不容不懼而收攝保聚無間可弛如是之體是謂真體如是之功是謂實功融徹外內齊一天人註我六經觀面千古則謂之紹明聖緒豈虛哉吾師陽和先生英姿偉識好學樂群求友四方不忘規戒見徹則進以提修行高則啓以覺悟摹擬古人則以自得為真空談玄妙則以踐履為實補偏救弊宛乎下學上達之旨不靳以文詞勝也一日手其書若干以示某曰近見如此試與子商之亡何而先生不起矣嗚呼痛哉先生孝友在宗黨端潔在鄉閭直節在朝廷今聞在天下無不可為後學法程至然契良知之體雖文成入室弟子自謂弗如也某無能為役恐終怠棄謹守其遺書奉若著蔡因梓之誦正四方有道以終先生之志云門人曾鳳儀識

陽咏張公諱像



像讚

制科大魁講幄從官遠宗明道近淑伯安
千仞翠嶺萬頃清寒如擊金玉如挹芝蘭
所可模者人貌翩翩爾若夫肫肫孝思
烈忠肝如水行地如日麗天使後世
願為執鞭者又豈在於緜素間邪

汝南友人王祖嫡書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咏
張公行狀

同邑朱賡謨

萬曆戊子春太子諭德張公子蓋卒於官其二子皆
在越同邑朱賡與之訣而哭之哭已則為經紀其事
歛而再哭失聲已乃手記其平生有妻子不識而賡
識之者歆以眎其二子而其長子汝霖奔至京師亦
謂非賡不可作狀將藉手以乞銘焉嗚呼賡豈謂今
日遽為子蓋作狀哉狀曰子蓋姓張氏諱元忭別號
陽和先世本蜀之縣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咸淳中名
不二齋文選卷之十行狀
遠猷者來守紹興因家焉遂為山陰人太守公九傳
而生宗盛宗盛生詔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嘉靖丁
未進士仕至甘肅行太僕卿娶劉氏封安人子蓋父
母也子蓋生而狀貌欽鬚劍眉喬宇岑準穎穎識者
知其不凡既就學誦讀不輟口坐常至夜分劉安人
獨一子又素羸固止之則陰篝燈帷中伺劉安人寢
復起讀一日太僕公命之對曰脫穎慚居家後應聲
曰致身敢讓入先太僕公大奇之太僕公為儀部郎
子蓋從母向太僕公物色諸縉紳臧否及朝政得失

太僕公叱之曰孺子何知勿妄言楊椒山公之就戮也為文遙奠而哭之悲憤烈聞者舌吐嘗讀朱子格致章履卷思曰無乃倒言之乎何以云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灑然有悟自是日究心於此學矣乙卯歸娶于越至則邀余及少宗伯羅公一甫同學於侍御俞先生所俞先生改容語曰子非吾弟子也以前師友之間待之明年試有司輒高等戊午舉于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念違子室久泝江往省不復

不子齋文選

卷之十什狀

二

置計偕於念踰年乃歸其後連上春官不第則築室龍山之上復邀余及一甫讀書其中經術世務靡不相與究極慨然有必為古人之志焉戊辰三人同上春官子蓋願獨不第意方怏怏而會太僕公以雲南武定功為忌者所中有詔逮訊於滇子蓋自邸中倉皇馳歸身掖太僕公至滇間關於駭機伏弩之間幸而得釋則又慮有中變令所親護太僕公歸而自以單騎并日馳京師白當道始得俞肯肯下則又以單騎并日馳歸慰太僕公於家父子相抱且泣且

喜若更生蓋一歲而旋遶南北者三以里計者三餘時年踰三十而髮種種盡白人言太僕公可謂有子矣明年入成均大倉王荊翁為國子司業一見以國士遇之辛未上春官讀書元真觀中一夕異香滿室隱隱聞神語曰狀元獨占春闈因以詩紀之是年舉進士果第一授翰林修撰時一甫及余已先授史職三人復同官比鄰而居所以淬礪之愈至而子蓋之舉禮闈實一甫所錄里中以為美談云子蓋既拜官益思竭忠謹報國恩會上御極初年客星經

不子齋文選

卷之十什狀

三

天御史某以直言被放科臣救之不得子蓋疏請復某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兩宮以端化本語甚激留中不報亡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至則日夜侍膝下衣帶不解者十閱月而太僕公竟不起子蓋哀毀骨立如不欲生嘆越俗居喪燕賓崇佛非制於是一遵古禮著為家法越人有化之者太僕公為諸生時嘗修山陰志歲久多逸事子蓋因讀禮之暇續成之又撰會稽志事核而詳兩邑之有全志始此戊寅兄喪復除修撰同修會典己卯充內書堂教

故事入內書堂為乙其章句課之對語止矣于蓋
曰此輩他日在 天子左右關主德不細奈何不預
教之乃取中鑒錄親為條解用示勸懲又作訓忠諸
吟令歌之異其有所感悟已克 經筵展書官 起
居館編纂章奏庚辰克 廷試掌卷官代草文官
誥勅壬午八月 皇嗣誕生齋 書告楚中六王因
上匡廬浮沅湘取道入武夷瀟然山水間有吞雲亭
八九之意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仍偕同志聚
集講學遠近喁喁嚮風馬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
不主齋文選 卷之十行狀 四
太安人七十衰矣依戀不忍去太安人怒而遣之不
得已強行行不百里心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
遂逝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斂人以為孝感云
居太安人喪一如太僕公喪偃伏苦次足不涉里門
比葬則朔望走墓前伏地哭聲動林木終三年猶一
日也紹興郡志自南宋以來多闕不修會太常孫公
鑠亦廬居郡太守並以志請兩公分曹而為之諸人
物列傳皆屬于蓋褒貶予奪不輕置一字再更歲而
校青龍邑三志並出張氏父子手有班馬氏之風焉

丁亥春免喪再補修撰尋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
院侍讀清理武黃七月克 經筵講官既入侍見
上津津嚮學講臣有所諷勸和顏色受之退而喜曰
今而後庶幾效一言之愚裨 聖聰萬一乎先是
上登極覃恩于蓋痛太僕公以被黜不得與上疏請
曰臣父天復為雲南副使時督兵武定斬逆酋鳳繼
祖首及其黨千數報二十年之逋誅拓地千有餘里
功狀甚著會臣父遷去忌者中以竒禍遂誣指命之
伐父挫于刀筆之前臣竊痛之願以臣應得 恩贖
不主齋文選 卷之十行狀 五
臣父罪臣死亡所恨 詔原之量予冠服至是子蓋
復上疏申前請 上以其越例噴奏切責之竟不許
子蓋乃伏而嘆曰嗟乎吾不能以至誠動 天昭雪
父冤何以見吾父地下乎邑邑不樂者久之體故羸
又中更滇南之難積憂傷脾春三月病轉劇遂不起
臨革一語不及私惟向余作啟手足狀呼 陛下者
再又曰 朝廷亦多有人且瞑門人國博魯君鳳儀
嗟涕呼曰師平日功夫正在此時用復張目拱謝之
乃瞑嗚呼可謂得正而斃矣子蓋平生以忠孝自詩

蓋其天性而日所孜孜者尤以講學為急學宗文成而每病世之學文成者多事口耳乃以力行矯之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又言朱陸之學本同一源後人妄以意見分門戶滋生異議乃取朱子詩文摘其與文成合旨者彙成一書曰朱子摘編書出而紛紛異同之說可置弗辨已居官居鄉必聯屬同志講明此學殆無虛日蓋其志直以天下為己任而謂非正人心必不可以治天下非明學術必不可以正人心此其

不干齊文選

卷之十 行狀

六

諄諄大指也性剛介不苟取予亦不能媿姻事人江陵公棟政諸黨人趨之若狂子蓋實出其門願獨恬然自守歲時旅進一謁而已及江陵公病亟門人請禱謂子蓋舉首也宜率先趣者交至于蓋第領之竟弗禱家居不通刺有司絕當途之交至於地方利弊供材隱德未嘗不極力言之湖中舊行均徭賦法吏因而為奸百姓囂然苦之條鞭法行稍稍帖席而吏不得有所逞乃諱言不便幾動採矣子蓋移書當道陳利害甚悉法得不更稽山文公祠天真文成祠用

新例盡毀子蓋嘆曰崇祀先賢興起後學何靈于地方而以毀為多方護持之所以卒復兩祠者本于蓋之力也季長沙公本徐僉憲公甫宰范處士璫周處士夢秀皆鄉先生並言于學使者得祀學宮其他間閭之行閨門之操耳目所及靡不聞揚尤篤於親族親族待炊者數十家其不能婚不能喪老弱孤寡不能存者加給焉兩弟生最晚且異母太僕公憐之甚病且革猶張目睨子蓋子蓋退而泣曰所不視吾弟如吾子有如此日太僕公乃瞑其後訓撫之恩義備

不干齊文選

卷之十 行狀

七

篤迄于有成頃訃歸兩弟拊膺號曰吾乃今真死吾父矣越俗浸尚華靡子蓋以淡泊先之衣必重澣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綺繡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陶然自得常言此便是羲皇境界其胸次灑落又如此翰林職銓槩以健戶簡出為高子蓋既集四方學者雍容都講而復相與辯論人才商確當世之務聞某某稱說某某輒籍記之若弗克見 國家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曰即此是學子是一時學者爭言子蓋且為名儒

且為公輔而子蓋亦自言千聖非異學為之則是宇宙事非異任用之則行隱然若自負焉惜乎天不假年齋志以沒宜知不知咸為之太息也蓋聞子蓋之生也其諸父夢文昌降於庭及其第也龍山夜鳴如吼是年水大潦山裂數處而郡守忽夢文昌墮地竟以子蓋之卒當之豈其存亡固關天地之數哉為文平正典雅耻工鞿悅所著有紹興府志會稽縣志雲門志畧山游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皇明大政記藏于家生嘉靖

木子齋文選

卷之十 行狀

八

戊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一配王氏封安人曲阜丞大紀女子男二女霖國子生即余婿汝懋國子生娶王文學應禎女女一字范憲副可奇仲子紹裘孫男七耀芳邑庠生娶陶太學允嘉女燦芳娶王太學鍾瑞女炳芳聘徐文學汝玉女燁芳聘魯定陶錦女燁芳未聘俱汝霖出姻芳聘陶舉人志高女炤芳聘董舉人懋中女孫女二一許字余孫體元一未字俱汝懋出余嘗攷國朝科名以甲魁為卿相勲德並茂垂鴻無窮者亡論

已乃位不越中大夫而名播寰宇沒世之後猶蒙表章則一峯羅公倫梓溪舒公芬念菴羅公洪先三君子之外靡得而聞焉三君子所謂不愧科名者也豈其卿豈其相哉子蓋之造即未知其所止要之理學同氣節同官不過五品又同安知後世無表章子蓋以繼三君子之躅者乎余故狀之以干于名世元老銘諸墓門使後之人有所徵信焉

木子齋文選

卷之十 行狀

九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墓誌銘

太原王錫爵撰文

太子左諭德張君者篤學好修卓犖有大節予從大學諸生中識之既貴節益堅名亦益顯予心儀張君浸假而為清鏞為大呂乎庶幾鳴國家之盛而今已矣悲哉張君諱元忬字子蕙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

未卒齊文選

卷之十墓誌

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君適為誅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既冠偕今朱宗伯羅少宰受學於俞侍御侍御雅重君才行不敢以弟子禮禮君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

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

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

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掖太僕

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

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稱

先皇帝指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以遭

遘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毋愧科名

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

未卒齊文選

卷之十墓誌

十一

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

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

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上元年君嘗

疏直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

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

堂君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貂管

蘇非人乎乃取中鑒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

歌之尋管理誥勅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

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

槎間漫筆中已過家省太安人太安人趣君行復令
君行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
病不起矣蓋君在詞林一予告一奉使再歸里中而
二尊人喪乃再與期會皆得耳受治言躬親楫柑藉
榦之事無遺憾人以為孝感云丁亥起家用詞林久
次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清理武黃尋充
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學華嚮
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 宸
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乎焉初

不于齋文選

卷之十

上

上御曆覃恩君即疏白太僕公冤狀請以恩及已者
移太僕公 詔予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
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 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
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離志以殒願以身
代父報 國而卒且徵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緼
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卒願弟子呼 陛下者
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瞋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

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割
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歧之非是
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
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姘姁事人然
坦焉躡中庸之應亦不歆以奇行自見蓋君之進也
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鵲鳴而君
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余曰某門人也皂囊白簡
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死弗為

不于齋文選

卷之十

中

之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
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于學
越人至今誦為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
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瘠喪葬悉遵古禮
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
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俸兩弟怙君忘父之
亡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君
行誼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
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

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
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
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皇明大政記
藏于家君生嘉靖戊戌十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三
月二十五日春秋董衍大衍之一耳娶于王封安人
子二汝霖汝懋俱太學生女一字范紹裘霖子五耀
芳燦芳炳芳煒芳燁芳懋子二炯芳炤芳婚娶皆名
家越人為余言始君族中蓋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
龍山鳴而君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墜而
不子齊文選

卷之十一

十四

君死始終殆關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
君而又死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死而學士
大夫之推轂君滋甚余謂明興大廷首舉諸碩哲
位不過五品而名重天下唯一峯梓溪念菴三先生
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
夫三先生皆軼軻不遇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
門名輒與三先生埒詩不云乎鶴鳴于九皋聲聞于
天君子亦務聞修質行而已奚必奇節哉余重有慨
于君因為之銘銘曰扶輿孕靈爰降文星山鳴于

里策冠于廷既鳴胡裂星光隨滅靈氣還空哲人歸
穴悠悠古今孰愴我心爾貞爾介而表正儒林式如
平式如金吁嗟乎銘石在陰將永世懷爾之德音

不子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五

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蕪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墓表

會稽羅萬化撰

嗚呼此為余友宮諭張公子蓋之墓余之獲交于蓋也自嘉靖丁巳與大宗伯朱公少欽同師事侍御俞先生之門余長于蓋一歲少欽長余一歲三人相視稱莫逆云已余與少欽俱成隆慶戊辰進士先于蓋授史職而于蓋隨以辛未登第官翰林修撰余三人復比舍聯床切磋究竟宛如同學時何其懽也詎今萬曆戊子而于蓋逝矣嗚呼痛哉少欽業為狀以請

不于齋表選

卷之十墓表

十本

銘于相國王公荆石而復命余化表諸墓願余安忍也蓋屢操筆而屢廢者久之雖然詎安能無一言以慰于蓋按于蓋姓張氏名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故綿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徙家山陰入國朝而父太僕公天復以仕顯母為劉安人夢文昌降于庭而子蓋生古貌稜稜雙眉戟立識者已謂不凡及長嗜學誦讀不倦而慷慨負意氣論議侃侃常從太僕公於儀部每每詢縉紳臧否時政得失隱然已見激揚之志楊忠愍公死諫為文哭奠詞意悲憤聞者偉之讀米

子格致篇輒覆卷沉思務求所安已聞王文成致良

知之說恍若有悟喟然嘆曰學在是矣自是日究心

焉戊午舉於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于蓋罷計偕往

覲逾年始歸築融真堂于龍山陽講學其中後連上

春官不第而會太僕公有疾難下石者謂毛集之子

蓋以一孱書生力脫奇禍蓋暮年而吞吐蠻煙瘴雨

中叩閣號呼泊於父子相抱泣於庭事卒以白而

于蓋之精力頓耗是矣既入中秘自以釋驕取上第

期有以自樹無媿科名稱聖明之遇日珥筆館下

不于齋表選

卷之十墓表

十七

蒐金匱石室之藏而研究之詞臣雍容文墨率樞戶

簡出為高子蓋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材有得輒籍記

之至國有大興除必反覆詢考務協于一會上

御極星變御史某以直言被放于蓋疏請復某官

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兩宮語甚切至不報無

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歸躬涉藥者十閱月而太

僕公卒于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免喪起家同修

會典已充內書堂教習昭鑒訓忠期埏埴正人以備

僕御之選蓋有古大臣之思焉已又充經筵展書

官代草文官 誥勅直 起居注館會 皇嗣生奉
書告楚中諸王匡廬沅湘武夷諸洞天福地足跡靡
不遍至必有會會必有記奚囊中珠玉累累也使竣
以便道歸觀太安人依依膝下不忍去而太安人盛
色督之行行不數舍心忽動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
不起矣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殮人以為孝感
云再免喪起家用詞林久次擢春坊諭德清理武黃
尋充 經筵講官既入侍見 上津津嚮學時霽顏
色納講臣諷勸退而色喜謂 宗社幸甚庶幾抱微

才士齋文選

卷之十

十八

忠伸未議靖獻於萬一也初 上御曆覃恩太僕公
以坐誣被黜不得與子蓋疏白寃狀請移 恩太僕
公 詔予冠服至是復懇疏以原官請 上以其違
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大窘伏地慟不休痛瀉
洗之不行也控額之無地也烏鳥之私格而貫日之
誠微也竟伏枕奄奄尋至病革時余遭大故踰伏苦
塊惟少欽守邸中得與子蓋訣膝手足示之呼 陛
下者再且曰 朝廷亦多有人張目拱手謝門人之
請遂殘嗚呼詎謂子蓋而止此耶子蓋少負奇稟忠

孝大節明發不忘自總髮以及艾行已守官耿耿為
宇宙奇男子而尋厥本源則良知一脉遠宗文成而
體驗實踐自得為多每謂學者皆說良知不說致良
知去師門宗旨遠甚又曰上智即本體為工夫下學
用工夫合本體其超悟融釋表裏洞貫不讓諸入室
弟子而矯偏救弊以羽翼師說則子蓋之功有焉尤
惓惓接引後學成就人材性剏真嫉惡如讎至於獎
善常若不及如復文公文成兩賢祠祀四鄉先生於
學宮議條鞭法便於民衆建龐公去思祠推創法之

才士齋文選

卷之十

十九

功以示不播皆本子蓋力也居恒負天下志間偕鄉
先生讌集胥目子蓋為黼黻中人願以古名臣傳及
國朝經濟錄為相業助子蓋莞爾曰忤徵先生寵靈
得事 明主執素誓一篇足矣其自任之重如此以
故一時內外縉紳莫不以伊呂器歸之而子蓋亦不
復固讓至處權勢機實間不激不隨漠如也文章春
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既成
子蓋為續其後傳已又修會稽縣志紹興府志義嚴
采鉞稱一方信史然並出張氏父子手人謂有班馬

氏之風云撫異母弟恩義備篤尤厚於親族待以舉
炊者數十家孤寡老弱昏喪皆有給越俗浸尚奢靡
居喪讌賓崇佛子蓋以禮節之著為家法人多化焉
衣必重瀚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
婦有服珠玉文綉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
陶然自得人莫窺其際大都從虛明一竅中作用無
失其本來者而已余嘗謂少欽鎮密而有不為子蓋
剛毅而有必為皆任道之器而余以淺衷訪植左右
二公間庶幾歲延薰培我也而今子蓋逝矣一良友
不子齋文選 卷之五 墓事 十

矣可勝痛哉子蓋以五品終格於令不得請謚與贈
越三年吏部鄒君元標以子蓋請得如羅公倫例以
為不規科名者勸少欽狀子蓋謂後必有表章之者
不謂近在吏部也子蓋可無憾矣子蓋娶王安人此
德懿行著於內外子汝霖汝懋諸孫玉立所以紹休
嗣美者且世世弗絕皆子蓋之所留也爰碑刻石用
識余思以詔來者

郡志小傳

餘姚孫鑛撰

郡志既傳布未一年而子蓋卒子蓋名元忭太僕天
復長子余庚午冬與子蓋為文會熟其為人於時雖
為舉人即有大志慨然論天下事矣先是太僕公有
滇南逮值病子蓋扶掖往艱辛萬里鄉人稱焉事卒
得白已乃撫他事除名語在太僕傳中明年辛未登
進士第一授修撰又明年值 覃恩則上疏力白太
僕公寃 詔特許復官蓋異數也於時部覆疏固云
後有比者必其子亦如元忭乃得許可知其難矣是
歲有星變子蓋上疏言事甚激切既上以揭帖詣時
相相不出見第遣人謂曰如此門生者十五年即望
代我何見小如此又曰既如此我亦不為渠地子蓋
曰待為地當不上疏矣竟出語傳入時相曰此人當
病狂矣疏久不報子蓋遂請告既而遣太僕艱仍起
故官居京師則講王文成之學世方譁講學子蓋不
顧二三同志常有會是時知子蓋者咸期為公輔而
子蓋亦隱然自任於人材及邊務至他生民利病皆
手有記慎取與持身如捧盈壬午秋使楚明年進劄

安人難後二年修郡志乃又亟稱王又咸以為事事
可師與商時事得失較若鑑照所論說皆可施用又
皆出獨見不隨人低昂益淵邃有詣矣然每談未嘗
不極口言太僕之負屈也子蓋少多疾以好學益羸
時時苦脾弱丙戌冬脾患益甚余往與別坐床上面
色青黑骨瘦如削又多瘕然家人小事必咨應酬間
錙銖必求諸禮無忽慢也至京晉諭德復上疏理太
僕事 詔不許仍訐責人謂太僕前已踰例茲舉不
其可已然子蓋風志如此當必有傷心者矣子蓋沉
不于齋本選 卷之小傳 二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一 制藻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廷對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紹承
天命續御丕基五年於茲夙夜皇皇圖惟治理每思
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黃
虞尚矣三代以成周為盛說者謂大和在其宇宙
不于齋本選 卷之一 一
果何道以致之或謂周禮九職八則五禮六樂三
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習於上下等威之中消
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歟
否歟漢治號為近古當其時獻議之臣猶有欲定
經制者欲建萬世之業者欲不嚴而成化者之三
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興治然則如何而可以致
太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六合同氣以政防民若職掌
所載同符六典以禮教民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制度精詳達於上下可萬世行之而寡過矣乃今治績罔效風教未孚長厚之意薄虛偽之習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恣睢以陵上庶幾所謂卿大夫和於朝士庶人和於野者而不可得豈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至歟今欲興教化厚風俗使天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相安於蕩蕩平平之治禮讓之風媲美成周必何施而後可諸士子綜古度今試究其說朕將采而行焉

不主齊文選

卷之十

二

臣對臣聞帝王之繼天而立極也有齊一天下之具而後可以臻治平之效有化成天下之實而後可以追協和之風政也者齊一天下之具也所以示民之趨而嚴其防者也禮也者化成天下之實也所以定民之志而彰其教者也政之所布或止於法制之粗而禮之所陳不足以建中和之極則民皆習於其文而昧乎其實雖欲使之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以相安於蕩蕩平平之化胡可得哉是故聖哲之君受上天之寄膺化民之責不徒道之

以制度文為之具而必有禮焉以寓夫潛孚默運之機勸民之善而不以爵祿遏民之惡而不以刑威是以其教不言而喻其民不令而行布列於庶官者各修其職而不日志於尊榮散處於族黨者各安其分而不日志于富侈遵王道者無偏黨頗僻之患若聖訓者有時雍風動之休古之帝王所以垂拱而治揖讓而化者其有由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啓

不主齊文選

卷之十一

三

仁儉性成紀綱振舉于朝廷而海宇嚮風威德覃敷於邊塞而蠻夷率俾治已至矣化已洽矣乃於萬幾之暇進臣等而策之慨然有慕于成周之治而以方今之民風士習為憂詢臣等以興禮化民之要誠求治無已望道未見之盛心也草茅之士沐浴

聖化願撫忠悃之日久矣敢不披瀝以對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蓋四海之廣萬民之衆風土異宜習俗異尚不
有以整齊之則亂不有以約束之則爭君人者荷
帝天之命握君師之權以立極於萬民者也則凡
所以懸之象魏頒之條教彰之物采陳之藝極以
整齊天下約束天下而使之順軌嚮方焉者寧非
治天下之常經也哉然此特治天下之文而興禮
敦讓則化天下之實也有其文而孚之以實則制
其外者又有以格其心而天下自漸摩于仁讓之
治不務其實而徒飾之以文則革其面者未必能

不于齊文選

卷之十

四

一其志而天下卒積習于偷靡之風上之所尚少
異下之所趨頓殊故曰政刑者輔治之具德禮者
致治之本而治天下者貴審所尚也黃虞之治遐
哉弗可復觀矣試以成周言之周自文武開之於
前周公成之於後其所以治天下之具斟酌百王
損益二代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蓋纖悉備矣乃其
化民之實則有不盡於是者是故樸棫作人之教
關雎麟趾之意行葦蓼蕭之德所以播其忠厚儉
勤之化者真懇惻怛蓋不徒政以驅之而恒有禮

以率之也嘗觀周禮一書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
成王以之享四十年之大千有周以之培八百年
之命脉斯誠治天下之大綱大要也然不徒曰周
之政典而以禮名之則其寓意遠矣今考其所載
若設官分職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制度品式非不
詳且密也而其精蘊所存機要所急則惓惓乎以
禮化民之是務焉是故任之以九職治之以八則
節之以五禮和之以六樂迪之以三物正之以六
容以功詔祿而尊卑之有等以事奠食而貴賤之

不于齊文選

卷之十

五

有章當時之民自少至長習于升降揖讓之節而
囿于道德仁義之中曉然知上下之分如冠履之
不可踰位巖廊之上者懷素餐之懼效靖共之忠
而卿大夫相與和于朝處邦國之中者泯僭侈之
私敦雍睦之義而士庶人相與和于野風俗之美
比屋可封宋儒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詎非以禮
化民之明效也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記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
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民也知乎此則成周之

所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者其道可知而後之圖治者可以知所務矣漢之興也去周末遠使當時之君能奮然復古之治而本之躬行以善其則先之禮教以孚其心則成周太和之治幾可再見柰何以雜伯之心而行一切苟且之政黃老申韓既以陰壞天下之學術而恭顯許史又以紊亂先生之典刑是以當時獻議之臣若賈誼之於文帝則曰禮者禁于將然法者禁于已然而歆其定經制厚風俗以興殷周之治王吉之於宣帝則曰安上

不士齋文集

卷之十

六

治民莫善于禮而歆其述舊禮明王制以建萬世之策匡衡之於元帝則曰道德之行自近者始而歆其陳德義循禮讓不嚴而化以挽浮靡之趨蓋誠以太平之效不可以徒法致而轉移化導之微權必以禮教為之本也三臣之言豈非通達治體者哉而漢之三君卒徂于陋習而不能用是以德色諄語民鮮淳良之俗貪鄙嗜利士無廉靖之風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有如賈誼之所太息貢禹之所極論者終漢之世日

以凌夷而不振非漢之民不若成周也禮教不修而文法之弊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驅逐胡元復帝王所自立之土宇建古今所未有之事功不惟政以防民而又禮以教民蓋有兼舉而不遺者以政言之若諸司職掌所載官以職分而九卿百執事之相維事以類繫而大小纖悉之畢舉宏謨曲筭燦然六典之章程也以禮言之若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所載提其綱領而祭

不士齋文集

卷之十

七

享昏喪之有節析其條目而服舍器用之有差良法美意藹然周官之矩範也二百年来道化淪洽日氏月窟之邦含齒戴髮之屬孰不沾德澤歌太平雖成周之盛何以加此而

聖問所及猶以治績周效風教未孚為慮臣嘗思之而得其故矣蓋成周之所以化民成俗者政非出于禮之外也我

聖祖之所以建極垂範者禮即寓於政之中也有政以為齊一天下之具故有以一民之視聽而孰非

所以為禮之迹有禮以為化成天下之實故有以定民之心志而孰非所以為政之精然則昔之以和平而今之所以偷靡者從可知已由今之時觀之長厚者變而為浮夸淳龐者變而為虛偽倡優忘后歸之僭塲屋競文繡之觀而民侈泰以相炫者日甚也急進取則懷入市攫金之心工擠排則為下穿投石之計而士之恣睢以陵上者可駭也民風之薄惡士習之澆漓非惟歷

陛下之憂臣亦且憂之矣臣竊以為風俗之無良者

不才齋文選

卷之十

九

由教化之不明也教化之不明者由政本之未立也夫所謂政之本者何也禮之實是也今也詳法令而畧禮教重文藝而忽德行賞罰非不明也而或枉其功過之實則下何由而勸懲議論非不悉也而或歟于盡一之守則下何由而趨避學校視為具員而師儒之模範弗端守令勞于案牘而風俗之淳漓罔念

陛下所謂政之文徒具而禮之實未至者臣不敢謂無是也則又何怪乎民風士習之日趨於弊而下

古若哉夫

陛下知致弊之由則知所以救弊之道其道無他亦曰務禮之實而已矣臣請申

一書

聖祖之制法成周之規揀漢臣之言興禮讓之教堂銓衡者不徒以政績課殿最而必核其行檢司登顧者不徒以詞章品高下而兼採其德誼賞當賢罰當罪而勸懲昭明允之公執體要崇本實而議論黜靡曼之弊董學校者必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在湖州而不徒委瑣闥革以充位知郡縣者必如仇香之以德化民延壽之閉閣思過而不徒簿書期會以稱賢由是而公卿勵楊綰之素勲戚慕馬廖之風也由是而大夫秉羔羊之節士民安蟋蟀之化也上以禮相考下以禮相睦師師濟濟熙熙皞皞太和氣象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何幸躬觀其盛耶雖然致治有本立教有源是在陛下求之身心以為臣民之倡而已蓋人君一身萬化所出薄海內外環向而取則焉者也夫苟履盈成之運忘逸欲之危或以聲色或以玩好或以遊

不才齋文選

卷之十

九

收溺宴安而莫之察拒忠良而弗之信則教化之本源已先窒矣又奚望於風俗之還淳也哉臣願陛下端其本清其源澄心節欲以培享國享年之基戒盈崇儉以裕足國足民之計日親賢佐相與從容謀議以共圖太平之業日近儒臣相與反覆討論以深惟化理之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必求諸道使禮教始于宮闈休聲訖手遐邇則教化所敷如風行而草偃表正而景端所以享和平之福追成周之盛者端不外此臣愚不識忌諱

本齋文選

卷之十

十

干冒

宸嚴不勝戰兢隕越之至臣謹對

疏三首

脩實德求直言以謹天戒疏

隆慶六年十一月一日上不報

伏自十月以來客星經天朱昏而見道路皇皇以為變不虛生圖之在豫臣濫厠詞林歷稽典籍自古帝王莫不遇災而知懼卒能化異以為祥故敢殫其愚衷上塵

天聽臣所謂修實德者非獨君臣交儆于堂陛之間

也閨門實王化之原歲警賴后妃之助我

成祖文皇帝續緒之始特命儒臣取劉向所載編

成書曰古今列女傳遠自虞周近及昭代其間

淑妃貞媛賢婦令母片言之善一行之微凡可以

感發善心創懲逸志者揭其本末訓誡宮闈

聖謨孔彰成憲具在茲者

陛下日御經筵泣寒不輟講學固已其勤親賢何

所不至

皇太后母儀四海表率六宮宜有彤史之規以播開

不干齋文選

卷之十

十

睢之化臣請纂

聖祖之遺書擇女官而進講務使熟于聽聞必有裨於啓沃至於聖哲之后如成周之太任太姒漢唐之明德文德格言懿範萬世可師尤宜反覆繹思動止觀法俾千載而下頌美無窮願不盛歟左右侍御悉令環聽庶益宣忠誠之忱以共享太平之福

皇上朝講之暇視膳從容日以所聞更相考論如則

慈母之親即為師保綴衣之賤皆化忠良所以養成
聖德肅清政本者其益豈淺鮮哉臣所謂求直言者
非惟言之中理亟宜付諸施行就令有詿誤之愆
亦當大包荒之量

皇上登極之初 詔示中外凡曩時建言罪廢之臣
悉從簡用一時臣工喁喁思奮謂且錄之於既往
豈有拒之於方來頃者御史某一言之誤輒 賜
放還給事某上疏申救未蒙 嘉納臣恐中外聞
之不察某狂悖之由而妄謂

本集卷之十一

十二

陛下有拒諫之意也凡人之情苟非徇國而忘私孰
肯犯顏以取禍故賞之使言猶慮其隱言而獲罪
誰復敢言臣恐緘默成風諛諂日至設使蕭牆有
潛伏之憂邊境有竊發之寇

陛下曷從而聞之乎夫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國有
直言則奸宄不生故李梁在隋而楚人誦其策汲
黯在漢而淮南寢其謀忠直之士有益于人國如
此古之明王懸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凡以廣視
聽而杜邪萌為萬世慮至深遠也臣又伏請

登極之詔有曰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
諸人直言無隱 德音既布于遐方實意漸淪于
終始臣竊惜之臣願

陛下再申 明詔廣求直言不但優容夫臺諫亦且
旁及于芻蕘允其之請復某之官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有納諫之誠而彰朝著多忠鯁之士紀綱由是
而振譽孽何自而萌哉夫臣所陳二事者固儒者
之常談實保邦之要務伏望

本集卷之十一

十三

皇上不罪其狂留神採納則氣稜潛消而休徵畢集
矣臣叨受 國恩不勝惓款待 命之至

為父陳情疏

奏為恭遇

大慶軍恩為父陳情乞錄軍功復原職以廣聖澤

事茲者伏遇

皇上續承 丕運尊崇

兩宮大典告成中外一時大小臣工罔不沾被臣父
天復原任雲南副使以罪為民仰遵 明例不敢
冒請 恩命顏惟 覃恩盛典實千載希濶之遇

與尋常考滿者不同而臣父先曾效有軍功重惟
究抑有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者伏惟

皇上矜察焉臣父由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禮部主
事郎中陞湖廣提學副使江西左叅政被論降調
雲南副使陞甘肅行太僕寺卿比臣父任雲南時
值武定府逆夷鳳繼祖圍城叛亂蒙撫按會委監
軍羅次哨臣父統兵三千夜半冒險奪小甸關直
趨武定時僉事張澤被賊擒辱城中居民三旬乏
食臣父兵入賊即解圍宵遁圍境士女號泣迎師

本二齋文選

卷之十

十四

臣父撫揀瘡痍安輯反側勦靖巢穴隨以部下官
兵出江追戰生擒賊首七十五名賊從一百九十
七名用計斬獲大賊首鳳繼祖卞大才等一十二
顆賊從一百五十三顆俘獲賊屬一百八十八名
牛羊驢馬器械以千計招降過叛夷四百六十七
峒寨查追賊田歲収于粒七萬一千五百有奇攻
破冷村車甸等峒寨二十餘處恢復久為賊據地
方一千餘里築城置郡建學設驛立堡防禦以平
累朝久叛之禍皆出臣父首議比蒙巡撫兵部尚

書呂光洵巡按監察御史劉思問會本並薦臣父
內有曰智慮素精紀律允肅操縱得宜而擒賊甚
衆任使隨器而謀勇攸歸親履戎行深入夷地
漢土之士咸得其歡心決攻勦之謀悉中手機會
一舉而致蕩平之績數旬而收底定之功相應特
賜擢用本內會薦三哨總陳功次首級臣父實居
其半已蒙 勅下兵部轉行巡按衙門查核此臣
父微功所不能欺冒者也隨蒙陞授前職赴任問
恤忌同列欲據其功併誣以罪新代撫按止據一

本二齋文選

卷之十

十五

時姜菲之言盡畧三年勞苦之實遂致論列提問
其時臣實扶掖臣父萬里就訊巡按衙門祇奉
嚴旨行委布按二司會問遍行各府磨勘備至蠻等
屬夷思父舊功保訴而來者日以百計臣父被論
之情卒無證佐止以應朝多取造冊紙贖坐罪為
民竊念臣父效命邊徼上圖報塞九死一生僅立
微功乃緣忌者之擠排反致身家之毀玷此臣父
所以仰天椎心而不能自明者也臣惟聖王彰實
罰之公必覈夫功罪之實使誠功有可錄即有罪

猶在所原至如臣父始因功而獲謗終以罪而拉
功沉抑終身與編氓為伍臣竊痛之況我

皇上登極之初肆赦天下自非極惡大慙悉從矜宥
俾得自新而臣父獨抱覆盆之冤未由昭雪是上
既不得與縉紳之士蒙褒錫之榮而下復不得與
有罪之民沾曠蕩之澤也臣遭際

聖明叨沐恩寵而父年衰暮尚飲向隅之泣臣俯仰
天地亦復何顏查得御史侯居良其父侯珍原係
邳州判官考察為民奏蒙

不工齋本選

卷之十

十

先帝准與開住移封臣父事例實與相同而所有軍
功則又過之伏望

皇上憐臣鳥鳥之情 勅下該部查臣父先經撫按
會保功次如果臣言不妄特乞准令臣父量復原
職致仕仍免臣本身應得 勅命以贖臣父之愆
豈惟臣父子含恩罔極誓竭犬馬將使天下之為
臣者皆思立功以報主而不為全軀遠禍之謀為
子者皆思揚名以顯親而益篤移孝為忠之念臣
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再為父陳情疏

奏為再疏陳情懇乞

天恩俯察功罪復父原職以風厲臣子事臣惟以功
獲罪乃人臣不幸之遭因罪議功寔聖主無私之
造臣父天復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隆慶二年間
被論削籍迨我

皇上嗣登 大寶 覃恩中外臣備員史局具疏陳
情伏蒙

皇上俞吏部議准令臣父冠帶開住臣父子感荷

不工齋本選

卷之十一

十

洪慈即指糜未足為報更復何言但臣原疏具列
臣父先曾效有軍功因而取忌獲罪吏部未行詳
察靳予致仕繼臣兩經考滿再遇 覃恩皆不敢
冒昧陳乞臣父功罪未明責恨而歿今又十餘年
矣頃臣起復到京輒蒙

聖恩擢置官僚隨補 經筵講官臣幸甚 昌期荐

沐 光寵而臣父終以覆盆之冤九原不瞑臣戴
天履地何以為人川是不避煩瑣之誅敢以前疏
再鳴於 君父之前惟

一上矜察焉臣父任雲南時值武定逆酋鳳繼祖倡
 亂攻城製殺憲臣動搖滇省臣父蒙撫按會委監
 軍羅次哨統兵奔險直趨武定屢戰屢克賊即解
 圍宵遁闔境士女喜獲更生隨以部下官兵出江
 追勦計斬逆酋擒賊甚衆攻破冷村車甸二十餘
 寨俘降夷屬以千百計恢拓父為賊據地方一千
 餘里已而改土設流置郡建學立堡防禦以永靖
 一方皆出臣父首議比蒙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
 巡按監察御史劉思問會本並薦有曰智慮素精
 紀律尤肅親履戎行深入夷地馭漢土之士咸得
 其歡心決攻勦之謀悉中乎機會一舉而致蕩平
 之績數旬而收底定之功相應特賜擢用本內
 三哨總陳功次臣父實居其半事下兵部轉覈未
 報臣父隨陞升前行太僕寺卿去任一時撫按亦
 皆前代儉忠同列重閣中傷致論劾提問其時
 臣實扶掖臣父萬里就對彼中父老於夷為父聲
 寃者小摩於道所司祇奉
 嚴旨簿責俸至所劾事情卒無左驗止以應朝多

原缺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二 書
 明山陰張元忬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書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嘉靖甲子
 頃間走吊仰見尊太翁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已足令
 人感動昨聞治喪一循古制不飲酒茹葷典尤卓有
 定見近方與連山痛惜流俗之弊喪事設宴成服邀
 賓忘其本而彌文是尚奢靡相高宜老氏以為忠信
 之薄也正欲冀高明者一洗俗陋敦本抑偽而尊太
 翁已毅然行之使國人有所矜式古所謂達孝何以
 踰此夫風俗之轉移由士大夫家倡之異時吾越得
 復見古禮之遺必自我太翁始也昔孟子行喪禮于
 滕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今日之譽聞亦有不欲者某
 敢畧陳其愚幸為轉聞于苦次克終美舉服成日止
 集族及諸親之有服者不須泛及親友浮屠之類
 禁絕不用毋為俗說紛紜動擾反古之見此挽回風

俗一大機括也吾兄其念之

答俞連山 甲子

使者來示以天寬子傳把玩數過令人胸次豁然神思飛越如目接義黃與之賡和也傳中寓言多類南華老人之談而寫出胸中抱負處自與迥別曩時未能深探衷曲徒見公之面聆公之言則謂公蓋將遊方之外為白日飛昇之術而未誠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既業彼術矣則必捐室家棄舉業母鄉井是變乃為超然無係累也而公皆不能則其為道也未

大士外史遺

三

誠夫誠者成也不誠則何成哉且使公此心即誠矣亦非某所望天下而皆若人則天下何賴焉天生豪傑豈使之自有餘而已哉乃今誦來傳至好讀說命及高歌出師表愛誦岳陽樓記始躍然起曰有是哉此老之自負果奇崛也克斯志也是真傳說孔明之傳而希文之匹也向吾所聞其有托而逃焉者耶昔楚君問治國之術於詹何而何對以養身之術曰未

有身治而國亂者故丈夫處世其遇也推所養以及之天下其不遇也超天下而獨抱其真其處也為

巖之築而南陽之卧其出也為國家舟楫為四

雨扶弱絳鋤強雄托孤受命無所不可先憂後樂之

懷爭光日月不與草木同朽腐斯誠奇男子分內事

耳夫其具在我遇不遇在天故嘗揭之座右曰趨勢

以邀富貴誣天數為人謀也假勢以市恩威貪天功

為己力也曾不值達人之一噓耳此輩猶覬爭蠅集

何足置之牙齒間然彼修玄之士墜支體黜聰明悖

常亂紀無裨世教亦奚取焉乃今窺公之蘊所持甚

正所自待甚重知我者希正老氏所貴豈須與流俗

本外史遺

三

較與譽哉某鄙人也而所以自期頗不能為觀觀者

玩斯傳重有契焉欲作一跋苦不能文聊布此復來

教止以幸傳范諸葛之復生也某將步下風而為之

後先焉如何如何

寄徐孺東

郊門分手忽忽歲云暮矣計台旌足時已臨散

耶老稚盡漿竹馬歡迎道左者景况可想聞河脩阻

無由隨鷹紳後稱賀公庭南望稽山祇勞寤寐吾丈

以通方之才超群之見即京邸所聚論舉而施之于

政何俗不格何化不行吾邑之民庶幾中年父乎
弟所欲為吾丈獻者平易可以得民治道去其太甚
郭索馳傳蓋公堂記所宜三復而深思也岐邑之俗
有點吏而無豪民力本之戶多循謹而無藉之徒利
器訟此其大都也武帝使卜式牧羊而肥帝善之式
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然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群彼固賈豎子也其言則達於理矣漫言及此特
吾丈之樂聞也

寄羅康洲

木子齋文集卷之十

四

夫人之相知豈不難哉弟與吾兄自丁巳識交於今
十五年矣十五年間所與交游不知幾何人然而道
相合言相契莫逆于心者吾二三之外無有也自
今以往不過三四十一年即了此一生所謂知己者終
難多得大都可見矣古之人孰不嘆知己之難至欲
為知己者死俾曰士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夫
號為知己矣而猶未免有所屈則世俗之相與者也
非所以語于古人之交也曩吾三三二人之相與也意
氣懇懇庶幾古人豈直為世俗之交而已哉故弟於

吾兄分則座師感恩至渥矣然寧冒矯抗之嫌而不
辭何者誠以此生知己之難不忍一旦而棄之也雖
然非吾兄真古人也則孰能容之昨者千里相別叙
叙分手竟無一言及於身心良用悵然既而得手書
謂弟尚牽世俗之文久乏苦口之論兄之語及此斯
道之幸知己之幸也弟乃今則可以益進其狂而大
信于知己之前矣大抵古人之道與世俗不能無異
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非龍德之君子乎而同
乎流俗合乎污世則孟氏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木子齋文集卷之十

五

今反而思之所蚤夜孳孳者果能純于古人之道乎
抑猶因循瓦合于世俗之見乎人非聖人孰能無過
聞過非難使人樂告之為難有子路之勇則過畢聞
矣有大禹之虛則善畢集矣風聲所召雖千里之外
應之而况素為知己者哉往歲吾兄登第弟進言曰
毋使二羅公專美于前兄既嘉納之不意弟之謫陋
亦濫茲選向以是勉兄者何敢不以自勉遭際之奇
如吾二人者古今所稀意者天意或不偶然丈夫樹
立天壤間擔荷甚大名愈彰則責愈重故弟願與兄

更相激勵更相箴規寧乎于俗母畔于道卓然以古
聖賢為師乃為無負平生之期耳來論謂弟所不足
者和平也弟賦性疎曠每自覺其失知此二字極是
對病之藥頻年備經疾憂患亦嘗用力于此自入
仕來動多沮挫往時英氣消磨殆盡每一自省且以
為過于依違未能力行古道今知我者復云然則是
病根猶未除也敢不服膺以承大教然弟於此竊有
辨焉夫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似和平而非和平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似非和平而實和平也二者路頭
不同

卷之三

七

一差其繆奚啻千里弟之所懼在違道不在違俗吾
兄忠信性成加以培養於此路徑必審之熟矣幸更
以示我弟踰春三十有五四十將近可以成立之時
而與俗浮沉迄無定見靜言思之深可愧恨承兄論
及輒爾披露正欲知己互為苦口之言不漫然作寒
暄語耳狂誕之罪計能亮之

寄何太宰

使至兩承翰教種種高論皆道誼肝膈之言至謂學
之精以深養之弘以裕非嘗用力于此者不能道弟

雖驚下敢不蚤夜淬勵以副知己人之患在志不遠
而心不虛故常以古人為過不可及而自信自是於
流俗人之中有志之士不以今人自待而常自待以
古之人常自待以古之人則吾之不逮于古人者尚
多也而敢自信乎自是乎故立志遠則其心不得不
虛其心虛則進為不得不力斯其為君子矣人生百
年光陰無幾醉生夢死亦良可惜如吾兄明敏之資
厚重之器而加以志之遠心之虛則何古人不可到
幸以來教云云者彼此努力無負此何如何如

卷之三

七

寄鄒聚所

今天下士每三歲舉于禮部者多至三四百人此三
四百人者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然而求其
志相孚聲相應可以並驅而適於聖賢之途者蓋百
無二三焉而此二三人者又或各是其見各挾其長
相遇而不相得則信乎相知之難也某越之鄙人不
自量其頑鈍妄欲希於聖賢之域而因循偷惰卒未
有所成竊念古之君子其進于道也非獨其志之
果力之事也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越在東南一

不足以及盡天下之士自束髮以來嘗孳孳求友于四方聞其名則識之過其地則造而訪之遇其人不知也而急欲與之合求之如此其勤然而聽其言觀其行莫遂于吾之心者終莫能多得也往歲春獲與大廷之對一時同舉者四百人私自喜曰天下如此其大賢才如此其多而此四百人者又其傑然者也則吾之所賴以為助而砥其愚策其惰以庶幾進于斯道者舍此將安求焉既而察之稠人中誠各有所長各有所見彬彬稱有人矣乃其心之同道之本子齋未選

合者落落如晨星然甚哉相知之難也雖然誠得三人焉與之共學而適於道亦足以為快矣安取乎多哉蓋自見吾聚所三臺定宇數君子者而吾之躁心日以予然心日以釋退而思之恍然自以為弗及焉又不特莫遂於心而已也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而不可得者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而朝夕觀磨焉意者天必有以厚我而將使之不終于無成耶自吾兄奉役而去翰峯三臺相繼以使歸此會便復寥落幸有一定宇在而常多病京師人事紛挐新故相續

迄無了期絕之不可無心而應之則又未能茫然而往然然而來吾思夫所守之日汨也而奚望其進焉辟如久寐之人俄而呼之則遽然而醒頃更覺者去還復就寐耳安得夫覺者常立乎其側而常呼之使大寤不復寐耶相知既難相知而常相聚又甚難此古今之所永嘆者也昨得手札宛宛如對兄學深而志一氣靜而功專其必進于聖賢無疑此學之棄至今時極矣一講學者出即群起而非之如疾寇讎此其罪不在彼而在此使吾黨之士誠學以為己言與行符則人心固有公是何至舉世而非之若此哉幸各努力自愛以振此學之衰無徒負相知之名而復泯泯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憶兄行時某贈言曰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響兄猶能省之乎則聚散迹耳何足為歎如其淺陋亦不敢不勉風便附此幸更有以教我

寄羅康洲

弟雖不敏敢自謂無志于此學哉願以偏駁之資齒莽之見克治彌久而彌見其難吾兄往年論之以和

平頃又諭之以無作意辟如俞扁之用藥因夫病之淺深而為之劑量使病者日消月磨而不覺沉疴之去體也吾兄非直知我且又成我若此其為德也大矣贈言所謂鴈之翔壑之流者非天壤間活潑之機自然而然不假安排者耶學力到此方為合天兄之開我也至矣佩之佩之石橋解携回首幾欲流涕非若兒女子依依相盼人生知己豈能多得一別不知幾年越水燕山迢迢千里安能無悵然于中乎

復羅康洲

不才齋文選

卷之二

十

每服膺至教從事于無作意之學漸覺心遠而事簡真終身用之不盡也吾丈與金庭兄日夕靜坐知所得當益深來論云春來多事輒萌厭棄之心又云此非學問中所宜有誠然誠然夫作意于周旋是徇物之累也作意于踈懶是任性之過也斯二者皆不可言學夫君子學以為己誠至易至簡澄然無事而於應接之頃小大衆寡又一無敢慢蓋居敬之簡與居簡之簡固有別也良醫之用藥也虛者補之實者瀉之而又慮其偏勝以滋病則其補之也必有所以宣

其者其瀉之也必有所以固其本者量其緩急酌其佐使然後病去而元氣不傷夫學者其始每病于外馳則宜靜坐以收攝之其既又病于厭動則宜順應以鍊習之勿忘勿助率乎天則病固在我藥豈外求哉雖然弟亦因兄之論姑云云及此爾非能實用方于此也兄其何以教之

復許敬庵

周友歸承手教真切勉以及時進脩敢不敬佩周友

道彼中聚會之詳益令人神情飛奮弟不難千里求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三

十一

益緣家君抱疴未敢他出頃亦習靜雲門謝却塵事第當學衰俗散之時子然獨處漫無所得追惟往昔造廬夜坐忽忽七年猶然故吾也中夜思之不覺流汗嘗誦程伯子之言曰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弟謂當今所急在務實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議論愈篤愈光輝愈易簡愈廣大此弟所日學焉而未之逮也丈其以為何如

寄張洪陽

都門三載深荷不遺每一晤對即甚罷驚輒有開悟

睽違數日即鄙吝復萌矣而况睽違若是久乎然
以贈言及別錄時一披誦宛然如面談也龍溪公時
相接亦深以翕聚之語為學者首務蓋此段工夫本
無間於動靜辟之草木當秋冬時生意歸藏固此翕
聚也及春夏時生意發舒華葉敷茂而其本體寂然
無動搖無滲漏則未嘗不翕聚也動靜者時也無動
無靜常翕而不離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
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
於靜中得其樞柄遽欲以其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

本二齋本選

卷之二

十一

于動靜合一之妙辟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
濤其不至于覆且溺者鮮矣奉違以來時用力於此
二字稍覺此中能自作主不為世情所轉敝處在城
市中人事紛雜每獨往山中避之適且杜門却掃矣
自謂非耽寂也誠不敢以無柁之舟而犯波濤耳別
錄所云大抵多自得之言至謂防檢之功不可廢中
正之教不可過此尤切中今時學者教者之弊古人
成已成物只是一誠誠於為己故用功不得不嚴密
誠於為人故立教不得不真懇今也惡拘檢而談玄

虛此其弊源果安在耶母乃為己為人徒相率而為
偽欺讀至中篇云先陰易失幽憲難逃益令人赧然
變色悚然流汗密省從前先陰之去者已多而自觸
于幽憲者凡幾安可不及時猛加鞭策痛加濯磨庶
幾聞道於一朝謝過於冥冥邪即此數條公之教我
益我大矣又謂大學言心是首事中庸言性是後事
此則未能無疑夫心與性一也大學之所謂明德非
性而何中庸之所謂喜怒哀樂非心而何若岐而二
之母乃非孔門宗旨乎隔越數千里心誠求之非敢

本二齋本選

卷之二

十三

以辨論相攻也

答沈小霞

今吾越非乏人矣然而稱臣之忠必曰青霞公稱子
之孝必曰小霞公當兄之蒙大難也間關萬狀出百
死得一生而卒以雪父之冤完其令名不肖子居竊
歎謂兄志節可方古人既而不肖亦以先君受誣有
萬里之行雖事與往遠甚乃艱危困踣之中輒追惟
兄之所遭則益為之歎歎歎息謂不可及自都門別
後歸舍未幾奄罹大變棲伏苦廬於外事無所聞獨

兄試宰安鄉清白之操剗割之能為上官所推重則
凡自楚中來者往往樂道之而不肖尤樂聞之語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兄之靖共乃職以不負
天子百里之命豈待今日而後見哉不肖於平居固
已心許而預卜之矣所望終始此志毋為世俗所動
播使天下臣子有所觀感而勤於忠孝異時四方之
人咸信吾越有人稽山若增而高鏡水若增而秀豈
不偉哉

寄鄒聚所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弟近已盡却塵紛修習靜課即未敢謂於本來有所
覲見然回視從前麤心浮氣依傍見聞遂自以為是
而此中千病百痛容易放過實有不勝愧悔者賴天
之靈畀我以良友困我以多故乃知心外無道心外
無學了此則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時之已去者與過
之已往者既不可追而來者固猶可勉計自今猛發
一念於心隨入微處討一究竟庶不枉過一生亦未
知果能了此誓願不耳頃來諸大賢翩翩進用兄
以銳然之志凝然之識鼓舞其間此學且寢昌寢明

道何幸願弟不得一與盛會為可恨也士之為學
無志者既病于萎靡而有志者又或病于發露近嘗
為一偈云我有摩尼珠裹之以破衲盜賊不得窺夜
深弄明月兄其以為何如孺東兄治吾邑四閱歲廉
明慈恕雖古之循吏不能過也此來更得諸兄朝夕
夾持於此學益一窮究即是聖賢路上人矣

答周繼實

得書既論近況且示我止觀二門用工之要詳悉真
教當錫佩不肖於此何敢一時放過頃於調和情
性上稍覺有進然麤浮故習猶時一舉發大未能成
片段耳不肖看得其切非泛泛者比日常用工亦儘
有冷暖自知處非兄莫可與語也佛書亦未嘗厭觀
但其中亦有重複饒舌處似不若吞六經之簡直而
切於世用於此且未能徧觀於彼實有未暇耳又士
君子苟有濟世之心則一切典故悉宜考究不肖之
俸于披覽佛書意亦各有在也且學者苟平其心直
其行即不識一字何妨不然雖誦法華經三千部於
我了不相關兄以為何如不肖非好辨恃兄知我故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敢盡露其心腹胃腸耳當今佔俸之徒以此學為
詔而豪傑超晤者又多歸依西方之教孔門中毅然
承當者寥寥無人尤可慨嘆兄之見既牢不可回其
大段已是超絕千古獨何忍為如來弟子不為吾孔
氏之門作赤幟耶言及此不覺悵然

答田文學

不肖不自量竊有志於學古之道然以偏駁之資淺
陋之識每自省罪過種種旋滅旋生如蔓草然尤陰
沈速成立無期所賴直諒之友相與切劘匡救共登

不肖文選

卷之十一

道岸如來論云云獎借非分意者姑誘而進之非忠
告之言耶夫士習之衰至今時極矣彼流浪於醉夢
之場者既茫然不知此學為何事間有有志之士又
或任意氣而昧本原即於言動之間檢飾模擬費盡
許多氣力終不能打成一片撥之聖賢易簡之旨相
去遠矣先儒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噫此樂不
在仲尼顏子而時時在我學不至於好且樂則苦難
而欲止今欲尋樂豈待外求哉誠於心髓入微處洗
滌磨鍊黜一切外馳之念令心地常虛常明好惡

作人我頓忘至於外境之順逆好醜任其去來而
無動搖則日用之間一言一行自然發而中節動合
古人無事模擬而自無繆戾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
也試以此窺仲尼顏子之樂其與我有異乎不邪不
肖非曰能之蓋年來質之先覺證之聖經而可以的
然無疑者如此兄試於此求之其效亦日可見若夫
規誨之言不肖且傾耳以俟之矣

又答田文學

吾兄忠信力行內外無間當此叔季之世而卓然自
立若是可謂豪傑之士矣然學問之道豈有止法哉
因其所已能而日進其所未能此古聖賢之所以學
尊而不肖之所望於吾兄者也吾兄於此學所以苦
心極力者固已至矣前書云云誠欲兄進于孔顏之
樂以自釋其苦也而來論顧譙讓不肯當又以貧困
之值事多拂逆為言夫古來處困窮遭拂逆孰有如
孔顏者哉當其疏食曲肱簞瓢陋巷中豈有如意之
事而孔顏處之裕如者其所見者大也周子曰見大
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假令所見者小則豈惟逆境

不肖文選

卷之十二

十七

易操即順境中尤有易陷溺者矣豈惟貧困者有不足即富貴之極尤有不易足者矣君子之學處順處逆其所當用力者一而已要末可以難易論也近世學者之弊在議論多而實踐少不肯方以此為戒然承下問之及而不悉所知以告非為朋友之忠也故復畧而陳之天下之萬事萬物皆起于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二

十九

有學問者非也謂一貫之教獨私於顏曾而門弟子不得聞者非也謂曾子孟子之學終有異于顏子者非也心無二故學亦無二二之非學也朱陸二先生之優劣前儒辨之詳矣今亦何敢妄議但象山之學每於人情事變上用工夫則豈偏于高明者哉晦翁之學嘗讀其詩窺之如所謂源頭活水自流自在無中含有體用無間云者則豈泥於事物者哉夫外事物而虛無此二氏之妄也外心而言事物此俗儒之繆也皆非所以語二先生也吾兄謂摹擬古人之

言行庶幾可進于忘物以此為下學而上達不肯竊以為古人之言行有限而吾之日用應感無窮如之何其擬之摹擬於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司馬遷所以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易若摹擬於吾之一心之為易且簡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多識非務外求自得於心也又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言議擬於一心以成不測之用也若徒一一摹擬於古而不執其要則於心終無所得而變化之用不幾于窒乎夫不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二

十九

離于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為下學忘物為上達是二之矣不肯竊以為心普萬物即是忘物情順萬事即是忘事豈有絕物厭事而可以言忘者哉亦豈有外其本心而可以言普物順事者哉嗟乎嗟乎不肯自量何所得而大言若此真是貧子說金矣惟兄虛心而聽之不以所能者自足而以所未至者自勉不以目前之苦而舍吾自有之樂不求古人於千載而求古人於一心不肯所望于足下者甚不淺幸相與努力

焉何如何如

與郁心齋

時修會稽志成緒紳中有贊之者以此書

任事與任怨相乘知我與罪我並至此理之常無足為怪古人有言但存心地無諸惡力劔叢中也立身而況於區區之訕毀乎若於此處稍動一毫則風急天寒之夜安能當門定脚此老長者或以此試我教我乎未可知也幸為我謝之近閱佛書偶成二偈似兄一笑

煩惱無端業火焚黑風漂沒笑于君自從會得清涼

不二齋文選

卷之十

二十

意火烈風狂總不聞

四大由來和合成眼前贊毀亦何爭任教呼我為牛馬自信胸中只坦平

寄馮緯川

聚言中極言近時虛談之弊數十年來始開此議論誠斯道之幸也其曰假佛老以高其見而淺視恒言此在賢者猶不免焉章句之士沿襲宋儒之言如不著不察固無足道近來講學者形諸口筆之書純用禪語如曰頭面白色相曰業障因緣之類當時乍聞

猶覺聽今亦已成套語矣彼亦自知其非則強為之

解曰弄丸可以解悶舞劍器可以悟書取其會于道斯已矣辭固不必泥也夫六經之書孔孟之言炳若日星矣尚何西方夷語之是籍耶或者又謂活潑潑地素猶見在程朱大儒固嘗言之夫偶一及之無害也而連篇累牘純用其語可乎君子言必世為天下法非先王法言不敢言竊願同志諸君子一遵中正之訓盡刪佛氏之言以正人心息邪說於世教有大賴焉

不二齋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一

聖賢立言垂訓自是顯易切當不煩辭說慈湖所謂不起意畢竟是禪家語要其微旨雖同歸于誠意然此三字終非所以為訓也白沙詩云千休千處明了一一切妙若也不明了了心到頭反被憧憧擾此分明是偈語集中如此甚多世人以禪學議之無怪也齊人楚語而過市欲人毋以楚產目之不可得矣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旨自是精密或者猶以遺良能為偏于致知夫良知知也知而致之即良能也何偏之有

良知從踐履上體驗得過方為真知徹內徹外無一毫私欲攙雜方是致良知若但曰知得到便是行以是為易簡要訣恐空虛之病終所不免

夫良知人人有之聖人亦不外此但今人利欲習染昏蔽之甚良知雖暫萌旋即消滅譬如一片荒土惡草蔓延嘉種何從而生必大加斬伐之功寸根不留打逆潔淨專一衛吾嘉種日加滋培灌溉而後收成可望也工夫次第似易實難

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所不同者人之知覺命于不仁齋本選 卷之五 二十二

理禽獸之知覺命于氣也有理氣則有清濁邪正而善惡分矣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苟理義之心不存則去禽獸不遠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分善惡是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論不將混人性於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為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善必克惡必克以求快足于己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為

良知自信自是不復知有忌憚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

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人性善知手此則知良知矣不思善不思惡此釋氏之說也吾儒之學欲止於至善則必自思善始由思善而克之美大聖神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舍實行而語真知非善學顏子者也

聖人論道體未嘗不玄微論功夫未嘗不切近玄微不仁齋本選 卷之五 二十三

之趣從切近中得之下學上達無二致也中庸論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登高必自卑近所謂卑近者不過父母兄弟妻孥之間而已孟子疾夫道在近易而求之遠難親親長長篤仁義之實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聖賢教人如此舍切近而務高遠謂之善學可乎生而知之者上也性之之聖湯武猶不能與況其下者乎今人氣習拘蔽已甚少無小學之功長鮮師之助所可自力者不過困知勉行之事乃欲舍勉強之行而徑語自然之妙卒歸于自欺而已矣

人心之幾潛于寂然不動之中而妙于將動未形之際天地之所以運鬼神之所以幽皆是物也所謂微之顯遠之近風之自自下學立心之始以至于無聲無臭之妙其幾一也研幾之功自察善惡始善必克惡必克久而至于忘則幾非在我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矣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謂之動則有善惡矣故周子曰幾善惡此幾之說也善有善幾惡有惡幾于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如大

不子齋文選

卷之二

二十五

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中庸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類于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工為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于未發為不犯手工夫然此豈易言哉此心即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說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而天理每不勝其人

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為憐憫也

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着一防字即屬思善一邊是亦有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

人心本無不正方其靜時默而存之可也一動于意則邪正相參而本體失矣故正心之功全在誠意知幾云者察其意之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而辨之于早也辨之于早故微者以克危者以克而動如其靜本

不子齋文選

卷之二

二十五

體復矣吾兄云本來生幾不須我更着力又曰心體著不得正誠意者正心之功也此不易之論也然則所謂知幾者將求之無意之中乎抑求之無意之初乎是必有辨矣

吾兄云聖學只是精一防于未萌者此幾也克于方萌者此幾也又曰正念長提則百念俱退又曰克己之功非禁之未然非禁之已著此中有幾焉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此數段皆真切之見心得之言也其他曰不落意念不落有無恐論之太玄令人下

乎處

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為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為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于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聖如堯舜尚何人心之足慮而惟微惟危之戒切切焉見于授受之頃者何也耳目口鼻之欲聖人固與人同也危微之間其差毫釐其繆千里其幾之謂乎千古聖賢所以競業不忘者皆不外此而況吾人之愈微愈危者乎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

孔門心法莫詳于學庸首尾二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此是格物致知工夫知之既真故于近處自微微處尤加敬慎蓋志意初萌之際正莫見莫顯之幾于此而反觀內省以求自慊此是誠意工夫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發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是天理此是正心工夫由是動而敬焉言而信焉則身脩矣由是民莫不敬焉莫不信焉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善之精乎存之而神無方遠之而化無跡由聞然之心以要篤恭之盛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矣

世儒論顏子之學類以杳冥昏默言之是大不然顏子以德行稱其學皆實學也墮夫體黜聰明心齋坐忘此言出乎莊子非孔氏實錄也夫子稱顏子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斯而已曰怒曰過曰不善皆因動而有顏子之學善制其動以復其初者也故曰不遠復復者對出而言也其問為仁也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仁即心也心即仁也本然全具無事我為也為之自克己始已者形氣之累情欲之府也視聽言動之間一以己與之而不循其則仁斯病矣克其非禮以復于禮私欲淨而天理常存仁之所由全也曰己曰非禮皆制之乎動者也方其未動時安有所謂己與非禮而須克之禁之也哉孔門諸弟子非不學也而或志有所分功有所間無如顏子之精專者故曰未聞好學者也善學顏子者尚自此求之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一

人心之體無動無靜而常生生與天同運直謂之
可也曰復曰無妄皆因動而得名也故無妄之象曰
動而健復之象曰動而以順行至健至順者心也方
其未動時善且不得名而安有所謂妄本未有所之
而安得謂之復哉唯其動而有所屈撓健者緩順者
爭矣動而健者動以天也動而順者不拂其天也是
以人而合天者也乾者性之之德自誠明者也復則
不妄者又之之德自明誠者也顏子之學幾乎聖矣
而猶未達一間故曰不遠復曰不遠仁謂之不遠則

不二齋文選

卷七

二十人

猶有時而暫出也謂之不遠則猶有時而暫違也若
聖人則與仁為一而無遠近彼此之可言矣夫子以
乾坤歸之黃帝堯舜而以復稱顏子其旨淵乎

學如顏子不能無不善也有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而已有不善者心過也未嘗不知未嘗復行者
不貳過也知不善而未嘗復行則知其善也必未嘗
不行矣故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此顏之實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為書本以知來故曰易逆
數也陽明先生如此解較本義更簡明聚言云約者

遂之端又曰知遂之所以為順似非係辭本意順則
成人遂則成仙此養生家之說借此以論聖賢恐未
安也

釋氏以心為稿木為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
宗之是以吾心為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
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
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
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
也鸞飛魚躍乎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
也而謂其偏于空虛可乎

不二齋文選

卷七

十九

利欲之為蔽也大聞見之為蔽也小利欲之障未除
而務聞見是去是亦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者歟
聖人論易體則曰無思論生知則曰不_知至論下學
之功則曰思無邪曰思作睿曰慎思曰近思曰思則
得之曰再思曰九思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之
于人大矣若曰不思善不思惡此釋氏寂滅之教吾
儒不爾也

湯言日新易言洗心夫心本無垢何從而新心本無

汚何從而洗蓋無垢無汚者心之本體也物交于外
欲動于中能無垢無汚乎是故列聖之所為惓惓者
唯懼其本體之有蔽也去其所蔽以還其真而心學
無餘事矣

程子曰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始得作善之功此其
要乎仁體本人心識之固難而存之尤難識而不存
非真識也存而不以誠敬非真存也世儒以直悟本
體為聖學要訣而誠敬存之之功忽焉不講其亦異
乎程門之訓矣

不主齊人選

朱光工

古人之講學講其所行也古人之力行行其所學也
學行豈兩途哉今也不然講學者唯務于空言而忽
於行之實力行者徒徇乎應迹而忘著察之功斯二
者蓋齊失之矣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孔門立教惓惓以文行忠信
而罕言命與仁一貫之旨惟參陽得聞之非有隱也
不得其人而驟語之非唯不入而吾之道亦褻矣致
良知即是一貫非人人可得而聞者近時講學諸公
不論人之賢否事之精粗開口便說良知言之者輕

聽之者厭甚非所以尊吾道善誘人也今且以
忠信躬行之事引掖後進教者學者皆為有補要之
孝弟忠信即是良知存乎人之善悟耳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聖賢立教之規矩
豈可廢乎

宋儒分析誠多支離然當時講論皆尚名檢故一時
人物卓然可稱今之言學者信心而遺行崇虛無而
蔑禮法作偽之士得假真說以自文曰任真曰妙用
曰不顧毀譽只成得箇無忌憚而已聖門立教不曰

不主齊人選

朱光工

忠信則曰恭敬其所慮者遠也

聖賢闢異端至比之夷狄禽獸而程子謂異端之書
宜屏絕之如淫聲亂色何其嚴也彼其言近理而易
于惑人習于其說而不之察使人心術破壞禮法陵
夷而大亂從茲起矣聖賢非好辯誠不得已也今之
儒者則欲混儒釋而一之且有三教一達之說良知
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嗚呼何其悖也孟子曰能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亦曰能言排佛老者聖
人之徒也

今人談釋老者非真能行其言也樂其言之足以飾私而肆歆也吾誰欺欺天乎

答鄭崑巖

兄自西署轉儀曹自儀曹轉銓部當軸者聲明選公若此世路清夷於是足徵矣不肖雖在哀疚中不能不為宗社賀為吾道賀也夫治道無多端唯進賢退不肖使百執事各當其職而才賢無佚于野則天下理矣今兄幸已司進退之柄向所托諸空言者今且見之行事兄其何以答天下之望耶諮之歆廣受

不土齋文選

卷之十

三十五

之歆虛燭之歆明持之歆公此在兄一念間潛宰而默運之將無不得其當者而相知之所忠告亦不出此矣若夫枕石漱流優游靜觀此唯未當事任養其身以有待則可耳聞高堂甚康兄其勿以此縈縈於懷也吾儕處世既未能高飛遠舉則固未有無事之時居官與居家大要不甚相遠兄謂克已勝私就事磨洗此喫緊語也又安在乎厭朝市而羨山林耶如不肖憂病杜門似可無事然內既有家事之累而人事之外來者又不能拒佩兄之教不敢萌厭之心

大抵虛其中而出之常應常寂之端倪亦可窺矣者京師泥于舊聞動于意氣未能悉領教益歸越以來稍有省發始覺往時之為非也

答鄒聚所

弟自辛未春一見兄即已傾倒謂實我師非敢徒以為友也睽違忽然三載中更大變憂病侵尋歲月日過而駕足不前殊愧知己但近來覺得往時粗心浮氣之為非則實賴兄之教玩咸之大象而時時省發也兄謂朋友信之一句足以盡夫子之道弟以為朋

不土齋文選

卷之十

三十五

友所以不信由胸中有物也如兄所云意見藩籬血氣名檢四者皆物也有物則不虛不虛則信何由生故唯心虛者乃能自信而信人易以中虛為中孚其旨淵乎學者種種病痛皆起于不虛卑之汨于利欲高之騁於意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致虛之極至于一念不起萬應常寂而天下無餘事矣噫此弟之所終身勉焉而未能者兄又何以益之棲伏苦慮久不聞時事昨知崑巖兄改銓則竊為世道賀既而又聞慎所兄之獲譴方午食為之廢箸不知此兄所傳

何事而 聖怒一至此也此兄向在會中恂恂似不能言今顧切直如是所謂有不為故能有為者非邪安成真有人矣

答徐孺東

奉違忽復改歲矣敝邑之民謳歌思慕視兄行時益甚即往時有以私意口吻其間者今亦歎服不置矣兄之治吾邑其他尚或可能至使吏胥拱手而無為徵輸不嚴而自集村廬無叫號之聲公門撤市酒之肆則豈尋常工逢迎賈虛譽者所能致哉兄之膺

不工齋未選

卷之十

辛十甲

簡名拜諫垣不足為兄喜所可喜者朝著之上公論明而選舉當居天子左右有正人君子也昨見邸報知慎所兄事方食為之廢箸不審章內何所云而聖怒至此也此兄往在會中恂恂似不能言今顧鯁直若此安成真有人哉但 主上誠聖明而尚在冲年非可盡言之時且今世路可謂清平願諸支持之以慎重出之以和平毋為過激之論以傷 熙朝之大體何如何如

寄傅慎所

往在京師會中見兄恂恂不輕出一語心竊識之謂誠篤厚君子頃得大疏讀之慷慨數千言忠誠懇惻則自愧曩時知兄之未深也昨又見畏所兄疏言則直矣所以為宗社慮者似猶未盡也老師自當國以來可謂有敏斷之才沉幾之智其任事任怨亦人所難使更虛其心宏其量以容納善言培養元氣則昭代賢相亦無以踰之今 主上方幼冲所賴者一二大臣也而乃歆其節收大臣權勢夫權不在臺閣則必在宮闈與宦官矣權歸臺閣即有差繆終去繩

不工齋未選

卷之十

辛十甲

墨不遠萬一 主上盡疑輔臣收其權歸之宮闈與宦官則豈 宗社之福哉誠為 宗社計則今日論事須先虛我之心婉詞以規之庶幾於君相有補若攻訐大過將來激成熙寧之禍吾黨烏得獨辭其咎明道之處荆公固萬世法程也

答吳景山

吾兄養恬巖壑塵銖甫冕曩與兄別後每偕定宇諸丈焚香默坐返越以來亦時究竟此事稍能窺見倪願安得就有道一正之邪無論往者即五六年之

聞世事變遷瞬息異態自茲以往大較可知已我之所不變不磨者固自有在奈何役役於虛假之場而喪我之真也噫弟為此言非欲兄果于忘世也學問之道真則誠假則偽從真以起假措之家國天下將無不可徇假以滅真且無以保其身而況其他乎願兄益研此學以完其真他日陶鑄堯舜霖雨八荒特出其緒餘土苴耳

再寄傳慎所

自來豪傑之士慷慨諫諍既足以重於一時而或負不士齋未選

春之十

年十

其意氣沾沾自喜則其所就亦競乎卑矣今讀來書乃不少滿假過自貶抑以是知兄之養益深而志亦遠唐子方諸人殆無足多也敬服敬羨弟前所論畏所兄云云特據節收權勢之一言而少之也頃始得全疏觀之其詞嚴其義正即使百世而下相天下皆見之猶當毛骨竦然知清議之可畏如此其有謂于世道豈淺鮮哉所望二兄益精此學於震撼動心之餘則尤朋儕之願耳

寄徐孺東

涇水客謫閱之再三可謂曲而中懇而詳即賜爵之議豈足為過故邑沈青霞籌邊賦中亦嘗言之蓋人情賞不重則不勇于趨業非世授則不能久且彼以一人而能統千百人之衆墾千百頃之田則其才力智識亦足稱矣以此墾之稅鼓能墾之民爵捐於上非及私昵祿供于下無煩公帑又何靳也但鄙意所欲補入者有二焉關土屯田以足軍餉我聖祖明訓歷歷可考今特舉其廢墜以漸復祖訓耳非喜事也屯田與墾法國初本相資為用蓋商人入粟于邊而支塩于內郡則士卒有積倉之富而邊境無不墾之田法之甚善者也自弘治間戶部議改本色為折色而屯塩之法遂至于頽敗而不可救議者恨之當今虜酋款塞兵費少紓及是時議修屯田曷若令商人墾田而免其稅第種塩于邊仍納本色一如國初之制則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強邊政一時盡舉矣夫遵祖訓復屯塩大議也昨偶閱憲章錄中有關繫者剽出數條寄覽承諭云前議尚須損益於陳此少助筆端誕妄勿罪

再寄徐孺東

客談之刻見者無不踈服近聞淮徐間增設二曹似已開其端矣第恐任之非人行之無漸利未臻而害先播他日將因噎而廢食也夫謂然否

寄趙心堂

年來知兄主教白鹿養益粹化益弘信頗挫之有益於學也乃今上膺簡命登用直臣固聖朝盛事而典教一方人文攸賴兄之任重矣舉平生所蘊藉而敷張之俾閩中舊學復大明於今日豈非斯道之

不才齋末選

卷之十

辛丑

幸邪敝府在嘉靖中有節推陳讓者閩人也廉正而有學先君時時稱之後拜御史以諫黜其清風直節亦海內所屈指者歿後子孫不能具饘粥每糊口於四方弟往時嘗遇之溧陽殊憐之去冬遠來求傳詢其詳云尚未入鄉賢祠也夫有士如此豈獨一鄉之賢哉而祠且未入則祠所祀者何人是誠可異也豈其後無顯者而力不能為之表章耶則有司之過也所逃已燕陽行時弟特以此告之彼時猶謂市井所院非臺使者所得專今有兄在褒遺賢扶世豈

責也外傳彙呈覽足以知其人矣

再寄傅慎所

昨得手教喜同面談且以竿頭之步策我使前弟敢不鐫佩願質魯識卑志遠而力不逮辟之稚子學步纔移尋丈仆者屢矣乃何敢遽云百尺竿頭邪所望愛我者扶而掖之俾不至終仆耳弟嘗讀昌黎聽琴詩云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因悚然有警學者進步之難而失身之易亦猶是也竊謂學者用功立得定則進得去欄柄在手則徑路可尋辟之

不才齋末選

卷之十

辛丑

種樹者先培其根則花葉枝實以次可見故知止之說務本之訓聖賢每憐憫焉乃今所謂止所謂本者安在弟所以勉兄而自勉者誠無出此兄謂然否

寄王荊石師

某索居五載既入都門謂可昕夕函丈之末以聞緒論乃我師亟以省覲歸矣廣惠夜談雖微天幸而前旌遄發悵望彌深適計錦旋梓里綵侍庭闈天倫之樂誠不以三公易矣風聲所動隱然使天下知觀望之為重而爵祿之為輕所以扶綱常維世教者豈其

微哉雖然斯世斯民仰賴於我師者甚夥二尊人
方善飯恐未可久卧東山以孤中外之望也年來伏
觀我師藝學好善汪汪無我所謂不談虛而用虛云
者實身有之其不敏每與二三同志竊欣欣為宗
社蒼生賀自古挾絕羣之資負當世之望而一旦得
行其志卒至於顛倒舛錯被惡名於無窮者其病多
起于自用而不虛夫唯自用而不虛則方正遠遁而
聰明日塞矣故虛則以我下人而我益大不虛則以
我拒人而我益小蓋相業之污隆世道之否泰皆決
於此我師人豪天挺厚畜而深詣視天下士宜無一
足以當其意者然且自視若無有也視人之片長寸
善則津津亟稱之不啻若己出是心也秦誓之所謂
斷斷休休自古聖賢之所以大過人而後世豪傑之
所每不足者也克茲以往心愈虛則愈明我愈忘則
愈大賢愚無不盡其力是非無不協於公宗社蒼
生將蒙福於我師有日矣

寄趙麟陽公

業耄兩奉書自知拘曲之見殊未明於大方願私念

公於不肖何如哉即言之未當乃何敢隱也往歲大
司寇缺江陵尚未還朝蒲州移書問之此缺非翁則
趙矣報云翁有才而纖巧趙有品而迂踈於是兩置
之近會臺老言與江陵每談及時品輒謂公善人而
短於才夫謂之有品謂之善人非不知公者而姑以
踈才目之謂之深知可乎近時月旦無定評唯望風
吠影耳描寫之下即隨夷將為蹻蹻市虎三至慈母
且投杼而起矣古人競競於晚節勇決于幾微是或
一道也公初疏至時一二相知聞之皆色喜以為及
時且謂既引其端不嫌踈矣不肖輒以所觀聞繆
陳於左右茲承手諭謂遲遲而行同歸於去此益見
公去國之從容處人之忠厚與悻悻小丈夫迥別大
臣之道不宜如此哉連日再會臺老渠意止欲挽公
且留又謂公即欲去亦不必托人更說恐併見嫌耳
夫在不肖直言公宜去臺老婉言欲公留二者未知
孰是唯公以義裁之何如

寄周繼實

京中近無他事時得會臺老聞所未聞海內諸良友

亦時時相切磋頗有省發來教謂弟近年進修與酉
戌年稍放寬弟自省因循之病豈不自知非兄愛我
之至其誰肯以此相親耶感切感切學問以必有事
為主既知有事矣著一忘字不得亦著一助字不得
弟之病恐涉于忘兄則恐涉于助不可不交警也即
如憫時憂世之志亦須事機到手方可展布平時即
汲汲孳孳空言何補祇足以取憎召謗耳弟謂敬庵
兄憂世大切意蓋如此當孔子時簞食相踵歸政私
室乾坤或幾乎毀矣然孔子於應答之間每就事論
事不為過激之論至與門人談說自學問之外未嘗

不士齋文選

卷之十

甲上

輒慨時事此豈一日忘情於斯世哉吾輩今日所可
自盡唯修己以俟時隨所遇之大小以求利濟於物
而已若以傷時憤世之念橫於胸中即屬有我出之
必不足於和平即非聖門近裏之學鄙見如此兄試
察之以為是不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近居京師時誦此以自勉平生多
粗浮之氣頃年方用意克治不欲為過高駭俗之行
然亦未能便成片段工夫甚難悟齋公曾以挫其銳

見歲每用鐫佩會間幸一致謝

復撫臺李漸庵

每會許敬庵周繼實諸友為言門下勇于任道樂于
取善而於當世之務若燭照而數計其應之也若梓
答而川湧無凝滯也某於是勃勃有執鞭之思矣乃
者徵天幸特假大賢於我桑梓之鄉而某又職鉛槧
在輦下無能隨諸父老後樞迎道左一慰生平悵悵
如何雖然海濱僻陋之區幸賴仁者之膏潤以輯寧
其室家化導其子弟則某也蒙惠渥矣奚必一見之
不士齋文選

卷之十

甲上

為快邪伏承翰教恍然如聆警效之音且辱虛懷詢
以桑梓利弊某則何知敢妄陳於長者之前乎某少
也見閭閻所苦唯徭賦為甚富者往往破家貧者至
鬻兒女顛連萬狀控告無門自龐惺庵公祖創為條
鞭之法而後奸吏無所賣緣豪右無所說避十餘年
來困者漸甦仆者漸起其為吾瀾之利甚大往歲聞
建議者稍有動擾民間洵洵復賴鳳竹公祖主持良
法如故乃私憂過計則恐是法便於小民而不便
士夫尤不便於郡縣將來百計動搖未可知也伏

門下察閭閻之疾苦持良法於不接則吾淵之民世世被覆露之澤寧有涯邪某之為此言為地方計亦為子孫計也且意門下視民物為一體通人我為一心某即未由面晤乃此念傾注久矣况又承下問之及乎惟長者采其言而矜其誕幸甚幸甚

再寄徐魯源

邱中士友寥寥頃得晤敬庵兄真空谷足音也志學為仁之旨老夫送半生體驗中得來非他人騰口說者比向時舟中領指授固已鐫佩之矣願猶不能無

未十齋文選

卷之十

四十四

疑者以為求之聖人不若反而求之吾心之易且簡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為仁之外無學此曰志學曰為仁對舉而言是二之矣蓋鄙見如此然向來常論辨於左右者又以為過道本非一途而悟道者亦各有所從入不必盡一也即如老夫之所悟入而力求之一念一事必以聖人為準必以修身為要察之性情驗之應感矯其氣質之偏而會歸於中和誠如是亦何聖非我何我非聖即立言垂訓微有不同亦何害於同哉某每見論學者或以一字之

不相契而交爭互辨務求已說之勝不啻若聚訟然心竊以為過故不欲效之也乃來諭再三督之以相證某亦何敢卒諱而不言以負知己夫天下無心外之道無心外之學慈湖先生云心之精神是為聖陽明先生又云心之良知是為聖夫心之良知即心之精神也萬事萬物皆起於此無聖凡無古今無內外無動靜一也學者學此而已舍此無所謂仁舍此不可以言學堯舜禹謂之中仲尼謂之仁大學謂之致知中庸謂之慎獨孟子謂之求放心其究一也故謂

未十齋文選

卷之十

四十五

學者立志必以聖人為師則可謂即此志為學之究竟極則則不可辟之射也羿則射之聖者也射必以羿為師然而志乎殺率則在我不在羿也又辟之工也公輸子則工之聖者也工必以輪為師然而志乎規矩則在我不在輪也不然則羿與輪其人死已久矣徒曰吾為羿吾為輪而不求所以為羿為輪者可乎是不將為輪扁之所笑乎仲尼自十五志於學以至於七十從心而不踰矩無非求之心者也仲尼曰不踰矩大學曰絜矩吾之一心無聲臭無方體而天

下之尺寸長短皆取衷焉是所謂矩也循此而不踰學問之事畢矣推此而運量之治平之事畢矣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且古之聖人其初亦何所觀法者哉庖羲氏而上道之統緒未明也即謂庖羲氏觀法乎天地則天地又何觀法哉故曰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皆心也古之人有以臣伐君者乎自湯武始有遜國而逃者乎自夷齊始有放其君而復反之者乎自伊尹始有以兄誅弟者乎自周公始有轍環天下羣弟子至三千焉而不以為黨歷聘諸侯後車至數十乘而不以為泰者乎自孔孟始彼數聖賢者皆未嘗有所摹擬於前也本一心而時出之考之前聖而不繆俟之後聖而不惑矣此猶舉其大者也況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而摹擬之步亦步趨亦趨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於詞章訓詁之後揭出致良知一言以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良知本來自足聖未嘗加我未嘗損時時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不為意識所障至易至簡至廣至大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適道不必同而

要之不可外心以求道論學不必同而要之不可外心以言學果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存是不可得而異也若老夫之所云旁引曲證而為之辭安可謂不合于古不可以為訓乎第於易簡直截之旨終未了然非惟鄙人之愚未能唯唯即海內友朋亦恐未有豁然相信者也老夫所得者深所見者定矣豈以其之云云而遂有轉移聊以心之所疑直陳于有道之前耳

寄耿楚侗

當門下倡道南中某始有知識已切嚮往樞侍寡緣每鑒笈所至輒與函丈相左辛未春幸附驥季方已已邂逅仲方挹其流因思其源而門下諸高弟如周子鄒子輩皆得與之相切摩凡門下格言輿論皆得而既聞焉則某於門下固不待耳提而命而私淑不淺矣乃者辱先勳華札命以大道捧讀再三悚心流汗未敢竟舜周孔學脉唯是萬物一體至哉言乎某不敏年來亦稍窺見此旨以為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其大誓願也夫誠廓然以萬物為一體則必

不忍執一己之見而拂衆人之好惡必不忍矜一己之名而忘生民之肥瘠其他自私自利又何足云于聖一心此外無訣矣何世之論學者非膠于格式則逃于玄虛紛紛無歸也某初授館職時新鄭秉政方厲元祐之禁今師相時進某與新建鄧子昂以問學孳孳甚殷師相乃者受 顧命輔 幼主以國事為家事不顧贊毀不惜嫌怨一念赤忠誠如來教所云自非門下其孰能知之孰能諒之崇本實而抑虛浮信師相近日意指第上焉者暫戒噎而止箸下焉者

不士齋文選

卷之十

甲十八

遂駭影而吠聲 熙明之朝至以論學為諱此憂道之士所為扼腕而長太息也師相潛宰黜運未易動搖某懷歆陳之而進見日稀自惟寸莛何能發洪鍾之響乎師相生平所知信無如李義翁及門下試一婉道之詎曰不可然某區區之意又以為當今道學之宗無如門下而方且嚮用則師相不無講學之指可不言而明也門下第安然在位循其所得為而與進後生培植善類隱然為吾黨標幟則所以內調師相外聯士心者亦不言而明也往聞門下以老親為

念躊躇不欲出今有仲季二兄侍養矣伏唯冀斯世斯道少忍歲時毋輒興溫清之思其不勝大願師中同志時不乏人會無定期亦不煩廢師相以敦本之意然而主之吾輩亦且默而會之而已耳或以時諱規某者某應之曰相公所惡者偽學虛談也彼以偽我務以誠彼以虛我務以實何諱之有吾輩之於學猶饑之食渴之飲有不容已者喜憎由人升沉由命若於此無明眼無定脚何學之有益區區之意如此某家在會稽巖壑頗勝老母在堂弟兒蒙稚混跡塵

不士齋文選

卷之十

甲十九

禁抱此難肋何為者哉孤 君師拔擢之恩秦越人視吾同胞誠有所不忍耳辱門下一體之教輒爾披露不覺狂誕

再寄王荊石師

我師識氣岸倫而不遺葑菲望隆當代而不拒芻蕘即古所稱不自滿假吐握下士者何以加諸某曩以虛之一言為師頌者豈敢為諛乎而師猶欽然不自居曰談何容易某以是愈見其虛矣師云自用用人皆屬有相必如佛氏所謂我相人相盡忘而後可以

言虛者哉言乎某因反覆繹思豈惟釋典易固有之
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相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
相也是虛之至也然大舜但曰舍己孔子但曰無我
何哉萬事之障皆起於有我即人相未忘要之我相
未忘也古之大聖不以我為我而以物為我故目不
自明以天下之明為明耳不自聰以天下之聰為聰
所謂用人則裕者蓋如此房琯之用劉稭荊公之用
惠卿彼其始皆以自用之意橫於胸中而偶悅其人
之同己而用之此其病皆根於自用非用人之教也

不才齋本選

卷之十

五十一

善用入者視人唯我無我相即無人相未有能用入
而猶慮其有相者今天下之士孰不謂我師居若
司馬公之居洛以一身之去就為世道之盛衰師雖
欲避讓其可得哉他日天子一旦起司馬入秉大
政則所以翕張元化嚶咻羣生者無他術要唯虛之
一言足以盡之故某於我師寧獨以虛為頌抑將以
為規耳夫溫恭如舜而其臣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
益一念之虛則為舜一念之不虛則為丹朱其相去
固幾希也某嘗觀昔人其平時未嘗不曰我能虛已

我能用人迨乎位極志盈道盛德者滿前則不覺其
可喜批逆鱗者驟至則不覺其可怒喜怒為障而用
舍倒置雖其素所知信且惴惴慮不自保況敢進不
諱之言乎某不佞先時效款款之愚誠願我師常持
此不自用之意競競如舜如禹如周公他日亦使門
牆狂慥之士常得以政事之得失人才之進退生民
之利病寒暑陳列于前不以其逆耳為可怒則宗社
蒼生其有大賴已當今可以此言進者舍師其誰敢
以此言進於師者舍某其誰伏惟矜其愚恕其誕而
益以虛受焉幸甚幸甚

不才齋本選

卷之十

五十二

卷之二終

孫繼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三 書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書

寄周二魯

今海內士友志行才識如丈有幾僕又凡庸之甚者乃辱垂意惓惓焉將引之大道而督其所不逮也僕何以得此於丈哉僕自辛未以來甚敬慕管登之然

不二齋文選卷之三

一

於其言每不能無遜于心者竊謂其議論太高意氣太盛微於孔門家法不相似也非在今日乃輒以成敗論人要之吾黨所以立身處世者固自有通耳僕曩者素位而行之說吾丈不以爲然且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也此言良是僕何敢鼓頰以爭然尚欲與丈從容商之而丈且歸矣迄今鬱結于中念丈知我愛我何可卒自外夫古之人以天下爲一身天下之事孰非一身之事然而一身之中目司視耳司聽手持而足行各供其職而後爲全人天下亦然總其

綱而運之者腹心也分其目而理之者耳目四肢也世未有不循其分不乘其時而能有濟者天下之治要使人人各盡其職而已吾黨所得爲亦唯自盡其職而已誠令司錢穀者必均出內司刑獄者必平聽斷司守廵者必惠安一方苟不得其職則恬然引身而退無軌法無徵名無躁心無越志分外一毫無所加分內一毫無所損若是者其亦可以爲中庸之道乎不雅舍其所得爲而徒嘔嘔焉爲說難孤憤之論將以稱于天下曰慷慨節義之士則必欲以此律天下之人而執之以爲學的不已過乎僕所不能契於管登之者謂此也蓋嘗誦陽明先生之言曰吾人爲學當從心體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僕誠欲從事斯語而未能也頃幸有鄧許諸丈存頗同此意貴邑多君子耿先生方在疚試一虛心商訂之僕言甚鄙亦或不大謬也

寄趙定宇

往歲潦暑奉訊間及致虛之語既復自愧已實未能而徒以道聽之說陳于有道之前也頃辱手諭疊疊

盈幅不以鄙言為迂而繆有取焉以是益徵我丈昂
甚廣心甚虛卓然以古之大賢自期待不徒以一節
自多者令人益嘆服不已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跡異而心同也孟
氏亦云或近或遠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言
事殊而歸一也夫所謂同所謂一者難言哉難言哉
丈今角巾林壑實抱 宗社蒼生之憂第不自量誤
以此身再入塵網竊歎如釋氏所云汚泥中生蓮花
者而實未能也目前種種直是浮雲蒼素何足較量

不主齊文選 卷之三

三

來諭謂正人必先自治此一言以蔽之矣吾輩今日
所當亟圖者亦唯反之身心日滌月洗務使此中澄
然無所染着屹然不可動搖而後他日足以應天下
之事不然則人之議我與我之議人相去幾何虛之
一言乃自治之要機凡外有所繫內有所執者皆虛
之障也古來豪傑聰明自負者不少而卒至於釀禍
當時取譏後世其病每由於此安可不懼耶即中別
無好況唯得與四方有志之友旦夕相切劘以攻去
病根差足為快丈山中自復庵丈外所與同德相觀

者幾人人各有所長有所短我畧其短而取其長在
在皆我師也丈其以為何如

答傅太守

小兒輩蒙稚向不敢與外事僕時時檢束家衆毋干
法紀為誠儻更有倚而犯於臺下者幸臺下洞察而
重懲之俾不獲戾于鄉黨則拜賜多矣稽山書院者
文公之祠在焉二時皆有祭蓋越中盛典也近奉

明旨所存書院雖毀而先祠及公館率仍其舊蓋立
法誠嚴而委曲調停是在行法者加之意而已昨會

不主齊文選 卷之三

四

環洲公云稽山亦行召仰乃兄因而納價大以為駭
因言吾輩今日識義理取科第伊誰之賜而一旦毀
其祠像獨何忍乎聞已有啓奉布矣及查謝院原題
止云稽山公館似尤可以無毀者伏惟臺下委曲圖
之務存先賢之祠像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僕書屋數
椽在祠之東日夕瞻依尤不忍其遽毀也輒用懇懇
若此臺下其亮之

寄羅近溪

辱惠語錄時時捧玩不啻師保之日臨也頃入都門

又幸會黎文堂及楊復所並門下入室弟子時時聚晤輒演師訓其雖不敏昭然如發蒙矣夫道本自足不假人為在聖非增在凡非減反而求之即凡即聖凡門下所開示諄諄豈非千古聖學之的傳也哉顧某區區之意以為人之資稟不能無高下而教人者亦自有權實直指本體不落階級者其實也旁引曲辟務以漸入者其權也上根之人可以實語中下之人必以權論孔門之一貫唯二三大賢得聞之而其所常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要之文行忠信無非一貫

木二齋文選

卷之三

五

使能者可以默悟而不能者亦有所持循此所謂循循善誘者也若以秘竅妙藏而人人聚語之不幾於褻吾之道而起人之惑乎復所欲廣師門之傳每對人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為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先生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經云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悟與修安可偏廢哉世固有悟而不修者是徒聘虛見窺影響焉耳非真悟也有修而不悟者是徒守途轍依名相焉耳非真修

也故得悟而修乃為真修因修而悟乃為真悟古之聖賢所以乾乾惕若無一息之懈者悟與修並進也門下語錄有云靜時惺惺然戒慎動時惶惶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此慎獨之旨而一念萬年者也某之所謂功夫如此而已易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智慧歆其高則踐履歆其篤實此亦悟修之說也近世學者窺見影響輒自以為大徹大悟而肆然不復修持決藩籬而蕩名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某竊有憂之故

木二齋文選

卷之三

六

每對學者必以悟修並進知禮兼持為說蓋正以善發門下之蘊而非敢相背也茲因文堂之還直述所見以請唯門下一一批示使不迷所往豈勝懇切

寄查毅齋

不奉顏色者數年矣每辱手教拳拳引之大道某雖驚下敢不時時淬勵以庶幾無負長者某之有志於仁也敢曰已識仁體哉長者反覆問難且曰畢竟仁是何物某聞之仁之為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最明切者則已立立

人已達達人二語可謂善於形容然亦未言仁體也他日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故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德即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德為德以天地之心為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眈眈然淵淵然浩浩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仁者識其體

不子齋文選

卷之三

七

是故視我猶人視人猶我視我與天地萬物如腹心手足之本為一體癢病疾痛無不相關觸之即覺感之即應不待矯強不待擴充而撫摩調護自不容已彼不仁者妄以四大為我而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父子兄弟之間尚不相顧何況其他所謂麻木痿痺雖投之鍼砭冥然罔覺此其人雖幸生其心已死久矣是故仁則為人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不仁則近於禽獸身且不能保而況於天地萬物乎求仁之教孔門屢發之要非始自孔門也千古聖學相傳惟此

為要舍此非學矣陽明先生揭出良知二字以發孔門之蘊良知即仁也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無而非無有而非有人之所以有生而心之所以不死者唯此而已嗚呼良知人人所自有在聖非增在凡非減然而氣拘物蔽良知之存焉者寡矣是故良知本有而致之為難古之人克己以復禮閑邪以存誠格不正以歸於正業業兢兢防乎其防者皆致知之實學也明道所謂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近世談學者或不然但知良知之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

不子齋文選

卷之三

八

見影響便以為欄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慾為天機以情識為智慧自以為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為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甚至於名檢蕩然而良心盡喪孔門之所謂仁陽明之所謂良知果若是乎遂使世人率以講學為偽而謗姍交集其咎蓋不在彼矣某不自量誠願以反身實踐之說與同志共勉焉故識仁為先矣而體仁之功莫要於克己良知為本矣而致知之功莫要於格物若曰識得本體即是工夫學在悟不在修此近世高明者

往往為此談不唯其之愚鈍所未能信亦自古聖賢所未有也偶因長者之問而縷縷若此其是與否幸明示之謹齋心以俟

復王龍溪翁

天真事辱督示屢屢愚亦屢奉復矣此事凡有人心者無不歎惋况吾輩乎願勢無可為耳去冬愚欲言之政府無與共事者遂將獨往許敬庵輩從旁沮之以為拆毀書院屢奉嚴旨况天真水西又其所注意者言之無益且有損既而有兩司來京者某詢之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三

九

言天真事司道非不留意但書院名目規制備載郡志難以掩飾而產歸木姓又於例不可故難處耳此兩言者皆不為無據某踟躕月餘此心終不能已又將決行而環洲公忽來言已有書至撫按佃產可以必諸不須更見其遂欣然而止又數月不意竟成畫餅乃今則祠已毀矣產已佃矣夫聽其毀之佃之者撫按也彼意專有所承翁來書乃欲撫按訪掣毀佃之人而究治之仍以產復歸本姓是猶駕舟而上千仞之巔雖有禹氏之勇其將能乎且天下事未有不

審時勢不料成敗而可以漫然為之者狄梁公能之周為唐矣其始也能使廬陵王不至于房州乎又令梁公不當筦樞不為武氏所親信即有狗主之忠回天之辨將安用之其誠不敏頃誤入畏途僅僅自守不失其身而已既非可為之時又非得為之地行將奉身而退矣翁乃以可為而不為責之豈其然乎蓋翁向處山林久與世隔不知市朝之態朝夕萬狀無怪乎云云也且桑田滄海不可逆料昔也本無而忽有今也當興而忽廢又安知他日廢而不復興乎特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三

十

需之已耳文成公學術接周孔勲業蓋天地他日建祠定應有時只今焦勞竟亦何益嗟乎嗟乎大履非一木所支也興言及此可為大息

寄曾金簡

邸中獲接大雅已快生平乃足下推與過當繆以師禮相加顧僕目省誠如柳子所謂環視其中未見可師者蓋迄今有餘報焉頃得來札知足下果枉棹鏡湖令吾越士友觀高賢而有所矜式裨益諒不淺也昨見曇陽子傳中有答足下數語不知何時又到吳

中耶所云福業慧業任君自擇者其指深矣其望足下厚矣夫福業者恒人之所勉慧業者至人之所務慧不言福而其福無量如以求福而已其去道也何啻千里足下負過人之資其自擇自振當何如哉流光若翔不踰年又與計偕矣良晤不遠且當洗心耳以叩足下之新功也

復鄒南阜

當丁丑之冬天常大裂人心幾死矣賴諸君子毅然起而力維之而吾丈起最後語最直氣最壯某時在

未上齋文選

卷之三

十一

越聞之且泣且喜謂世道不幸而當此時猶幸而有此人也壯哉行徑句末及茅焦亦偶取其迹之近似云耳若夫學正而養遠非莖莖以名節自見者彼焦也何足比數顧今者天日頓開諸君子賜環殆盡則區區之詞非曩時一識耶陽明先生學脉契千古勳烈蓋一世然動忍之助得於龍塢者為多夫今學其學諸居又當其地危踪五載視昔為甚其所得可知也向聞車從在長沙某方下自祝融日夜趨赴則已發兩日矣悵然久之已而拜輪教之辱捧讀再三恍

然如對夫君子小人辨於所喻舜跖之分決于鷄鳴此孔孟家法也近世論學者孰不訾宋儒為支離然當時界限甚嚴故士多篤行世教有賴焉乃今往往崇妙悟而畧躬行就其所談說人人自以為顏子即由賜弗屑也夷考其行乃或有大謬不然者遂使世之人得以議其隙併槩其餘俗靡道衰無甚於此時其咎將誰諉哉某質陋學疎敢曰私歆淨盡然不敢不競競自勉如來教所云也昔人謂破名利關是小歇脚破生死關乃大歇脚某嘗以為二關總是一耳

未上齋文選

卷之三

十二

何者世人蠅營蠅鬬貪生畏死何為也哉豈非名利之念牽之乎二妄既除一切俱泯生何足貪死何足畏此豈特小歇脚而已如丈者固大歇脚人也而諄諄以此為訓某誠有概於中矣向來每與高明者言之輒以為第二義非某所敢知也今世道一新士氣可謂少振然漆室之憂尚有難言者大抵三代而後得一時小康足矣氣運則然也夫入京幸且括囊素俸勿更為賈生之慟世目下善人日少千萬自愛

與范按院

省城天真書院為陽明先生倡道之所祭田幾二頃上下亭榭甚都而其前八卦田大極亭則宋園丘地也其始營建皆四方學士大夫醵金為之未嘗費一官錢役一官卒每歲春秋之祭四方衣冠輻輳彬彬甚盛頃以新法罷書院盡為奸僧巨猾以輕價佃之園丘古蹟一旦陵夷陽明遺像委諸荊棘行道咨嗟斯文奪氣聞吾丈發都門曾有興復之意遠近欣欣舉延頸以俟弟謂興復或未易言第陽明一祠豈可盡廢門下誠以興起斯文為念第今本僧歸屋數椽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十

復一祠以俎豆先哲似亦愛禮存羊之意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惟吾丈圖之嗟乎弟果何私於其間哉今浮屠之宮徧天下而學孔孟之學者乃不能守其環堵之居亦大可慨矣外楚遊漫稿一帙附上中有白鹿洞記亦輒及此公暇幸賜覽教焉

復查毅齋

來教云云皆根極要領之論讀之數過令人惕然有省其淺中踈外人也豈得如長者所厚望以調元之事繆屬之邪願平生問學竊以為調元贊化不獨

民者為然即一介之士其澤有可施其責有不者萬物與我本為一體毛髮痛癢無不相關彼漠然而不顧與夫悍然而自恣種種私意皆瘕痺不仁者也孔門之學莫大於求仁舍仁而言學則學非其學矣昔日之荆公與今日之荊州其予生所學者管商之富強而已耳申韓之刑名而已耳當其時豈無以求仁之說為二公告者則見以為迂腐而不入嗟乎管商申韓彼且不能保其身而況於天下乎哉仲尼於及門諸高弟若由求賜赤皆不許其仁又其時名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十四

卿大夫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亦不許其仁甚哉仁之難言也然仁人心也人人所共是自以私意蔽之耳故仁則無私矣無私則仁矣學者學此也安可以難自諉也某嘗書諸座旁曰滿腔皆惻隱舉目有神明此兩言者非曰能之亦勉焉而已若夫行藏用舍豈可預料哉今世道再新正人彙進門下已為朝議所舉且旦夕召用僅可一出以副上下之望乎是固仁人之心也拙齋丈視郡既數月憂民之憂利民之利迥然出於尋常某時有贊訂如來旨誠不敢有所

隱避非為拙齋也要亦一體之義不容為秦越之
耳調元贊化安能遠期於他日且以少盡於目前
於物有濟在人獨在己也某固將以此為學也門下
何以教之

又荅查毅齋

此番領教較京師更為親切蓋門下之造詣愈篤實
愈光輝矣不肖淺陋無足比數顧平生於見善如不
及見不善如探湯斯二語者亦若得之天性年來泛
事於學自覺其褊且猛也用力刮磨已稍稍去其圭
角而病根終在門下見論及之真是切中膏肓之劑
敢不鐫佩以終身乎不肖每自體察若此心真如太

未二齋文選

卷之十

十五

虛無人我無善惡則一切分別相亦何從生惟於此
體未能究竟故種種隔礙旋滅旋起雖強制之終不
可得則端木澄源之功不肖安敢不勉耶拙齋夫
乃有大力量者治郡踰年大綱已畢舉矣不肖時有
患告亦惟以虛之一言為獻耳惟虛則善言易入惟
虛則應事不踈學莫有要於是者門下以為何如

復王麟洲

令兄年伯與萬宗伯一時並召此真世道清明之徵
大可稱快即苦塊之夫亦幾見齒來論云長公堅意
不復出即鄙見固預信其然恐在親知亦不宜更強
何者曩時觀中親受記海內具聞之矣若吾兄則豈
可援此例哉以兄之素抱蹕絕如彼曾未得少展而
年猶未艾無論石孫二君凡在薦紳孰不願推轂者
安可拘拘為丘壑所留耶由兄推之如我荆師如和
石先生固皆不必不出也每閱內典其言娓娓皆吾
儒萬物一體之意其慈憫衆生而欲拯救之雖至於
割截身體亦所不惜若徒沉空守寂為自了漢大非
其指矣吾黨處世苟誠以無染無礙之心而時行時
止乎其間亦安往而非逍遙遊也豈必逃於世外而
後為高耶今朝政頗稱肅然布列要路類多正人長
洲相公意嚮可謂卓越近代顧主上見猶未定中人
易為動操升降之機尚未可料弟前過南昌時曾寓
書鄒南皋謂三代以還此世界已只如此僅得小康
足矣未可責之太備求之太深寓內善人日少宜自
愛乃今南泉竟不能容矣前此二三言者相繼斥去

未二齋文選

卷之十

十六

恐自後讜論益不聞事更可慮所賴諸君子相與合志撐持耳兄等尚安忍袖手旁觀不為世界一出頭邪

寄朱金庭

頃方偃伏苦廬苟延喘息耳不聞戶外事第聞邸報高蜀公既已重慶而議者復嘖嘖不止竊恐朝士方自攻擊而大柄潛移他日有不可收拾者殊非社稷之福也然今日之事唯在諸老引愚積誠休休凡几庶幾衆氣自平羣喙自息若目之為邪目之為黨是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七

寄趙麟陽公

每閱邸報朝議迄今紛紛未已而諸老於諸言者各持一見各為一黨不謂世道方號清明乃復有此氣象也然觀老年伯前後敷陳無非忠厚正直之意其

中二疏若申飭言官以寬聖怒曲原故相以存國體此皆同聲附和之流所不能道而千百世之後必以為確然不可易者然則障狂瀾持國是固尚有人乎天下事每成於同而敗於獨未有大臣與言官爭勝而可以稱協和者也且近日諸言者激於意氣關於詳慎則有之然安可謂非忠讜之士哉是在諸老大臣休休凡几平心以容之和氣以道之庶誠無不應虛無不通師師濟濟之風儼猶可追乎若目之為邪斥之為黨恐彼人未肯輸服適所以激其怒而助之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八

攻也此意在老年伯獨明之聞羣情無不歸嚮世道幸甚旁窺諸老似猶持勝負心存人我相意者當局而然耶老年伯之前輒肆其狂若此勿以示人也一時賢者猶未盡用敬舉一二以備采擇勿以為罪許敬庵前此謫官原非其罪此兄氣定心誠而才練尚有人不及知者前時在駕部一二條陳坐省淮揚數十萬今若使獨當一面必大有可觀即不次用之誰曰不可奈何令人淹一郡邪徐孺東雖少不足於和平而明遠之識敏達之才

世罕其儷今第處之閑散優游歲月且冉冉老矣
可惜也似宜及時超用令得展布

陶泗橋年伯平生清謹雖列上卿恂恂無異韋布
蓋卓然有所不為者也正宜還之舊職以風示庶
寮坐鎮類俗可令久在林壑耶

孟我疆名秋者在平人也令昌黎七年民稱孟母
稍遷廷平居京師饘粥不繼而歌詠自若風動一
時江陵獨知之時山海缺人有旨推廉能者往特
越次用之竟以執法招忌考不及乞致仕家居唯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十九

茅屋數椽兄弟共處許敬庵常過其廬謂大江以
南無此風味也若此君者雖未必可以奔走集事
亦宜一舉用之令頑鄙之徒知上人意嚮如此庶
幾有興乎

堂中如嘉善丁君賓四川教君選皆以翁介稱而
丁尤養深見定篤信良知之學而深造得力者今
天下治忽唯在巡按而舊習難挽類風難振二君
一在告一在制宜及時破格催取供事誠得一二
人為倡十數人布列天下吏治民生其有膠乎

無錫顧君憲成有學有守人也以吏部在告

遠東蕭君汝芳步趨古人不欺幽獨聖賢之徒也
以進士在告二君母亦可以示意嚮速之來乎

以上數公不肖尚有未識其面者第得之深知
博詢者如此敢以其際聞昔在有虞舉一皋陶
而不仁者遠蓋風之所動者神也惟老年伯留
意焉當是時幸秉銓有同心者而不為一二破
格之舉則又將誰望耶

答邵南皋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二十

不肖懷仰高賢奚啻饑渴乃罪深罰重罹此大故種
種與願違矣今世道已稱再新而正直之士終不能
久於朝著不肖去春報剗已預卜其然故願吾丈之
少自愛也為國體惜也若在丈則既上不負明主下
不負所學夫復何恨詳閱諸大跡懸懸懸懸無非實
心無非實用曾有一字之謾一語之迂者乎然而竟
不能售則蒼生福淺耳江陵公平日自是自私倚信
群小結怨縉紳致有今日之禍固其自取然至於藉
其家屬其母殺其子弟則太甚矣十年翊贊之勞豈

容盡汲即如籌邊一事十餘年西北晏然誰則主之
此其罪與功亦應少準而一旦斬艾之若此於國家
元氣得無少損乎麟陽公一疏殊為卓然吾丈云云
真正直忠厚之論也來教云一真一切真一偽一切
偽誠然誠然不肖自省因循粘帶敢自謂一切真乎
可愧也近得見胡先生衡齋書真可謂羽翼新建發
所未發矣吾丈所薦諸名賢今多以次召用而胡先
生猶見遺何也又如許建昌者有學有守之士也丈
薦及之甚當乃猶踴躍一郡畜以凡品孫文融焉得
不于辭文選
卷之十
十一

辭其責耶

寄鄧定宇

弟十年之間并失怙恃每念人生真如電光石火碌
碌昏朝竟成何事緬懷司空圖寶獲我心先人所遺
有山曰南山風水頗佳而久未得穴以遍山皆石也
頃遇宛陵一友偶得土穴先人墓事已定弟即於其
地為壙令可埋骨世俗共駭之以為早計予謂不然
人生百年者絕少其次七八十皆稱中壽予今年四
十有七矣籍令造物者假我以八十光陰亦過大半

尚可謂早乎山之左舊為別墅因構一小閣面羣峯
俯鏡湖朝夕偃息其中先隴相去只數里擎舟可至
此外足不他踐事無他涉脩然物外人矣即成仙作
佛吾亦不作此想又況其他况其許我不邪

寄耿叔臺

長公起當要樞一時秉銓總憲類皆正人新安相公
疏云庶幾弘治之盛誠非過稱但事機物情種種可
憂有如來論太阿之柄日漸倒持不知將來作何究
竟耳江陵師十年輔幼主安可謂無社稷之功祇緣
自是而又自私卒有今日然亦大慘矣言者徒知取
快目前而投鼠之嫌手滑之漸曾不少念吁嗟嗟不
已過乎一二老成國之紀也且必欲排去之而後為
快抑又過矣然所謂老成者胸中尚覺有物是以愈
爭而愈離甚矣致虛之難也陽明先生云舜之處象
彼喜亦喜彼憂亦憂精神流貫畧無間隔是以卒能
感化克諧諸老如麟翁如長公乃能辦此天祐我社
稷其尚有賴乎弟負罪伏苦不當更談世事偶因來
諭輒縷縷及之不敢為他人道也聚所兄物故真斯

道之戚弟於此兄知之最深不在兄下覽兄真章令人淚下不能止曩嘗偕在京諸友寄奠外鄙詞錄上然不能盡此兄百一也所云辭受進退之大閱真為至論今人問學類多虛談而鮮實行大都此處檢點不密耳弟與定宇向在京師實不敢放過然隨俗習非亦竟未一一懔然於心他日尚歆新截一番兄其試觀之所封內江志一帙偶閱兄序言言皆可佩服自來叙志未有若斯之詳者也即此亦領教多矣敬庵兄督學之轉甚裕久鬱乍伸諒兄所共喜也弟始

不才齋大遺

卷之五

壬子年

祖派自綿竹今年遠不可考彼中同姓者聞甚蕃兄暇中試為一訪之

寄朱金庭

手教所云叅以意氣便不和平與以已私便不正大旨哉言乎兄旦夕秉軸但時時提醒此語以正大和平宰理天下豈不為昭代名相邪設有毫髮與此語相戾弟當效長孺之慙盡言以爭兄其許我不邪今世賢士大夫往往作惡講學諱而不談弟謂講學者唯恐不真耳若認真講學時時提醒則所謂意氣已

私此二障者一照可破一割可斷何至如近世之紛紛者哉陽明先生誕祀此是一時美舉事既下儒臣議又貴部所職掌乃猶久而未決何也兄宜與洪陽諸公毅然力主之如何如何

答許敬庵

承示格物云云最為剴切通透吾輩所當服膺者也格物二字創見於大學一書而義不重釋是以後儒訓詁言人人殊就其為說固亦各有意義而大要互有得失弟平生參究獨有味乎陽明先生之言以為

不才齋大遺

卷之五

壬子年

的然無可更疑者其言曰意有所向便是物物有正有不正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此之謂格物物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一以貫之者也而要言之只是逼人欲以存天理質之孔門所謂克己復禮開邪存誠之旨無不脗合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即此是獨即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即是慎獨即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淨理還下學而上達象山先生所謂此念一提撕時便自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真是立竿見影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至易至簡而參贊位育皆從此出此弟向來所深信而龜勉學焉而未能者也詳閱來教似以則訓格蓋曰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為格物也以此用功何患不為聖賢第於訓釋文義覺尚未安夫曰知體無窮物則有定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岐知與物而二之矣究兄本意原不如此而語句則有然者立言垂教欲其無弊願兄更詳之也弟請就兄之

戾但弟直遵陽明之說而兄意尚欲為之劑量耳使中幸更裁示如何所與定宇書及思默公所稱未發之中與洗心退藏於密此二言者安可謂非聖門根本之論能善體之即是慎獨即是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亦即是格物致知即是精一執中尚何辨也若云自修求了悟而應用却在於彼又以坎中一陽為未發之中養此一陽為發生之本此則前此所未聞亦姑置之無辨可也吾儕今日所當共勉唯於心髓入微處打迸潔淨自然篤實光輝此外更復何事兄云

寄王荊石師

不肖某伏在苦廬側聞當寧宣麻起我師於里中而授之政田夫牧豎無不舉手加額頌聖天子之明而太平之澤行且身親被之也蓋主上察羣情而思良佐有日矣然必屈指祥禪之期而後乃今降溫綸命

特使其須之甚殷而體之甚至如此自昔聞人碩士
挾非常之具或舉世信之而上獨疑或其君信之而
衆不嚮上疑則無以展其謀衆不嚮則無以伸其志
未有上下之間交知而共信如今日者斯民不見三
代之盛已千百年天其復將昌泰運於斯時乎天時
不可失聖眷不可孤師宜不俟駕而行矣意者考思
純篤尚猶戀戀於慈闈乎竊惟太夫人健甚善飯奉
板輿而就養當無難者不然則仲氏英孫承顏聚順
師雖暫違綵侍太夫人必愉愉百年也師其念宗社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七

而哀蒼生幡然一出勉副聖天子側席之意幸甚幸
甚每憶師出都門時語某曰立朝必如狄梁公乃為
大格局今天下士仍澆靡之習事多隱伏之憂非梁
公其人莫能轉移世道非師其誰為梁公者且今元
老可謂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又與師最為
同心庶幾有兩梁公矣丙魏房杜將不得專美於昔
此其之所以喋喋慙慙而不能已也某又憶往時嘗
以虛之一言為我師獻惟虛則無物無我以天下之
心為心無適無莫以天下之事處事秦誓所謂衡斷

休休者蓋言虛也我師不談虛而用虛其既書諸紳
矣而猶云然者禹益之於舜不以其既聖而忘逸遊
之警諱丹朱之戒舜亦不以己之既聖而遂耳於二
臣之言無非虛之至也我師日在政府某自是候問
希濶矣茲謹專一力伏送道左輒布其區區焉伏惟
我師矜其愚不罪其誕孤某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寄鄒南皋

前書記來拜手教極荷悽悽及讀覺軒記倍令心境
泠然塵垢一洗受益弘深矣南中同志之會落莫已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八

久頃賴吾丈主盟實意所觸興起必衆道之將行庶
幾有兆乃丈又北轅矣然大今所司抑揚進退非徒
託之空言所以轉移世道者為任益重曩時有言責
既已盡其言乃今有官守則當盡其職用之則行孔
顏所欲聞丈更欲請告何也郎中論議未平正賴一
二虛心直道者持衡其間但為潔身之計可乎且今
彼此交攻彼此以此為邪此以彼為遂道路所傳非
孰辨丈入京則是非自明矣丈夫抗顏天地間獨自
擇立不隨人脚跟不傍人口頰此吾丈生平可自信

也今日亦何所避而不往耶計疏上必不允敢以
贊夫之行前趙定宇兄途中書來亦以此告之矣近
聞海公入南銓一時僚案凜凜歛戢此老雖未足於
和平然勁節正氣自足以激頑立懦當今士習日靡
靡突梯滑稽賢愚相踵昔人謂須服大承氣湯此亦
其時非得若人矯厲而振飭之江河之勢易有底止
乎人情多忌憚異議必生夫入京宜力為主持如此
公佐銓掌南院皆無不可惟往時為巡撫或不宜耳
今執政可謂虛懷剝老又以正直佐之太宰及總憲
又皆真正人物夫凡有言當無不入也士苟長往山
林則已矣若欲用世舍此時又何待耶部中若徐賓
梧之溫粹魏崑濱之剛介顧涇陽之凝定皆不可易
得者涇陽雖在告期亦將滿矣善人多則天下治陽
明盛則陰氣消夫宜力任之毋讓況明年大察誠預
為諮詢所在不職之吏雖有薦者黜一以警百世道
生民豈曰小補凡此是丈分內事此外一切幸姑置
之何如何如不肖與康洲金庭皆總角交康老忠信
且好學無俟不肖之泛史業已致尊意矣金老外和

不士齋文選

卷之三

二十九

而內介氣定而識練且於丈為知己幸早晚相與左
右之亦扶掖善類之一端也

寄孫越峯論志書事三通

姚志云人物是非必百年而後定杭郡志傳人物亦
以五十年為限此特為避嫌遠怨之計耳非大公之
心也古今稱良史莫如左氏司馬氏彼其所評騭多
同時之人孔子作春秋不嫌於自叙其績若必待百
年五十年而後書竊恐歲月逾遠文獻益湮將使賢
人哲士之懿行卒以泯沒不傳罪將焉辭故今所列
第據各邑志之所已載及名宦鄉賢祠之所已祀者
更就其中刪次而書之若行誼不甚彰灼鄉評不甚
許可者雖志所載祠所祀亦不敢入其或志所未載
祠所未祀而間有立傳者必其行誼皦然鄉邦所共
信者也要之矢心天日必不敢以一毫私意攪雜其
間但耳目未廣遺漏尚多敬虛左方以俟續入國朝
實錄凡大臣三品以上並有傳美惡咸在况曾賜諡
贈官其人類多可稱者郡志所不得遺也但不敢過
為褒美以爽其實至若山林隱逸之士名聲既不易

不士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

聞必旁搜而畢錄之以屬類俗孝子節婦已經旌表者必書其或寒宗僻壤旌表之所未及而孝節素孚見聞之真者亦必書第遺者必多亦俟續入

兄纂次近有緒不弟日夕幹辦日覺其難茲將編次數條奉覽損益筆削更望兄直示也紹興人物本多與他郡不同其尤多者則名臣一條兄向言如姚志百年內止載四公固為精簡但各邑俱新修嘉靖來人物已備入人數不少即如山會二邑所載其人儘有不可刪者獨姚志頗為寥寥他日各邑俱多而姚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一

江獨少恐人必歸歛於兄耳弟意郡志自與國史不同郡志紀一鄉之賢苟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如黃公珣陳公雍寶錄中皆有美詞又湛甘泉公撰胡東臬公墓誌內述先文恪公嘗語人曰吾姚仕宦而清貧如寒畯者胡公東臬宋公冕胡公鐸稱姚江三廉云湛公言必不誣則是三公者皆可書也外見老所開名姓乞一一批示內中須取得六七人乃與各邑相當耳叔世論人取其節焉可也弟觀貴邑岑君所修志儘自簡嚴然今嗷嗷不已問其所指摘者

則又莫能舉也得非本無可指特以其立例太嚴而一時人物多不見錄故怨謗叢生而吠聲者因之乎古人貴揚善又曰成人之美則今日之事斷不宜苛且隘也兄謂若何

辱諭可謂開誠布公敬服敬服見海公諸記謹奉上貴邑人物得來數乃今有準繩矣帝紀及舜禹益借重之意乃南誌如此又風俗賦亦云然故並列之若只載理度二宗似又無足觀并此傳亦可刪耳王侯一類初意亦欲如兄言後因查帶銜與否亦未有的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二

據故混列之而不詳其事至於郡人以武功封拜者並詳於此其有他善可稱者則列名於此而別傳於鄉賢此編次意也若欲以武功者並入鄉賢中則須列武功一門似又煩矣右軍筆目為寓賢止是因仍舊志今欲改入鄉賢亦無不可陽明先生傳大約揀撫年譜及文集中語非敢杜撰故邑前輩相傳時宰江抑之說鑿鑿有據肅皇帝英明異常聖書召赴自是聖意言官之論實有所授粵西之行亦是桂公以難題困之成功亦罪不成功亦罪矣若著論與年

譜大相戾似又起一爭也前所奉志目人物本分類
令祖在忠節令伯在孝義令先翁在名賢今欲并作
一傳固兄謙退之意唯令伯附令祖尚可令先翁似
必須另傳矣三公勳節懿行兒童所知貴邑人雖好
議論亦安所動其喙即弟執筆此心實可自信脫有
可訾何敢阿私所好哉凡任事必任怨志書尤甚若
志出而歆一時人人悅服此萬萬不能要之不愧此
心不乖公論令千百世後有可徵則已矣今人皆不
滿岑志然此志終當不泯滅也當時史漢書初出時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三

豈亦無譏彈者乎蓋久而後定耳前志分儒林文苑
為二弟謂道德文章皆儒也故欲以儒林該之不歆
目太碎耳諸款皆草草奉復統俟完稿後更求細訂
不盡人物各邑固難而在貴邑尤難即如岑志百年
內止載毛謝孫王四人可謂過嚴矣乃猶漫然以泛
濫譏之然則必一無所載而後無議乎是可笑矣見
翁正人且究心世故弟向仰之前郡公特往諮詢本
弟薦之也隨蒙條示皆鑒鑒可憑但所列者止有姓
名而行實未詳即有誌狀者或未可盡據煩兄更一

細叩之弟不敢率易勒狀也

寄鄒定宇

徐覺齋至及承差來兩得書甚慰年伯母既能之聞
則無不可入京者兄竟堅執不出似亦過矣每對弟
問兄出處者弟必以親老為辭蓋兄近來神王氣充
人人知之弟不能作妄語也兄若稱病世之不病者
何人哉今日事體兄既不可遽出一二年間儻有新
命幸毋過執弟敢預勸駕焉邸中近無他事諸老務
持重寬厚但不喜聞深憂過計之論願涇陽一疏可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四

謂詳畫想見之矣弟猶然吏隱學磨堯堅耳凡舊時
號相知舉不足憑一旦當事又別是一種氣色雖有
忠言無從而入此古今通患也傳慎所在南中書來
云兄及徐孺東鄒南臬諸君子一日不在朝則一日
不交睫此兄欲進賢之切如此乃報書甫去而訃音
至矣宇宙間職此良人可為世道一太息弟嘗以此
語為當塗誦之乃於徐鄒二兄皆以歸未久為說似
亦非所喜者耳探巧易合而介直難容自古則然矣
何龍沙高聖人出兄堅卧不起專意出世既應此識

矣曩夜坐時相對忘言故不欲贅一語今又不得暇耳

答孟我璽

思兄不得一見頃得手教讀之有如面談快慰何如乃世事士風有如來論可為太息得為者既如彼吾輩又浮湛散局無能出一力效一言奈何所可自盡者唯龜勉問學修德以待時而已京中結會者十數人如楊復所之超詣沈觀瀛之堅忍孟雲浦之真醇皆我益友紛擾中每一相對未嘗不心境豁然而又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五

惕然不敢自畫也鍾文陸僅數會可謂才與節兼者恨即有巡茶之行周志齋又以路遠不能數數就正然嘗聆其平日語所造深矣兄春初幸一來為諸友領袖吾輩宦遊即不能遂行其志然得與四方賢者相切劘成已成物必有所濟當此學衰風靡異說紛紜時相與默默主持使一綫之緒不至遽絕是亦仁人之心也不猶愈於淵潛丘遯獨善以為高乎願兄深思之母固必也許敬庵向時見示弟深辨之似不見納外近札四通呈覽弟所見如此耳幸賜批教焉

答許敬庵

讀關中諸大作具見兄年來養愈充神愈王益非弟輩可及大學述尚未能徧讀唯玩味首篇已自簡明融貫學者誠如此實見如此實修何患不為聖賢但格物致知之旨弟向謂陽明先生之說更無可疑今兄通徹於物云云以之自信自修孰曰不可若必以此為的而以陽明為未盡則終不敢面從耳往時小簡頗悉其說兄更能一細閱否我疆兄春間即以差還里中昨有書來亦謂兄不當與陽明相矛盾兄試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六

一覽之嗟乎嗟乎吾輩豈私一陽明哉自考亭為窮致物理之說學者不能善會遂致茫茫蕩蕩遂于見聞膠于格式而昧其本然之體蓋相沿三百餘年而後陽明出於其間首揭致良知之訓呼久寐之人心而使之頓寤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蓋意之所著是為物其正與不正未有不自知者格不正以歸於正即是閑邪存誠即是克己復禮此於孔門脉路安見其有毫髮之不同乎陽明自謂此學從萬死一

生中得來豈可易說今聞粵間拘曲之士徒以積習之見據風聞之言輒肆排詆幾於病狂姑不暇與辨乃賢智如兄又幸生陽明之鄉向來同盟共信且欲率天下之人共學其學而何忍一旦與之相左乎人之於道固各有所從入不必盡同就兄所獨悟雖與陽明小異亦自無害但謂致良知非孔門正脉路則安可為是言哉始陽明與考亭異舉天下而爭之至今乃漸定今兄又與陽明異不知天下之爭之者又何時而定也陽明之於考亭不得不異吾輩於陽明又何必舍其是而與之異乎我疆屬弟致意於兄故縷縷若此非好辨也顧於兄前而不盡言則何處可盡言乎兄毋訝焉弟侵尋半日時過無聞慚愧知已近居京師碌碌素餐猶然吏隱每觀世態物情不勝慨歎而大可憂者則邊事日壞寓內困窮堅儒室言何補唯是二三同志相與淬勵以延此一綫之緒則不敢不勉耳我疆無意復來弟嘗以書趣之不知行止若何定宇亦堅意不出趣之再三但以親老無子為詞太倉相公頗汲汲推轂之弟謂處之南非以便

迎養庶令可就亦未知機會如何耳弟復自念迂陋之資既不能與時瓦合而才疎識寡即當事任亦安能有所建明則不若奉身而退庶幾明哲蓋慨然有慕於定宇旦暮且欲往從之矣

答徐覺齋

數年渴仰得再晤於長安喜真欲狂所恨日促事煩聚對無幾耳門下瀕行百務紛如乃又汲汲集諸友為靈濟之會此何心也陽明先生謂教不倖即是學不厭親民即是明德孔門俱立俱達意正如此與人為善自是千古學脉蓋自靈濟之會而諸友益勗勗鼓動若不容已門下倡率之功大矣某不自量竊窺一斑以為當仁不讓而識淺行薄惴惴焉唯恐顛墜安得置門下於長安匡其不逮而翼其進乎

答呂新吾

來諭謂弟以兄為偏執此語誠有之蓋愛之深故責之備不覺妄誕至此然非兄亦安敢為此言也向來議論不能盡記尚記一二語請更申之兄嘗問相天下當以何術弟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

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遠之
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
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乎自古才相智相代
不乏人往往以徇私敗之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
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其或棄且人舉一
人之法自昔亦有行之者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
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連舉百十人亦何不可
其人小人也則所舉亦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遽
聽邪弟及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為然故有似乎偏也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三十九

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弟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
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
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
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
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故中和致而位育自臻
盡其性而後育可資所謂易簡而理得者也弟又反
覆言之而兄終不以為然故有似乎偏也大都兄之
意謂為治必有法度為學必有格式弟則謂有美意
然後良法可行有盛德然後周旋中禮其不同者如

此弟自省儻亦偏邪是未可知也夫心唯圓故神方
則滯矣心惟圓故明方則蔽矣故天體圓而常運日
體圓而常照兄謂道迷於執德之不固弟則謂執德
貴弘而病在於固也荆公人品豈不卓越當世青苗
之法亦曾奏効於鄧祗緣執之太偏遂致貽禍無極
是不可不察也兄今者分鎮一方百萬生靈倚以為
命所期虛懷以接下平易以近民利所當興必處置
之得宜弊所當革必變通之以漸貪殘必黜矣而小
過宜寬法律必嚴矣而人情當順凡此皆兄之能事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四十

而弟復云云者始終慮兄之過於執而不覺失之偏
也來諭甚真切故亦不敢以泛然寒暄語為謝

答孟我疆

頃得兄仲冬書知北來有日同會友朋無不歡動日
望車轍之至也日來友朋頗真切興起兄宜亟來為
盟主古人以中為隱吾輩以仕為學誰曰不可哉辱
示教語數條謹對如左

悟修之說鄙見亦正如此不悟從何修不修亦空悟
悟與修安可相離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本楞嚴經語

彼正因學者有偏廢之患故對舉而言之其實一也
立人達人畢竟是仁之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
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程子云性中易嘗
有孝弟來愚亦曰仁中易嘗有立人達人來仁之體
最難識有此體即有此用用原於體故曰體用一原
若以用為體如以枝葉為根似須有辨畢竟孔子罕
言仁仁最難言也

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此是誠意章戒自欺求自慊的
本千古聖學只是逼人欲存天理若曰只有天理

不工齋文選

卷之三

四十一

更無人欲則虞廷何以曰人心道心易何以曰閑邪
存誠仲尼何以曰克己復禮且以此心見在驗之一
念之正耶忽有一念之不正者阻之一念之不正耶
亦自有一念之正者覺之蓋二者常相貞勝唯先立
其大者則小者乃不能奪是以學貴立本也聖賢立
言垂教多出於不得已若曰物無不正則何必又言
格物推而上之心本自正何必又言正心意本自誠
何必又言誠意所以必曰正心必曰誠意者正是格
其不正之心以歸于正格其不誠之意以歸于誠格

其不善以歸于至善格其不明以歸于明乃所謂
物乃所謂止至善乃所謂明明德也陽明先生格物
之訓自是絕無可疑設有未通必須潛思力索以求
其通安可遽疑先生之說為未然也近世學者往往
以改過遷善懲忿窒慾之訓皆以為第二義而忽之
遂使入門者無可下手而點辨之徒竟借此以自飾
其非正弟所歆深聞故諄諄以陽明先生原旨為友
朋告益矯偏救世不得不然兄其以為何如

答李見羅

不工齋文選

卷之三

四十二

頃歲喘息苦慮得孟我獲書謂當今賢者不少乃志
肩絕學才挾蕪長如見羅公者一人而已用是益耿
耿方恨無由一聆餐咳顧辱華札先接德音盈耳感
喜交集今茲世道誠號清明當事諸老務持長厚而
戒苛察右老成而抑浮躁尊指庶幾弘治之盛然世
事可憂者尚種種也秦晉燕齊之墟頻年大旱人且
相食當宁宵旰憂皇蠲與賑並施矣而卒未有濟士
大夫之交酬宴會日以華侈雖屢勸明旨而卒莫
能禁翕訛成習雌黃倒置即當世所稱名賢猶未免

橫罹口語引身而退又安望巖穴之無遺乎凡此皆秉國者所甚注意而卒未能挽所賴二三大賢相與協力公家計不內顧以共濟時艱維持世運而貴省二老已去不可留門下又汲汲請告何也門下宜且息歸念一究鴻業毋孤斯世斯民之望孔門之學在求仁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成已成物元非兩事古人初發心即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己任陽明先生云親民即是明明德教不倦即是學不厭本無先後彼此之別門下其講之熟矣奈何方見知於時而遽歆為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四十三

潔身之舉乎其雖踰謫何敢以世俗語溷清聽第平生窺見孔門立人達人微指元非獨善要在用舍行藏不失其時而已門下試自籌與二老所遭同否則行止可決矣交淺言深先哲所戒乃其於門下道義久相許豈必握手接殷勤而後為深交哉如某頭白汗青於時曾無寸補然未敢逃於山林者以為主恩不可負聖訓不可違耳況門下所繫一方之利病他日所擔荷宗社之安危宜如何者而可以言去乎勾溪先生仁人也死且無後如天道何然有弟如門

下亦既有後且可托以不死矣

答傅慎所

聞丈已蒞南理百爾朝紳無不喁喁相慶况夙昔傾嚮如弟者乎唯旦夕內召俾得日聆清誨乃大願耳弟抵京未久徒以資深叨轉閒曹素殫碌碌如昨何以勉副知己定宇丈去歲屢書趣之輒以母老為辭此誠至情不可強今薦者至再益不可來矣即令當事者破格處之定宇似亦有難割者徃弟諒定宇寧肯為絕裾之行弟亦寧忍強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二齋文選

卷之三

四十四

弟所以諒定宇者如此儻以南少司成處之以便迎養庶其可乎而機會又未偶也所論海內諸名公其召用之次第先後當事者必自有說要之其表表者終不得而久遺也弟浮湛金馬猶然吏隱即於當路相見不數數如所云推賢進士實有志未逮耳丈旦夕北來當自知之聞南中交際甚簡士風甚儉令人健羨此中訾漸侈勢不可回安得轉南風而之北乎

寄周門

頻年極承道雅別來忽忽半載懷想可知小兒書來

云三月之會丈特枉棹臨之一時友朋更覺鼓動世道幸甚已遂見心所拜手教恍如面談允弔公名世之品僕入京渠已病革屢造之勿獲一見亡何逝矣痛哉僕抵京未久徒以資深叨轉一階十七年老探始得此今皆以為拙者之效顧僕自省識寡行薄殊抱忝竊之懼將來秩益進則責益重不知何以圖報稱副知己真中外汗浹也在位諸老多耆碩正人每事務持重忠厚不為苛察足稱太平景象第西北鉅饑流離載道邊備日弛而不易振士習日靡而不易

容已者丈試思之其忍終老于林丘乎至於星命之說尤不足信僕嘗以往事證之曾無一驗是以的知其妄高明如丈幸以立命之學更究竟焉

寄顧涇陽

頃丈所陳言諫而氣平當事者大是心服有裨於時政不淺年來士習淺之則挾意氣以干名深之則託玄談以文過實行實修如丈者幾人是宜昌言於朝而聽者不怒也僕雖雅以務實之論為友朋告顧內省多疚室言何補丈方為海內所信嚮幸時時提掇此語實世道之幸耳自我疆與丈出長安同志亦覺寥寥雲庵晉庵初至亦苦于合併之難歲月悠悠竟成何事念之汗浹丈之廣南吏治民隱諒所關心他日願有聞也

與毛文學

吾丈篤志真修僕鄉往有年兩歲朝夕相對不獨子弟蒙益僕實有大賴焉越人往往以講學為談笑固彼言是行非者無以取信然懲火而廢炊見亦左矣頃自吾輩為二六之會友朋中頗不加姍且有勃

興起者斯文未喪天其或者有意於越乎獨恨僕為
升斗所驅遂與諸友匆匆別去辱有贈言又相送依
依殊難為懷所願諸友如約為會互相激裁母使越
人復以半途為誚幸甚幸甚兩弟兩兒望吾丈諄諄
子弟誨之母存形迹吾丈別時以寡愁虛心兩言見
贈敢不鐫佩僕年來自謂慙不敢不寡矣然而念未
能絕也又自謂心不敢不虛矣然而執意見以自信
不能盡無也吾丈云云誠為對病之藥繼自今必時
時警勉務求益寡益虛以不負良訓耳已又詳讀佳
序可謂有德之言確不可易鄙意所未然者析心與
道為二耳夫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即非
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即非道也夫惟
析心與道而為二是故舍吾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
而求之於難窮之物理舍吾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
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微而以之
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吾丈虛
心之言請亦彼此交勉之母拘于舊聞毋駭于新說
一剖兩家藩籬而但求其是試觀今日之所不足果

朱子齊文選

卷之三

四十七

心體有未融乎抑物理有未到乎今日之所受用果
心之有自得乎抑由外而入乎先聖之微言曰易簡
曰一貫果反而求之心乎抑泛而求之事物乎僕非
敢好辨以自涉於不虛也獨念萬古一道千聖一心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直是遠契顏孟近接周程考
之經傳無不脗合僕味之愈深信之愈篤苟非其人
未足與言不敢不盡言以告如吾丈篤志真修世能
有幾安忍為含糊兩可之說以相悅邪又安忍坐視
良朋之猶有所蔽而不正言以規邪規吾丈為諸友
標幟於此不審將使聽者二三莫知趨向斯文其能
有興乎惟吾丈念之念之僕頃者方達下邳自淮揚
迄齊魯所在饑荒見之傷惻 皇上遣官發帑金以
賑德意甚渥而所遣官則戶部孟君化鯉蓋舊友也
此君師允先生而宗陽明志真而行潔今所賑數大
郡懇切委到凝然不擾而所在並沾其惠真可謂有
用之學矣近且以帑金不足將借留漕糧以為煮粥
之具外其公移及疏草寄上諸友一覽天下事唯是
有此萬物一體之心則視民之饑猶己之饑疾痛撫

朱子齊文選

卷之三

四十八

原缺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四

序記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序九首

內訓序

予嘗讀二南詩見其反覆咏歎皆后妃夫人之德閨門婦女之情則展卷而思曰嗟乎明王道化天下蓋必先于齊家而家道睽恒自婦人始此女貞之戒聖

不齊文選卷四

一

人所以惓惓歎我成祖文皇帝續緒之初特命儒臣取劉向所載編次成書曰古今列女傳其端本垂教之意何甚殷哉顧廟堂懿典或閭閻所罕覩而聖化日遠俗益趨下士大夫之子弟猶有家塾庶幾嚮方而女師氏之訓罔聞矣是以驕惰成性華侈相高敬順儉勤之風寥寥無聞已欲家之正得乎予竊有憂之暇日蒐拾經傳之遺稍刪定之輯為內訓其辭顯其旨近俾夫婦之愚皆可以感而興焉亦或正家之一助云耳若夫以身教不徒以言于以遠追三

南之盛上副聖祖之心則尤有望于自修之君子

崇祀疏議後序

今上典學右文廣稽獨斷進理學諸臣從祀孔廟凡三人馬王先生守仁陳先生獻章胡先生居仁而先是隆慶改元已嘗祀薛先生瑄矣於是耿中丞先生定向袁集先後諸疏議為三卷以授詹侍御事講蕭刺史良幹俾付諸梓蕭君復屬忭稍訂之而叙其後叙曰夫道一而已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則所繇以入道者有二門焉洙泗諸賢身通六藝者若而人

不齊文選卷四

一

獨顏子以好學稱至舉其所以學則不遷不貳焉耳此所謂頓門者也曾子遇事於精察力行而後豁然於一貫此所謂漸門者也夫學有頓漸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寥寥千百年迄乎有宋而後真儒輩出若濂溪之無欲明道之定性蓋得統於顏而象山固其傳也若伊川若晦庵主敬窮理循序漸進蓋得統於曾而其派衍繁矣嘗謂自有宇宙即有此學雖推而沮之終不可得而廢何也道固不可廢也自有此學即有二門雖比而同之終不可得而齊何也質固不

可齊也士病自外於孔氏之門與昧焉而不得其門
苟志於孔氏而得其門即堂奧可從而窺何病乎門
之殊哉 明興二百年理學之盛有光前代姑即四
先生而論之若王若陳則元元本本妙契精微謂非
顏氏之宗不可也若薛若胡則步步趨趨動遵矩矱
謂非曾氏之宗不可也 先皇帝與 今上作述一
心俎豆四哲則既明示天下以入道之門並行而不
悖未嘗舉此而廢彼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信矣無容
於喙矣雖然願申其說焉當文清之議祀也第以著
述少之乃今陳胡兩先生同然無議而文成象皆特
甚此何以故學之砥行飭名不離繩尺者其取信恒
易而直指本心掃除一切固世之所駭而疑疑而詘
也士之居常處約不當事任者其完名恒易而身處
多危之地謗生多忌之口此固仲尼所嘗厄於春秋
而程朱所不免於當時者也若夫學其學者但知心
之有知而不求其知之所以自但知知之本良而不
求其良知之所以致此在文成蓋諱諱言之而嚴
其防矣伊洛之門有邢恕西河之後為莊周寧足為

其師累乎忤生也晚不獲振侍於文成而幸生其鄉
竊聞其緒餘每讀其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今是編也譽之毀之者具在藉令文成復起當不置
喜愠於其間而忤復曉曉焉為之分疏亦不自知其
贅也矣

朱子摘編序

考亭朱子之學蓋得之延平豫章以邇龜山而上接
周程之緒其統系之相承若此其正也乃世之號為
朱學者往往得其膚而未窺其髓是以馳騁於考索
而不知吾心有不慮之知拘泥於格式而不知吾心
有天然之則斯豈善學考亭者哉陽明先生首揭致
良知之旨以抹其弊而當時驟聞之者輒以其畔於
考亭而攻之惟陽明亦有不自安者乃取考亭之書
而檢求之咀其華鈎其玄輯為晚年定論自定論出
而後考亭之學其精髓始透露於此其奉奉於培本
原收放心居然延平之家法也而後考亭之學始為
質之濂洛而無疑是陽明不唯不畔於考亭抑亦有
功於考亭者也忤少也讀大學格致章補則掩卷而

思曰何哉無乃倒言之也乎無亦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庶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乎果若所言何以為知本也稍長得大學古本讀之而後知聖人之學固如是乎易簡而無難也已又得定論讀之而後知考亭之學其究竟固若此而傳註所云乃其論之未定者也已又每誦性理所載考亭詩則躍然曰此非定論之餘響乎如曰識東風面聞夜半雷春水生而蒙衝自在風浪息而山樹依然此非以神遇不以言解者乎頃邸舍多暇復取集中諸詩偕一二

不仁齋文選

卷之四

友朋徧閱之得其調之同者凡若干首類而錄之曰悟後詩蓋定論雖曰晚年猶有未必晚年之疑而是詩見於平時則皆到岸棄舟之句合書與詩觀之而考亭之學益見其博大圓融洞朗無礙前陸後王氣求聲應無復異同之紛紛矣於是合二編而刻之曰朱子摘編而叙其始末如此嗚呼道一而已矣學不會於一非學也是編也豈獨三先生之學可會於一耶千古聖學之正傳吾知其無三徑矣雖謂之儒宗寥同契可也

重刻伊洛淵源序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蓋考亭朱子與黃巖謝氏之所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今太宰海豐楊公朝省而纂讀之既已獨會於心又將重梓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於忞忞小子夫何知蓋嘗竊聞長者之餘教矣夫道猶水也水必有源源未嘗不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別至不可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於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深而流長也儒者之於道有不原於心者非學也而

不仁齋文選

卷之四

六

稟有高下見有大小入有頓漸則亦安可強而同哉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於道亦一而已矣是編所載無論其門人即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源者也二程得之於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不同於明道伊川之論橫渠謂其得之考索非明睿所照其於康節則以為聖門之別派豫章延平並得之於龜山為程氏之適傳明矣而考亭集諸儒之大成顧於師門主靜求中之旨自以為有所未契是諸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此特其所稟所見所入之

小有差別焉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而守之以敬慥慥兢兢務去人欲而還天理則諸先生者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髮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而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歟若夫俗學與異端者流非不可矯飾眩惑於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於周孔則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汚行潦之水乍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徒循其流而不溯其源哉抑忤又聞之大臣以道事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七

君而冢宰埒於三公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太宰公孜孜問學潛心伊洛之奧且將率天下而誦法之是宜上贊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於道而無遺議也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歟忤何敢為佞焉

長安會約序

夫為仁由已而語稱以友輔仁人與已交相成也羣弟子而講道於洙泗自孔子始彼其時相規相勉用志不分而精神若一蓋肫肫乎其仁矣善乎文成子

曰孔子之教不傳也乃其所以學不厭也此學之脉自春秋以至於今有盛有衰有晦有顯有通有塞而卒未嘗絕焉道固未嘗絕也匪是則人心死人道息矣天地誰與參乎或者謂孔子不得位故講學以明道使其得位而道行則何事於講然吾未聞孔子為魯司寇輒散其三千七十之徒噤其口而不講也夫學以資仕者也仕優而學吾猶以為緩况仕而廢學乎哉嗟乎孔子不幸生於春秋然且伐木絕糧講學而無悔今吾儕幸而當盛世事明主日飽公餼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八

曳佩而趨朝月不滿旬赴曹省而辦事日不過數十刻以其在公之暇相與聯四方之同志講明義理以陶鑄其情性養其真純潔白之心以服乃官共乃職以自靖自獻於天子其聚不亦甚樂而其務不亦甚急矣乎會始於今年五月一陰始生賴衆正以克已也至十月而會者稍益衆於時有會約之中焉時屆仲冬一陽來復之候也諸友務各惕然奮其新圖幡然滌其舊染一念既興萬年不易庶幾戡人與已交相長也此謂求仁此謂休復此謂願學孔子

友孰非丈夫哉亦多讓

贈李源甫年丈序

李子源甫以給事中僉憲山東瀕行過其友張子而別焉曰何以贈我張子曰子之令實應也起魚鼈之民而哺燠之築長堤數十里以利漕捍水而民不知勞盡瘁五年而子不以為滯是既為良有司矣已而應召入諫垣命朝下而疏夕上言人所不敢言頃又諫節省大計忤旨幾獲罪賴相師中解之是既為名給事矣茲行也舉其所效于一邑者以奠一方舉

不才齋文集

卷之四

九

其所議論於朝堂者為斯民櫛垢爬痒俾得蘇醒是皆子之所優為也吾何以贈子無已則益之以學乎古之人學既優矣然後仕既仕矣日孳孳於學蓋學之無時可已也如此漆雕開之仕也夫子使之矣而開猶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言志較之三子事功不遠遠甚而夫子獨與之後儒又謂二子已見大意不知其所見者何以為大而三子何以為小安社稷之臣與天民之所造不為不卓矣而孟氏終不以大人稱之不知大人之所以異者何在凡此皆學術大

小之所由辨可以心悟而難以言解者也且夫談說妙而無當于日用不要于典常者是之謂詭口周孔而心躋蹈章甫縫掖而行商賈者是之謂偽懲詭與偽之過而遂以為學可不講友可無會罔罔焉不著不察者是之謂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君子而昧于上達安于小成者是之謂畫說也偽也蔽與畫也其足為學之病則均矣源甫勉乎哉必學大人之學必見開點之見誠有得焉將陶鑄堯舜無難者何有於一方哉

不才齋文集

卷之四

十

送舒伯獻序

余暇則尚論當代若館閣諸名臣蓋江右自昔稱盛矣至如吉州二羅先生進賢舒先生者辟之祥麟威鳳世不常有而並出于百年之內可不謂尤盛哉然余嘗較之則舒先生為尤難夫當武廟將南巡先生首率百官以諫被杖幸不死迨肅皇帝嗣位起先生於貶所尋又以大禮袂如前竟得瘁以死夫諫一也一有為名與畏死之心不傲然以一諫自多則且隱然以為悔即復起必且創前轍務優游以自全

者類是也今先生職非諫也在官前後僅數年非久也疏且五六上藉令當再杖時幸不死而復用常諫而復諫不知其幾也諫而瀕死又不知其幾也而世人往往多曾子固所稱顏魯公云者以為奇是寧足為奇乎嗚呼有臣若此謂非社稷之麟鳳也歟乃隆慶改元 詔錄前諫者二羅先生既已贈官且賜謚而先生獨不得與茲典也余誠不知其指將無有司者之過歟今年春遇其孫鄉進士伯獻于都下因得先生遺文而讀之為之歎歎息不能已夫先生於

不才齋文選

卷之四

十一

送張司訓之涇序

余居京師日與麻城耿子健輩以問學相切磨子健蓋數稱其友張子克明云而克明故先大夫視楚學時所嘗賞識者也是歲秋以謁選至余乃獲見之邸中挹其容叩其所藏蓋歎子健之言不誣亡何克明授學訓當之涇子健謂余宜有言以壯其行嗟乎余何言哉蓋古者自一國以至一鄉皆有學學必有師其所以振起斯文者甚盛迨乎後世學校衰師儒之道缺而學士大夫乃始創為私塾羣子弟於中相與講明先王之道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然門戶競開而標榜互樹其足為世道病亦不少矣 今上好學右文赫然下 詔罷私塾而遣生徒夫其罷私塾也謂宜歸之於學校也其遣生徒也謂宜專之於師儒也蓋將渙私羣而同文軌崇實學而抑虛談其本指若此而昧者輒呶呶焉動其喙懦者亦遂俚俚焉失所之其不大謬矣哉涇之俗號近古其士大夫彬彬多賢者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士所賴以講明先王之道者學宮耳而克明適為師儒之官向之羣然於水西者有不羣然於克明之門乎克明之

不才齋文選

卷之四

十二

師曰劉魯橋先生今為國子博士蓋於陽明子之學有深契焉者而涇士之所學大率與麻城同宗茲以位吾意克明必能以所聞迪諸士諸士亦必以所聞進於克明是敦與學相長者也豈惟涇士之幸已哉異日者四方聞之必將曰涇之私塾廢而學校頓興如此又將曰麻城之學不為空言而見之行事者如此聖天子振起斯文之盛美益以光顯洙泗濂洛以來相承之學脉益以不替庶幾哉斯行也勉矣克明其母以司訓為卑官哉

不主齋本選

卷之四

十

贈王學博序

近世以道學鳴於時者濶之東曰錢王二先生濶之西曰一庵唐先生錢王之說大氏續述文成務培本根而莖枝葉余既聞其槩矣吳中人士嘗為余言唐先生之學卓然有以自信而左繩右準不越尺寸庶幾乎躬行君子余輒嚮往焉恨生之晚不及一見之也頃歲歸越乃得見其高第弟子憶素王君云王君力學而好修守其師傳而身體之不苟言不妄取其司訓於剡也以身為範以禮為鵠策其惰而扶其顛

士欣欣愛而敬之臺使者數移檄加褒矣余方廬居王君往來稽山必造余相與析疑義權今古間嘗示以太極通書述解昭然若發蒙也王君之篤行如彼其深詣又如此唐先生之門如王君者復幾人哉今天良知無是無非良知是知非此文成宗旨也良知人人所有而致之為難致之云者豈徒歸空言騁虛見恍惚想像而遂可謂頓悟哉知其是未必為知其非未必不為良知於我何有矣余懼夫學者徒言知而不求其良也徒言良知而不求其致也世有忠

不主齋本選

卷之四

十四

記十一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今天下學官輒壞輒修必有記蓋古今造士之制
與夫仁義禮樂之譚章章較著矣是歲戊寅泰山陰
劉侯尚志病學官之蕪廢而重新之已又置學田若
千畝以贍其師弟子值時操急節縮區畫者再踰年
而始就侯之為政知所先務而不憚其難如此博士
傳君某李君某黃君某相率詣子請為記勒侯之績
且以勗多士予不敏夫何言哉予獨慨夫學官之蕪
廢者可以振之而復新若夫教化之日弛士習之日
壞則孰為振之而新之也蓋予不及見古人之盛即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十五

所及見數十年之前其師猶儼然日南嚮以詔訓約
束其弟子其弟子猶僥然握衣執經史以拜起揖遜
於函丈之間郡縣之庭非有沉抑不得已之冤不遽
入即入猶面赤流汗將進而趨起其或隳其庶隅恣
睢以自遂則群起而非之至無所容蓋教化尚存而
士務踴方履潔庶幾有古人之遺焉雖今時固近耳
何相去漸遠哉今夫章縫之士扼腕而太息抵掌而
巷議孰不曰鄉舉里選之制不行故好修者無以自
効而氣益沮科目之所取詞章已耳故士徒驚于記

誦剽綴而學益浮是又不然夫選舉之制廢久矣然
士不患時之不我求患無以應時之求藉令 國家
舉行故典一旦下徵辟之令諸士試自審其可以當
德行藝術之選者誰歟其可以應孝廉賢良方正之
科者誰歟語曰羨魚莫若結網蓋言豫也諸士豈將
有所待而始卒辦襲取以應之邪科目之設固止于
詞章矣然經史所陳皆操行之楷模師古之龜鑑
國家以此造士固將使之目擊而心惟口誦而身蹈
之虞以飭躬出以經世斯取士於學之初意也吾邑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十六

往哲奮自科目者磊磊可指數無論古昔且以近者
言之忠烈若陳公性善儉素若司馬公恂劉方若王
公鑑之恬退若陳公壯清峻若費公愚力學若蔡公
宗克耿介若汪公應軫之數公者即以當前代德行
之選賢良方正之科無愧矣若是則科目豈能壞人
耶士自壞耳故士誠自砥礪即科目猶之乎選舉也
不然選舉行而徑實開其弊不有甚于科目者乎夫
芝蘭不擇地而芳傑士不待時而奮矧今 聖天子
日臨講幄示天下以嚮學之路羣有司務興學校以

後為羞諸士幸而當其時忍自負之乎繼自今爭相濯磨卓然記誦剝綴之外步趨古人日親師友以求益敦禮讓而惜名檢毋自屈辱於郡縣之庭使士習與學宮而並新用彰一時教化之美他日出而肩荷當世建樹彪炳即稽山之靈亦與有光焉豈非劉侯與諸博士惓惓之意歟予不敏且拭目以俟之

修復朱文公祠記

有宋朱文公先生以常平使者至吾越僅數月而講學數政士若民交德之始為祠祀於稽山既又為紫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十七

陽書院元人吳衍記之詳已歲久且圯嘉靖初太守渭南南侯重新之祠之後為尊經閣則文成王先生記之海內之所傳誦者也頃年執政以新法罷諸書院盡墮斥其所有於是稽山祠亦在罷中承斥者為邑人吳伯氏其弟大司馬時為侍郎數過余腕頃曰他祠可毀文公祠可毀耶第主者方銳甚不可撓吾已報伯氏令完屋與像待之矣久之某以使行而同年友戶部郎中蕭侯出知吾郡侯涇產也舊嘗學於水西而卓然有聲者司馬公曰可矣遂以屬侯侯既

至會司馬公亦謝事歸而某又還自楚得繆相從也乃以狀白兩臺兩臺謂司馬衛道誼甚高又謂侯初視郡能知所先亟嘉可之侯復以原直歸司馬後遂舉首新文公祠次尊經閣又以其餘屋五楹曰仕學所時時以政暇集諸生講肄其中工既竟謂某與聞始末宜有記且曰額則不復以書院以祠矣某喟然嘆曰嗟乎道之廢興果盡係於天哉方其將廢也苟有其人調護於其間則不至於大壞而不可振及其將興也苟無其人焉亟為之圖拘學於已事玩愒於歲時時既易失跡益易泯然則其人之所係蓋甚重矣雖然祠之興也匪直崇賢抑以倡學也夫興祠易興學難興學易學而會于一難祠興矣儻學於其地者周孔其譚而躋跖其行又或出口入耳漫焉無當于身心辟之百工日居其肆而咎竄不事事其若主人之意何且祠以祀文公也而文成之記尊經乃其指稍別世之論者曰文公之學篤於行不知外心無以為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外行無以為心是惟善學者即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為朱為王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十八

雖途徑不同其至於道也一而已矣不然百工各挾其藝務以相角而不務相濟又豈主人之心哉其既幸道之將興而又懼學者之急且惑故申告之若此司馬公名允郡侯名良幹前所謂其人者也而同知季名某通判楊名某推官陳名某山陰知縣張名某皆共贊厥成者於法得書書之

秋遊記

予與定宇鄧子告假還相後先尋丁家嚴之變亦如之契濶者五載矣是歲丁丑春定宇服除秋八月將

不工齋文選

卷之四

十九

北上既發以太夫人不與俱輒賸馬懷歸閨八月望抵錢塘走价要予曰予念母病復樂歸志決矣自三衢而下意特在山陰也子且西渡偕我窮吳山之勝而後放耶溪之棹可乎予聞定宇至喜歎狂方為仲兒畢婚冗甚盡却之十六日晚遂行過龍溪宅約與偕翁遣使要會次日午予渡江會定宇於舟中撫今追往悲喜交集已而交質年來所得予羨定宇神益凝定宇謂予氣稍平也是晚同至天真謁陽明先生像與僧性天及諸友一二輩露坐中庭值微雨乃下

歸僧房對榻而卧十八日覓筍與度慈雲巖入淨寺觀五百羅漢像出寺拜高文端公墓墓所舊為蕘花僧屋今廢矣因述往時有卓小仙者嘗造僧所呼曰十九年後非復藕花居也屈指文端公薨期歲月不爽人之生死物之成虧其信有數邪已過法相寺觀定光佛幻身午至龍井寺聽華航講楞嚴經飯已觀龍井有石掃山椒如一片雲因名以雨不及登至飛來峯定宇登其巔予以足瘍坐洞中以待天且黑定宇步入蒼蒼中不見令與人呼之良久乃下入靈

不工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

隱訪李岫嵎遂假宿焉定宇與岫嵎語甚洽因謂曰人言子道家者派子固戴髮僧邪岫嵎撫掌大笑曰知我知我十九日微雨出山歷九里松至玉泉觀金魚拜岳武穆墓上寶石山坐天然圖畫閣中午飯已定宇上窮石洞予復坐山門以待杭守吳蘊庵來迓乃至昭慶登湖舫赴酌謁四賢祠拜林和靖墓坐放鶴亭間和靖所植梅因歎曩昔名園異卉競豪侈于一時者何可勝數而和靖眇然布衣耳乃其敗覺枯株千百載而下猶為人所景仰愛惜如此齊景之富

不如伯夷之貧信哉已乃登馬氏飛雲樓小酌過
山拜陸宣公祠又過俞尚書莊觀古木香亭及石間
老梅蟠結如螭虬木與石莫可辨奇甚移舟泊湖心
亭立飲是日陰晴相半水光接天泠然四望神遊塵
表蘊菴與予二人頗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之意省
中諸公邀會累日矣定宇歆毋入城予謂諸公請見
意甚勤一見即辭未為多事定宇首可遂各散歸二
十日相與入城了酬應午後至雲居菴觀中峯和尚
像甚魁梧次及遺履長可尺五住僧云師身長九尺
亦異人哉定宇曰予觀中峯廣錄乎非異人不能道
也是晚中丞徐鳳竹公邀飯赴之公孳孳以民間利
病為問予與定宇互陳所見無隱大約謂一條鞭之
法江湖間率稱便有言不便者必非公言又言縣家
之公費宜令舒展士夫之優免宜從厚驛傳之裁損
不宜太過凡此皆所以維持條鞭之法而使之不變
為小民長久慮也公並欣納不以予二人為狂漏下
二鼓各就寓則聞龍溪翁已至金波園矣同年越郡
推陳如同候于湖上約為烟霞石屋主人遂相携登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一

舟泊淨慈寺堤下肩輿行數里至石屋坐洞中小酌
登八僊臺蓋歛賈所築如羣兒壘石為戲可笑已而
入烟霞觀水樂洞水自懸崖滴漉而下作鏗鉤聲與
人以暝趣歸遂不及登烟霞之巔歸宿于天真二十
二日龍溪翁以事留金波園約再會于蘭亭予與定
宇渡江定宇挾醫者鄧濟泉與偕至西陵微服行過
蕭山入山陰道中間錢清古跡夜半泊南城下人無
覺者次日昧爽易小舟造于敝廬拜老母呼二弟及
癡兒稚孫皆羅拜庭下登壽芝樓指點湖山之勝尋
出城至鏡波館登流霞閣已而放舟探禹穴觀定石
入南鎮觀水簾旋歸舟中是夜移舟泊南池步二十
四日入天衣觀先大父墓遠出天柱峯下拜先大夫
墓午後踰嶺入雲門坐看竹樓晚東炬觀六字碑予
誦刺高宗詩定宇曰高宗不識忠孝字而傳忠廣孝
之碑乃勒於此何為也哉已而入大殿借遊方諸衲
趺坐良久予吟唐人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
作卧龍定宇憮然二十五日定宇將登泰望從者阻
以雨定宇曰獨不聞山色勝臘雨亦奇邪竟買勇以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二

往窮其巔時予又不能從而遂行沙彌齋甚四顧蒼茫詰山名多不能對既下午矣出謝野登舟昏黑至龍南菴龍溪翁及羅康洲子俱如約來會遂同宿于禪堂萬籟俱寂形骸盡掃渾是羲皇境界翁極論良知之旨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良知無是非良知如是知非如鏡之於物鏡體本空而妍媸自無不照若以照為明何異執指為月種種分別去道遠矣其說甚長定宇深相契予與康洲子亦無所逆但平生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似未悟者悟與

不主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三

修分兩途終未能解翁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富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富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且如齊宣王既好貨又好色好聞自世人觀之將目為無賴孟子獨惓惓不忍舍去何哉只是他肯信口直陳已病無一毫掩藏即此一念克拓便是改過不吝故曰王猶足用為善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為其覺而能改也非謂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為是也辟人有腹心之疾其症既

形且直陳於醫者無諱矣從而任醫亟治投之藥石可也若病已形而不治藥石在前而不用則亦何救于死亡也哉齊宣之終于不振正類此吾儕所當自警也語至夜半各就寢定宇復與翁密語大意謂人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翁又極論自得之旨具龍南夜話有頃東方白矣翁治具入蘭亭時曲水古蹟新甃上覆以亭遂各占一席浮羽觴數轉復冒雨行三里許歷花街為陽明先生墓振衣展謁愴焉興感已乃返舟中郡邑諸公遣

不主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四

人物色數日且責及偵者定宇乃移舟泊蓬萊驛期詰旦相會二十七日諸公次第出訪康洲治具遊三江間如岡與偕因相與歎曰揚州田為下下在禹時尚然今四境多沃壤矣微湯侯其曷有此然風濤衝激日異月殊所賴以修補潤色俾垂永久者非當事諸公責邪如岡唯唯夜半返驛中如岡復張宴既徹鼓四下矣諸公並別去予送定宇舟行促膝劇談竟不成寐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云云得無駭世人之聽邪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

予曰子真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妄謂此體真
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
而發為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楞嚴經
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
之一切幻相皆是真如而況於天地乎哉定宇曰學
在識真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予因扣定宇相別許
久之視我宿病稍除不定宇曰子可謂能治病者然
病根終存且於應感時或失照畢竟意念尚紛紜工
夫有間斷須如龍之護珠鷄之抱卵眼眼相對念念

不土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五

不離則真機在我常寂而常照寧復有間斷時邪予
聞之為惕然敬書諸紳次早抵西陵予初擬別于富
春以家累弗果遂別于江潯定宇登舟予立堤上望
之帆影漸沒乃悵然而返嗟乎予平生於家庭分別
未嘗墮淚今獨何為依依於定宇哉定宇內皎而外
融守密而識遠予實心師之非徒友也以予之頑劣
所賴於定宇之潛消顯喻者何可具述辟如病者得
良藥以却病其功效唯病者自知之有難舉似人者
數年之懷千里之會乃卒卒半月遽復解携此何能

為情哉將別定宇謂昔念菴子三遊有記獨無秋游
耳當時龍溪翁固在會論辯甚詳距今二十餘年翁
且八十矣而吾儕猶得從杖屨嘯歌于吳山越水間
日聞所未聞豈非勝事子必記之名曰秋遊予曰諾
遂書之嗟乎予未足數也百世而後視定宇於念菴
子為何如也哉

義塚記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為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不土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六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即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事於客徙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歸
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為多多矣而歎一一瘞之
如范武李勉其人則燕又為少會稽白子某者義人
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酬而興曰殤則矣
盡冢諸然冢必自吾鄉與吾邑始十老曰諾告而從
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連宇齊

化門外之某異飭而冢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
既竟白子與十老者以予嘗與聞之遂以記請予益
嘗讀周禮冢人而疑冢人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
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記月令乃
復有孟春埋齒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
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豈古者墓
大夫之葬特專為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
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
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
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
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冢以澤諸
殤冢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若此也公冢而窮故
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
且嘉焉故記成而署碑仍其公曰義冢他若冢多美
地與舍可息以需葬故所規特傳且久而尤善者隔
女冢以別嫌籍地舍凡幾何工始半何月日首者十
老從者三百人課工者幾人何姓名籍貫之等系姓
名下多寡凡幾何等籍且圖之具碑陰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七

東遊記

歲庚午春三月陽和張子挾策北上遇海南黃子于
維揚聯舟行旬日相與甚懽黃子曰予茲行將謁孔
林登泰山盡遊諸勝而反張子曰是予素志也願偕
往焉二十有六日癸巳自濟寧登陸趨曲阜詣旦詣
宣聖廟稽首庭下恍若瞻對既而徧觀宗廟之羹私
敞壯麗足稱聖人之居蓋我明崇禮之盛視先代
有加焉庭之前有夫子手植檜尚存其幹不朽不僵
扣之作金石聲按碑記云檜之榮枯視世運盛衰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二十八

所廬也林距泰山百五十里泗水環其後洙水縈其
前九山其障而泰山其祖也名山大川鍾毓靈秀素
王億萬載與天罔極豈偶然哉於是涉泗水越濁河
抵泰山之麓肩輿而上逶迤二十里當山之半宋真
宗嘗駐蹕于此為御帳巖旁有大夫松僅存其二矣
黃子曰甘棠勿伐思召公也是松也則奚宜存哉張
子曰當秦政時諸大夫皆泯忍取容或反助虐焉獨
此數君子挺然不屈默然守玄不為出一討畫一策
爵而不有祿而不食卒以免禍謂秦之蕪靖正直大
不二齋文集卷之四 二十九

夫非耶則千載而下人猶愛而衛之與甘棠埒宜也
由巖而上出龍口陟十八盤山益陡峻如躡丹梯凌
霄漢還睇千野奚啻萬丈又上則為天門稍復夷坦
山顛有碑曰孔子小天下處乃舍車而徒升其巔徘徊
四望俯視八荒誠不知天地之大吾二人之小也
始皇封禪碑亦在其處乃無一字可讀其右為日觀
峯遙望東海渺在烟霧中將遂宿焉以觀海日之上
而山高風烈不能久留詢之守者云春夏雲霧日升
多不可見乃齋興而止 伏他日秋高氣清庶幾一

快觀也峯之前為捨身巖深宵不可測愚夫匹婦往
往捨身供佛湏臾立死佛卒無救教化不明而邪道
惑人乃至此良可慨已是晚返宿于山麓舊聞靈巖
之勝心甚慕之乃遠出泰山之右踰長城嶺遊于靈
巖在四山之中草木蓊鬱果與塵境迥別唐太宗東
征嘗留月餘手書御書閣三字寺僧尚珍收之其他
奇蹟有若靈光石雙鶴泉魯班洞覽畢而暮明日戊
戌為四月初步入靈巖最高處攀蘿而行一里許為
甘露泉有亭其上主僧蔬酒以待坐飲數酌復取泉
不二齋文集卷之四 三十

啜之名以甘露甚稱又上里許為石室絕幽勝禪僧
數輩棲止其間相對而坐便欲忘去左有泉冽右行
數十步為白雲洞寬可容數人時山白雲能致雨又
上里許出是山絕巘為證明龕一道士居之辟烟火
者數年矣出黃精啖二子二子欲泛之長往而未敢
也道士贈以詩曰修真何必入深山要識無心即大
還一切機關都遣却許君平地作神仙二子笑而受
之遂辭去是行也往返旬日而遊於聖人之門登於
岱觀於海翱翔於洞天福地歷覽古今糾糾篆隸之

跡比平生之所歆往而夢寐見之者一旦身履其境而目擊其盛收山川景物之奇而歸之肺腑可不謂勝遊耶矧當清和之候偕同心之侶無所羈於外無所營於中寥然廓然獨興造化遊而萬物順則又二子之所獨得而同遊者莫能窺也黃子延陵逸士長於詩對景揮毫述作甚富張子不能贊一詞也反而登舟聊叙其事而記之

遊赤壁記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黃驥舟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一

而望赤壁恨弗及登也姑味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五年為萬曆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既抵黃驥阻風雨同年友別駕陸子張其赤壁邀予遊予曰固所願也矧風車雨隊又挾使君指見留矣是日為臘月望乃造郡署登雪堂及竹樓凭欄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輒不忍去已而出漢川門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志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是然予諦詢之郡之隔江為武昌有山曰樊山湖口樊湖湖之下為樊口長公

必有所據予又循江而行往往見石磯類多赤意者當時千里舳艫頃刻煨燼即嘉魚黃岡之間其為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也由堂而西躡石磴而下為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舊傳毛寶於此放龜好事者鑿石以識磯上為亭舊題水月予遂易之曰放龜由堂而北陟石磴而上為樓三層最上者舊題羨江予易以何羨顧謂陸子曰夫有所羨於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千里一瞬萬古一息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羨之有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二

陸子視予而笑亡所遂亟呼酒滿引數觥並暢然適有饋生鯉者長可二尺方鼓鬣搖尾庖人遽請烹之予亟止之曰昔人放龜今獨不可放鯉乎乃畜以盆水携至石龜所手放之跳躍而逝衆並歡動徐還飲於堂中命伶人為赤壁之戲竟夕而散陸子曰子鯉也謫居益津一夕夢長公角巾野服來過歷歷道其生平顛踣困頓之狀以相慰藉已而相持哭失聲以寤未浹旬報至則量移黃州矣事誠有不偶然者予其為我題夢坡之館且記今日之遊可乎予曰昔長

公以近臣謫居於黃時宰方擠而投之苦海而公視之一以為仙都一以為淨土赤壁之下江渚之上嘲風月而弄波濤何其達也而賦之終篇卒以林泉之夢為喻意若曰浮生第一夢耳今子以銓部即左遷而至於此而疇昔之兆公實先之可不謂有意於子哉且夫升沉得喪何常之有彼亦一夢也此亦一夢也今日之遊亦夢也既夢之而又題之而又記之是夢而又憶其夢也莊生有言世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予謂知此為大夢也者則可謂大覺也已矣陸

不主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三

子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而後乃遽然覺也雖然今日之遊樂矣即夢也烏可無記遂記之

岳麓同遊記

海內以書院名者無慮千百所頃歲一時並廢矣岳麓所迄來最古故得與白鹿石鼓幸存亦賴有賢者調維其間爾癸未首春六日予使長沙禮既成同年友李子性甫以副臬鎮茲土邀予為嶽麓遊會有事遲進行既渡汴日已過午顧遂陰翳中驟見日光甚抵岸行里許入書院登尊經閣揖六君子祠六

子皆於書院有勞者也其左為宣聖殿先是就圯性甫始新之將以是月釋奠告厥成適予至遂皆行焉由殿而上為朱張兩先生祠志稱晦翁以乾道三年訪南軒於岳麓凡留兩月乃去其後若干年再官湖南更新書院當時明道作人之意至今可想也寥寥數百年其人既亡又將并其地而幾于不守予與性甫拜祠下憮然久之時三學博士弟子員皆在性甫謂予宜有言以迪多士予不敢辭則謂諸生曰夫是山也非衡嶽之麓乎衡嶽之高萬丈祝融其巔也不

不主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四

陟其巔無以見其大然世未有舍麓而趨巔者循其麓而升毋躡毋躡徐行而不休即萬丈可立躋矣今夫聖人之道其高也豈特祝融哉然而希聖者有要焉自志學而至於忘心自可欲之善而至於不可知之神此鄒魯之明訓也夫曰志曰善人皆有之勿思耳孰謂祝融必不可登哉諸生各聳聽有省因問朱陸之辨予曰入聖之門有頓有漸求之於心性者是謂頓門簡而易求之於事物者是謂漸門支而難辟之麓一也有在衡山境者有在長沙境者在衡境者

必遵安寶歷開雲寅而升申而躋祝融矣若履長沙而問祝融其徑迂其途阻將經旬累月而莫能至焉此頓漸之分也朱子晚年不既有定論乎諸生唯唯已乃下憩及泉游息二亭飯於尊經閣日且暝遂尋舊渡入城明日為人日晨起謁屈賈二公祠輒渡江再遊岳麓將窮其勝性甫後至諸生聞而來者十數輩後先相導引由閣而上為高明亭壁間有先大夫督學時所書大學經文本刻幾朽敬重新之又上為翠微亭視高明所見益遠遂相與席地坐諸生有歌

不于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五

陽明詩者衆屬而和之林谷響應陶陶然樂也又上里許為神禹碑碑故在岫嶠山榛莽中事嚴跡闕歷世罕觀昌黎氏所謂拳糾倒蘊泊鳳漂鸞云者第述道人口語固未嘗親見也宋人何子一始泛樵者詢得之摹刻於此其後埋沒又四百年至我明嘉靖間始復大顯蓋昌黎氏所未及見至于嗟涕淒涼形之歌咏者吾儕一旦目擊之不啻周宣石鼓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碑左數步有石林志予謂碑宜移嵌峭壁中上累以石庶垂永久性甫領之其旁方廣數丈

是為嶽麓之巔徘徊四顧諸峯遠近累累若兄弟行群繞祝融若兒孫然又折而左山伏忽起一峯如釜上有拜岳石前為小菴自菴而下為嶽麓寺寺後磴道盤旋里許為金道士禁足處道士言修真之要在識先天心心如赤子則事事合金丹矣予與性甫有味其言而佩之已復循磴道下遂出寺門不暇入迂書院小酌則日又暝矣亟呼渡歸夜靜江空星月皎潔與澄波相映輕舟蕩漾無異乘槎性甫謂楚天多雨冬春之交常陰陰半月矣乃兩日來晴暉朗月川

不于齊文選

卷之四

三十六

嶽增麓天若啓之以佐吾二人之遊者又明日予且行性甫又率諸生送於陶真祠童子習歌者濟濟而至予為嶽麓吟四章以勉諸生輒命童子歌之性甫又一一為講說大都以立志為善之指誨導之無甚高論諸生色勃勃鼓動日既西予乃別性甫曰今茲之遊不徒玩光景吟眺養自朱張而後不數數見矣是宜有記予曰諾行抵邵陽記始就以寄性甫俾削而刻之

遊南嶽記

今天下名山必首稱曰五嶽四鎮予家會稽南鎮之下每思一登南嶽則南方諸巖壑可培塿視之矣歲癸未正月戊寅使武岡事竣將趨武陵取道衡陽衡陽距南嶽百里而近分治衡永二大夫四明管君世厚內江馮君君御久遲予至特為七十二峯主人予固辭之謂獨徃便二大夫曰此中回雁石鼓皆南嶽之支七十二峯此其二也無已請為兩峯主人可乎乃以已卯踰城而南飲於鴈峯寺峯不甚高而坐以望嶽則諸峯隱映雲表舊傳鴈至衡陽不復南去故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七

以名峯然今柳桂間固有鴈或曰峯勢如鴈翅之回故名庚辰又踰城而北遊於石鼓山形如鼓屹立于蒸湘二水間水經言臨蒸有石鼓鳴則有兵疑即指此而書院則唐隱士李寬讀書處也前為孔子燕居其後為三賢祠昌黎自山陽徙官江陵嘗過此留題而朱張兩先生聚會於此最久今所在書院盡廢而此與嶽麓並存則三先生有靈也展謁祠下且慨之且幸之又其後為合江亭蒸湘二水至此始合而東注湘水清蒸水濁若涇渭然既合則綠淨一色有如

小人遇君子久而能自洗滌以從之者亭有碑刻昌黎詩南軒所書也日既曠予乃別而登舟泛湘江順流而下卒已達衡山縣壬午自縣陸行長松夾道凡三十里乃抵嶽廟釋奠已徐覽廟境旁兩齋舍曰雲開白雪霽蓋用三先生故事廟枕朱明峯其上為華嚴峯而赤帝集賢諸峯悉環衛如擁屏障元世祖嘗感異兆謂朱明峯有王氣命斬其脉為深塹迨高皇帝龍興氏與國號竟符朱明之識此可與宋檢點事並傳而志不載且朱明之脉當令綿綿延延與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八

天地同長久而可斷乎二大夫方用堪輿家言塞土予慙以續之甚盛舉也由廟登祝融可三十里乃曳籃輿易野服携一青竹杖挾兩僧導畫屏騁逆遠廟而北過胡文定公祠入拜焉其左為甘泉書院今改為公署憶昔甘泉翁踰九十耄遊此營菟裘焉豈非南嶽偉談而忍廢之不仁哉復由中路躋崖而升有峯如覆釜僧曰此華嚴之巔也其右澗道下垂飛泉噴薄注射成潭名曰絡絲聲與形舉相類過此路更就下稍平而亂石踳踳如虎豹群水激石間益淙

淙聒耳溪轉路絕有玉板橋踰橋而南屢峻屢平上下數里有迎仙橋自此山益陡險與人顧反呼躍而上予憫之輒下步攀緣旋轉凡千數百級為祝高峯坐半山亭小憩僧歷歷指曰此為香爐此為天柱此為石廬此為紫蓋高者齊肩卑者乃在焉下然仰睇祝融纔當其腰耳又上半里許鐵佛菴僧來供茶且曰菴在路岐明日下南臺經之又上數里歷丹霞湖南二寺而湘南特勝其右有貫道泉自巖下湧出湘南以上竹樹蒼鬱雖踰峻嶺如入幽谷石或為木根所破松或將化為石者往往見之時雲霧濛濛似雨非雨寒風凍雪飄綴枝葉間盡成瑩樹又里許踰北斗嶺右轉數十步有石如舸橫度兩崖名飛石船度崖而入有講經石並奇復還舊徑路稍夷而樹益蒙茸叢拔霧益濃咫尺莫辨既至上封則暝矣夜宿寺中烈風怒號助以泉聲驚人達旦五更起擁裘引炬上望日臺觀日霧四塞渺無所見予曩時再登泰山坐日觀嘗一見之赤輪湧出之狀至今可想人世奇觀固不可數數遇也已乃由寺後陟級而上半里許

不工齋文選

卷之四

三十九

中飛泉屈曲竹修林茂蘭亭莫及坐而悅之僧如濟方建一體塔乞予銘且止予宿遂宿于習懶山閣留題焉夜聞雨聲滴瀝檐瓦間及旦視之則飛泉溜雪也是日為二月甲申朔自兜率而下過祝先菴踰祝先兜率二橋陟鷄公巖屢越危嶺凡數里出獅子峯側入福嚴寺謁鄴侯祠又轉半里許憩南臺寺南臺為巖中名刹紫虛閣址故存獅子巖尚可坐而率中與萊和尚今無其人僧言自此度西嶺循天柱可達方廣甚近而輿人以路久塞辭予弗之強乃復由大路下退道坡凡百餘級皆一石儼如天梯予易其名曰進道坡大書刻之其旁有金牛跡飛來石然不甚奇又遠出集賢峯訪集賢書院亦鞠為荒草矣還至嶽廟時尚未午遂決策為方廣之遊由廟後折而右遠山麓路殊平坦然澄溪疊障漸入漸佳十里許復陟坡嶺又數里為須彌廢寺一老僧方營構之須彌而上嶺益峻泉益駛石益磋牙詭怪萬狀水蒲石竹叢生涯際青翠逼人時天氣尚寒山桃半吐間以白梅悅異入境凡十數里躋危躡險殊不自覺至一

不工齋文選

卷之四

四十

橋雙澗交瀉其下兩山互抱中為清江菴舊址方溝
道中此為最勝予佇立橋上良久乃去踰分水嶺後
就平坦遙望諸峯簇簇如蓮花瓣方廣寺居其中如
擁蓮座屢渡溪橋乃入寺宋徽宗書天下名山懸大
殿其右為嘉會堂入謁朱張二先生次韻寓懷已宿
于東舍夜雪撲窓樞有聲曉起輒霽然萬山皆白矣
予又自念以山水之癖而煩僕夫赤足蹈冰雪得非
罪過則屢沽酒作炊飲食之旋出寺觀惠海尊者補
衲洗衣二石蓋方廣之勝與道中所見又倍蓰矣已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四十三

乃反由故途日光漸露歸徽廟飯已將還舟次僧言
朱陵洞在道旁遂復往焉由廟東北行數里有峯昂
而銳僧曰此紫蓋峯也志稱七十二峯皆環拱祝融
獨此峯與之爭雄掉頭北去令視之信然洞在峯之
足然躋攀崖壁而上已里許方至刻曰朱陵太虛洞
天蓋道家所謂第三洞天也峽間瀑布自天而下寒
鍊毛骨予意踰峽而進必更有異而莫為破荒者其
旁巨石率可跌卧宋元人多題刻其上而水中一石
則冲退醉石也第不知冲退謂何許人已乃下

循坡阪行數里許漸昏黑呼燎未至而林莽中如回
炬炯炯而來與人駭曰此兩虎也結隊疾趨虎亦竟
去既到舟中時已二鼓予為南嶽之遊自曩探嶽麓
始既而跨回鴈摩娑石鼓出岫嶮入衡山高若祝融
幽若方廣名祠古剎危崖陰洞怪石好泉皆周覽而
遍賞之雖七十二峯未能盡歷然思過半矣顧予履
齒所到觸景輒書質之舊記稍有亥豕蓋途徑非一
見聞互異如此嗟夫天下事類是者多矣乃欲舉一
隅以律四方據所聞而槩所見其可乎哉因併及之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四十三

遊武當山記

山以武當名者謂必玄武乃足當之也然在往代固
不甚顯迨我明興始崇以太嶽玄嶽之號巍然冠
五嶽矣山之上下為宮者八大和最高玉虛最大淨
樂遇真次之而迎恩最小五龍南嶽紫霄並奇而五
龍最幽蓋地亘八百里峯環七十二巒盤奇詭既不
可盡狀若乃重門崇業層構輝煌離宮別院遙遙相
屬馳道如砥飛虹架壑檜柏松杉周遭森列合抱參

霄莫詰年歲此雖未央甘泉長楊上林亦不過是豈
域內諸名山可得而髣髴者哉余以二月甲申朔自
衡山下來既抵襄陽則使事畢矣乃以戊申渡漢江
歷樊穀趨石華遊萬佛洞時旦暮阻雪行三日乃達
界山界山者介於郢襄之間山巔嵒蜿蜒為游旅之
所必經左數里有太始觀凡禮武當者必自此始也
辛亥發界山雲忽開日色杲杲徙倚觀中望天柱諸
峯歷歷可指數亭午飯清微館造沐浴堂沐已登山
循玄嶽坊入遇真宮觀張玄玄遺像及杖笠諸物由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四十四

遇真而右排仙閣歷元和觀凡為橋者五入玉虛宮
宮亦玄玄結廬故址當宮未興建時玄玄蓋預知之
故宮製視他宮特宏偉凡為楹二千有奇脫宿方丈
天未曙衆誦佛而升者如沸海潮余亦起盥櫛入殿
展謁殿中所懸石磬銅鼓云此瘞中磬為魚形鱗甲
宛然色如碧玉擊之聲清以越銅鼓則諸葛所製殿
之西塢為仙衣亭玄玄昔嘗授衣者也亭後壘碑為
仙室北為樓以望仙由玉虛西行里許為仙桃觀其
旁為八仙臺尋出西天門澗水渟湛為蓮花池覆其

其上而亭之為華陽亭又數里至蒿口茅屋駢連十
羊蔽野自成村落踰蒿口橋為五龍行宮遠出宮後
躡茅埠峯而上漸陟陡峻然亦時值夷坦清溪怪石
參錯左右鬼柳半枯菌蠢樸牙如老蘇所稱木假山
者彌望皆是嶺益峻處遙矚太和積雪如畫金殿微
露於白玉堆中日光射之閃閃欲動行十餘里歷連
三坡復折而下漸下漸幽樹益密石益奇又里許為
仁威觀觀當四山之奧炎喧渺隔別是一天由觀而
西復陟坡陀可五里道左數十步有隱仙巖巖敞如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四十五

軒可布數席為開尹子修道處一名尹喜巖前有垂
栢大二十圍云是仙植又數里度磨鍼澗上為老姥
祠玄帝悟神女鍼杵之喻於此祠逼五龍石磴九曲
紆折而上為福地門門之內夾以丹垣亦九曲過榔
梅臺轉入大殿殿製如玉虛而基獨聳前後為階九
層以象九重殿前有天地二池方圓互異左右有五
龍井右廡有日月二池如連環金鱗浮泳池水盡赤
殿之左復為支殿藏玄帝玉像殿之右一小峯突起
為起聖臺與太和南巖相對北折而上里許為自然

蒼蒼高而邃仙人房長鬚田菴衣之流踵居之今有
銅像及成祖所賜李道士勅袖並存菴前有池不
甚廣而水色如滿湘綠淨可愛由菴而上為五龍絕
頂亦有靈池時見神物作雲雨蓋五炁龍君神寓之
所又循菴而下南行二里許為誦經臺陳希夷於此
遇五炁龍君授以秘法遂歸華山又直下為凌虛巖
唐孫思邈及希夷皆嘗居焉是夜飛霰擊窓旦乃大
霽復由九曲道出五龍循右脅及其址信屈下千百
級如墜九淵旁臨絕澗水淙淙有聲而樹木蒙翳源
不二齋文選卷之四 四十

委莫辨谿徑既窮水自北來清而駛青羊橋跨其上
兩崖如繡亂石疊疊導蹕水激之益幽咽成韻睥睨
青羊峯意為仙宅顧無路可登踰橋而南復陟坡嶺
如行天台道中泉石益種種可悅如是數里有白雲
仙竈二巖白雲嶺削而色白有袖于巢其巔仙竈突
兀而色綠云其上有神龜時吐烟霧巖下腥觸鼻上
人以為龜溺暑月更甚既出二巖山豁然如閬南巖
宮宇隱隱可見然盤旋復里許度一小澗為竹筵橋
橋之勝不減青羊時有牽狙而過者用余言欣然放

之償以值固讓乃受狙既被放立崖間目而啼良久
乃去予因歎彼氓能慕義而獸知戀德如此又由橋
陟而上為仙侶巖陶幼安所栖也其左有百花泉又
里許為滴水巖水滴瀝如貫珠遂渡天一橋入南巖
之北天門梯石而上凡千百級乃至小天門禮大殿
殿後懸崖偏削僅可容步下臨千仞諸峯矗矗如屏
循欄側足而西歷元君殿為南薰亭亭外有仙棋石
又里許為玄帝飛昇臺臺下石室為謝天地巖昔有
人居此絕粒上下峭壁如飛人叩之但曰謝天地無

他語後仙去人以名其巖余謂此語可以知足而平
心書諸紳又自殿後折而東巖石延覆數百步如一
帶白雲其下壘磚壘石為洞為宇曰南巖舊為獨陽
巖曰紫霄巖曰天一真慶祠曰雙清臺而紫霄最勝
其前斷石為龍頭橋出欄外五六尺下視深黑不見
底朝禮者往往屏息而度投香其頂謂之龍頭香薦
稱絕險然翼以鐵紐甚壯余鵠立其上移時不見可
怖已乃出大殿而右經雲霧巖巖石呀然欲墜行者
過之必變色疾趨遂飯于蓬萊之署時日未午言生

從史登太和乃循殿右垣而上數百步即太和北道行者肩相摩度蹊姑嶺憩柳梅祠數里為黑虎巖大林巨石中黑虎所伏又數里為杉木林清陰襲人轉出萬丈峯下峯腰有黃龍洞舊傳異人虎皮張居此施藥今尚有廬由朝天宮而上一徑挿天舉首魂悸至所謂升天梯者益陡險孤絕如搏羊角穿鳥道凡數十折始達一天門則不可以與余以布纏腰從者前引後擁然猶支足脅息歷數十步輒止已又奮而登屢憩屢起奇峯怪石交出其旁目不暇顧既度摘星橋入二三天門則力且竭矣從者曰未也又復奮而登數百級乃入朝聖門始折而下百餘級為神厨余偃息齋中有頃氣稍蘇徐入宮謁朝聖殿其前為古銅殿貯元時所遺銅龕殿壓小蓮峯已逼霄漢然仰睇大頂相去尚千尺時既暝期以甲寅朔旦頂禮為虔且觀日出於遂返宿焉山高風動米崖墜雪疑起雨轟雷驚人不寐已而室中聞鷄亟起振衣復跋梯九轉乃登天柱絕頂禮玄帝殿坐更衣小閣久之霞光絢爛從東升頓破昏黑俄而赤輪湧起初稍黃

欬吸數丈則煜燁如明鏡群景畢出然余憶曩時日觀所見更奇而瘳以去扶桑為近也殿廷帝像皆範金為之巧若天造殿外為臺深數丈左右辟立二小閣飛棧嵌空紫金城環之關四門儼若天闕昔李白登華山謂呼吸之氣想通帝坐若茲太和則居然帝坐矣豈待想哉下列七十二峯不可盡名其最與名相肖者如爐燭三公五老七星九卿玉筍卓筆維圖畫堆削所不能及已乃下飯已遂循舊道下三天門步稍不難旋視萬衆如蟻貫孫攀斗呼相屬既返蹇姑嶺咫尺南巖諸巖洞恍然在目右望紫霄亦舉武可到而余將就虎巖訪不二老僧遂由南巖之南天門折而西百餘步觀道旁雷神洞洞即欬火巖石赤如燭中有靈池水湧出能療疾已復穿鉢堂而南跨展旌峯之脊披荆榛跋蹊礪柯凡三里許乃達虎巖巖舊為虎窟不二來卓錫虎挾子避去居三十年遂成精舍上有二天池種紅白蓮佳卉成畦巖前陰修篁縈曲澗所至有菴可跣有泉可漱或謂其地即尹喜巖不二對余驩如平生談說娓娓且止余宿遂宿于

巖中入境間寂擁蒲惺然又聞蠟燭澗有范小仙者
先兩日往華山矣為之悵然乙卯出巖取小徑入紫
霄復循展旗窮其巔歷蓬萊第一峯俯三清七星諸
巖而旋其上凡二里許乃入紫霄之北天門禮大殿
殿負展旗如擁燼於後三公五老諸峯皆拱揖於前
甚整其左為大小寶珠峯右一阜為福地殿七十二
福地此其一也殿之後為萬松亭其東為賜劍臺帝
道成天帝賜之劍掛於松間今有掛劍松出南天門
度禹跡橋其旁為禹跡池臨清亭池清而亭幽可憩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一

踰橋而南復轉入孔道數十步為威烈觀觀之北有
陽和峯昂然而秀十里過黑虎廟前有玉虛黑虎二
巖巖下為九渡澗會紫霄白雲諸澗之水入梅溪達
於湍水聲潺潺遠澗行數里度天津橋有龍泉觀橋
上下山復陡折凡十八盤至平臺稍夷始見有跨驢
者又數里為太子坡坡屹崑崙道復真觀院坡上行
者必經其中殿之下有聖母洞澗池池水不盈尺似
滴淚已枯者又過太玄觀觀磨鐵井十里許為迴龍
觀山勢至此若矯首而迴顧觀西有徑通玉虛余山

東行下好漢坡復經元和觀乃還遇真飯已復行歷
草店入迎恩宮宮臨石板灘灘受諸澗水為巨浸時
漲溢為患成化間續宮之以祈神祐規制稍隘僅可
當一觀耳丙辰出迎恩橋歷玄祐觀凡四十里抵均
州謁淨樂宮志稱帝生淨樂之國淨樂治廩而均為
廩地故以名官宮延袤掩城之半視玉虛雖少讓而
綺麗有加其東為紫雲亭以帝初誕有紫雲之祥故
名之亭之宏壯亦他宮所無日既中余治舟漢水上
將行而地主有携酒于滄浪亭者遂泛舟游泗而上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一

數里陟其崖崖屹立數十丈為臺者三亭構其下水
清見石宛如嚴瀨春夏時漢中諸水如萬馬奔騰而
下平沙為海倚檻可挹而流更為濁濯纓濯足之歌
以此亭之上為小菴菴之上又為小亭曰憑虛宜遠
眺又折而左百餘步為玉峯菴又左為觀音閣並據
高曠面滄浪樹茂而宇潔為淨樂之支院入宮之遊
既屬厭復涉殊境日暮發舟益令人轉眄低徊不能
去是遊也余有甚幸者二有甚奇者二自余入楚三
閩月雨雪過半乃今入武當從雪得霽朔旦觀浴日

下太和晴曠多令人凡遊者夏病暑冬苦寒皆所不宜
乃今適春之中木葉未稠碧嶂如掃而梅白桃紅山
葩五吐何異武陵夫晴與春并是為二幸方余自號
時固不知陽和峯在武當也乃今偶合余嘗以不二
名齋頃見不二相視而笑謂余前身殆武當僧是為
二奇雖然山河等為泡影歲月逝為隙駒蛙窺幾何
羊亡則一茲又余之一大懼也因併記之以自省云

遊白鹿洞記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
不二齋文選卷之四

五十二

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
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巍然突起四山環
之有冰自西來縈遶其前為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
益喧吼如雷名小五峽跨溪為橋者三東西為亭者
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
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為之又鑿石為鹿蹄洞
中其上為恩賢堂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
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為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
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圯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為之三

蓋古之為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
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
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棄而
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
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
未能無弊乃其利為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
毀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
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于產之得為君子也以是
也且吾儒往往距佛老而外之以為抑邪而崇正也
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
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推沮學者之氣是不幾于
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
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遞
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
復興賜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
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
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
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三

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飭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餽廩而德藝不修遊者盛騶從而閭閻為病學者趨鍾南之捷徑教者驚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南村三菴記

南村三菴者龜山龍湫龍南也龜山菴在龜山之巔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四

負兌而面震可以觀出日而內朝陽故又曰啓明云龜山之南麓為龍湫深不數尺方厘丈許而大旱不枯土人禱雨輒有應其前為菴俗所謂龍王堂者也二菴所從來甚久碑記漶漫不可識辨龍南菴者天池高僧王芝之所創也負遼山而面天柱有竹萬竿盛夏不知暑予舊從龍溪王先生遊息於此構亭磐石之上顏曰溪陽取別號之義也城南諸村無如南村據湖山之中地最幽景最勝三菴錯峙其間殘僧數輩往往能持戒習禪與他剎迥別予觀晴閣亭然

龜山之南遼山之東時時挈小舟振短屨徜徉登眺於三菴之上下與數僧者焚香而坐啜茗而譚蓋不知聞之為我而三菴之為僧也亦不知我之為僧而僧之為我也亦不知南村之外有世界而世界之內有南村也昔淵明居南村謂多素心人可與賞奇文析疑義今茲寥寥誰為素心人哉而數僧者又皆蚩蚩然朴而野無文可賞無疑可析視淵明不有缺乎雖然予聞之至道無文至德無疑凡涉語言卜度者皆所謂第二義也予與數僧者遊於無言之境憇於不二之門蓋脩然洞然直與羲皇上人為侶矣不知淵明曩時與永遠二師盤亘於東西二林其所印可視予有異乎不也諸僧請為記勒三菴中予書此界之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五

碑二首

山陰徐侯生祠碑

山陰徐侯以召入之三歲予偶過侯所築官塘所祠下有父老四五輩趨而前曰此為前侯徐公祠也公惠政大夫所知且大夫史也祠而不碑可乎敢以請

予曰諾其後民某某等請日至蓋某某等侯所屬治塘而有勞者塘成在官路者可五十里其在海者復若干里並有益于民甚大且久而民不知有費是以並祠而碑之至論侯之全則在邑且不能盡舉寧曰塘蓋侯生有至稟如騶虞鸞鳳然以不殺為性是以其於治也恐恐然如良醫之於蠱瘡惟恐其傷之以錫磨為戒而以不擾為良方甫下車即板輿行農畝間悉得民所疾苦若戶之貧富與人之強弱奸良及盜賊樗博瑣至倚市之筭平常捕格百出所不禁者不二齋文選卷之四 五十六

為動更急之輒以病謝里中老稚賴以免者無算更攝訟者於邑就聽斷即必先聽而以書復或涉毛細則不遺其人大吏始甚銜之久之並諒侯非亢已也至於課校中士不徒以文舉公正為民導善止惡使不革面則蒸蒸款款如雨之於物令其飽而自化善託者不敢造公庭言事如澁之在舌亦自卷攣耳侯去之日送者萬人自邑門而達于江遮不得行者百里有渡江守數日而返者返而復往者涕濕襟者哭失聲者舉酒悲悲而不得飲者亭驛而是其喜者不二齋文選卷之四 五十七

則有舟子整篙楫卒與胥買攝記酤而飯者範錫而復壺具而已耳侯之去一也其悲者何人其喜者復何人噫用是可以知侯矣侯之用召為工科給事中

方將盡括西北地之可渠而田者田之以寬南漕蓋天下大計也疏上會以累左遷而止而碑之請為書也乃在三歲前時以侯方在要路故需之今侯且謫居而且以憂阻論久而彌定矣遂書侯名貞明字伯繼家江之貴溪予辛未榜人也詞曰

緊牧之良于何見乎為官為羽如鼓答棹徐侯之牧

五載而召送者萬衆雨涕以號號且泣矣嗟何及矣
渡江而西鱗戩戩矣我聞父老二百餘禩父母之良
未見其比立石於塘有竊則昂民之德係閭彼滄桑

彭山季先生祠堂碑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歆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者
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為已任而
不士齋不遠

卷之四

五十八

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弟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
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矣間有疑先生者謂先生當
長沙時以嚴以渥為人所彈詆罷歸而獨居禪林著
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
人秉憲為大夫家世祿先生一大郡守罷歸者不兩
紀身死幾不能殮骨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淫
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荏苒之盡殺
子太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
況先生之或過于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

當長沙之親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
也懷之不達及罷督書果然始司建寧理會軍藩變
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使以鄉試役檄先生再三拒
勿徃即得罪勿顧若為御史得謫則以 慈壽太后

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即茲三事其所志不在
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
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
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為人所疑與信
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泛其疑我泛其信亦足

不士齋文選

卷之四

五十九

稱賢矣乃不得與舉無可信者一食於校殆十有二
年而先生存時徃徃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者而顯
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為鄉賢舉與聞
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夫以先生
即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
所易為也議始倡和者響應郁顯上其遂撤已所居
傍舍三楹徙置禹蹟寺西林以祠先生實先生舊著
書所也陳憲僉某胡納言某奔走督率益力助資者
既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後畧僻潔壯

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
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既稍淺事於學而先生
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焉司馬事新建之義
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
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
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
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為三可指而
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
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
不二齋文選

卷之四

六十

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
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十五日
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為里人某某先生
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從司理召拜御史以
謫歷縣佐令起為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
府他若助資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為作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于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栖髡管毫兮杵杵
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

原缺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五

誌銘

墓表

行狀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誌銘二首

南京右通政前禮科給事中會稽沈公誌銘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
避世尚以為難至若以直諫蒙幽囚十有八年既出
而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
未士齋文選

卷之五

一

幾哉公諱東字宗安自稱梅崗子當 肅皇帝之季
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
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憤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
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
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
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者而
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
上體 聖心任己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萬大恚
條 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

人金甲頎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公獄中橐餗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為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虜入犯 闕京師戒嚴 詔集

本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三

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

朝曰驛沈束之因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因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承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率被逮謫謫以去時號越

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歎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誠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傍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為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 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 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 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 上常居齋宮好

本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三

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忽有 旨下何於獄而驛公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啗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時對客張目譖語家人竊相耳語木頂口謂公呆也公聞而笑曰我之木頂于口內第守固耳十八年幾為瘦鬼今得歸首丘幸矣若輩更何觀邪家

人泣不敢復言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
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
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
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
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
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
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
輒掩奉歎歎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
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

未幾而潘亦尋沒矣凡公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
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徐侯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
節太守蕭侯良幹請祀公於學宮嗚呼公乎名完於
終始德協於閭門其可謂不朽也已先大夫與公同
鄉舉庚戌而後官儀制時時問公獄中佐其急張孺
人之疏實先大夫筆也載嗚玉稿公之初歸也余小
子嘗從趙公往候之款款如平生距今且二十年公
藁葬平水山中又數年迄未有銘伯兄某弟某以張
孺人命委銘於余余何忍辭銘曰 是為名給事沈
公之墓攸之傳不必于夷之稱不以富千百載而下
讀斯銘者其高足以屬頑而振懦也邪

河南西川尤先生誌銘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為戶
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其
稱為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
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
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
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

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羣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冠舉于鄉是為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六

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士大夫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則嘆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前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契時時從行徃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權辭墅稅先是司權者務以苛歛溢歲頗為能甚且牟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滿然亡異於學宮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七

他日代權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日以脩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

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嘆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文成而採其末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風擔簦爰而至者有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觀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馮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八

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蓋篤行君子也視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塋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諸門人方謀梓而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歲月

不歆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瞻彼伊洛其源洵洵真儒迭異如流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溯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流長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九

墓表一首

往平弘山張先生墓表

有明正嘉之際主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顧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高第門人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之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得頗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者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

是而有成者十二一二焉。竊牖繩樞之子，崛起於素非有所承藉也。得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難守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嗟乎學者，徒傍門牆，務口耳，其信不若自脩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東往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特立而深，詣予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一

一日出弘山教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終業嘆曰：有是哉！文成之傳其將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說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遂于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知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良知是念念自慊。

是慾慾自窒慾愈如沸釜抽薪，室慾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淒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媿，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齋。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往平者必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東郡，穎泉鄒公視學東藩，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又北走燕南，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諸同志證其所學，歸而與其門人孟子成、秋趙、暹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磨，益不知其身之不過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靜軒眉，廣額見者傾欽，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交，恂恂恭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論當在華陰時會大震殞者，亡筭先生獨亡恙。奉檄視邑，蒙未匝月起，仆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年，以萬曆戊寅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某月日塋于

城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不顯于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不喜著書向微門人錄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已乎雖然以先生卓爾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雖死其神固不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有知先生者當不以予言為過

行狀二首

先考內山府君行狀

不三齋文選

卷之五

十二

嗚呼先大夫之行非不肖孤所忍狀然先大夫有治命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亦莫若子我卒不諱汝必手狀之以請志于先生長者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大夫遽長逝矣不肖孤於是負罪忍死投血淚而為狀狀曰先大夫姓張氏名某字復亨號內山一號初陽晚歲更號鏡波釣叟先世本蜀之綿竹人宋咸淳中名遠猷者為紹興太守有惠政卒而塋山陰遂世為山陰人居南和里遷今常禧里則自先大夫始也太守公四傳生福以鄉進士為溫州學正學正生仕廉

當元末抱德而隱高皇帝既定天下以隱士徵不就郡守羅賢之辟為鄉大賓仕廉生原旭旭生恭少孤育於舅氏陸因冒陸氏恭生宗盛雖徙里閭為散官而好古敦行有長者風鄉人至今稱陸如松翁云弘治間陸之子孫構奔其居始白於官復故姓宗盛生四子季曰詔則先大夫也以先大夫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其襲為長者行與大母贈安人趙氏之賢語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大父生三子先大夫最少而學生當少時二伯父皆已業儒大父顧念家弗饒且令季者治生產先大夫艱然曰兒獨非男子不當有事四方邪大父壯其志乃令就學弱冠補邑諸生即以時藝出諸生右尤工古文辭與羅先生椿柳先生文為友皆少年有文名時稱越中三雋華亭徐公校文至越得先大夫大奇之遇以國士比行先大夫贈以古詩二章徐公起謝曰由前所言我階不敢當由後所言我階不敢不勉自是名益彰弟子從游者日益衆邑舊無志許侯東望以屬先大夫卒成信史操觚問字者往往造門先大夫既紛應無虛

不三齋文選

卷之五

十三

日然又以大父早世益以其餘力治生家即不饒
窘狀耻對人言貧事大母必備其耗盡其歡歲時祀
先大父必極豐潔所居數椽之室環堵之牆必植果
卉陳圖書客至不覺其陋值令節時亦喜遊而攻制
科則益遂嘉靖癸卯領鄉薦及宴念大父弗逮嗚咽
不能食丁未舉進士明年奉使江右歸拜大母於庭
數月始馳復使 命已而哭大母之訃於途幾絕僅
旬旬以歸典成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內
閣奏選朝士長於文學者理 制誥兩房事吏部首
以先大夫上遂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直 制勅房
一時典誥表箋多出先大夫手既三載當軸知先大
夫才不當老鉛槧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兩月再遷
禮部主客司郎中尋轉儀制時 肅皇帝遇羣臣嚴
稍誤即得罪巨測而儀制復多事若 嘉善公主下
嫁 莊皇帝大婚 景恭王就國數大典踵集先大
夫稽古制酌時宜從容劑量之法無廢事又與諸寮
纂儀司職掌為成畫自是事有定制吏不能操販為
姦既滿兩考會光祿少卿缺序當及先大夫意有所

避辭不就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是為戊午之夏
省試不遠或謂先大夫且迂道可逃其勞先大夫曰
為人臣奉 天子命專選舉一方可憚勞邪卒冒暑
蕪程以進至則諸士集省中者以數萬分刻而校之
甲乙一覽而定比鄉書出視校榜若合左券監臨者
疏薦之有妍媸如見敏捷若神語是秋不肖孤亦舉
于鄉往省于楚歲既暮不忍別去欲留楚先大夫誠
之曰汝能不躁進固善第以此圖自逸則不可然竟
留楚楚地延袤數千里前此學使者馳校鮮能遍若
辰沅間士有曠數十年不蒙校者先大夫居楚三年
凡兩遍其境即窮邑無不足履而面授之士以是翕
然思奮起又遇諸士務以和多閒襟少威憂煦煦若
對家人父子貧者周之喪不能舉者助之楚人士至
今有去思焉既又聘諸文學修全楚志書成未刻以
江西左叅政行過越展大父母墓乃就任明年壬戌
以察左遷雲南副使時沐氏藉累世資專恣日甚巡
撫呂公光洵地按王公諍劉公思問皆老成謀國人
謂及今裁之庶幾為 國家全功臣後母貽西南

而先大夫實與三公同心又方握堂印凡沐氏不法
事操頗急沐氏思得而齟齬之既而武定土酋鳳繼
祖叛攻城郭襲殺憲臣動搖滇省先大夫贊策撫臺
偕二三藩臬分道進勦冒矢石犯瘴癘數月就平先
大夫斬馘名酋撫定黎夷功特著語具平縣記中撫
按論功交最同事者忌而欲攘之會先大夫遷甘肅
行太僕寺卿去滇一時撫按者皆新代沐氏讒構于
內同事者萑菲于外於是寢武定功且下吏按治當
是時先大夫憤恙病甚不肖孤扶掖就對既入滇則
不肖齋文選 卷之五 十

衰駝駝瘞之既乃梵石為埋骨塚或桑梓有利病可
興汰者輒為白當路汲汲若已事即以此蒙訾毀不
恨嗚呼先大夫才大而志遠若官輟所表見特萬分
一耳乃不得盡究其施而鬱鬱以老生平種德累行
以遺我子孫者甚厚乃不得身享百年之樂而溘焉
以歿嗚呼此不肖孤之所以飲痛而不能已也往歲
辛未不肖孤幸及第官修撰明年壬申 今上嗣服
覃恩不肖孤具疏言臣父某曩昔有武定功被枉乞
復臣父某職 詔允之是年九月適六十初度不肖
不肖齋文選 卷之五 十七
孤將先期乞歸稱觴上壽先大夫遽止之曰吾父子
世受 國恩汝又遭殊遇捐私計殫報塞其時也柰
何效兒女子依依思歸寧哉不肖孤以是不即歸踰
年二月先大夫感風痺疾不肖孤亟請告歸歸甫十
月而疾革竟不起嗚呼此不肖孤之所以追恨而不
能已也先大夫雅信堪輿家當六十時自為塋于天
柱峯下之官山塋位坤向艮一木一石皆手自經畫
遺書京師示不肖孤曰吾百歲後魂魄長遊于此矣
嗚呼忍言哉不肖孤謹承先志將以是年十二月二

日奉饒而藏焉伏惟門下之文足以垂信將來而先大夫又辱知最久幸憐而賜之一言以光幽宅先大夫死且不朽矣

先妣劉安人行狀

痛乎不肖孤忤之不孝也蓋自辛未竊祿于朝始迎養吾母甫二年而先大夫疾作亟奉母以歸歸未及期先大夫見背矣其後五年復官于朝母以春秋高不欲俱孤忤之京師凡五年常悒悒不樂也會有焚藩之役既訖事輒取道歸歸並數月母又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十八

見背矣嗚呼自非孤忤僭黷貫盈奉養多闕則何兩奪我怙恃皆當歸覲之日邪嗚呼孤忤之不孝無所逃矣即死且不可贖尚何忍握管以狀母之行顧閭以內事雖肺腑之親有不得悉聞者於是敢負罪草狀以哭於太史氏而請銘焉母姓劉氏處士東山翁曉之長女也處士為人嚴重多憂寡笑不妄取予事後母若弟孝且友里中以長者稱母雖女子寔最肖處士最鍾愛且詢且卜以字我先大夫先大夫既弱冠為諸生有聲邇遠吾母以歸母年財十有七已諳

婦道當是時先大父封驗封府君方好義務施家日落而處士以力本致饒母歸查具頗麗一日悉毀易以佐公需不少懷先大夫終歲館於外母手乳孤忤而身兼操作竭滄滄以奉事先大父母先大父母於諸婦中最宜吾母然辛苦備至矣其後先大夫既躋臚仕孤忤亦濫竊一第母每念疇昔之艱難儉素如故食唯脫粟衣必重澣子婦或以甘毳進輒嘖感而却之先大母趙歿時先大夫既成進士需選京師一切喪殮亡巨細母挺身任之時孤忤已十齡母哀號歎絕之狀至今猶能記憶也每歲時伏臘必哽咽不勝左右見之亡不流涕者母止生孤忤一人庶母陳舉二弟一妹母平時待孤忤至嚴即一言謬誤必呵之而於弟若妹獨姁姁以和其待長婦曾不少假而於二弟婦見之未嘗不色喜也事外大父母若姨舅行愛而有節偶御一物而甘輒思割之然意不欲私外家即有所問遺雖纖瑣未嘗不慎于婦竊窺其指則時時問遺不絕母意乃悅每家祀後必更祀外大父母其哽咽不勝亦如祀先大父母然未嘗數數

過外氏常謂婦人之義固如此此猶其小者也若母之識遠而見定有丈夫所不及者始先大夫以祠部郎改典內制浮湛散局中意常鞅鞅母曰仕通塞有命第安之已而再遷儀制以臬副視學湖湘而孤忤亦於是秋廁鄉書母曰可以知足矣因諷先大夫為歸計後數年徙官滇南蒙詬譴乃悔不用母之言先大夫萬里就對孤忤掖以行親交祖道並相視懷惋母獨無幾微見于顏面及孤忤登第母顧有憂色曰福不已過乎數遺書孤忤誠以立身報君父云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一

其年秋就養邸舍母日甘澹泊即孤忤侈心無絲萌又明年冬孤忤以星變有罪言恐駭母不以聞會逆弟自外來驟言之母顧婦曰有是乎婦曰有之不敢言耳母笑曰兒能效忠吾何憂已而疏留中不報是夕乃垂涕謂孤忤曰汝父母老矣奈何越位以冒不測邪孤忤唯唯自是則緘其口矣母識見不凡類如此平生禮佛持齋然多病不能耐煩癸未初夏孤忤歸自楚為母壽母驩甚及秋病脾七箸漸減孤忤憂之將請告母屬色止之曰兒以國慶行而可以

疾請邪且我自度無大恙奈何牽私愛而稽王程

非我所望於是日呼二弟二孫趣治行甚峻孤忤遲回不忍去母顧恚曰令我不得壹意靜調安在為孝孤忤不得已則謬緩其期及臘月之望乃勉遵母命以行行之晨母故強飯已而疾頓劇孤忤自武林馳歸母尚訝曰兒何遽返邪後五日竟不起矣臨終了不少亂一切後事皆手自擘畫如平時未屬續前一夕疾革孤忤呼謂母曰母嚮仗佛此正其時也母乃連念彌陀聲尚徹聲因命諸孫和以心經諸孫倉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一

皇誦之母更為正其舛謬又言此事人人不免若我則欣然往矣無望礙無痛苦若曹母為我悲又時時寢右向孤忤候其氣息如常竊幸之而乃溘焉以逝嗚呼痛矣釋氏言人終右脇卧神不亂則往生西方之證母其是邪非歟嗚呼痛矣曩先大夫之喪弟若妹皆在齠齔諸曾孫未誕也距今十年弟妹婚嫁粗畢諸曾孫羅遶膝下母視先大夫則既有間矣顧孤忤錄錄一官迄無所表見既不能以善養而母居常敝衣疏食未嘗享一朝之奉又不得云祿養也今則

已矣孤竹所以損地號天而莫能自解也茲將以其月某日奉母柩合先大夫塋於天柱山之官山塋所藉以章母懿垂不朽者惟執事之片言重於九鼎也幸執事哀憐之

傳六首

李彭山先生傳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千人而彭山李先生及門最久稱高弟先生敏慧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不仕齋文選卷之五

二十三

喪不一日入閨閣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敢仕新建公勸之仕乃仕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揭陽簿稍遷弋陽令蘇州武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判辰州尋遷貳吉水終長沙太守先生數歷

郡縣所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患績甚夥然皆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于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趣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為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款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還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巨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徙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便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為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養其可新于周公乎桂公為之撫然先生仕凡再謫而

卷之五

二十三

卒以讒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濶
馬與朱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間事
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為難其以南
儀部謫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為主客郎與先
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
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鋤擊豪強不少
假借豪家苦之競為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
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
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
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乃發明師旨授關放鑰中
人心隨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
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
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為擇
辰陽書院居之親為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
相仇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牘論之事遂解辰陽之學
者至今猶頌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
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浸失師門
之旨因為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四

驚惕而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
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
自信其說不為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携諸子就居諸
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几二
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
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
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為卷百有二
十大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
于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為然即典章政令之出于古
為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于理悉掃除之必出于已
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
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
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
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
言當世號稱博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
相推尚其所至輿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
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益七十有九矣疾
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疊疊如平居時先生臨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五

落不羈表裏洞達即有過不為掩覆常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素後覺其誣大悔之比擢去悉為記達諸司陳已為羅撫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惡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盡者特為說以開之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不以為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餽豆觴邀同志與

朱子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六

登忘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庭多潤畧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東所公問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其童時其慎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益追慕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史忞曰夫聖賢之立訓以衛道也各因乎時時而執筌為魚滯于象數之末而不知本體之自足也故聖賢示之以妙悟時而認賊作子蕩于泥

墨之外而不知人心之易放也故聖賢懼之以唯危其指不同同歸于道焉爾余讀季先生龍惕書竊謂其得聖賢競業之意大有功于新建之門者也其所著書累數百萬言世或以葛藤謂之余閱其繁為之三嘆嗟乎後世有楊子雲吾知先生之書其不為覆瓿也夫

見吾陳公傳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寧寧之世為最盛追

朱子齋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七

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嚮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益紫峯之從弟自少即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為兩先生之學者泥于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

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為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擬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不工齋文選

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才令所知諭之曰賢御史稍須安靜公即對曰為我謝相公御史非安靜官由是與執政忤肅皇帝既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惡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卻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官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於是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學弓射父之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為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常是時微公仁壽官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為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

環懷交莖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于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
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
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為不
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夕靜
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
輒不惜齒頰疊疊為上官陳說為人則方廉介見者
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閭輒以公薦於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

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
元錄 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
二十卷郡武府志若千卷行于世夫公始終出處大
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為廉吏為直臣為博雅
之儒為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
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闕
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
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幾其子孫無以具
醴粥予往嘗見其子某於溧陽蓋桓褐不完予甚憐

之頃者走二千里外來謁予請為公傳且曰吾父之
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
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
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范栗齋傳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
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七伎以章句相
馳騁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與許半
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于時者也既又師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

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
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
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
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某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
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
興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至孝授業於外給甘菹
每御一時品則慨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箸不食
既歿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
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甘終身不忍

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已士積貲資為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汚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蘄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三

際類如此某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尊尊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卧數日忽起沐浴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璣廷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溫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沈文池傳

明興百餘年迨乎正嘉之際理學乃大振海內書院

以千百計而溯之天真澄之水西為最盛天真之始文成公嘗託跡焉而諸門人相與卒成之彼猶有所因者也若水西則何所因哉蓋文池獨以一儒生倡之矣故學者知有水西則知有沈先生云先生涇人也名御字子範世居澤宮右因其稱為文池先生生有異稟甫弱冠潛心理性刻意砥行奉其親雖屢室必竭甘毳執親之喪每慟哭聲徹閭里為諸生餽入必祭祭必敬宗黨有貧者必倒橐周之樂善求友遑遑若渴或謂先生行高矣獨勝人氣未消耳先生輒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三

喜謝自是歛華抑浮粥粥若無能人或面侮之弗校也嘉靖癸巳以選貢卒業南雍當是時湛文簡歐陽文莊兩公為國師方講學風動一時先生得承印可益發憤慷慨以聖人必可學而至歸而集同志為會水西不報寒暑遠近興起甚衆忽一日病且革為文自弔唯以未至聖人自傷既而口吾得沒洙泗三子於地下參翔於宣尼之側吾甚樂之其傷其傷時年財四十有八耳後八年吉水周先生子恭誌其墓隱然以顏氏子稱之周先生不妄許與者殆以此

先生觀其深矣。今去先生且數十年，而水西之會，久而彌昌，廢而將復振也。先生之神，若或臨之，有不可泯滅者。嗚呼！曾孟氏有言：士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其庶幾哉？若余不類，幸生文成之鄉，竊聞緒論，乃竟未能奮身擔荷，為諸士友倡視先生其何如也？作沈先生傳以識余之愧云。

貞烈張氏傳

張氏者，順天庠生翟思榮妻也。思榮病且死，目張氏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四

曰：我死無子，汝年少，能無踐二庭乎？張氏泣曰：天乎！不幸先妻逝，妾恨不能以身代，且後至矣。第勿慮語畢，而思榮死，遂沐浴衣殮，置一榻，思榮柩側，卧號其上。旦夕悲慟，絕水穀，誓必死。父母強飲食之，哭而不答。歷十餘日，始不能起。然神氣不少亂也。父母號而語曰：我聞斷水穀旬日，則腸胃枯如刃刺，火焚不可忍。女何自苦焉？張氏徐應曰：我願一死，蚤從吾夫于地下，安知痛苦哉？無論勺水即漉液，輒拭去之。令下咽，期速死。京師薦紳異其事，往弔者車蓋相屬。下

至擔夫稚子，填塞于巷，無不嘖嘖稱貞烈婦。凡二十一日，氣已絕，所司以聞。詔旌其門，恩榮父汝儉舉進士，早歿。大父文懿公，攀先後在相位。父張氏錦衣女，而歸世宦家，性獨不喜華靡，平居溫溫恭順，上下宜之。幼時授女孝經，能解大義。嘗夜坐閨中，見星光曄曄如斗，若覆以華蓋，狀豈所謂精靈洞澈？慧日夜曉者，與思榮死，明日悉以其室所有分界。長幼乃怡然就死。死之日，蓮香滿室，竟夕而散。隆慶辛未七月九日也。或曰：翟氏世忠孝，張氏之死，蓋正氣所種云。

不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五

太史氏曰：程叔子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翟氏婦觀之，真能審大小，決死生者哉！伯夷、叔齊餓而死，以殉其君也；翟氏婦餓而死，以殉其夫也。死不同，同歸于仁，假令節婦生為男子，寄孤城，當強虜，即常山睢陽奚讓焉？世所稱赫赫偉丈夫，一朝饑餓，不能忍，乞餘燔間，冀旦夕苟活者，豈少也？視節婦有覲顏焉矣。

節婦谷氏傳

節婦谷氏者，乾溪許德妻也。年二十四而寡，家甚貧。

子女皆在提抱婦矢志甘荼苦所親勸之更適輒號
慟歎死一日其伯氏潛納富人聘將給致婦婦覺之
倉皇挈其兒踰垣奔父家至馬趙嶺自已暮值虎兒
怖弗敢前婦前祝曰我未亡人也當為虎食食我不
者且辟我虎視婦良久卒掉尾去於是婦之節聞里
中然其父家與伯氏終以朝夕不膳讓婦見累婦乃
痛憤躬為人縫紉使兒拾薪自爨嘗雪夜絕火母子
僵卧終不悔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後其子漸長衣食
稍給文學王子甚義士也於許有連乃以婦秉節事
才二齋文選卷之五 三十六

挺身白當路得表其間且謂予以直筆自許屬為之
傳予往讀史至弘農虎負子渡河漢宗虎垂頭伏罪
事頗怪之今觀於節婦事始信彼虎非徒喜搏噬也
嘆夫人形而獸行者也人稟扶與之正氣浩然而出
之可以役鬼神貫金石矧虎固含靈於兩間者哉噫
吾見世人於寡婦孤兒弗之恤又從而魚肉之曾虎
狼之不若余悲夫悲夫

女兄王母張媼傳

吾先大夫同母兄漢陽公之女為吾女兄張媼者家

衛尉王氏仲子國子生金而令其歿也吾閔焉非常
閔也國子生以尉家郎君中英茂世習詩禮入國子
而蚤世媼財二十七耳至于今媼六十八為四十一
年發吾里中稱王氏賢高媼達國子生以來日損減
淡泊罷繒纈節鮮醲食止一二器帛財時一御至澣
綆通代有三十年不更新者伏臘諱忌哭國子生如
初死大而倉園瑣至鬲鬻塲桀閭事靡不拮据夫無
子大兄光祿君再一子輒取自襁抱且教之惠嚴互
勸成生郡學黻鶚待飛為四十一年發婦無一可訾
才二齋文選卷之五 三十七

毀殆若此庶幾哉真吾漢陽公之女邪然發常耳何
足閔漢陽公初官嘗拜倖當之劔適媼初寡與丁宜
人並憐媼欲携與俱再舉媼輒再辭曰女奉國子生
尺許木大人官舍寧許隨乎時祭乎哭無數乎乘麻
而入上官日乎婦可長背尊章乎尊章忍長不見襁
中孤乎漢陽公宜人相顧嘆服卒不強非常者一也
居常歸候客有及兩醺而從史之者客語高徹媼
方茶碎盡聲亦徹客既而悔曰此必客偶耳客敢反
我非常者二也媼始乳女一嫁為徐韶州長子婦歸

人即自男亦多私女矧越相尚竭富以贖女寧貧已
男矧所後男性燕而考又輒贊媼媼顧財取適又輒
贊輒裁其非常者三也媼為廢四十一年無一瑕指
又抱三非常吾故曰媼之殺吾閔焉而非常閔也夫
三代盛時無旌下至秦乃始有寡婦清清以貲甲巴
秦客而旌之則以貞非貲也後世漸以貲用旌旌遂
嫌貲於是例旌者貧以不貲湮而富又以貲湮鮮時
當矣媼所後孤諸生鍾瑞造子涕而請曰母已矣甥
不敏安倖已儻小樹遂遷延以泯母至于令舅幸樹
不主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八

乃姑傳之

王節婦傳

余讀詩至栢舟而後知先王之垂風遠立教平也詩
者諷也詩采婦人節可以諷者不一二而衛共姜以
是什著夫共姜故世家婦寧有奇苦之遭也通之死
矢靡他一言皎皎心志足以泣鬼神而貫金石先王
以為是一言可諷矣故采之篇章令可觀攬焉輒近
風卑論節者務采奇姦必微而窘窘且欺嗣旌始亟

下其或不幸而生為世家婦即窘矣窘數嗣矣亦謂
夫死而苦固應至雲烟沒草木腐也豈不悲哉以余
所觀王節婦其所處有難之難者顧身當其難而以
難故泯泯殆非先王立教之予已余故作王節婦傳
節婦姓張氏父曰浮峯公筭而歸王生應禎其父曰
龍溪公兩家翁俱貴節婦生長其間性獨喜淡泊不
好鮮醲幼即以禮自持寡言笑既歸王生以婦道聞
歸亡何而王生遭危疾節婦慘瘁廢貌日夜顙天冀
身代生而生卒死蓋竟未有子也節婦即絕粒矢歎
不主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九

與俱地下父母環號而解之數日夜勿聽其姑搏膺
呼曰天手吾老乃見兒若婦之踵死也節婦聞而撫
起抱姑足跪且涕曰忍不聽姑緩須臾死以代夫養
也方是時財年二十餘耳輒盡罷繒纈之飾自束如
老媼然矣王生素好義慷慨待昆弟友善不事私藏
篋無尺幅之遺用是業遂窘未幾所居不戒於火堂
皇並燼節婦倉皇從烈焰中僅奉王生尺許木以出
遂棲止外舍四壁蕭然親黨有憐而饋之者義卻不
受御泮綬親髮滌朝夕晏如也居歲餘龍溪公新構

其室廬歸節婦居之甫獲寧處而盜掠其室復慘於
火由是窘益甚當火時母胡安人憐歎携之歸節婦
不忍背其尊章力辭不往節婦雖極窘乎然奉兩尊
人必極甘腴哭王生三十餘年如一日竟未敢以啼
容見兩尊人也兩尊人歿始仰天太息曰吾襁中無
孤所忍死至今者為兩尊人也兩尊人生吾代夫養
死即代夫守土耳迺結斗茅墓傍禮佛其中若為朝
夕於側者里中人以是益憐節婦而重其孝曩龍溪
公為辭哀其先夫人輟舉節婦以憫亡者曰持志貞
才子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一

專係心靜業弱女相依為命閭儀肅然夫翁豈私言
也父之郡邑迺並旌其門曰節孝余聞節婦在女室
時父中丞公間舉古列女以訓即抵掌自許貞烈素
植蓋天性也以三十餘年發間關百折辛楚萬狀而
一念不回區區以殉王氏之一杯土所謂之死矢靡
他者節婦有焉豈必奇苦之遭始稱難乎郡邑兩旌
夫亦得先王立教之平已余史氏陳詩其職也敢為
傳之以附栢舟之什云

祭文十首

哭楊椒山文 時年十九

椒山之上疏也余在京師親觀其事每為之惋憤不
平公囚五年余寓京五年訊之無恙輒自慰余于是
秋方歸娶而公訃已聞矣嗚呼哀哉路遠不能臨輓
一哭乃姑為文以哭之曰嗚呼謂天無意於于斯人
乎斯人何為而生謂天有意于斯人乎斯人何為而
死吾於此蓋不能自解也自古直臣死者非一夫子
獨擅其英自古衰國必殺諫臣今天子聖明而夫
子適罹其刑嗚呼天乎何界之厚而祐之薄耶豈蒼
穹之無信抑黎庶之鮮緣當鸞氏之議和言官排口
而莫敢噤夫子激義而抗疏為國忠謀而不復計夫
沛顛意既左于權臣遂逢上怒而斥逐于遐邊既
而奸謀發以遭戮乃上亦思夫子之言召自卑遠
而貴近人方撫掌而慶其道將大展孰知碩鼠之倚
社猶之乎昔日之奸夫子感主恩而思奮歷患難而
節益堅將厲筆鋒以誅佞何遽爾長往而不返哉嗚
呼夫子而今已矣有妻貞淑實內相夫子之賢方夫
子之囚居夫人手貽以持身之編及夫子之臨刑夫

人自誓以相舟之篇嗚呼夫子忠直志遂雙節名寔
夫子固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吾獨悲倭人之名與
夫子之芳名而俱傳吾復悲斯世幸遇夫子而又不
得一被其澤焉吾始至京師年方垂髫讀夫子之章
而嗟嘆觀夫子之事而悲感雖沮勢而志不獲通猶
冀夫子之得脫而一面歷五載而同寓喜夫子雖幽
囚而尚延夫何余方歸越而夫子遽有此慘嗚呼一
時勁草千古名山夫子亦何憾而不快然于九原所
慟者眇焉小子復何自而得與夫子一見也仰呼彼

不于齊文選

卷之五

四十年

蒼惟默惟玄瞻望燕雲以高以遠嗚呼夫子今何為
乎誠散為太虛與造化者遊乎將結為靈瑞以寓其
精乎豈為震雷為怒電以泄其憤乎將為悲風為淒
雨以鳴其哀乎豈為神為明以遂此正直乎豈為鬼
為厲以殲此邪佞乎嗚呼夫子倏然逝矣冥冥茫茫
果不知其何為矣彼濁濁者誰與清之此皦皦者誰
與翼之興言及此內若焚烈臨風一慟我腸幾絕嗚
呼天乎有知可使夫子不復生耶

祭朱東武公文

唯帝命之孔嘉兮恒騰賚乎仁賢胡澡德璵材兮迺
靳施而嗇其年君元亮之高標兮竟厄轅于彭澤僅
享齡之六紀兮懷祖行于丁卯之夕歷千餘載而迄
今兮再振響于先生幼佩此芳潔兮追壯且老而適
駿厥聲氣志吞礪兮湛八埏以霖雨六藉沉酣兮闡
周孔之靈秘翱翔藝圃兮追晉魏之長風天植孝友
兮允參騫之可同明時匪乏兮悵知遇之為艱躋驥
步于下極兮鵬垂翅而孤騫雖崇惠之不磨兮豈百
里之足騁耻督郵之屈腰兮矢娛真于暮景寧懷蘭

不于齊文選

卷之五

四十年

而握瑾兮肯汨泥而揚波直蒼生之數時兮奚憐恨
乎丘軻鏡水可弔兮容賀老之投閒胡天弗勉兮奄
永委乎人間吁嗟先生神交五柳兮官亦授乎彭澤
歿與之同年兮因先生之所適際古之君子兮身抑
而道愈彰天之福善不于其躬兮宜派慶之彌長賢
子英孫兮鸞鳳濟濟發潛德之懿光兮頌先生其曷
已慟惟寒鄙兮締奕世之交悼哲人之云亡兮望靈
輒而魂銷陳蕙詞兮薦玄酒豈黍稷之為馨兮庶私
衷之上剖

祭諸南明公文

稽山之靈奎壁之精篤生偉人翊我皇明初對大廷
哀然舉首望繫士林太山北斗鑒坡視草棘院論文
絲綸是寄杞梓集門續紛典謨疇當大筆閣詞與論
藏輝石室於穆 先皇經幄日臨宿齋豫戒啓心沃
心既由宗伯晉貳銓衡八紘引領雨露雲蒸云胡壹
疾數月弗瘳將遺羈馬樂彼林丘帝念厥功賜歸乘
傳車御未驅靈輶歛奠嗚呼哀哉公疾之由盡瘁講
筵疾之轉劇 穆皇賓天誠期悟主忠惟殉國志大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四

數奇名完壽盛嗚呼哀哉人世百年生必有死死而
不朽厥惟君子猗歟我公才優經世學弗阿時外和
中介靡激靡隨性遠紛華室無姬侍儉素之風作我
標幟獎掖士類吐握遑遑篤友尚舊維仆植僵望士
炫奇絺章繪句斲雕為樸大雅獨步有宋文人推歐
及曾曰振其響非公孰承猗歟我公質稟其厚文歸
於淳豈其炳炳與衆俱湮矧有彝典加秩考謚寵溢
夜臺澤延後嗣生既顯榮歿復流芳公在九原詎不
相羊所為動者老成凋謝朝列同悲鄉邦交訝嗚呼

哀哉自我家君世講風敦契若金蘭誼踰弟昆肆予
小子早蒙款誨格言懿行終身可佩公之云亡酸辛
倍百撫棺為訣涕淚霑臆冊旒載揚返其故疆曷舒
我哀薦此一觴

祭陶文僖公文

嗚呼某之辱知於公有年矣始公之訃傳自京師則
為位而哭之既公之柩反乎越則憑柩而哭之時我
先君尚亡恙也亡何時先君見背乃不能輟吾父之
哭而哭公蓋鬱鬱于中者歲且兩易矣茲公將即于
不士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五

夜臺幽明永隔其能無一言而已乎嗚呼某於公哭
之屢而悼之深者匪直以公之知也為 宗社蒼生
慟也天下未嘗無才而常病于其心無所敬畏故其
志易侈而其守易肆某嘗造公之堂見大書于壁曰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羅文恭
之筆而公之所顧謾以朝夕者也故公之持已也雖
一介而不苟其與人也無一夫之敢慢其容止退然
若不能勝衣其言論訥然若有所禁其處富貴也泊乎
若在於韋布其履盛滿也凜乎若蹈於春冰蓋其平

生以敬畏自持者如此少年登第尋執親喪耳不聞外事足不躡公庭士論歸之矣既而主南考歷成均掄選必慎模範必端總史局侍講筵是非必公盟心必豫貳秩宗晋少宰儉素刑於朝著苞苴絕于私門蓋敬畏之心始終不渝又如此天下方喁喁想望風采謂公庶幾有楊文貞趙清獻之風焉使少假之年入司馬鉉則宗社蒼生尚亦有利哉而造物者一旦亟奪公以去也此某之所以哭且慟而不能自已也雖然公生享令名歿有顯謚未畢之緒付之後

不主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六

合祭耿封君文

嗚呼程氏有大中朱氏有喬年而開洛之學乃始閤衍而昌明茲楚黃之學脉方標準乎四方凡辱交於伯仲間者孰不邇其所自而私淑翁之儀刑然則翁之生也令子之仕而行其志也天下方欣欣望其風采而令其歿也令子之歸而倚其廬也豈徒八閩之追思於方召天台之延頸於龔黃者群然淚墮而魂

歟當學絕道衰之會方賴令子為之宗盟而顧若此乎歟其翼而喑其吮也吾黨亦俛俛乎何以為情然而壽踰大耋類乎考終有如翁者則既可謂生順而歿寧矣而况後之稱翁者且將與大中喬年而齊名馳生易之一束緘蕪詞于千里聊以為奠且慰也翁乎有知其尚來格于冥冥也耶

合祭鄒聚所年兄文

嗚呼才賢之見嫉豈惟人哉抑亦見忌於天不然則何既厄其遇而又促其年嗟嗟吾兄其擔荷之勇將

不主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七

上接姚江之緒而造詣之深蓋近承三世之傳其氣溫然如玉之潤而韻宇出塵又如冲霄之鶴凌千仞而翩翩當穆皇之臨軒群髦士而彙征人皆謂兄宜首被瀛洲之選而兄顧歿光卻步而不敢先一官西曹泊乎自甘若文成之送祀乃毅然抗衆議而陳言慨斯文之不振則嘗孜孜汲汲鼓同志而勉旃知之者嘆其任重而道遠時之人方啾啾焉竟以賈謗而叢讐既外臺之暨陟俄再擢而塞連將謂造物者姑投之拂鬱以堅其志抑使之肆力于問學以故未

老而投閒夫何龍蛇之識曾歲月之不少延嗟嗟吾兄位雖不顯而兆已行於伊洛壽雖不永而數已過乎顏淵生而委順以居貞豈其歿而不瞑於九泉惟吾儕之驚下賴直諒之交鞭今則已矣仗臨風隕涕以漣漣嗚呼悲哉

祭王龍溪先生文

嗚呼顏子沒而一貫之學不傳蓋自漢而唐歷千載以茫茫肆瀛洛之迷興庶墜緒之寢昌迺其後或支離附會道愈晦而不明叶天之未喪生我文成發良不二齋先生

卷之十

四十八

知之秘藏起萬古之膏肓當時驟而聞之且駭且疑方且鼓群喙而交爭於惟先生蚤事門牆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窺閫奧何止升堂四方之士望其風采咸以為孔之顏閔程之游楊文成既沒數十年來總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瀾之東西或一聆其聲欬輒興歎於望洋俾文成之脉綿延不絕者實先生為之表章余生也晚不及振侍於文成而猶幸竊其緒餘於先生之旁或聯舟於鏡水或信宿於禪房亦獲聞所未聞以自破其迷荒天奪先生喪我兩師夜

行不燭能無俟俟於惟先生玉振金聲渾乎若濁沖乎不盈悲舉世之皆溺寧冒諱而褰裳運智覺之常圓類瓦合而毀方突不然而席不煖竟皓首以皇皇惟秉心以自信紛多口其何傷辟之明珠處涸而光辟之蓮花出淤而芳愧余力之弗逮屢自守以硜硜間嘗謂世之學者非無其知而病夫知之未必行苟藩籬之少踈恐假借以倡狂嘗妄以不可學先生之可而先生以為轍殊心一亦無害於參商嗚呼余復何言先生未死文成猶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復生不二齋先生

卷之十

四十九

也絕學如綫誰與主張末俗如鷺誰為典刑嗟哲人之既萎隕余涕之縱橫矧余仲子辱為孫甥余哭先生雖不係乎兒女之情而凡先生所以愛我厚我者則百世其難忘每憶先生之言天地有窮而我無窮則知先生之耿耿者固不與形而俱亡意者乘雲駕霧驟文成而逍遙於帝鄉尚亦鑒余之乘翩然而來歆此一觴也邪

祭俞連山先生文

嗚呼吾兄以忠信之資篤實之學卓越之識果確之

才乃弗獲一竟其志而遽至於是嗚呼痛哉吾兄早歲多病習養生之術者十餘年既而幡然志於性命之學奮然以聖賢為必可至毅然以道為己任勤懇懇方將與吾黨講明切磋以共進先哲之遺軌二三年來涉歷于師牧之任勞役于素牘之煩計兄慮日精學日益粹而某亦於頓挫疾之中稍知警策有所省悟乃今北上期兄入覲當聚晤旅邸以交質其所得而甫入國門訃音且至矣嗚呼痛哉某少吾兄二十年幸以同年之後愛我猶弟而兄實我師也

軀嗚呼是肅寧之士民無幸也吾兄平居議論侃侃乃今可謂不負所學得正而斃人之有生其孰無死生順死安夫復何恨某之所為深慟者非為吾兄慟竊以自傷也某嘗取友於四方蓋直諒切慝者百無一二焉自兄之歿有失孰與規有過孰與告有疑有得孰與辨明而相長嗚呼天固無意造我耶奪吾兄之速也在禮哭兄弟于廟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某於吾兄時而哭諸廟時而哭諸寢時而哭諸寢門之外蓋情義兼之也傳有之使死者復生者不愧乎其言兄今已矣某當夙夜孳孳省愆畜德庶不愧兄于重泉之下唯兄有靈其尚啓翼我俾勿淪墜迺其改操易志貽知己羞兄尚殫我於冥冥中俾勿終于迷若是則始終愛我信不以生死隔也嗚呼痛哉

歸越祭俞連山墓文

唯兄與我管鮑之知天乎不仁奪我鍾期自兄云亡忽忽七年中夜省愆汗顏九泉兄德則完所誣者志我學則陋而叨上第藉令兄在詎惟色喜詔我翼我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六

雜著

明山陰張元忬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議二首

郊廟祀典議 閏試

臣惟國家之大典莫重乎郊祀是非精于理而熟于
故者不足以議此臣愚何知焉雖然嘗聞之記曰惟
仁人為能享帝唯孝子為能享親又曰自義率祖自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一

仁率親夫享帝享親常典也而唯仁人孝子為能之
明其心之不容已也親與祖一木也以親視祖則祖
漸疎矣故以義率之明其禮之不容無節也惟心不
容已則郊祀有闕而未備者要非仁人之所安惟禮
不容無節則廟祀有乖而未協者亦非孝子之所忍
臣以是竊議今時之制則不能無惑焉在昔成周之
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
萬世常行之典不可一日闕者也我 世宗肅皇帝
創郊丘分合之規以正前代相沿之謬其制精矣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二

建為明堂大享而歆配以 睿宗廷議難之故明堂
之事至於今猶闕焉夫以禮之不可一日廢者而闕
之數十年其可乎 先皇帝臨御六載而奄爾上賓
方其初年以 肅皇帝登遐未久重違先志故禮官
莫敢以請今 皇上嗣服方新郊祀肇舉修廢振墜
此千載一時也臣請倣成周宗祀文王之制以 肅
皇帝配享明堂以明百世不遷之義以舉久曠之典
今日之務莫此為急矣春秋躋僖公君子譏之以為
非禮蓋以親言之閔弟也僖兄也兄先於弟親親之
情也以分言之則閔先為君也方其生也僖嘗北面
而臣之歿而祀于廟乃以僖躋于閔如尊尊之義何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以魯之祀為非禮也 肅
皇帝以繼祀繼統之別 伯孝宗而考 睿宗誠為
孝之至矣又 睿宗于廟而位乎 孝宗之下
武宗之上夫 睿宗之於 武宗嘗北面而為臣且
未嘗承 孝宗之統有天下也乃儼然列于 九廟
而位乎 孝武之間豈惟無以示萬世即 睿宗有
靈能一日安乎當時諸臣懼于罪譴無以魯僖公

事力諍之者臣嘗恤之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然所謂孝者善繼善述不必循其迹也蓋有失之於先而正之於後者矣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斯謂之孝則三年之外義所當改者改之可也况孫之于祖又可以義率之者乎茲者先皇帝祔廟伊邇禮官之議咸謂宣廟當祧而無敢及睿廟者誠循於世次之常而未明于繼述之義也臣愚以為睿宗之祔廟終非所以示萬世而安孝子之心平時無故而議之誠格于勢乘此祧廟之期而一釐正之非所謂因

不才齋文選

卷之六

三

時制宜者乎非所謂以義率祖者乎臣又有議焉祧廟之主藏之夾室而四時無祭則成其為祧矣睿宗之祀已數十年而一旦議祧之非仁人孝子之所忍聞也臣請別建祖廟而祀之四時不廢如九廟之禮夫未藏于夾室則不成其為祧也別立廟而祀之位有獨尊祭有常享非若曩時泰尊尊之序而享之不求其安也是既正祔廟之失而亦未嘗不極尊崇之典既善繼先皇之志而又未嘗有祧其近祖之名攷之典禮而甚協即之人心而甚安臣以為

聖人復起不能易焉者也狂愚之見不識忌諱唯明主察之謹議

薛文清從祀議

臣按孔庭從祀之典其來遠矣然歷觀往代其人或駁而弗純其制或舛而未協先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進退沿革無不當乎公論而合乎倫理過前代遠甚臣所為當時恨者獨我明從祀之臣尚未之議耳夫漢唐宋之世其規模政治萬萬非昭代比迨乎胡元三綱斁矣然而從祀孔庭者代有其

不才齋文選

卷之六

四

人播之當時而人心知勸垂之簡冊而至治有光其於風教豈曰小補我國家之興既二百年政治如此其隆承平如此其久其間理學諸臣豈無一二可以從祀者乎而末俗多忌盛典久曠使萬世而下謂昭代無人臣竊恨之薛瑄在孝廟朝即議從祀嗣後言者屢屢顧病瑄無著述輒格不行臣謂此不足為瑄病也夫漢儒之蒐輯聖經唐儒之註疏聖經宋儒之闡明聖經彼皆當六經煨燼之餘異說紛紜之後聖人之道幾於湮滅而不存諸儒生其時誠不得

已而有所著述者也自有宋以迄于今訓詁大傳六經之道昭然如日中天而異說者無所容其喙學孔聖者不務身體而力行之而紛紛焉煩其著述以求聞于後不幾于辭之贅而道之漓乎昔宋之楊時元之許衡皆未有著述也誠其道德不詭于孔氏師範有裨于將來斯足以逆祀而無疑而奚以少著述獨為瑄病耶臣按瑄自童髫以至沒齒悽悽以聖學為任由修己以至誨人懇懇以復性為功精微未及乎程顥而渾厚近之貫穿未及乎朱熹而篤信近之讀

不三齋文選

卷之六

五

書一錄身心之體驗有徵歷官四朝夷險之操持無間是誠聖世之真儒孔門之羽翼也臣謂宜如言官請勅下禮部進瑄逆祀之列舉二百年之曠典以昭示萬世無俾宋理宗專美于前斯道幸甚謹議論一首

文王有憾論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謂文王以不能克紂為恨而孫明復以季子為厚誣聖人張子曰甚矣說者之妄固

哉孫子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為至德又謂其有事君之小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殷而不叛斯以為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無已之心蓋將格君之非而致之於堯舜沉湎不作暴虐不行納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收人心上挽天命俾有商之祚延于無疆而後文王之心斯快也當紂之醢九侯而脯鄂侯也文王聞之而竊歎其竊歎也豈比下以讎其君哉蓋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諫之而不能款救之而不得文王於此蓋有不勝其惘者矣寧獨此哉

不三齋文選

卷之六

六

紂有一惡之形則文王有一念之戚紂之惡久而彌稔則文王之憾沒齒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嗚呼文王之所憾其即伊尹之所耻歟文王之所以為至德小心者蓋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釋之憾而播之舞韶之間所謂象成者也且舜之舞曰韶箭而文王之舞曰象箭南籥意者以文王之德比舜也歟若季子者亦可謂善於觀樂而深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固哉孫子之見也

七首

遺子說

客有廣買田宅以遺其子者其言曰不如是不足以遺吾子張子聞而詰之曰子之父遺子幾何子之祖遺若父又幾何客曰吾祖所遺薄田敝廬耳吾父始拓之至于又拓之張子曰若是則安用子之汲汲焉為若子謀也客曰夫人之子亦安得人人賢且智如吾父子之能自創立者張子道然而笑曰噫子過矣子過矣子亦安可逆料汝之子之不賢且智如若父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七

與子之能自創立也而汲汲焉為之謀邪若子廣田宅以遺若子而遂待之以不肖遺之雖厚待之實薄矣且子既以不肖待若子又安望若子以賢且智自待而終守子之所遺也夫我則不然我將以賢且智待吾子即亡以遺吾子視子之待若子不巳厚乎客默然而退

百鍊說

夫金之在鑪其精內藏也冶者內之手鑪火制之以鉗錘而精美乃見方其處烈焰之中鉗錘之下也其

真樂乎為金精美既見而後乃知挫折煅煉之為功也雖然是唯其質金也故煉之而隨有成若耶之銅

梁州之鐵即旦暮而煉之千百焉可異其為金乎嗚呼吾於是悟學焉學之無成也非以其宴安逸樂之為祟乎疾疾顛沛常人之所不堪而君子資之以煉其心成其德者也雖然世之人櫻疾疾遭顛沛者衆矣而聖賢其人不常有何也其志不先定也夫唯有聖賢之志以當憂患之衝而後地之而益奮撼之而益堅不然彼其所煉者何事卒又何成乎是故君子以此志為精金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安而不敢恃也逆而不敢怨也安往而無成矣吾友錢子子明自少而長鉅更家難而其志不衰者梅岡沈先生以百鍊名其齋而余為之說如此子明子尚勉乎哉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八

直義說

介卿祝子之貳守毘陵也過別余微贈言余曰嘗別耿先生乎曰然因出先生所貽質直好義語以示余三復之慨然有當於心以為為祝子告者莫忠於此

矣余不能文姑繹其指而為之說曰夫君子之學實
直好義盡之矣觀察而下人皆所以好義者也易有
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
人生而直如木之有根也時措之而為義如木之有
枝葉也木無根則枯苟盡刈其枝葉其根亦枯是故
善養木者既培其根又必愛護其枝葉焉合內外之
道也世之學者吾病之或曰任天之便徑情而行吾
以質直爾矣不知言出而招尤行出而多忤是必自
反有未直也不務克己而徒義是刈其枝葉而求其
根之生者也或曰察時之變與世而移吾以好義爾
矣不知曲意而違心徇人而失己是非義之義也不
務反己而自立是棄其根而假榮於枝葉者也夫徑
情有似於直趨時有似於義而其辨天淵如此故外
直不可以言義舍義不可以為直時時質直時時好
義人已互觀而內外交養君子所以學焉不厭者也
果能是而有不宣民人達邦家者鮮矣祝子勉之
毋徒以觀察下人為喪吾直也則庶幾

哉

別楊貞復漫語

我明理學則必稱白沙陽明兩先生矣兩先生之
學皆直悟本體不落蹊徑可謂後先一揆者也東莞
陳氏妄以己意低昂其間辟之替人恣評五采天下
其誰聽之第今距兩先生才數十年耳無論吾越寨
寨即海南號多豪傑其為得統于江門者誰乎豈有
其人而吾不及見邪抑時固有待邪往吾聞惠州有
楊貞復頃幸與之同官禁林其氣春溫而玉潤其
學川會而淵渟然猶欽然不自足也茲且請告歸將
習靜山中益尋究竟吾意振江門之遺響者必斯人
也貞復其勉之求吾真靜致吾獨知是誠作聖之要
兩先生不我秘矣

復性說別徐侍御汝高

性一而已而剛柔強弱判焉不齊者氣質之偏也沉
潛者以剛克高明者以柔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
反其不一者而復於一也然不知性之本一則既昧
其源局逆而沿其流乎是故知其性而克其偏斯學
無餘事矣世儒縱口談性命而行與性背馳者不少

也或者矯枉之過則又以性命為贅論而不樂聞焉
呼是性是命果為誰之性命而可以不知乎執途之
人而告之曰吾將戕爾性命焉則必股栗而失容何
者誠愛其生也若之何置吾身所以生死者而曾
為也年友涂子汝高予告奉太夫人歸南昌一時同
志皆有贈予謂汝高氣冲而行恪蓋所謂沉潜者也
進而規之其唯以劉克乎歸道出廣信若徐子伯繼
鄭子洪疇所謂高明者也進而規之其唯以柔克乎
又歸至南昌鄭子汝德其深於性命之說矣行矣汝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一

甘節說二篇送孟子成

往平孟子成氏令昌黎七年而遷廷許處於京師緼
袍糲食蕭然環堵人曰子可謂苦節矣子成曰吾固
甘之何苦焉亡何調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山海當
遼左之咽喉庶務盤錯或謂非節士所宜張子曰不
然夫節之用豈獨可施於身哉推之以約束羣動振

舉廢墜皆此物也顧其所以為節者何如耳易稱甘
節吉往有尚而夫子釋之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夫
節而協乎中正則甘而不苦是故無往而不通也古
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而非以為暴是故行旅之往來
亦見其甘而不見其苦也子成行矣其尚以已之所
甘者與斯人共之必協於中正毋蹈於苛必止於禦
暴毋傷于蹇斯庶幾當於甘節之旨往亦有尚哉不
然豈徒負於其官且有負於學也子成勉諸

夫節寧有二哉矯而操之則苦順而安之則甘甘苦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二

之致不繫乎所遭繫乎其心焉耳顏子不改樂於簞
瓢曾子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彼其雋永於道
德有餘味焉被服乎仁義有餘溫焉方將咀其所甘
而失其所苦也而又焉知其他雖然二子豈徒自足
於所甘而已哉蓋嘗謂然精思而苦孔之卓矣蓋嘗
三省其身而日有孜孜矣得之彌甘而求之彌苦其
苦也乃其所以為甘也子不云乎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其憤也乃其所以為樂也茲非聖賢所以日新其
德者與子成力行如曾而沉潜如顏其能甘二子之

所甘也我知之矣抑猶有足于甘而不極其苦者
於其行更進之以苦口

不成章不達說

丁亥十一月十一日會于靈濟宮一友問何謂不成
章不達此與斐然成章同否答曰成章是成片段的
意思此箇成章與斐然成章意亦相似但斐然成章
是但成狂簡一節之章此成章是成中行之章便可
達于聖道之大所以不同耳聖人之道茫茫蕩蕩仰
之無際望之無涯漫何而入蓋聖道雖大必自本焉
不于齊文選 卷之六 十三

誠是也誠則如水之有源如日月之有明始終未裏
純然一致而萬事萬化皆從此出所謂一以貫之者
也學者欲學聖人之道固未有不本於志者但立志
不誠或作或輟或欲以二或參以三入間聖道而悅
出見紛華而悅即是不成片段即是無本非自棄即
自盡何以得到聖人地位流水之為物唯是有源者
則習坎盈科而後流于既溢之餘混混不舍以至於
海若夫無源之水乍盈易涸安能有進乎學者於道
必須立定一箇真志念念如是時時如是動靜語默

成一片不使有夾雜有間斷方是有諸已之謂信
然後精神貫徹下學而上達美大聖神可馴致不難
矣布帛絺綺雖精粗不一然須各成片段乃可適用
若麻布紵絲將安用之凡道之所就雖大小不同無
不各有機軸賢者的機軸孔門如曾點之狂原憲之
狷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雖未及於顏曾然自有一
箇機軸自成一箇片段以其真修實踐無虛假無二
三也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雖一偏之聖然何等有
機軸成片段至於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辟如五色成
文而不亂經天緯地此又是孔子之大機軸大片段
非三聖可比至於天地之道只是不貳所以日月四
時順軌山川草木咸若此又天地之大機軸大片段
也總之只是一箇誠誠者成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皆不外此信乎聖道有本學者安可不務本哉易以
坎之中實為中孚即是盈科之意而大象以君子常
德行為言其肯深矣

贊一首

宋太尉李忠襄公像贊有序

余嘗遊秦望之北麓有李太尉墓翁仲具在宋史
載公功烈甚偉晚歲丐祠居會稽遂卒而塋焉會
稽名賢贊云生挺神奇策勲異域志復中原厄奸
而歿可以繫公之生平已公墓幾失商孫蒙吉力
復之公之遺像留於後人者十有七獨此幅亡恙
而絹且朽裂蒙吉恐其久而遂湮也爰搆工摹而
新之又恐其久而無徵也因謁余更贊之贊曰

豐順秀目緩帶長裾其名則將其貌則儒歸自廊延
破家殉國一甲一弓百戰百克始厄於檜終撓於淵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五

大讐未復有恨徹天法華之原秦望之趾馬鬣依然

萬年勿毀

銘五首

懲忿銘

物即是我元無分界平心率物我亦何害彼亦不知
分彼分已分生於心競端乃起唯恕一言終身可行
如水濟火忿心乃平

自警銘

萬物林林最靈者人胡不賢聖而其獸禽誰能無過

要在一覺旋覺旋止不遠之復起一念嗔如火自焚
生一切喜和風卿雲木以蠹枯井以漏涸葆爾元精
毋耽鴆毒山澤藏垢河海納污川晦而明乃與道俱
多動多尤多言多悔維靜維默衆善所會內之與外
孰疎孰親母逐汝假而喪汝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優哉游哉順帝之則

沈給諫手製文具梭箋銘 有序

會稽沈公束初拜給事中上疏忤相嵩繫詔獄十
有八年屢瀕於死處之坦如也稍聞則尋繹墳典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六

蕪政匠藝偶得香楠數尺獄中無斧鋸則以廢鐵
日夕磨之久而銛利遂以琢木為文具凡大格七
小匣八巧若天造蓋累日積歲而成者又得梭數
片編以為箋體圓而麈尾良工皆謝不能事雖微
瑣亦足以規公之困而亨矣公無子夫人張屬予
誌公墓以二物為贄余拜而受之因為銘銘曰
十九年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廉節邪匪邪同一轍
寒外種饑可餐獄中箋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
沈率菴一體塔銘 有序

梵率菴在烟霞峯之麓宋從悅禪師道場也泉石
幽勝歲久就荒嘉靖間僧如濟始漸營構遂為南
嶽諸禪林之最頃又建石塔以待僧俗之死而無
歸者工質堅好異垂永久名曰一體示無所擇適
予來遊稽首乞銘予嘉其志遂莫之拒銘曰

諸佛如來衆生為體是體不二孰彼孰已今古聖凡
貴賤醜美生若異然死則同爾唯大智慧觀化於此
亦有慈悲曰皆兄弟以瘞以藏菴塔以待中虛若龕
外封若壘梵率之東烟霞之趾厥製孔良繫百千載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七
隆中長吟亭銘 有序

去襄城西三十里為隆中余偕楊少府往遊謁三
顧堂旋探草廬疑其地不甚遠殆非故址折而右
歷 襄簡王墓前有小山如偃半月於衆山中其
陽多怪石如闢虎如伏龜不可盡狀中一石如椅
可坐名抱膝石環以幽澗陰以長松蓋隆中最勝
處余意武侯吟於斯未必不廬於斯也今襄殿下
將構石亭其上題曰長吟屬余銘之銘曰

泰山峩峩梁父蔽之生也不逢甯氏所悲輟耕而吟

知音其誰幡然三顧如牙遇期卧龍一去歸來何時
澗水澌澌林鳥啾啾如發公嘯如歌公詩亭斯銘斯
悠悠我思

偈六首

九華僧年七十餘且病出其像索題

無壯不老有生為患室爾四大何聚何散嘆爾若會
得時許爾見佛之面

仙院老僧無涯頗有戒行持卷索題

以有涯逐無涯是謂迷以無涯照有涯是謂悟迷即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八

淪苦海悟即超淨土迷悟之端有無之故咄咄老僧
須自度

示禪者四偈

小覺小顯大覺大顯行深般若勿為淺淺覺顯

心常平等應物如衡輕重隨地何礙何營祖衡

迷時如夜悟時如曉爆地一聲何事不了如曉

智以頓悟禮以漸脩自悟自脩是大比丘智禮

題跋六首

題龍南菴壁

龍南菴者玉芝禪師所嘗卓錫處也往陽明先生倡
道稽山以良知為宗一時驟聞之且疑且駭玉芝時
方祝髮吳中一見傳習錄大驚曰此非不二法門邪
乃走數百里以詩謁先生其詩曰自識太虛含萬象
此心同體沒遺餘從來有有元無物到底無無是有
基鑿井及泉須棄錘駕牛忘乘莫尋蹄恐非滯寂還
枝葉更請宮牆問獨知先生知是法器信口答之以
詩云良知只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
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
痒自家知若將痛痒泛人問痛痒何須更問為玉芝
言下大悟卒演其旨如法於天池其後先生沒時時
往來稽山與季王諸公遊遂結是菴而居之一傳而
祖玉再傳而文通今至於圓淨益三傳矣予不及見
玉芝而得見其三世師弟子皆能持戒習禪以守其
相承之衣鉢茲菴其有幸哉龍南山簇而水環挈舟
可至振屐可登固幽人逸士之所栖也頃予卜廬其
間俗緣稍寡方外二三子日來擁蒲團燒栢子談空
理相慰藉以寬吾憂然則菴之幸又非予之幸也夫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十九

跋雲門問答

曠日偶感玉芝事爰書之以示二僧使知自策云
吾越為文成公倡道之鄉而龍溪先生又親授衣鉢
之傳者先生之學洞徹圓融無所疑滯汲汲乎欲人
同進於善故其於人也無可否皆和光以與之尊尊
乎求以利濟乎物故其於事也無好醜皆混迹以應
之蓋先生唯自信其心而吾鄉之人每不能無疑於
其迹某於先生固不敢疑鄉人之所疑而猶未能信
先生之所信蓋嘗以吾之不可學先生之可而先生
不以為繆也是歲仲夏枉棹雲門相從累日或默而
坐或步而遊一時諸友迭為唱和欣欣焉舞雩風咏
之樂不是過也某不自量乃出所疑數條以請正於
先生而先生條答之疊疊數千言所以啓師門之關
鑰指後學之迷津者至詳懇矣抑某聞之非言之艱
行之唯艱今日之問答皆言耳吾黨苟不能以身體
之入乎耳出乎耳聞教之後與未聞教之先猶若人
也則一時之辯論皆空言而先生之嘉惠為虛辱矣
茲某之所大懼亦諸友之所宜同懼者也敢以是交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二十

勸焉

跋客座私祝

此陽明先生出山絕筆也先生奉命赴兩廣功成而身殞車不復返矣瀕行書此以誠子弟告士友唯諄諄於德業之相勸過失之相規則其平時所以修於身教於家者為何如也且當西征勸勤之秋而從容揮翰遒勁莊嚴所謂造次必於是者先生之所養亦溢可窺矣嗟乎後之談良知知云者其說愈玄而其義愈晦至於善之當遷過之當改輒以為淺近

不于齋文選

卷之六

二十一

而忽之行背其言志役于氣纔臨小利害便覺倉皇視先生此刻試自省焉有不惕然警報然愧者乎忤佩服先生之訓如臨左右常張之客座間凡見者亡不瞻對徘徊起高山之仰永春李金部啟東南請重刻之以惠同好忤故書數語於後以見先生之學急於倫理切於身心非徒虛知虛見云爾

書治田議後

僕不敏以為當今之弊不在法而在人不在官少而在官多不在廢事而在多事誠令為民上者省刑罰

薄稅歛無所以擾之使民皆得畢力於田而海宇熙熙矣

足耳苟有司不事事撫按不得其人徒增一治田御

史何益吾恐官愈多而民愈病也雖然四方異宜民情異便若吾江淞之間民即欲耕而無田或欲致力

于田而病于官府之擾之也則有之矣安事督之而後治即欲督之第以責之水利之官而撫按一為振

刷焉何田不治意者蘇松之族有田者或坐享其利而吝不肯治佃田者或歲被其實而力不能治不得

不于齋文選

卷之六

二十一

不假官以專督之乎宜即以水利御史兼之可也意者西北之地阡陌既壞溝洫不通昔所稱肥饒之境今悉為荏葦之場又不得不假官以修整之乎宜即以屯田御史兼之可也豈唯江淞之間無事增設蓋他所皆然矣僕每讀郭橐駝傳益公堂記以為治天下者誠有意乎息民甚無樂乎其擾之也故妄論若此執事其更審之

書獄箴後

靜臺杜子授南陽郡理瀕行屬予作司理箴子病未

能也偶閱舊編得燕公所著獄箴遂為書之以復於杜子夫杜子受學於文恭之門聞體仁之旨舊矣仁者以萬物為一體無論戕及肌膚即牽一髮校一毛未有不動於心者解網泣辜要之此心自不容已箴云乎哉雖然箴者鍼也醫者以之攻疾學者以之警心心常如警其有不仁焉者寡矣杜子求箴於予其尚求仁於心乎

書朱節婦記後

友人自茗溪來示余朱節婦記時方盛夏展卷讀之不覺秋霜凜凜侵骨也嗟乎節婦以笄年喪所天眇然女子耳而家徒四壁襁中兒才四月茹荼飲蕕垂四紀卒殫送其舅姑撫遺孤迄有立藉令節婦生為男子不可與程嬰王蠲巡遠諸人相頡頏哉南坦劉先生謂茗雲之秀僅鍾于郝朱兩節婦許司勳謂先生特有激而云將使吾鄉奇男子砥行植節檐荷綱常屹然與山川爭勝不甘讓於兩節婦也余既嘉節婦之行尤有感于兩賢之言皆足以勵頹風維世教爰揮汗書此貽節婦之孤周子某

內館訓言

萬曆戊寅秋余奉命教習內館蓋諸暨雖微眇然必教之於童時使知趨向而後用之於他日庶無愆違此聖祖深意也第性時率以尊官領之而今則薄視其職類用資淺者又以五人輪番而入分既不隆任又不一安望其有裨哉余以為任無大小莫非王事矧茲教習所關係非淺鮮者故每如期而入於常課之外擬為訓言八條曰忠肅誠慎慈儉謙和各系以詩又摘史傳中賢宦事蹟各為訓解日取一條今年長二人宣讀二遍諸童暨皆環立而聽講畢歌詩皆同聲而和之維時司禮老成者聞館中講且歌並相讚歎諸暨亦勃勃鼓動儻行之二三年未必無補萬一惜余在館兩月尋有管理誥勅之命遂不復入所著訓言僅僅數條耳今錄於此以告同心者

忠訓 講者講此

凡為朝廷臣子無論官之大小地之内外皆當以盡心報國為心古人一飯不敢忘君何況爾等自幼

蒙恩選入掖庭一飲一衣皆是朝廷所賜又

特命翰林官教習作養蓋款爾等晚古今識理義他日可稱任使免於過愆爾等受此天高地厚罔極之恩可不焚香自誓做箇忠良之臣且說如何為忠只是一心為著朝廷不為一己私圖而已爾等今日聚於一堂先須各存此心他日一有官守即當各盡其職或蒙主上簡拔衣蟒腰玉益宜殫竭忠貞小心敬畏不可怙寵自恣或時命不齊官職卑小亦宜隨緣守分思報主恩不可少有怨望或在主上

太子肅文選

卷之六

二十五

左右務要保祐聖躬勸以親賢勤政不可導以非義或蒙差遣出外務要簡約安靜體恤小民布宣朝廷德意不可橫作威福凡此皆是盡忠之事爾等果能若此則富貴可保於生前名譽且垂於身後豈不美哉豈不榮哉

訓忠吟 講畢歌此

聖主恩波海樣深無分中外重詞林欲將涓滴酬滄海但願諸君矢赤心

一飯之恩不可忘君恩况乃比穹蒼請看自古忠良

青史標題姓字香

廉訓

人臣欲事君以忠必先守己以廉其或敗名喪節未有不由於貪者官無大小朝廷皆有俸給以養其無苟務省約日用自充此外妄求濫取皆為不義非鼠竊於公家則漁侵於私室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忠臣之臣必不如此且人之貪得無厭者將為目前計乎則高堂大厦夜卧不過一床五鼎八珍日食不過一飽一身之外悉為剝物徒自營營於我何益將為

太子肅文選

卷之六

二十五

身後計乎則貴賤同歸于黃土貲財頓屬於他人一身之外盡將不去向來碌碌祇成一笑以此兩端日夜細思則廉靖為樂貪黷為憂不待智者當自瞭然古昔中貴如東漢丁肅等以清謹稱後魏趙海領節鎮人或以賂干之海曰高官厚祿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受皇太后聞之獎賜甚隆此等賢瑤享福于當時流芳于百世乃是爾曹的師範其尚勉哉勉哉

訓廉吟

清白由來世所欽莫將阿堵壞良心古人見利能思義留得芳名直到今

誠訓

人生世間處心行事全以誠為主古聖賢立下掀天揭地的功業也都從誠上起若還不誠則根本先壞縱然用計用數畢竟做不得好人濟不得大事且說如何是誠只真實不欺而已即爾等蒙恩作養選入讀書若真要自己進益着實用功真要朋友大家進益着實勸勉後來受了官職之時或管理事務用

不才齋本選

卷之六

心幹辦或給事御前加意保護纔於道理上不安斷不妄想於法度上有礙誓不胡行這便是不欺而誠若徒具目前苟且塞責專事機械背公營私以小惡之無妨謂非道之可妄這便是欺而不誠所以大學釋誠意只說毋自欺而孔聖人論事君亦只說勿欺夫臣而欺君莫大之罪在人豈肯蹈之者始初只緣一念不誠以漸彌縫掩覆便至不可收拾耳今爾等正宜存誠不欺立定根本乘此時會輔以才能他日必然與國家出力濟得大事做得好人亦不虛

此一生矣其相與最之哉

訓誠吟

愛國忠君仗至誠休將一念壞平生勿欺請繹宣尼訓留取丹心荅聖明

東漢李巡

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不才齋本選

卷之六

卷之六

汝陽即今汝寧府屬縣漢時置有五經博士甲乙科是明經射策科署為小大兩等有甲乙科之辨蘭臺即秘書省所藏孔壁汲冢科斗文皆漆書東漢史上說李巡因做博士來試甲乙科的專一爭論等第高下互相言說各要求勝甚至有用了賄賂反定過蘭臺漆書經字去合着那人的私文者國家試科最是公典於此尚然納賄何所不至只因當時五經不定所以賄賂得行李巡乃奏明宣帝使與諸儒刊刻經文於石於是詔議郎蔡邕等

訂正經文字樣用三體書之立於太學門外令相傳石經便是自後五經定而文教明爭端息而士風正矣此皆李巡建議之功也其行事如此又安肯自開賄賂之門以塞衆正之路哉史稱清忠有以也夫

東漢曹騰

曹騰沛國譙人也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于騰益州刺史种嵩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不為纖介常稱嵩為能吏時人嗟美之

不才齋本選

卷之六

三十九

沛國即今鳳陽府地方譙是譙縣今之亳州是也用事省闈是指他在內裏管事東漢史上說曹騰是沛國所屬譙縣人在內裏管事三十餘年奉事漢家四朝皇帝這等年久始終未有過失在帝前惟知薦賢為國所進達的人都是四海之內有名望的不肯引用那人壞了國事蜀郡即今四川地方計吏就與今之朝覲官一般益州是四川所屬的州名太守刺史都是官名种嵩是益州刺史的

不才齋本選

卷之六

三十九

姓名賂遺是私送禮物那時有箇蜀郡的大守考滿官來京寄些禮物私送與騰益州刺史种嵩搜得那太守送禮的私書便上奏疏劾他不該私送也曾劾着騰不該私交外官似常人記讎的日後豈不忌恨种嵩騰却無纖毫介意時常只稱說种嵩是箇有才能的好官當時人見騰這等至公都嗟嘆稱美以騰為難及大凡人臣在君上前論人賢否都該付之公道自己的私恩私讐都不可存在心間纔是忠臣觀曹騰只此一事也記在史書留名百代況能秉公持正過于曹騰者乎

東漢呂強

呂強河南成臯人也自小黃門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以例封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書奏帝知其忠

河南成臯即今開封府所屬汜水縣小黃門中常侍都是內裏的官銜東漢史上說呂強是河南成臯人從小黃門陞中常侍之職金璫右貂官已尊了他平日為人清謹忠亮奉公守法是箇忠臣

靈帝時嘗封中常侍曹節等為列侯已有這箇例故要把強也封做都鄉侯呂強自思漢高帝定下盟約原說非功臣不侯我等雖在御前給事豈是汗馬功勞可當侯爵再三辭讓詞意懇惻因執不敢當靈帝方纔聽允不封他了強因上疏陳說此事大約謂封侯之例斷不宜開湏得從此停止其言激切詳盡書奏入靈帝省覽也知他純心為國是箇忠臣但不能用之耳使當時能進用呂強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今遇 聖明在上簡任忠

不才齋文選

卷之六

三十一

良果有呂強其人何患不行其志哉

後魏趙默

趙默河內溫人也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關內侯出為定州刺史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或有人欲行私賂默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帝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石

溫縣屬懷慶府定州屬真定府刺史就是太守官魏書上說趙默是溫縣人有容貌小心謹慎朝廷信任他賜爵位至關內侯上後來陞出

史在官克已清儉不為身圖惟苦心幹辦一切政務憂濟公私又肯任事是箇好刺史那時有人要行賄賂于他以私趙默說道凡人壞了操守或者為貧所累或原是好利的人我官高祿厚自足贍給況賣公法營已私本非情願安用賄賂竟却而不納孝文帝聞知道有這等清操湏是賞賚優獎因賜他帛五百匹穀一千石古人說非澹泊無以明志又說人生最難克是利欲故要做好人全在操守上要勵操守全在儉約上若專務靡麗奢華必得錢神用事用之無節不免取之無道賄賂所以公行也史稱趙默卻賄而言其克已清儉然則儉之為務其亦克已之一端與

不才齋文選

卷之六

三十二

東漢良賀

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

大長秋是內裏導官陽嘉是漢順帝年號東漢史上說良賀為人清謹儉約謙退敦厚歷官至大長秋位陽嘉年間曾下詔書令九卿舉武猛可任將帥的人賀獨無所薦拔順帝怪問其故賀對說臣生田野草茅之中長而給事官掖之內既無知人明哲又未嘗與士類私交何遂薦之且於事理亦有不可昔衛國商鞅因嬖人景監以見秦王那時有識之士已知他不能善終後竟有車裂之禍今得臣之舉者萬一如鞅無榮無辱此臣所以不敢

不二齋文選

卷之六

三

也因固辭之看來良賀惟恐引用匪人以致敗事

此正其忠於朝廷處故卒而帝思焉

卷之六 終

孫燁芳對讀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七 詩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五言古二十七首

自警六首

誰謂一身小卓然參三才豈在血肉軀賴此虛靈臺虛靈何所有仁義為根芽放之彌六合端倪在提孩良心蕩不存人極因以類本末貴且尊自喪良可哀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七

一

又

萬物並生息惟人秀且靈妙在幾希間儲彼天地精巍巍古賢聖盡性乃踐形人極賴以立二儀贊清寧斯理苟怙亡能言類猩猩聖凡一何遠靜言心自驚克念信由人夜氣常清明存存慎匪懈毋忝爾所生

又

堯舜人可為先哲匪虛言四體既相似胡獨心不然傷哉世教衰仰睇如登天試觀乍見時雖然呈其端

此心知自克何我非聖賢譬彼滄溟水發源始涓涓
涓涓儻無壅浩浩成巨川嗟予之靈根景行徒拳拳
為之誠在我篤足勤加鞭

又

仲尼教無隱性道非難聞俯仰霄壤間飛躍皆天真
體用本不離微顯互為根心虛萬象通義精自入神
升堂在妙悟深造宜循循道本易且簡力行近乎仁
如何務玄遠穿鑿徒紛紜

又

朱子齋文選

卷之七

二

人心有蟲賊無非欲與利欲乃理之障利為義之累
旦晝旋相牽良心日已昧克己誠先難習熟乃終易
為之卓有要介然勵吾志志辟則大帥衆體實偏裨
大帥一登壇三軍孰睥睨毋憂二賊侵干城戒先備

又

孔門務為仁孟氏善養氣為仁在四勿養氣先集義
形色與天性渾史豈相離敬義日惺惺千聖尚可繼
四海歸吾仁浩然塞天地鄒魯無旁蹊夫道一而已

謁清風嶺烈婦祠

我觀世道衰丈夫鮮完節婦也有士行稟性特貞烈
豈不畏高崖所惜汚芳潔豈不懼深淵所耻事胡羯
一笑還太虐百年甘永訣劉腸屬金石苦操凜冰雪
衣冠氣倍伸旃裘膽已裂至今儼遺像浩氣何曾缺
涓涓東流水隱隱題痕血山頂暮層雲泉聲若鳴咽
我來挹清風灑淚空悲切嗟彼貪生者終歸荒草穴
九原如可作應媿謀生拙

上趙麟陽公三首

朱子齋文選

卷之七

三

哲人豈虛生天意良獨優孜孜古賢聖德業難與侔
周王老受命冊書敬諮諏衛公年已老懿戒懷遠猶
瀛洛道未墜淵源承魯鄒願言策高足力挽頽波舟

又

太極生陰陽吾道本一原道一教亦一二氏胡能參
鄒孟距楊墨宣尼攻異端齊梁尚虛淨昌黎排羣喧
好辨豈得已中流障狂瀾寂滅生道垂羗夷雜華冠
至人久云逝誰為繩其愆

又

聖賢垂世訓立言崇彝倫云胡舍日用幽玄以為新

心行岐二途伐枝云培根六經文在茲異說清其真
駭舌變莊語正學埋荆榛尊王賴盟主慷慨懷其人

登第後寄親丈

昔余秉微尚築室稽山幽嘉朋日萃止六籍事實搜
顧慙學術疎徒然抱先憂屬時際休朗對菲誤見收
弱羽乘風雲眇質依嵩丘 皇恩等蒼昊捐糜難為
酬寤言循素履勉希前修眊彼鴻鵠舉詎為稻粱
謀

賦得今日非昨日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七

四

今日非昨日陽烏競奔馳明日猶今日悠悠竟何為
倚彼古賢聖千載流聲施惜陰共推禹待旦亦稱姬
伊人未云遠黽勉良在茲修途始跬步厚獲由耘耔
蚤夜自鞭策妙道庶能窺斯理苟自信安事求人知
青陽不我待華髮忽已衰中宵起傍徨恐負平生期

觀歌器圖

周運當基隆艱哉賴守成公旦輔冲人作器儆其盈
宣尼勤夢寐入廟懷典刑慨彼盈虛理挹注有餘情
天命信匪易危平易即傾所以古明聖盛滿日兢兢

送耿三臺奉使還麻城

龜峯鬱嵯峨鉅靈集耿氏家庭奏墳虎德詎互歲砥
予懷久寤寐登庸幸偕子早成緣夙知飲醇銷吝鄙
午夜聆玄談曠然探無始回也事四勿參乎悟一唯
損漸寧二途存誠即知止寢子夢難覺徒然贅口耳
所賴同心人頻呼或可起如何聚會艱輜車忽南指
離羣良足歎勉旃慎所履異代猶神交况乃千百里
寄言明道公道盛豈終否

贈無弦和尚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七

五

可聽皆為幻太音本希聲茲譜久不傳伊誰吸其精
衲子有真解早與山水盟自言謝操綬聊以盪幽情
問君不用絃安得琴索鳴天籟有從來聲匪由弦生
至人茹恬素哲士辭令名靈響鼓玄秘萬竅和韶謦
嗟予在塵境聒耳聒喧轟此日對焦君泠然心意清
願廣無絃調一醒寰中醒

初到雲門言志用孟浩然韻

我昨挈塵纓夢遊屐在野予告尋初盟栖遲借蘭若
小閣藏永書澄流飲支馬聽經集沙彌出徑逢樵者

振衣秦望巖千仞不能下泠然一長笑四大詎難陪
碌碌案中人何時悟真假歸來石橋路颯颯溪風灑
怡此清和辰狂歌暮點也

十月朔日課兒曹勉之以詩

古人惜三冬茲辰乃其始晨興展六籍課爾二三子
糟魄非虛陳千聖瀝精髓豈伊粗浮腸可晰淵微旨
曷哉日沉潛貫通庶可擬數詞取達意慎勿競夸靡
乘此風日佳焚膏足繼晷明師臨爾前自棄能無耻
丁寧望爾曹毋墮前人美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七

六

杜轄巖訪吳公度

杜轄巖中人曲江舊同席未折彭澤腰早著東山屐
栖心老氏書結廬武夷側晴峯萬點青雲溪幾條白
玄關夾長松丹房架危壁巖頭露可冷巖下芝可摘
猿鶴時為羣車馬杳難即我本方別徒聊作金門客
烟霞風同好出處偶殊迹竭來訪安道披襟話疇昔
笑我尚馳驅看君生羽翼諦觀聲利場何似神仙宅
四十已無聞百年亦瞬息將泛赤松子巢居煉形魄
明發出閩嶺題詩訂泉石

容膝軒為喻邦相賦

鯢鵬詎為太鷁鶴未為小託身各有所乾坤何浩浩
達人去健羨斗室自云好心閒境轉寬客稀花不掃
小窓風日佳悠然此懷抱華屋多危機身安足為寶
我欲與之俱偃息以終老

甘義麓將赴閩臬出乃祖蓮坪翁所藏詩卷示
予徵別言漫賦此以相勗云

長安三月時柳條未堪折嗟我同心人忽作天涯別
示我大父篇古道殊可悅不愧盤中餐夏公語尤徹

不三齋文選

卷之七

七

三復還書紳持身此為訣先民去我久頽波良易汨
知予有雅操耿耿秉芳潔臨岐亦何言步趨景前哲
宿虎巖贈不二和尚

我昔讀維摩有齊題不二竭來遊武當作禮印真諦
一笑敲荆扉不語便相契巖頭白蓮長巖下乳虎避
好鳥隔林鳴修篁拂簷翠清流曲可枕秀石竦宜拜
我欲從之隱師言且姑待閑戶元非枯繆冠亦無累
人室更法室在世即出世如如兩無著斯為第一義
此意頗聞之顧我機與滯達已涉世達勞勞竟何市

不如尋舊盟筍蕨有餘味虎溪訂遠公陶潛覺今

寓言六首

我有如意珠裹之以破衲盜賊不得窺夜深弄明月

又

我有百煉刀非銅亦非鐵清宵試一揮羣魔永消滅

又

醜婦妬明鏡一擊菱花碎何如明鏡在猶堪理雲鬢

又

猛虎咋千人不聞咋醉者至人醉玄漿鞭虎似鞭馬

不于齋文選

卷之七

八

又

適越乃北轅狂馳竟何止試問越來人迴車即便是

又

貧子強說金種種浪分別寧知富金者黃白不須說

五言排律二首

曲阜謁孔廟

光嶽開靈秘斯文良在茲斷碑封古篆老檜挺寒枝
世已非周代身猶相魯時當年窮轍跡此日嚴容儀
俎豆仍千禩綱常賴四維官墻瞻肅肅邑里尚熙熙

展謁增予媿空談徒爾為何當起洙泗趨步日追隨

同李冲涵年丈遊嶽麓書院述懷十四韻

光嶽開南極星沙擁上游千峯雲氣接一徑水聲幽

結構先朝遠宮墻數仞周禹碑遺鳥篆拜石立松丘

右峯有靈傑三湘會朱張兩月留二先生寓此凡兩月學承瀛

洛系名與漢江流夏至今仍在春衣得共遊初來山

色暗中渡日光浮歌詠偕童冠蒸嘗薦藁脩是日釋菜於宣

祠嚶嚶狂者志黜黜杞人憂任重吾何敢升高爾自

優明宜虛戶牖寢莫愧衾裯九十途方半二三道不

不于齋文選

卷之七

九

倅好將今日意努力紹前脩

五言律十三首

四月五日值太夫人誕辰述懷

堂上稱觴日天涯陟屺時稚孫看習舞弱弟為烹葵

千里雲飛遠三春鴈到遲惟應今夜夢還到故園馳

送唐凝菴歸武進

傾蓋毘陵日連鑣上苑天詞林慚我拙世學賴君傳

劬佩宵衝斗車旌曉拂烟武夷如可待相與問真詮

吳節婦輓詩

怪爾正芳年怡然殉所天未亡羞破鏡之死共新阡
却粒腸逾潔捐軀義獨全寥寥千載後更續栢舟篇
七月十四日借康洲雲石再登秦望三首

吾儕二三子總是漆園徒赤日僧俱怯青藤我獨扶
飛泉翻雪浪幽谷入冰壺試問紅塵裏清涼似此無

又

常年看似畫此目坐如磐身以雲為衲頭將斗作冠
山河雙泡影吳越一泥丸自笑非凡骨秋風正羽翰

又

木下齋文選

卷之七

十

並有烟霞癖相看坐夕照樵歌中谷應僧磬下方聞
海畔懸孤月山腰絕片雲百年猶旦暮何事日紛紛

寶石山房夜坐感舊

滿前無限景樛葉亂遮人試破千株暗俄看萬象新
湖光當檻出遊子蕩舟頻更向沙彌說無留寶鏡塵

寄懷傅慎所侍御

梵宇論交日春風四座傾幾年懷叔度萬里謫陽城
學羨貧還富名知辱更榮賜環應有待前席問蒼生

雨後避暑村莊雜興二首

却掃松關靜讀書隨樹陰那知塵世裏得見古人心
物外情俱遣閒中樂自尋爐香纔一炷笑指赤輪沉

又

長日無他事松間理素桐數聲入商調六月灑秋風
波動遊魚狎天高唳鶴通虧成竟何有解道本來空
過雙寺贈靜修上人

詩社名先識祇園見未曾臨池摹古帖覓句坐深更
法受無生忍禪叅最上乘君看雲漱筆何似碓坊僧

汨羅江

去湘陰縣之
歸義渡十里

木下齋文選

卷之七

十一

初入湘陰道重悲澤畔吟忠臣千古淚騷客百年心
桂實蟲偏蠹蘭芳蟻慣侵從來汨羅水嗚咽到如今

謁漁溪先生祠過愛蓮池

祠在邵陽城外池在城中先
生嘗以永作署州事

古邵荒祠在東山濱水邊絃歌曾幾月俎豆已千年
色借庭前草香餘池上蓮甘棠還有渡遺愛共流傳

城外有
甘棠渡

五言絕一首

題武夷麓陽洞

後晉華之蘭有巖頭曰此兒奇勝白玉壺
也道人汪鹿陽就巖下貯以兩甕予為之

會得些兒意騎鯨物外遊依然雙甕在雲輕萬年

七言古五首

惜陰篇 有序

惜陰書院在長沙西門外舊祀陶公侃者近以新法罷書院改為陶真二公祠矣夫西山先生以理學鳴當世師模具在而陶公惜陰數語有足以激頑警惰有裨於後學不淺也余使長沙凡兩宿于祠中憲副李君性甫旦夕集諸生來會意甚懇懇余漫賦此篇期與諸友共勉之

我聞大禹聖且神尚惜寸陰逾寸金寸金失却猶可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七 十一

覓寸陰一去誰能尋惜陰惜陰寧獨禹古來大聖皆如此競競業業唐君臣味爽待旦周父子我曹去聖應萬分更宜惜分如惜寸分積寸累日孳孳百煉成副無利鈍此道本非難辟如一簣可為山起凡入聖等閑事轉迷為覓須臾間此道亦非易辟如九仞須一簣終身惕厲聖可幾一念怠荒功盡棄人生百年一瞬息纔見青春忽頭白老大悲傷竟何益惜陰惜陰須早惜六尺之軀豈小哉頂天立地成三才何處碌碌孤此生可憐飄忽同灰埃我行入楚歲未晏

今柳發春將半歲月蹉跎一獨驚此日此會良難得惜陰自勉還勉君浮雲蒼素安足論惟有進修事在我可以千載流清芬君不見陶與真立功立德皆由勤儼然祖豆湘沅濱彼何人予何人

壯哉行為鄒進士賦

丁丑冬文沈二比部吳趙二翰林並言執政奉情事忤旨杖闕下已而鄒進士元標復

言之亦達林言益直氣益壯尤人所難挾已

亡恙則道金陵多市古書赴成所予聞而奇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七 十二

之為賦此

白日忽黯慘玄冬激雷霆昌言四君子駢首鞭天庭鄒生後至氣轉烈帝閹錯愕為生說爾胡自苦非諫官不見形墀尚流血封章朝入夕被逮金吾力士毒如蠱男兒生來不畏死筋骨可爛舌猶在臣言則慙臣心無他君恩寬斧鉞餘生亦已多慷慨夜郎去敢辭萬里遙只愁飄飄不解談行向金陵市古書流傳寓內競嗟歎千載茅焦今再見我瞻北斗一醉觴有臣如此國之祥但願青陽燭節屢盡令逐客還

出都

二孟行送孟戶部之留都

二孟先生河之南山之東相隔幾千里氣味遙相同
無乃洙泗伊洛之遺風東孟介以孤於時不合飄然
拂衣歸田廬南孟貞而和一官初拜司留儲辟如圖
南之翼雲霄萬里皆亨衢我居京師求友生斯文一
綫聲相應兩君不我鄙意氣為我傾我如曲木欣從
繩前歲兩郊別才成君今又向金陵行使我如失左
右手良朋漸覺如晨星君行矣慎勉旃學術經世非
末子齋文選卷之七 十四

過蘇黃渡長短句

山谷老東坡仙大鵬希有雙翩翩投荒一時何足嗟
遺蹤千載還依然蘇公渡黃公渡今古寥寥稱獨步
眼看青塚埋奸雄子孫不道先人墓人生百歲能有
幾蓋棺清論應難洗渡頭日日旌旆過中夜思之顙
有泚

泊天津夢鄧定宇

定光遺骨中峯影與君收盡西湖景朝登秦望暮
亭山堂夜語燈熒熒別去江頭又春夏忽忽光除水
東瀉天津昨夜繫孤舟夢君偕我洪都遊覺來明月
照蓬窗雲山烟樹空茫茫

七言律三十二首

送家君之滇南舟發錢塘次韻二首

逐浪揚帆欲問津驅馳端不媿王臣九重日月承恩
舊萬里滄波拜命新竹馬久延天上節星槎漫訝客

末子齋文選

卷之七

十五

中身白雲他日登樓望寄語平安肯厭頻

孤舟搖拽出通津萬里滄江一使臣風激怒濤朝雨
急山迎征旆物情新漫愁迢遞黔中路總是逍遙夢
裏身早晚徵書下金闕壽筵仍進紫霞巵

是時家君詩云孤棹滯江津黃花笑逐征馬霜雁
興薄夜雨客愁新幾月昆明路千山羈旅身風潮
喜初息莫厭別尊頻蓋遠別意殊悽楚故不肖和
二詩真稍寬慰耳

宿瀟溪祠聞溪聲

溪聲入夜奏笙簧小閣臨流客夢長便欲窮源探絕
磴還應濯足趁斜陽柳堤雨過依依綠蓮沼風來細
細香何處浴沂尋樂事一團明月印滄浪

醴陵阻雨步泗洲寺次陽明先生韻

嵐氣唯憑薄酒當那堪入谷似車箱烟迷湘浦鷗雙
沒雲斷衡陽鴈數行杏蕊欲開淹宿雨葵心何日對
朝陽蕭然四壁殘燈在坐理韋編夜更长

讀中秘書有述

晨趨秘閣鳳城東玉軸牙籤點檢中曠典何緣霑湛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七

十

露禁林還喜坐春風藜懸太乙星辰近境入蓬瀛霄
漢通詞賦誰能追屈宋欲憑經濟答皇穹

效康節體答鄧定宇

山人非是愛吟詩詩是山人骨破時無事絆身長坦
腹有天知我且舒眉欲陶真性頻呼酒怕起機心嬾
看棋虞夏神農得見不山人非是愛吟詩

屠節婦詩為吳安節父母太夫人賦

太君苦節播徽音三十年來罷珥簪聽鴈誓將寒影
共凡熊長對夜燈深春秋亦是吾儕筆冰雪無如母

氏心却喜今朝就榮養不須回首白雲岑

重登泰山

三年兩度遊東嶽此度遊時勝昔時萬里清秋見毫
末一藤絕頂指華夷滄波日動鷄先識絳闕風高鳥
不居俯仰混茫渾一笑從前分別太支離

讀書雲門

幾度來遊歸懼忙今來借得遠公房山經春雨微當
戶竹弄晴烟暗滿床賀監不應營剡曲陶公自合老
柴桑殘編理罷月初白更抱孤琴到上方

不才齋文選

卷之七

十

龍溪先生枉權山中有作次韻奉謝

巖居猶自媿心齋此日欣逢杖屨來直為乞言頻掃
徑不因覓句數登臺花經宿雨娟娟淨山吐奇雲片
片裁良會倍增林壑勝溪風莫送錦帆回

觀高宗六字碑有感

雲門有高宗御書曰傳忠廣孝之寺歷今數
百年卅篆如新予覽之慨然嘆曰微欽竟死
于沙漠武穆飲痛于金牌夫高宗安識忠孝
字而將以此掩後世之耳目哉恢復無心冥

安是即千載而下有餘恨矣

山河更改幾經秋此日無端淚更流六字祗餘南渡
跡兩宮誰復北轅轡中原禾黍嘶胡騎鏡水烟波逐
野鷗若使當年識忠孝金牌何事急相收

青楓嶺次王烈婦韻二首

紅顏無計可逃災強逐胡塵此地來未忍夫存先死
去定知家破不生回幾行血字痕猶碧萬古愁雲慘
不開立馬青楓疎毛骨澄江峭壁並奇哉

胡馬長驅宋祚災幾多紅粉逐塵來奮身獨向巖前
不主齊文選卷之七

墮然魄知從月下回一死冰霜終自信千年祠宇是
誰開鬚眉漫自呼男子試對青楓無愧哉

讀王烈婦碑

手摩蒼蘚讀遺銘讀罷令人眼倍青自與山川爭凜
烈不隨蒲柳共飄零祠經血濺身逾潔計使鯨殲
亦靈嘉靖間海寇自天台而下至祠前見其婦人
中流血濺四壁而此日悲歌正淒切長江風雨
烈婦像了無所染此日悲歌正淒切長江風雨

待呂尚書過真覺寺

古刹曾聞隱沃洲僧來引我入松楸高賢十八室殘
碣世界三千總一漚幽徑偏宜憐慧遠祇園共喜遇
裴休他年更有天台約半榻應為數夕留

贈蓮池上人

蓮池本杭城沈氏少方伯三洲之弟弱冠有
聲譽校已而棄室家祝髮為僧是歲乙亥冬
吾邑興浦菴結禪期延為首座予因獲見之
嘉其超世之勇而猶冀其歸于正也故遺之

以詩

不主齊文選卷之七
羨爾三十遺世事獨披破衲投空門不容一髮為身
累難把二心與俗論皓月孤懸自皎皎黑風時作正
昏昏應知聖果圓成後回首還酬罔極恩

次鄧定宇韻見懷

都門為別五年餘迂拙何人問索居踏遍青山憑拄
杖旋修白業款拋書海天漠漠雲生際夜漏沉沉月
上初安得片帆來剡曲蒲團相對話真如

項貞女詩

貞女吳江人未嫁而其夫死女哭已援琴而

鼓示其父無他潛以佩帶自縊死予聞而壯
之爲作此詩

楓江元是浣紗鄉淑女殉夫誼更長共喘尚危秦氏
穴獨憐未着少君裳鳴琴聲斷雲浮峽弄珮魂歸月
滿梁寄語而翁莫惆悵古來香骨幾流芳

壽王龍溪翁八十

文成一脉早能傳說法東南八十年共擬遐齡過衛
武豈徒神解似顏淵青衿誨語心偏切白首周遊性
自便顧我煉金還未就欲從清夜乞丹鉛

不士齋未選

卷之七

二十一

天真書院陪祀陽明先生

道術支離數百年紛紛何處覓真詮稽山獨朗中秋
月灤洛重開不夜天潮湧海門常浩浩泉飛雲峽自
涓涓樞趨最恨生來晚此日瞻依倍惘然

德清許敬菴蘭谿胡如川姚江宋蓮塘同祭天

真畢因過虎跑再宿次大蘇韻二首

菊蕊萸房滿路香疎林瑟瑟動微涼已知野外紅塵
遠更覺山中白日長十里乘風來異地幾宵對月夜
同方寒泉好訂他年約未許僧家獨自嘗

秋半風吹桂子香頃令煩暑變清涼未論幻海波濤
險自愛空門滋味長物物現前皆佛意茫茫何處覓
仙方虎跑聖水無今古留與吾儕次第嘗

鄧定宇自南昌來爲吳越之遊既歸言別

扁舟千里入山陰禹穴秦碑任討尋健足儘供登覽
興玄談直指妙明心淡烟古木秋崖靜細雨清燈夜
漏沉出世自應兼濟世何當長戀白雲岑

送李冲涵給諫之廣東少參

與君共去古人期湖海萍蹤歲屢移促膝正憐初暑
候分襟又是杪秋時蒼梧兵火還如昨青瑣風標更
屬誰笑折黃花將別意願持晚節慰相思

無弦和尚移居法藏菴

東齋應是畏輪蹄移得禪林更向西信屈梵經翻白
晝輝煌寶塔映朱題琴彈舊日堂相對佛禮新龕香
可携蓮社肯容陶令飲一尊重入遠公溪

送錢仲美掌教南昌蕪簡洪陽少司成

南昌自古盛才賢亦仗臬比啓正傳肯使異同虛白
鹿但教升散逸青瑣文成舊發千年秘道勝

綏懸却喜陽城方予告好從暇日間真詮

送許敬菴出守建昌有序

敬菴子以駕部郎出為建昌守或謂敬菴子徊翔仕路二十年重得此官世方好竿而獨鼓瑟故若是淹邪敬菴子曰不然夫仕者以仕為身即旦夕而取崇顯猶靳之也學者以仕為學即一命而上有大不易稱者況乎郡守古二千石師帥一方十萬戶生靈欣戚所繫甚重吾方鯁鯁焉惟任使之弗效是懼而敢有所望乎於是張子聞其言而

不于齋文選

卷之七

二十二

偉之聊賦近體以志別離之感且以為肝人幸云
不于齋文選 卷之七 二十二
馬忽聞肝水又專城一縷綠綺行相伴百鍊青萍試益精料得西江春雨後四郊時有管絃聲

登祝融峯

誰足清湘萬里流儵然身世一虛舟方過黃鶴樓中飲又向衡山頂上遊盡破乾坤猶混沌吞將雲夢幾浮漚雲開雪霽尋常事惟有三賢說未休

宛陵阻雪登文昌閣次羅念菴先生韻二首

高樓端為閱宮開偶駐征駉踏雪來百雉周遭當檻出六花飛舞向簷迴人懷陶謝空留賦勝攬江山獨此臺却憶橋門多吉士春風桃李幾人栽

疊嶂層樓已自奇園林況復綴瓊枝地憐有客偏無酒山喜多情可少詩煮雪尚留他日話吟風都入古人思明朝又是天元節遙想衣冠集鳳池

過武陵謁陽明先生祠

祠在縣金憲夏仁吾氏修復之且為置祭田焉

因賦

武陵西去是龍塘萬里行吟楚澤長人念孤忠淹異

不于齋文選

卷之七

二十二

國天開絕學起遐方山川尚借當年色祠宇翻為此地先誰似夏侯能好古更從沮丘問餽羊

遊白鹿洞有感

五老峯前白鹿居得來瞻眺獨欷歔百年畫棟巢新燕幾處殘經隱露魚流水何人遡瀟洛高山猶自見匡廬乾坤我輩空冠冕屈指先賢總不如

杜轄巖與吳公度話別

名山舊說吳公洞逸士新居杜轄巖雲卧古松依野鶴風搖曲水見飛帆金丹自悟函三訣玉軸應除六

一街幾日相從又相別溪橋回首渺仙凡

七言絕五十二首

夏日山居

六月山居暑不侵竹林夜半擁重衾怡然夢入羲皇境指點先天混古今

綠樹禪聲日正長山窓幽竹送微涼高歌忽悟天無際鼓瑟聊為點也狂

莫言無事可安閒到處昭昭總是天獨寢獨行求不

愧此心那可惺然

不二齋文選卷之七

二十四

題月林上人圖

脩竹茅菴一逕幽石橋橫跨碧溪頭禪心何處通虛寂月自中天水自流

過閔子墓

野樹荒郊遠暮雲聊將溪藻奠孤墳年來講道多藤葛德行如君未有聞

戊辰之春予懷臺辭邂逅錫峯山人撫琴談道樂而忘憂臨岐賦四絕贈之

抱琴惆悵出燕京此夕逢君道眼明漫作漪蘭傷世

路衙門風月一般清

囊裏瑤琴意若何相携爾我道情多子期未必人間有明月清風可浪過

琴到無心韻亦希世人那得解玄機淵明為結空門社相送溪頭帶笑歸

竹院逢君花落時幽懷禪語正相宜忘機一曲鳴天籟別後還應兩地思

謁瀛溪先生祠四首

夢中幾度憶光風此地趨庭拜玉容生意古今猶一不二齋文選卷之七

二十五

瞬滿前芳草自青葱

龍見星聯道在天陳圖畫卦歆無言宣尼微論千言絕會把真詮覺後賢

萬象森羅總大圓弄丸胸次往來閒靜中細認東君面太極先天只一般

心能無欲澄然靜學到知幾自入神大道不須身外覓更將已事讓何人

閒居吟

生死光陰瞬息間醉生夢死亦堪憐不虛生即不虛

元鏡箇男兒透此關

數仞千楹一榻安何須碌碌又殷殷請君反向身中覓無減無增海樣寬

欲明聖跡初分處只在鷄鳴一念時於此關頭打不破人前空自說良知

多言不獨口津津絨口胸中話說類纒涉商量都是妄昏昏點點是天真

浮雲起處失青山雲掩山空意自閑須識青山元不動任他雲去又雲還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七

二十六

雲門夜雨

一夜溪聲雜雨聲小樓孤枕自惺惺若為細解楞嚴句併入空山靜裏聽

萬年寺小樓名之曰一息

棲擾浮生盡白頭阿誰未死肯前休若教一息能真悟皓月常懸萬古秋

龍南菴習靜不語

丙子十一月

四十年来多病身髮依梵宇學全真點然自會維摩意問答都忘君莫嗔

虎跑寺聽華航說華嚴經

西來一華幾千年衣鉢今知若箇傳說盡華嚴了義天花飛墮法壇前

贈江寺僧

禪房歲久長蒼苔點坐焚香絕點埃此去蛾眉應萬里只從一息見如來

龍南菴秋社示大眾

天池一脉自曹溪曾向龍南指衆迷三十年来蓮社滿不知若箇證菩提

不二齋文選

卷之七

二十七

龍南社中贈別吳興道川上人

蓮社逢君說法新片帆那復渡江津臺山長者如相問我亦傳燈會裏人

江寒霜滑衲衣單歸路隨緣化幾餐想見窓前楓樹葉因風吹擁舊蒲團

曉發錢塘

戊寅春正月

一卧雲門五度赤征帆又復逐風塵即令早晚須歸去只恐山靈已笑人

先嶽樓呈閻月川太守

羅含舊日此同登猶憶清談對月明近喜聞公真雅
望樓頭時有管絃聲予往年登樓羅近溪公正在東

過武城

綠柳青蕪入望遙昔賢曾此試牛刀只今城郭還如
昨何事絃歌漫寂寥

過栢亭禪舍偶題

誰云城市即山林畢竟僧家野趣深
內茶烟香細細亭前栢子影森森

游西山五百羅漢巖

不二齋文選卷之七
辟支箇箇弄精魂兀坐靈巖有世尊
一任衆星明燭火獨輪孤月掛崑崙

遊摩訶菴遇雨次徐文長韻

空門誰許續傳燈冒雨重來叩上乘
相對蒲團無一語西山幾點逼人青

紅塵日日繞西齋短蓋輕衫趁雨來
何似故園秋爽後若耶溪畔少陵鞋

法光上人見訪特辭歸戲贈

辭言歸去欲何歸言去言來尚覺非
何似去來都下

紫白雲一片趁風飛

九華雜詠三首

半日青奴起復顛亭心跌坐息諸緣
九華到此峯俱下一覽長空玄又玄玄覽亭

太白豪氣振萬古王湛一時兩大儒
千載書堂九華

勝今來何事頓荒蕪太白陽明甘泉三先生書堂今並毀其額矣

祝髮空門四十秋九華深處一龕幽
逢予却話西來意泉自涓涓雲自浮贈九華僧雲泉

泊彭澤望小孤

不二齋文選卷之七

繫纜江遙風浪驚舉杯猶自憶淵明
柴桑人去孤峯在萬古頽波一柱撐

次陽邏驛題不息亭

小亭偏向大江開千里風濤拂檻迴
為解宣尼川上意坐看終日自徘徊

嶽麓吟四章自勉

支分南嶽自稱雄碧嶂層層到祝融
須識高遐始卑近莫將跬步錯行蹤

峩峩紺宇祀宣尼曲曲清泉山共迴
萬壑總歸江上

去一源元自谷中來

太極先天自古今兩賢曾此共推尋須知至寶人人

具萬象由來只此心朱張二先生游蘇杭極論太極三晝夜

江心新月弄清輝却憶先賢夜話時千古此江蕪此

月可將此事讓人為時泛舟夜歸江中星月皎然

遊方廣寺謁晦菴南軒二先生祠次韻

曾聞火裏可栽蓮開向炎方色更妍此日偶乘花下

坐不妨重賦愛蓮篇

武當雜詠二首

不二齋本選卷之七 三十

華山睡法五龍傳絕頂靈湫梵度天我亦曾聞無上

訣北窓一枕可忘年五龍絕頂

春半滄浪水正清棹歌時作楚些聲太和回首青天

外更向亭前一濯纓滄浪亭

遊武夷雜詠二首

書屋蕭然大隱屏晚來相對四山青試聽九曲歌聲

咽舟子猶能說考亭過考亭精舍

口吸朝霞夜卧雲武夷深處却逢君半山月色千山

見一曲琴聲九曲聞書程道人卷

迴光卷

法眼由來做九是無端知見自沉淪而今更洗天池

水萬劫何緣染一塵

雲棲詠景

夕陽歎下五雲西片片飛霞映落暉信是靈光元不

昧塵緣息處見天機迴樵峯

觀心廿載坐蓮臺不覺蒲團繡綠苔獨有孤峯常對

面却疑少室又飛來壁觀峯

中峯湧出自潺湲分得曹溪入萬村幾處山泉名第

不二齋本選卷之七 三十一

一何如此地問真源聖義泉

曾孫維城

維壩

維垣

維域

維堦

維峻對

卷之七 終

不二齋文選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元忭撰元忭有紹興府志已著錄明史儒林
傳稱元忭少負氣節年十九聞楊繼盛死爲文還
祭之又稱其自未第時卽與鄧以讚從王畿游傳
良知之學然皆勵志潛修躬行實踐以讚品端志
潔元忭亦矩矱儼然無蹈入禪寂之病與畿之恣
肆迥殊是集凡文六卷詩一卷亦無語錄粗鄙之
習但於是事非當行耳

蟻衣生粵草十卷蜀草十一卷

〔明〕郭子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周

應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粵草十卷

蜀草七卷》提要

蟻衣生粵蜀二草序



談士之病病在各守其顓門學而不批引其大宗於是疆者伐異而聚訟弱者分曹而局趨道幾破於辯矣道之破也則學人之學而不自學其學也捨然綴學於已而不惑者不佞應鰲概乎當世蓋得三人云日自姚江主盟經以陸氏而不廢考亭爲緯故兩家合而韋藩剖然搦管之儒猶彈其弱於述滌蓋合而未大也以翼圃之業飾以西京

而黜澡宋爲一治自有衡廬而始大然登壇之彥猶病其漏於諸體蓋大而未化也自有郭先生而始化郭先生之學都人士謂得之衡廬而不盡衡廬猶衡廬之學得之姚江而不盡姚江

序

二

蓋自學則局鐫我操局鐫我操則門庭闢門庭闢則函夏之大可以目窮而臆裹不則鑰主於涂人三尺之墉限之矣然則姚江之所以合衡廬之所以大郭先生之所以合而大大而化局

鐫操也先生之學不可管窺比不佞從副墨子得其粵蜀二草率業焉亦似有見其局鐫者蓋廬山先生未夢魂時先生嘗臚詔不佞以文矣及廬山先生捐館舍元年而粵州出又若干年游有蜀州以粵草視臚詔者則上方醍醐與玄石之酒也以蜀視粵直帝女天漿搃五齊而爲氣母者耳夫二草即顯於執手然其進也眎地而不眎梢我者之存坊此先生所爲摩今古操

序

三

苞符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自學
其所學而批引文章德業之大
宗者也誰謂二籍者非先生左
券乎先民有言世之事其魁奇
者嘗足以開人之拘攣而得其
未始有故庖羲啟畫於河中軒
轅得珠於赤水放勳問道於五
星神禹識禮於裸國尼父老智
於泰山蒼頡成書於鬼哭無之
而非師也嘗聞粵之墟麴有枕
椰布有幢峇海有織綃之人市
有滌珠之女象背有土著之國

至如三巴兩蜀控以白鹽赤甲
包以玉虛金躔琅琅象表不可
名狀而青城棉竹更多得道不
朽之士先生旦暮遇之而吞吐
其胎魄質以人間世之所耳食
者而得其宗博者父也而進乎
道矣即斯以談容詎知曩者庖
羲諸人之學非先生學也又安
在自學者之不為學人也乎當
安有郭夫子少趨者且遍四瀛
不佞竊懇泥毛相者蒸食哀家
梨而復墮顓門守故於梓二草

成以記謁之先生而并以詔採
菽者嗟乎中原庶民能不為先
生者乃能為先生者也

萬曆庚寅夏六月六日同邑晚

生周應鰲頓首誤

癸卯

丙辰

序

六

續永生粵草目錄

卷一序

衡廬精舍藏稿序

韓山校士錄序

潮中雜紀序

劉國徵文集序

潮州府李考錄序

賭誠序

荔枝亭稿序

徐進士憲稿序

四賢漸語序

書法三昧序

柯克叟憲稿序

鐵山稿序

劉氏忠貞錄序

擬廣東壬午鄉試錄後序

蕪湖王氏族譜序

粵州

八目錄

一

卷二序

贈督府郭華溪先生入掌南院序

贈鄭謙齋觀察考績序 贈何郡丞還鬱林序

贈薛鳴宇年丈晉少叅序

贈于肖泉總戎八閩序 贈陳忠甫還南海序

贈司理王尚吾終養序 贈梅道源別駕致政序

贈舒伯獻上春官序

卷三序

封太史習易庵先生八十序

少叅韓懷愚年丈壽序

周松岐先生泉劉恭人齊封並壽序

世父龍洲翁七十序

督府吳小江先生壽序

節判南巖族祖八十序

廷尉王茶泉先生七十序

外太母蕭安人九十序

外王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王母段太安人八十序

康母宋太安人八十序

劉母周太淑人七十序

宗伯母曾孺人六十序

樂山吳長公七十序

卷四 記

六虛堂記

願豐亭記

漢壽亭侯祠碑記

凌風樓記

粵州

目錄

養賢堂記

平遠縣新河記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浣溪五祠祭田記

振武堂記

北海祠祭田記

卷五

墓誌銘墓表雜銘附

奉政大夫王載南先生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何公墓誌銘

亡友太學生楊君良墓誌銘

外王父劉賓山翁暨歐陽孺人合塋墓誌銘

贈宜人沈母俞氏墓誌銘 贈文林郎蕭挹洪先生墓表

廡室銘

南溪蕭氏忠孝堂鑑誌銘

南臺寺鍾銘

卷六 行狀傳

胡廬山先師行狀

梅登仕公傳

劉母方太淑人傳

王隱君傳

周奉政公傳

卷七 策論表

法制

從祀

保甲

錢法

珥盜

人主自為社稷計

粵州

目錄

擬上以

御製荷蘭操示輔臣謝表宣德七年

擬廣東海陽縣守臣進二白鳥表宣德四年

卷八 辯說

宋陸秀夫丞相墓辯 雪應豐年辯

韓文公與大顛書及別傳辯

何元成字說 慕川說

續衣生粵草目錄終

蟻衣生學草卷之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序

衡廬精舍藏稿序

先王之所謂策府也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寘草木而無鳥獸悉其所制作可掩古可昭來者舉而藏焉荆揚之間語無險而中繩者孰逾衡廬蓋神禹經之矣尚書惟揚州彭蠡既豬惟荊州荆及衡陽山海經載南海之內有衡山有三天子之都一名天子鄣即廬

學草卷之一

山也而禹各有藏衡之藏在岫嶺雲密嶽麓凡七十七字廬之藏在紫霄石室中百餘字不可辨董識所謂洪荒漾余乃攢是已廬陵湊二山中北距廬東距衡俱不能千里予師胡正甫先生生於其間自號廬山名其居曰衡廬精舍先生少讀古人書長學於歐陽文莊羅文恭二公弊餘姚之旨以上窺孔孟之際所著書若干卷其宗鄒魯其文洪範國雅其詩賦建安大曆修胸中之誠以據之書棄知棄意以明道而略物閔而廬年六合歛而綜攝一貫鉅而敷陳皇王纖而箴縷醫筌靡不馳其玄閭協厥六經子章自少

從先生游得而卒業焉間請付之剞劂先生曰非吾志也吾名吾書曰藏之衡廬耳子章曰有藏則有副以俟後世聖人君子乃謀之二三子而刻之嗟乎衡廬之藏佻自神禹文不盡解大都紀決排叙疆理至其見知堯舜為萬世文命之祖說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一執中數語予觀先生所藏不禹之績而禹之心其教子章曰聖學始於仁而要在無欲語學至於無至矣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有所恐懼憂患忿憤好樂則心不在有所未無不行未盡無而何以名仁孟子論養心在寬欲養浩然之氣在無害故曰

學草卷之一

二

無遠無莫君子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也無聲無臭天也至於無則道心微而中執是乃所謂仁是先生藏稿之大都也楚周元公論聖學以一為要而直以無欲當一先生之教恍若券合而說者謂元公座於衡止於廬先生宅於廬締於衡其跡亦若片合豈二山之靈佻於禹嬰薄於元公而疑翕於先生耶嗟乎禹之學以柏翳光元公之學以洛陽衍今所為先生柏翳洛陽者屬之誰乎子章不敏敬告吾黨諸君子相與共淬礪焉

韓山校士錄序

癸未秋月予偕二三僚友蒼梧何君敢復石門梅亭
驚滇南王君用賓衆諸文學諸生講業韓山之陽日
亭午振衣山椒求志所稱韓木不可得予惟魯檜春
松今尚翳翳豈唐之植而潮獨遺稍勸坐翠微父老
折木枝并進其實予孰眎之橡也以眎三君三君曰
橡也橡凡植在在著地潮人何神其名曰韓木且韓
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無橡橡始韓子韓植橡茲
山移其種之佗山不橡也故名曰韓木木華於春簇
簇附枝如桃邦人以卜科第興衰予反復惟之物莫
病於華而無其實者孔子先黍後桃曾皙棄膾炙嗜
粵草卷之一

羊棗周子獨君子也蓮豈桃牡丹無足美而惡膾炙
而逃之扒處其實不處其華耳圖經載杆栲皆橡櫟
通名橡一曰栲實一曰櫟實爾雅曰櫟其實栲實橡
有栲彙自裏也其大蔽牛絮之百圍故蒙莊曰櫟社
河內人謂木蓼為櫟其葉辛初生可食故應劭曰采
木秦人謂栲櫟為櫟周拔栲械漢宮五栲而管子亦
云五粟五沃之土宜栲其馥豔纖麗即不得埒於扶
蘇屈龍而其實可宮可食可蔽牛董實桔梗鷄靡豕
零猶時為帝而矧其在橡者夫諸士文亦若是矣氣
靡鴻漸言必鵬運假珎玉樹而顛墜鬼神華也曠而

不溢奢而無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文
之橡也韓子植橡百千年後猶稱曰韓木予植士士
稍改柯易葉十年不中椽廿年不中屋百千年後不
曰郭士羞乎而焉用文之諸文學諸生湛思若有深
省予與三君取其文四分校之約曰最其橡者殿其
非橡者進之則周之蓮曾之棗也又進之則孔之黍
也嗟乎夫使予登黍矣又毋論橡矣

潮中雜紀序

潮州郡志予先伯大父春震守潮時集而刻之今四
十餘年矣比予來潮博士舛與京手而授之曰是書
粵草卷之一

先人筆削稍嚴其故頗略春秋彌曠子其卒之子章
敬諾入潮三月校士於簾越月入 覲於燕逾年始
還潮目昧簿書手桎朱墨舌敝行徃腰折逢迎朝而
堂皇以罷其肢夕而床第以焦其思髮耗毳齒搖搖
矣年餘日稍隙始修博士舛語下令搜十邑之故而
求其籍至貯之於簾重重耳聞之人言多備規軸域
溜大成備不多則成不大又搜之山穴殘碑故族半
編父之麓盈解之曰是可以志矣稍次之已事七八
後事二三大增於先志始歇其役無何而予持三
年牘入奏矣又計之儵而場儵而 覲黜陟去留不

可前識迴眺麓中紙猶鷄肋然遂雜次其略凡通志
前志載者不書書其逸者新者若干卷命之曰潮中
雜紀而託之剗剗嗟乎是非予初志也孰也潮劇郡
地負千里比於古諸侯國志即史也不備不該不嚴
不信孔子作春秋至老始定司馬遷史記自十三乘
傳行天下遭李陵之辱而後就孟堅漢書藁且未脫
予乃欲以一二年之力就一方之故固亦不量矣雖
然有魯春秋而後有孔氏春秋有左語國策短長而
後有司馬史記有二劉新序說苑雜記而後有班書
夫事固必有為之前而後其後者善也亦必有為之

粵草卷之一

五

雜而後其精者出也匹夫匹婦離而聽之則愚合而
聽之則聖雖有堯舜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令後有
志潮者是編即雜不足當於魯春秋語策二劉諸書
邪不足當於市言邪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管
子採之以進桓公而寧戚用此其善用雜言者予又
何患乎後志者之智不管子若也

劉國徵文集序

予始為閩李初得晉江蘇書為以詞相鎮以義相攻
驩甚已直指孫使君檄都郡諸生之莆得柯堯叟
之漳得劉國徵國徵復介君禹傾所為博士家語示

予予卒業之曰甚矣劉生之言似君禹也已國徵起
家如君禹堯叟成進士及讀二生古文詞間嘗竊評
國徵文如干將莫邪不可嚮過即豐獄延水愈湛愈
久堯叟清厲峭急如絃絃登焦桐聽之爽人耳想其
易絕及予守潮堯叟來令海陽國徵讀禮還漳浦相
距尋常間詞鎮義攻亦如君禹予又驩甚不逾年國
徵赴來堯叟尋切嗟乎予收二生於一日之試不握
手而評其必庸言何券合評齒之修短於十年之交
盈泆之語而有然不然數矣夫薺以冬美而芬以夏
成薺甘味也乘冬而美者甘勝寒也故春無美薺芬
粵草卷之一

六

苦味也乘夏而成者苦勝暑也故秋無成薺蓋予讀
國徵文而喜其美且成也又悲夫國徵之死而恨其
美且成也國徵赴未至海上沴氣弥漫潮漳間迥落
窮圍遙山絕浦人觸之亡不腸迴膺滿而卒無恙予
占之在既濟而變華之上意短狐為災人豹且變必
有文人當之者而不虞在國徵也國徵切而沴遂歇
嗟乎鴻鳴而主人去歲在龍蛇而賢人嗟西州石折
而智士亡炊甑裂而樊川焚國徵如數何國徵之生
其徵以蘭其死以沴彼其以薺芬之質適春秋之交
奈何令予言然邪董生有言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

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亦天之數也劉長公計部急收其弟遺文刻之國徵之大存矣國徵文甚侈而郵其大者在偕碩魏二吏部上甲相國一書扶人紀也上許相國召魏陳州一書開言路汲士類也而予初讀其所為聖學一為要論說一寂徹至啟手足去藥餌求靜攝幾不負此一邪彼年者小物乎八千之椿一朝之薨達人曠視迅若一息而國徵寧必無之梁州九十九峰予嘗訝其關一讀國徵文屹然喬岳今以還梁州之峰百矣

潮州府季考錄序

學草卷之一

七

余未守潮校官諸生有教矣會文社學有約矣及校士韓山刻其文序之矣大都引之誦法韓子進之孔子而要之立誠辟之橡登之忝而歸之惇實願未合郡邑諸生都試之也及今試之矣尊令甲也夫令甲守令必季試諸生何也在月令四季之月招搖之指昏旦之中其位其日其盛德其數其音臭俱不能無變以中於今豈以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諸生當其時問學消息理義融寒文氣沛滯必於此稽之與雖然令甲之試與余之錄在文而所以試所以錄不而在文諸生亦知文之所以文乎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文之所以文也文武既沒文在孔子孔子蓋自幸其得與於純與不顯之精者而豈任乎禮樂制度之麤跡乎必不然矣劉柔交錯天文也觀夫天文以察時變文明以止人文也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彼二曜五星三經五緯特其麤者余執其麤者以收諸生而必欲辨其精者以仰副朝廷區區舉子業直骨皮相爾夫子誘顏子博文約禮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則文者禮之條理也而文詞者又洩宣乎禮之條理以垂教開來也非類然若繩與準二物也今讀諸生文言人人殊亦既井井綸綸矣而

學草卷之一

八

賭誠序

潮故無博起於二三豪家浸淫成俗嘉靖間倭奴入寇山賊內訌民捩死扶傷不贍母暇博隆萬以來竟內稍救定又以制錢雍滯遂競出錢賭名曰益寶即古掩錢意至於今填閭巷蔽市井矣識者稱盜往往徒博徒起余憂焉始嚴柵門之禁以遏夜博者之無

所歸繼嚴廟寺場箇之禁以散畫博者之無所聚自是賭徒漸息諸士大夫猶曰未也狐鼠歛跡豺虎尚雄闌闌悍少年易與耳其巨者寢虞氏之高樓呼東府之百萬其權力足以凌轡官監其姦慝足以接濟島夷邇者巡按不得間捕官囁嚅不敢吐而士之權謫磊落負俗之累者間從附焉夫巨室一國之慕而士氓萌之表也表枉則影無繇正慕向頗僻國胥譴張余一人無方收也爰集古今博事釐為上下二篇起大明律至左祥復凡五十九條皆聖賢厲博禁語下篇起井公至樗蒲經凡六十四條皆愚不肖罹

博禍語命之曰賭誠而刻之郡中嗟乎是豈為悍少

九

年設哉悍少年不得讀即讀弗解也異巨室與士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易慕正表以化誨齊庶耳先民有言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而富歲子弟多賴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而凶歲子弟多暴豈天地之故二耶就其中所以成其賴俾無即於淫易其暴俾習於勞二千石與有責焉嗟乎夫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佐天子燭幽隱厲烝庶崇鄉黨之訓而不能弭郡人之博至籍乎古人為誠大慙以色未懷明德則余甚媿之矣

荔枝亭稿序

予守潮郡齋隙園故有荔枝亭予延友人康用光為兒輩師講業亭下用光自潮還豫章自豫章入潮往來有感抒之乎詩一日解其囊於亭下示予骨神稜爽音響玲瓏采光陸離枝葉扶疎繇貞元大曆而上溯於建安黃始亡不擘鏡而融結之用光家在古瑞山下與珠林劉尚書相距尋尺尚書故以詩雄元明間用光自以病蠲舉子業日夕步趨故其詞遠宗魏唐而近範珠林子卒業之忻然有當予心也時維夏五荔子正丹紫羅襯殼白壁填緇細縹緲裁葉醴酪

和漿而龍鱗千霄芬香襲庭鶴巢其巔鹿蟠其根予

十

翫眎之又忻然有當予心也予朗吟用光詩提如意舞鹿鳴鶴和恍若有解惠風時暘荔子垂垂如紺珠火齊飄然欲聲因題之曰荔枝亭稿嗟乎荔生五嶺八閩九真之間處炎野華赤海不得與五柞玉樹並植宜春樂遊諸苑而歲時放丹不改柯易色用光與予共席三碩雙鳳下才十陪予而予邀天幸通時籍用光猶然衡門布衣不受人憐無幾微不堪之狀又何以異嶺外之荔彌望彌丹乎雖然漢破南越自交州移植起扶荔官貯之則又惡知無好用光者如漢

故事植之承明金馬門而用光當斯時所以對公直獻天子者不為上林甘泉之賦則必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策不為明堂之圖封禪之書則必有正心誠意之對區區蒞子詞鄧林一枝焉耳

徐進士憲稿序

始予習博士語見謂物莫肯此者已學為古文詞稍勉其好二三之官蒞政如嚼木箇澹然亡遺味直欲捐之晉文公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行也咫聞則多矣夫聞之不可行自古記之而持博士家語億寧百神柔和萬姓辟其猶諸搏攫抵噬之獸而使之飛

粵草卷之一

卷之

士

責吳編晉船日陸馳千里也此必不能予之不達於政亡惑也既捧檄而越越海陽令為吳中徐君徐君故以博士語甲東吳予疑夫主爵者潮劇郡海陽壯哉縣奈何以畀二書生徐觀海陽之政其張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后大其地也若韋藩木捷守而不泄論其鉅者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修封置正千伯母失賦額斃橫序以屋士正津梁不贖其貨民曰星德禁博塞圍小辯闢譯認慎旅農趣收令民毋發山川之蔽毋見五兵之刃民曰衆父父益五年所而政成民日夜恐其去而孺慕不置予日與語理道其言

常是成不覺其猥大久不覺其倦猥煩不覺其紛員而可不可不覺其咕囁乃超然曰鈞治博士語何歇室於予海陽之行且周八極豈直咫尺已而反復惟思凝神慮求其故而以昔主遂治博士語之心施之庶慎庶獄之際恍然若相為用而母甚盤夫然后悟曰八觀一匡母二也文學絃歌母二也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母二也始而甘之既而捐之二也今而后於徐君手一之矣徐君名申吳人成丁丑進士所為博士家語若干首刻之海陽署中

四賢潮語叙

粵草卷之一

卷之

士

四賢者何韓公愈蘇公軾文公天祥王公思也韓文王三公寓潮語潮蘇公寓惠語潮也古今寓潮惠者多矣寧獨四公寓潮惠語者亦多矣寧獨四公賢不必文文不必賢賢而文則四公也四公之文亦富矣棄其全而重重潮語何也孔子在魯曰魯論在齊曰齊論孟子作七篇在梁曰梁在滕曰滕左氏春秋外傳晉語越語等類皆是例也不必其全也或曰韓蘇之文文王之忠若是班乎非也易其地為之其辨王庭奏志范滂者可文可王也讀制策讀獵虎疏可韓可蘇也幸則文不幸則忠其為百代殊絕人物一也

嗟乎是其風於潮者遠也婆娑海水簌弄明月試試
鄒魯矣蔡迪功死梅馬寨正死潮炳炳忠義矣則門
公之烈也余與韓蘇同宦其地而文王余鄉先也舊
國舊邑望之暢然矧其人也見見聞聞者也是子章
所為刻潮語也

書法三昧序

佛說三昧或云三摩提或云三摩地或云三昧火此
云正定謂任緣一境離諸邪亂也亦云等持等者正
也正持心也持謂持諸功德也此佛法三昧之說也
乃林生書法亦稱三昧何也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

專草卷之一

十三

正則筆正正也王右軍曰凝神靜慮預想字形意在
筆前字居心後定也正則不邪定則不亂不邪不亂
書法臻妙林生自少工書游京師入中祕不偶出丞
孝豐又不偶歸閩而臨武劉尚書填撫三山愛其書
辟之左右予時為閩李林生以予粗知點畫間就予
論書始繇文太史入趙承旨樵之黃涪翁而以已意
綜灑於筆已乃集古今書法自下筆至用筆曲盡臨
池之妙名曰三昧刻之莆中而未問序於潮郭子曰
不法法則事母常法不法則妙不入要妙入則法可
也不法可也魚得忘筌柯得忘斤華嚴經曰世尊得

三昧智力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隨順世間而當
行出世間法知此可以論書矣當其伸紙捉筆十曲
五直之際惡得不法法及其心手遺情筆書忘言之
後惡得必法於法字各有法各具三昧由法入三昧
三昧忘法即右軍公權輩復起不易予言矣林生初
見予於閩專論書既見予於潮又論石函金笥之旨
嗟乎息息歸根存存成性此老氏之三昧也不甚異
於釋氏林生果得手則書小技也行且日進矣

柯堯叟憲稿序

司馬談既為太史公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
專草卷之一

卷之二

十四

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共五十萬字司馬
氏世掌太史業已博極群書甫在髫齡周遊歷覽是
何其塵塵孜孜也豈非謂無忘吾所欲論著乃孝之
大者乎莆中有柯計部先生成進士即解官歸隱壺
公之陽噫元脫脫所著宋史疣贅紛負殫力二十餘
年作宋史新編予昔為閩李官得卒業之而先生是
時已捐館舍不可見見先生冢孫堯叟諸生中余時
方捧直指使者檄都試莆生則推高堯叟堯叟弱冠
著為柯論等書類曰聞之先王父其成進士年適與
計部同莆中人謂爰生海人海人生若菌竊比之漢

司馬氏焉雖然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不當不如其實司馬氏言侈矣予病其未知道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封禪事此何滑性靈而竟發憤以卒遷志欲續春秋以列於孔氏之林乃其傳孔門弟子莫樊於端木賜譚吳越事悉具而無及於仁聖立達莫畧於曾參而一貫忠恕格物致知所為聖門要領語莫而弗書嗟乎司馬氏重守史局耳史者道之藩籬戶牖也柯先生屏居靈陽五十餘年屢薦不就中遭倭焚家徒四壁立而無幾微不堪之色宋史所載瀘洛關閩之秘聞數無餘竟叟來令海陽出所為舉

學草卷之一

十五

子業以式潮士行之內澤之六氣而御正於四經舉業即執苑小鳴耳而已若是是得而大衍之以及於仁聖立達一貫忠恕格物致知之旨不治而辯不言而嬗與世之湊學者弁矣語曰針成幕纂成城余知柯氏之論不局於史也卜諸其所小鳴者也

鐵山稿小序

鄧希父教諭晉寧三年矣以堂臣婁薦天子召為國子博士希父且行手其詩文一編示予曰入長安將以此焦雁諸公析弁之一言予卒業之詩若開皇貞觀之際而亡盤於志文出入老莊呂劉百家而不

詭於道四六語絕似宋梁間而能抒其欲吐晉寧新辟草萊匯在蒞澤其所訓誘諸生皆三陽士時時北面受經若稷下碣石而希父讀書處在鐵山下因名其所著書曰鐵山聞之大禹天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六十戈矛之所發也刀鏃之所起也是謂國用而管子地數又亟稱之山經所載後翌堂亭之玉庫勾鹿吾之金會稽硤石鷄山丹麓小華璆浮大次聖碧禹碩畧不之稱而獨鐵云云豈特鐵不足飽寒不足衣即戈矛刀鏃之用何所短長於黑金耶夫文亦若是矣南華沖虛大人上林之

學草卷之一

十六

文非不極美麗山之金玉也六經孔孟諸書非不稱樸質山之鐵也則用無用之辨也雖有朱草神芝不先稻粱雖有玄崔威鳳不加馬牛希父繇所著竟所謂不此於孔孟不止則他日之用希父與希父之用於天下當自鐵山始不然金山鳳城錫泉錢灣著於潮者在在皆美名希父胡獨不援之自賢而鐵之好耶希父之意遠矣

劉氏忠貞錄序

忠貞錄者六安劉氏家譜也譜曷以錄錄曷以忠貞吾邑歐陽文莊公守六時頗劉氏堂曰世篤忠貞錄

從堂名也錄中不直載劉家系掌故并 綸緯典言
畢書故不曰譜曰錄也錄作於今大將軍大勛劉之
八世苗裔也公總戎潮漳秉節鉞制還倭予承乏守
潮會有天幸海若不波鯨鱷徒萬里沈樓船偃干草
而公說詩敦禮懷悛一儒者稍隙出是錄臚予且句
予序予卒業之太原肇基衆於總戎代有 皇綸
厥威雄作詰勅類第一山後振振迄今八葉不援遠
祖不遺近祐作世系列傳類第二仁考送人以言家
藏仁言文獻足矣作詩文類第三孔氏識防若斧若
堂五里九里三台若坊作丘墓類第四禮參於朱喪
粵草卷之一 十七

聚死難於南其孫威殉節於 故昨延子孫世世
劉宗以及大將軍而後耀明是天啟之心也劉之子
孫其策名委質者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以
無諄於王荀息之旨即巖居川觀有豐兄弟而長
長敬學而不敢矯易有故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
老而後行之是書所謂薦也脫或幼是私志長棄祖
烈以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勑豈惟失歐陽公意乎大
將軍之錄幾於肉譜予言日喧呼猶家耳也故即慙
劉之賢子孫真予言於耳而想為瑱也
擬廣東壬午鄉試錄後序
粵草卷之一 十八

去其易合人宜俗靡數以劇作家禮考第五簡而覈
詳而不湯是足以譜矣公復自引其端以詔後人是
足以訓矣予復何言予自燕還里廼公馳使再四固
申前請予惟穆王之命君牙曰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紀于八常而畢之曰續乃舊服無忝祖考由先正
舊典率乃祖考之攸行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
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由
是言之歐陽公名 崑大將軍名錄之意淵手微矣
考劉之故始祖脫萬 就百戰樹功洪永間其子

今年秋天下復當大比士某實應御史聘來主東粵
試事竣士既籍奏謹序諸未簡竊惟 皇上尹天下
造士作人於茲十年矣廑勵學官畢布功令端士習
正文體之 詔率王歲一下 上之薪補士也誠士
被服訓化濡摩 上教也深東粵即逃當無殊中土
鶴鳴和在陰蟋蟀俟秋吟鼓宮官應鼓角角動氣召
聲比南暨於海五嶺未足鄙已某下庾嶺以來伏波
臨蔡之伐峭然巖壁間泛棹曲江張子壽風度願願
在焉北絕南海汪洋溢雷奔電逸恍若過崑崙踞
圍而飲其湍瀨迴顧羅浮諸嶽隱見東園天清雲玄

純溫以淪而徜徉以游其中此東南鉅觀也得無有
瑰璋不群之士出而倣之手逕躡五羊之鄣長祠
穗或或原塹昇於他日間之農者農者曰曩吾粵之
耕也始而地竊之大剛小畝為青魚肚苗若直獵已
而苗自相竊也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已而草竊之也
弗除則蕪今去此三竊而後穀若是茂也某迺瞿然
悟曰樹人樹穀何異哉粵之士且日茂矣當嘉隆之
際羅山木荆潮海尚波粵能於四戰士無寧弊賴
主上威靈廟堂勝筭文武大吏朋心比力草薶而鋤
之不啻農者之去三竊已今幸稱完土民不寢耒於

粵筆卷之一

十九

野士得操觚脩先王之業而紹明之比肩橫序固宜
其或或茂也已入簾閣諸士所為文類皆抒發性靈
揚摧今昔其大言是也小言是也遠言之是也近言
之亦是也某顧御史相與詔曰是可以奏乎已而惟
之茲言也能必其若篆之於塗抑之方則方圓則圓
乎若五種之著地各應其類黍黍而穀穀乎是未必
然也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
也而心猶不可恃知人固不易矣某於諸士耳而未
之目口而未之心則惡乎無懼某不遠引請以產
於粵者喻合州之浦夜光明月出蠨蛸媚川岸者珠

璣也沿海之裔男女吾子伐菹薪煮泔水者鹽筴也
鹽筴之與珠璣其直相萬也一恒人辨之矣乃高宗
告傳說曰若作和羹女惟鹽梅管子告桓公曰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海王之國詎正鹽筴齊威
不以照乘易四臣漢元不以珠崖捐上馬其貴賤而
賤貴何也以飾五穀而光孺子之首則齷曷以如珠
以和五味而養百姓之力則珠之眇齷直芥之於駟
耳諸士與二物者並產於鄉孰貴孰賤孰華而無當
孰質其有實用辨之矣矣宜何如擇焉諸士躬際明
盛久籍陶埏主上南顧盡夷荏葦之孽脫之鋒鏑

粵筆卷之一

二十

還以冠裳恩至沃矣羅浮南海之精盡毓之士而
崔魏大扈之象渾涵容受之度不肖其山川以上負
天子又安所責其實用而効之語曰為政不在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吾夫子為委吏則會計當為乘田
則牛羊壯為魯司寇則男女別涂羔豚不飾賈輒試
輒效豈有言哉諸生業已脫表薄入對公車出為
天子使奔走於四方母掌典故而以聲律岐心母
會計而以脂膏自腴母折獄而徒於磔鼠母典伍符
而詔閭於庀賦母奔乎自賢以狹人母悍手錢法以
虧令毋舐舐乎橫議以游繩之外母依違選悞而持

祿母曹好惡而翼私門母快身圖而妨公家大計此
之為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牛驥是海壖之驪傳管
之所以佐王霸也若徒晶晶瑩瑩握之而映於手含
之而光於口而責以有鉅則駭而走是合浦之珠齊
漢之所棄也於國家奚以賴焉志有之卞子悲王
悲夫王而題之以石貞而名之為誑也某為諸士懼
則異於是懼夫石而題之以玉誑而名之為貞也異
日者盤於理無適於用有司操三尺而隨其後諸士
誠無所逃法有如上按籍而問曰是孰題之而孰名
之則某何辭以對頃四方奏賢書上手摘謫舛下

魯卓卷之一

主

蕪湖王氏族譜序

予曩以推事蒞蕪故事三宿謁先師廟入而低徊
者久之其樹蓁蓁然如虬如戟問之則宋寧宗時桓
也其石嶢嶢然且存且剝問之則宋無為守朱元章
手書學碑也已與諸生講業於堂堂側碑陰頗賴然
其飛篆景景然問之則唐李陽冰手篆謙卦刻也予

道然嘆曰郁郁哉文獻具喬木挺是江南故國乎諸
生晉言李刻故藏邑王氏歷宋迄今四百餘年王恩
墓拓者多更刊學宮而珎襲其本余句而閱之金英
錯落上箸參差足埒于鳳翔詛楚鄒嶧刻秦之文王
氏又出其家藏解學士大紳手書三槐堂銘李岳伯
贊為之跋二公皆明善書者解尤勁適亡以昇于
虞褚陽冰昔令當塗太白曾依之蕪為隣邑大紳弱
冠受知高皇帝是時建都金陵蕪為三輔邑固宜
王氏得此二司以成其故家乎王之榮儀鑰之揖之
稷四生者受學於予予以故聞王多耆舊以禮義孝
友范其家以詩書穀其子孫蕪人脈為儀渠今年冬
予出守潮陽道蕪會王譜成之輯等介族諸彥謁予
序予循環讀之王始派太原宋為杭人淳祐間博士
公由杭徙蕪又為蕪人譜首凡例次世系表又次列
傳又次墓紀又次載家藏制勅以下文班班可考
博士後則有評事提領修職訓科魯山諸君提領死
官中道死父訓科署東流望江二邑所在有聲非其
哲烈孰能辨此今其子孫在成均橫序如之輯等不
下十餘人奮翼揮獫莫之有艾諸生又手臨李解二
書剞劂譜後嗟乎河圖貯周白珎寶楚孔周含先魏

魯卓卷之一

主

氏簪笏非賢子孫孰能守此孟子謂故國不在喬木
在世臣為齊亡世臣發耳故曰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予觀譜載諸賢王之世臣在是李解二刻王之
喬木在是燕中稱故寧獨宋栢米刻已乎雖然予猶
欲效一言為王諸彥閱免馬則惡能有益於君家所
藏諸家多君子族將昌熾至其隕隊始諸一二不肖
小人譙稱君子稱物平地銘指小人相時射利王之
子孫父施慈子施孝兄弟施恭友亡一不得其平亡
競刀錐以侵骨肉亡素貨賄以寵妻孥亡恃榮名而
驕弟弟亡厚積聚而饑貧宴則豈直儀渠無人即鳥
衣青箱囊聲稱江氏何以多遜馬管子曰盛滿之家
不可以嫁子驕据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又曰則名利
者寫生危故卦與銘不可不肖也王氏子孫其益啟
歲之哉

嶺衣生粵草卷之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甯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序

贈督府郭華溪先生入掌南院序

今人主所與易海內元元者非御史乎至所以斟酌
其品之邪正淑慝而申壓其官劑量其材之無偏而
獎簡其地是在都御史御史出而代人主巡也自行
中書省以下聽其意旨下其盛銳如迅雷震霆不可
放物貴倨矣都御史檄御史即曰御史某御史入侍
都御史自稱曰御史某即雄悍傑健喬詰卓犖者端
然降心抑氣若童孺臨師保前也某肯意之
家貴倨御史於外而更貴倨都御史於內裘有領屋
有極事各有要璽之於奎方方而圓圓五穀之看地
黍黍而穀穀物固有根都御史者御史之要領根苑
也故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宣
德間楊文貞對景陵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
如此則御史效之御史如此則羣有司效之乃存顧
公佐掌北憲邵公玘掌南憲一時紀綱大飭南北齊
聲則國家重都御史其意可知已當時存顧公語

曰肅公有威歷任皆夙采且能禁下吏政清弊革
景陵喜曰顧某乃能如此則 國家所以重都御史
其意又可知已今司馬郭公總制百越積有勲伐五
嶺九真其時有獲 上特念公久嶺外召掌南憲不
佞聞作而言曰深執 上之所以召郭公與 景陵
意何券合也某嘗讀公所為約束百司者不下數千
言其稽覈吏治章曰稽吏在肅肅則無所偏護而自
公無所雍塞而自智無事武健以濟其私而自仁其
告戒將領章曰若輩多方腹削以實私素傍視三軍
如燕越人粹有警將卒不相習離而潰其何方收也
粵草卷之二

而命之南矣也南轄諸御史不能半於北北御史分
轄四遠而南止按三輔近地故掌憲之務眎北稍簡
明天子賢宰執共持柄廟廊北掌憲者日夕龔順
公分猷南去 闕庭稍遠委其權於臺諫六卿莫
與抗而掌院者倨其右而布揮之令之鈎令之繩令
之規矩故務雖稍簡而權獨重於北諺有之曰南道
如虎制虎者馴其咆哮柔其齟齬桺之東虞俾不獷
噬非下莊不可長南諸御史非得公重鉅為之師保
彼又惡肯降心抑氣甘為公童孺乎且也 國家名
臣如林莊敏王端毅張簡肅其休有烈光亦何嘗不
在南憲也是時餘姚趙公起於越持憲於北而公自
東越召持憲於南說者謂南北憲臺齊聲自 景陵
後今一再睹焉

贈觀察鄭謙齋先生考績序

古者有考課之法有年勞之法說者謂二法相似而
實相反子章不謂然猶之日月也考課以日月驗職
業之修廢年勞以日月計資格之淺深我 國家實
參用之職業修而資格淺不逐陟也職業廢而資格
淺不逐置也總計三十六月自宰相以下悉程於期
而後考則猶虞廷考績周官計吏遺意也顧外而藩

臬二大夫非出自臺諫則遷自部郡率不盈其月日而遷而自隆萬以來又酌行久任之法於考課年勞之內而二大夫考者十之七焉今午夏六月我惠潮觀察鄭公考臬大夫滿始公以諫議大夫出臬於滇既讀禮三年起補於越而分察惠潮二郡其為年勞深而任久矣故事臬司滿檄所部郡縣書所事事為牘以上之銓部入奏天子公檄甫下子章聚二三郡倅十邑長吏以及水陸二帥諸衛萬戶長而進之曰公為政於潮有年矣辟諸星馬星掌發發為風風而三年即隱實且入辟諸歲焉歲掌和和為兩兩而

粵草卷之二

四

三年即磽陁且漏其細者其循故者其無所利患於竟者置勿論其鉅政宏猶下壽百姓而上和國家者諸君各以職事告子章子章請備書之郡司海曰某後公防海三年矣雄風不浪毋沈樓櫓母傾人門間倭奴還奴毋躡我壘土於法得曰邊境清肅鎮防之最郡司捕曰潮昔慙園林莽藪盜自公入竟民毋見五兵之乃某兼司賦法五穀不賦而潮獨賦公請蠲之以飽吾民於法得曰盜弭民阜保綏之最郡司李曰俗健於訟公固小辯禁譯認自殊死以下皆親裁於法得曰交斷平允文母害之最十邑長曰公有

大利於邑者三一料田而則壤以定賦一棄灣田而爭鹽課以代逋一歲大計及二直指覈吏而公不攬長吏以愉上於法得曰薄賦繇正千伯憐吏士封疆之最舉帥及諸萬戶曰漳寇震于隣公謹斥堠而四鄙入保程鄉之役兵不血刃而寇元克盡殲軍興月予屯畝家給於法得曰兵士調習戎伍充備為督領之最書既具子章進諸君曰諸君所書者公治潮之最也非公所以最公所以最其本本原原在脩之於豕持之於邑而澄之於胸臆子章為閩理官行役長樂是時守道韓公為令子章因聞公家居枕方寢繩

粵草卷之二

五

式其里閭似康成之鄉已子章入留都聞公華亭政華亭徐相國與高新鄭公有郤而高方張公不媚高以抑徐士論交避之一召入諫垣議論矯直卒忤於時出臬南韶有介夫之風碩子章未獲執鞭繫於左右茲吏於朝窺公胸臆三年矣智故消威一任純白食苦攻淡以倡諸屬去鞭棄策以救四竟則乃公所著也唐考功之法於二十七最之上叙以四善吾夫子自叙曰三年有成而繼之曰善人為邦百年勝殘去殺則子章論公於最之外而及所以最非唐制之

所叙四善而夫子之可賴於百年者乎由斯以談潮人之未怙恃於公者匪直今三年也若夫最泰而注上考下 璽書賜黃金入為公卿則銓司上之天子主之子章嶺外遠臣也非所敢私議焉

贈何學閔郡丞還鬱林序

余始來潮是時同寅諸君郡丞大夫鬱林何君敢復別駕予邑康君夢禹司李蒙自王君國賓已而楚梅君鷺梁君義卿延平鄭君奇琬後先至蓋相與周旋鳳城鱷溪間共六人不三年而康梅王三君解組去今何君復去歸鬱林嗟予是何宦潮者之多隱也予

輟草卷之二

六

能不於邑執或問之曰儒者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沈抑以辟罰淨嘿以倖免何君辟時與領以外多濕疫短狐為苗飛鱷為厲韓子所謂漲海連天毒霧竟日何君薄之與地負山阻海民悍黠喜鬪何君固弗程督之難教化與煮海鑄山鉄鹽甲十州俗富侈而何君好修潔與迂避嫌而遠利與不然臺臣監司闢於其為人與予應之曰天地變化草木蕃何君誠審時者潮風氣開爽瘴瘴銷歇非貞元比干文隱遁詩書盈城野鄒魯如故非嘉隆間比仲尼不緇於湮夷齊不易貪泉蓋自何君倅

潮上之人尉薦而獎賞之者歲不虛牘無不曰廉介貞誠云或曰如君言則何君何以去嗟乎何君惡能不去不去何以為何君何君之去非其才之罪也非

君相之闇監司之蔽不引手也非山川之阻民萌之鄙俗尚之薄不可州處也難言執難言哉蓋所以中之者悠悠而聽之者汶汶也而君質直無沈心口呐呐不出聲而無佞詞無沈心則不限人之中而不佞則無以迴人之聽何君即欲一日安於潮得乎君欲去久矣而不即去其先大夫 封誥滯於燕不果來君遲之年餘使者自燕負二軸至君喜而俛裝曰

輟草卷之二

七

是足歸而奏之先人墓下矣予與二三僚友勉留之何君曰何某數奇無能脂韋世路今之歸矣即家徒四壁立冰井春草足甘食飲火山夜先足洞肝肺鉄城鉄門据而捷之吾室也勾漏稚川金石道士招而狎之吾儕也晉之而陳氏之春秋柳州之詞賦可味也又晉之而張敬夫呂成公之問學可尋也皆吾越西之所有而鬱林之足樂者彼中者與聽中者趣吾歸以還吾樂吾益友也如或人言吾且坐馳惡得歸而行樂乎予章曰達執何君君昔病病在床第哦詩別妻子朋輩無幾微不堪狀夫細死生則薄去就與

之謂縣解於是抗手韓江而別已乃次第其語為序
遺何君且以解或人之疑

贈薛鳴字年丈晉少參序

萬曆甲申夏東越海北觀察薛公以奏績最晉秩少
參仍分守雷廉二郡公舉隆慶辛未進士是時同年
守部為公屬者三人雷州陳宗謨廉州沈獻夫潮州
郭子章雷廉二州昨夕事公束身受約辟呼待詔相
與聚謀曰故事觀察大夫遷秩屬郡宰邑長衆其父
老稱賀珠璣瑤象齒文犀翠羽菌鶴南方之獻也
而公不敬貴南海人言窺公不肖孰與吾三人者言

粵草卷之二

三人者言孰與潮州同公卒業成均同公舉順天日
遊燕市而祗連足附於碣石金臺者之為狎也於是
使人致命潮州曰子宜有言子章曰不可蛟龍昇日
始鴈行而茲鵬鷁也語誠援上言罪位卑守於不敢
默於不能雷州廉州曰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子
姑言之子章曰今天下所求於士大夫非謂其股肱
羽翼以成威神贊謀應卒揆天消變震遠夷動四竟
抗主以弱敵捍邊圉而實腹心者乎非謂其沐浴羣
生澤流一方揚清激濁滌塵疏穢恍恍惚惚而忠實
嗚嗚而靜慙設之以物而堅決道之以賄而不懌者

乎斯兩者 國家所為禱祠而求者而必母能遂精

精者無情湛湛者無誠名曰溫良之盜而不可以使
臨貨賄貌勇中怯好謀無決名曰色厲內荏之夫而
不可使外隣夷鹵即有遂所求者不必誠誠不必才
器故各有適而其致不可兼也子章觀於薛公非徒
在隱約韋布日公為邑江山子章為李建州其近也
忍乃公所以警豪右而誅連亡者威命旁魄於建公
家在三山下子章入會城訪公室四壁蕭然中無長
物蓋其素所堅持者如此 天子廉公才誠合召為
御史頃之以五嶺北門鎖鑰屬公公遂持憲海北今

粵草卷之二

九

晉而少參矣猶然守舊量不出五黃三池間羨中原
者薄在海濱慕瑣闥者慨滯瘴鄉而子章竊不謂然
國家眎海北何地扒銅柱鉄紀之外壤錯交夷
國初三郡縣之宣德間竟棄為荒服則其悍懦卓驚
非柔義安靜者可坐鎮而卧治之至於揚梅青嬰之
波明月夜光木難火齊並胎結蚌內足以縑夷齊而
外足以召盧徐嘔嗟乎非有弱敵實腹心之才非有
夔物却賄之誠海北難矣 國家平日禱祠而求者
幸得之公而又惡忍棄公之他以遺其難手吾聞公
之為海北也與夫人殊夫人談交事類曰陳氏威莫

氏孱此中國可復郡縣一時而公曰不然夏捐三苗漢捐珠崖非力不足取義不得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吾受莫氏降幾何日而可自諱夫人類曰惡得堯舜在上而沉珠於淵公曰時異矣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曰天子守珠玉均之始也而令悍者守智者牧盜賊滋章公在海北三年不輕開一健以凌交不輕棄一珠以訾賊故夷夏戴公如父母寇盜畏公如神君子章言既具將持以復二州以獻於公客有自西南來語子章曰粵交之介以夫田故交人反侵置於

粵草卷之二

十

中國三之二而海濱陵水之區天雨珠人競拾之可徑寸者於是子章拜再賀曰公德至矣德及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彼交州荒裔不裹不絆至漢而始受羈今出於海者降於天羈於漢者返吾置於今日公之精神動天地其勲名敵蠻貊他日當有紀之太常者在子章不佞請得而預書之焉

贈于肖泉總戎八閩序

于少保當正景間持大忠策鉅功竟開鑿牙以危其身首解石亨於園牆而黥鹵遏繼阻徐有貞南遷妄議而京師根苑固其後倡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

以定燕雲搶攘之執而弭凶奴溪壑之愆公以此功亦以此隙予讀史至此未嘗不髮豎涕洟也已絕錢唐謁憐忠祠知茂陵洞燭公寃既讀肅愍謚議則

泰陵已表忠直魏四邪而旌崇烈伐公於是稱社稷臣萬曆拾年予出守潮陽公嗣孫肖泉將軍席公蔭副總兵於南粵周旋且三年將軍坐樓船利櫓揖九上九下於巨浸雄風之表而予深溝增壘曳柴裹糧以贊將軍於城隍所謂同舟濟而遇風相援如左右手予與將軍似焉而將軍慷慨梗梗孜孜淑淑能除累能獲過能止亂能應卒能慎濁而好善能博衆

粵草卷之二

十一

謀而忍詢含辱諱及國家事若饑寒者其肢腹有烈祖風予然後知若教氏之鬼不餒而趙宣子之宗以鳩也其天定也主上念將軍久海嶼下詔就南粵拜大都督總八閩兵假節鉞勅符使宜後事將軍行予二三僚友及邑長吏交驩將軍者僉曰宜有言將軍之屬水陸二寨帥及諸萬戶長僉曰故事當乞言而交徵於予予無以應也進諸君曰諸君亦知漢王子陽來君叔乎子陽佐昌邑為天子及其廢子陽滅死髡為城旦君叔屬國忘家忠孝章明而刺於蜀塞人言信見疑忠見戮寧獨少保史稱王之後曰崇

者祿位彌隆徙衛尉狄平侯來歷顯於永初建元之間拜執金吾則君叔冒孫也語曰天之所故十世不替少保之祚淳耀於竹軍天啟之矣將軍起家淮漕立奇功於西越而前以居閩為日最久始分閩建州以防山今建牙彭湖以防海孰其山川險夷如數一二辦蒼素今其入閩重兵也如驅堅策良以走五都之衝瞬息周八極第千里天意昌于氏而將軍會其泰將軍熟全閩而新命適其疆予言何以裨將軍哉即子有言豈能加於少保少保喜吟詩予嘗循環讀之皆將畧也人問王石銘勲業天上銀河洗甲

粵軍卷之二

十二

其猶遠矣羽鏃穿雲誇電疾戈矛映日闢霜明其武事動矣却笑酒酣德帳煖誰憐漏永鏤衣寒其愛士卒摯矣免挾水輪漚性海龍啣火炬照心田其恬澹冲素久矣恬澹冲素則不可事以財愛士卒摯則千人盡鬪萬人齊乃武事動則不可奪其帥於粹猶遠則功成而不可疑此以往即古名將如武侯衛公莫之逾也故曰私之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將軍其毋忘家長之訓予言贅矣

贈陳忠甫還南序

陳將軍忠甫者南海人也其先大夫為溫陵司馬溫

陵人好文將軍從之游善屬文司馬均將軍盡發所藏書讀之喜太史公語文日益嫻既游吳下吳人好書將軍初習趙承旨晉於黃庭而運以已意聚聚斌斌吳人稱墨妙已游京師以詩千承明諸公善近體工杜劉已又習為黃老語石函金簡參同悟真諸書廢眠食以譯其旨碩未嘗一口及劍俠也有胡僧者善相人一日詣將軍曰君虬髯燕頤固願正脉穆如驚倏旄如濯絲武容也將軍始譚劍術事故蒲州楊尚書宜黃譚尚書無不竟其驪遂起家金吾出把總狼牙行都指揮事以却胡功進守備潮中是時潮

粵軍卷之二

十三

中山海頗救定而予少時亦習將軍諸好隙與將軍泛韓江登金山矢口授筆文而文詩而詩書而書黃老而黃老客有疑而問者曰陳忠甫博士也冠黃衣白山人也碩渢然肅然纓曼胡而衣短後也精以屬莊以猛固植虎張屏氣折聲若真將軍然何也將軍笑不應予應之曰其工於文詞音畫也是所以武其有於黃老也是所以孔武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曰我戰則克討奇正論刑德開陰陽辨主客時以春夏秋冬文法也陳法也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消息勝負之決官商角徵羽正聲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

也龜文龍鱗鷹時鳥震若絕若連如懸如編大娘舞劍張生悟書其機徹也雖然此猶其跡者讀黃石三畧與老氏儉武偃武之章為將而委命於敵則已為將而欲前驅旁馳萬戰必勝也是可非黃老手執將軍備潮中且二年程鄉之變地非其轄而大司馬議復參將有詔趣將軍赴部將軍行予與二三僚友祖之鳳城將軍謂某髮種種矣不能遲司馬門歸而尋浮丘宅朱明以求侶於黃且老者而間以其隙娛於聲律楮畫以自老子曰將軍如以國恩重溫陵公志未抒也出而畢力於忠孝惟將軍如浮丘朱明移

粵草卷之二

十四

文且至則詩賦黃老之好將軍之素也知當不以彼易此

贈司理王尚吾終養序

潮司理王尚吾君滇蒙自人也蒙自距潮萬餘里隔羅施下巴渝絕洞庭泛宮亭度庾嶺遵扶胥之口上羅浮之林歷蓬萊惡溪之險而後遊鯉渚至止鳳城古分哀牢南越風馬牛不相及迺手遙矣司理初謁選部授潮郡輒欲具疏內祿歸休于樊滇士大夫止之曰雖有驪駘仰芻於主不得辭千里母命入官不官而返初服俱無可司理聞而就道比至潮不得將

母太宜人使使遺其內宜人於滇曰吾母春秋高五飮漿酒以累吾子而時時聞窅公署輒歌陶令歸去來辭不佞聞而止之曰神一則王志分則滑君念止住潮念起往滇憧憧往來風塵客浮萬里外不宜以身詒太宜人憂司理聞而深省殉誠塵事畢力於民夷程鄉亂寇清海陽賦籍督惠來逋積雪氓之冤而肉其骨亭法之疑而遏其姦十部稱平而潮蒙家子讒矣無幾何太宜人壽八十司理念之殷夕十起不交睫詰旦遂而告不佞某歸矣彼表夏甫杜門深處日朝母氏揮絕賓侶某棄親天涯無能上尊酒為壽

粵草卷之二

十五

馬用子為不佞聞而止之曰君歸一人祝孰與朝十部人祝士民聞而乞言不佞書曼壽詞司理歸詞於滇而停轍於越無幾何讒者慝司理骯髒不惠其愿飛為惡語聞上司理笑曰是吾謁選日初志也於是庀車秣馬行且有日會家使者自滇來傳太宜人以少子子歿於慟之甚令司理還持門戶穀孫子司理曰吾以一官遂諧人之口而諧人以其口遂吾之高是兩幸也竟解其綬以去二三僚友及十邑長衆諸士民襍然留之不佞曰是其退勇其義高非好爵所能羈非游辭所能縻則亦遂之已耳孟子處齊有

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色若有憂何也孟子曰軻聞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故無夫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賢而孟子孝今王太宜人以禮召司理以義行禮召無諾義行不終日若之何泥之不佞生一寒暑先安人見背二三僚友俱不及以祿事其母縱行以義彼北堂慈闈誰為禮召乎司理幸厚矣歸而奉籃輿嬉菜衣

粵草卷之二

十六

定元直之方寸將茅容之雞黍自不佞輩跡之字內極樂何以博此而諸君乃欲說以五斗是之謂以魯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被鶴以文繡樂鷄以九韶而鶴鷄不休擇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馴之以平陸是司理今日之去也善哉軻里聶政之辭嚴仲子也曰有母在政身未可許人司理君之不以身許朝人以此而况乎讒夫之逐之也諸僚友邑長聞不佞語不復強留司理舉白挾膳與之別河梁而不佞次第其說為序

贈梅道源別駕致政序

余讀楚石門志吳永安中山石砦然開若門闕高三尺孫休祥之置天門郡東入澧水西通邛崃說者謂地脈奇秀多紆之賢儒及子守潮二載而石門梅道源以國子先生別駕於潮別駕故長者不就和利不喜求菴然不怒其德甚貞至語道理商榷古今事故若遊刃於空批大卻導大窾諒然而解別駕職端督賦無督捕又間督推潮逋累千萬經倭訐後人化鋒刃田蕪棄業日析揚而困圉之終亡以得十一別駕曰吾安忍鞭笞吾赤子以就吾名令自亂以前負者姑置不問潮劇盜已夷而林諸餘孽猶鋤口攘臂山谷

粵草卷之二

十七

中名曰撫民城邑良家子昔麗其毒者婁牘淫慝別駕曰彼罪可誅朝廷業已曲赦不誅况誅之不勝誅而撫者復賊誰執其厲乃令自亂以前盜者姑置不問潮長橋摧金佐軍興四方商賈輻湊一飲貪泉名身俱刑別駕曰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其斯橋之謂手乃與盜賈鐵賈約無難吾門無傷吾行故二年以來賦入而民不急盜息而戶不捷稅盈而市不止四民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而別駕攻苦茹澹衣弊乘舡以操慮於上余然後喟然嘆曰嗟乎此天門之儲而孫氏所謂祥也天關峙金陵王謝安江左龍門峻業

晉陽司馬父子獨擅漢史地之傑人類如此矧夫天門壤山帶江蘭水前陳仙洲外蔽靈均申鳴車清群玉有背相望今睹別駕美居無幾何別駕詣予謀致其仕以去明日稱病篤予訝而留之曰洞庭君山類多大隱藥園瑩臺不繫纓紉君真愛岳而薄吾潮乎吾聞梅子真始登文石陟丹墀一朝棄妻子變姓名為吳門市卒君豈其苗裔而欲絕祖武乎不然君嘗對吾言澧仙媼與君比隣落淖約冰雪吸風飲露翩翩然有王母麻姑之約君欲棄朱轂而乘青鳥遠魏闕而會幔亭乎則何以遽言去也別駕曰否否先

粵草卷之二

上八

憂後樂盟在岳樓 天王聖明遠邁西京斯人可徒何必仙侶乃某所以必去者某為人弟子二十年為人師十年今為人牧又二年力殫矣髮種種矣神不耐劇被土木文繡何補民氓且先大人力學資志以功某幸邀 上恩貤贈如某官而不躬奏諸墓下非子也倘歸休于樊不一日填溝壑擇糞土息教之義方以終事 主上某又惡敢竊箕商之名於唐虞之朝余聞而隨之為言之兩臺二司諸大夫交口隨之聽別駕去先是司理王尚吾君以母老乞休歸滇予祖之韓江上不洽月別駕歸楚予又祖之韓江上於

是潮士民環江之濱相與嘆曰賢哉二大夫令公而在不宜獨羨揚巨源也

贈舒伯獻上春官序

廬陵故刻有文信國成仁稿進賢舒太史公為之編次余髫時得而卒業之讀其序慨慷激昂泣數行下願為之執鞭不可得碩未論公之世何如比長讀國史 茂陵孝貞皇后梓宮開隧 武皇詔躬視山陵公諫曰臣恐一騎奔北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寧恤大行在涂山陵事已 武皇馳羸車後西長安門入皇太后主隨之公又諫曰羸車未糞除不宜輕馳魏

粵草卷之二

上九

關孝貞作妃 先帝未聞失德奈何令其主入旁門是皇太后不得正其終而虧 上孝也其後 武皇南巡公首倡百官諫不聽杖謫市舶提舉 肅皇中興召公復撰國史尋以議禮杖得病以死余然後知公於信國其棄梓同其科第同其忠貞不貳心就義以死同其所為彙成仁稿乃所以自成自仁者每過進賢停撓還輶低徊不忍去碩未論公之後何如今年春余出守潮陽便還西昌則公之孫伯獻先生儼然為西昌士師出其手校公集并以公平日所著太極經義周官定本等書示余余然後知天之於公

未嘗不閱其死而遽斬其澤也是時伯獻承家學
士大有功兩臺交薦於 朝秋仲子以入 覲復巧
邑屋伯獻且倣裝上春官子兄子禎衆友人獨孤元
某等索言為贈余惟古者選賢必於姓名之後議立
大將必遴將種何也語其世也召伯甘棠南國人愛
之惜之戒勿剪伐魏文貞袍笏唐文購之猶碩戀思
惟官其子孫而况伯獻振奕業而紹箕裘所以為太
史公甘棠袍笏者鉅也伯獻行矣臺臣疏伯獻不曰
業能紹祖則曰無忝忠臣之裔 主上聖明有如按
疏問伯獻何如人及故太史公忠未見錄狀則惡忍
粵草卷之二 二
遺伯獻嗟哉文信國家罹道生佛生之既而成仁之
稿不無待太史太史有伯獻而繹義定本諸書無籍
他人之手文不幸丁朱之季而舒幸而當 明盛時
也余知伯獻必能世太史矣且也余邑之諺曰龍洲
過縣狀元連年二百年來西昌士應之者三陳少保
二曾學士其來官西昌應之者一為曹文忠公伯獻
持家學入奏 承明繇西昌入試南宮將為太史公
乎將為曹文忠乎而太史文忠俱褒然為當代名臣
則余與二三子所望伯獻者豈獨以一第榮哉豈獨
以一第榮哉 二卷終

蟪衣生粵草卷之三

恭和郭子章相奎甫
甫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序

封太史習易庵先生八十序

萬曆中重人柄國無令擅為恣所私以凌宇內天物
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四也憂憂乎閭也士大夫
內憤卷舌禁聲莫敢一語吾吉三四君子竊憂之始
同年傳御史思善首發其毒劉御史國基繼彈其私
欲節收其權星變後鄒進士爾瞻諤諤之習學士
粵草卷之三 序
時甫引館閣諸臣又諱之大言金玉細言芝木俱格
不內而重人脉吾吉益夜投之壁而質首之讎也無
幾何三君被重罪去學士斥駭閭閻護者忖忌者
意該飛語中之學士坐歸里子章時由金陵入粵過
螺川謁封太史易庵先生稍引臂慰藉先生嘆曰世
好臚惡焦若行不臚世嗜甘逆苦若言獨苦寧得無
困且又惡知夫齷草飲水者之不便於義臺而芻菽
太廟者之不短於牧垆乎此寄去耳母嗟不樂也子
章聞而識之無幾何重人敗國是稍定劉氏之冤雪
傳鄒二君召還臺省學士起鷺洲趨直鸞坡子章時

由粵入 觀過螺川復謁易庵先生再拜賀甚休先生復咲曰袒裼狐貉一衣也莪菽稻粱一食也蓬室璇房一室也華輅文軒一乘也是所為春夏秋冬而不可常者而 皇路清矣大道夷矣脩正信矣非予一介賀也子章復聞而識之今年秋子章由粵入蜀學上以司成請告不獲遲迴邑里別予螺江上且曰所為戀戀不即去者以老父春秋高明春屆八十歆從覽揆之辰執兕觥為壽子何以教我壽了嘗讀荀子矣其言曰欲觀千載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子章侍易庵先生久豈第一二可頌先生少精易

學章卷之三

序

五舉不售而攻苦茹澹就數處澤不自悒悒於窮及其授易學士學士魁豫章成進士侍 主上顧問宣室先生即以子貴而逍遙園圃佚宕市林綬志於有無之上而不自以為通學士忤當路反褐衣不傳時為薄而先生道然於寄去無一日之戚動乎其容已而譏疏忠伸佞放直舉先生亦恥為春秋不常之遭而母曉曉於往事以自詫其芬華此子章所耳而目之者先生誠有道人執貴賤窮達得喪非譽塵垢批繅也執之則事不執之則道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先生得全其天天乃道道乃人也

其為筭莫之計矣且也學士侍講惺為 主上不貳心臣本本原原不極於虎賁和望之錫不止而貞夷粹溫肅然為世程守身養志永貽休問與天壤不弊則其忠也所以為孝也雖然吾吉四君子猶之忠也乃三君子高堂懿親有幸不幸易庵先生衆劉淑人眉壽齊德鮑商偕老令學士得一意故沃怡神黼黻異日相 主上以財紫面庇蒼黎俾宇內士民推所自而祝延之則天之所以福習氏者蓋鄩厚也

少恭韓懷愚年犬壽序

萬曆癸未子章繇潮陽守覲 主上陞辭還東越歷

學章卷之三

序

金焦絕錢唐則聞今少恭韓公繇諫議大夫分守嶺東是時公方持節出封 大藩書繡吳興子章畏簡書無能迂涂還謁直趨金華造趙太史先生趙先生故子章與公共嚴事為師者先生曰子過吳興見韓諫議乎子章曰未也先生曰諫議有嶺東之命吾道幸甚地方幸甚吾子幸厚執子守潮三月而 親未諳潮理予承匱東越三年於潮詳天枕山面海昔稱慈國今其民萌距城而合耕樊廢者皆昔斬木揭竿未盡驅除者詰盜而孚豚魚難俗樊侈不幸以富聞前守造造墨敗上疑易緇又其郡極嶺東際甬龍川

嶠鳳城距會省若絕域春秋行人車蓋所不道守蓋聞土不必然守不善聞上不必不然祛疑而獲上難故其機在藩臬二大夫而藩大夫鎮於惠只尺番禺當路所不能耳而目於潮者託之鏡焉子姑務為詰盜孚豚魚之政有諫議在即疑子者子行且獲之諫議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秉理不辟據當不傾令子佐其下風如羨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南予昔坐浮丘窺南海教化未東漸今以副二君吾道更矣子也行之而後為臧子章唯唯辭趙先生度庾嶺還潮不浹月公實節鉞臨之子章從文武吏

粵華卷之三

序

受約束後公復致趙先生語且曰吾與君共僥倖加志毋忘先生訓也顧是時程鄉諸鍾賊內訌頃之觀察鄭公討賊銷貳四竟大救定事聞於朝大司馬頗疑賊白晝攫金恐繁有徒城破帑燬金難倖獲公解之曰賊惟白晝入也故徒不繁徒不繁故金不越屑而猝完頃之亮黨陰喝良家子弟曰縣官怒程人不若旦且株送夜三五怖公下令曰渠魁已盡殲吾子勿問程人始安枕頃之直指公行縣則意之曰嶺東令驟地腴彼能皆辭利刻廉懸魚置水乎俗囂民好俠彼能皆回心易慮賣劍投戈乎公從容為說解

之曰是故也今則不用故長吏不即一斤而間闔不大擇於文罔頃之賦冊未竣歲金未輸過期者久會省疑潮辟吏老胥得富緣為姦焉軟齧良擅易民數匿課入私家公趣之畢策內賦而解之曰是其人鈍鄙勿嫺數一二其涂遇舟車未易即至故賦入而吏得逭一歲之罰冊成而民得享十年之利公為政惠朝甫暮月道德造物政教適民不暇枚舉茲舉其鉅者皆券合於趙先生云云程江之亂守者詰盜孚豚魚之謂何乃公所為維持調護令子章方寸之冊得信當路載鬼之車終歸說孤國愍而若治地富而

粵華卷之三

序

若貧郡遠而若近疑盡祛而上終獲嗟乎公豈私于章執上不疑則獲上疑則不獲上不獲則守者不能一日据其位守者不能一日据其位則公之道德政教將雍泐而弗舉今三年於潮稍舉公之道德政教弗甚雍泐者子章也所以舉而弗至雍泐者公也則趙先生所云吾道幸地方幸非獨子章幸也公以是月廿四日為覽揆之辰潮郡倖及十邑長晉而告子章曰當以詞祝子章乃術趙先生當日會之語以及公今日嶺東之政於是諸僚吏邑吏閭閻萬姓推然進曰夫使某輩之么麼不即於擯鄙者韓公也

韓公百歲夫使十邑民萌之純魯不終於盜寇不罹
於鋒鏑不阱於文法者韓公也韓公百歲子章聞諒
吏民而進之曰是足壽韓公矣德之理盡施於人其
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
暢其理陳之四方垂之後世令人觀焉子章不佞請
活吏民語而以潮之江山草木皆受名韓昌黎子者
著為公頌三章章六句頌曰韓之山維石巖巖豈弟
君子畏是民君君子萬年伊耆杖函韓之江維水淙
淙豈弟君子循是海邦君子萬年申甫獄降韓之木
維橡謾謾豈弟君子民顧民復君子萬年永綏百祿

周松岐先生來劉恭人齊封並壽序

六

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故 國家官人推恩追父
若母載在令丙一考績輒疏輒予以為固然即其子
以庶初而墨卒廕始而嫡末者父母貴如故在今日
則庚脊重之矣兩京官持牘上奏留斥在銓部不得
渠叙即叙矣稍不當收其命敎之待四方藩臬守令
益厲三載內非騰荐剡者勿予既予而墮問敎如制
蓋恩綸之典其難得而易失如此得之難人競其官
失之易人愛其父是 國家張弛姦良獎勵忠孝之
大機也子章則以今畿外官至二千石其父母之封

亦昔郵難何也近制久任積官刺史頗稱貴倨自難
稠計日大氏越十載外其父母率日晏不得瞻嚮康
武在盛齡艾服此其難於父母者天也刺史綰轂一
方跡羸務瑣左朱右墨弊弊屑屑非有敏手莫之批
擣絲賦剗量帑府會稽苞直伺側蒼黃殊染非有勁
心傳不變滑此其難於子者人也故二千石之封祿
他秩郵難也予同年友周明卿甫三十以計部郎出
守韶州是時封大夫松岐翁眾劉恭人方父年韶州
且行翁曰昔韓綜為西京忠憲公詎其亡疑獄問兒
三尺在手慎亭疑法平反者恭人曰陳亮洛出守荆

南母怒其一夫之勇兒事到重發勿以一夫威裂

七

也翁又曰兒昔佐大司農受計綜數早作夕惕為江
州刻心秉義養二老人母淳熬擣漬予甚驩吾兒惡
用易部而郡易江而韶平恭人曰予聞曹溪之水世
以為佛佛一人不能佛人人英州之召世以為奇奇
狂几席怨入民髓願吾兒母水其水母石其石韶州
拜敎而東入竟肅給惟謹提身子氓省刑茂穡粒之
振滯樂善穀士甫三年野無與草民蠹縣邦國有班
事文母勝言俗不佞佛涂絕輦石治行為粵東第一
兩臺交疏于 上上嘉其能下墮書褒之誥封翁官

如韶州母晉恭人是年冬余年方耆指使恭人少翁
幾歲而誕與翁同月韶州地在嶺外不得絕溪水為
壽意且嚙嚙會章出守潮陽便過豫章其屬某基謁
易議為祝韶州予兄弟中道義心知予時翁恭人丈
人行也祝延曼壽豈後曲江諸君惟翁得之天者疑
厚而朱熹舟轂之子馴遠膝下於康武之日而成其
子為孝惟韶州脩之人者淳懿而操敏手植勁心於
紛負營省之地而詒其父純假此之謂天人全昌子
父交相成也翁難老步健貌童韶州名位方隆隆武
庫常開文星鎮見事與時案名與功偕 國家誠於
學草卷之三 序

絲綸眷重之乎而惡能為周氏斬也子章家大人以
今夏杖千鄉年放悲周翁而揣麾鉛鈍方綰潮綬三
年之內能閉趾門飭庶隅不蒼黃如韶州乎能不懷
安不疚大事批亢擣虛如韶州乎則二千石之封予
小子寔斤斤乎其難之焉

世父龍洲翁七十序

子章讀隋地理志曰廬陵之民多壽考嘗求之莫得
其說齡之脩短懸於彼蒼陰陽之和私一物天於
廬陵獨厚之乎以謂山川風氣繇然原壑遼闊無崇
山峻嶺之險為之隔絕煩囂士論法先王無焦經鳥

伸之徒教之導引郡縣之菊武陵之桃羅浮之瑤石
武夷之幔亭皆吾郡未設也至大聖至理之世一百
餘年定三革隱五刃民不被兵車其敦龐淳固之氣
使人不愁其腸慮而綿其三生則象章在在皆爾寧
獨廬陵也然而廬陵民之壽獨異於他郡何也母論
上世論予郭予高王父唯齋翁八十有四曾王父西
坡翁幾七十曾王母蕭孺人八十有六王父雲塘翁
七十有八王母曾孺人七十有二叔王父梅源翁八
十家大人甫逾六十而世父龍洲翁以今年四月屆
七十弟兄龍眉共隱雲亭是時再後父逾八十者三
學草卷之三 序

人三碩之椒雙龍之濱南臺西泉之會墨石梧岡之
遊歲邁佳辰五六叟共徜徉其間不手筇不有輿即
河渚商皓洛陽香山何以多遜焉子章從潮入 覲
覲而歸省執兕觥進靈壽杖為世父壽則深有味乎
上志之語矣吾吉生齒繁息賦入卑子其俗不得不
儉其於聲色滋味不得不恬淡苑囿不關臺榭不崇
味不衆珍衣不燁熱故其民多淳樸而寡嗜好俗尚
孝弟羞以刀錐之利傷手足之和故其民多愛父兄
而敦禮教天之道猶酌也於此不足於彼將有餘儉
於慾則豐於年恬淡於聲色滋味則王於神和於父

子兄弟則精勤於天地蓋俗之所厚而天故厚之也
世父事先王父母獨摯先王父母病關鬱其中大輓
世父始發憤讀越人倉公等書卒延二老人壽其友
與家大人生平無一語之猶一物之藏辛酉之難兄
弟幾於爭死其天性然也自奉甚約今猶寢處里巷
蓬華湫隘翁獨怡如子章在閩吳以布褐遺則喜以
纁幣遺則艷然曰去非吾長者素也先是恩詔老人
有行義者予冠帶世父一服後不更着曰衣褐吾適
也嘗語子章曰吾鄉俗樸吾家上世孝友父母雕其
素以之奢母自養重以鬲骨肉蓋率古醇厚甘苦茹

學草卷之三

十一

淡為家族赤志世母劉孺人今年壽六十有七結髮
四十餘年舉案相敬如賓子孫羅膝下而冢孫簋已
舉曾孫二歲華封人之祝翁寔得二翁富於義不貪
祿德又豈徒區區長視宇宙已哉追惟曾王父母六
十時構堂齊壽中惟兵燹王父母七十時命子章曰
異日肯構當作世壽今世父世母又繼之廬陵信多
壽考乃予家又世世壽也雖然則天之所以厚勤儉
足孝以為世勸也

督府吳小江先生壽序

代

語曰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三十年之謂也仁者人

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各得其所之謂也仁必於世
何也朝而生夕而長可以榮庭砌之苔葩而不可以
蕃磊砢之松柏修幹垂陰喬柯飛穎則非經千霜鍊
百雪不至若是故王者之仁必世而浹也而此三十
年之內一手足一耳目為之手合百執事為之手而
百執事之內人人為之手猶之松柏託根天地非和
風甘雨之濕澍皓日皎月之煦蘇輕烟慶雲之浮蓋
亦不至若是故王者之仁又必託之仁賢而浹也不
佞自嘉靖丙辰溷跡南宮至於今三十年矣中更
三聖和洽八埏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河不漏溢海不
涖波凶奴稽顙九真貢琛不可謂不仁矣而不佞當

學草卷之三

十一

年同籍稱兄弟者今按而數之兩都列卿重重十餘
人今兩越督府御史大夫吳公其一焉則所謂三十
年之內與人主共易海內而仁天下者也方公始事
肅皇帝職在郎署晨入事事退而嚴志沈心玄洞
千古縈括六合覽物之博通物之壅礙諸自砥養其
靈明稍隙出與賢士大夫講辨問學蘇援世事察得
究失立是廢非以故在曹即落智去故而雲蒸風響
隱然有公輔望當其時海內頌公之仁以身不以口
耳及 穆皇帝時公名日高業日峻其鉅者在柄文

三楚遵說詩書摧鋤亂茁荆郢之士不然一變若人
握卞玉而家紉沅蘭晉岳伯豫章會歲比士公入而
擇櫨棟分駑驥蔚然稱得士文梓綠耳並登天府當
是時海內頌公之仁以文不以刑名法律已事今
上公由崇伐晉少司寇矣以不能於故相出撫越西
故相方奪情一時臣工噤口言省侍公獨念太夫人
乞身娛養忌者益啗其形已短而識者獨高其崇孝
而養恬載起越西晉御史大夫總制百越公禁文武
吏毋漁公家充私橐而自以身為赤志不嚶喋於苛
事山菁海澨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以遊于純悶

粵書卷之三

序

十二

而間有犬豕入淵席澳如八寨之橫猥東山府江之
叛卒拱揖指麾而伏竄漫滅當其時海宇崇公之德
者謂公以孝仁天下而細卿相崇公之伐者謂公以
武仁天下而厭姑息不佞於同籍中事公最久公亦
時引而譚道語化於松臺石室之上公衷實而若虛
學殖而若貧祖孔宗孟而道于中庸歸精神於宅而
不游二氏之樊嚴事太君而煦煦乎其孺也身都上
公而莊莊乎其士也蓋公之自仁者如此其摯彼其
三十年佐人主仁天下醞釀根柢寔恍於茲即今列
卿中府稱十餘兄弟齒則鴈行爵即鵷序而崇德索

勛無不推高公不直不佞之瞠乎後耳雖然不佞敢
畢其愚天下未仁主臣愁思焦慮求之而不能以一
日仁故曰必世既仁矣主臣日乾夕惕若將耘之而
不可以一日不仁故又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辟
之人身神氣王營衛貫而後稱強固比松喬一日不
周流醫書曰不仁矣夫天下亦然天下不可一日不
仁則不可一日無仁天下之人而仁天下之人亦未
嘗一日忘天下之仁古大臣為社稷謀危厝安繫若
苞桑輦若磐石靡所不至而其言曰楮小者不可以
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君子創垂為可繼也曰必

粵書卷之三

序

十三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戎且生心又曰今百年後
父老思我老成謀國長慮廣思類如此公以三十年
之勲仁天下以百年之身永天下之仁垂稱葉語傳
後不休則在今日固咸池扶桑之明而尚羊號通之
維也天之壽公國家之酬公不佞以仁占之矣公嘗
對不佞謂太夫人春秋高而時以衣之厚薄枕之高
卑慮於其念不佞又得以氣占之壯土之氣御於赤
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生赤頰赤頰生赤金其數皆
然以合于赤海赤海者即今閩越之南海也其數七
故七百歲而一生公邑里宦遊適當其處而七月八

日維公誕辰某不佞請一酌赤海之水上母太夫人稱千歲再酌上公兄又稱千歲於是嶺以東惠潮二郡守黃生某郭生某等是不佞語合二郡士民三酌而上又群然稱千歲

易州節判南巖族祖八十序

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敬宗尊祖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先長長長而合族序以昭繆別以禮義人道竭矣禮之叙長長詳矣年至八十入朝則杖拜君二坐月告存令一子不從政其爵德與年稱者天子遣使者安車迎之親袒割牲所以尊禮之者如此又况

粵草卷之三

序

十四

其族之子姓乎予族散處五雲西昌祖中丞樞密中丞祖墓在馬跡岡樞密祖墓在符竹諸郭乘載俱徙自符竹則符竹吾郭之根苑源泉也符竹之長者曰南巖翁予大父行起家國子節判保定易州易故燕地周武王築候臺占天之所燕昭王築黃金師事郭隗樂毅輩之處一劇郡也明興都順天易為三輔重地園陵只尺賓客冠至紫荆西水密隣匈奴翁佐易三載催科無擾賓傳如歸虜騎不南牧邊鄙不聳人謂富展驥足處治中別駕翁一日上書內祿兩臺臣下檄留之易士昨雍道留之不可竟辭事去歸而

曳杖黃崖放棹梅陂青林翠竹相頤忘形晨風夕月邀與縱譚一切勢利都不以入其舍而每歲丞嘗僅僮祁祁陶陶遂逐春秋高不以子弟攝如懼如語如將弗見然子章官水衡計吾族食指萬人至莫辨貌名而譜不一策祠不同堂墓不合祭大恩無以和族而先先烈曾為書上翁翁曰固也在國言國在家言家茲禮鉅費鉅俟子異日家言之及予以潮守入觀還家遷西蜀展祖墓一過翁所翁讌之樞密祖墓側諸父老昆弟子姓具在會翁壽介八袞諸父老謂子章曰子以祀事來易州壽適與子期祝鯁祝饒庸

粵草卷之三

序

十五

得無言子章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惟青陽與倉林同於帝故皆為姬姓餘子皆別姓見同德之難也德同則姓同德不同即黃帝不能同其子而矧其後之人吾郭肇始於姬自二虢至汾陽世邁種德中丞樞密南遷而德益姚迄於今益蓁蓁而苗畝之嗚呼德同矣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易州翁官無批政鄉有令聞亦青陽倉林類乎以是卜之八十未艾也烈祖之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綴我眉壽黃耆無疆而終之曰頤予丞嘗湯孫之將予祖而果

願也今日之黃耆唯易州其眉壽亦唯易州諸父老昆弟子姓雜然進曰子言易州翁壽最之德系之烈祖是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也親親長長人道也非易州也敢專承之凡我同姓自汾陽派以下嘉吾子之賜

廷尉王荅泉先生七十序

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於民故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於苗當其時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鞶以全民命而海寓民萌亦嬉嬉于于登於壽域至華封人祝堯於天曰使聖

學草卷之三

一六

人富壽多生男子太和周浹淳德旁魄上下交相壽如此運距澆季三辟繁興嚴苦秋荼密逾凝脂申韓張杜之徒已無足論荀卿郭璞世號賢者肉刑濟治之說始於卿書李斯持其書已促秦尋以自促景純之言曰刑以禁刑殺以止殺生存法重犯由法輕而竟無以自全其軀繇是以談以法毒人者自毒也以法完人者自完也古今大較可睹鏡已予邑王廷尉荅泉先生幼秉狗齊駿聲清劭弱冠以易舉江右第一人與今曾中丞魯源先生先師胡憲長廬山先生並駢齊馳邑稱三杰起家國子擢大理廷評肅皇

帝勅廷臣慮天下囚先生以寺副徃恤雲貴二路先生曰國家法司既殊奉法亦异法欲必行故主者守文今司寇之屬是也情有得不故理者釋滯今大理之屬是也氣有冤塞故恤者解網今五年一遣使慮刑是也而今理者恤者守主者文是春行秋令當雨露而雪霜也流矢影風顧有憂色刻木畫地期於不對物情若是吾知所以生溟貴人矣故一入竟寬文繁之罪緩深故之刑開棄過之目振平反之條昆明貴筑黃雲四出而虎穴狴扉多所明舉每活一獄上上無不可其奏事竣遷寺正會今上正位青

學草卷之三

一七

官軍恩錫之制曰遣錄南服衆望攸推使命遠將鑒聞近徹古稱惟良庶幾無媿嗟乎此可以觀先生矣時方清夷先生齡壯武耐劇樊四遠引領環望需大拜乃决策林巖挂冠歸白鶴與曾胡諸先生講學萃和集王氏子姓纂譜牒脩祠房議圭田祀二尊人割產膳諸姪攻古文詞類宋曾蘇而一軌於六經間以其隙時疏龍洲校竿魚堪激激悞澹如也先生以明年春正月介七十子章繇學入蜀王之諸生某某等介從叔乾父來徵予言為壽予侍先生久且交驩長君辰有年知先生取稔而平生懿行最鉅者莫

如慮囚嘗取恤刑疏草讀之而知先生真廷尉也揚
子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今真
貴谿洞間寔彼苗裔與中土風壤縣隔肅皇帝不
以屬他臣獨屬先生誠眷之矣先生平亭疑法除苛
解燒母以鬼方哀牢是剝是剖上以成肅皇帝有
辭於苗之仁而身不入於蘭陵景純之刻又惡知夫
真人貴人之坐雞竿下者不如華封人之祝堯而更
以其餘祝先生乎先生止長君一人常慮孫枝未蕃
曾具辭禱於神曰一索得震再索得坎三索得艮願
成易畫之三已難其對翼夕夢麗眉者進曰六十杖
粵草卷之三 序

外太母蕭安人九十序

嘉靖乙丑子章為諸生內子王母楊安人年七十
子章前上兕觥為壽安人笑曰予年尚餘會見君脫
跡潢汙致身青雲上聞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任天下
此君今日事也子章敬諾已隆慶乙亥安人年八十
子章繇閩李官入為南虞部郎便過家為安人壽是

時內子以安人春秋高不欲與予俱南安人笑曰兒
第去予年尚餘南曹郎不五六載出綰郡符予雖老
猶當及見之聞南曹郎晨入視公家事出而翩翩結
社六朝舊梵三山名勝細論李杜高譚孔孟兒為郎
持家門戶謹鑰下鍵毋令奴輩恣所之走衢巷也某
已冬予出潮後過家為安人壽安人八十有六內子
堅不欲之越留事安人安人促之曰兒第去予年尚
餘太守秩滿即還倘畫繡里中予猶得以鮐背黃耆
之老婦遊而膳飲南海之珍羞顧不侈與太守事夥
政嚴幸善佐刀七議酒食而身衣布裙以養夫君庶
粵草卷之三 序

奈何以老婦故濡滯鄉園也乙酉六月安人年果滿
九十而子章以二月初旬投滿牘於司大夫司大夫
署其考上上令子章仍守官海上馳吏奏闕下便
遣妻兒先還家如期上安人壽余讀養老禮於九十
者隆摯矣飲食不違寢天子養之則日有秩令蠲其
家復甲卒豈非謂難老上壽時所希觀者與其在志
也廬陵多壽考予從份巷里戚中重見安人而安
人自必之二十年之前雖披黃髮不少見鷄胡凍黎
之狀暖不以人行不扶鳩語不荒其坐而訓子孫
指揮家政無以異盛年時則膏意之天為之手安人

自為之乎安人和柔婉淑婦道甚執而遇事有丈夫
槩子章少賤先恭人見背安人遯里中兒奪群議以
孫女女子章幣不過五兩約不論財資一見便以希
文相期待其訓內子閨闥中甚具即謹戶鑰衣布裙
二語非里婦口吻安人父永南寧同母弟臨邛太守
宦四方日久安人常戒其子弗輕之宦邸及子章與
其姪易州太守龍華君同舉於鄉山東觀察章華君
聯袂南宮安人喜曰二子吾楊白眉而孫女夫與之
遊其業日就光大可踴足湏也安人生名閥不移樊
華妻於右族謹祗榛果在楊為女士在蕭為少君身
與草卷之三

序

子

躋上壽而康強又若魯之壽妻令母豈非自為之乎
自為之而天聰之百年未有涯也余舅父謝青衿日
侍北堂庶幾家不從政之義而又特初新室以怡顏
承驪子章不佞謹扁其室曰玼從母曰安人婦人耳
籍令丈夫則在今日天子必將有問焉問而就其
室大官之八玼五齊至矣

外王母劉太孺人七十序

萬曆癸未春子章繇粵入覲承明待計銓部上
不以其無狀賜勅令還守潮家大人遣人逆之姑蘇
且詔曰孺子知女劉外王母挂忱之辰乎木難火齊

朱提文幕非其好也聞孺子日操觚作古人語輒沾
沾喜夏四月三日齒七十隙則抒一言以祝子章唯
唯劉氏自子政作列女傳分別六材若賢明仁智等
篇風風可誦故劉世多賢婦歐陽氏自文忠公母夫
人嫺其閨范故家多淑女太孺人歐女而嫁於劉者
也秀負婉嫺端靜有女操字外王父調絃魚躍弄杆
鸞飛無何年重三十稱未亡人矢志劬心左支右吾
鉅許纖軀以息其業眎翁當日倍從諸疏戚屬困者
無者貼危者案困窮數捐振之里族再赴其廬倚為
外竈誨二子諸孫嚶嚶甘白為先嘗戒曰非本非標
與草卷之三

序

子

非微非輝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敬之執子孫益
免閔以世其家操身養志一軌於母儀夫壽者體康
而娛於心者之為也心歎者氣餒外足者內怡榮衛
既暢驪洽隨之太孺人壹意於所天祥順於尊章持
一身經二物以息兒孫肖化手賢明仁智之指而敦
行鄭夫人之姆訓茂四德而絜百行蘭幽有香玉瑩
無玷而且齒其大寶強其四衛以葆其天年雖古戴
鵠之母吞玄之女美王之婦亦不是過而吾二舅翁
與諸表弟承章孺人也內不攬心外不迕色勿垂堂
而危身勿娛細而違大勿以陰陽陰夷之爭而貽憂

是康之機娛之要也奚也貞慈儉婦道也孝而箴子道也周人有曰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子以道壽母母以道自壽懿哉淵乎七十未有際矣子章侍母安人安人訓曰母氏有詔彼官萬物闡八荒者燕秦楚越憐若皮毛戚埒肺附郭家兒一子一婦可昇眎之乎吾奉慈令日廩廩不敢昇眎兒兒眎四竟赤子果如吾母氏言不昇兒皮毛乎肺附乎子章跪受教蓋令家大人有少君孟光之助子章無子騫休徵之遭而且得專心力廣德意

粵草卷之三

序

三

於四方之蒼赤不敢為燕秦楚越之視太孺人之仁實弘修焉太孺人又喜佛每戒母安人當佛現日嚴持律藏絕茹脂膩佛書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佛體能仁也太孺人仁母安人母安人仁子章以及子章之蒼赤依報正報即以佛法推之太孺人應物之緣住世之數又惡可歲月計執子章會自覲還取路過家得隨家大人母安人後執兒觥為太孺人壽始從家大人令以道祝既從母安人好又以佛祝

王母段太安人八十序

蓋不佞之為理於閩也先王父是時春秋高矣進不佞而庭誨之曰孺子知理道乎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易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夫老氏非知言者仁者天地之心也一歲之運陽行而薰育幾何日陰行而清凜幾何日九月物成出凜下霜十月以還而雪始降董子曰霜加物雪加空空者着地而已不逮物也六合之內東南薰育之地幾何西北清凜之地幾何所至七閩而絕雪至兩越而絕霜則并其加空者而空之故清凜之於物夏楚之於民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孺子之閩母少監陰陽以

粵草卷之三

序

三

傷天地心不佞敬諾理閩四載即亡大功緒終不敢斂匹夫於簞笥下比出守潮家大人又申前戒曰是王父所云霜雪不加之郡也不佞敬諾入潮與司理王君抵掌譚理道術先王父語司理曰天有大陰有少陰在人亦然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空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明刑其餘亦以歸之空不佞雖然何執君之說與先王父券合也司理曰滇故霜雪不加之鄉先人讀易晰於陰陽之旨聞與某兄弟誦說某時方在孺未解而家安人從旁竊聞之某今幸理於潮家安人輒援以為訓不佞曰善

我王安人之訓子也雋曼倩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得報則喜笑為飲食語言不則不食歐母訓文忠曰吾少侍而父丙夜持燭書罪人輒泣曰求其生而不得則彼與我皆母憾以今觀王安人之訓司理眎二母何以異焉東越故事監察有稽囚簿臬司有刑名簿而比歲幸遘 曠典赦罪隸不佞循環稽之司理君出賄市者若干人間左若千人奴男子若干人女子入春稿若干人潮人誦司理豈弟父母而惡知皆父母教也安人以年高不及就潮署養司理君語輒不自憚不佞時時尉之君留

粵草卷之三

三十四

家孥以養母而施母教以惠海邦安人聞之當為君喜加殮如雋母而君以三年之政博翟榆之貴以寵於慈幃如鄭國且且莫矣明年安人壽八十司理局於官不得戲膝下為驪於是同寅何君梅君與陳將軍交徵言不佞不佞故術昔理於閩與司理今理於潮其學皆出祖父父母而不佞家世世多壽考以是卜安人之日猶尚羊之維也抑聞之安人母于王而女于段滇之有段猶楚諸屈景洛陽諸姬齊諸田江左諸王謝自唐驃信起南詔迄今為強宗而臨安判夫之山實思平遺跡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宅焉段生

安人安人生司理其母兒俱賢豈偶然哉詩人之祝願也一則曰君子萬年二則曰君子萬年而終之曰翟尔女士從以孫子乃知古人之所為壽在此不在彼

康母宋太安人八十序

予既捧檄而潮陽也便還豫章過家為家大人壽康伯子子成別駕潮陽書來趣予曰某所不即拂衣去俟子來共振衣金山之椒俯睇大海子為我存老母母兒聚匪朝伊夕耳予過鳳岡登康太安人堂納履恭譁侍酒於前為安人壽安人春秋高齒八十矣予

粵草卷之三

三十五

以伯子語語安人安人曰昇日在橫序米廩孺子鴈行先子子今且兄孺子而弟之猶家督然出入仕處子其以義裁之母恣孺子意孺子未聞處道乎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還還乃藏處之經也孺子甫動萌甲拆奈何遽言處其籍口云云徒以老婦故老婦齒未落尚良食日含飴弄晷夜篝火衆諸孫婦分繭稱絲戲如也頃者 天子詔諸明經漂除母得拘攣故局子今且往出朋心合猶譚理議政入而抵掌道六戚話四隱亦宛然在粉卷予聞謀得於胸動適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

事得而功名得願子為孺子之執謀之也子章敬諾
辭而之潮陽又以安人語語伯子伯子曰是母志也
非子志也予曰母志志也子志志也抑母以就子孰
與夫屈子以信母伯子嘿然無以應已而二三僚友
及諸屬邑令以事會郡庭予復以安人語語諸君諸
君雜然進曰非若是也即潮亦惡能 口去別駕君
我太安人所以旗覆十邑生靈甚渥也君督課捕賊
其事權異他郡他郡取教吏盈討諸偷兒有竊疾者
耳潮產鹽鐵橋孔道以綰轡之而摧其什一君執管
鑰以米額羨而商不贏朝盜橫戈海上居城市為人
粵草卷之三 序
囊囊昔時飛鳥銜翼走獸廢脚今即稍夷艾其渠未
生得者 天子尚宵旰憂之君入潮而徇生羣野戶
不捷田不爭畔漁不爭隈權以贍軍興軍以保軌里
連鄉二三年來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繫誰為之
諸下邑得枕枕上治其氓而守四竟君為之屏君惡
能一日去潮哉於是伯子聞諸君語始堅決不去潮
之商民大悅謹舞稱百歲諸君又晉商民語之曰是
太安人令而守贊之也商民又稱太安人百歲子章
於是次第其語以復太安人太安人大悅為加一七
箸伯子聞而誦予曰善哉子之為吾母壽也

劉母周太淑人七十序
方子自燕還也假裝入越居無何三川 命下遷延
邑屋祗供菽水姻戚合沓紛以文委筆研旁午強半
壽語一日虞侍家大人母劉恭人側恭人曰兒勞欲
矣文故業今又主文事何說之辭予叔太僕先生周
淑人以今年壽七十兒自幼交驩嗣君孝庶固不得
斬一言也子章敬語問期恭人曰憶每歲中秋後酌
彼兕觥其八月廿辰手子章敬語問周淑人夙懿恭
人曰周本姬家苗裔在漆田為著姓其長者嚴庭誥
御開文憲吾所睹記若胡憲長廬山公母歐陽侍郎
粵草卷之三 序
橫溪公妃與今淑人皆望者周公某覓快壻得太僕
公識者謂若晉周浚人倫之鑒焉淑人生富習美
飾歸太僕公公故諸生淑人即落靚粧脩行婦道識
者謂若桓少君鹿車之風焉太僕公既貴未子淑人
膏沐諸媵肅肅宵征無嘆不猶嫁諸姬女無以異已
女則吾劉之樛木也春秋烝嘗即居邑城而牖下之
莫公宮之用僮僮祁祁無以息日則吾劉之季女也
始佐太僕公教孝庶結鴻生雋儒共攻舉子業酒漿
醢醢一呼百羞孝庶舉而公即世淑人又以身為父
師督孝庶枕心希古黼藻百行以故孝庶大有譽於

四遠躍馬登迹朱輪累轍以繩繩太僕之業可竭足
頃者則又吾劉之孟陶母也淑人懿微不盡是是其
鉅者禮極中閨教裨陰訓兒司教三川三川女婦有
貞專淑媛猶得入彤管之書霑良史之筆而矧其在
戚屬矣子章敬諾居無何暑既處玄鳥且歸秋冉
冉仲矣家別駕兄凌雲介其二子應龍應某來徵子
言為淑人百歲祝應某者淑人子壻也予乃言曰微
二子之言之也章故願有言雖然章即有言則惡能
有加於母恭人言二子請問恭人言予一一以恭人
語予者語二子二子還報別駕別駕曰善哉劉恭人

學草卷之三

序

之言周淑人也父師孝廉則義方成矣蘋蘩公官則
明德馨矣葛藟膠木則福履將矣掩華敦樸則質行
章矣生自名閥則微音裕矣從容陰禮婉婉柔則有
一於斯足以千載而況其兼至乎此劉子政之所樂
來而杜元凱之所肅紀者也吾弟其次第書之吾將
持為淑人祝焉子章敬諾

宗伯母曾孺人六十序

齊杞梁妻曰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倚父夫在
倚夫子在倚子豈不謂陰陽殊趨男女二行陰雖有
美舍之弗敢成執生男如狼猶恐其尫丈夫而倚尫

也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婦人而無倚虎也不佞謂此
特道平日耳脫稱未亡人黃鵠登寡失其故雄有子
尚穀羽翮未張方是時倚夫乎倚子乎故其植志在
貞其執行在忍強無所倚如丈夫而後可以濟難以
亡負於所天而其執其道亦丈夫而難婦人脆於志
厥於心易以邪開一難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二難弟
弟利其譽隣里榮其色父母憐其艾百誘千劫重垢
廢室梁聘高行童威禮宗不無也三難先王之教不
明世婦外不耳保母傳母之訓內不目女誠女憲之
文四難疾風勁幹狂流砥柱夫亡子孀乃見貞婦嗟

學草卷之三

序

哉誠難矣予宗食指不下萬人內政肅穆代以賢節
著稱者今梅渚天穀弟母氏曾孺人其一焉孺人出
龍丘曾為邑聞家年十六笄而字梅池君事尊章龔
行婦道勤不告勞圖以內悉倚辦孺人梅池君亡以
碩脩什一之業而息之視先人產日益拓侈孺人方
盛年卒然謂梅池曰君未有息妾免不學宗祧之謂
何人且議君牽於帷牆非妾所敢承也竟巾侍兒膏
沐以羞於後室無幾何孺人舉穀人謂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孺人有馬又無幾何梅池病革孺人泣曰君
病病即不可諱妾從君乎從孺子乎梅池曰子無愛

於死無所愛於我孰與愛其死以愛孺子之為
大也孺人敬諾積心愁慮拮据辛雇以佐穀學
夜徹無姑與息稍長詔出就外傳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今方富於年乘蜻駕虬以須扶掖人謂路設出於
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孺人以今年正月壽
六十矣會不佞出守潮陽過家為家大人壽已登孺
人堂斟兕觥為孺人壽首歌膠木宗老曰奚也不佞
曰孺人壯齡開膝門為宗柘重是穀所繇植也次歌
栢舟宗老曰奚也不佞曰端操有嘒幽閑有容斤斤
三十年臨薄冰以待白日即共姜奚以讓焉終歌闋

學草卷之三

序

主

官宗老曰奚也不佞曰昔為令妻今為壽母既多受
杜黃髮兒齒是子姓所祝受壽也禮竣不佞次序為
說而因有感杞婦之三倚孺人若無所倚世婦之四
難孺人若無所難蓋吾古之陶嬰吾郭之桓獲足明
風烈而昭彤管矣孺人進穀而語之曰寡婦之子非
有見焉不與為友意者孺子今可倚乎不然而何以
辱大夫姪一言為老婦重也不佞聞之曰女知莫如
婦曾孺人之為吾家婦智矣夫既壽其身且昭其子

樂山吳長公七十序

吾郡曾公之為海陽也茂德所綏每察梓長年處逸

徠勞不倦當此之勤大執體乎余不佞得交海陽士
其廣聞有吳長公前郡大夫舒公以賓禮禮之矣
公則以懷民為一革務得人宣明教化如吳三老等
不再延擇何以風謠俗後以賓禮禮之及化條行察
擇方正有護者為約鄉佐推擇吳長公復以伯落長
之禮禮之無何直指蔡公行縣察擇耆行最高者八
人人給絹一疋首給吳三老學林稱直指君暨郡邑
大夫之推舉四面風德是謂軼迹吳長公應命為知
者首是謂持起以布衣柔履之士受上人知見器重
焉由是邑之士民莫不閔免如家至而日見之明盛

學草卷之三

序

主

治之所隆也海陽士對余稱吳長公孝父甚焉內外
脩飾弟吳次公早世一子從文方在髫髻長公欲遂
其功名令與子從章俱學既而為郡文學員都試首
名里人謂長公遂之有名也賈於吳閭樹價通都出
言以副情發號以順時諸貴人為之二價者數十
年人稱長公有韓伯休之風烈焉以父先逝遂謝賈
事家居奉母日嚴不離左右九廿年外母無子事外
母如母卒之日載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畢焚務
於施人之窮之時過無宿麥則出囊中錢貸之多此
類數為郡邑大夫所推擇然不以見推擇為尚益自

損退閨門養性不治榮名以違俗則危殆以依世則
滿調不卑不亢是吾師也生平躬服節儉至晚年綿
衣不敘草鞋不穿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惟宗信義以
訓迪里俗若吳長公謂之謹厚長者之行與非也今
年八月廿四日長公春秋七十之辰其子婿王大元
方變曹頤中外孫王道輝介吳君瑞毅走書燕中屬
余不佞之言以壽瑞毅則向稱長公於余者又稱長
公之子太學從章從子文學從文為世其家文雅質
行里所推重今余之言不亦有微執而壅則曰外父
視兀等子視之也外孫則曰輝幼失怙撫於外家外
粵草卷之三

序

主

大父視輝孫視之也惟惠之揚托之言以稱觴為少
報塞萬分焉蓋人情恩深者其義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嘆今聞長公為內外所誦祝
則舅壽期願可右笑侯也世人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比比然聞長公為人言者不止口容若不勝衣而質
行明徹為上人所周知內外所誦祝若此詎輩為邑
三老今國家輟輪徵請得若而人其長厚之風潛
助於治化靜靡談而敦實行所裨益豈不大哉余不
佞為此言時曾大夫以入親亦在燕中遂正於大
夫亦以孔子有言為政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而
交致之焉終

續衣生學草卷之四

恭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記

六虛堂記

夫道一生二二生三無三才而兩之故六伏羲氏則
而畫之曰六畫分陰分陽用柔用剛曰六位道有變
動曰六爻擬諸形象曰六龍吾夫子以其不可典要
曰六虛惚之非六也三才之道也無聲臭無名象虛
也而未始虛也富有而大日新而盛實也而未始實
也實而虛虛而實是乃所謂道也天之蒼蒼參寥無
上玄冥無下杳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杳然邪地之
溟溟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曠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
曠然邪人之惺惺喜怒哀樂之未發忿懣好樂憂患
之未有所湛然虛者非邪而孰為之湛然邪就其杳
然曠然湛然者名之不可謂非虛就其所以為杳然
曠然湛然者名之不可謂虛老者曰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乎虛而不屈此老氏之虛也而歸之無無佛者
曰離者無身微者無心執身為身者則有身礙執心
為心者則有心礙此佛氏之虛也而歸之空空詞章

之儒經籍深富辭理遐巨渙如江海鬱若崑鄧自謂
濫侈葛天推三成萬實其腹以今古而竟流於淫談
刑名之家儲說倒言八觀五輔薄仁義羨富強盡思
慮揣得失挈前言而責後功自謂其實利便於人國
而竟流於慘刻是四人者虛者虛矣而惡知所以虛
實者實矣而惡知所以實吾所謂虛此六者也陰與
陽柔與剛仁與義也不有六則無以受一不有一則
無以成六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此虛虛實實之說也顏子仰鑽瞻忽幾逃
老佛之舍而夫子以禮文實之見徹卓爾子貢貨殖

粵草卷之四

記

二

猶然多學多能之見至於千億屢中中充也滿也已
墮於世儒之塹而夫子以顏之屢空惕之空虛也故
顏之學始於如愚終於若虛而非賜所敢望吾師趙
潑陽先生起東浙慨然以斯道自任子章弱冠受學
於燕先生嘗告子章曰人之一心無時不用亦無時
不止如太虛之體流行於旦夕瞬息間而未嘗有也
又曰幾者動之微先道之終後天之始也辨之而早
不離乎天失之不察遂向乎人流行而無有者虛也
幾者一而實也蓋宛然聖門虛實之旨先生在詞垣
以不得於時相出臬東粵已拂衣歸金華天啟斯文

付之六洞虛明玲瓏盤紆豁徹舊三洞名白雲紫霞
湧雪僧埋其三未有名至是悉屬先生先生誅茅結
廬其間顏其堂曰六虛會 詔召先生入佛顧問而
子章侍堂中先生頌謂子章記之嗟乎宇宙大矣所
謂虛者豈第六洞自六而百千萬億兆京正載何適
非虛而要其實則一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五達道
三達德之行一也生知學知困知之知一也安行利
行勉行之成功一也為天下國家之九經一也佛老
空無其萬而并空無其一故間爾於五際而室施於
八埏辭章刑名之儒綢繆其萬而名聞其一故翺翔

粵草卷之四

記

三

於蓬蒿而絕望於蒼溟此聖人之所以為大也虛而
為盈難乎有恒故虛貴盈也山上有澤虛以受人故
虛貴受也不盈不受是曰不實而何虛之貴為雖有
千雉之城士民不備薪食不給方楯鐵鉅不稱則守
陴者泣雖有萬斛之舟檣櫂不利綯繆不長旌旗帆
帷不設則御風者疑此亦虛而不實者之過也昔者
周元公之言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二言始於老子安
得曲為元公諱頌元公意曰無極非虛無也而太極
故能生陰生陽以生萬物故又曰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曰真曰精曰凝此吾儒之實非老氏之

虛也當時門人未能深惟其肯闡明其說而徒以滋建安驚湖之紛員先生以六虛名堂豈無一而實者為之貫乎而今異日登斯堂者疑於先生之肯若後之紛員於元公吾黨與有責焉子章不佞請得以虛虛實實之說明之至於巖洞丘壑之奇戶牖綽楔之義今幾通塞之繇詳在同門汝南王太史胤昌記中不具論

願豐亭記

水一也三代而上不以隄隄之亦治三代而下不以隄隄之不治則曷以故焉時也繇迷於時而息石於

鴻水泥濘之日故績用弗成而決排鑿辟待於禹與

四

賈讓迷於時而欲施禹績於鴻嘉之秋徙民決隄猥云上策亦竟托諸空言時乎時乎其微乎不佞反覆惟之時者天也天者人也三代人徒蠡少足夫百畝田足於人捐其卑濕以予水不與競尺寸之地何所事隄吳楚秦漢而後生齒既蕃聚落日修田不益剛民萌稷稷勢不得不疆理其卑濕為田以澹人而不得不隄防其犇湍以衛田嗟乎此後世之隄所以日崇也猶之井田封建素以來不得不阡陌之鄰國之也明興隄防之繁莫甚於今高寶維揚達於徐

沛遙隄縷隄老隄新隄隄之上有亭自熬極以下不可名數此其隄與亭之鉅者國家受漕利而坐享百萬艘以警軍興其明効可睹已我潮最爾辟在東嶺沿河治隄自宋迄今長岐城北南桂登隆東津秋溪上莆下莆在在而隄郡以上崇岡復嶺田多在嶺逕河壩河水自大埔程鄉三河而下如建屋鏡執直射田郡以下百里外南臨裨海水潮洑浸灌雄風捲浪鹹水湧汗厥田不秋遂成島鹵故內隄防河以亡受其迅流之射外隄防海以拒其鹹流之入潮之隄如戶樞捷如身軀裘捷不下則盜入之裘不重則寒侵之隄不厚則水齧之其可以死一也萬曆十一年夏惠陽大水漂自長樂濫於海陽兩河隄畔崩潰決不佞秋以試事入省冬以親入燕未及築砌而去同知何君署郡篆日惟隄是棘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乃自負薪塞其隙竇令下甫旬百姓驩趨起竹篙至漣溪共長若干丈濶若干丈衛隄以內田共若干畝不焚官帑崔然石菑公乃築廟其上以祠水神築亭廟傍名曰願豐意以隄固則水不盜浸水不盜浸則田不殫為河田不殫為河則民得稱黍莠牧其中而樂其室家嗟呼公之所以為潮民摯矣明年夏

五

水自惠米如故而潮無逢其災害兩岨堅隄垂垂如
長虹南東畝其歲歲冬公病漏枕枕上二月餘潮民
扶老幼襟然禱諸城隍曰公壽吾潮奈何以吾潮死
公公僊渠之漏止泛溢不愁吾民吾民聽公病漏不
一救藥無德不售矧是父母已而巫者醫者僉曰公
亡恙民大說又明年春公病瘳不佞衆公及別駕梅
君節推王君守備將軍陳君泛舟韓江登隄亭酌兕
觥為公壽酒酣公起賦甫田不佞賦大田公謝不敏
不佞曰是役也太守事也公代守以福潮民而守代
潮民以祝公釋詩者曰曾孫以我田既戒報農夫以
卑草卷之四

六

重建漢壽亭侯祠碑記

世傳漢壽亭侯關雲長當戰陣中手左氏春秋不釋
夫春秋與秋天也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春
出陽入陰秋入陰出陽故常一而不滅一而不二者
天之行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君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中心在人之中
心在人之中心也持二忠者為患患人之忠不一者
也故不一者患所從生目二視則盲耳二聽則聾左
手畫方右手畫圓莫能成人况一心事二君者乎侯
學春秋一心於劉氏其旨微矣東漢日落當時與侯
相周旋者三人玄德中山裔故兄焉後臣曹氏弑后
王魏去洛遷許僭加九錫孫氏帝父允据江東因而
自王萬世而下誰不知右孫左曹而侯獨不然廬其
廬食其食報效而後去赤壁之戰老瞞氣奪華容相
遭不發一鏃么麼仲謀若乳臭兒講昏不可索荊州

卑草卷之四

七

不可侯豈賢世之姦姦世之賢者執侯自負重矣侯
惡知玄德惡知曹孫知漢而已臣玄德非臣玄德也
臣漢也曹生侯并貸玄德妻孥非生侯也生漢也荆
漢土孫氏以為堅策土而自張官置吏侯以為奪漢
也故怒權而于操而權卒奪荆而襲侯非襲侯也襲
漢也權於是重得罪天下後世而操輕矣朱子曰人
皆知操為漢賊不知權真漢賊孔明先主正做得好
時又為其壞了豈非謂麥城之役乎春秋傳曰重為
輕輕為重濟桓之立弗受之先君刃弟子糾罪亦重
矣然而知三酌管仲以自覆蓋不背要盟以自湔浣

春秋予之此重而輕者趙宣子世大夫也穿紱靈公宣子亡不出竟返不討賊春秋誅其忘晉書曰趙盾弑君此輕而重者春秋予桓侯予操春秋誅盾侯拒權其法一也嗟乎侯於春秋深矣潮故有侯祠在衛東角湫隘喧溷南海陳將軍經翰守備潮州謁侯祠嘆曰噫非所以肅明威而薦抱蜀也卜地於衛左長若干丈橫若干丈飭材鳩工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已事於某年某月日中為祠祀侯左右為兩翼前為池梁其上以通於門會不佞自親還將軍屬記不佞并請題其廟題曰漢壽亭侯祠一切武安壯繆等專章卷之四

記

號捐不書嗚呼繁侯於漢庶幾明侯之心而毋盤於春秋之肯者與

程鄉縣凌風樓記

子章讀文信國公集宋氏之季公提動王師出入江閩往來梅州後繫燕獄追往憶故至集杜句眎梅州不無并州之慨焉其言曰予至汀汀兵非素所拊循寇兵自顧自劍交予引兵趨漳謀入衛漳潮道阻乃入梅州時麾下頑不循法斬二都統軍政一新而系之以詩樓用凌風迥孤城隱霧深萬事隨轉燭秋光近青岑嗟乎公於梅何卷卷也公自麗虜難毀家從

戎及至梅母子兄弟始相見時弟璧知惠州母夫人遊二子間處之怡愉公自梅復潮趨潮陽以及五坡嶺之既始浮南海嘆零丁說皇恐以成仁于帶市而公為趙氏之念至是始畢則所以成公忠孝大節梅與潮也公得無意於吾潮乎沁園春詞沛塞蒼溟至今留鎮東山而梅州廿言即郡縣志脫畧不書何也萬曆癸未余繇覲還越入羅浮聞程鄉諸鍾賊亂劫榜人絕龍川至則觀察鄭公業已討賊剪逆扶傷殲死拊輯黎甿招徠脅從予與司理王君國賓及錢丞毅受鄭公方畧布嶺之東四遠日縛其未盡殲者專章卷之四

九

緯至月餘程大救定因念公所云梅州都統頑不循法以今觀之豈其習俗倡亂後昔以然耶形家又言城南門抱負少詖門外河流湍悍失其故道是用梯亂予登之悵然因摘公詩樓角凌風迥之句顏之曰凌風樓嗟乎退之守潮而潮趨文周元公提刑入潮而潮知學豈必易民而後化哉顧子瞻一記韓祠逾光元晦拙禽數語周賦始顯公駐梅日久其忠義之氣豈亡過化於此鄉者莫為之後如子瞻元晦今遇抑不白志乘莫載予故刻公梅州篇於石以配潮陽東山之詞而借凌風二字貽之樓角俾程鄉民萌過

此樓者得亡迴心滌慮激忠赴義前被其所為不即於二都統與諸鍾之淫而求亡負於公如潮人之向文學日鑄陶於韓公元公者邪夫風化也其氣博記而動物也細則細夏則夏風風而決決則風風而決決莫得而違也公靈爽凌厲風雲予以公之風風程人辟之明庶逐寒而閭閻排暑也瞬息周八極豈第四竟昔予視推真州於公度江處葺大忠祠今未守潮上書督學大夫請公及同死義者入祀名宦而况梅州又公生所注屬之鄉假公片語以褫庸回而奪之魄挽澆薄而趨之醇或者其在此樓乎母令程義

粵草卷之四

十

化獨專美故乘可也

重修養賢堂記

昔者孔子之言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亦曰士能亡恒產有恒心民則不能此特為上智下愚設耳士君子而下民小人而上智可令愚愚可令智是曰中人天下惟中人為眾窮則小人泰則君子多賴則士亡所賴則民先王知其眾不可以力勝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令亡迫於窮苦以亡失為士君子故其制祿自庶人在官者得代耕上至士大夫卿適遷適隆凡此皆以養廉恥而遠於奇袤消其

養生喪死之憾而成其為社稷廟廊之器其長恤人才之意如此國家設官頒祿祿祿而代寢薄而郡邑之士廩於學庠庶幾類官米廩之遺邑士半於郡制二十人高皇帝意者曰之二十八者幸為士君子履約而裕智慮益粹白不幸而民小人吾恤其饑寒久彼將有所訾而不大曠嗟吁嗟乎愛士摯矣恭和在廬陵稱忠義文獻區二百餘年縣廩射策取高第比比可數蔚為碩儒顯為名卿故會食亡所嘉靖間邑王侯初尊經閣出餘植建廩堂當時會稽其事屬族世父元暢予髫髻時猶及聞之歲父堂圯隆慶間邑某侯葺而斥之中為堂顏曰養賢左右為二楹前為門後為講舍共橫若干丈長若干丈丁卯予從諸君後講業其中已已奉恩詔入國學堂尋圯萬曆壬午邑尹侯來治西昌度貞察舉留意絃誦捐俸出錢伐材重構鼎于故域觀于舊制而屬其事二尹陳侯又不欲民前侯意仍厥堂名而屬其記予某子某謝不敏諸君以昔共講業故叟趨之子輩曰予讀孔子序易卦其言養者二曰物釋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物畜然後有養故受之以順釋也者微也辭曰蒙以養正畜也者大也辭曰聖人養賢我是以知其正也

粵草卷之四

十一

乃所以賢其稗也乃所以畜而其需也乃所以由順與順之權在君而需之實在我故又曰順者養也需者飲食之道也此道不明不行世蠱知味士立橫序中糟粕詞賦沉酣制科其託而逃焉者掇拾浮屠醉夢玄牝一得志三人者貪饕聲利埒如也夫子樂疏食水飲曲肱浮雲富貴豈徒自傷所遭不幸為萬世示飲食正理需道也伯魚顏子之均在攝相後官日父仕日膳亡能厚二子墜則疏水曲肱聖人樂之終身焉耳今士大夫蓬累而行猶閑免自好得時則駕朱軒駟馬相埒道涂璇房綺室貯以靡曼而猶曰吾

學草卷之四

十一

擇為之其將誰欺乎此於飲食之道自相叛戾即業食太官飽鼠耳其誰曰賢天地不為宇內私一物故能養萬物賢者不為吾身私一物故能養萬民故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此需順之旨也漢人之諺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嗟乎其弊豈直漢執子某先諸君而出尸素吳越徂恩十有三年惴惴焉戴不肖之容以附於賢士大夫之林重為吾邑忠義文獻之玷故推廣養賢之說在先自養正與諸君子交淬礪焉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於茲且二十年所逼於盜夷其窳以為國也昔也圯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死食則不能活五穀益笑民之司命也蓄賈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詘焉水絕壤斷舟輿為梗不得曰衢國地十分山得其七而田重重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東距南海隅於羅浮西距澄海阻以程江去黃沛者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為國者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故今為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執

學草卷之四

十三

在水陸二衢陸則民苦於任擔而能於林麓一夫之力重足共朝夕水則民逸於舟楫而力紆於澗汜一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為登降之萌也孰與使為蒞澤之萌也此平邑新河之議所由起也子壬午春入潮時照磨廖汝栢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予甚矚之民方剗耜未趨芸壟不給秋予入親郡丞何君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可出緩金倡之平民子未雲集廖以憂去今令黃君郁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運遂竟厥工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子渡入三河凡二

萬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峰梗險凡三巨石開鳥瞰
紫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揚船合溪七里犂壁沙石凡
十灘邇地防挑浚土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
勞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於萬曆十一年春
正月已事於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
命鑿大峯劍門二灘以夷水道平民爭以輕舫試新
河水溜石坻沙漂壑激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
載虔汀商賈絡繹奏合平城不路而民雍於衢不海
而鹽溢於釜不野而穀周於廩壘嶂深箐莫礙舟楫

粵草卷之四

十四

恒風淫雨市不翔踊民力逸而國用饒則河之為利
博也河既濟予適從 覲還黃令來謁以工成告且
徵言以紀其事予讀河渠書李冰守蜀鑿離堆穿二
江渠皆可行舟百姓饗其利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
渠民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
水之為國利其較著矣乎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
與海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
田海之利如米粟魚鹽得從渠人以羨易無以逸代
勞平即界萬山中通財交殷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
時斬木揭竿甘為盜者又惡知非以米鹽不通施無

以延其司命而掠之他竟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賈
引灌漑而并以塞盜源此其所急於民者猶在蜀
鄴上某不佞會 覲去無能執後坐享事成則無愛
一語以書藩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
子弟之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浚之俾勿墮
嗟乎此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越嶺東之多盜也豈獨其民獷悍扒蓋亦山川若為
歲焉蔽垢內穢者地也前被其垢穢而號咷之者人
也彼地即辟逃設為官司治之設為城廓衛之設為

粵草卷之四

十五

市巷門渠通之設為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蹈也路露
也蹈且露即野之橫行徑踰者禁而山川無能為蔽
鼠杜孤城鹿蹊馬跡足脰車轂緣踵而踏之故道路
之設豈第便往來所以破山川之蔽而攻姦宄之竇
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
而樹之林以為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
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
王語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
先開道於牂牁越雋曰此制寇越一奇也故越盜多
好徑負道之險而制越盜者莫急於開道以夷其險

海豐越劇邑而當惠潮之湊盜寇潮潮急之則走豐之西合惠黨以拒潮他日寇惠惠急之又走而之豐之東以合潮黨而拒惠若楊桃嶺一帶故逋逃藪也嶺故有路下達惠廣上徹潮漳亦豐之劇旁乎鑿於漢塞於孫吳通於晉明帝之六年而自六朝以及唐宋元大盜据為堅窟 明興政教旁羅訖于海隅景泰間運司砌驛路大蹊亭礎猶存蹊與嶺連通通塞正德間邑令楊君繼榮始甃楊桃嘉靖末盜起復塞行人從間道繇新嶺康坑南山抵觀音堂絕江日莫苦亡舟楫露宿壁次盜遇而收之如委饑虎今

粵草卷之四

十六

天子神武芟夷群盜豐民始復循陟故道碩狹者蝸角迴者羊腸岬壘者竈突峭急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騰而波湧山柵截業中洞外逼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橋而卻前步良亦險矣已郡丞廖君憲邑令王君惟翰後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兩繇此部郎出守惠州期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楊嶺道梗伏聞黃公乃捐適金檄別駕木君某董其役未竣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突砥逆拆伐石築土程日覈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

五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况言子章在易有之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者曰安行也楊桃為戎伏自漢晉至今矣刈其榛莽排為方軌高陵既升戎將焉興此最得周官司險之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區區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惠潮曰愍國惠潮目豐曰連敷茲路之闢豈直幸惠唇厚齒固指完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桑惠鎮定子章故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沈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

粵草卷之四

十七

婉以從令安而好敬昔東海徐吾借燭隣婦夜與合績子章不佞無能為公禪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時時為公徐吾處下去後一掃陳席焉

浣溪五祠祭田記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下而卿大夫有圭田以祀其先惟士無不則亦不祭故祭田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吾宗自唐中丞祖以來食指幾萬人州處萬安泰和之壑相距四十里每小宗有祠祠有田以共飭焉且鄰其徽田靈於先人毋敢後時不舉若浣溪五祠祭田今叔

喜始益拓之五祠者何祀始祖興宗分祖季實高祖
定軒曾祖傳巖祖大川也五祠之子孫夥矣何喜以
一人田喜儒且貧矣何能以一人田嗟乎此喜所以
為孝也喜父崇簡性儉儻高譚濶武急人甌難解其
紛糾不契契付一之業家用旁落母張孺人少宗伯
衡姪女也申禮靜志課子詩書喜由是勵力於學丙
夜不休歇願牛衣蠅廬亡以佐饔膳出為鄉塾師籍
菽藜怡二尊人年廿九又為文江人師父塲哭痛殮
塋一繩於家禮服竟始以母命娶李氏亡幾何李塲
喜年三十七矣自以母耄且廢婦歿亡依不忍其塊

卑草卷之四

十八

處也辭文江弟子又為鄉塾師母子啁啁明云不離
八年所而母又塲喜合塋母於父遷妻李附焉服竟
乃曰老母在喜身不敢遠遊今得脫然馳四方矣遂
之潯陽為潯陽人師五年來歸曰吾年五十有五不
幸罹痿疾非淳華莫起吾已矣恐去墳墓填他鄉溝
壑又為鄉塾師會稽前後所得贊儀共六十金或曰
君未耄財而息之與時轉貨可高訾喜曰吾勿貫市
或曰君未有息營數畝將自老焉喜曰吾力弗任耕
天譴不孝靡似靡續昇日者夏初秋嘗將屬之誰乃
捐金市田若干畝助五祠祭立父母主於席側族人

憐而允之喜曰未也族憐而允我者寧心人乎聞之
郡縣聞之直指邵公公異而旌其孝今邑侯王公從
上之觀察公批鐫碑於祠以永孝思喜曰未也石不
可泐乎吾聞之不朽者德其次莫如言文獻不足夏
殷亡徵吾將言有道勒之貞珉是先人無祭而有
祭喜無子而有子也於是族伯博士簡業先生為具
仁孝永念疏聞之家大人命子章記之嗟哉
先王孝敬之教不明於世士大夫愛存慈著之忱不
展於宗公賓朋殷動高會倡樂挾膳提醪不辭千金
而經祠世室窮年不得一商脰之饗其貧而無賴者

卑草卷之四

十九

斬丘木鬻祭器市祀田以衣食其身而燕越其祖叔
喜愛父母而豐廟享籍祖宗以存親悞其為謀動且
摯矣語曰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草水出神魚而
喜至痿其體弗克舉子奚也彼所以為子者大也羊
舌之鬼餒矣而叔向之賢存中郎之女胡美而華顛
之文存道生佛生之既慘矣而信國之烈存所存存
即子也而况喜以孝存乎夫孝也者施之後世無朝
夕者也

惠州府教場振武堂記

夫兩軍相壘人各懷鬪心士競含生氣而卒有一敗

敗於其所不便而死於其所不習夫其所以不便且習者豈獨其卒之咎咎坐於將卒者之教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伏鷄搏狸乳犬犯虎夫何幸之有 國家兵制二百年來蓋三變云始郡國制衛所領以百夫長千夫長統於萬夫長其弊也統絀弱將旄倪充伍一變為民兵廩於里甲隸之有司其弊也比肩廝與駢足郵遞闌於千楮無補城堦再變為召募半四方亡命者郊野多壘稍籍其勁悍其弊也恃力驕主馮衆脫巾往者辱鎮臣於錢唐挾總帥於西川朋徭賊於東山其無賴於國何以異閭左民其

學草卷之四

二十

而說者胥咎其將之無教深執乎其言之也 國初郡郊各設教場以訓成卒比者召募成行主將往往即其所簡練之惠州故有塢在西郊亭堂蕪塌帷幄風雨萬曆甲申叅戎洪將軍至謀於郡守黃公曰古者四民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矧在五兵兵之設也春蒐振旅秋獮治兵同居同游同樂同和故夜戰足以不乖晝戰足以相識今教有場矣而臺壘不設目耳不一非以成威神而肅斧鉞也黃公謀之郡丞鄭公別駕馬公司理孫公愈躋其議上之巡道鄭公守道韓公報曰可乃朋心協誓庀工鳩材築臺中廣

千尺長若干尺臺前建若干楹中為堂顏曰振武左右為兩翼前設二壘以崇牙旗喧鼓角臺後為後堂經始於某年某月已事於某年某月會子章以考績入會城道惠陽二公出郊祖餞謁余一言紀之余惟教者訓練之謂也振者奮揚之謂也今之教且振者不過曰旌旗幡麾之節金鼓笳笛之聲綬綸寵轂之飾率然招搖前却左右之應如斯而已居亡事威目威耳廩不可犯猝有急坐漏舟中伏燒屋下耳安所得勝兵而用之聞之司馬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

學草卷之四

二十一

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每變皆習乃授其兵今所為一人者誰乎鷙鳥將擊卑飛歛翼猛獸將搏耳俯伏微執微執勝在不可知今將而知微者誰乎蓋其學也乃所以為教未有不學而能教也者其微也乃所以為振未有不微而能振也者此大將事也共將軍起家儒生魁武闡予嘗得其試策讀之說詩書敦禮樂蓋庶幾學而知微者頃者程鄉之江醜類悉殲渠率未獲守道楊公以義激將軍將軍軫輜車之急授計左右蹠萬山中折其首以獻 天子制恩千里草塋再救將軍之教肅而武振類如此召募即

悍亦惡敢恃力衆以傲將軍昇日者臨大敵剪鉅寇
吾知惠陽一路皆便且習者吾潮亦永籍蒼哉我
時黃公方建文昌祠以州處諸生而復相將軍建振
武亭以端治五兵蓋合文翁龔少卿治蜀潁川兩施
之惠陽可不謂總文武兼剛柔者哉黃公名時兩姑
蘇人鄭公名天佐閩人馬公名伋孫公名鳴教俱楚
人洪將軍名夢鯉亦閩人

北海祠祭田記

記曰圭田無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而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王制亦言大夫士宗

學草卷之四

二十三

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知圭田賜也士無圭
田者亦多矣而一廟二廟一壇之制適士官師得祭
於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悽愴怵惕之心得饗於親
春禴秋嘗夏杓冬烝時必不可疏而脩官室設墻屋
備百物非田莫與辦此近時士大夫家祭田之議所
繇起也猶圭田之遺也余郭游溪為邑著姓自二節
婦以來至封大理君始著大理四子長福州衛知事
仁次進士按察司副使仕知事子鵬以援例授益藩
引禮舍人引禮子堯臣繇邑庠生授京衛經歷京衛
子子聰繇邑庠生授都司經歷嘗捐腴田入忠孝堂

為義田以警封大理君支裔具載曾中丞魯源先生
記中經歷為諸生時與予同橫序其為人急大義而
親親守天之聚而施於宜當京衛存日專建祠祀引
禮題曰北海祠北海者引禮君號也京衛易簣長安
舍中絕口家事遺勅經歷撥田贍北海祠祭以其餘
課北海支孫經歷捧讀感泣恐切先志益推廓而增
大之捐泰和信豐二邑田若干畝供春秋祭若干畝
給泰豐賦若干畝贍塾師束脩款約首舉是三者
次昏取殯瘞次疾痛醫藥次丘壟封築次酒漿毛餘
次減獲衣食詳不苛樊簡于疏濶儉不畜固費不吝
學草卷之四

二十三

太緒令北海而在為子孫之畫無以易此孝哉經歷
承考幹父而昭祖烈即匪圭田之賜世世萬子孫食
之矣經歷復慮後死者闕於敬宗收族之義而越越
焉刀圭尋尺是競特屬于記之石予嘗讀南山矣疆
場翼翼黍稷或或與我尸賓壽考萬年又嘗誦大田
矣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夫曾孫之大田與南山之田未必即古
者圭田而一以昇尸一以享祀則知受釐者祭成祭
者田古賢聖莫之違已士大夫家無幸而貧官衆一
畝享重二簋犧牲玉帛不脩采服羹器不蠲次主屏

攝不位達達匱於祀而不知其福北海之祀田酌酌
如南山大田云云皆悉祀之概所必致者脫或皆窳
而荒蕪恣雅而割分倚富而吞并厭貧而弼市甚之
斬丘木衣祭服市祭器請墓地皆宗廟之蠹而鬼神
所必既者經歷君得無隹慮而深惟乎予不佞敢以
規為瑱而日寘之嗣北海者之耳也無忘經歷之歎
約也

續衣生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奉政大夫王載南先生墓誌銘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隆慶改元詔天下貢士實國學於是四方士雲集京
師大司成餘姚孫公奏兩京增解額至百五十人歲
庚午大比穆皇帝命故侍郎丁文恪公暨今元相少
師申公以學士主順天試而連江王載南先生以襄
城諭分校易房得士共十九人俱一時名士如晉江
李爾張海寧郭舜舉萬安朱可大獲康崔獻可宛平

浦良弼及子章後先成進士二學士稱襄城諭得人
繇是海內翕然稱王先生水鏡云公以萬曆壬午繇
思明犇贈君洞樵公喪返連江子章以是年出守潮
陽走一介上公聖室而公已捐館比赴至子章為位
哭今年春公長子執中令仲子美中持黥令吳公應
乾狀來徵銘嗚呼余尚忍銘余師仲子哭曰六一之
銘屬之子瞻文信國狀洪潮州俱以弟子得書其師
子母辭且先大夫易簣時語不肖孤銘我必二三子
而郭潮陽且近孺子趨而掩諸幽子章唯唯按狀公

諱一岳字鎮甫別號載南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
始祖昭歷避亂從王審知入閩家連江之瑚瑤號瑚
瑤上王世多大隱比脩而昌繇脩而濯而豫豫生文
迪即贈君也取蕭氏夢吞瑞石而生公公生二三歲
好弄褚穎神王形碩弱冠清劬補弟子員督學大夫
胡湘江公行縣試公第一嘉靖戊午舉于鄉三對公
車不偶贈君且老誠曰世之子寧必進士而養乎公
乃謁選教諭襄城庀學宮補祭器教士以行義為前
茅比校士於燕得諸生卷還以督程襄士襄士行文
不變亡幾何擢廣西上林令上林屬田州壤隣交趾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二

土獬廌亂短狐射影橫山石江瘴癘彌天襄士謂公
何辜投此裔夷公咲曰子序居柳少時遷橫距上林
幾何此吾盤錯地也單車入竟壹意以宣德教拊搖
獠為上策俗樸男女擊砲唱和公厲之禁高城沒壕
編保甲練土著以防夷種萬曆元年征古田洛洛公
督軍興事竟兩臺上公功天子賚公金如千是年
徙守萬州上林人曰甌西海南一邊圉也奈何勉我
父航海外乎遮道留之不可乃醵金伐石紀公大政
七碑豎上林治中公去上林而萬也萬即海嶼黎夷
交貨前守往往以墨敗山崖拱柳歲摧不下數百金

公燕而燭之坐是用單儉亡以稱上指使歲大疫公
禱戒隍廟以身代民萌死疫少歇明年夏不雨禱龍
廟以身跽烈日中少選雲黑雨注民感而亭公跽處
曰神兩亭佗如新橫序初社學濬河渠塗庾廩橋道
浚治萬五載兩臺交荐者三竟以廉儉骸體不媚於
俗六年稍遷思明府同知萬人泣留公如上林人而
粵西人喜曰海南人還我上林父也思明守世黃姓
故事同知不與共國治儼屋桂林奉已臺嚴委七年
公署橫州時八寨驕躡道路為梗上督撫臣戚而
朝食公復治軍興橫距田州千餘里富人子百計賂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三

免宴人輓芻粟病且枕死公一繩之法督有蘇無餉
大集都御史郭公應聘御史李公東交上公功天
子賚之金溢於上林橫守者至公去橫署太平橫人
祖道肖公像蓋祠州治隅伏臘走而祀之十年三月
贈君卒於家赴至公自太平奔喪見星而含望國而
哭六月抵連江傷未視贈君含也哭踊無數志悲心
絕居于廬寢苫枕土十一月病執中等進藥公覆之
曰十年山海不死者以而祖在而祖功矣予得從地
下厚幸矣復何藥已病病以十七日卒廬次享年五
十有三元妃陳氏先公卒生男二長執中娶提舉陳

元憲孫女次美中娶庠士楊炫女繼妣陳氏生男一
尚中女二產萬州名萬姐瓊姐俱未昏嫁執中生女
一桂英美中生男二治乾治坤執中等以今年七月
某日葬贈君瑚琏跨龍山背辛面乙而附公窆於左
嗚呼余讀景差賦曰魂乎無南南方炎火王虺焉只
蜮傷躬只而蘇子海南詩有天涯人日歸路鬼門之
句蓋傷之矣余師丁 聖明盛時與均平子瞻昇方
在燕受知於今元相已在廣推轂於尚書郭公不為
不遇而半生宦轍未脫越壤炎荒鬼門往來如織天
之所以遇師者竟何如乎將暴其忠信恭敬者可之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夷狄而無私蹈水中孚利川姑一試之師耶則其故
莫之解矣雖然上林之瘴可死而師不之死瓊萬之
海可死而師不之死思明八寨之賊乃可死而師不
之死乃竟病於廬而死於孝嗚呼元氣混沌孝在其
中天之所以厚余師者大也余是以銘

銘曰先生之神可敵瘴可測海豺虎豈長劍蓮樞
而寢聖室溘焉遽殤豈苦土之為苗傷雞豚之弗逮
悠悠跨龍子父魁壘

贈奉政大夫何公墓誌銘

予來守潮與何大夫學閔共事三年大夫以考績最

得贈其先大夫古田公如大夫官銓曹移文下大夫
予榮而跋其後大夫曰先公新被 命未闡於珉置
之幽閨宗枋何稽而微言子章子章追惟嘉隆之際
鬱林稱二何俱起家國子先生其後大何以尚為比
部上書揀瓊山海主事瑞謫雄州小何即大夫為駕
部與同舍郎有郤冢宰春同舍郎謫駕部判姑訛二
何名益爽爽而不知膺保而訓淑之者古田公也大
何公後弟小何公季子也嗟乎所繇來姪長矣按狀
公名世綸字伯起世為興業人自其先以孝弟力田
聞至公父瑄始繇儒術為太學生娶龐孺人生公童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五

時嚴重不與隣兒嬉甫髫髻授尚書補博士弟子員正
德己卯舉于鄉計偕婁上春官襄太學公以需次捐
燕舍公一入燕輒兒哭幾絕如不欲生已卒業南均
事東湖吳祭酒增城湛尚書二先生增城之教隨處
體認天理公曰理天之主也心天之舍也舍不繫則
主不處所以整攝其舍體認其主者齊也取心齊坐
忘語自號心齋隙攻古文執與錢唐田公汝成友善
嘉靖壬午謁選就廣東英德縣令始至葺龍山書院
祀宋唐介洪皓二公以為宗邑冠橋起片合公廡劇
者溫宗琳蘇亞鳳械送軍門誅之山海大教湏水綰

較百越賓客蓋至英產酒青山石嵯嶠前令搏筆遺
過者閭閻屬之公屏不以私亦絕不以貶人伐鉅石
橋西溪民走如達市至今呼何公橋三年政成隣封
爭質成其勸錢胡二強宗田畔與清廣州四衛屯界
其畛域砥其遠近民倚為籍亡何龐孺人病喘公則
起扶翼竟不瘳公以憂去歸廬服竟北上通英德
英父老遮道雍留之月餘不忍去已亥補令福州古
田邑在林莽中公至壹以治英者治古首復李延平
張學士祠邑故有僧田若干頃御史某假以賂隣邑
執家公庭諍曰某古令不能守古田而界之隣則何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六

以令為御史不能奪林太保庭棉壯之大書梧山高
三字貽公梧山蒼梧郡名山也先是邑採礦者百費
倚辦富氓而緩其償公曰有司務肥一國而瘠吾子
不可給以帑金而籍封其餘民大悅亡何病渴辛丑
以疾乞休章四上聞兩臺堅不令公去而友人田公
時方督學懇言之兩臺公始得去去之日古父老遮
道雍留之如英父老至有泣下者嗟嗟公何以得此
兩邑人若是勤哉既歸病病明年閏五月某日卒于
家後十餘年而學閔為國子博士 穆皇帝覃恩贈
公文林郎制曰性資雅重問學淵宏百姓服其神明

二邑恃之保障蓋實錄云萬曆壬午興業令馮君文
昭上公鄉行於督學大夫袁公昌祚如其議崇祀公
鄉賢祠矣未駕部以潮州上績最優得贈公奉政大
夫潮州府同知嗟嗟公之學不竟于身而究于子公
之秩不崇於生而加於物若有天手故曰天之所支
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
人鬱林之何太學以儒佻始暢於公張於比部駕部
駕部判姑孰余推姑孰駕部倅朝余守潮其植大節
勇惠政予習之俱亡媿於公而公長孫孝廉耿復以
萬曆己卯舉西粵與公舉同年公之澤不可壞而可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七

遺者尚賒也余讀蒼梧故唐堯時何侯隱蒼梧山事
五帝家三百口後為太極侯公家豈其苗裔耶公五
世祖禹二高祖景九曾祖江亮祖應珠俱隱不仕父
即太學公母龐孺人公元妃蔡氏贈宜人有淑節後
公一年卒子男五人長敢居廣東布政司都事娶吳
氏次敢欺歲貢生娶陳氏知縣榮女繼楊氏次敢任
廩生娶龐氏次敢復即學閔先任南京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今為潮州府同知娶李氏封宜人次敢望陽
女三人一適盧子祐一適莫念憲孫庠生能名一適
梁玉甫孫男十人震蓋廩生耿舉人鳳賓星右巨廬

撫曾孫五人喬宗喬宋喬案喬憲喬宇嘉靖壬寅諸
子奉公樞堦鳳嶺乙巳奉祭宜人樞堦綠陰山越庚
戌十二月十一日改卜合窆于高祖塋鋪背嶺原之
側萬曆甲申以公贈官告墓而子章為之銘
銘曰何之先侯太極鬱鬱者林誰為之殖太學樹子
不穡古田力兮未食蘭幽而馥松歲則珀鳳原空谷
而背之嶺是宅城也虎踞澤也燕翼或之使莫之為
子孫千億

亡友太學生楊君良墓誌銘

先恭人之姊歸龍博士南臺先生博士之妹歸楊銀
粵章卷之五 墓誌銘

臺武東先生君良其仲子也予少謁博士於銀臺公
所君良與予俱在髫髻君良蔚秀颯予頗嫻於詞微
有聲閭里兩相繫慕無何邀予講業城東日以舉業
相鎮夜稍過劉崇敬論詩予三人者遂結社為朋深
相歡也崇敬一志泉石予與君良出試有司俱先邑
士歲已巳予應詔入燕會有天幸得脫僑離疏而
君良方垂翼豫章予李閩過家勸卒業成均就友四
方士君良不得已假裝人燕婁婁困治句益奇結
交遍海內銀臺公遺書故薄君良不什一其業家用
孰落而貧又性骯髒不受人憐人亦無有憐君良者

坐是辭憤躁數不得志以卒蓋萬曆甲申某月某日
也長公乾叔卜丙戌某月某日塋君良於銀臺公墓
側且令季子嘉祥為後而以劉崇敬狀來乞予銘吁
嗟予忍銘君良耶君良生平崇敬狀詳擊矣余何言
君良有不幸者五而莫可問焉君良舉業雜以古文
詞當嘉隆時士習平啗君良宜不售令今日在君良
百校百收矣此李將軍絕技不生於高帝時也君良
為相國孫為吏部子為大宗伯壻更盛迭貴即無死
財亦宜足自資而中年以來婁歎輒軻此子貢獨傷
原憲而蜀人更憐司馬也君良識大義倒梃急人困
如其自急人言當昌厥嗣如震奇彪脩繩秩秩卒
之日子息俱殤無一眇含者奈何不為蔡中郎鄧伯
道之悲乎君良貌魁岸傲儻銀臺公嘗言似文貞予
一日同君良謁文貞祠笑謂子真吳長沙孫邪何其
肖也同祖者貌異祖者福則荀子非相是矣齡方四
十倏先朝露持忠入地癯志技真彼逢紛靈懷之篇
何獨劉子政為人辛楚邪嗟嗟君良已矣所不可朽
腐者獨文與詩予嘗吹第其詩讀之益又足悲矣如
空懷元振義未解范卿裘從教貧到骨不敢怨詒謀
夢隨人意亂魂逐曉星移生計中年薄物情到處涼

粵章卷之五 墓誌銘

九

新怨蒸舊恨觸着意難忘相看先引淚痛定久感聲
行竟投慈母袍終解故人敗葉舞風聲浙浙亂山街
月夜悠悠貧來莫道後軍苦最苦啼寒在故鄉讀之
令人氣沮腸迴山欲墮而海欲枯如司馬子長在蠶
室鄒陽坐梁獄中又如魚游釜水大置虎口何其怨
也如舌在寧辭辨道尊不受推達觀聊一哂端不受
人憐且莫怨風塵尋閑迹此身得咲即開口忤意未
湏嘆則若游意於殷陽之鄉而逍遙於墳垠之野又
何其不怨也文半逸不就表又半代大匠斲其存者
如銀臺公補傳龍安人殯記昭孝思也銘劉七星公

學草卷之五

墓誌銘

十

墓祭劉晴川公祠辨王稚川公誣薦義烈也書歐陽
文祥卷則改過勇矣讀歸化軒志則生死達矣尹宗
伯公署其文曰有兩漢風致駸駸登作者之場五七
言詩恐落晚唐綺靡之習此睹君良少年語耳如集
中云云即開元貞元名家何以多遜焉令君良得一
命所監立當勿齒莽勿裂滅而顧自埋於民自藏於
均且邑邑以死命矣夫君良上世自楊太尉至文貞
公且詳家乘中娶於尹即宗伯學士永新洞山先生
女子嘉祥即兄季子而出後者當必能世君良矣
銘白天與之貌而胡齎其齡天豐之才而胡殫其名

不齡而齡不名而名其尚徵於予銘

外王父劉賓山翁暨元妃歐陽孺人合塋墓誌銘

嗚呼子章守潮入計者二始計之年外王母歐陽孺
人壽七十家大人趣辭以佐觴茲再上計而孺人塋
數易春秋矣二舅將啟外王父賓山翁隴管合塋焉
家大人復趣銘以闡幽嗚呼日月如駛存沒異衢喜
哀相尋吊慶接軫詹廬懷義心悲目漣昔祝曼壽墨
濡未乾惡忍銘貞石邪翁姓劉氏名君仁其先安城
章湖人繇章湖徙予邑前程泮塘宋乾道間繇泮塘
學草卷之五

墓誌銘

十一

徙今龕溪里自桂林公某始傳清貧公某幾得而為
安素公某某傳東園公某某傳果齋公逢元俱棲志
雲阿謝榮冕絨至徹齋先生逢愷繇進士歷光祿卿
則果齋公從弟也而劉益熾果齋公生子三長君命
仲君佑季即翁翁總角甚慧敏從事博士家語駸駸
就渠瓊而果齋公耄倦動不耐程銖錮端以委翁翁
剖析豪末擘臑分理逐什一之業而息之年弱冠娶
歐陽孺人孺人於文莊恭簡二公為族女弟持大體
又善佐翁翁田墅廣衍多市之度既遷既引鄉邑倚
為都竈嘉靖間龕溪河淤田數為敗當道令果齋公

為圩長翁代役宣勤醴渠陂澤引水溉田千家樂其
利到今賴之歲在甲辰翁病病以六月五日卒年才
三十子女俱在孺父在堂歐陽孺人初哭之慟已而
抱三息置厥翁前曰賴有此未亡人碩復孳之猶夫
也翁仁義植之猶子也朝夕孜孜思一不當厥翁心
庶於殖財虞以滋怨施無賑急異昌厥嗣非意相干
健戶自屈蚤內公賦儉守故業果齋公殘舍殮如禮
教二舅時誦夫君存語語之曰是而父志孺子不
大究竟予昇日何以見而父二舅益自免礪因心則
友遂亢于劉儒人以萬曆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卒蓋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十三

自三十矢節一意不二適享年七十魂魄熊熊天厚
其節而豐其齡如與翁與孺人俱生正德甲戌成天
或修數也奈何子二長宦吹宙女一適家大人即子
章母氏安人也宜娶康氏子二應試應謙田娶郭氏
子一應春繼郭氏賓山翁原塋本坐龍塘二子以其
年月日啟翁窆合孺人並塋嗟乎子章不及見翁猶
及見孺人今所書翁之素皆聞之孺人悵餘烈寧
無挂漏碩亦足銘矣

銘曰粵稽劉氏祥休康公歐陽之始勾踐之終惟翁
孺人籍甚二宗似長妻孔若光倚鴻勃海之鮑襄陽

有麗會邁陽九中衢路分連理失枝比翼不雙豈
高行發惟固窮穀詒三息學喪良弓天眷鈞節厥
悠豐共啟夜臺合賁幽拱龍塘書石千秋靡替

贈宜人沈母俞氏墓誌銘

遘子章交驩今湖西觀察沈公蓋自南水衡云是時
觀察為尚書選部郎考功俞君余同籍兄弟也二公
日綢往復不少解余邸舍介閑聞中隙而問焉則知
觀察元妃俞宜人為考功女弟間得孰宜人賢而宜
人坊已七年矣一日觀察手史職方君為宜人狀屬
余銘余謝不敏而考功君趣之曰余弟若弟子章敬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十三

諾按狀宜人姓俞氏諱某父封承德郎天祥母方安
人承德公在里中畜畜然仁也生宜人有貴徵絕鍾
愛之嘗曰輒近世許女以苞苴玩好為繫援非計也
解后觀察於遠市大器之曰是與奕昔隹家兒耶親
察大父溧陽公慨然喜遂媒而匹焉宜人歸沈年十
八習於女憲閒大義觀察少負意氣邪行亡體違言
絕口里俠少目為固以草刺易之觀察小怒宜人居
閒解曰君樂福耶智者視亡道為福堂而今也然有
世俗之償焉觀察茲免問學日有聲諸生中王舅舅
姑在堂宜人問所欲適所嗜親上饌饌唯嚙之臍盍

莫拮据以帥女奴捐橐中裝以左大家需蓋宜人習見承德公業廢著起家不與市井校錘故甘塵瘁而腴事三尊人若性然也觀察成進士為李池陽姑吳宜人就養署邸宜人駿駿妹妹祇奉益力會觀察次當入賀念吳宜人老不果行而宜人迎之曰今天鴻鵠惟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四方乎故春南秋北妾無以翼君孝詣君萬里之憂非婦也吳宜人曰婦言然觀察遂行少焉吳宜人病病宜人籲天請自代不得竟異舍含歛哀毀總總子婦高行已昇櫬歸尋營窆時梁陽公其未有樞宜人佐觀察悉休之山樊

粵草卷之五 墓誌銘

十四

如禮觀察服竟補青齊宜人故艱息禱於碧霞神及是有身請母方安人與俱至晉陵免子入齊謂觀察君在池陽參宥而反弊妾幸舉子願君無易李池者李齊為此兒業也其長者類此已考功君自進賢上計還齊奉母方安人入豫章宜人重去母廢寢飯坐是病癥瘕萬變弗效會直指使者按歷下檄觀察行縣宜人不欲昭觀察內也乃強起示瘡以決觀察行觀察行而宜人逝矣其曠然終懷酷與吳宜人類而惜亡視吳宜人含者視宜人也時子尚須乳宜人且瞋手吮以棗碩謂左右曰予為沈氏婦亡以遺沈氏

所遺在此爾輩善視吾所遺者以待主人還嗚呼悲夫語曰家之昌也稀不以婦德哉宜人事尊章一稟於禮而觀察孝戒鎮讞獄而觀察仁庀於內急夫子於公家而觀察忠豈謂肖化而辨通者與非邪孺子日俟俟宜人遺沈氏厚矣宜人生嘉靖癸卯十一月十九日卒萬曆甲戌十月十八日年方三十二塲後贈孺人再贈宜人故稱宜人云所遺子名景初聘史職方君女觀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於某處某山某向

粵草卷之五 墓表

十五

銘曰池陽函姑婦而子兮臨淄相夫女而士兮為德之撫為福之藪生為鳳翼詒是麟趾魂乎三齊其爽也爬越山霍玉傳夜騰紫

墓表

贈文林郎蕭挹淇先生墓表

故勅贈文林郎廣東東安縣知縣蕭公諱其坤字順齡別號挹淇以隆慶二年正月卒於家且塋矣後十二年元妃太孺人嚴氏卒又幾年始塋於源頭里維時子章以虞部郎出守潮州便還邑屋執紼會塋問文林公墓所京兆君捨杖語公墓在龍目山乞銘於胡廬山師既內銘始被東安 命孤欲表之墓側敬

自吾子子先恭人出蕭處士強醒先生女進士黃州
別駕孫女於公兄弟行子是以詳於蕭之世始同京
兆與後子僑補博士弟子員後講學同出廬山師門
昕夕相箴劄子司李建州京兆司教將樂京兆令東
安子守潮宦轍相距其近也咫子是以獨詳於公之
懿蕭之先出微子後周封大心於蕭因以為氏漢祖
鄧文終侯何少傳望之唐祖太保瑀五代時祖判官
覺始南遷早禾渡幾傳大承事徙今南溪又幾傳松
谷公徙今嶺北則公大父 明興多僞儒鉅卿若少
師大學士鉉主事樂給事中彥莊別駕彥敬士安則
粵草卷之五 墓表 十七

公族祖御史祥曜韶州郡丞元征斬水令祥庚則公
族姪其以子貴者少師祖自新父鵬舉主事父孟庶
給事父季脩別駕彥敬父季本御史父甫璽與公共
七人而以兄弟起家賢科則公伯子孝廉君元周與
季子京兆君元岡也嗚呼盛矣公出世胃初業儒不
就廢儒業農頗不有年又廢農業賈賈大困不得其
贏乃自嘆曰捐詩書而計饒饒我固宜困乃發先世
遺書督伯子讀之而自擊其胸除田蠶體塗足盡其四
支之缺內以佐慎菴公救水外以普伯子膏火伯子
名聞起與故御史鶴皋公祥曜楊通政武東公載鳴

及今會中丞魯源公于拱頤之頑之期以翔太臂歲
丁酉果舉於鄉公衣襪襍發捷書屹不動已伯子
病坊公家徒四壁立而性質峭直無變屈態里惡少
睥睨公曰春秀已凋是促促者公謂太孺人曰伯子
死吾家詩書未死復發伯子遺書督今京兆及孫僑
讀之而自力耕如故歲丁卯京兆以壁經魁江省捷
書至公澹恬受如丁酉歲客有謂公不情者公笑曰
賀而吊吊而賀屯平迴掌吉凶同域是所以為春夏
秋冬而不可常者京兆以縑服進公一服之不更着
布被韋帶不少改其素公是時春秋高八十矣冬趣

粵草卷之五 墓表

十七

京兆上春官明年正月入日無病卒公貧無滯歲之
資而葺祠問膳課子之費有富人子所鄙者而捐之
若置貌現偉鄭重人望之若神仙不可狎而極老牧
豎與之較晴量雨無不得其驩而卒其語不咄嗟於
竈突不黔之苦而當伯子翩翩排闥摩天之際畧無
以動其眉睫自慙於儒未就督子若孫收儒之寔而
無利於儒之華胡先生謂公介不賈奢朴不遺俗勤
不出位厚不市恩蓋善言公哉公既塋京兆服竟補
東安令東安始闢草萊京兆柔和犷猛以實簡土三
年最奏 詔贈公文林郎東安令制書曰隱約弗耀

長厚有聞勗成令人服官下僚騰茲柔遠之効惟爾式穀之詒慶其有餘浹亦不朽大哉王言足稱其為人公丈夫子三長即孝廉周次間季即京兆岡女一適于族叔逢熹孫四象僑庠生象鯉象侃象岱國子生孫女一孫男三衛道臣道御道子章諾京兆之委復三年所會入蜀過家而表於其墓曰嗚呼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文林公淇上一農者乃其督孝廉京兆語仁義說詩書守學彌惇為世名流而身即物亦得食朱黻長纓之報豈農而士邪噍噍之食不可捋也噍噍之德不可就也士不捋食而就粵草卷之五墓表

十八

銘附

廡室銘并序

潮二千石署太守燕息之所也夫燕署人情易肆之地貪縱苟冒皆由此出小入為不善不曰大廷而曰閑居君子戒慎恐懼不曰衆而曰獨則茲署非龍見雷聲之處乎因題之曰廡室取韓子受於室則非廡之旬而倒名之耳室以內飲食服御室以外民物交

際約其入以酌其出謹其出以防其入皆廡也魯論一書載吾夫子受諸人者止陽貨蒸豚康子饋藥二事至顏路請車則勿與冉子為公西華母請粟則微與此萬世廡者家法也予小子惡能廡持揭之室俾登降俛仰觸目儆心庶幾不悖吾夫子家法而無媿於韓子之說遂系之銘用以告夫後之居此室者銘曰此有屋穀穀有穀繹詩人刺恫茲天祿延表千里作是州牧氓萌總總我其碩復碩之復之幾在慎獨出入以度利義攸矚不為義妬不為利黷濫利生孽孽手履鍊奉身以畜制用以縮貪泉可飲越石粵草卷之五墓銘之

十九

南溪蕭氏忠孝堂鑑瓶銘并序

南溪蕭氏忠孝祠祠支祖徵士公也公屢徵不仕而身教束物鑿鑿乎君親大倫今六季雲仍無下千指而纓簪烏奕奕忠履孝皆公詒穀也家祠而顏曰忠孝可以稽世德矣歲時抱蜀禮至物備惟鑑瓶未具

尚為缺典七世孫元宗以今年秋為子應喜納室
婚娶為酒食召鄉黨族屬以厚其別碩力詘不可
靡乃劑量其費而酌之異器寘之堂上以備此缺典
族之人僉踴之先期走潮陽請銘余聞婚禮合二姓
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婦入三日奠菜若
是乎慎重之矣今某約戚屬之燕好而為奉先計一
子離而百順聚陰陽以和神人以協永世詒謀傳之
不匱赫乎煥乎思孝之風有興乎似續蕃熙之兆允
在茲矣先安人出忠孝之系不佞尋渭陽而登斯堂
也凜凜手挹遺風而有餘慕焉聞揚其美而明著之

粵草卷之五

銘之

于

後世所以廣嗣服也可無銘與

銘曰南溪澈澈家祠奕奕是曰忠孝襲香書壁國牒
紛綸宗盟迢遞玄茲嘉器範金可式髣髴傳山嶺巖
自昔岐指而峙方鼎而列維瓶翼斯張乎兩翮象法
體一道判三極掩華欲噴含熏未久齋饗笑笑蘭膏
霸霸以馨明德以薦彤禪瑞炁日新綢繆朝夕物象
有徵悠悠宗祏螽斯衍慶珍醇無繹松香在脂千年
琥珀

南臺寺鍾銘并序

西昌六鄉南曰雲亭雲亭之半為冠朝里里故名層

溪吾郭之先在宋景祐有子眾父同舉進士名冠于
朝因易故名是雲亭一大鎮會也鎮北有觀厥名太
虛南雄古刹是曰南臺南臺之派迤邐而西為西泉
菴三方鼎峙鍾磬參響護持七衆警衛百神寺初自
晉永和之初北於明嘉靖之季鶴苑光淪驚峯影
滅四十餘禩若空若寂萬曆庚辰僧某來自五雲至
止三顧偶聲飛錫倅迹乘杯乃瞻頽朽頃生慈悲化
十方之福緣建三寶之妙極金表岳岳玉刹煌煌遂
使慧雲晝歇而復騰慈燈夜昏而繼朗梧岡墨石之
上恍疑星宮雙龍天馬之間宛如淨國其郵異者梵

粵草卷之五

銘

于

字方壯震雷出豫香幡飄颻忽結龍首其在經也善
慧初生九龍空中吐清淨水豈是日天龍八部放大
光明耶如來骨節交結猶若龍盤如來陰相勢峰巖
密其猶龍馬豈是日三十二妙相現在幡首耶古德
云供養泥龍真龍降兩供養凡僧真僧降榻由斯以
談南臺當與摩提乾慧爭巖龍幡當共貝葉蓮華埒
秀矣家大人傳里中長老語既闢禪地新鑄洪鐘鍾
必有銘銘必女手以垂永世以祈福田某不敏除飛
沈想發菩薩願作如是銘銘曰
伊昔神瞽均鍾應復紀之以三平之以六點過散越

振揚沈伏南臺莊嚴鐘清穆象崇牙聲來天竺
朝驚洞龍夜動花康曉我天衷蕩我垢腹大破翳藥
弘開陣殺母令貪梗母令富戮風雨時至嘉生蕃育
黍稷與與原塹穢穢益尋細伺大昭小覺四魔亂轍
三輪齊輟永鎮方隅長鳴佛福

卑草卷之五

五

頻衣生卑草卷之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行狀

先師胡廬山先生行狀

德靖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道虔臺一時擔簦受學者雲集而吾吉郵甚吾吉競講良知之學而歐鄒二文莊公郵著陽明先生坊吉水羅文恭公始私淑其教晚益尊信乃吾師胡廬山先生實師歐羅二公餘姚邇元公明道語以上契孔孟堯舜之傳於是斯

卑草卷之六

行狀

道大明君有所歸子章自弱冠從先生游及今十有八年於道未涉其藩方將捐跡返一侍先生長洲槎水上以求指歸而先生赴自閩至矣嗚呼痛哉當江陵柄國日先生上書觸其忌尋疏病歸歸十餘年而江陵敗上錄舊臣起先生八閩按察使時子章刻衡廬全集甫竣上之先生先生以書報曰不穀初學文止欲與時好爭鴈鷺行後浸知學問發明竟不越是而占人文必根諸道始為正法眼漫欲融漢宋為一治通古今為一轍以為斯道傳神然力終不逮雖然亦取其畧窺古人緒餘少澤於道而已又曰不

穀灰心世涂吾子所悉繆荷 當宁再錄畎畝自碩
朽劣執難復越越簿書期會間即日赴江閩界校檄
而逐遂為後姑之遊無何閩兩臺趣之急先生至建
昌上書辭曰某晚際清時再出山林誼當圖効涓滴
少報 恩遇第以望七之齡值此沉痾恐先狗馬填
溝壑則既難盡職於生前徒貽重玷於身後書入兩
臺不允復三四上竟不允先生不得已有與入閩涂
中猶有閩臺誤擬老為華頃別麻池處處花但得海
仙傳具眼擬從龍虎覓歸槎之句蓋先生意重入閩
即入閩亦欲遵龍虎而還無何未浹月而疾彌留不
寧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可為矣厥孤順以某月某日自閩扶輓歸殯之淺土
子章九月入 覲還里同友人王篤菴一俞哭先生
於張渡江干追惟子章守官海嶼不得啓手足視含
易簣方馳驅世路又不得築室居場以近江陽而先
生平日淵溫清軌又非蹇淺所能發抒擬入長安句
銘海內長者而狀未具謀以屬之同門鄒尔瞻尔瞻
曰某方計吏計畢即欲乞身侍老母君南還舟輿稍
隙裁悲結思為師圖不朽因以師太虛軒稿授子章
子章敬諾乃拭淚而狀之按先生姓胡氏諱直字正
甫初字宜舉號廬山晚以所居居衡廬二山之交稱

衡廬耕雲老農一號補菴胡之先衛國公贊孫金陵
徙吉子三長公霸居廬陵至忠簡公銓始著次公員
季公陽居泰和南岡至朝奉大夫屯田員外郎衍始
著幾傳至太始徙今義禾田幾傳至子忠子三長雅
登永樂丙戌進士季和和子四仲哲實抵訓導有儒
行是為先生高祖生曾祖尔極尔極子二仲行恭自
稱謙謙子扁其居曰謙齋弱冠作運甕論以見志詩
文豪密書法勁逸懿行稷稷具歐陽文莊公志銘中
配蔡孺人生子三伯即贈刑部員外郎晴岡公公諱
天鳳為邑諸生嗜流輩險膚者蛙說以自廣始於良

粵草卷之六 行狀

三

知之說不甚券合已觸麗譙聲有悟乃著自信篇又
駁宋儒在物為理之說著理論皆根極性靈而先生
家學庭誥有自來矣配漆田周某公女封太安人以
正德丁丑八月十六日子時生先生先生生而徇齊
貌頎長凝重望之若嵩嶽松栢自少穎異不競群兒
戲稍長謙齋公口授典故不更語而識間屬對句大
奇公異之幾歲出試有司題主人屋壁間馬并歐陽
御史家秋風詞落筆飛動宿儒聞而退舍某年補弟
子員與今曾中丞魯原公于拱王廷尉茶泉公渤名
鼎起邑令陳公魁為冠于橫宮為娶城西蕭某公女

即安人也癸巳刑部公卒先生斬然在疚哀幾毀周
安人曰兒痛何斯甚乃強起讀書邑城雅志慕孔文
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為人慕李北地何
信陽為詩文各得其似著格物論駁王先生說尋覺
其非年十九始自奮於學與歐陽文朝昌為友壬寅
卜居邑白鶴觀傍會歐陽文莊公講學普覺寺文朝
強之往謁公曰宜舉來何晚間齒即命坐某下客有
問惟仁者能好人惡人章公曰惟仁者有生生之心
故見人為善者已有之而未嘗有作好意故能好人
見人有惡者瘵厥躬而未嘗有作惡意故能惡人世

粵東卷之六

行狀

四

之作好作惡多為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先生聞
言慨然遂壯面焉公又語先生以立志曰明明德於
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惟
志真則吾良知自無蔽虧先生若有契於中一日聞
公歌歎乃聲中萬古心之句遂豁然覺癸卯秋舉于
鄉甲辰會試下第乙巳丁祖母蔡孺人憂在廬丙午
復同文朝及羅日表鵬讀書龍洲因與康東沔公如
唱和今所刻龍洲集是也丁未歐陽公起大宗伯升
生送至豫章既歸飄飄然欲離世遂舉友人王有訓
託諷之曰選舉不如力學因偕訪羅文恭公於石蓮

洞日聞主靜無欲語先生感奮復壯面焉戊申春韶
州太守陳公大倫開明經書院延先生其中教六邑
諸生學止鄧公魯者樂昌人耽於禪而陳遂於玄先
生病問玄於陳藥之未有入問禪於鄧鄧始教以靜
坐先生坐見諸異相鄧曰此魔也久當自息百日息
而先生胸亡俗思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遂喟然
嘆曰吾今乃知宇宙我也自是勃志謬心頃覺解盡
手足豐適肺火不難百累不以入其舍矣鄧曰子勉
進之可以通晝夜出生死先生因洞究其說日有所
悟遂遊曹溪感異夢忽有忘世意臘月圖南還寢失

粵東卷之六

行狀

五

初悟偶餘姚錢緒山公德洪至先生以其故質之錢
公反復開辟終未當先生心一日遊九成臺坐起復
悟如初印諸子思子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明道渾
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心皆是物也因自念
曰吾幸減宿障從此畢願又何可牽纏世縷日賸吾
欲以汨吾真邪蓋先生至是凡三悟隱然有儒釋自
歸之辨矣己酉先生家居與友人曾思健于乾羅東
之潮蕭天龍隆及有訓文朝講學於邑城冬與王教
諭翥赴會試遇風彭蠡舟幾沒先生命酒浩歌熟寢
不動庚戌下第講學於歐陽公所一日以舟顛事負

公公曰可為難然非仁體必臨危不動而動能措畫
拯援乃仁體也先生聆服是年學士李公春芳延之
興化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良之學心齋為王門
高弟起布衣力學有得作學樂歌其徒傳失真往往
以放達恣睢為樂興化士嘗之不信先生為之辨析
又乃信始偕來問學冬先生歸自興化絕揚子過劇
盜同舟有泣下者先生不為動辛亥先生自邑挈家
返義禾滄洲故居壬子館於虔州冬同歐陽曰樞紹
虔赴會試曰樞歐陽公仲子也癸丑下第歎謁選不
果友人周公賢宣及曰樞力勸之時思健為歐陽公

學草卷之六 行狀

六

諸孫師寓燕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先
生乃就選得教諭句容日課舉業訓諸生而時時疑
昔悟未融一日操觚作博文約禮目逐舍而思曰孔
顏授受莫此為切而訓詁紛負莫適南北其疑於先
儒不能強合者四疑於後儒不能盡合者三大都謂
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
物之理某謂理不在事物在吾心必通古今達事變
而後為博文則專以多見聞為事多見多聞知之次
也孔子乃獨舉其次者誘顏子而一貫之旨所語參
賜者顏不得與何其厚二子而薄顏也况其稱顏子

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未嘗修其聞見之多則
顏之學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此其疑於先儒者近
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千古正脉但
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似與
正心義微相繳繞又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
天則以故求良知者惟事變化圓融而不復知有至
當至善處甚之恣其猖狂妨人病物竊意顏子之約
禮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又語
良知未免重內輕外而不知舍吾心無天地萬物舍
天地萬物無吾心正不可以內外言此其疑於近儒

學草卷之六 行狀

七

者因日夜默求孔顏宗旨恍然有悟遂自著博約說
自是先生用功益密日用應酬俱得其理浸悟歐陽
公仁體之旨嘗出赴南都會友與德安何吉陽公遷
宜黃譚二華公綸武進唐荆川公順之內江趙大洲
公貞吉劇論博約之旨多有異同而先生益自信乙
卯秋河南聘主試事令甲主試者得出題而近例制
於監臨先生曰吾職不可曠竟揭書出題監臨不憚
先生屹不動丙辰登進士第觀兵部政拜刑部主事
選同年耿楚侗公定向鄒穎泉公善姜鳳阿公寶泉
諸同志講學於靈濟宮會大振庚申秩滿 詔贈賻

岡公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封母周氏太安人封元配
蕭氏安人先生故有文名是時提身譚道名益起分
宜雅重之以桑梓故欲羅之門下妻為莫邀元生先
生謝病不能臨分宜曰胡生何多疾耶一日同鄉強
之先生為不得已而強往席中論海內財賦贏縮先
生曰財不在民則在官分宜氣沮一座錯愕識者矐
之分宜子以是嚙先生會耿公疏論銓部事語侵分
宜分宜子疑先生與姜俱其事同日出為按察僉事
先生得湖北去後謗益騰分宜子必欲中先生先生
初計解綬去諸同志有謂世事短長未可知太安人

粵草卷之六 行狀

方就養不可先生乃已辛酉春歸迎太安人入楚遂
之石蓮洞以學質文恭公公詰之曰滿眼是事則滿
眼是天則可乎先生未有應明年在楚文恭公貽書
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道其有興乎第
所貴足目俱耳先生聞益自信其治湖止一以學為
政整身式屬繩墨吏省額外供創鄉約嚴保甲嚴民
間節孝旌之王陽明先生及吳公其蔣公其俱有功
在楚並祀以風楚人麻陽苗內訌倖薄城先生詳若
無備夜出奇兵襲之俘獲無算時分宜子嗾楚兩臺
擠先生而卒不可得未幾分宜敗先生參議四川甲

子入蜀治蜀如治楚其鉅者引黃池泉灌邛州七里
堰溉數十萬畝旱原為沃壤復流民數千家到今賴
之雅州招討楊酋以爭襲逆命先生授石畫屬吏黃
清將其竟揭其穴蜀故有白蓮教緝黨煽孽幾遍三
川而上川民無一從逆被辜者教化明而約故飭也
丙寅遷本省督學副使加意教化黜陟先行義淑慝
後文執作正學心法為多士倡蜀人士爭自滌盪無
幾何先生念周安人甚疏病乞身有旨令致仕東
還日侍安人亡頃搖去膝下會鄉冠夜獮先生屬鄉
耆訂鄉約以行于楚蜀者增潤為冊請于有司行之

粵草卷之六 行狀

歲為社祭二學會五要以成人才厚風俗阻盜賊為
務以故亡賢不肖胥就約束四遠來學者日衆每大
會至數十百人小會亦不下數十人先生劉削縫緣
收實芟華人在重陰士蒙覆露兩都兩臺交薦先生
不可一日林坵己已五月同友人習靜作閉關錄其
自序曰吾近壯聞學茲五十又三矣生平忿忿今反
觀尚未盡廖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
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
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自今日始敢決志江漢以濯
秋陽以暴無頃暫不與天遊庶幾實見性命不浪所

生又曰此等事實與世間利害毀譽成敗一無干礙故亦不必示人是時先生洞徹性神質直皓白未有雜揉亦不欲悅仰世人無幾何詔起督楚學先生應詔入楚講學校士諸所注厝悉如蜀又著志訓以勵士士翕然宗之與脩肅皇帝實錄錄成受上賞時銓部婁疏陪太僕卿矣江陵以子弟關說不行明年庚午叅政西粵府江之役出先生機畫頑狴畢殲萌連徭數跡疑於盜者數千人先生力白其事而生之疏軍而去癸酉遷廣東按察使總持憲體振肅屬吏秋入場監試錄多出先生手冬入覲便過家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

省太安人病足在第先生即不欲就道至臨江憂思成疾遂力疏乞養因為書上張江陵其畧曰主少國疑劑量入安相公才度遊刃有餘弟以天下大計有三其今病不獲面展猶不忍不為相公盡也其一正聖功某聞主上冲齡聖明殊絕然三代而下亦有冲靈異資第以大臣無格心之學不能引君當道以志于仁遂致苟且相徇終成雜伯為可嗟耳今者惟在信臣日誘以唐虞成周帝王誠心之躋日辨以漢唐宋諸君雜伯之卑以日興主上之志夫是乃為養正之聖功某不喜相公昔年試策中法後王之說

夫我神祖六官八度孰非法先王者而奚顓顓以後王語也其二豫人才某觀近日人才多以事功進然黠者激作粉飾未有為民長利為國遠猶之心又議論嚙啗罔睹大體如陽明後祀一節浮議合胥說者謂今日人心未回由多智識者鼓動致然自非相公一以重大體正人心明學術為上務其能使迴心嚮往哉且館閣儲相地也即如相公亦由前哲以斯學淬磨成之故今天下食福不鮮今相公豈不欲為後日地乎此仁體先事也故云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不然則相公之仁窮矣其三培元氣夫民國家元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一

氣也自分宜秉政聚斂成風倭胡相仍征輸無藝南北交困又矣乃當宁猶以催科為上課稽之唐書其中葉猶以催科為下考今盛世乃如此不知民何所終也相公燮調群賢贊佐所為計安元元必有得其大者相公慎毋以汰一幕官負省一傳厨為足務也書入江陵大怒遂不報先生自是懸車林巖踰伏草塹絕意仕進縮武城郭日侍太安人側一飯飲必親供且偕諸弟孫為壽于媿媿曲意承懽隙則講學會友然不敢遠去以繫太安人念丙子先生年六十以親在不稱老豫辭戚知母舉觴丁丑太安人病先

生侍藥視溺拊摩抑搔不以假女奴卒哭痛絕倚廬不塗慙遵禮制已卜塋於邑東之牛丘墓所距家四十餘里徒號泥淖中扶櫬以往一仰視淵然而涕下自太安人即世襄事畢先生漸延四方士士踵至講壇亡所鄉耆士始建舍於覺山下扁曰求仁書社先生坐卧其中同志來問難者循循懇懇因才訓迪異祛塵惑以歸大道時與二三子治歌行樂裒徊覺山榭水武姥之間鳶魚上下六通四辟不矯於繩墨不瘁於度數不靡於萬物不礙於宇宙徜徉焉悅在舞雩洙泗上常語二三子曰學大患無志志真而學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二

已過半又曰我今老矣看來無欲一路還是穩當曰學須以靜入乃著靜坐說又講聖人以此洗心句曰此是孔子說盡天機處遊息之暇考圖觀史大君天文地志細看堪輿醫卜與夫百家九流帶戴道藏諸書靡不精數考訂末年又著衡齊八篇以示學的四方學者亦輸心專信語一時大儒必曰胡先生云辛巳年六十有五自管壽藏於吉水龍家邊八月蕭安人卒先生自為志以其右厓安人虛左自厓客有問曰先生胡亟亟管是也先生曰有生必有死予自信惟朝聞夕可日有孳孳兀然不知死生之將代乎前

而又况世之榮辱毀讚乎哉噫味斯言也先生非獨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彼生死之故亦洞然矣壬午江陵敗兩臺交薦先生上意方嚮舊臣甲申冬起閩中按察使徵書且至先生猶堅卧舍中已同年鄒穎泉公善羅近溪公汝芳交書至責先生以曾子仁為已任元公仕不苟止之義先生始勉就通碩非其意也野服別諸同志及二三子因歌年年長山木章且曰吾姑之閩界繳憑諸君別斯須耳三月至建昌主羅公家移書閩兩臺繳憑即乞歸再四不允先生不得已以四月蒞任是日繳憑復乞歸不允三日再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三

乞不允先生曰吾有坐衙舍而已精力如故猶能著太虛軒稿一集月杪力稍衰一夕偶感異夢遂自記曰是夜夢一至人引予至道其事大奇姑不能盡書畧書于後以志蓋道三極之真百聖之宗也忽荷解示塵學目醒無欲濯濯秋風迴首天君泰然予於人間世盡矣翌日封印遣內帑鑰於僚貳未幾神色若變時門生某在側問曰師何言不吝已而家人請後命不吝良久頷曰文公云一片善長存語不及他少選僚貳錢公某劉公某至先生正襟端坐無異常時忽汗溢神離復張目舉手微揖二公二公連聲疾呼

而先生長逝矣是為五月廿九日也嗚呼痛矣計聞四方學士靡不痛悼柩自閩還二三子弟泣几進尋平生於響像乃迎主祀於求仁書社無幾何督學使者沈公某至即下檄郡縣曰福建按察使胡公某疊歲多奇以文章為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真詮望重朝端行孚里閭茲者老成凋謝空令緬想高風其令有司即蠲吉製主崇祀鄉賢以風勵後學故事鄉賢始從諸生議呈督學使者駁議議久後定未有自上徑行郡縣者非沈公深信先生平日胡以得此嗟乎先生已矣豈第一家一鄉一世之戚已哉子章獨

學章卷之六

行狀

十

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之學傳之孟子昌黎謂孟之死不得其傳焉漢繁於箋注唐濶於佛老至周元公程明道二公直接孟氏然陸象山當時已云二公初創未甚光顯其後工訓詁者指摘漢儒而益侈其說排佛老者力於韓昌黎而卒莫得其要領明興百餘年陽明先生崛起東越大有憂焉直揭致良知一語為斯文赤志其後語知者遺良語良知者遺致而其流遂有玩弄馳逐之弊甚之猖狂恣肆自潰其藩籬以為吾道靈念菴先生繼起言水又大有憂焉嘗曰良知與物無對陽明先生之為聖學無疑惜

也逃亡未至究竟蓋亦象山之於周程未甚光顯意也故復為收攝保聚之說以揀其徒玩弄猖狂之弊其後知者謂之默成不知者疑於空靜先生親承教旨悟透博約又復有隱憂焉故有先儒近儒之疑發天則之旨無內外無先後辨儒釋之界在盡與不盡已又發明念菴先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之語而後收攝保聚之功不疑於靜玩弄恣狂之徒不倚於動至於周元公之無欲程伯子之一體終日語人口之不厭若先生者近之有功於王羅遠之有功於周程上之有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

學章卷之六

行狀

十五

孟章故曰斯道大明君有所歸非意之也堯舜精一孔顏博約曾之格物一貫孟之性善情善皆聖賢授受心法正學宗旨彼二氏濶吾儒者誠無足與議即吾儒傳註甲可乙否茫無定謂先生獨抒自得發千古未發論人心道心則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為道心後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為人心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不睹不聞不學不慮何其微也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行不慊心愧于屋漏何其危也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襟曰精微以人心二曰一弗襟弗二則內

無偏倚外無過不及故曰中論博約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不約以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論格物曰經上文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即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思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褻施矣故其下文曰一是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六

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之致也論一貫曰一理孰在即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則止於敬事親則止於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於至善故古人云一執王心又曰貞夫一惟一則無不貫是一也惟曾子獨知之故答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也論情性曰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 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 光有一星之明即有一

星之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為異體則不可至其剖儒釋之辨則曰釋氏學主出世故其學止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其說具在衡齊衡齊八篇先生末年割心張口為斯學主盟子章在潮嘗兩質其義先生始書報曰衡齊之作大非可已此學今日幸謂明矣然言者猶欲調停其間益初見本心者如夜觀海日之升訖以為異而習氣未脫或至於狂妄

粵草卷之六 行狀 十七

識日中之天則也其未見本心者不免仍依違晚宋疏義終成兩可又不知真儒知本之學與二氏家只在盡與不盡即毫釐千里之辨乃反捺戈內指阻善害道益甚故不得已收拾舊文勒為衡齊一書意在八字打開兩口說破不必復含糊調停知我罪我其在茲乎后書報曰衡齊專為斯學蓋亦實見此理非自外鑠由本達末先貴知本夫宗本非遺末也乃正所謂本末一致也大要明中微孔二篇則宗旨工夫證據不杜撰明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又六行已而文之非欲為文以表見也其間頗有苦心

有聖者作或取焉嗟乎先生是書發明堯舜孔顏
孟之統若絃宇宙若章三光排之而不闢翕之而不
闔崇之而不高濬之而不下哀之而不少累之而不
多填之而不有空之而不無約漢唐宋諸儒紛紛之
議以歸於一割墨瞿禪那之路以別於儒其言辨其
所以言不辨其語異其所以語不異不恤後世之罪
我而以俟諸后聖於不惑大哉衡齊可以翼徑而緯
聖矣太倉王先生世貞讀之曰衡齊之意在明道其
明道將以淑人而軌世也是故辨若儀秦而非強工
若丘非而非刻逞若蒙莊而非縱博若安向而非滯

學草卷之六

行狀

十八

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庶幾
馬豫章張先生位曰初讀之洋洋乎纒纒乎其工
而則辨而不肆也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乎井井乎
又何其平中不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至哉言矣
嗟乎二公真知言哉子章在燕從爾瞻所讀先生困
學記自叙甚情獨悟取真然猶二三子所共聞者歸
與孤順及門人陳東浩歐陽宗翰等檢先生遺文有
一笥甚秘啓之冊不盈尺皆手書名曰日錄每歲一
帙日有書時有紀自卯至癸幾微念慮以至應對
交接工夫純疵毛髮必書即夢寐中有一念盪道者

亦書又有翊全錄序曰是錄也有纖惡必記而誅絕
之庶幾還其本體與天者游始可以至命而全歸又
有自矢告天文畧曰願以餘生傾心大道盡性至命
期得本宗絕慮忘言用為補助痛捐需待之迷勉策
衰遲之步以濯江暴漢為功以皜皜空空為至純超
假我直趨聖塗庶可以快此生平一咲全歸不者自
作焦穀終沉淵海莊生所謂不可復陽是已孤順與
章等讀之攬涕如屑先生慎獨之功真其子不及
知其門弟子不及知而獨求與天知者先生文成一
家自陽明公以及唐荆川羅念菴二公格宗蘇曾先

學草卷之六

行狀

十九

生自謂鎔古今為一冶剖漢宋之藩垣其自任重矣
詩詠性情而漢晉魏唐諸體無不融洽謝公東山稱
其上薄風雅孫公應鰲謂其天趣最深非追琢可及
字追章宋其論書法要令鋒行畫內積久而神疑天
放自臻其妙則先生自謂也詩文全集共衡齊凡若
千卷付子章刻之行於世衡齊八篇門人曾鳳儀另
刻之姑蘇近者太虛軒稿求仁志若下卷俱未刻日
錄翊全等錄孤順謂宜從先生不必示人意可無刻
娶蕭安人伉儷四十餘年婉懿柔淑雅善持家故先
生得脫然四方無內顧詳先生志銘中子一即順邑

庠生娶張氏妾教氏黃氏孫男四長士統聘江口尚
寶司丞陳兩湖公昌積仲子庠生文振女次士紀聘
永新大宗伯尹洞山公臺家子都督府都事重民女
俱黃出次仕經聘羅步田蕭永業女教出次仕綸聘
教城鄉進士曠驥文孫女二長聘柳溪陳進士秉浩
家男次聘祿岡庠生蕭九紹家男俱張出

梅登仕公傳

梅登仕公者楚岳州石門人其先殷梅伯苗裔也名
應才字廷用自號雲溪父某仕於閩知德化縣事有

學草卷之六 行狀

三十一

善政母安人某生公童而淳重恭謹無與比德化公
不令就外傳恩滑公素以放其天倪自師之教以馴
行擇言居常訥訥如也即過母譙讓終成公長者德
化公塲公事母安人以孝聞弱冠補邑弟子員督學
使者行縣輒第高等遂廩于庠儒名日益起邑諸生
眎為楷式而公自謂我大似不肖鋤矜容捷利齒下
焚目不失於毫而與物為春終不處上處前以凌鄉
郡鄉郡謂公果長者樂推而不厭常戔子弟曰夫禮
者自卑而尊人在醜夷不爭夫礼名知世之所習也
而名起則軋知用則爭必將乘人而闢其捷二者凶

器非所以完活也而又時時稱古聖賢忠孝仁義繩
墨大節以風迪諸子如德化教公公妻省試不第年
五十以次將貢對公車無幾何竟不起嗟未平德
化志及瞋手一編授四子曰嗟乎孺子勉矣伯子鷹
早幼仲鶯即於僚友今潮州別駕也林鵬季鵬俱有
聲橫序別駕初起家明經徵入為國子學正萬曆壬
午會 皇嗣誕覃恩百官別駕疏請得贈公登仕郎
如其官故稱登仕公云

郭子章曰余讀屈平離騷沉有芷澧有蘭思公子兮
未敢言榆余映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石門固澧下

學草卷之六 傳

三十一

邑哉余觀梅登仕公一質行長者幽比芷蘭溫埒瑛
佩籍令得究於用所謂始作也簡將畢也巨非斯人
邪嗟乎德厚信虹若別駕彼其未畢者余又惡知其
終巨邪細邪

劉母方太淑人傳

余守潮六安劉將軍大勛來副總南灣天幸海邦珣
珠臣呂宋欵倭遯諸奴寢伏島嶼樓船餘糧歲不一
二出劉將軍時時過予郡齋予過將軍署排闥徑入
止一二蒼頭司閤子詰將軍丈夫子幾人曷為不與
俱米將軍對羹土息一方勝冠老母在幾帷父且羸

某無能辭甲冑留妻子問視於家猶某之身之也言竟而涕異日者又言劉氏將譜其世太泚人勞苦拮据未有傳又言六李大志六為太泚人傳垂垂其槩子章乃次第將軍語而述之太泚人姓方氏年十五嫁劉昭勇將軍官昭勇祖指揮使驛子三人長芳次亢又次芹昭勇芹子也劉之先山後南關人始祖興隨高皇帝驅胡立戰功授指揮使洪熙間衛於六令世世襲之至驛傳子芳芳傳子定昭勇以季胤例不得越次襲而自方泚人歸日者言新負有貴徵且將亢而嗣昭勇咲曰吾劉餘子耳奈何貴無何定

粵草卷之六

傳

三

絕伯亢亦絕而老將軍芹不任據鞍嘉靖三十八年昭勇果襲定爵明年卒泚人年才二十六將軍才七歲二妹俱在文葆而祖老將軍在堂泚人哭曰吾分當引決從死者地下而屬纊未死者誰乎輟涕尉尊章以婦代子落妝靚供甘脆不少鄰又自以母代父教將軍亡慙紉綺下習媒驥亡疏長者朝夕陳說君臣大誼廩廩惟謹嘉靖末倭寇江南廬鳳以此徵良家子弟為守推將軍將之將軍以泚人故不欲輕試行問泚人曰女將種不以此時馳驚犯矢刃報國二百年鉅恩而以老婦故甘牛豎馬洗沾沾兒女

子語乎將軍感泣受任自是防倭虜夷礦盜制九谿洞蠻爭閩越海寇皆泚人指畫焉隆慶五年以將軍功祖父俱贈昭勇泚人受詔封太泚人萬曆十二年六士民上泚人貞行於部使者部使者下之州數而旌之會溫陵李大志成傳泚人大書曰節母贊曰予鄉先歐陽文莊公守六時上何節婦狀席宗伯書讀之曰疏文而朗此婦不覈可旌文莊繇此政直承明竟表何閭自是而潘而印而滕而陳俱繼何起豈文莊一疏風之邪然予讀劉氏家乘三世聚宣德間從征交州四世威正統間北征俱以血戰殉王

粵草卷之六

傳之

三

事臣天於君婦天於夫天不可逃一也泚人婦於劉父豈聞之庭誥者夙邪抑文莊所云無文猶興不賞而功者邪嗚呼賢矣

王隱君傳

吾鄉有隱君子王彬齋先生不佞髫年從戚屬兄兩江師受易隱君介余從叔鵬遣子傳脩質與余共硯席是時隱君以篤行起家業已推里中祭酒而資富能訓又非穢穢鬪智效時者私心甚鄉往焉比釋褐宦遊閩吳越十年所遇出牧潮州過家門而隱君官然仙逝嗚呼隱君死矣而其不死者存作王隱君傳

隱君姓王氏名序郁字汝質彬齋其別號也先世為安成連嶺人徙邑之南富縣南富徙王園隱君出王園里支裔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隱田墅間高行有聲隱君去齒時從里塾師吃以成人自峙衆長就外傳從羅太史侃齋先生遊操奇觚為文溢氣全涌太史公器重之督學使者行郡都試士得隱君帖括大奇之曰是子千里駒也拔士之尤者三人而隱君褒然以易補博士弟子員隱君益閑免出與長者將三王周孔之教曾史老莊百家之說通涉無硤謂射策高第如持右券已三通里籍不利幡然取生平

學草卷之六

傳之

所為博士語若弟子衣幘焚而謝之曰吾業儒服儒不得以儒顯意者六極之危為裁乎即工程式文奚益奈何以士伎溷我我溷士服為也退而闢園圃鑿池種竹隙則讀竹貴古文書興至呼酒數行半酣發為詠歌陶陶然適也事二尊人嘗鞠臚上食翳坳之後執喪甚悼嚴為庭誥以約家人子弟亡良者皆訟心順首私相戒語無令隱君知也紫世本富隱君益百一息之眠昔倍徒然不以訾自豪居常布服革鞋管屨不厭於體一務儉樸無鏤文采聲色絲竹之嗜嘗以其饒羨匡困資無諸有纖介相持者為居間解

息以故五屬之際張乎睦手繇有不得其所藉為都憲嘉靖末邑楊侯行數田令下其議舉公正者為都長都人推隱君隱君擇善為筭建步履晦戴星出入不辭勞瘁事峻冊上楊侯旌其能家大人憫里之寡人佔累於縣賦也紃行自運隱君力襄之惡其成者又從誘其絲使經緯莫辨隱君條分縷析無毫髮舛盤圖弊盡洗隱君羽之也延禮文學以課其子傳戒之曰中人之性惟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非學奚資吾兒使立惟此足以扶身隱君式穀其子多此類雖傳未竟其志而其成立沾沾然隱君風焉歲丙

學草卷之六

傳之

子唐侯舉行鄉約嚴勸父里人上隱君秉身清介範家嚴毅唐侯喜欲榮以冠帶賓之學宮隱君堅決辭不就戊寅四月隱君偶病病前傳語曰吾命在旦夕生平無善可採身後事毋煩名等彪炳以鉅其細誌石祭文素幃旌銘等語一自製之畢日而逝論曰羅太史公莊重嚴毅長者也泐泐乎大國之風不可質度而隱君數與之遊豈偶合於鼓宮宮應鼓角角應聲相比矣至急流勇退燬所製袂衣冠與犬自誌自祭諸作洞究歸去來辭之旨皎皎白駒之說真肱一窮通齊死生不貳壽夭殆有得陶靖節杜牧

之之達與語曰餐食不肥體則隱君之雅道自有大者而絜彼名位曷足為隱君嚆欬

周奉政公傳

周奉政公者信州貴溪人也名法字直卿號廬峰以子子明觀察貴贈奉政大夫故稱奉政公云公幼岐嶷甫免於孩即能口誦書史比長初授尚書於里人黃公簡繼授大戴禮於畢進士裕嘉靖甲申補博士弟子員督學大夫太倉周公廣行縣手公卷奇之不醉公名日益起與從子比部郎涇及畢太守竟陵明察竟容結社邑之永豐寺是時信州郡守邵公燁吳

學車卷之六

傳之

二十六

公希孟雅好士亡不推轂公即同社三君亦自謂不如公也三君後先成進士公落魄婁蹶顧不自卑疵纖趨下帷益力四方士擔簦來學者日益親公淹貫墳典索丘諸書每士一問難獵纓正襟危坐刺六經中語教愚導惑一一中肯綮非其人絕口不與語信州士瞿然稱學府方之程叔子焉公七赴省試竟不偶又不事生人產歲束脩幾何緣手盡於賓饗家日益貧時子明在孺大慧悟公語之曰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遂命名以家法教授居常誦說古聞人奇節閔免子明兄弟即燕閑家人父子間翼翼如也事

父貴丘府君畢竭心力府君塲哀毀紫立母方孺人在襁以哭幼兒故失明公昕夕曲承其驪歲時蔬菓惡羞母母未嘗不敢入口母病病會公大都授浙之慶元趣歸而母塲矣哭母如哭府君終身恨未視舍一語及淚淫淫承睫也公以悲懣雍痰胸胃遂成痼疾嘉靖壬子八月痰大作從口泉湧出意不起時子明以試事羈豫章一切殮塋倚辦元妃淑宜人宜人悲力營辦如禮當方孺人塲公羈元持服翦區亦宜人是賴典喪者二令夫與子遽慙而不抱恨可以知宜人夫宜人後公幾年卒時子明已成進士出令

學車卷之六

傳

二十七

長洲萬曆乙亥補令金壇三載考績取贈公文林郎宜人始贈孺人戊寅子明晉比部郎會上上兩宮徽號覃恩贈公奉政大夫母宜人益至是而公當日命名子明之意何翅左券執子章交驩子明於金陵者三年子明出守資陽章出守潮陽兩入計長安邸中時時促膝語已復共陳臬邑蜀以是知公獨譚攀敬撫拾懿行為公傳公上世出宋太傅文簡公後錄弋陽徙桐山源詳周氏家乘不具載

學車六卷終

恭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蒲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策

法制

天下之治天下之法為之也而天下之患莫患於陽
存夫法之名而陰亡乎法之實尤莫患於過計乎法
之利而先麗乎法之害陽存其名責之廢法彼將應
之曰吾守先王之法固無恙也顧文雖具而寔已先
撥辟之室者琬題瓊壁非不稱富都不知盜至而篋

每草卷之七 策

肱矣則不如無室過求其利責之變法彼將應之曰
吾振先王之法於將弊也顧利未覲而害已先麗辟
之沐者濡髮澡甲非不稱壘適及其垢去而風迴矣
則不如無沐法無十害亦無十利當其規為初設即
蚩兵桀瓦亦足措後及其敗撓窮罷即黃官姬禮無
以存國執則然也法將亡矣則母務徇其名留之法
應更矣則母務懲其故急之故諱紛更之名以悅於
庸衆人之口而養國家之既於方來者懦也狹祖宗
之制以博黃虞上世之聲而下失臣民之心於不可
支者激也其無賴於人國均焉以是槩於 今日愚

請無諱於笑而極陳之嘗讀易至改革之際文王於
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孔子解之曰終則有始
天行也於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孔子解之曰
位正中也天行有始惡得無庚位不正中庚惡乎吉
聖人之意微矣庚於繼世易庚於繼體難庚於繼亂
易庚於繼治難漢高可以除秦政之苛而文帝不能
改正朔易服色嫌於繼體也顧其策具在如藩傷如
藩彊如銅布如執卑如無蓄不再世行之矣即使終
寧而生元狩無能短也開元可以改神龍之舊而熙
寧不得遂新法易治平嫌於繼治也顧其法具在如

每草卷之七 策

保甲如保馬如免使如經義如武舉至於今行之矣
即使司馬公而生今日無能罷也然而洛陽臨川能
必行於身後不能必行於其身者何也過計其利不
得不先麗其害痛哭踈而執拘罷愚所謂激也而漢
宋諸臣詆斥二子者陽存其法名而樂亡其法實徒
以瑰政琦術讓後王而借異代愚所謂懦也當胡元
之季天下已喬詰卓鷺浸淫於腥穢 明興高皇帝
一掃而更之脫民湯火創為華夏上提大綱下及萬
目內自宮闈外追遼易師唐虞三代之意斟酌漢唐
宋而損益之汰修為儉反鷺為煥易陋為寬變詭為

儀事制物防為 聖子 神孫長慮即千萬年無朝
夕矣雖然舍金陵營燕京利在鎬洛 文皇帝以子
異父不為改嚴鎮守設撫臣害在闔戶 肅皇帝以
孫異祖不為二矧及今二百餘禩矣禮樂文物器也
置而不習麤穢乘馬日爛漚而捐墮習而不已靈輦
落馬日抗弊而鬻卷故雖有巧億萬金之器又則漸
淪雖有聖知十利之法又則漸敝愚意今日之法寧
無有利存軀殼獎潛胚胎者乎寧無有利失十九害
乘一二者乎寧無有盡耘其利獨蒙其患者乎寧無
有利而似病病而似利者乎寧無有制已芻狗名猶

粵草卷之七

三

繁露者乎憂治世危 明主竭赤而盡諫忠臣不敢
諱也為未有治未然借箸而蚤籌哲人不較後也今
天下士徂於其故束於其常與波上下偷以全軀自
度其力不足肩鉅彼見夫舉動稍異常眾者輒舉繼
體繼治之說以營而覆之而欲有以高張之士又未
深維法之利患軌之漸頓猶為無緒禍害立見適足
以遂脂韋絜楹者之口而成其智彼以儒而猶足養
持重之譽此以激而未免米喜事之誹愚不意 聖
明在上可以堯可以舜而猶不免遺誤文宋神之慮
徒志而未逮也賢偽盈朝署可以伊可以周而猶未

危殆洛陽臨川之過徒策而未竟也晉楚代齊分王
萬里古封建之名存矣 王牒蕃侈崇宗既不續繫之
一城饑寒無聊此何异因編民乎司徒不議食宗伯
不議禮而徒日削之汰之遼庶人之寃可鑑已本兵
居中都司衛所環外古三軍六軍之名存矣尺籍空
懸什伍九虛浚民膏脂徒飽苑倪此何异飼犬馬乎
司馬不議制以防亂禁姦而日清之勾之比御史四
出而海內騷動可鑒已夫田以清賦似矣而旦夕為
期會稽無執徒以恣姦胥之上下故昔玄武湖一籍
也已郡邑實徵一籍也今丈田又一籍也一賦三籍

粵草卷之七

四

官計以獎邦治者何稽焉選貢以汰老似矣而奔競
成路請托盈刺則徒以抑恬退於戶牖故時而二人
選也時而二十人選也時而六人選也一貢五令司
教以造群士者何倣焉九府園法之名今之制錢也
自洪永以迄隆萬堆貯內帑閭閻為廢銅三金缺一國
用是詘項一令甫下國門頗流布而竟以私鑄紛員
報罷此其法可終罷乎夏官移甲之名今之募兵也
自九邊以及兩越名置屯戍悍如驕子三軍無伍亂
是用長比一飯不繼浙蜀俱騰呼而竟以偏裨辱縛
主帥此其漸可使萌乎夫 祖宗之法其始固名畫

也為日且久而弊已如是頃一二議法之臣其意在釐弊也經施無術而弊又如足懲無術之臣而安已弊之法卷舌固聲閉目拳手待其極壞而後為之所則其弊又將有不可更僕數矣愚以為天潢之蕃必不可給也繼封繼室之增民校民尉之裁宗學宗田之議皆說鈴也庶人服窮矣令比編戶自食其力可也漢諸劉唐諸李未嘗錮之城也而未必即梯亂也愚又以為為衛所之漏籍必不可實也戰不足犯敵守不足捍城軍黃軍冊軍由篋而存之可也與其清伍孰與清屯屯有餘而伍不足出其餘以食土著在

學草卷之七 五

令宥而嚴保甲以精土著之守清屯田以養土著之戰庶幾募兵弱而土兵強竟壞之完計也捐虛敦實不至徒存其名循法就利不至先惟其害下而議法者得展布其手足而詭夫媮臣不得訾上而主法者不得信乎忠諫而浮言游詞不得撓此洛陽臨川之不得於漢宋而愚猶異夫身親見之上朝也雖然此就明問下詢者調劑之耳祖宗之法其弊而當抹者此六者類也猶可言也其亡而無端緒者非此六者類也不可言也言及法亡則見以為狂而無當言及復古則見以為盤而不達而不知非祖宗意也

學草卷之七 六

祖宗常衣浣濯臨朝其裳服有章矣而今倡優得衣纁紵常器用陶瓦卻外夷王琬矣而今閭閻得杯犀王常自登萊海運銅遼東矣而竟以會通廢海常詔州縣隣黨荐舉矣而竟以科目廢荐寺鐫著令供灑掃矣自詩書工而曹劉翫田壑種桑戶限二百林矣自機杼繁而楚粵曠武胄比試劣者且降戍矣今槩給半俸而紈綺具官僧造周知冊且禁滂游矣不修人也弊者振之不必盡合先王之跡轍而求合先王之意慮者續之不必以先王之臣民守先王

之法度庶幾 聖明復觀洪永之盛治以追帝王之
休烈昔盤庚遷耿其告臣民曰若顛木之有由蘖天
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而繼之曰常
舊服正法度夫顛者不可不持何憚於新舊者不可
不服何憚於常總之求以紹大業正法度無戾於先
王而已愚所云法之弊續法之亡皆 先王善作
之成憲又非若洛陽臨川之說出自胸臆創為軌度
自異於赤帝藝祖之約而徒以駭漢宋諸臣之睹聞
也執事儻不少少賤賤乎令芻蕘之議登之 廊廟
由舊章新 祖德亦執事進言之伐也

學草卷之七

策

七

從祀

帝王所以裁成宇宙網維黎赤者道為之重所以輔
翊裁成培植網維者儒為之重夫非重儒也道以儒
麗儒以道賢王者重儒乃所以重道而為世道計也
王者為世主而託于天下群然共主之以其命
託之王者王者才智勇力不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
而恃吾之道德之為物也甚精其為用也甚鉅又非
王者一人之精神耳目可以廓之群生而彌之六合
而擇世之明道設教號為儒者相與共治之裁成於
上而俾之輔翊網維於朝而屬之培植夫然後宇宙

常明若詔四時黎赤常安若運四枝則儒之為效闊
也而未易概見千里一士百世一聖自昔記之矣王
者幸與之俱而尊庸其身則身出道乎王者與之並
亨不幸與之隔而闕敬其道則身物道昌王者與之
齊昌故生而用之謂之重儒物而祀之亦謂之重儒
何也其於重道一也王者之為世道計省矣古昔盛
時儒而帝曰堯舜儒而王曰禹湯文武儒而相曰皋
夔稷契尹萊周召二帝首揭道統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心一也屬在人則涉於欲而危屬在道則涉於
理而微微則不貳而一不雜而精不貳不雜命之曰
學草卷之七

策

八

中中而允執命之曰儒三代以還儒道晦蝕天縱仲
尼重按帝統闡其微而曰知微闡其一而曰一貫闡
其精而曰純粹以精闡其中而曰君子時中故曰魯
國之儒一人萬世言儒者之聖歸焉謂其道之主也
當時及門三千逮肖七十揖遜杏壇澡雪洸泗萬世
言儒者之徒歸焉謂其道之翊也荀卿論儒效洞于
俗儒雅儒大儒之辯而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
萬必歸之仲尼與子弓輩仲尼對魯公儒行錄自立
以至尊讓不能終其物而魯公言加信行加義不敢
以為戲至其與門人相勸許亦曰為君子儒毋為小

人儒則仲尼大儒也其徒皆君子儒也雖隱於窮閭
漏屋卒於戶牖蓬華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周禮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
況為百代禮教之宗者乎此從祀之議所繇起也秦
坑已塞漢半始饗諸賢從祀定於唐宗第自左丘明
以及賈逵董二十二人宋元豐進荀况楊雄韓愈淳
祐進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紹定進邵雍司馬
光勝國進董仲舒顧文崇而實達貌尊而情遠飾夫
俎豆之列而闇於道德之懿明於筦簞之設而蓋於

學述卷之七

樂

九

政教之實何以明之漢祀武城而董尼江都揚滯執
戟即孔子而漢猶之魯也故治雜霸唐詔貞觀而李
耳祖撰韓愈南竄即孔子而唐猶之魯也故治雜夷
宋祀濂洛關閩而詘孟信王植黨禁偽即孔子而宋
猶之魯也故治從魯而不純王收其名不必其實故
尊其禮而無益於效也處富人子於廣廈細旃鏤房
綺閣之中而衣禁綵味禁醇則無以異之乎貧者有
要褻於此雖義臺路寢絲帟文棧而辭鞅脫乘必無
以觀其追風逐電之利何也樂富者饗其名而不肯
其味愛驥者萃其皂而不責其走尊仲尼者處道之

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稱詩書崇遵豆竟何益
哉明興高皇帝登極先如准謁文廟已詔天下
通祀頒釋奠儀文皇帝詔天下改聖賢衣冠不合
古者庠序尊矣碩從祀諸賢未之議也正統間進胡
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成化間悉進伯爵弘治間進
楊時伯爵爵位崇矣顧師儒名號未之正也嘉靖間
易王而師易侯伯而儒易士偶而木主易八佾而六
列啓聖為祠改申黨申張為一罷公伯寮秦冉等十
三人別祀於鄉林放蘧瑗等七人進祀後蒼王通等
七人祀典大備矣碩本朝從祀末之舉也穆皇

學述卷之七

樂

十

帝始采古官議進河東薛瑄明儒具矣顧熙洽日久
董董一人議者尚病其寡也我皇上默契道真遠
紹帝傳采輔臣議進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次之
瑄下而國朝儒臣先後共四人焉方言官建白衆
議盈庭上曰廷議歸一不必紛紛已嘗守仁者謂
與朱戾上曰守仁學術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
何嘗因此廢彼已輔臣議定而請上曰皇祖稱
守仁學道有用與陳獻章胡居仁並祀而又曰朝廷
重道崇儒原尚本實操修經濟都是學問不必別立
門戶聚講空談大哉王言所以破羣臣拘縈之見

揭孔門授受之旨辯諸儒體用之學昭 熙代文明
之運猗與盛矣嘗攷四臣之槩惟胡以布衣主教白
鹿五十而功未及登崇 裕陵相瑄則參機務矣
茂陵召獻章則備顧問中秘矣永陵眷守仁則爵之
上公盟礪山河矢生為名世以毗 上聖浚為真儒
以開來學脉漢唐宋諸臣過佚于身而光榮于後可
同年語手至其學術異同 皇上辯之晰矣廷臣議
之擊矣愚復何言而執事以下詢承學竊嘗聞之四
臣之學宗自孔門孔門之學祖自堯舜堯舜之精一
孔之一貫也而四臣之闡一者曰涵養吾一曰虛明

學草卷之七

策

十一

靜一曰主一則精明又曰主一是主天理說一雖殊
而此心之勿二以二勿三勿三則無殊其得於堯舜
孔子之一一也堯舜之執中孔之時中也而四臣之
闡其中者曰仁義禮智皆中曰寂然不動為中曰易
是君子時中之道又曰察於動靜有無之幾說中雖
殊而此心之不物於物不事於事則無殊其得於堯
舜孔子之中一也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人得一
而中是學之根苑此而不異則玄同矣而世之左袒
薛胡者以讀書居業一錄類主洛閩經生學士束於
其教遂為信而不疑 左右袒陳王者以致良知與靜

中養出端倪二語類於禪而肯於朱遂肆詆而不顧
嗟手掠糟粕而議其精 梧門庭而訾其室則聞
試舉河東餘干之書有曰靜中妙理皆見有曰良知
出於天致知存乎人則何嘗離靜默知以身為的質
而與世紛拏新會教學者苟不至為禪所誘須著靜
以入餘姚之辯朱陸曰陸尊德性則不可謂墮禪墮
於禪則不可謂之尊德性朱道問學則不可謂入俗
入於俗則不可謂道問學朱邪禪邪其涂自殊此上
所以有互相發明之旨而三臣之並薛而祀也蓋上
實見之而獨斷之也雖然三臣祀於學宮儒道行矣

學草卷之七

策

十二

上合祀三臣儒道崇矣愚以為是道也無秋豪之微
虛符之厚而貫於無極通於無圻 皇上祀三臣之
心何心乎意堯舜孔子之道彼能紹明而光大之為
宇宙立心為蒼黎立命乎則曷不舉堯舜以來之統
而自繼之而徒區區三臣者祀也 皇上文武聖神
具堯舜之姿兢業時幾慕堯舜之道所當加之意者
學堯舜之學耳堯舜之學其大要在精一與中 上
嘗于文華殿御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矣
恩謂經常也法法也即精一而中者之條布也 上
嘗御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佞倖明賞罰慎出

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擇財用十二事以自銘矣愚謂謹天戒收放心又十二事中之大者即精一而中者之戒慎也母曰養專經筵日講之隙誠渙綸音贊幃臣一印證之手母曰盛齒旃箇旄象之側試遠富都卻戚施一恬澹之手定三革隱五刃付之司馬以昭文而康靖捐彤彤鏤惜杆軸委之司空以敦龐而白賁弭其苛樊矜其謙慝而勿以藥石之瞋眩為諱厭於詩書綢於禮樂而勿以絲竹之驚庶為樂此心常精而不徇萬物紛揉而澹若深淵此心常一而不貳無匹合於天下而約其所守寡其

粵草卷之七

策

十三

所求此心常中而不倚嗜慾不載聲臭不泥而無所好憎近之而皇祖敬一箴可參而式焉遠之而太祖存心錄成祖正心解可循而軌焉進之而舜則舜矣進之而堯則堯矣即三臣而在其誦說一陛前當無以易此故與其祀三臣而慕其道也孰與上自以心為嚴師而道其道也上而自道其道則舍堯舜精一執中之說愚不敢以陳於上前也

保甲

治國者譬之醫然病有三候故藥有三變善醫者審於其候而投之劑則病已而人壽病之起陽遂陰爭

內鼓外絕急候也一轉一代執不得不掇髓解脫以治標已而形靜藏支脈來神還生候也一起一伏執不得不晞汗和衛以固元稍適陰陽遽置醫藥血氣交錯精神暴滅若疾若瘳復候也執不得不聚毒視護以期於十全今之治東越者大氏若是矣愚以為此亦若疾若瘳之候未可裹囊而逐醫也當嘉靖之季倭毒海盜冠江山都似病之初草薙獸獮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瘡痍甦起似病之已寬文簡憲蠲租赦青撫而孩之其誰曰愛山海之謚及今十餘年矣閩閩稍聚已生戎心姦孽少壯旋萌故念此

粵草卷之七

策

十四

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請於桓侯而蚤從事也試言其方將挾經秉抱挺鉞播鐸以厲兵乎是試折肱之術於無妄之疾也越之盜不可謂有也將定革隱刃偃旄戢矢以去兵乎是傾上池之水於無射之門也越之盜不可謂無也以君有若無之病投之以不厲不去之方而可以延五嶺表億萬之命詒兩越人百年之安則無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海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旁基列山青年來

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師為之蔽也而安所
事保甲嗟乎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
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
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
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冠無與召而毒吾竟彼水師
禦海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
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來也不盡倭與蛋也鄉
導者為之奴接濟者為之主保甲者所以譏奴者主
奴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之張也不盡猺與黎也
強梁者為之倡狐鼠者為之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
粵草卷之七 策之 十五

附者之詭而杜山之隙也練兵於民而無駭聽不
得言厲民自寓兵而不離壇宅不得言去此之謂聚
毒視護以期十全蓋對病之藥相時之醫也今保甲
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故讎
察鮮效十甲聯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
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
已晚矣十甲為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
室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律亦
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真悍不顧
也守望無虞填入戶口隣里有警動輒徵發民即有

死不盡報闔門下捷罪止入鍰午夜出鬪生死呼吸
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
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執然也媮吏慢若芻狗眈為文
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輒勅而棄去而上之
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
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惟之豈其法之罪執法不法古
行法不法古柰之何其治古也疑後者察之前不知
采者視之往說者謂始於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
拯溺拯焚而宋以罷以為鏤冰彩脂未可必行而不
知非始於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為比使之相保
粵草卷之七 策之 十六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塋五族為黨
使之相揀五黨為州使之相調此周之保甲也而武
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
里故五十人為小戒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
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祭祀
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
而桓以霸魯成公為齊難作丘甲三旬增乘每乘增
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
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恭侈則鄭恃此以
抗晉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為什伍而相

收司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此圖伯之石畫也蘇威相隋五家為保伍為閭閻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擊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伍已上則百萬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

粵草卷之七

策之

十七

持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泰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為什伍互相譏糾今之法非不令譏糾而粉飾牌籍湧存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論禁書不受讀

不解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於匿姦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聚從未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為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固雍於疎而徹於密驕於愛而聽於威矣蛇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蟻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鑲金百鎰盜跖碩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為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數也保甲設矣而強宗袖手貧子荷戈則

粵草卷之七

策之

十八

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揀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搔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庶幾比落衆白之徒皆習於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離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所名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負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桑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

幾正罰立威之歟不寬於隴畝鋤穰之夫赴之若驚
用之若狂國車不出於閭組甲不越於橐則子牙所
云未耜之守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無以收苟且
之效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弊
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接濟者無
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
無敢嘯而山寇之隙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
以為十全之方矣雖然什伍姦察執無所容於陸不
得不蕩於舟越之東西其川居而艇漁者強半愚以
為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畜衆

粵草卷之七

策之

十九

伏險於順藏動於靜愚以為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
焉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鸞鳳愚以
為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爰及干楮
子未勝冠弁髮詩書萌牙未剪遂塵斧柯愚以為古
者社學之制當講之杜焉事制曲防廢盜手足天災
流行饑饉荐臻蜂擁蟻屯執惡能制愚又以為朱子
義倉之法當初之保馬驛之於方保甲君也保舟哨
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夫然後
藥良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
情親矣閭訟弭矣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

二師不幾於疣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
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
以資墨守而止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
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
執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米人之望兵如
未忝之望陰雨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
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輒
輒毒如虐寇安居則嘯呼營伍挾壓官司頃者柘林
之亂東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良
鄉逐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球
粵草卷之七

策之

二十

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
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執於方張而銷其禍於
未繁也愚故曰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
嗟惟此時為然也

錢法

壬午廣東鄉試程策

蓋經國理人者有衆與富之患而亦有既衆既富之
患古今所患者曰生齒未繁積藏未豐此二者近慮
淺衷少之手之為患者也古之人十年生聚十年教
訓何憂於不衆惟林林種種而衆矣饑之則亂食之
則費故衆之患甚于未衆者在珥亂而經費也一年

餘三年之積三年餘九年之積何憂于不富惟熙熙
懷懷而富矣專之則怨分之則竭故富之患甚於未
富者在釋怨而挾竭也此有天下者之所最忌而豪
傑之士所為愁心積慮而講者莫如食而分之食而
分之云者非朝饔之夕飧之家給而戶賜之也蓋自
有利民之大通在焉而在 今日則錢法所宜亟講
者錢法行而處其國於不傾之壑藏其民於不竭之
淵天下之衆可以無饑國家之富可以長守矣古昔
盛時匹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卿大夫圭田五
十畝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三升少半
粵草卷之七 策之 三十一
嬰兒二升少半今之田與鹽能一一計口而授之手
古之掌老者年七十三月饋肉八十月饋肉九十日
饋肉掌幼者家有三幼無婦征四幼盡家無征五幼
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今之老與幼能一一計口而
養之乎則古之民寡而今之民衆其故可知也古之
富分于下而今之富藏于上其故又可知也天下之
地止有此數田不能益毛矣海不能益鹽矣而園中
之老者幼者遁死遁生以蕃以滋巧歷不能筭隸首
不能料矣而田賦鹽筴日輸于上徒以實官帑而盈
公庾此而不食而分之以振其匱乏不亂則怨徒食

而分之而短于經計不費則竭司計者之憂也 國
家之興二百餘年 高皇帝仁厚植國儉動訓子孫
列聖培養休息至于今日 主上聖明留神循撫加
意節縮可不謂郅隆全盛哉自 玉牒之蕃以及閭
閻生齒日息不可謂不衆自太倉之積以及省直庫
藏日盈不可謂不富衆在于下執不得不仰于上富
在于上執不得不給于下然必罄 國家之積厚蒼
赤之生其生也無涯其積也有涯以有涯待無涯財
日以殫而生日益瘠故錢法者不收之田不計之海
不出之府庫無大損於 國貯而博利於民生誠
粵草卷之七 策之 三十一
今日採弊之急務也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
落西豈天之所布不可變而法天下者當因之與夏
鑄歷山商鑄莊山成周園法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
所籍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
庫開元中天下七十餘爐歲入錢百萬宋元豐中天
下五十三監歲入錢千萬則後王所貴也 國家百
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
今阻格不堪行而欲其富之將古人乎此愚所未解
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其法一或齟齬輒曰錢
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

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銅之利四曰精錢之制
五曰廣錢之涂六曰崇錢之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
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於上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
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
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
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 高皇帝神智洞燭止
令軍民鑄鑑及器一切廢銅竝聽官收毋令私藏
即二賈意也後寢不行至于今銅布天下極矣浮屠
佛像及民間鐘磬孟爐之類比比皆銅今欲收之無
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買之以金則國困愚意兩京
各立一收銅厥督以司空之屬外省責之藩臣外郡
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每銅若干估直予錢
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歲收盡民銅則民以
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為私家之利而又得免
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之官官以既鑄之錢
易未鑄之銅既可為續鑄之資而略無費于公帑之
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況藏銅于民銅皆銅也而私
鑄有訾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 聖主所
以備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于此故銅之權不可
不也銅器收矣銅亦未固民得濫取其私鑄猶故

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披木者先根後枝銅山者錢之
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棄者行行者趨桓公封
山令犯者左足入刑左右足入刑右禁至嚴矣乃今
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錫罪止戍邊則私鑄之
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禁私販欲禁私販當
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掘之律銅源一絕即
有項梁參木之徒無自而逞故銅之源不可不固也
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封之何也曰非終銅
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塞姦公錢既流則開
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止路南一隅亦云隘矣山海經
口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
于豫章唐鑄于陝宣徽信銅治九十六宋鑄于諸路
銅治百三十六 國初令天下藩司設寶泉局 文
皇帝遣官於江浙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
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藉天下銅山倣漢唐宋
故事隨山掘銅設監鼓鑄則天地之銅盡為國計故
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顓之言曰民之盜鑄嚴
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者曰鑄錢利國先以耗
國錢成之利不以償工其識未矣王者以四海為家
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千萬以鑄千萬則二

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已鑄鑄無窮何
契契乎銖銖之較也第顛之說容有未盡者不惜鋸
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雜不愛工似矣不擇工而
峻其防則疏銅者錢之質也蒼則蒼黃則黃而誰能
違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太輕六銖則太重而
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數也模不模範不範
而誰能覈之故惟不雜以錫銀之銅以虧其肉好而
獨流五銖之制以一其目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
以為之工師而高其垣圉嚴其防檢以稽其私挾故
曰錢之制貴精也夫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

粵華卷之七

策之

五

賤而塞于貴即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為也今自折俸
募役外朝廷不入賞賚不予是自賤之也自賤之
而欲人貴之其執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
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涂不可狹也漢隆慮主
以錢千萬為其子贖死今錢獨不可入乎漢律人
出一算算百二十錢金民賦獨不可入乎漢募豪民
入粟縣官而內錢於都內今開納獨不可入乎漢館
陶主為其子求郎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閭尹
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贍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
獨不可予乎漢時特出內庫錢賜軍士今養軍獨不

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天下而
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
闢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顧養之類無不以下
下闢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權稅若錢贖之類無不以
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
之涂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為表裏錢法之行原
非細故內貢之二局外辦之藩司事權不重稽覈未
嚴柰之何其卒行之也周公太公管敬仲孫叔敖則
宰相主之唐賜爐止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琦以
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計鑄錢

粵華卷之七

策

五

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略倣古制令
兩京領於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
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者黜墮塞者黜自點
汙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又何不
行之為慮乎故曰錢之官貴密也夫收銅之權則利
不散之委巷固銅之源則商賈無所牟于山澤開銅
之利則地不愛寶精錢之制則民鑄不得亂其形廣
錢之涂則下不賤錢而錢之官則法必行而民重于
犯刑蓋雖管賈之餘談而國家之完計何以易此嗟
乎海內宗室餒食者半百官秩薄執將漁民遯海關

左動至脫巾水旱天行民室縣罄當此之時使公錢之貫山積帑藏則以親親重其祿可也以勸百官加其秩可也以養兵增其直可也以存百姓其策可也不食之而人飽不分之而家給弭其亂而經其費釋其怨而揀其竭籍民之衆以為彊守圉之富以為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執考之載籍二百餘年不大被兵革未有逾于今日故其衆日蕃錢法之壅而不行亦未有逾于今日故其銅日滋意者其事與時相待以成乎范子曰府倉實民庶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

粵草卷之七

策七

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嗟乎使范子生今之時譚今之事其所謂恒制成利者必曰錢法也

弭盜

壬午廣東鄉試程策

今天下言粵事者殊矣異日者嶺東西間奔為盜區海以外諸孽勾引外夷躡中土主上南顧座宵旰籌之此者文武大吏奉上威靈廟堂指算刻弗而芟夷之今其時勢大殊往昔山菁不揭竿瀚海無波民未招徠山谷島嶼商帆絡繹來薄即伏波樓船而在且卷舌不道臨蔡將梁事蓋稱底定已迺執事猶斤斤然度勢議時辨征勦之利患校水陸之存

留此治世之先憂忠臣之長慮也而愚何敢無說以對蓋聞之戰無論大小識時者勝兵無論衆寡因地者強時者戰之機也而地者兵之形也機之所伏有微有著故其戰殊有勍敵連寇千人成權萬人成武而谿肆稱雄者不可以小物之有乘隙竊發匿形劫澤却笠山林而隨撲隨滅者不必以大誅之各隨其機之所宜而已形之所在有險有夷故其守異有平原廣壑無羊腸鋸齒之險進不必郭圍退不必亭障而可以不失其險者不必以多守之有洪澤巨海無通邑大都之壘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而不能不失其

粵草卷之七

策七

險者不可以寡守之各隨其形之所宜而已不伺其機之微著而聚議征誅煩則民罷是梯亂也而何以議戰不順其形之險夷而多置什伍什伍衆則帑竭足坐困也而何以議守故善戰者重用大而善守者重用衆嘗觀之司馬法矣其曰大軍以固多力以煩而又曰凡誅以明武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有殺一方而萬人喜者則戰之大小無常已其曰用兵之道用衆治衆利正而又曰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此守法也則兵之衆寡亦無常已宜大而大而毋故翕之以自衄宜小而小而毋故張之以

自疲宜衆而衆而毋自寡其衆以來敵之侵宜寡而寡而毋故衆其寡以耗天之聚既度其時又度其地如斯而已矣今之議粵戰者曰粵之內地重岡複嶺懸崖密柵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飽可以待我之饑是故方馬埋輪不足以踐其運也五火不足以燔其林也五間不足以攜其黨也非大舉兵而盡創之無以震明威而夷亂窟至其据陴背險半隱半出名曰撫民有隙即內訌者竄在林巒蟠於苴澤短鋌衛前積弩陪後以伺我出入雕剿不加恐與巨賊連耳嗟乎此二說者東粵之戰也其在嘉隆之際則然

粵草卷之七

策之

今日之粵無有逆主令者可以戰可以無戰故其議戰也異於昔日必戰之時今之議粵守者曰粵之外地表海隈澳方舟聯艦所臨者瀚波所備者番夷彼突可以衝我之逸是故廣壑深坑不足以杜其入也飛橋不足以遏其銳也天浮不足以擊其渡也非多徵兵而拒守之無以圍跳梁而實舟航至其絕岸渡壘且戰且守名曰陸兵有警即堵截者屯在海鎮界於山谷晝登雲梯夜設雲火以伺賊出入士卒不多恐詭內地憂耳嗟乎此二說者東粵之守也其在嘉隆之際則然今日之粵毋敢攻我土者可以守可

以無守故其議守也異於昔日必守之時蓋嘗以秦漢事參之秦併天下略定揚粵置南海象郡以謫徙民粵漸以亂任置有事趙佗阻兵馴至嘉德函封漢節粵大亂矣元鼎之初樓船戈船出師十萬定為九郡粵漸以治其後輯寧終漢不叛至建武間蠻里張游來獻白雉封歸漢君粵大治矣夫十萬之師可以攻元鼎之虜而不可徵於建武之際樓船之將可以斬亂越之呂嘉而不可加於歸漢之張游縣斯以談而今日粵中之戰守其槩可論已夫粵豈忘戰之國哉而當久創之餘民始息有則鵬勦不可廢而大征

粵草卷之七

策之

不可屢何以明之四面合圍獸窮之攫可虞也千里輓車脫巾之呼可戒也飛霜匝地蘭艾之盡可隱也况自用兵以來山菁海氛次第盪覆矣即欲大舉將馬用之間有頑梗未銷山谷時警一夫橫行折其首而貸其醜一方怙強夷其量而赦其鄰既不驕兵亦不糜廩此鵬勦之法所當講乎非謂勦之勝於征也今昔之時異也夫粵豈忘守之國哉而當暴露之後民始安堵則陸兵不可增而水備不可撤何以明之反側甫寧而干戈且尋是疑寇也土著可練而客兵未捐是糜餉也關梁既闢而甲楯不釋是塞貨也况

自平寇以後民壯弓兵旋復增額矣即欲再增將焉用之若夫海氛熾屏夷情叵測東連暹羅番舶之往來宜藉南巡日本悍鹵之出沒宜防內嚴下海之禁外緝勾引之姦此水兵之防所當嚴乎非謂水之加於陸也山海之地殊也往者剿伐不加專事姑息亂萌不折逆黨盈野勤於剿不輕於拊則小寇漸夷不敢滋蔓故其議剿也即所以議征也內寇陸梁踴躍林莽實與海寇聲勢相倚吾嚴於外俾不得入則內寇益孤莫爲羽翼故其備水也即所以防陸也夫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擊斂之氣

每草卷之七

策

三

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專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不能常秋而不春而况於人乎竊嘗辟之病者當其耳鳴鼻張目眩舌橋斯時也厲三陽之鍼和五分之熨甚則割皮解肌擗髓撲荒無所愛於其膚何也其勢迫也迫其少間橋引案機調飲飯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柔血脉以瀉氣法不當砭灸則氣逐而篤今之粵其少間之時乎而論者一切曰大征也益兵也是毒劍鑊石於病起之餘其篤立見脉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按內者不可以剛藥入則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嗟乎治

粵者奈何使其俞而重困也
論

人主自爲社稷計

人主計安天下則必有所以寄之矣夫天下大物也未易卒舉也人主以渺然之躬託之手臣民之上將元然穆然抱一爲式聽其自正自理乎則其勢必不能待弊弊焉以獨智往彼其未者輻輳紛負萬舉而萬不可窮而其力益以不支故不得不舉而寄之天下士而士與主跡踈而勢鬲又未易卒致也以未易卒舉之器寄之未易卒致之士而人主又有不得不舉不得不寄之勢故其需士急於輔車好士甚於繼衣而其愛士也不啻若加諸膝夫豈爲身與士計哉計安天下焉爾矣元城劉氏謂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深哉乎其言之也蓋聞之善作者好謀善建者多度圖迴天下事未有計不先定而終能底就况有國家者謀及社稷而認認焉以一手足一耳目嘗試而謬爲之非計也槩夫昔之爲國家者大氏有四而其計亦四有不終朝之計有終身之計有數禩之計有千萬禩之計日肝肝睢睢墮於四肢之逸馳於五遁之樂佞試幸措脉九有若燕越人不旋踵而亂

每草卷之七

論之

三

亡乘其後鑑佚虞之轍者勞心雕慮程書傳食自賢而少人自智而愚人以為足傳之異日者而重足以坊其身三材傳而文霸蹇由百里入而穆公強晉世為盟主秦之後繼周而帝此其為計亦足延數世而一蛇三良有餘恫矣古今稱善作人者無如周文王以姜散之徒遺其子以戡定既亂以周召之徒遺其孫以光輔太平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寧文王寧周也榮名蔽天壤光祚延來景此豈非聖王治安之休謨社稷千萬年之完計哉夫社稷者人主之社稷也先王建國啓土為民立社以聚百神故計之

粵草卷之七

論之

三十三

短則神怨神恫有勝國之屋有故都之忝其為懼無加焉計之長則來饗來歆有八百之卜有四七之符其為祥無加焉人主舍其短而圖其長釋其懼而迎其祥避其怨恫而覲其歆饗則所以為之計者甚不可不蚤也毛以示物血以告殺獻具為齊敬可為社稷羞而無與於安危冒以黃土直以白茅可為社稷封而何所計於脩短語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故懷柔百神在救萬民救定萬民在集群策朝廷社稷之主也而啓沃一人材官萬物寄之手相臣邊易社稷之衛也而坐據津圍捍禦塞險寄之

乎守臣夷寇社稷之孽也而剪剗戎翟掃除姦宄寄之乎闢臣烈士社稷之華也而脩六禮明十教寄之手鬻序之臣錢穀社稷之命也而收經入行炫極寄之乎會稽之臣故人主與社稷相為存亡社稷與賢人君子又相為休戚夫其所以資之者甚殷而國家所以遇之者甚踈則人主非輕士也固自輕其社與稷也故始而長養之周既而蒐羅之廣既而招徠之勤終而恩禮之隆非重士也亦自重其社與稷也何以明其說也千里而一士比肩也百世而一聖接軫也清泚扶輿之氣間出而下見不盡鍾之人士故材

粵草卷之七

論之

三十四

戕之易育之甚難士藏巖穴寶愛其神不自炫暴以邀榮名蒐羅不廣即夔龍與俱匹夫易之矣第令知之彼芥千駟細萬物而志屬於大不甘為人據吾招徠之禮不合古人能挽其不內履去乎况大國家之官無慮千百貞信之士所指幾何人不足官而比其官者徒以衆人之遇羈豪傑之跡亦必無幾矣此而不愛惜成就之也必其無社稷之責則可人主而有社稷之責也是尚可不加之意哉農夫脫衣就功以旦莫從事於南墜寒而擊粟春而除田時雨至而枷芟非誠有愛於穀也封君之居所需柱樑構櫨材不

過千章而陸阜陵壘各致其時鉏夷斤櫨不輕以入
非誠有愛於木也耕者之計在食而居者之計在屋
也夫人主亦有食屋焉則社稷是也故曰一歲之計
樹穀十歲之計樹木百歲之計樹人人也者亦人主
之穀木也曾元曰人主之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
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民羗之虜也荀卿曰利夫秋毫
靡及國家然且為之不知計矣夫知二子之議為不
知計則人主自為社稷宜如何計哉雖然人主執至
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即計士待理而必
手士士計之也猶弊生役身也士之品有二有國士

學草卷之七

論之

手五

有庶士國士者庶士之率也徹於一事察於一詞審
於一枝動成獸止成文蓼莪成行瓶甌成限者庶士
也言稱先王而一能應萬節物甚高而細利弗願耳
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今日相
君而旦服海外國士也人主得百庶士不若得一國
士國士垂紳庶士輻湊矣今夫燭蟬者在明其火振
其樹人主而得國士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
明火也堯舉一舜而禹稷契益之徒繇舜而集成王
任周公而公日所吐握以迎者不必王之手詔之也
此其操術甚簡而得士甚博握機不繁而致理弘鉅

樹穀者不以纖莖先長桐樹木者不以繁枝先勁幹
樹人者不以庶才先國士聖王之上計不可不省也
國士先庶士以勞於下人主恭己以聽於上由是百
神嘉胙社稷休享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
火無灾禱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受帝之豐福享民之勲力而國家厝於泰山之安繫
於苞桑之固永永乎終將賴之矣嗟乎此人主之計
也士之計與人主微異而實以相成方其徒步暇吹
洲處閒燕此身雖困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一遇主知錯質為臣則報生以
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國家平日愛惜長養之謂何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矣故人主惜士以安社稷士不
惜身以動社稷其為社稷計一也語曰為君必君為
臣必臣是主臣交相成也

學草卷之七

論之

手五

表

擬

壬午廣東鄉試程表

上以

御製倚蘭操示輔臣謝表

宣德七年

代以

聖主求賢綸綍煥龍章之懿

明王逮下琳瑯分鳳藻之輝語出天葩儼蘭函而日

麗寵頒台鼎奉芝檢以春融韻協羽商聲韻朝

野巨基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皇家掄英

才於庶位梓開草木之蕃帝后求治理於熙辰

心切非對之采故禮嚴琴瑟思在良臣而語載

芝蘭比於君子曆開宣英闕四門以延賢化衍

菁莪來多士以楨國商林拔傳巖之秀梅鼎惟

馨周室樂莘野之賓鹿鳴載詠自南風之唱既

熄而空谷之音無聞惟宣父之興思託幽蘭以

紀操豈不以紫莖被九畹當作明王之香胡為

乎丹穎賽千秋竟同衆卉之伍慨茲義路茅塞

致我賢關慕蕪迎中生以蒲輪那識蓬心可採

屈嚴陵於諫草疇云蘭味不忘映庭疑露之詩

詞似工而不關遺佚臨池從風之賦句雖麗而

奚裨譽髦文不在茲道應有待恭遇

皇帝陛下

九乾毓粹

三象儲精早育德於青宮神人叶應嗣握符於紫

極述作無隆紹丕緒而

祖德有詩軫窮民而憫農有詔廟堂席側無取峭積

昔蔥巖穴弓招旁及絲麻管蒯群黨潛消於夫

莧衆正彙拔於泰茅然猶繼絕乎

帝心式摘芬芳於神翰親揮膚藻特製倚蘭聯璧貫

珠名雖沿於孔氏振幽拔滯義實創自宸衷曰

身隱曰道光遺賢是慮若幽谷若茂草潛德孔

昭睍睍其芳一語仰

王言之麗嗟嗟厥茂片詞觀

御墨之華副在蘭臺儼夫明堂大雅恩施芸閣猗與

宣聖徽音豈徒美媿夫五絃將用形求於九野

昔

高皇頒耆儒之勅不棄芻蕘追

文祖賜明經之詩兼收草莽肆先朝蔚為懿典于今

日觀此瑤編遂使滌派瑣材依白雲而翹首茅

茨群品候清角以彈冠某等職謝燮祠恩銜殮

藥御仲由之瑟終闕響于丘門學宋玉之謠未

均音于郢路芳騰金陛戴周露之滋培陰結玉

池仰堯雲之葩覆詎意龍鸞之重猥頒犬馬之

微御檢發麟文雲霞曜采璇題來鳳使禁藥流

輝快瞻丹宸顯謨共修黃扉奇觀臣敢不益勤

濟慈群材偕來之旨務連茹以同聲伏願
善人與居

德音是茂母採華而忘實母好瑟而棄竿業蘭欲發
日月欲明郁郁乎羅英豪於芝室大絃勿急小
絃勿絕熙熙乎躋海寓於春臺則奕葉重光垂
千百年而未艾本支鞏固歷億萬載以彌芳
猷廣東海陽縣守臣進二白鳥表宣德四年
伏以

一統圖至孝續無疆之緒

庶徵欽福太平昭有道之符蓋

聖德疑和禎祥錫祐而天心助順海嶽効靈協風暢

三十九

於兩間神物來自百越蠕蠕共忭夷夏胥懼臣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君人位天地之中
德疑二極王者為民物之主化洽群生玄鳥赤
龍肆發祥於聖作丹鷄白雉率用享於職方爰
考綦隆或膺景貺於昭孝理莫過祥鳥氣稟陽
精本瑤光而散彩注鍾火德應維星以合明慈
號哺公仁稱孝鳥種叢豫知來之智栖富騰爰
止之詎集彼虞庭彰玄德順親之意至于周室
感文謨止孝之誠帝業興隆王屋正看流火皇

居壯麗靈臺亦藉相風鋤瓜曾見萃冠弱水更
聞傳食夢豐邑而興漢文武昌而瑞吳是皆燦
蔚矣之文未必悉繡如之色惟茲靈物有待昌
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仁孝性成

英明天植鳳麟振藻握元命之貞符鳥兔疑華協
太和之景運分南北以取士義聲已徹於

青宮罷交趾之征兵仁問丕宣於赤微龍樓問寢儼

坤德以無違鶴禁承歡奉

聖德卷之七

四十

慈類而有格對時發育與物皆昌

君心默契天心德化潛通造化頤茲五嶺乃降二鳥
騰骨堆霜宛若圓中之鶴毳毛映雪何誇仙苑
之鷹素質雙瑩表西方之正色玉翎四皓耀南
服之奇觀皚皚乎純孝之徵穆穆乎至仁之象
用摠芹獻聊展烏私固知遼豕白頭出河東而
載而楚鞏丹質在荆南以多慙然希世之祥宜
揚

郊廟有生之瑞應勅賜豈遜契來於異域迥迥維
貢於同文臣等才規簞篋治慙馴鯉德非虞溥

敢望祥鳥來庭職忝林詎言吉鳥巢屋幸遊
皇仁之遠播快瞻瑞畜之呈靈趨鵲班而和魯國之
鸚鵡虎拜而舞舜階之獸伏願益修

帝德允協

天休風爭狼煙四海怙鳥鳥之樂治隆麟趾群生
鸛鶴之風傳之聖傳之神百世永承應翼莫不
王莫不萬年同頌鳬鷺

濱衣生粵草卷之七終

粵草卷之七

四十一

濱衣生粵草卷之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蕭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辯

宋陸秀夫丞相墓辯

予來潮二年餘四竟稍教定郡鄉先生請予續郡志
則先檄南灣于將軍灣重鎮全越東蔽不可以亡志
而遺之書曰不佞聞宋陸丞相墓灣山北青徑口將
軍訪其神道安在已于將軍報予址石僅存碑表蕪
沒予傷之令威不歸童牧哀歌責在守臣乃為伐石

粵草卷之八

辯

題曰有宋陸丞相君實之墓下令禁樵蘇雖然竊有
疑焉考宋史宋亡厓山之日丞相走帝舟舟大度不
得出乃負帝昺投海中七日浮屍出于海十餘萬人
丞相傳祥興二年癸未大戰宋師亂丞相朝服抱帝
赴水死未載丞相墓元至元十七年三月潮州路總
管丁聚立碑於青徑口墓下記曰陸君實甲於文天
祥榜與陳宜中議不合謫潮數載母夫人卒於潮不
能歸葬聚為擇地封其墓坐北向東五峯前秀次子
九郎俊雅能文予甚愛之不幸繼卒附于太母之側
聚知君實顛沛流離隨龍沒波遂給官田五頃以贍

遺孤亦未載丞相墓我明天順五年脩一統志載
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丞相墓在潮
州境其說始著弘治十四年漁人伐南灣墓陸氏子
孫訟之官知府張景陽同知林庭槐製衣冠遷於負
郭山廢庵桂林官地而自為記弘治十六年南海張
廷實謂脩厓山志貽潮守葉元玉書曰考陸丞相墓
在潮治域南海中嶼上厓山破丞相驅妻子負幼主
赴海前居潮時長子繇好漁獵逐居海陽闢望砂岡
天重絕忠臣后也一統志與潮府新舊志同而新志
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得其處僕為嘆恨幸多方物
色以慰忠魂其後葉守與丞相孫陸某求之終未得
乃立新祠於韓山之傍而廷實為之記今厓山志中
稱丞相墓說與葉守書同而未又疑其詞曰秀
夫死厓山墓乃在潮豈浮屍出海后有負骨以昇其
子如天祥之歸葬吉州者耶則厓志亦未有定論又
考陸氏家故元至順三年丞相三世孫海遺言陳宜
中與丞相議不合丞相得罪安置潮州乃奉曾在母
及祖母趙携父長七郎八郎叔九郎弟秀甫來家於
潮之闕望港口曾祖母九郎連喪知潮州軍事周梅
叟為管葬於南灣山九郎附葬景炎二年召丞相還

朝趙氏二子留潮丞相携妾倪同幼子家僅端兒正
兒赴召厓山之變丞相負主沉海七日屍浮端兒正
兒貯丞相屍歸葬南灣山鄉人俗名祖墳屋地為學
士館名田為陸處園以此然則廷實負骨歸葬之說
豈其聞此耶子章及復惟之信書外史不如史信人
言聞不若見宋史帝昺與丞相傳俱不載墓元以至
元十三年滅宋丁總管至元十七年為立南灣墓碑
距丞相死才四年耳記云聚為擇地塋太母九郎附
焉則南灣之墓實太母骨記又云君實隨龍沒波若
有憾焉不得歸葬之意史信書丁總管見知則丞相
墓之在潮其有無可舉已張守負郭之塋直衣冠耳
葉守失之墓求之祠祠韓山蓋慎之也史稱十餘萬
屍浮海而陸氏二僮獨生丁總管碑記自擇地塋太
母而陸海屬之周梅叟其說矛盾予未敢遽謂然而
予題南灣墓必曰丞相墓何也世亡不朽之骨而有
不死之靈丞相靈在南海而母在南灣孤憤幽忠隨
潮上下神往神來能不依依予故知灣北土封丞相
墓將焉依而墓不曰丞相豈所謂弘宣教義闡駁忠
烈者乎過而涉者哭夷齊絕而羅者吊靈均而矧夫
母骨子魂若坊若斧於海之濱也子惡知其孰為母

孰為子也。曩予為郎金陵入觀上帝廟。凡勦業君必祀而元祖獨闕。問之守者。守者曰。嘉靖庚戌。凶薄都城。世皇帝赫然怒。令使以二覽封之。金川門外與狐兔伍。乃丞相墓。與子鄉文信國墓。巍然背徑。螺山之巔。伏臘守臣虔其祀。不敢不舉。夫然後知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塵。也有味哉。觸之言也。

雪應豐年辯

占候家以雪之多寡占年之豐歉。其說曰。冬雪不凝。則生意不堅。又曰。冬不雪。則蟲不殺。郭子辯之曰。夫雪盛於西北而少於東南。兩廣八閩終古無雪。則宜

粵草卷之八

辯

四

歲歲凶矣。陰山之北。夏雪未消。則宜歲豐矣。顧閩廣之土。宜五穀。穡事告產。一歲二秋。西北地寒。五穀不殖。朝夕之需。仰於東南。豈五穀之生意在閩廣不待雪而凝。在西北非雪所能凝耶。地中之蟲。蟻在閩廣不待雪而殺。在西北非雪所能殺耶。其說謬矣。世主不察。猶祈雪以祈歲。則謬益甚。夫雪之多寡。係於地氣。而歲之豐凶。係於人主。西北地寒。則自多雪。東南地溫。則自少雪。雪何與於歲哉。人主行仁政。則一莖九穗。虐用其民。則赤地千里。故歲人主所自為也。春秋書大有年。不聞書冬大雪也。書歲大饑。不聞

雪冬不雪也。此亦可以省矣。愚嘗從北歸。雨雪盈數尺。死者相枕於涂。既入建業。尺伍老弱。一夕而殍者三四十輩。明日籍姓名。聞之大司馬。嗟我雪之為殃也。縱歲大稔。彼凍死者。何以待耶。大戴禮云。天地積陰寒。則為雪。魯子曰。陰氣勝。則為雪。論雪者。莫辨於此矣。故三尺雪。十年豐。此世俗之語。君子不道也。

韓文公與大顛書及別傳辯

韓公與大顛三書。今刻外集中。蓋自宋歐陽公以來。辯之婁矣。歐公直以為謬語。取非所戀。著則山林間寂與城郭無異之句。非韓公不能道。乃蘇子直凡鄙

粵草卷之八

辯

五

之謂退之家奴。亦無此語。朱子又疑有脫誤。以為僧徒所記。不成文理。而直指韓公崇信佛法。明潮郡丞車份謂韓答孟簡書云。自山召至州。郭未嘗言以書請之。則書疑後人假託。潮陽林升丹大春又謂車太泥可以造廬。留衣獨不可以書遺之乎。海陽林東莆大欽直指朱子之說。可以折衷。歐蘇二家之論。黃文裕公通志謂外集皆非公作。此書正在外集。予意亦太泥。順宗實錄諸卷。亦在外集。謂非公作可乎。子取三書讀之。其高處在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固如是。三語恐非出家奴僧徒之口。一曰奉迎。二曰答屈。

三曰勞於一來韓公此處極有斟酌此與孟書所謂召也曰造其廬而先之曰因祭神海上曰留衣而先之曰及至袁州為別則猶三書意也但其跡則已崇信之矣故周茂叔題大顛堂壁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此足為三書斷案故三書出韓無疑而崇信之說亦惡得為公諱哉至於昌黎別傳誣公太甚則不可以無辯嘗考方氏崧卿云世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辯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學草卷之八

六

說

何元成字說

予同寅何大夫學閔乙酉元日冠仲子雍於阼而米問字郭子郭子曰仲子名何以雍大夫曰某官南國子學錄國學故名辟雍雍生而命名蓋取諸此郭子曰王制天子曰辟雍以制言壘水環繞如壁以義言禮樂和明天下耳記曰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故五帝大學之名又曰成均請字之元成昔趙文子之冠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度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亦蔑由至矣張老曰善矣韓子之戒可以成此成之說也然特論夫始與者耳未若孔子之言曰智如臧武仲庶如公綽勇如下莊子藝如冉求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此記所謂恭敬而溫文者也然而非外至之物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實也發而皆中節之和樂之實也是人人具也其功在慎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曰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成也大矣予字仲子曰成而加之曰元夫元者大也學非孔子不得名大成若韓獻子之成猶其小者矣

慕川說

余郭有慕川君於余為戚屬兄也且廿餘年長余以
嘗為同舍生故相視若齊年驩莫逆矣兄第六人為
經生者四後以父徵仕公春秋高相繼謝博士以去
虞侍徵仕公徵仕公負茲之特六兄弟皆在侍牀第
持服甚悼里人稱兄兄弟之孝是謂畢訖矣先是諸
承學稱兄曰三泉先生兄曰言泉有濫有沃有汎呼
曰三泉子不亦適乎年五十時稱今號語余曰是後
呼為慕川子不亦適乎余問之則曰家大人徵仕公
里人稱碧川翁也不肖無祿家大人逝矣而雅樂是
粵草卷之八 說

川不肖以無貌於心不成慕也將以是寄慕與惟說
其肯子章曰川注瀆也瀆獨也言不因餘川獨能赴
海以名之也徵仕公故以獨行聞是注瀆以之海者
有心源在非河伯喜百川之灌以訖於海看者此則
兄之慕以貌於心其在斯乎藉弟炫以文石酌以素
波日與川后伍而汨就焉不知吾心之川未見善慕
川也非所以語兄之慕也傳曰五十乃稱伯仲五十
思慮定也兄之易稱號在五十年是有得於定善慕
矣余不知碧川又恐知伯氏慕兄曰相奎之不知深
知知也揚子雲曰聖人之言渾渾若川順則便其惟

川乎相奎之言為幾于若川順則便也已家大人獨
行相奎為獨鑒也已

續衣生粵草卷之八終

粵草卷之八 說

九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公移

予初蒞潮以明一法令整吏民不可以亡教也作七教其後因事建白或關於教化或係於防守其巨者得十議焉因并附於左

諸有司教四條

今天下猶一人然心役身身後臂臂後指縣指也道府臂也兩院身也 朝廷心也然使指自指不從臂

學草卷之九 公移

使臂且無如指何况上而身而心乎周書曰左右手各握五曰枝故枝於人身重也今 朝廷嚴考成之法於兩院事未竣輒比稽而罰俸上憂下辱吾輩庸得坐視溫溫晏晏如胡越人乎顧事之淹速其端倪在縣縣之淹速其端倪在吏事稍重大老吏猾胥袖為奇貨左枝右梧而故淹之令闢茸者墜其穽中莫之覺悟曰事未可歲月了何操切也令高朗者寄於聲歌逸於游覽曰簿書期會俗吏耳此其罪眚闢茸者蓋郵甚焉輕法令卑上官則將焉用彼令為矣今與諸賢約本府不敢有一介之使以溷於縣縣不得

有一口之違以緩於府借諸賢之敏手還本府之尸曠共期不負 朝廷責成至意其非然也本府將於令於吏乎重譴之矣昔之居官者曰清曰寬曰勤以為道當爾今 明例甚嚴其執有不得不爾昔也貪酷不過褫職比者一經論列貪夫追賂如數甚謫成酷吏死無辜民者謫成甚抵死其已經存刻封贈者追奪夫成與死至不令也追奪 制勅至不孝也繼不身之愛獨無愛父母乎昔也不及止議調降今一槩報罷不叙用敢自媮乎本府竊謂此以憤夫不肖者而嚴束之耳豪傑之士豈以此故後賢式顧輓迅之俗趨侈淫聲色而曠達之材不明法令侈費財即欲清焉得聲色費神即欲勤焉得法令不明犯者盈庭即欲寬焉得故儉所以濟清也嚴法所以成寬也遠聲色所以助勤也本府與賢有司共斤斤焉以母戾於明憲也

學草卷之九 公移

搔本者一一攝其葉張網者一一攝其目則勞而不徧故拊其本而葉徧落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諸有司民之本網也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綱舉則目張故諸有司之賢否本府所注心萬目日夕圖之也諸有司賢乎本府大願脫其中有不肖者乎本府所

之亦子弟之不中不才豈不欲委曲制割削縫之與
不遠復以底於治今令甲責成又諄諄矣縣庇護
至二人府庇護至三人皆有重戾一微有聲人耳而
目之矣本府寧獨不敢死且不能死何也薦賢即賢
不必其身之賢也死不肯即不肯不必其身之不肯
也故願諸有司之皆賢而亡一不肯者參其間也令
他人毋能吹毛求之而本府毋蒙庇護之議不亦休
乎潮陽昔常韓二公過化之鄉稱文獻區嘉靖中
赤子兵四郊多壘今議者論國大執輒曰北南
潮夫坪潮於鹵此亦地方之厚辱也本本原始於
學草卷之九公移
不良有司歛民貨賂以產其醜諺曰命亨通官廣東
其甚者則有坐萬之號嗟乎官命通民生戕矣官坐
萬民立搗矣此所謂百姓餓而姦吏富亦士大夫之
厚羞也比數年來寇盜稍夷安養掩拊正在今日辟
其猶病瘥者初起枕第血脈筋力未甚強固和其五
歲剛其四肢屬之良醫乃克有濟若復耗其元氣按
以峻劑則病加小愈終不可為矣今之潮亦和五藏
剛四肢之時也本府愧非良醫尚賴諸良有司悉心
講求所以勞來休養之方凡地方利所當興患所當
除瘡痍未盡復風俗未盡變盜賊未盡夷躬自採訪

調停參酌毋委吏胥毋蹈故陳一一為本府告本府
視之如獲拱壁當次第舉而行焉為地方復文獻之
舊為仕宦釋身通之嫌所望於諸良有司不淺鮮也
府首領縣佐以下各官教
本府責成各官至意大都前四條悉之矣其自府首
領縣佐而下人言官秩薄資格卑縱自豎立前涂不
簡以為諸君謀殆踈矣昔也首領佐貳不置荐剡今
舉荐矣昔也貢涂不列京銜今起家臺省部寺紛負
矣昔也吏員止列雜職今遞遷府佐運同矣此諸君
所目睹也諸君第自立上之人知之若燭照喜之若
粵草卷之九公移
懷璧 朝廷何嘗不破格大用之乎且諸君亦曾見
有貪墨淫刑縱鷹犬噬民者能令終歸去乎何苦為
掇鑠金自縻手也縱能善純緣盈囊而歸亦曾見其
子孫能長享不消歇乎何苦為後人馬牛也今朝
廷法令甚明賢者用視昔之涂甚寬不肖者黜視昔
之網甚密諸君不於寬涂屑足而投身密網此聽人
言過也試思之本府之為諸君謀與人言孰忠焉
校官諸生教
昔夫子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孟子曰士無恒產有
恒心豈不謂民難治士易治哉一邑之中士幾何氏

幾何數相懸也縣官治民多不過四人校官治士府
五人縣三二人官相埒也以四縣官治難治之民而
衆也不治以二五校官治易治之士而寡也亦不治
曷以故焉則教官諸生之責均也彼衆而難吾寡而
難則他日何以肩其衆者而治之教官之耻也彼民
難吾士亦難則士亦民也諸生之羞也潮自文公過
化以來賢士稱海邦鄒魯矣明興歲大比士與廣
州參半廼今數之歲出於廣者師徒談之海氛未
息士罷於戈楫不暇治禮義今何如乎諸生知韓文
契八代之衰未知其所以文母論其他文其來潮也

學草卷之九

公移

五

為佛骨一疏其入潮也有驅鱷一文此諸生所習也
即易所謂有孚外比信及豚魚吾儒所謂誠也夫天
下豈有不誠之文哉是口心不相攝而繁枝葉也居
家不孝不弟處友不忠不信其操心積慮非盡於貨
賂則溷于聲色非矜激於意氣則凌獵於名分未有
能專致奮發為文者縱能之不過影似偶合耳非韓
子所為文也韓子之文根於誠原於道德澤於仁義
其言燁如也故願諸生習其文先立其誠寧惟韓子
夫子曰脩辭立誠其教人文也約之以禮諸生而誠
乎雖學孔子可也

諸後教

告爾吏胥門皂一切人等諸吏奉法三考得官以榮
爾父母妻子諸役奉法歲給工食以食爾父母妻子
朝廷何負爾輩哉一不奉法重者軍妻為軍妻子為
軍餘隣佑為解戶輕者徒身係縲紲父子不相保嗟
我爾輩欲官乎食工食乎父母妻子日相聚乎欲軍
乎徙乎父母妻子日相離乎諸役宜三省之其父母
妻子日誦一遍父告爾子妻告爾夫兄告爾弟隣佑
時相勸勉曰母他日累門戶也

復參將議

學草卷之九

公移

六

潮州海濱多盜之區程鄉又山寇出沒之藪自正統
末以來原設總兵一員駐劄程鄉興寧所以為程鄉
慮者深矣嘉靖四十四年始奏移潮州駐劄四十五
年裁革勅臣始移鎮守廣州則廣東之總兵其初固
為程鄉興寧設也自總兵移鎮之後參將一員駐潮
州守備一員駐長樂長樂程鄉接壤所以防之者猶
為近也萬曆八年始議革參將移長樂之守備駐劄
付城今守備劄付信地止載海陽等六縣而程鄉平
平一縣遂無所屬矣夫始之所以防程鄉者甚嚴臨
以總兵之節鉞不以為重今之所以防程鄉者甚疎

則雖守備之信地遺而不載馴致今日遂有鍾賊之變則卑參將而專恃守備之過也且漳潮惠三郡輔車相依唇齒之邦也以地言潮視漳惠延袤甚長以盜言潮視漳惠巢穴其夥漳惠之參將不革而潮可革乎參將易守備守備之官去參將亦無幾何而體統不若參將之崇彈壓不若參將之威號令不若參將之迅今營衛各兵統之守備者猶然在也暇復各役屬之守備者猶然在也廢之亦不甚省於潮復之亦不甚費於潮合無比照漳惠事例仍設參將駐劄潮城專守一方當出汛則巡行澄海潮陽各縣以

粵東卷之九

公移

七

復論判縣佐等官議

潮州府佐厚設清軍海防同知各一員督捕督糧通判各一員推官一員近將清軍同知一員督捕通判一員裁革天清軍相制也海防近因多寇設也以近議廢相制而海防又駐海上一衛十所版籍屯田不無妨閤然猶曰廣中十府俱同知一員可兼攝也至於督捕通判以難議裁矣潮之多盜甲於天下弄兵二十餘年近民間稍枕枕一而此者山寇一發

白晝劫城此豈可以無盜目之而參捕盜官乎况潮故有廣濟橋一座歲可權萬餘金橋利孔也不有府官司之弊將滋深往府佐五員季輪一官季終則易近因裁革太多而海防同知駐澄海推官又時時查盤他郡止通判一員既督糧又督捕又督橋其務益紛拏不理然不設官時猶可言也近缺官半年至借他部官管理則裁通判之弊也况惠州通判二員不議裁而潮獨裁乎潮之盜潮之糧俱多於惠又益之以橋而惠之官反多於潮其說誠莫之解此捕盜通判一員之當復也非獨為盜計亦以為橋也至於各

粵東卷之九

公移

八

縣之官在揭陽則謂其延袤五百餘里歲米二萬五千有奇埒於海陽潮陽而官屬之革至於一知一典不能比於新設之澄海議欲復主簿一員在潮陽則謂其舊本全設地方沿海倭寇山寇海寇間一動發則力不能支議欲復主簿一員在饒平則謂其轄地散僻民習悍頑往年縣有一丞臨都追糧今知縣一手不能獨理糧多拖累議欲復縣丞一員職竊謂此三縣者皆劇邑而多盜者也平居無事猶足相制脫有急下城闔之捷則一門一官猶歎其少而况可以一知一典治乎近揭陽知縣以行取行典史以大家

去而揭陽一縣寂無一官甚至借他縣官看印則其弊可見而勢不得不議復矣

崇祀名宦議

本府近因學道按臨檢閱名宦冊籍牒先賢其已崇祀者無容復議顧其間有大功德於潮而未入祀典者於漢得二人馬海陽侯搖母餘從漢高帝滅秦破項為東越功臣之最揭陽令安道侯史定以全城歸漢武帝民脫鋒鏑之苦於唐得二人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潮州刺史楊嗣復在潮易十七寒暑勤于吏事民稱神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襄武縣侯潮州學草卷之九公移

司戶參軍李宗閔以宰相貶潮閉閣思過潮人憐之於宋得十四人馬參知政事左丞相許國公吳潛以論姦臣丁大全徙于潮州尋徙化州樞密使謚武襄公狄青以破儂智高取道梅州秋毫毋犯右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初復梅州繼復潮州尋被執於潮陽之五坡嶺左丞相兼知潮州陸秀夫死事崖山子孫流寓潮州墓在饒平之南灣少傳越國公張世傑由泉州恢復潮州其後航海死於厓門兵部侍郎鄒淵文丞相書吏蕭資俱死難於潮陽進士陳龍從宦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劉子俊權惠州通判林琦丞相客許

許正將徐榛俱同丞相被執於潮陽尋俱死難架閣監軍蕭明哲國子監丞添差梅州通判曾鳳俱同丞相督幕於汀梅尋俱遇害於元得二人馬潮州路總管丁聚創解舍置學田史稱良吏潮州教授虞士龍生杏壇鑿泮池加意風教於國朝得六人馬廣東布政司參議王綱洪武間以潮寇弗靖單舸往諭潮民感悅而竟死於增城之賊廣東按察司僉事謚忠襄毛吉天順間分巡惠潮擒賊程鄉而竟創於新會之寇潮州知府王源宣德間有建廣濟橋之功潮州知府劉湛正統間有平三饒賊之勲潮州府同知陞

學草卷之九公移

工部員外郎贈光祿少卿劉魁在潮多惠政其後建言世廟繫獄六載隆慶改元始得褒贈潮州府知府陞雲南按察司副使郭春震在潮三載重修文廟擊碑可紀再修志書文獻足徵以本府所考鏡者如此則其所遺佚者必多不一崇祀典於學宮何以慰忠魂於泉臺伏乞下之該學綱加覈實如果公議允協相應崇祀以光俎豆

查魚課議

查得程鄉縣河泊所米原額二千石今虛懸米七十石已據該縣查將河泊所地舖稅及鷓鴣戶船隻

貼銀奏補完解無容別議其潮陽縣河泊米原額一千四百石今虛懸米五百餘石澄海縣鮑浦東隄二河泊米原額四十八石今虛懸米二千二百餘石所存之米又多負不內然而魚油料價胥於此出文武官俸鈔胥此手賴今料價不完本府移借解京衛所官多空乏至有經年不得領鈔者皆此米之未清查故也今奉明文查議處補擬潮澄二縣議將通縣有業無課船隻通行查補但查船以補虛課猶之丈田以補虛糧查之無法行之匪人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占籍於勢豪則隱船而不報出沒於海島則藏

粵東卷之九

公移

十一

舟而無考此奸豪之難稽也官吏朋奸則虛者未必除除者未必虛吏卒搜索則入金者以賂免無金者以實報此騷擾之易滋也查之嚴則搜剔之誘遂起豪家查之寬則隱漏之弊旁落老胥此毀譽之易奪也以致有司月緩一日而今則半失額至於大壞矣及今不查後將何抵本府釐為款目一曰委府官以重事權一曰酌標頭以定稅額三曰定日期以便號集四曰先報名以稽多寡五曰嚴隱瞞以蘇貧戶六曰足原額而不溢米七曰除虛米以蘇民困八曰刻船梢以寓稽察九曰置冊籍以明消長條悉上請如

部議可採乞下之委官再加酌議務使上不失公家之正課下不擾船戶之生計

定惠來縣五都賦議

惠來一縣原係潮陽海豐二縣分割成邑其間稅糧各有等則惠來西頭大坵隆井四都割自潮陽每田一畝科米八升五升三升不等本潮陽則也雖其中亦有一升者然八升五升三升居多矣龍溪一都割自海豐每田一畝科米一升本海豐則也雖其中亦有八升五升者然一升居多矣據縣申西頭等四都之田每種一石收稅三十二至十五石為止龍溪之田每種一石收稅三石五石至八石為多蓋歲入

粵東卷之九

公移

十二

卑儉者其田瘠故制賦不得不輕歲入豐盈者其田饒故制賦不得不重當時草創之初則壤成賦豈無所見而湯為輕重執該縣自新造以來各項糧差俱照本府各縣通以米石人丁科派後因米色不同各都小民計告嘉靖十九年奉院通明文定議除均平均徭二項難依米石數目俱照田畝編派每田一項折丁三丁其京料倉糧并民壯驛傳等項悉照通例皆以米石起科業已為定規別無異議矣近因萬曆九年奉文清丈西頭四都原額田一千三百八十五

頃八十二畝夫過田一千四百七十九頃八十二畝
內多餘田九十四頃龍溪一都原額田七百七十四
頃五十一畝夫過田九百九十三頃六十七畝內多
餘田二百一十九頃一十六畝而紛紛之議遂從茲
起矣在西頭四都則曰四都之田多餘不能百頃龍
溪一都之田多餘二百餘頃我田狹而賦重彼田廣
而賦輕是不均也遂欲以四都之重者折而輕之與
龍溪融為一則在龍溪一都則曰龍溪餘田雖多而
其田瘠每十畝不足以當四都之一四都餘田雖少
而其田肥每一畝亦足以當龍溪之十今欲融為一
則則四都無故而輕糧龍溪無故而增糧此必爭也
以故二三年來五都紛紛莫之能定本府再四審之
於民又再四惟之於心其禍原實胎於夫田故四都
因餘田而爭輕其賦其隙端實始於四都故龍溪因
加賦而爭復其舊四都均一之議似矣同一縣而則
異同一民而賦殊其論似出於公不知四都之重非
特四都為然舉潮陽通縣皆然也使當時不割四都
為惠來而仍屬潮陽又將何以慰其重而改為輕乎
而况乎其田饒其入厚雖重而未嘗重也龍溪一都
之田丈餘雖多制賦稍輕視四都似若便宜不知龍

溪之輕非特龍溪為然舉海豐通縣皆然也使當時
不割龍溪為惠來而仍屬海豐則其輕固自若而四
都又安得羨其輕而加重之乎而况乎其田薄其入
少雖輕而未嘗輕也今日該縣之議事須仍舊政戒
紛更西頭等四都夫出之田仍還四都均攤龍溪一
都夫出之田仍還龍溪均攤近年京庫倉糧并民壯
驛傳等項悉照原額米石多寡起科西頭四都原帶
八升五升三升不等母得攤入龍溪一都而龍溪一
都原帶一升之糧亦母得攤入西頭四都均徭均平
二項照依嘉靖十九年明文照田編派每田一頃折
丁三丁西頭四都額田一千三百八十五頃八十二
畝龍溪一都額田七百七十四頃五十一畝俱以原
額之田折丁而不以丈出多餘之田增丁條鞭冊內
自十二年為始合行改正本府又進四都而語之曰
爾四都賦稍重然自爾祖宗時已重非今重之也今
一旦欲攤之龍溪是猶息已之有而令人負也人將
弗堪龍溪賦稍輕然自彼祖宗時已輕非今輕之也
今加以四都之糧是猶人久安閒而一旦代人任擔
也彼必不甘四都之民自相慰籍而龍溪之爭亦自
息矣

城曾寧縣議

晉寧之城不決者十八年矣本府今承嚴委隨同堪輿家博士曾鶴翁親抵該縣厚嶼時方大雨如注俄冒雨入署乘橈登城四顧田田滿目瀟然且山水內出潮水外溢交夾橫流街市浸灌民欲莫居置之何所幸其城未三雉即完且固民亦不聚何也以其卑濕未足棟宇也國依於民民生不聚城將何守厚嶼當遷不待智者而決矣次日入棉湖雨水夾一市氣薄水走無陰可恃猶在厚嶼下及至安仁北自大林而入南自小橋而來逕甚迂迴土亦深厚左依大山右阻長河前亘橫湖後枕諸洲樹林茂密可以卜氣之王原野衍曠可以定民之居潮陽揭陽道里適中商賈可聚輪納不遠訪之父老質之形家余曰地吉或者病江流太直職與趙知縣鄧教官及曾鶴翁從舟而下逆流而上則二大洲直眠江上東岸小洲亦若相回迴視二洲似一門關况厚嶼成邑十有八年至今居民未滿百煙安仁一村已有百室陳蔡二氏當二里後勝厚嶼遠矣若鯉湖平寨山逕羊勝氏崩輪將懼其太遠平寨大而無當露而不翕鯉湖成市而小逆水而溜無若安仁風氣環萃可以立國山水

險阻以為守官民兩便似可以乘义而無議者致具圖上進惟左右者裁焉

囚裡議

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獄囚應請給衣糧醫藥而不請給司獄官典獄卒笞五十因而致死者若囚該死罪杖六十流罪杖八十徒罪杖一百杖罪以下杖六十徒一年提牢官知而不舉者與同罪大明律一款凡牢獄禁繫囚徒無家屬者日給食米一升冬給絮衣一件夜給燈油病給醫藥並令於大處有司係官錢糧內支放獄官預期申明關給毋致缺誤竊惟罪之有囚枉之械之殺以止殺義也囚之有糧飲之食之死而未死仁也載在令甲達之宇內國家於獄囚之命亦甚重矣職自入潮以來查府縣見監獄囚俱無月糧尋稽往牒萬曆初年猶月支米不知其後因何裁革既開惠州亦無此項錢糧竊以為束省俱未之議也二三年來間為曲處少活涸轍領已不能周矣近准肇慶府開見在監囚九十三名口每名日支米八合每月支米二斗四升每斗折銀四公係在高要縣解米倉糧銀內支給則知廣東之囚其未議月米者特領以東二郡也職待罪三年請給送

後已犯明律罪不容寬矣伏乞推廣律令之仁近比
肇慶之例下之司道再加查議俾令本府因徒一體
平施每名每月支米若干折銀若干或照孤老事例
每年派在永豐倉內支給庶幾東之因無向隅之泣
而國家之恩洽閭土之民矣

開鹽路議

南鹽汀鹽皆係潮產南鹽從潮浮海至南雄太平橋
汀鹽由海入江至潮州廣濟橋俱經納餉南鹽從雄
州度庾箱汀鹽從古城度瑞金並至賴州貨賣正德
年間南賴軍門缺乏軍需題准潮鹽許行表臨吉三
府在後表臨二府改食淮鹽無容再議又於嘉靖四
十五年賴商王守萬曆五年郭嘉等把持汀鹽貨界

潮商李張宋蔡利等具告查中兩廣軍門移各南賴
軍門開復疏通各稱賴廠道關行鹽逐例止行賴屬
地方及吉安一府又經奉有南賴軍門刊刻榜示大
使南康上猶崇義信豐龍南安遠定南等縣俱食南
鹽賴縣瑞金石城興國會昌等縣俱食汀鹽永
為遵守今賴商阻塞汀鹽不許入賴則潮之鹽至汀
而止豈惟上違明文抑且下阻軍需又查得潮州鹽
餉先年歲計一萬二千兩至隆慶六年額增一萬八

千餘兩載入章程以充兵餉立法森嚴亡容負欠今
塞汀鹽則潮之餉將無從出而潮之商日益坐困矣
據潮商王佃等所告意在復舊疏通由汀抵賴會南
鹽並行以及吉安情似相通例亦無礙合無申乞轉
詳兩廣軍門移文南賴軍門照舊疏通仍令潮商得
由汀入賴於汀賴之界竊立石碑永各遵守庶免混
爭

增鹽甲補京銀議

本府所轄潮陽揭陽饒平惠來普寧五縣原欠京銀
自萬曆元年至九年共銀一萬八千六百兩有奇近
奉明文催徵期逼案罰法嚴本府與各縣日夕懷懼
心力俱殫祇緣潮州積逋與他郡不同潮自嘉靖四
十一年以來苦遭劇賊吳平張璉劉興策等相繼流
劫燕巢林木民死鋒鏑萬曆元年惠潮之界始平賊
首藍一清賴元爵馬祖昌黃氏泰曾廷鳳黃鳴時李
仲山卓子望葉景清曹仕龍刁世興鄒加儒等俘斬
一萬二千二百餘名賴大賊首六十一人吹賊首六
百餘人賊屬牛馬無算萬曆二年始平叛賊朱良寶
俘斬一千二百五十名賴良寶死刃下男婦不計是
年海賊寇潮陽縣永黃特春死之平遠撫惡丘經鄭

勝古梓丘德威等復叛劫知縣滕表章支解民壯伍
善等三年始平海寇林鳳獲賊徒男婦八十餘人鳳
走外夷六年林道乾復回河渡門潮人震動尋復出
海至今生死叵測七年以後寇漸騷除民漸耕耨則
六年以前潮中葬為盜區而潮普饒平三縣為甚故
今之逋負亦惟三縣為甚職以為金花之逋七年以
後逋在民也六年以前逋在賊也逋在民者當責之
民而不可借口於賊逋在賊者民毋奈賊何而今併
責之民追呼稍急萬一地方搖動損傷非細職於此
蓋一夕陽九迴矣隨據黃興利等會呈增餉先期納
每卷之九 公移 十九

南灣程鄉議

潮州海寇多從南灣入山寇多從程鄉起此二鎮者
實潮中要害故二總兵之建罷關係匪細以南灣言

之鎮設副總最為得策今議者不謂猥云海外斥國
何煩重兵而將士苦涉風濤樂於撤戍又從而和之
此寒儉小人之議未暗國之大計也以予輩權之
為利者四澳昔稱饒野田五千畝自賊穴其地糧懸
潮籍以橋鹽利歲時代內今兵環其外農耕其壅即
不能盡補虛稅而歲入稍稍少濟兵餉使會稽得人
可收充闕孔明屯田之利一也海面海背山往吳平
許朝光據之緩則入山出寇郡縣急則下海要結倭
奴今夷為兵營賊失其巢二也往海寇之來也腹困
鹹水其力不勁舟乏火器厥饑不馭潛薄灣下以俟
粵草卷之九 公移 十

內賊接濟給以米糧假之硝磺而後整搦戈楫入寇
我疆今重兵守之外賊欲泊以竊淡水則憚兵而不
敢登岸內賊欲出為之接濟則憚兵而不敢放舟故
自設鎮以來海不揚波三也灣跨閩越之交往分量
而屯分將而營彼此推諉今總以一將閩越一家手
足相掄四也嗟乎守金陵者不守淮泗則長江失險
守甯蘆者不守瓊崖則門庭受寇夫南灣亦漳潮之
淮泗瓊崖也惡可棄也以程鄉言之國初總兵鎮
程鄉矣鎮潮城矣其後長樂復設伸威道矣豈非以
長興程平之間如邊圉盜賊之區乎何其防之周也

已總兵移鎮會城軍門為參將矣仲志道軍而歸守
巡矣其後參將復革為守備矣又其後守備信地不
載程平矣豈非以長興程平之開如中原鄒魯之鄉
乎何其防之疎也癸未五月程鄉之變雖曰其地多
盜亦入謀未滅使然故盜平之後子童請復參將援
總兵舊鎮程鄉為辭卒得所請嗟乎此謂病急則治
其標也按本窮源總兵不必復設而廣東巡撫當設
之惠潮伸威固應復設而程鄉諸縣當割為梅州則
庶幾山盜無復跳梁乎何者機密則紛絲理櫛比則
亂髮齊也嗚呼防南海則海寇亡自入防程鄉則山
寇亡自起乃今詳於海而略於山是重裘以禦寒暑
而自枵其腹也非計之完矣

粵草卷之九

子

子

頻衣生粵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雜著

潮州象緯解

予讀黃文裕公廣東通志纖悉具備而獨缺於分野
母亦以天道遠而巨測乎顧三才之故即一郡不可
不備也作潮州象緯解太史公曰天有列宿地有州
城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是故
體國經野必先別其分星而分星以斗牛為首日月
五星起於斗宿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既以攷淑
慝而詔脩應也潮隸東廣東廣在漢為南越地在春
秋為百越地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其次為星紀其宿
為牽牛其辰丑自星經殘闕漫不可攷余讀明高皇
帝分野書曰唐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
次度數以州縣配焉而僧一行獨謂天下山河之象
存乎兩界兩界之紀分為南北河源自北紀之首循
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江源自南紀之首循嶺徼南
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
野可知矣潮故南紀也其分野則始見於周禮大司

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玄注云分野之占星紀為吳越又云岱宗為十二諸侯受命之府下流得婺女為九河木流比於星紀與吳越同占南斗牽牛星紀也吳越揚州分野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為吳分牽牛去南海浸遠自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是吳越星野若無分合言之矣後世說天者因之渺無定據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焉賈直星紀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蔡邕星紀起斗六度粵草卷之十 雜著

終婺女二度一行星紀起九度終婺女四度其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吳越之越蓋合於越南越言之也潮南越枝郡也嘗攷南斗六星距西第三星去極一百一十九度主南夷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兩角腹少一脚牛上三河鼓鼓上三星號曰織女古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宋中興天文志女一名婺女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於婺女杜預注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也史記天官書亦云南斗為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爾雅釋須女謂之婺女由此觀之則斗牛女之辰次

彰彰矣而其為吳越之分星若聯絡而不可分者乃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班志吳十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宋天市垣東蕃十一星南二曰南海六曰吳越則又岐星紀為二而其分野又自有別者以事變之應驗之漢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婺女粵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星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斗吳也又為粵故三年七國反遣大將軍周亞夫討平之吳王亡走粵粵攻而殺之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南越梁大通粵草卷之十 雜著

六年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其十二月蘭欽帥兵破魏將取北梁州而嶺南賊起大同五年冬十月辛丑彗出南斗其後李賁稱帝於交州發吳越兵討之蓋斗牛女越分野丑次也故其兵應大層如此星紀之在吳越似又不可分矣按夾潞鄭氏謂牛女在東南鄱陽馬氏謂牛女屬揚州揚州雖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漢天文志日有中道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二尺一寸四分星傳日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杜老詩亦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

是言牛女者或指東南或云西北然要之星紀在北而光燭於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燭與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於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百粵之國而以星之與土精氣相屬不係於方隅由此言之則越之分野其著於前聞者類不可執已我明一統志及分野書閩越諸郡俱牛女分野歟惠州專屬湏女而潮州專屬牽牛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潮惠所應又有不可混而無別者與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而臺曆司察其分主而以潮州屬牽牛與或舊志牛女之分其說然與嗟夫揚州分野堇天下之半而潮州不足以當其百一區區星紀之說茫苐不可質度潮嘉隆之間亂欲矣是誰星為之而說者咎之不良有司所致則官邪亂民星曷與焉如曰某星屬某州待其變臨於上而後脩省於下有如宿離不忒無失經紀此又可肆而亡忌乎傳曰君子有令圖天所贊也

潮州沿革考

予讀三陽志其所叙沿革頗有據而惜其不詳於周

秦之間于族大父春震嘉靖志又畧於宋元之際黃文裕圖經是時平晉縣未邑也予並採而交潤之作沿革考潮州府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揚越與地考吳魚楚及南越之交潮陽屬越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定揚越置南海郡潮為郡東境裴淵廣州記云秦守五嶺其一揭陽即府治秦末趙佗據郡屬佗史記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屬以尉事佗乃聚兵守五嶺擊并桂林象郡自稱南越武王漢高帝因佗平南粵使陸賈奉印璽以南越王之初高帝乃以長沙豫章桂陽南海立番君為長沙王君南

粵草卷之十 雜著

五

海於長沙為郡則揭陽亦長沙屬矣攷當時之意豈亦遙以南海為番君封執高后稱制佗弗內貢職文帝元年使陸賈諭旨佗稱臣自漢興皆屬南越武帝元鼎元年南越及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揭陽即今治也五年秋使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會番禺六年冬敗越復南海郡揭陽令史定聞漢兵至自降新室更為南海亭東漢又名揭陽城晉咸和中分南海立東官郡隸於東官義熙五年分東官立潮為義安郡屬縣五海陽綏安

海寧潮陽義昭宋齊因之梁置東陽州後改曰瀛州又陳罷州隋平陳改置潮州煬帝大業三年罷州復為義安郡唐武德間改郡復為潮州天寶元年為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州凡五易然後州名定自陳隋間南海為一都會唐初置十五部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置福建經略使以州隸之明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又隸福建越九年又隸嶺南馬柳宗元作愚溪對元和間也時州已屬嶺南惡溪粵所有也宗元乃曰閩有水曰惡溪杜佑作通典亦曰古閩越地則未可以嶺外視之州所領縣在義熙間有海陽綏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六

安海寧潮陽義昭等五縣至大業間綏安義昭廢有程鄉萬川二縣合為五永徽初省潮陽縣先天初復置乾元間乃罷其餘獨有海陽潮陽程鄉三縣偽漢劉鋹時割程鄉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梅州熙寧六年廢梅州復以程鄉隸潮元豐復梅州以程鄉歸之至紹興六年猶熙寧之制九年復元豐之制潮止二縣矣乃置揭陽縣初卜治留黃村至紹興二年改卜于玉窖村始有三陽之稱唐韓愈刺潮之日又嘗建揭陽樓故圖經以為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者元至元十五年改潮州路後改總管府 大明洪武

粵草卷之十 雜著

七

二年省梅州改為潮州府 國初領縣四海陽潮陽揭陽程鄉成化以來增縣六饒平惠來大埔平遠澄海普寧共十縣其山揭嶺其水三河附郭曰海陽縣有韓山其下韓江之水匯焉西一百四十里曰潮陽縣有東山練江在其南東南入於海西北八十里而近日揭陽縣有揭陽之山飛泉之嶺西北三百里而遠曰程鄉縣有百花之洲山下有水環之東二百里而遙曰饒平縣後有尊君山其下有四海海西南三百里而遙曰惠來縣山為文昌溪為光華東北百六十里曰大埔有茶山及漳溪之水出焉西北五百五十里而最遙為平遠縣有鳳山綠水湖焉西南百四十里而遙曰普寧有鐵山有鯉湖水與揭陽合東南六十里而近日澄海有蓮花山有蘇灣鮫江合而入海焉夫潮非純越也蓋在閩越之介焉閩制府設福州越制府設端州俱遠在二千里外猝有警能遙制之手固宜其多盜也嘉靖間不得已隸南虔顧亦遙矣考殷司馬平寇時惠潮特設制府比於西粵未幾粵寇考來時循州在龍川梅州在程鄉潮州在海陽揭陽而峙 明興省梅分惠潮二府故長樂程鄉之間二郡邊鄙也惡能禁亡盜夫人衛耳目而緩於正

非愛足不若耳目也足遠於耳目也吾潮不幸為閩越之足也復惠潮制府後梅州而潮割程平惠割興長虔割長寧隸之此二說者制潮之上策俟後君子考鏡焉

題何學閔誥命後

士大夫誰無欲馳寵於其親而丁此時難矣在嘉靖間限於年在隆萬間格於制還不俟三年即取將焉素任久而取奏矣制曰三載內姓字厄於薦剡者禁勿予服官始庶而終整者即予且歛國家於名爵敬戒之甚重如此而予僚友何君學閔妻得之以寵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八

其先人英德公始為國子先生勅贈英德公文林郎今同知潮州誥贈英德公潮州同知稱大夫母蔡氏宜人則又宜若無難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何氏父子鶴鳴子和國家即戒重惡得斬此好爵不以廢賢者耶且也始封而必於潮也余卜之美昔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韋昭曰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為大也晉以魏封畢萬曰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也夫潮浮天載地而來時應子午不爽其候循環聯絡萬禩一朝余以卜韋之見臆之

何氏之世世相起也若潮也如與畢可覆視也

題褒崇贊德祠後

余讀革除遺事死義諸臣莫烈於三尚書其一則宛陵陳尚書迥云子父駢首就戮如飴予意陳氏之鬼饒矣及子官金陵過表忠祠尚書褒然首俎豆間是時尚書玄孫觀吾君為名御史以不佞重人左遷廷評予習之又得孰其尊大人博士公懿行然後知天之眷尚書未艾也御史出余太史所書博士潛德冊示予冊中揚詡博士學矣惜未書其大者博士之大在揚母自欺三字而究餘姚良知之學良知本體精

粵草卷之十

雜著

九

不雜一不貳靈明不欺善學者惟格物以致其知則欺自無意自誠故大學欲誠意教人先致知而博士講良知之學正以終毋自欺之志耳此博士之大也尚書父子甘死不事二主御史安左遷不佞相因皆是知也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生死貴賤之辨求毋自欺即博士之學也豈博士敬承祖德而御史素得於庭誥邪嗟乎古今死義之家天昌其胤以為世勸若左券然趙宣子忠晉晉赤其族武以孤奮及肅而侯楊伯之死王聖之諧秉賜彪脩與漢終始尚書之烈何以異趙楊博士而貧御史而象貧

天之賢博士御史也賢尚書也

題東陽盧氏家寶卷後

子章讀涿郡志盧尚書植受學絳帳為東京鉅儒至唐而盧氏寔昌當時有晉王謝唐崔盧語入明而東陽之盧甲於南北顧其始皆涿枝也子章守潮得事今岳伯公稍隙出一卷示子章譜盧之先繇求迄明繩繩井井中藏宋制者三制錫叅知政事多遜起居舍人一龍侍御史洵寶墨猶鮮圖像者五廩廩然猶存生氣名人題跋取修君朱晦翁蘇學士劉德秀文丞相方遜志皆真蹟此蒼玉潤不可嚮邇公曰是

草卷之十

雜著

十

卷得之涿中族人則公固尚書苗裔邪史稱尚書通古今學不守章句而公摘文賦詩直追貞觀開元為嘉隆赤志尚書性剛毅有大節始忤竇武繼忤董卓而公當江陵之季拂衣歸隱天真尚書身長八尺飲酒一石公體貌魁然一浮白落筆不休尚書子毓毓子欽顯漢晉間三世家宰公嗣君宗伯大夫金吾將軍及諸孝廉方矯矯焉起何祖孫之大相似邪卷詳於宋畧於漢故子章術尚書之槩以推原本始非迂也太史公自序當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沈休文述其先少皞之裔封諸汾川固於沈子古名卿右族

其本本原原類如此則盧氏在漢唐盛際是卷未圖者多矣

題黃涪翁書布袋頌後

黃涪翁起豫章分寧筮仕為泰和令故翁墨妙在下邑為多其著者缺月挂珠桐與市聲在耳二章家傳人翫宋元之季邑罹兵燹真蹟逸存亡者什一東陽盧岳伯公博古精六書太夫人鄭出義門故族尤嗜墨翰携其家世藏涪翁書王泉皓禪師布袋頌手授公公珍之重離寢處其未觀察潮陽子章請得而縱覽之卷九二百九十六字缺一字風神灑蕩筆鋒蒼勁端嚴處如梁父松亭亭千載尖禿處如渴伽獸稜稜一角沉瑩如孤月流天而雲絕翳嗟駐如千里馳坂而神更閒鎗攄翻飛而欲動盤詰迴聯而若續宛而不媚剛而不澁至於抑者讓者疑者掬者不離於晉而不局於晉竊意宋人筆翁當稱上乘翁手書此卷已入三昧嘗試評之朱蒼瘦而色未腴蘇敦重而肉稍肥米襄陽豪而神鋒太峻蔡端明整而結構似疎乃宣和書譜遺翁不錄而當時復有蘇黃罵壞一語嗟乎此非夏蟲疑冰則美女入而下陳者嫉矣子章讀佛祖統記布袋唐僧客閩中或問師年幾何師

草卷之十

雜著

十一

曰我此袋與虛空齊年師既化復有人見於東陽
中浩翁頌此似得嘗如米法咏而筆力竭素無所觸
燒則此卷又當與此袋齊年而師之神與浩翁之筆
流落人間千百年不出東陽竟望赤巖白鹿之間山
川與壇古今神物往往依之邪

題陳忠甫巖牆記後

予觀夫古名將相曷嘗不瀕於死而亨於乎范叔當
魏齊之怒脅折齒摺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
弱叔守者乘魏齊醉請出棄簣中死人齊曰可矣叔
得出衛大將軍青為堂邑大長公主捕囚欲殺之其

魯草卷之十 雜著

十二

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墓之以去得不死而二人者
為秦漢將相天之所申誰能壓之陳將軍幾罹巖牆
之厄何以異於廁中堂邑時而余蒙雨入謁以收守
者騎郎之功豈非天哉雖然牆之牆險孰與夫無牆
之牆為庚險人情高於秋天險於太行孟門深於大
浸積滂各恃詐偽迭相嚙嚙言飴蜜心變厲則水冠
之牆也形生有極嗜慾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百矛集
體萬惱嬰身方寸之地為九折坂則肺腑之牆也此
二牆者其能毒人甚於巖牆繹氏所譁火宅愛河是
已世人自立其下而不自知余與將軍今而後敬避

之執敬避之執

勅贈先安人告文

萬曆十年歲次壬午某月某日南京工部都水清吏
司郎中今陞廣東潮州府知府不肖男子章謹辦牲
醴處告于勅贈孺人晉贈安人顯妣蕭氏神主子章
待罪虞衡曹未幾時會 上嘉禮成覃恩百工得晉
贈母安人故事六七品官同不得二典子章七品已
叨 恩綸即主事考取執難復濫竟際 熙遇重責
夜臺 主上殊恩捐糜不可為報矣茲復叨蔭出守
潮陽過家便省老父父以 皇嗣誕恩得晉四品服
色并告老母幽明共驪惟兒么麼屢邀 天幸以寵
千母惟母慈明幸相兒躬以忠于 國潮鯉雖逐山
瘴尚薦大盜且夷民俗好徑啟迷導悞於母攸賴子
章不任祈禱之至謹告

潮州府告城隍驅獨鬼文并跋

萬曆十年十月初五日潮州府知府郭子章入覲
天子舟駐三河謹牒同知何敢復通判康夢禹推官
王國賓敢告于潮州府城隍之神自昔聖王治天下
以民神雜揉為懼故司天司地各設其官理陰理陽
不瀾其職至於民不肖之尤者廼按之逐之以禦魑

魁罔兩所以順幽明之故辨人鬼之區以安阜天下也今天子聖明慈武柔和百神拊輯萬姓潮即在嶺海外民絃歌士詩書埒於鄒魯贊稱望馬自知府三月入竟屢祈神佑五月惠州大水稽天漂灌我潮神驅水入海民免魚鱉既而泥沙漫田草蕪壅生神芟蕪植穀年稱大有七月倭奴四十艘潛住澎湖震于其隣神反風禦寇十邑安堵八月知府濫與棘圍神默助文昌多士入彀得魁者三神之福于潮豐矣潮之受福于神奢矣潮自稱兵以來知府不入覲者四十餘年今知府始復脩觀典亦以兵革既隱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十四

瘡痍漸起持太平牘入奏天子辭神之夕有來告知府者曰城南一鬼自稱曰獨日暮能言占人禍福知府意謂此物之偶然者亡足异也登舟三日又有來告者曰獨鬼依楊氏家不直言語且能飲食授之飯則飯投之酒則飲投之包羞亡不聲者知府意謂此或楊氏神其事以熒惑齊庶耳亡足异也舟主三河又有來告者曰鬼夜現手足淫及其婢間持金帛以賂其主今且二年莫計其去已得二三僚友同書曹惡知府始艱然憤怒恨不迴舟按劍斬之顧知府行矣知府與神分理陰陽凡民間有淫者盜者有司

有貪饕者不即驅除知府之罪也今獨鬼淫人子女竊入金帛饕人飲饌潛依城南其近也毆歷二年所漫亡顧忌神其謂何豈神能為民禦大雷捍大患以為此區區者亡足與計耶抑楊氏藏妖畜厲能召此鬼耶抑獨鬼多金賂神左右不以聞耶知府有聞不敢不以告神神其召而誅之於庭或驅而走之於海亡令罔兩樵揉我土幽以傷神之威靈明以亂知府之政教昔孔子不語怪而韓子常原鬼其言曰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于天有違于民有爽于物逆于倫而感於氣於是手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是物也其鬼耶其民之為耶神其以質之前刺史昌黎子知府即行日昔望神之反乎其常焉如神依違不即驅除知府還潮奉聖天子之三尺鼠磔之支祈鎖之神亦何顏以臨知府乎惟神亟圖之

跋

予既入覲辭陛下還潮翼日淳濯饗醴祀城隍畢進祝史問狀僚友何若王君曰某等捧公檄按除告神明日獨鬼語所私楊氏女曰郭使君自三河

以牒告城隍城隍怒而縛我我去矣自是楊氏女復為人婦予再問祝史祝之亦云予再拜謝神二君謂當鑄其文於廟以昭神功且以杜獨鬼之騰越嗟夫大難設而江虎奔梓社伐而茸頭怖俛子和而窮奇食東京賦而耕父因曼倩撰罵鬼之書文考序夢戰之詞矧茲夔魍何足以辱神之威靈顧四竟十邑有有司而獨者手有民萌而獨者手予情於茲神其子告予當投之海島以禦魍兩與神交相治焉

告韓文公藏土像易木主文

嗚呼天下讀唐書佛骨疏而知公刺潮天下讀蘇文

忠韓祠碑而知潮廟公移太山於嶺外揭北斗而南

忠韓祠碑而知潮廟公移太山於嶺外揭北斗而南

解公於潮重矣子章守潮三日廟見睹公之貌儼若浮屠退而思之竊不謂然土偶桃偶載在國策金人法輪夢自漢明故木土形骸佛之餘也公一生精力酷排二氏至其物而俎豆乃桃土其形金碧其貌襲佛之跡受世供養必非公所欲也天水趙公潮產也守潮者卽世異猶邦大夫而趙公以鄉先生箕踞於旁坐受其獻此亦非趙公所安也 肅皇帝時議禮貞教洗刷元習凡學宮貯孔子像悉毀而易木主而二公以孔子之徒猶然安勝國之故而守潮者亦

諄於從周之義無能改於其舊則亦非王制所宜也且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故君子三日齋思見所祭者今一舉目而顧手口耳遂乎衣冠則亦非鬼神之為德也權此四者謹因脩公之廟藏公之像新易木主肅將祀事庶幾上以遂公排佛老之心下以安趙先生居鄉黨之義明以昭國家典禮之制幽以順鬼神幽顯之意且令朝人亦知子章非樂於紛更也

崇祀名宦搖母餘史定楊嗣復李宗閔吳潛狄

青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王綱毛吉劉湛劉魁

諸公告文

忠韓祠碑而知潮廟公移太山於嶺外揭北斗而南

忠韓祠碑而知潮廟公移太山於嶺外揭北斗而南

令甲郡國有祠祠名宦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法施於民禦災捍患者咸在祀典廣則濫遺則偷是故議禮者脊之子章承乏潮州竊稽官蹟以為法程則自海陽侯而下或啟華風或蘇民瘼居則拊循變則致命豺虎屏迹閭閻案堵主今考信古志炳炳乎麟麟乎夫奉 天子命吏于茲邦即一善猶得而獎之况曩哲遺風皆吾師也而不有表揚義將何擇且籍名宦而俎豆之茂勛孤忠闕焉未舉何所責有司矣茲奉督學大夫檄諏吉迎主崇祀春秋以敬我後人以福我黔首則子章之上願也惟神靈監之

祈雨太湖文

考之月令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始電季春之月甘雨
王二旬今二月不雷三月不雨守大恩願業已與諸
生約講藝武場又懇雨為汚先期禱於城隍六日校
藝為士也幸無雨七日乞澤為農也幸無霖至期俱
如約守謂可以逖於戾矣八日以厲祭出視原野田
畝瘠亢枯槁紛紜守復大恩豈訟牒蕃與則下令自
守到任前二年訟者置勿問豈因圖寬與則下令出
郡邑囚者若干人豈方春禽獸殺傷過侈與則下令
禁屠酤豈催科動與則下令自京料完者姑停征乃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十八
竟不雨豈守之罪有出於此數者外而守不省與若
然罪在守者民又何辜城隍與守朔望相臨苟可譴
守何必厲民豈城隍所司者又不專在雨澤與訪之
父老僉言潮竟神司雨露自昔韓公有禱輒應守敬
遣官告之於神守以一身之罪付之城隍而以萬民
之命請之太湖守之望不迨韓公而為潮守一也神
之靈赫於有唐而視今潮民亦一也若澤於唐新於
今守即自分不足格神民亦憾神不足澤物豈曰守
鑒亦神之羞惟神亟圖之

謝晴文

黎正御執屏翳降殃連天倒河彌月未央徒鞭陽石
反類金陣潦水濟泮城闔梯航麥化為蛾禾耳而僵
楚聲警警比屋泱泱股念痾鰥起眎動勦內盟滌省
外懇疎懷天睨以廊義馭彷彿既殮黑蜮式詹燭龍
叶民瘼可瘳大有在望蟻忱報虔駿力何忘

潮州建鳳凰塔募緣疏

潮轄邑者十而山川環向輒於鳳洲則誠十邑之樞
鍵也樞鍵不固漂漫亡統是徹五行之軌而與遊波
沒溺也豈所以幹旋也靈者執青烏氏謂宜建塔以
陣下流闔郡人士具聞本府府聞諸當道僉建其議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十九

劑量所費不下千金蓋自數年以來幾為道傍之舍
茲者兩道郡縣酌辦僅半餘則令沙門弟子僧如鳳
僧某某等題緣陀那以相資給語曰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也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也百世之藩籬能
無望於十同之檀施哉謹和南禮摩訶作募緣疏伏
以

天運五嶺地總三陽屬巖通靈珠海徹玄冥之境鴻
濛莫極金城團紫炁之墟臺引鳳棲一代人文昭據
木溪傳鯉徙千年氣運埽瘴煙洵為鄒魯名邦何忝
東南樂土願長江澎湃非砥柱曷障狂瀾而複嶺縱

橫必垂表始稱形勝相厥陰陽之正協彼筮蔡之從
乃於三汊之衝流欲造九層之寶塔蓋資慈航以鎮
苦海豈崇法界以亂淳風適考中洲間承內典周星
降誕伽藍開白馬之靈扁漢日流光舍利建丹鷲之
法藏既方員之異制實雕琢之殊宜我九十丈之圓
規不碍魔風之撼擎二百尺之華蓋何戒劫火之災
此譯梵之所崇觀而海寓之所式仰者也矧茲炎微
何新浮圖假聚沙之宿因踵卓錫之勝事弘開寶地
特擬金輪高堦遵渚長橋卧波象體一而參乎其
上二湖揚清群岡拱翠效鼎三而屹乎其中火齊水精
粵草卷之十 雜著

干

浮空競彩黃金白玉架迥爭輝標出海雲長光動龍
蛇之窟頂高元氣合影連鳩鵲之臺三寶玲瓏一方
壯麗功因浩大奚私斗食之資芘芻蕘綠敢望布金
之助若善男若信女若名門巨室念此是根本之良
圖或錢幣或穀粟或伐石運軌知彼非身家之私計
取勺水於衆派所損幾何拔一毛於九牛曾見多寡
破貪悵網合蔭善心植業緣根共成義舉潮鳴水口
咽來寶鐸和鈞天地擁江心捧出玉筍曜慧日文筆
刺天表多士題鴈塔之名武庫雄嶺東萬社際象池
之會豈不聞祥河輟水尼連感通寶樹低枝迦和應

速小孤鏢彭蠡當日九江朝宰多六和起錢塘于今
兩浙文風侈惟能樂施自然慶流名重四垂俟鑄工
珉於不朽勛隆三果將邁塵劫而長春

潮俗雜紀四條

潮人喜穿木屐至婦女皆然予初至甚訝之已而兒
輩在署稍稍習而安之則對予曰屐有五便南方卑
濕履高遠濕一也炎微虐暑赤脚納涼二也所直無
幾貧子省履三也裸身濡足頃刻遂燥四也夜行有
聲不便為姦五也此東越人所以日用之也予曰何
以用之婦女對曰其重桂禁步之意與

粵草卷之十 雜著

主

潮陽林井丹先生曰蘇東坡有言檳榔餅可使飽飽
可使饑醒可使醉醉可使醒其說似矣猶未也寒可
使熱熱可使涼則庶幾盡其妙乎予曰猶未也二公
論其味予論其德夫檳榔之始食也若嚼木植然幾
亡遺味既稍稍強食之漸不欲吐既合灰茹食之則
盡饑飽醉醒寒熱之妙不可頃刻離左右其功用能
下氣劫濕固齒去膩其外若樸其理實文赤白相雜
煥然成章貴人貴之盛以五金之器不加益赤赤
人子納之竹簾不加損夫君子之始交也落落難合
稍近之則覺易從日近之則不忍去色足憚貌足敬

過予告失予規而君子恥貴貧人若一不賣不媚夫
檳榔何以異此哉井丹先生曰吾東越人之首檳榔
也無論及此此足為檳榔忠臣也

官子曰疆土之次曰五墜五墜之狀芬焉若糠以肥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予意大荔即閩越荔枝細
荔即閩越龍眼越人稱龍眼謂荔枝奴是已龍荔二種
越止於韶州至南雄則無閩止於福州至延平則無
大都近海之郡則生不近海不生如吾潮十縣程平
二縣近山則無蓋生荔之鄉意管子所謂五墜也或
曰管子所謂荔枝也

本草卷之十

雜著

蒟葉之蒟字或作萋或作留所謂扶留者也俗作老
畢竟無所歸管子曰山之側其草萋與萋又曰萋下
於萋萋蒿屬也說文曰萋可烹魚其葉似艾白色漢
廣之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大招曰吳酸蒿萋不
沾薄只萋多生吳楚非今粵之萋也若留字老字字
韻俱未載皆俗字也余意當直作蒟韻曰蒟果也蒟
醬曰浮留狀似萋撥今嶺南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
之蒟俱雨切其作萋字者從婁來力主切其作老字
者從姥來莫補切其作留者從留來力求切其聲相
近鄉音轉訛故失之耳蒟之實可食滇人多用其實

曰蒟子其根可醬漢書所謂感蒟醬則開祥何是也

續衣生

本草卷之十

雜著

三

嘯衣生蜀草目錄

卷一序

蜀餘錄序

書程彙編序

庸言序

圓通神應集序

歷宦贈言錄序

觀風錄後序

武舉錄後序

四川鄉試序齒錄後序

武舉序齒錄序

入蜀四奇稿序

武橙墩先生詩集序

雲言序

渡瀘集序

卷二序

旬州

目錄

聖諭鄉約錄序

孝經二家章句序

續刺茶經序

黃石餘談序

鹽井圖說序

郡縣釋名序

石別駕集序

合刺詩傳小序序

撫蜀奏疏序

卷三序

方伯劉節齋先生考績

詔褒三代序

觀察使傅楚築先生壽序

贈耿子健年丈督學八閩序

贈傅楚築先生晉右方伯序

楊母蕭太宜人六十序

彭母蕭太淑人七十序

卷四記

二友亭記

漢揚法玄先生墓記

西試記一

西試記二

西試記三

卷又四記

西南二征記

卷五碑銘

大學士陳文端公祠堂碑

中憲大夫曾少岷先生祠堂碑

旬州

目錄

湯母錢太宜人墓志銘

埋奴銘

大儒祠鐘鐸銘

卷六論

易論上

易論下

詩論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下

寬嚴論上

寬嚴論下

宗藩論上

宗藩論下

創守論

婦寺論

蠶論

管蔡論

趙盾論

子貢論	申生論
四君論	豫子論
荆卿論	景帝論
蕭何論	周勃論
魏論	李密論
駱賓王李敬業論	
卷七論	
義絕取法天地	聖人綏之以道
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卷八策	
策附策問	
卷九雜著	
學約	
卷十雜著	
師說	活能說
恭跋提學道勅後	先聖石刻跋
誠蜀士俗字文	書離垢遠行冊
論言	

嶺衣生蜀草卷之一
 泰和郭子章相全甫校
 甫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序
 蜀餘錄序
 常璩論蜀其卦值坤故多班綵文章而星應軫故君子精敏說在周易說卦與荀九家坤為地為文為黃為帛予都試諸士讀所為舉子業文即製體裁句言人人殊而高談壯語甘意麗詞上之抗岷峨下之汜江漢急之飛三峽亡湏搖停而緩之馳東於白鹽赤甲之涂紆徐容與或屬或獨蒼然樸者蠶叢魚鳧之色而蔚然燦然者伏犀騰龍石鏡銅宮不足以名其巨麗璩之說顧不符與夫天地之氣始乎東成孰乎西故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起西羌秦用雍州資三川而漢興自西大都然矣故坤之卦又為布為黑昭質素也為釜為輿為囊廓容受也不獨其文也為吝嗇為迷不獨精敏也夫吝嗇非驕吝儉嗇也有餘不盡用謂之吝嗇非惑也智而自居於愚謂之迷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在智而迷是謂要妙儻亦易之意乎是所以欽其精華敏銳之氣

以培文章之根柢而收成熟之功實也然愚參魯聖門所貴坤雖有美舍之以時發也是膏與迷之說也璩未及也昔之評蜀士者曰蜀上文章乃其餘事而先嚴君平等為第一傳則蜀固自有其鉅者予安得侈其餘為諸士亦志乎因彙刻試卷而題之曰蜀餘錄今四方觀者知為坤維諸士之餘也嗟嗟寧獨蜀士子言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道故如是

書程彙編序

予入蜀未都試諸生已校官縣令間上月試季試課始讀之意氣駿爽神色馥采蔚然可掬徐味之各師

知軍卷之一

二

成心茫亡根據雖抒巧意危敗亦多匪獨文也字畫布白偏側鹵莽頭瘡尾肥左縮右伸乃於學約中讀書法二章噉噉矣又思書亡日程字開始音猶然弊也乃哀集何信陽先生學約書程程思勉先生分年日程王氏栢先生正始之音而四書小學孝經字稍難辨者備為音釋間折其三言四言者類為家訓總名之曰書程彙編信陽三年約耳專於橫序而遺顧蒙詳於記誦而畧書計思勉自八歲至二十四五歲皆有約自讀書至書字皆有約小學大學備之矣顧元明異制文賦殊科予稍為刪潤無失其初意

知軍卷之一

三

無泥其舊文今諸生可守語曰不析多積多文為富士不富於書不文於字衆人之命儒也故願諸生之蚤計之也或曰予之教迂矣有如子奇甘羅之才不將來於程以自羈乎嗟嗟古之教子者八年教讓九年教數日十年教書計即程習字業也十有三年學樂詩成童學射御二十學礼行孝弟悌學即書程中讀書作文說也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即學約中講學立志說也至四十始仕又以塾庠序學之教計之此年入學大都以十五歲為期矣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謂之大成則知古人之大成者斷在三十五年之後以孔孟大聖大賢一則曰四十不惑一則曰四十不動而矧其下者矣即有子奇甘羅束吾之程畜彼之學豈第理阿佐秦已邪今士期速化故不暇積學自意賢於孔孟而不知蹈於子路賊人之子以自賊仕早學廢旋出旋蹶即予鄙人亦三十而仕十年以來豪髮亡補追往悔少始有味於古人強仕之旨不雖迂謂定茲書程非謂諸生出必四十也多識畜德韞玉待賈自四十以前肯學日也無必汲汲若子奇

止羅也

庸言序

子章受學於胡廬山師師一論學輒推高耿天臺先生子章久私淑焉已同藉耿季子子健從同官蜀都日與子健論學飲聞先生語久之得所為庸言讀之曠若聆辟呬之詔於雲壑鄒嶧之上而視夫所聞於師友間者又奚翅倍蓰也庸言凡十篇先生敘之詳矣至自叙則曰予不能為高為玄為環瑋新奇諸所臆譚稱引大都平常語嗟乎世之學者病坐不平常耳水惟平也故潰潰不釋動而之下赴千仞之壑而

尚草卷之一

不疑而語物之大者莫如水布帛五穀惟常也故膏潤臟体衣食宇宙得之則生失之則饑且東而語物之不能一日離者莫如布帛五穀吾道猶是也故曰王道平平觀其所常而後見天地萬物之情孔子之評二三子也柴也愚四也如愚參也魯皆所貴也四柴早歿故屬意曾子曾子發明一貫不過曰忠恕又惡得高玄瑰瑋新奇如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說以稱於聖門哉子思子立言以明絕學命之曰中庸中庸其至矣乎吾夫子語其所謂則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曰子臣弟友也丘未能一也則庸可易

圓通神應集序

言乎先生居家孝與于庸子健自相師友若程伯堅子為柱下史首斥權姦王成吳中子弟埒於鄉魯至於出處進退之際卑馳戶健宛乎春夏秋冬之行不可為常蓋謹之庸德者久而彌敦固不惑故著之庸言者漫哉乎其語之也雋永鳴烈卒犯於不韙而樞言太玄終無解於小器校閱之議故知庸者不庸而不庸者乃所以為庸也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夫龍非變化居信隱泉升雲可駭可愕之物哉讀庸言者合而成體散而成章猶龍為視之幾矣

尚草卷之一

中都節齋劉先生再起靈壁方伯於西蜀間以其所為圓通神應記及吳楚江浙閩蜀詩人公詩若干首夫若千首示予已合而刻之署中嘉神况也亦以昭孝思也而屬為序序曰昔孔子不語怪而閒說夢不語神而善言天居常夢周公陳蔡夢見先君其語玉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及病病矣子路請禱曰禱久矣使門人為臣曰欺天乎隄於桓桓之際曰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勳以天自信而天之受命也如嚮五老降庭萬子孫世世無變何其澤之姚長也孔子從先進故夢周公與其先君道合天故天不違

夫大之佑善助順也時焉於物以昭其馨香而合其嘉好故易曰天地者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劉氏自澤州歷今方伯公中外四世虔祀大士而太夫人郵精潔無恫怨是何心哉不欲獲罪於天之心也天將降之亦馮其素所虔祀者以矜其灾青而弭其百苛大士而現邪五老之類也大士而夢邪周與先君之精也是變化之成鬼神之行即大士與太夫人莫得而違也故曰天也天將與夏也融降於崇山與商也檣杪次於丕山與周也鸞鷟鳴於岐山與秦也陳寶飛於坂石異漢也陳寶見於雍高文武宣之間至蜀草卷之一

數十見是皆明神之志者也莫非天也亡異乎公家大士矣公昔起家萬安今萬安故秦和土割而成邑吾郭之丘隴族屬強半濡公澤浸入骨髓叔昂忠出公門下士不佞將作三祖陵久距靈壁尋文知公家上世陰德獨詳摯謂天之所文不可壞非邪而大士者所謂馮神非邪或曰子幻大士乎而借天以篤論也考佞留書彌陀正法戒後觀世音成等正充號晉光功德得大士於彼佛國土號善住功德其說在西方大較者至如戒明文皇后夢大士口授希有功德經寤而手書藏之內府頃者姑蘇仙姝因緣大

士以成曇陽耳目睹記與靈壁夫人夢三異也千真之曰佞留予所未解即若所言又惡知非天樹固億萬載之陰教與亮明王烈女之休風而章胙劉氏母子之慈孝邪天尊而不親巍巍蕩蕩無能名焉方伯公亦就其所馮者名之曰圓通神應神應之是天受之矣

歷宦贈言錄序

昔孔子適周見老聃辭去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孔子曰敬受教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甚矣夫言之敬貴也夫夫四海交頤非別白雲在天山川間之相思有贈眷言華滋贈言古矣贈則受受則不忘我頌邪說而且釋我規邪從而且改是孔子所敬而孫子所重美而樂焉者中都劉節齊先生自筮仕令尹躋今御史大夫海內賢士才髦延頸交之忻忻願執鞭故所至則驩所去則贈久之成帙先生受之思紙渝墨救亡以垂久要付諸剞劂題曰歷宦贈言錄嗟夫先生之敬貴言也猶孔孫也幾於賢聖之心矣充是心匪獨受贈言芻蕘可採狂

夫可擇賢史可獻謏謏可賦親戚可補察者父可教
誨靡言弗容有容乃大故曰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
爭與行善而脩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寧羨夫財
之送典金玉黼黻鼓鍾之遺乎楚靈王病子張驟諫
曰子凌語不穀不能用愁寘之於耳任戊已不悅於
無魚無徒之贈而卑之曰班君言平平耳言一也敬
之重之美之衆之則聖且賢病之卑之則覆以敗夫
覆敗之於聖賢遠矣先生早辨之矣先生宦跡半在
豫章是刻多吾鄉先語不佞卒業之恍若聽諸先長
者辟呬之詔於匡廬青原之椒也則敬受而重染之
蜀草卷之一

也甚於先生

觀風錄後序

豫章得御陳公奉 天子璽書西按巴蜀行部至郡
縣首進諸主於亭宮剖析孔孟微言陳說先王理亂
大義閔免忠孝仁義鉅節已合而都試之蒿目校之
手其殿宸若分蒼素數一二亡豪髮爽事竣遽其嫺
於辭不詭於理者若干篇付之剞劂題曰觀風錄屬
不佞叙之末簡嘗讀班孟堅書凡民函五常之性其
剛柔緩急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茲錄士雕龍吐鳳
而閒閒詹詹寄之口吻者顧繫之風奚也季札聘於

魯請觀周樂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歌鄭曰其細
已甚歌唐曰思深哉唐堯遺風自鄘以下無譏而未
聞歌蜀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衆人則在周初蜀
固有歌矣豈未被之樂邪孔子叙國風曹衛鄭秦諸
國皆存而未著蜀風考蜀逸詩樂道之章有曰日月
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
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說者謂作於周人顧
不經見豈剛後作邪夫巴歌不觀於季子而藻高至
使人習之為樂蜀詩不見於國風而晉璩稱其有先
民之流則蜀之風此亦足觀矣其後一變為王馬之
蜀草卷之一

賦頌再變為揚氏之法玄又再變為李蘊之詩論漸
入理運又再變為魏張之性命始粹然一出於正
明典黜百家詞賦一意令諸生誦法孔孟蜀士隨造
即化家絃戶詞庶幾泯泯決決乎天風矣今讀是錄言
人人殊成龍閣衍邃理似其沃野禹之遺烈在焉川
以北峻峭摩空與劒閣棧道相雄長夔門巴子深而
獨章急而彌遠彼巫巴二字天開之矣戎馬江陽碩
大博鉅參差其梗楠杞梓眉印嘉雅艷藻敏妙二司
馬三蘊餘韵流落人間不遽斬也豈所謂剛柔緩急
水土之風固然邪抑侍御公所為剖新陳說閔免於

期月者足風之也有凌殷之氣而不屬有樂道之潛而不固籍令海內有具孔子季札之識者當不翅三嘆而亟收之諸士厚幸哉寧獨士幸即不佞郵幸語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益速侍御公業已風之矣不佞順而呼之宮應商應川應谷應則可以無疾哉則可以無疾哉

武舉錄後序

子章不佞以書生領郡符不自意主上拔之嶺海俾典學三川歲戊子秋比文士子章進郡國諸生於棘闈斤斤思不稱顧握鉛槧甄別文稅猶素所習也

蜀草卷之一

十

維茲孟冬渡比武士侍御何公持憲貞度萃八郡材官良家子如令甲三試之比于昔加春得材武士四十人以獻子章猥從諸大夫後濫竿試事是俾榜人乘稿夫陶也則又甚有其惠雖然聞之矣除為武施為文非有兩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膽力絕眾才畧過人是謂驍雄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官不易方太平用成國家均需焉子章竊伏讀勅諭凡境內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臣應襲悉令習武經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則爾多士亦既竝章終而子弟之矣特未睹其藝與籌畧

耳乃茲騎射之日乘肅興走昆曉伏飛虎浩白羽如墻步射之日負簾而趨控弦以鳴烏號引滿鴻殺相稱即竹矢板楯之技不雄於此矣鎖闥而第之類能曉暢兵要追述師貞參伍司馬法至慨慷說必義即將苑心書之文不辨於此矣豈金墮王壘之秀峴漢廣之靈以其清淑孕為儒碩而其嚴肅果毅者乃發抒於介冑邪異日者批鞭珥屬橐鞬所稱龍驤驍振之業爾多士無讓矣顧不佞則何以進多士四郊多壘赤白囊奔發當其時需才將急以批其亢而掩其虛即貪詐可兼使六合廓清卷甲投戈當其時需廉將急以疏其穢而鎮其浮匪其人莫之將也今皇上威德遠泉神明除戒匈奴納款島夷獻琛即比者西南夷內訌少司馬中丞徐公雍容坐籌三犁其穴枯旱不薪遊弩不騎海內外無所事兵革此何時哉而顧汲汲羅爾多士匪直以勘既定亂蓋建威銷萌定三革訓六師以保元氣意郵篤也何以明之今天下衛所之成日通月耗南北邊陲孰不得不籍召募乃召募自驕倨動制主將自大同留都脫中後虎林平樂東山鄖陽諸鎮各效尤即爾蜀建武往亦噪譁說者半咎其將貪婪掩襲故今之需廉將急

蜀草卷之一

士

於才將也士捐妻娶棄父母以七尺應募而將者股
削其脂膏自潤甚則薦賄市進輦載養交彼饑鷹俄
虎惡得不反噬相向不佞謂此非營壘細故計諸將
中必有投醪分菽相卒如嬰兒者始可弭之故願多
士之以廉為鵠也詩無逸引吉甫孔明蜀所稱大將
也吉甫伐玁狁奏膚功至其為憲萬邦則曰有嚴有
翼其燕喜而受多祉也不過飽龜膾鯉孔明功蓋三
分名成八陣乃其自盟在澹泊寧靜常表於漢帝曰
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臣歿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已
蜀草卷之一

四川鄉試序齒錄後序
萬曆戊子秋四方當復貢士侍御何公持憲於蜀至
期以主試臣請上春遣廷臣乘傳入校蒞於校閱
既歌鹿鳴則以七十子獻矣故事士序齒書祖父妻
孥兄弟里閭為世誦不佞當有言未簡夫國家二
百餘年三歲一比士士即序齒當事者告以同心同
道之義後先揖讓之倫說呼嗶嗶復何言即有言
侍御公訓迪箴誨詔於簡端說呼嗶嗶又復何言
雖然予猥以一日之長厯二年之力合八郡六州之
士董得七十子以報主上則惡得不嗶嗶相正於
蜀草卷之一

卒如其言繇斯以譚將之風軌無出於蜀已夫將受
命之日忘其家張軍野宿忘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
貨與身孰重利與親孰多而競刀錐利攜三軍
之心而犯其怒陰以債國家之事非夫也善乎岳
武穆之言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愛死不佞則謂平
居忘利然後臨難忘死無文武臣一也秋仲諸文士
既歌鹿鳴而謁不佞不佞進曰乃今而後出為國
家任使當為廉吏無染於蒼黃今告爾多士亦無敢
易前說此非獨不佞指固皇上拊髀意也亦侍御
公延攬意也

始夫士所同者年耳所讓者齒耳要其所以同所以
讓非以同同以不同同非以讓讓以不讓讓孔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又曰天地睽而志同男女睽而志通
萬物睽而事類師且無讓而矧曰友天地男女萬物
且不能同而矧曰士今士之同而讓者我知之矣出
必肩隨行必顏行誓妻子進款誠徵逐於酒食出而
宦四方也聯鑣通衢把臂雲閣揚眉指掌共結綢繆
期攀鱗翼以耀於閭里間有援青松指白水以示心
旌信締為姻婭疊迹輔車而其子姓亦遂遂若同胞
朋比媒黷以自高說則曰此年誼之厚而友讓之篤

也非予所謂同與讓也予之同以不同非人參支維之謂也予之讓以不讓非觴酒豆肉犯齒犯貴之謂也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以君子之行群而不黨比而不周以直諒為益以揀過匡惡為諍義所得為躬為之朋儕沮之誹之不為廢義所不得為躬止之朋儕勸之誘之不為動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是不同也乃所以同也是不讓也乃所以讓也何以明其說也昔者夫子設科杏壇二三日侍坐講德即唐虞揖讓何以加茲而由

蜀草卷之一

十四

求亦與晉異撰車馬與無施無伐殊志曾子違游張不事有若責子夏疑于夫子寧必其同顏子聞曰勿而請事仲弓聞二如而請事曾子聞一貫而曰唯寧必其讓而此七十子者生則周旋洙泗困苦流離不相背坳則俎豆廟廡即今石室禮殿所圖又何其師師如也故予願七十子之效之也以世之同且讓者為誠而以孔門之不同不讓者自盟是曰玄同是曰至讓異日者犯顏敢諍獻可替否不以不爭持位不以聽從取容而有鴻手鉅以任天下之重則是錄永有休問不徒世講之籍已耳

武舉序齒錄序

萬曆戊子孟冬侍御何公關武闡拔材勇士四十八進之大司馬獻之天子非影非虎似將大得焉席揚既宴多士第年齒書世里為錄而謁予序弁之首予訊之曰兵爭器也戰爭事也爭至於生歟甚矣古者吉事左凶事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自居於凶必爭也君將命將操鉞持首授之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專斧鉞之威不敢以生還此其氣何厲其力何壯也壯且厲乃所以成其

蜀草卷之一

十五

爭也提攜奉手負劔掩口遭道正立徐行後走此趨隅曳踵之士所事事者故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文武爭讓所繇來異矣多士進曰居則守戰則爭爭者毋失其為爭讓者毋失其為讓先生言戰也二子所請者居也予曰不然夫讓非居之謂也居而讓是委巷之禮也夫戰非讓不勝始乎爭伸於不爭孔孟有言射不主皮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君子之戰勝不在兵革之利而在人和故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勝者不與三軍雖戰勿恃而輕敵受命雖重勿恃而必死身雖貴勿恃而賤

人見雖獨勿恃而違衆辯說雖雄勿恃為必然士未
坐勿坐士未舍勿舍士未炊勿炊士未舉火勿舉火
冬不裘夏不簑雨不張蓋出隘塞犯泥涂必光下步
如此乎其讓也然後能勝寧佐上軍後入毋求蓋七
人寧辭萬戶毋急假王齊寧倚大樹毋自陳功伐寧
江南勾當公事毋席毆任城如此乎其讓也然後能
處勝故二三子之讓趨隅曳踵之讓也可以居不可
以戰予之讓定三章隱五刃之讓也可以居亦可以
戰異日者守吾說而效之關陳施之士伍召曰禮將
又名曰止款將多士齊辦之勇於敢乎勇於不敢乎
蜀草卷之一

笑

入蜀四奇稿序

晉王逸少聞成都有漢講堂秦城池門屋樓觀慨然
遠想欲一遊目其與周益州書數致意焉左太冲欲
作蜀都賦詣著作即訪岷邛之事蓋蜀之奇逞逞繫
人思如此故曰遊談者以為美造作者以為程也予
入錦官時會明媚衆芳菴謫出郭泛浣花造子美草
堂真吏隱佳處已過射洪望陳伯玉讀書臺邑令以
伯玉泉楊太僕共祠狀進予定其祀文章節義足抗

顏矣已行縣道郭問草玄亭久入為學宮乃經紀其
遺壘作泮玄先生墓記取後至捷為登大我之椒極
丹乘霞歷翠捫日來自西域直走長安蔚然大觀也
三子者以人奇我我以山奇蓋太冲未盡賦逸少未及
聞予得耳而目之無煩益州著作之訪又足奇矣亡
何而陳王叔先生自豫章以其先大夫蘓山翁入蜀
四奇稿遺予予卒業之則寄題草堂讀書臺草玄亭
與大我眉者無論聲韻寥亮却轉幼妙吐含周流清
龍厭感而山川之巨麗亭榭之存均曉然若跡踏目
擊而為之者抑又何奇也翁自少儻以不能於時
蜀草卷之一

專發憤於聲律瞪膏忘食魚腹難脫與三子者跡相
肖而性耽山水所至輒揮毫賦鴻洞不絕固宜大我
之靈得入其肺腑哉帝夢華胥趙聞廣樂劉勰周旋
仲尼李白魂遊天姥兩精相得固不必其躬之即之
也者夫其躬之即之也者以耳目收之其不必其躬
之即之也者以夢與詩收之天下大矣蜀四者猶觸
蠻也予聞王叔官轍環宇內詩填川谷而於越君渡
好祖父之好而甚焉則翁夢與詩所未及收者付其
子孫孫收之而天下之奇盡在竟陵陳氏矣異日者
二酉之園六義之堂令壯士元夫興思而寄慕亦何

下此四者而不佞何幸先為翁家父子執鞭焉

武橙墩先生詩集序

不佞留滯金陵六年所虞衡多隙日間從同籍兄弟侍武橙墩先生於鳳臺燕磯牛首雞鳴之側先生偶出所為詩示不佞不佞竊評而請之曰恬澹平夷鬯其天倪絕亡綺麗態雅似陶元亮風致先生笑曰予故字元亮也因時時相與言詩亡何先生物嗣君邦聘自豫章還屬不佞狀稍抒先生字元亮意今年冬邦聘携先生攸好堂詩稿入蜀付之剞劂不佞卒業之然後知先生果肯於陶矣先生詩曰煙霞獨宿慣蜀草卷之一

六

車馬客來稀固知朱紱貴不換老萊衣其浮雲世紛簡葉煩促居然五柳逸蹤又曰把酒陪彭澤論文對柳州青眼獨逢隄畔柳白頭相慰苑邊梅林逋宅裏梅爭放陶令門前柳自新其詩酒雲月之襟恍依依採菊東籬卧北窗下或言陶耻事寄奴託於酒而逃之柴桑先生丁聖明課兒孫擁金馬門即欲陶焉得嗟嗟巢由傲唐綺黃不臣漢彼伏老佚賢往往巖居川觀豈必皆龍戰玄黃時邪故避世而隱隱也非避世而隱大隱也茲先生善學陶也夫陶潯陽徵士耳延之一詠決墮千古昭明集其詠置之嵇阮謝沈

間名與天壤不弊其媿無俚徒以邦聘之委著穢佛頂飛塵泰衡之椒則何能為先生顏蕭乎則何能為先生顏蕭乎

雲言序

臨海王蓋竹先生誅茅結巢天台山下自號雲巢道人道人病時時著書一日阿贖鈴一日贖鈴軼韻一日啞鍾一日啞鍾疵一日婆心而附錄竟焉總名之曰雲言其述多闕闡細人事其所誅者乞墻登壘之心其語芻蕘葑菲其所寒者姦雄佞諛之膽其故不出台之疆里其訓誠可垂宇內千百年其序鶴鶴卧蜀草卷之一

九

病呻吟其所苦心在寰中之聾瞶其書昆蟲木石土風之變其旨咆於天地民物之外其例太史公日者貨殖列傳而名不以史其文齊人肩吾連叔梓人而事不空設始讀之可悲可嘆可駭可愕卒業之鳴而當律言而當灋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夫文勝質為史質勝文為野周書武成董二三策可取至殷之忠臣目為頑民比於誣唐以來薦紳先生物句銘乞傳雖昌黎不能不佞墓中人比于諛輓近野史以林巖佚老食於苟簡之田矢口國故比于僭是編不誣以涉於禮樂不能諛以載名位不敢僭即一出隣邑

不採殆自處於史與野之間而彬彬者乎俾在孔門
必能贊游夏之所不贊直承明必能書南史之書而
惜其病天台也則雲言已矣夫雲何言哉而先生言
哉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遭鴻蒙贅然立而問曰
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
苑風於東海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此莊
生之寓言藉外論之也知雲將苑風之言則知雲言
先生有子穉玉為今上給事中慷慨言國家事
出而觀察于蜀予不及侍先生而交驩穉玉穉玉總
德而立放風而動雲合膚寸不崇朝雨矣或曰是雲
言之緒也然乎然乎

渡瀘彙序

西京以下評文與詩率右武侯出師二表及杜少陵
集至埒于訓誥標曰詩史侯表伐魏時業已相蜀少
陵避難依嚴武成都卜居浣花里詩半蜀彙今錯凡
而兩讀之氣凌劍閣色流錦江揚馬讓雄王殷謝采
矣顧所以度越千古者不獨其詞也予丙戌入蜀時
建越諸羌弗靖友人周國雍繇果州守遷觀察監軍
南征歷沉黎渡瀘江浴兵邛海挂旂雪山掃白馬之
鼎魚夷青羗之穴螳歸而飲至於錦城予壯而歸之

解其奚囊得所為詩若干首國雍自名曰渡瀘彙
卒業之窮國雍駐師轉戰深入不毛皆昔侯所經歷
處而其橫梁賦咏悲嘯雄峭即草堂夔府亦甲白帝
諸作曾莫是逾庶幾追葛杜而三之夫當羌夷難起
道涂四塞諸將爭言罷兵便國雍拜命慨慷赴敵
攜二三蒼頭往今其詩曰何意握兵符南征六月徂
艱危百戰在羽檄一身忙非其赤心足蹈白刃無以
異於葛杜何能收雍聞禽孟獲若是逆乎故讀是詩
者亦不獨以其詞焉已耳嗟嗟侯比管樂識者方之
伊呂失蕭曹少陵許身稷契似若稍過子瞻元晦評
之皆以為近遭時弗辰未卒所厝今所傳誦獨表與
詩耳國雍際聖明非章武天寶之季吾輩相期許
亦不宜獨後二公是刻其彙者未足槩國雍也

項衣生蜀草卷之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蒲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序

聖諭鄉約錄序

萬曆丁亥四方郡國奏水旱上宵旰焦慮之至召輔臣燬閣議賑恤令願海宇於是豫章都御史魏公上封事其一曰得士召和之本士遂累時在明德義明德義無如行鄉約講習高皇帝聖諭六事上下其議宗伯宗伯沈公議魏都御史言是上復下蜀草卷之二

其議各省直令督學官勸率郡縣有司著圖說編促語俾閭巷士民易遵循于章承乏三川思亡以稱上意指乃首刻聖諭六條次三原王尚書註先師胡廬山先生疏并律條勸戒為一卷次朱文公增定監田呂氏鄉約為一卷敬書今上俞魏沈二公疏冠於篇首題曰聖諭鄉約錄章伏讀高皇帝六條指在教民故頌之郡國今上指在教士故責之督學夫士民一也士民之表也一鄉之中民什九士什一倡之者一而和之者九王道於鄉易易矣故頌詁士之為其一者也雖然責不獨在士國好獵狃門

正驅國好關闔門詠九弟國好農桑婦媼南畝女執懿筐風之也司風教者不有諸已先求諸人是謂藏身不恕民必不論故論士論於身約鄉約於身是影響風草之機默而成不言而信和之至也章與諸良不同勗哉無持空牘繩下而自處偽與幻之間如魏公疏云云

孝經二家章句序

予入蜀賸士尚誇詡行鮮醇粹相趨成習思一郭之謂莫如孝經小學二書檄有司刊布學官令士挾一冊置座右乃孝經亡善本又劉朱二家頗有增損士蜀草卷之二

莫獨往旁搜之始得開元石莖本邢氏注疏開中石刻及宋高宗手書刻於遂寧縣學皆劉中壘所定十八章也既得朱子刊誤及吳臨川考定郡陽董氏大義皆朱文公所定經傳也蓋無幸孔壁古文不見全書後儒紛員遞相甲乙最後王雙流令曰然以雲杜李太史合刻劉朱章句見詒兩家並存俟學者自得庶幾二氏魯連子矣不佞諦觀之古文雖亡劉炫所傳惡知非真柴郵其廢遂黜闔門一章竟以基馬鬼之駝至朱子始存之則開元失而考亭得也劉中壘校定傳數于襍子朱子始刪詩為經餘改為傳不佞

謂戰兢兢兢一詩實孝經大旨不觀曾子易簣語乎
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乃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謂平生戰
兢至疾革始免即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孟子言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之非人不能自責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蓋天下未有不仁而孝亦未有不戰兢
而仁者豈夫子老而授孝經於曾子故曾子死而以
啟告門弟子無能越此語邪讀詩者蔽以一言曰思
無邪讀禮者蔽以一言曰毋不敬二三子讀孝經不
佞請蔽之曰戰戰兢兢未可遽刪也開元所刪者幸
蜀草卷之二

存於考亭考亭所刪者幸存於中壘李太史合而刻
之意者有在於斯乎意者有在於斯乎

續刻茶經序

予少病渴酷嗜茶筴仕建州州故有北苑茶知鑒於
宋仁宗蔡君謨所謂龍茶上品是已因訪之根株敗
絕碑碣卧莽壤中而土人到今貢茶不歇予言之監
司能其役而覈其山賦市他山茶以進則無如武陵
接筍接筍在建州上矣既繇閩入吳烹虎丘天池出
武夷上司推于湖湖小溪直通天目諸山山僧以茶
呪予侶武夷已將作 三祖陵隣六州六之岩茶埒

於天目予謂淮南吳閩諸茶盡此五者鼎甌中不能
頃刻去也已入蜀或言蜀無良茗或言霧中良予至
錦官市霧中煮之不甚強人意尋出試嘉州蒼凌雲
山山九峰相向予字之曰小九疑寺僧飲予茶色似
虎丘味逼武夷而泛綠含黃清醲歎列伯仲天目六
安予摘其芽命僧旋焙之歸以飲滿臬諸公亡不稱
良亡何予同年張仁卿以龍安司李攝嘉州予語嘉
之嘉無嘉於凌雲茶張君至嘉報予曰誠如君喻顧
茶經未及載予欲續雕陸經子為闡凌雲之幽以補
竟陵之缺予惟經之缺微獨凌雲也經曰杭州下蘓
蜀草卷之二

州又下建州未詳今三州名甲宇內豈山川清淑之
氣當竟陵時未茁為茶邪亦微獨茶也后稷教民稼
始不過晉秦間乃今三吳貢白粲供 上膳先蠶教
民蠶始亦未即及南隅乃今霽川閭中三繭佐此郊
供純服固知地利興廢有時要亦人事齊乎予因之
有感矣夫人績學強德邁跡自身即辟壤下邑閭然
日章如陸經未載諸茶吾輩亟收之思逸也脫自暴
棄斧斤成賊即生齊魯之鄉出孔孟門牆執亦必與
州木同腐是則北苑已矣

煮石餘談序

煮石餘談者關中王先生著也先生嗣君含宇錄
司諫觀察渝東携是編至不佞不佞手之謂煮石
玄譚耳周穆王升采石之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女媧
煉五色之石補天之闕其後有白石生者就白石山
居恒煮石為糧先生之為此書意者文始南華之緒
論馭鶴臨霞之玄機手及讀先生序即華嶽秦女希
夷蛻骨猶厭薄不骨輒疑名序不相侔已卒業之書
中談聖學十三談皇王經濟治略十四談西京開元
文詩十六而老莊列尹諸語董董數條則嘆先生所
著書穆乎其深周乎其逖至所命名又何抑抑也今
蜀草卷之二

五

先生以鄒魯之旨賈陸之畫屈宋應劉之辭而猥蒙
以煮石也其春秋鹽鐵之謂耶或曰聖學彌堅為仁
在熟先生熟仁故借煮石為喻張茂先有言浸禮終
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砺若泥在鈞斯先生所名煮石
意哉是說也近於吾儒之旨子章不佞請質之先生
鹽井圖說序

六

予讀杜詩負鹽出井此溪女意蜀鹽井猶夫往來井
井者及入蜀臨井眎之大謬不然古井百一竹井十
九竹井者形大如竹董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其入
之甚深其汲之甚苦至於鐵釘滑釘筒吞筒等制
蜀草卷之二

六

纖悉具倫竊意古先聖人初此以活西岷不然蜀距
海遠安所得鹽而食之予過射洪同馬令明衡三問
竈丁井匠頗得其詳顧命岳諭方記之岳諭前為圖
後記其事末言苦在竈丁利入商囊徵輸苦急勢多
流徙則庶幾仁人言哉聞之晉中鹽池出池可食東
南海濱民汲海水甫入鑛成鹽乃蜀井之動且苦如
此四方食之者誰知夫所自出而司鹽筭者奈何見
晉齊越之易而以繁蜀之艱也明日過潼川因與諸
生孰論其理諸生問鑿井者淡先鹹後矣也予曰宇
內凡輕清者多居上重濁者多居下淡猶清也故出

鹹上山之形高於江河江河之形高於海故山與江河之水淡而海獨鹹也人身為溺冢下養生家聚溺煮之名曰秋石丹色味俱鹽即此類矣有武生進而言曰兵家為敵圖斷汲道不幸屯石山驛首渴死不知石中可引水出也得其鈎筒等器置營中三軍無慮渴矣予曰然第井多在江干豈石水亦自有脉不可槩必之峻炭高嶺邪故建營者不可太絕於江也或又問井淺者五六十丈而淡出深者百丈而鹹出語稱地厚總之不出土石沙水四物乃云天包水水承地矣也予曰難言哉子思子曰地振河海不洩則水在地內而宋儒乃謂水在地外是地泛泛然若舟楫之浮江海也不得名重濁矣議者徒見日夕而西入朝而東出遂謂日與天俱從地下輪轉而不知古者蓋天無是說也豈王充捉火不見之喻理或然與日月陰陽之精也夕而西沒朝而東生非西入轉而之東也易曰生生之謂易說者謂易即日月字能生生者也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所謂往來猶今往來道路之謂非輪轉之謂也子思子曰日月星辰繫天易曰日月得天未言其入於地也其曰日入於地失則也以象言也猶夫天在山中之意也宋

蜀卓卷之二

七

儒之說專主渾天豈盡得其義邪三問俱因鹽井而發遂并記之以俟知者

郡縣釋名序

學士家談無名玄矣是說鈴也名未能無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故無名有名皆名也夫子贊唐帝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繼曰魏乎成功煥乎文章後世名唐帝者曰放助放至也言勛業至極也曰堯翼善傳聖也名未能無也漢劉成國謂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人物器用論叙指歸凡二蜀卓卷之二

八

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人不識名諱范子嘗為不學而況于郡國武陵之對涪京頗詳擊而未免史臣之駁故郡國名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不猶賢於鳥獸乎木乎郡縣名悉以我明建設為題而釋之至其沿革分合載各志茲不具論

石別駕集序

天地山川之氣不自壅闕則必有所麗不麗於物則麗於人人與物受之各得其半予足馳寰宇手擊墳典莫之能違也齊之氣物得之為魚為鹽人得之為

蜀草卷之二

九

談天為雕龍為炙轂蜀之氣物得之為梗枏楔枌人得之為法玄為上林子虛越之氣物得之為火齊木難為蕉黃荔丹人得之為張子壽陳公甫詩豫章之氣物得之為豐劍為玉笥人得之為王曾歐陽氏文瀛國處西南脉中原稍遠而其氣晏溫暑不溽寒不苛四候如孟陽故天下之言青珠黃環碧簪赤珀必歸之滇滇歸之永昌氣所麗也乃其舍五常之性稟剛柔緩急之氣與其物半得之山川者寧無若齊蜀越豫章之蔚為文章舒為光華者乎亦氣所分也予試士於蜀過江陽得永昌石別駕保秀堂集讀之文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序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末知所謂

蜀草卷之二

十

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於性情疑者晰二三焉顧鄭夾漈專詒於始謂決非子夏作宋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俛俛焉末之所適及讀馬貴與辨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於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迴腸嘆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眾後得黃文裕祕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於小序者又晰二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

解春秋者擯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
芟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即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
刻與成都守唐某分校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
詩摹於虞喜廢於天監貞觀發於宣和紹興而重於
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云傳即
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為
康王政衰之時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正魯
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為大娼自作
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於西晉其說然
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為魯詩也嗟乎
蜀草卷之二

撫蜀奏疏序

夫進言難矣閭巷彼已纖記小談順比滑瀉猶未必
即聽而況獻之殿陛入之封版敵雷霆之威發藥石
之口心所欲譚者祇裁其半舛所已創者續裁其半
即筆銳干將墨含甘液所陳者幾何慮既譴及也無
論水不受石愚且疑智古人以至智說至聖猶七十
說而不受故進言者不欲揚振風凝霜之氣誰不為

希伯進孰之語至於拊封之臣脉言責者益遯矣亦
子流離瑣尾之狀羗夷眺梁旅拒之逆已非太平封
禪之世所樂聞而痛不着身者眚伺掣肘不曰市恩
則曰啓釁顧令當事者欲言不可不言不可吁嗟乎
難矣故旁觀而論於利害之外與當局而論於利害
之內內者難面折廷諍於咫尺之近與陳事待詔於
萬里之遠遠者難漢宣號令主至充國金城之奏每
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
而始從之非充國之志不公卿如也外內遠近之執
殊也蓋愚讀宛陵徐司馬公撫蜀諸疏而后知公之
蜀草卷之二

進言於天子也蓋兩其難哉公起家名進士出令
涇水廉明舉最天子召為銓部郎以不能於故相
出藩臬齊越留滯十餘年稍遷京兆尹是時三輔之
墟瘠於歲侵公乃疏議恤疏蠲繇役已蜀之西鄙番
夷不康靖天子授公節鉞出鎮成都公至下意難
問議款諸番不聽始疏討松夷松夷救建越稱亂執
已白著始疏討建越夷建越夷甫救賊乃黃郎諸夷
乘危竄起公不得已復疏討賊乃黃郎諸夷三夷即
叙而蜀之南氓困於舉大木東若旱疫公於是疏減
歲租之半無幾何公疏乞身三四上天子始俞之

蓋公拊蜀三年馳奏疏不下數十萬言而其大致在宣主威以誅叛夷明德意以甦禍氓是二者皆封疆之臣諱不樂以聞者而公疏之蚤與悞鉗忌之夫退不敢任者而公當之毅故始而四遠之議誥諄然而沸卒也役不再舉慶不一書則公之成算不後金城而天子之聽公不必廷議之十八而始定也愚讀蜀奏議其大者漢二表十六策與唐歸無憂城一疏乃或不竟其用且棄其筴以資敵公深計而不疑悟言無所擊大創羗獫以致其功論定是非以完其身幸不幸何如矣或言深淵成而魚樂松栢成而涂蜀草卷之二

之人蔭功成而寵與俱公屢疏天子屢聽以成蜀功即無邀寵利若之何去夫公之去豈如世之就巖穴遊壇陸逐物而不返哉公之疏曰臣齡甫艾不即填溝壑猶可以効涓埃而天子之詔亦曰某去病瘡日臺臣以聞則天子豈聽公去乎而死溪之水敬亭之雲亦惡能久羈公山澤間也

蠓衣生蜀草卷之二終

蠓衣生蜀草卷之三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蒲陽鄉道元善長甫校

序

方伯劉節齋先生考績 詔褒三代序

子章嘗讀幽風鑒氷冲冲納于凌陰其蚤獻羔祭非輒嘆幽仁俗於其先世厯摯矣及觀亶父甫脫陶穴築室岐下營度縮版作廟翼翼至武王受命姬公成德即追王父祖上祀先公其啓教嗣王不曰無念爾祖則曰惠於宗公幽氓之染於王化所從來姚長哉蜀草卷之三

國家發祥中都中都周之幽也子章方中祖陵揀度削屨為日窹久暗中都人俗伏臘亡不庀水菹淊陸醢饗於廟冢讀皇陵碑與中立志我高皇帝握鬯伊始持命懿文太子祀德懿信諸陵親灑宸翰勒翊聖之岡於昭仁祖遺訓固宜中都人俗之厚猶幽乎而若亶父武王姬公之教澤也雖然是間巷俗也能追崇其先者幾何家當時琴龍鳳附青雲之上如中山岐陽寧河諸王趙梁國胡越國諸公寧陽安遠武定諸侯匪不邇褒先烈爰及苗裔與皇圖相終始顧皆弋服矢屢甲騎兵得之三

華五月之中而間以椒闥粉巷如豐濟南陽諸
日恩澤郵易耳其以文事起家追崇其先者又幾
何家蓋自苗文康年恭定而下輩輩如晨星而今靈
璧劉方伯公其一也公以名進士筮仕萬安予叔歸
德郡丞鼎忠出公門下予是以得詳公家世公昔據
伯江浙以不能於當路變伏林坵載起江淮之屏已
蜀而子章從諸大夫後明仄習公公語學譚政啓口
崇先一則曰聞之家大人一則曰聞之先大父或曰
曾大父翼聖如也劉之先即母論御龍唐社自公家
靈璧潭州翁以來信忠恪勤種德富義故事鬼神不
蜀草卷之三

也 國家二品之誥內及六卿長外及方嶽長
猝違而內外難易亦自迥殊六卿秩崇其任久其
積且也在 帝左右方岳遷秩率無迫滿故六卿被
恩者十七而方岳十一難矣今公不難其難者計日
而上陟長卿佐 青宮益崇其代以昭融先哲其易
至矣此某所謂豐艾也卜於公世世樹禮故也燕使
者以是月三日齋 恩綸至蜀會子章出試戎州右
方伯彭公觀察使傳公貽書命撰賀詞章不佞敢叙
公家奕世載德之久與公敬祖尊考之孝俾蜀之人
知公今日被榮 國家匪獨遭逢之奇而中都人談
蜀草卷之三

文事起家追崇其先與諸侯王埒者不獨訖苗與年
二氏也

觀察使傅楚築先生壽序

萬曆丁亥秋仲予都試諸生於廣漢溽暑微祛金殿
初激雲氣四除星光萬炬夜參半起坐中亭印視河
漢間西宮井度軍市之南丈人星色蒼蒼有光參度
二星直者一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同舍不凌芒角
不動搖因以天官書占之參井益州分也罰主刑罰
大獄也衡主權衡所以平理也丈人星主人臣壽
考也豈益心法明令察獄清訟平無冤抑滯滯之氣

侵於雲漢當一難老壽考之臣應之而彼夫人者且
搖光耶明日友諸大夫函書抵廣漢曰總憲傳長
公以是月廿八日晏壽須子一言佐千齡觴某唯唯
則聽然曰昔司於西宮參井間者應在茲乎公起
荆楚與伯氏先成進士予交驩公於長安邸中氣
象不薄遽與之語絕不阿邑徐發而中理道亡賢不
賢意豁如也時方為計部出綰漕於淮南佐太倉自
主撤忝案以上躬自勝識以廉明聞天子召為銓
部郎俾之登奇收異別鑑九流天下無復滯材蓋前
者左山謝明後而裴王遜哲矣無幾何出藩豫章鎖
蜀草卷之三
鑰於嶺止往溪洞冠樽樽稱亂者糾縮鼠循以待公
命又無幾何總憲於蜀蜀西南一大都會也公陳臬
掌憲內糾官邪外評姦獄朱墨蠶午如履恬漠諸舊
落叩駝夷獠日畔換讐劫公繩裁刀解勞休而熱服
之即松潘建越二大役並舉公相督所刺虎捨軒輊
主威于域外更下寬大書沛如時雨蓋庶幾百蠻冠
帝五兵耒耜哉此又予所耳而目之者皆公鉅伐也
波衡石天獄之直者兇者寧淨安懸於參井之墟惡
知非公特憲明法之祥而夫人之能能寬寬共其子
若孫燦圓於軍市之西南匪公其誰應之予猶謂此

以刑政窺公未曷其際也公善玄理弊道真以無欲
為根以好生不殺為樞故佐司農不貪財以取慰佐
大冢宰不貪權以取竭佐司馬不貪功以取伐皆道
也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先天
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而古大臣得之比於
列星蒙莊氏董以許傳嚴之相不屬之他蓋嘗讀說
命而知說之所以克永世者在允懷於茲道也公豈
其苗裔邪語具書以歸諸大夫諸大夫浸函書報予
曰善哉子之以星祝長公也謹市蜀之錦染子之詞
揭之長庚之卒坐曲水流萬年觴觴公祝公歲歲如
蜀草卷之三
長庚倘亦子之意乎子其遂并書之長庚亭在署之
西院公游息處也
贈耿子健年丈督學八閩序
往言官疏士習卑疵文體纖弱責在督學諸臣督學
宜專補司空郎亡補郡太守郡太守習刑名錢穀簡
髮數未滑其性靈畀之帖試如枘鑿不相入積官至
守棄鉛槧久舉子業日昇歲殊欽土銅上玄酒於方
丈華錯之日執亦必不適於是郡太守無復督學矣
後二年銓曹稍變其法如推建昌守許德清先生督
關中學而子章次之明年子章承乏由潮州守督蜀

中學又明年予同年耿子健由成都守督入閩學蓋
廟廊破拘學例廣厲學官董董三人云德清伯正
子健精白倡聖學於浙楚檢鏡所屬名相甲乙不佞
憐愚不類時時侍二公敷衽講業私淑其緒論秦蜀
壤連聞德清去秦秦人士聞閩濟濟服行其教不佞
入蜀稍濫秦中之教教蜀士朝夕比子健左提右挈
以一士嚮無大盤先王之訓今子健且行豈第錦官
錦虎一路士氓如失慈母即不佞亦惡能一日去子
健哉雖然八閩家洙泗戶鄒魯海濱一大都會也子
健以提挈不佞教蜀者提閩士耳而格其心下以規
蜀草卷之三

與他國亦然子健何以挾之閩而以其餘者披之蜀
以及天下乎夫挾病者無若問世醫挾饑者無若
世積其方具而劑驗穀良而施不却也耿長公天臺
先生昔以名御史督學三吳復以都御史出鎮八閩
八閩之士固已耳孰於耿氏之教而三吳之治又其
已成事士孰於教則語之即洽約之即束汰已試而
事成則施之不疑於師求之不拂於弟子予固知楚
黃之耿今天下士之世醫世積也足起死人而肉白
骨也不獨閩與蜀也先師胡廬山先生與耿長公同
籍同志予結交子健孰其家世問學長公博純厚
蜀草卷之三

次公子庸警敏獨悟子健方嚴大雅說者方之洛陽
程氏夫傳程氏之學立雪長進將而之南以啓建安
之派者非閩人乎又惡知今閩士無中立元晦輩為
子健弟子乎惟子健之善教之也常衮一入閩為設
鄉校親講導閩俗丕變歲貢士與內外埒今閩士文
明大與唐異而子健之學又大與衮殊此豈非千載
一時乎予拭眵俟矣

贈傅楚築先生晉右方伯序

萬曆丁戌間四方郡國上水旱狀秦晉邇甚天子
宵旰憂之議者言郡國吏不習事留至束手揀過不

給於是汰郡國吏不給者議者又言郡國吏以上至藩臬均字元元而以耄衰燕享朱墨之間留民何類於是入汰藩臬耄衰者上意謂拔焚極溺非清端強毅之臣不勝於官亡抹於跡跋時晉中右方伯缺銓曹推蜀觀察使傅公往詔下公佩裝入晉子章泉諸大夫餞之錦江之湄公顧謂子章曰何以教我子章曰涂必適而後亡燕越之疑藥必試而後亡人參支羅之誤藩司縮錢穀主詹積公起家計部漕輓於淮流輪不絕出之晉則五均九則之方也藩司昭賢郵無枉黜陟以沮勸一方公振譽銓曹不以頑魯

蜀草卷之三

八

目茂才不以空虛目有道出之晉則九徵八觀七謬之規也右轄專握尺籍屯伍公掌憲於蜀時兼攝軍屯肅兵若文饒之城臺登治屯若武侯之田斜谷出之晉則內政金城之略也公之涂適矣藥試矣子章愚無能為公造車益方也公曰回也子必有以語我子章曰騏驥之勝於駑者為其涂脩而立至長桑之賢於孺氏者為其疾棘而立肅秦晉荐饑民靡幾殄則亦涂修而疾棘矣余聞之平虜馬邑之外西隣延綏鴈門寧武之北只尺河套屯卒既夥叫呶待捕當此饑歲則邊餉益縮晉之分封者二十有二代之分

封者二十有四藩之分封者二十汾蒲絳澤之區公室彌蕃當此饑歲則宗祿益殫詩有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彼汾沮茹言采其莫說者謂其地隘陋而民貧儉當此饑歲則民益困罷不可完活故當事者以屬之公也謂公可以立至而瘡之也吳子之告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利民而民自利者是為晉民語也公至晉而瘡之當無以易此余又聞之古之帝王更都三河而平陽蒲坂夏邑堯舜禹所宅也教澤淪浹及

蜀草卷之三

九

商周之季流風餘韻往往形之歌謠至於今日猶有存者園有桃園有棘故其民至於今憂國而忠於主山有樞濕有榆故其民至於今喜樂而愉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故其民至於今長慮而却顧有陟岵陟屺陟崗之望故其民至於今孝有闕閭坎坎之風故其民至於今力穡是三王之遺教也公至晉而瘡之保釐之後施以教化所謂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者將於公此行卜之也公曰子以言況敢不拜況於是諸大夫命子章次第其語書之於冊為公贈

楊母蕭太宜人六十序

國家任人其路有兩有崛起者若朱草醴泉無根施而瑞世有仇氏之勝朝歌之屠是已有世家者若鄧林之枝官亭之水足棟清廟而浮九派殷之巫周之諸姬楚之屈昭景甲晉之狄箕樂卻是已而周重世祿孟子賢世臣崛起之夫不得與世家之子埒矣此何以說也彼非獨祖宗之澤長父兄之教肅師友之接良也其擇妃而締納徵而室者非右族名閥不委禽焉故為之婦者幸而舉子不直有推燥居溼之勤絕少分甘之恩所以胎教而內則之者與恒眾殊異日為子若弟內不得狎於閭外不得恣於屏削縫純蜀草卷之三

緣長而忠廉故世家之子弟著戴著封脉崛起者多賢也則世家之婦委曲羽翼所從來姚長矣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故求嚴師之父什七求嚴師之母什一史傳所載孟母魯敬姜烈矣即我豫章潯陽之陶以有陶母能啟其子中興典午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舒元興至稱之曰卜孟為鄰廬陵之歐陽以鄭越國能啟其子為宋鉅儒永叔之表稱其恭儉仁愛以待其子蓋至今兩家赫然江右陶以髮延歐以荻昌賢婦之有裨於世家如此予邑之楊祖關西自宋文節忠襄元侍制及我明

文貞諸公母謝陶歐矣文貞繼夫人出予里郭氏文貞相 獻陵郭入覲 昭皇后被布落靚粧以侍后見而訝曰是楊夫人邪胡布而裙適而手也夫人曰着箇中故裳自費耳 后聞而賢之一時羣婦盡削離文郭夫人所以教子孫大都崇儉敦樸去飾芟采子符卿比部君益閱其教數傳而給事銀臺高州諸君及予友御史君義叔率繩清白守儉素而御史母謝太宜人出大遼鉅姓字於楊動以郭為憲贈君慕雲先生不迨御史養宜人身為嚴師一意以文貞之業督御史御史甫髫予稍長出而試有司俱為王敬所先生所器同年遊橫序已後先成進士季兒陵託昏御史稔聞太宜 所以成御史即郭夫人所以成符卿比部者而御史之兄君弟及諸子皆容容自飭無乘堅驪良態夫然後知世家多賢子弟果不獨祖宗父兄師友之功也太宜人以是月廿七日壽六十先月御史以浙觀察最奏 上知其為文貞裔也以楊奇魏謩嚮之太宜人 汶誥封如期 恩綸至會子章入蜀便省因執兕觥為宜人壽惟余倚玉知太宜人為世家婦善賢其子孫而昇日其女孫之足為吾家婦也太宜人公官宗室之教予不與聞意不

出郭夫人遺軌則予壽宜人不敢外吾鄉之故名爵壽齡遠之請得如陶歐二母近之請比於郭而御史君所以振關西之學敦東里之業以詒太宜人名燁宇宙萬子孫無變者是曰上壽彼越越然娛膝下而將之酒下矣

彭母蕭太淑人七十序

子章捧檄入蜀校士同年彭士化叅知政事於滇滇蜀連竟壤郵簡傳遞時相問焉一日得士化書曰某將賦歸矣某有老母在明春介七十而以五斗故羈身金馬瑤雞外非孝也某誠擁腫匪材行人纖咄諫

蜀車卷之三

三

書醜怨桂林弄棟逃阻險囂十五六年間洞心執掌而竟不得露一命以貽母惡用子為謂國家新與吾睹夫同籍者且再命三命也謂造化斬與彼莫莫者何以必焉夫不獲於上異信友老母苦節孰子之耳吾欲籍子一言為母壽願子之無讓也子章發函伸紙讀未竟思其夙往矣乃折簡復之曰子春母言去吾告子大義將君命以仕中道而去之非義受母之命以出不得命而違之非義子言之事君慎始而敬終慎慮而從軌慮而從終事而退臣之厚也主王聖明子臣事久未終事而退何以曰厚天地四

方男子所有事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蘇也凡母鞠子者皆然不宜於大夫人視子獨異此兩者俱不宜去父母在不稱老子無能請老以懸車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孝之踈節也非大節也子胡為遠滇以放其踈亨訖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子惡得急口體以略於志且子以太夫人春煠高不一冠翟桂紉為嚙手尊達齒爵禮七十日八朝君必與揖讓而後及爵者明齒尊於爵也子不貴齒而貴爵以為孝乎夫思慈愛孝之小也尊仁安義中孝也博施備物大孝也子以大行將君命四遠不繼賂

蜀車卷之三

三

遺以遊於蜀南省建白持國家大體不悅眉承賤以擊短扶長出臬藩閩越及滇財勢絕賂以惠利士民蓋蔚乎仁義而博施者循是不匱以登上孝無必煦煦慈愛以思若孺慕然且子必以太夫人春煠高不一冠翟桂紉為嚙手亦必厥歷四方終事主上以俟殊尤非稱老嘗薦一出一復者可家而邀也太夫人孝於繼姑終於贈君式穀於子孫其仁壽未可歲月算者而子何家為養母志侯主恩俾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已章敢盡辭惟左右者度義焉化中聞而復曰吾過夫吾過夫微吾子之

言之也吾將私於愛而拂於義以義壽母孰與於事
六畜和八珍以媚於朝夕之為適子次第其說吾且
戒豚兒歸以佐兕觥時予方校士成都謀所以為太
夫人曼壽祝將覓青羊羣八百市葛雞以進乎謂幻
莫予信將獻我眉之桃掛郫筒之酒羞丙穴之魚以
進乎謂遠莫予致乃登支機石酌浣花水為書既醉
一篇其曰室家之壺君子萬年為太夫人頌也曰君
子有孝子孝子不置為士化規也曰釐余女士從以
孫子為兒延室家析也延託婚於太夫人孫女也全
士化與子章滇蜀往復書并著於篇倘亦朋友攸攝
蜀草卷之三
之意乎

續水生蜀草卷之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蒲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記

三友亭記

楊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倬為掾倬並進文武士諸
葛武鄉侯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
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予試士廣漢
味侯之言理致深遠因取其語為校文法顏其室曰
剛柔並存室前有亭亭左右各植小篁一叢蕉栢各
蜀草卷之四
二株栢枝幹扶疎昂昂出亭上予伏思之栢木之長

也竹草之貞也霜雪既降始知其茂鵲鵲來儀始知
其實古今共珍矣芭蕉擢本盈尋垂蔭踰丈橫風而
碎漬雪而落似無當於栢竹者予在嶺外食蕉黃埒
于荔丹服蕉絺輕於龍葛厥用不弘巨哉因是評之
堅者貞者凌霜負雪士之剛毅孤特不撼於威不佞
於俗者似之侯所云剛存也即未甚堅貞而實可食
皮可布士之寬忍和柔隨試隨效者似之侯所云柔
存也茲幸植亭下予日夕與俱游息甚狎風風雨雨
相對而適因名其亭曰三友嗟嗟三友尼父美爾後

獨馬遷羨爾有節靈運譬爾至人予何幸廁其間辱
三君不棄也顧予出亭外所友蜀人士日繁且庶儻
進於公家者堅不如栢一推遽折貞不知竹逐隊而
起柔不如蕉服食亡聊豈惟羞於姚掾辱於武侯即
環亭嫋嫋而綠蕭蕭而青者竊笑之矣故予所願於
蜀士者匪莊之櫟匪狄之李而若茲亭之栢竹蕉也
則真予友哉

漢揚法玄先生墓記

予入郫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揚子故有亭已敗
為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為學宮移揚子祀鄉賢
蜀草卷之四

無復亭矣問揚子胤對曰郫無後揚子者予曰揚子
五世俱獨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微獨
郫也問揚子墓對曰墓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里
中兒樵牧其上行道嗟憐予曰是即非侯邑所名玄
冢者疑衣冠塋也不宜盡銷滅乃檄有司封之土周
遭樹以栢下令禁樵牧成都守耿子健泉郫令李某
請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漢揚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
書之付郫令勒之玄石郫人而后乃今知死士壘貴
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也揚子著書繁
富如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至老而悔之

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太丘曰文範顏延之題
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譽揚子者皆其不
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生為揚子辯未仕莽累
千言顧亦未有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即揚子百喙無
以自解予謂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
曰安漢揚子之心益亦有大不得已焉者矣且古今
國亡而死者度不死無為也其不死者恐其死將有
為也殷亡矣洪範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矣春秋
未一庄四稱八觀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
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於泰山又惡知
蜀草卷之四

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邪又惡知揚子之
不死不為是邪予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曰法玄明不
死意也嗟夫李令伯嗤漢為偽朝予過彭山冢嶽嶽
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丘坐據克國之堂
又何於揚子過之潑邪而不一剪其松區也

西武記一 自成都歷嘉之敘州

萬曆丁亥二月八日丁卯予同方伯靈璧劉節齋公
謁總 鶴慶彭紹坪公講觀宗使荆州傳楚築公
謁 廟祭畢行三公出試叙馬廬三銘三公復同都
司蘇公民望萬公鑒祖予用城樓復祖金沙寺寺新

叔水月樓臨溪對睥睨春流甫漲樹翁萊接簷予攀
戀不能即去是日有鄉先投書劉公以子弟托者公
謝之曰郭君教伊始予不忍瀾君子弟俱攜才亦無
容先容公為予言終不口其姓氏其愛人以德如此
予再拜謝公就與夜宿雙流縣縣令李一變池州建
德人予故人李小和一中兄也促膝敘通家語因言
縣在周末為蠶叢都周商瞿其邑傑者九日午至新
津縣始出成都竟迴眸一望真沃野千里哺至彭山
縣縣令句容楊京首倡社學訓蒙士邑有象耳山唐
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
蜀草卷之四

如濯魄於冰壺讀之令人灑然予書而鑲之石邑又
有老彭及李令伯墓予作令伯論惜其二於忠孝語
評論中十日至眉州訪蘓子瞻父子故宅亡遺胤子
瞻自海南還寓毘陵子孫因家吳中不復眉矣祠前
古榆傳老泉植者今尚存楊用修詩槎牙老幹倚雲
閣指此祠外池蓮傳子瞻所植則南國人愛召棠意
也是午祭江裴迴江畔因晉諸生語曰予郡先達宋
歐陽文忠公知貢舉而州蘇文忠公出其門到今師
弟贈炙千古予不佞無似歐公一入眉心望望異於
諸生中尋蘇君也且蘇君父子兄弟可敬貴微獨文

章其節義足尚云已又語之曰朱文公生平短蘇氏
之學謂與洛陽二夫子盤耳吾輩今日讀程朱書看
脚孔孟門庭又當出蘇氏上諸生唯唯已登舟順流
東下山水朗綠晚泊青神縣按一統志蠶叢氏着青
水勸課農桑上人俎豆之號青衣神邑因以名邑志
又謂青衣之野蠶叢常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亦
一義也邑東十里有中巖三山泉石鬼竒如渙魚渾
王泉坎石筍峰不可名狀古今題詠甚侈范石湖謂
西州林泉最佳處是也予題二詩邑令顧一麟鏡之
石明日黎明發青神晚至嘉定州北郭朱近雲公
蜀草卷之四

行部在焉夜召飲十二日子同朱公絕江登九峰
山凌雲寺山如蓮萼其峰有九馮虛一望千里在目
山多方洞傳昔人穴居於此今土人猶有居之者子
瞻詩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惟願只
作嘉州守時時載酒凌雲遊其見賞如此予名之曰
小九巖岩畔一山頂禿耳空活佶一比丘章阜鎮蜀
時鑿詳章碑文中山產佳茗似天池在霧中上茶經
謂劍南以彭州為佳豈未嘗凌雲那時久旱不雨是
午兩予別朱公登舟宿烏尤山下傳晉郭景純注爾
雅於山椒有爾雅臺注成洗硯於江江魚吞之盡黑

至今稱黑頭魚每年春日魚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
漁人獲魚以獻果黑首者十三日至捷為縣史稱漢
成帝時捷為郡得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明禮樂
興教化即此邑有沉犀洞沉犀城故以名驛是夕宿
月波驛十四日辰過真溪驛曉至叙州府十五日謁
廟諸生有講天命之謂性者予謂盲言天命之謂
性未見所命者何物故言喜怒哀樂之謂發謂之中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是天所命也故曰天命之謂
性盲言率性之謂道未見所率者何物故言發皆中
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性所率也故曰
窮草卷之四

率性之謂道致中和是修道也天地位萬物育則人
極以立是教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有講禹惡旨酒
章至其有不合處說未透予謂不合非時異勢殊也
禹惡旨酒而我惡旨酒之心不合於禹之惡禹好善
言而我好善言之心不合於禹之好故勤日夜以思
之思之而得是我之心此禹合矣坐以待旦是喜而
不寐也未得發憤忘寢已得樂以忘寐非急於行也
諸生似若有省十六日開試夜夢趙大洲先生持一
軸贈予詩詞甚艱予夢中再拜受之寤忘其句嗟
乎此必敎瀘以南當有異士應之者不然則內江士

也因書之以為後券

西試記二自敘州歷三瀘之瀘川

三月既望竣敘馬試事明日耿子健自成都詒書曰
聞初校士夕夢趙文肅公考公年譜以丁亥出試試
題司馬長卿何如今歲同題同夢得無意乎予持成
都書示諸生以閔免之二十日馬湖林郡守焜章以
甘露進籍灑馬湖山上者月餘土人爭謁之不省為
何予眎之散如雪花甘如石蜜瀾漫松枝春味佐助
則曰武露布文露沉茲其武露乎其後遂有臙乃之
夜明日離敘州鄉先生李方伯紹廷名文陳比部郎

窮草卷之四

七

梅源陳名樊太守松屏壁錢子隄孝子祠是夕舟泊
南溪縣明日放舟道江安納溪二縣晚泊瀘州州守
石元麟滇永昌人也翼日謁廟諸生講顏淵問仁
子華使齊子貢問為仁三章予曰克己為仁即中庸
所謂成己仁也克能也鄒文莊公此說家好不然上
下文已字二矣復禮即約禮四勿即博文請事即竭
才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正指此章說子華章重五
與字是聖人與財之方少與赤者以其富而適齊也
多與思者以其為貧而仕也義也亦不必與而周急
思不必辭而與鄉鄰仁也子貢章重一器字子貢異

日成就瑚璉之器皆事父之益多也故曰賜也達又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從器上說諸生似有省是日吏以鼃羞余戒庖人省視之則三足者余曰三足鼃謂之能不可食也而上應三台星故台一作能因命吏投之江作活能說以勵諸生四月七日灋事畢次日去灋從間道直趨川北是夕宿立市驛明日入永川又明日入大足俱重慶屬邑問土人大足義舉山中巨人跡對似幻誕志謂土肥民富乃稱大足又似曲為之辭者考總志大足唐名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宗慶之類皆然安知大足不以年號名邪邑古昌州海棠獨香故又名崇國其人趙昂發夫婦胡子昭兄弟皆烈丈夫也邑北山洞多古刻孝經文與今文小异又刻孔子題延陵季子墓十字子道昆陵季子墓下會見此刻豈其刻昆陵者移刻於此邪總志稱唐開元間殷仲容奉詔摹榻則此係唐刻亦古矣十一日次安岳夜夢一老嫗貌頗長若縣也今屬安岳次日次安岳夜夢一老嫗貌頗長若大士然與其徒說金光甚纒纒予立其傍嫗問曰子亦有金光乎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予金光也嫗曰然余我各守

金光足矣相揖而別異哉夢乎大士釋不非儒可以儒不自信乎邑學官刻吳道子寫孔子像并篆講二字皆古雅十三日次遂寧自永川大足安岳以來日攀巖踏磴至是平夷開闢堪與家所云開陽是已故邑八文有席太傅兄弟楊翰林兄弟獨甲他邑邑學官刻宋高宗御書孝經嗟嗟高宗以孝教士矣忘金人之殺而父兄乎不傳而絕宜乎十四日次廣寒公館十五日過射洪杜子詩射洪秦酒綠即其地問綠酒則無矣邑有唐陳子昂墓邑令進伯玉集子作二絕吊之大氏其才在沈宋上而智不及狄姊又惡蜀草卷之四

九

能逃於史臣之責十五日至潼川州出入蜀示諸生詩四首十六日謁廟廟官刻孔子朱子像及唐顏魯公干祿字皆古是日使者自長安來齋予潮州考績誥命至制策有曰夫郡守為朝廷惠宣黎庶朕既念爾之舊勞督學為國家作育人才朕方畀爾以新命尚竭忠貞之力用酬特達之恩嗟乎三復綸言其不感激而思奮者非夫哉

西試記三六月自成都入綿州

予五月自潼川還錦官避暑六月中候稍涼乃出試綿州龍安二路廿日發成都夜宿新都邑令劉文徵

漁人也夜與坐極論善惡應感之理為善貪賤莫如孔顏而其子孫百代昌熾為惡富貴莫如晉宋而其子孫自相屠戮因著為四條刻之邑中次日與之彌牟鎮觀孔明八陣圖草堆星列莫按其數劉今日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土或遷或夷終復原所似若有神物呵護之者予曰是說也出於三国演義迷陸遜涂而杜子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人愛孔明并存其跡勿夷勿徙陰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以石存新都以在郊外存如蜀軍卷之四

成都市夷為居室沔陽營漂為沙石又何不護呵之乎夫天地間形無不弊惟理獨存孔明之忠即并石與堆亡之八陣圖猶存也河圖洛書豈必筭其書沼其龍龜而後曰存乎劉令唯唯明日過漢州宿德陽縣德陽故許旌陽舊治而姜孝子詩之鄉也志稱孝子湧泉迄今灌千頃田旌陽丹井倚江千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邑令柯鐸刻忠孝一傳頗詳予辨香謁許祠為題丹井孝泉二詩因語柯曰泉可以灌井可以汲二公溥德陽人深矣人之所護即天也善防之母令囑也又明日過羅江聞羅

江義邑令吳從仁對曰羅江即紋江以二水合流於邑之滄亭若羅紋然或謂羅隱曾僑寓此邑邑至今有羅隱書院遺址江其以隱名乎予曰隱唐末人羅江天寶初敗也若羅公遠羅真官之說益誕矣是日雨淫涂滑征夫不前夜漏下二鼓始入綿州州守萬輝予同鄉南昌人為言其州文獻甚悉如楊子雲石像李太白讀書臺至今存焉吾鄉歐陽六一公父觀任此州公實生於解舍綿之山川蔚秀可知已明日謁廟講書諸生有講富與貴章者予解之曰首節是不苟於取舍君子而下是明其不苟於取舍者在蜀軍卷之四

不遠仁也非道之富貴君子不處矣不處之心何心也欲處仁也非道之貧賤君子不去矣不去之心何心也欲不去仁也若君子去仁何以成人之名仁人心也人之名為仁者以其仁也猶夫桃之名為桃者以其有桃仁也杏之名為杏者以其有杏仁也桃無桃仁便不名桃杏無杏仁便不名杏人而去仁便不名人是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猶此終食不違仁之心也顯而必於是猶此終食不違仁之心也又安敢處非道之富貴去非道之貧賤以自違於仁乎大氏宇內生人遭遇總不外富貴貧賤富

貴的人也有終食造次顛沛貧賤的人也有終食造次顛沛總只是不違仁富貴也是君子貧賤也是君子非謂富貴貧賤是粗跡至造次顛沛功乃密也有講一貫章者予解之曰堯舜說一繼之曰執中孔子說一曾子明之曰忠恕子思子說獨繼之曰中和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繼之曰誠恕皆是物也一者不貳之謂也純乎道心不貳於人心謂之一一即中也故曰執中獨者無對之謂也純乎天理不消於人欲謂之獨獨即中也故曰致中執中致中即曾子忠恕之說也故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夫人心至中而自

蜀草卷之四

十一

如則即不貳之一無對之獨夫豈不足以貫天下乎諸生問曰一即中是矣獨恐是善惡之介未敢便當一也予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說到知便無不善故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予所謂介意也非知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獨之謂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知幾之吉而無凶則知獨之善而無惡知幾之能成務則知獨之即一而能貫矣漢儒不知慎於吉下添凶豈知幾乎猶夫今人說獨曰善曰不善也有講夫子之文章者予解之曰子貢之

文章非夫子之所謂文章也子貢之性天道非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也夫子合文章性天而一之者也子貢分文章性天而二之者也子貢既聞夫子之章便應得聞夫子之性天既不聞夫子之性天則并夫子之文章亦未必有聞矣夫子曰文不在茲便曰天之未喪斯文告顏子博文便曰約禮文章何離於性天乎子貢以多能為天縱以多學而識為然以不言為無述蓋求文章於言語者故孔子一則曰不多一則曰予一以貫之一則曰天何言哉蓋約文章於性天者而子貢終二之奈之何其得聞乎諸生問曰

蜀草卷之四

卷之四

十三

文章豈專在內乎予曰文之大體在內也如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曰簡而文曰文理密察書曰欽明文思易曰黃離元吉文在中也又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皆在內也如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文學子游子夏始稍涉於藝則詩書六藝之謂也今槩以詩書六藝訓文遂將博文之文與文不在茲之文亦指禮樂文物當之猶未離子貢之見也嗚呼弊也久矣諸士其省之哉是日同講者萬川守及安縣令焦蒙選關中人彰明令錢紹謙滇中人

卷之四終

續衣生蜀草卷又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記

西南三征記

郭子章曰蜀之北與秦隣東與楚隣稍東而南而西與夷隣夷取巨者冉駹白馬之種或土著或移徙蟠据雪嶺沱河間皆氐類也北松茂而耕牧國初設松潘衛鎮之蜀人曰松潘夷夜郎邛都檫榆之種魁結繡脚隨畜遷徙毋常處地方可數千里南距鎮西蜀草卷又四

距吐蕃國初設建昌越嶲五衛鎮之而屬行都司蜀人曰建越夷其種族樊夥聯絡於邛之西犍之北界於烏蒙而抵於馬湖為牒乃黃郎雷坡牛咆等部而牒乃為大屬邛部自馬湖設郡以其地邇蜀人曰馬夷此三夷者秦漢以來各自雄長建元間唐蒙司馬相如始建通道議戍轉相餼耗費亡功武帝因公孫弘還對遂罷之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不能臣使也其後竭天下力挾平南越之威僅乃通之置越嶲沈犁汶山武都四郡唐而五代而宋西夷多沒於吐蕃南夷後割於蒙詔元入

國初始復漢土而臣下叛邊要失亡至隆萬間三夷鼎沸機變械飾麾城衛堡上赫然怒特命少司馬宣城徐公案西南邊事公至不二載三駕而盡平之子章典在筆札乃以監軍副使謝君詔周君光緒李君士達行陳間所編為紀事者排纂歲月陳術其功伐作西南三征記

松潘古氏羌地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設松潘衛衛故有二站東路跡江油抵龍州西路跡灌口威茂抵疊溪縣嚴羊腸道莫通五尺山澗盤錯荒環居箐列砦四十有八當事者羈縻之每歲元蜀草卷又四

日餌以金繒歲不下數十萬鎰羌飽日驕狂逞巨測萬曆初虜賓免建寺五主城距松潘千餘里羌有白利者鉢賓免近番地竊作兒革作兒革懼伏而傳賓免語叩塞以告於是邊吏慮賓免氛惡而羌中國師喇麻者黠且健連于賓免恫喝中國勾引部落雜沓松城內以外千計執益張諸族牛腦羊腦灣仲占柯等咸附焉錫木刻合大小姓詛石歃盟時時團結黃沙霸踞伏礮壑中掠鹵行旅轉餉及踐更卒膏血塗草野至邀塞總帥車旗殺千夫長百夫長二人乙酉夏楊柳番與太平堡解牛傭市肉食而斃詭云堡人

酖之嘯聚諸番六月次晉安堡驚掃水崖掠石門進入金瓶堡要增歲幣格殺百戶陳克勤光中丞涇陽推公聞於朝則以兵屬今都督李將軍應祥將軍提三千人趣茂州與副使劉君禹謀黃君焯計攻其瑕遂克楊柳廟子蟬蟬諸寨意諸番或悔罪可就撫也十月徐公至蜀三馳檄往諭之不聽日築牆浚溝以絕東南聲援見戰卒不盈數千相顧笑曰南人約我調兵有如此磨子兵也者奈我何磨子云者謂子旋轉數不益也十一月丁巳擁衆五千突犯平夷堡官軍與戰卻掠我人去剗其腸繞二牛角上急驅牛

蜀華表又四

三

奔騰寸寸斷報至公怒曰羌恣睢暴我邊人甚所不即討而與共天者有知日亟趣三司諸大夫入計所以大創之乃上疏曰松潘羌夷跡類犬羊恣同蛇豕窺我之道通一線糾夷之醜聚千羣攻圍開堡戕害官軍必所必誅仁何能輯臣謹催調土兵刻期到伍務戮其首謀平其強寨使賊技窮力屈摧尾乞降然後稍寬垂死之刑庸廣好生之德俾剿不為窮武而撫不為養姦策貴萬全惟此一舉上曰可已而上西顧邊氓詔大司馬曰北者松潘諸番為梗有無寧息一應剿撫事宜令巡撫相機處置毋貪功毋養

亂公承命益惕飭嚴儆乃下虎符徵播州酉陽平茶馬湖諸土兵檄右布政使朱君孟震主軍與參議王君鳳竹監諸軍副使謝君詔覈軍中功罪免乘大兵未集遂先發乃於丙戌正月既望擁萬衆圍蒲江開架七稍砲環擊城幾陷然將朱文達出與賊殊死戰殺傷賊數十人始解圍去已諸路兵繹至公出視師永康召諸將立帳下指授方畧曰賊聚於我久今鑿凶門闢冗中惟捷而勇者勝又曰河東西吾力未能畢舉西阻於澗東連吾堡旣在剝膚女等并力擊東勿失又曰賊敗必泥首級命惟是我衆陷賊尚

蜀華表又四

四

夥女等亡殺降亡輟擄衆皆唯唯乃檄遊擊周于德將播州兵七千人營鑼鍋嶺遊擊邊之垣將酉陽兵五千人營蕎壩腦參將郭成將敘馬兵七千人直抵黃沙參將朱文達將平茶兵四千五百有奇營茨溝而一統於李將軍二月庚寅昧爽將軍普師鎮平分道並進三月丙申國師喇麻率灣仲占柯等犯歸化于德伏擊於鐵爐溝一戰禽喇麻灣仲守備曹希彬牙將劉繼祖禽占柯緡兒拓等軍威大振戊申于德兵破丟骨又破人荒阿牛阿用小洞玉琢等砦壬子文達兵由間道襲克阿孝禽其率刑兒柯東兒拓是

日成之垣各出兵拔龍溪鹿卜乙卯于德兵圍沒舌
皆沒舌斗絕賊距險自固我兵四面火攻賊盡燬死
丙辰丁巳諸將兵合攻蜈蚣兒東路溝盡克之
垣於茹兒獲其祖輪髑骸始嘉靖初輪以松衛指揮
守此定開遇害茹兒入鏤其首漆為飲器至是歸骨
松人詫焉四月戊辰破惡關寔溝明日破石柱餘賊
奔雪嶺復聚茨崖會諸路追兵至賊悉委牛馬輜重
咱我我兵斬開入賊辟易竄死崖下河東平公乃趣
諸將戰河西羌思答地等恃河水漲駛畫江而陳待
我公與將軍策曰彼恃河湯池我誠出不意夜絕江

蜀事表又四

五

擊之西賊必不支我既西粟谷必懈回戈東指勢若
從天而下此所謂首尾如截應接自難也將軍曰諾
期四月辛卯濟師諸將爭言莫吉將軍曰羌未見我
兵恃河為固稍遲兵形露賊空壁遁我即渡亡為也
亟誠諸將如期雞三號悉引兵乘筏渡河薄賊所遲
明賊駭竄猶出敢死者與我兵格我兵批而殺之克
思答地標下士唐萬興射殺一持矛當鋒虜蓋前手
刃百戶陳克勤者諸縱橫分擊西華金地乾溝樹底
雙橋挖撒等羌敗走盡拔之哺收兵會食大雨如
注詰朝復雨竟連日兩江水漲筏蕩諸將始服將軍

先見云粟谷以兵既西備果懈五月壬寅夜既半成
兵襲破其上下中三砦斬首幾十級餘黨遁兵追至
白草乃還甲辰克牛尾牛尾最狡酋合見結善占卜
豎柵自雄將軍分兵三路之垣避後文達左卑參將
劉國光右距宣慰楊應龍以所部精兵從中擊之賊
掘柵礮石下如奔馬諸軍奮死登縱火焚柵斬合兒
結父子賊潰我兵追及之已酉戰於松平庚戌戰於
黑松林壬子戰於黑水河賊大敗半赴河死已得所
積糧食軍軍留十日燒其砦餘稞以歸時東西河俱
下殘羌竄巖谷中依偏頭結寨通譯者請軍門降請

蜀事表又四

六

罷兵監軍使廉得羌中以埋虜為大誓令埋奴遇受
降羌無敢逆命先後埋者凡二十二人牛尾又出丁
平羌所予銀鏐質於官以示款誠且指示廟子溝所
詛結盟石碎河中郭成帥衆壘營於黃沙改名平番
隱若石城比之無憂焉六月乙亥公下令班師乃疏
諸將功次於朝其畧曰松茂諸番負固憑深窮兇稔
惡糾大小姓而刻木立信何殊百足之蟲合東西河
而詛石結盟奚翅兩翼之虎文告下而狂謀益堅當
需魯而虎焰愈熾甚者掩殺職官首足為之倒置支
分牙卒腸腹被其摧殘將士憂在枕戈邊人計不帖

席上塵宸衷之軫念俯承天語之傳宣怒赫大
師令申九伐值夷運告衰之候正天心厭亂之時一
舉而分道東征蒐薙疾於破竹再鼓而浮河西討其
夷易於燎毛遂使食盡形疲叩轅門而頓額計窮力
詘照夷俗以埋奴忍忘狐兔之情悉散犬羊之黨蓋
自御史大夫丁玉以後僅一見者也疏入上嘉公
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諸大夫將士陞賞有差副
使謝君詔磨崖刻少司馬新都汪公道昆平羌記而
屬子章為埋奴銘并鐫之石公既平三城亂還錦城
乃建南羽書日二三至三司諸大夫議曰西南生靈

蜀草卷又四

七

等耳南蠻虐縱張於羌席西之威以定南中千載一
時也請於公公曰如毒民何諸大夫曰羌與鹵隣國
之尾也蠻左滇右蜀而據其中腹也辟之如牛馬畜
蠻集其尾猶且祛之顧任侵其腹莫之藥乎公曰唯
唯行與直指君籌之一日會直指豫章陳公籌所以
征南夷者而陳公意與公合乃疏上曰臣秉節鉞填
茲西土越西土人不靖非獨三城也瀘河之南印海
之東諸夷保蕃部雜居地寬長孽物衆藏姦建有叛
夷曰安守曰五咱大咱者俱土官瞿部良部酋日謀
蹀血牝主因而煽虐逞狂越有印部部落曰黑骨夷

者始以酋長構爭尋而流毒境土甚者乃王官據某
符其不奉天子法度非一日積矣臣竊懼焉顧臣
與按臣議則按臣云松茂甫按兵養之當饒梁肉而
理象苓倘復興制是滋一時重困乃責在地方者所
不忍出也臣敢不以按臣之言為然顧臣念建越倒
懸急矣拯之若捧漏卮而沃焦釜倘諱言兵是棄千
里生靈亦在地方者所不敢出也按臣亦安得不以
臣之見為是惟時瀘水瘴深少埃霜高氣肅務體按
臣所不忍出之心以行臣所不敢出之意借陛下
寵靈遣一威名將擇備兵憲臣一人經略而翦綴之

蜀草卷又四

八

惟陛下思所以為一方安危久遠計幸甚疏下大
司馬議可於是順慶守周君光鎬遷兵備副使監
征南軍事以叅政周君嘉謨督餉以叅議李君士達
紀驗功次以叅將朱文達遊擊邊之垣為副將以坐
營田中科守備王之翰滕光國為裨將仍統之都督
李將軍徵天全刺馬諸路土兵募雄逸子弟益之共
萬八千有奇而以行都司宰調元通判立一奇專出
內嫖構冬十月監軍自順慶入建昌布司馬臺文告
宣諭上威德首廉指揮徐孝忠真之理以絕夷內
援已諸路兵繼至李將軍以十二月辛酉至次日斬

性祀禍警告茲多士申幕府三令授軍正大累請可
西桐槽當分擊之且置黑夷勿問乃以文達領兵七
十有奇光國中科翼之攻河西五哨以之垣領兵六
十有奇之翰翼之攻桐槽王大哨以都司段文炳戒
千楸枋越嵩且護糧餉將軍自統材官吳文傑兵二
千居中約丙寅抵賊巢以甲子夜半發越嵩直走三
百里文達兵夜抵礼州所部百戶張勳者陰結五哨
偵我兵動靜乃一夕猝至勳且不之知也昧爽陳軍
于河賊半渡迎敵文達居中光國右中科左將軍殿
後材官周以德兵衝矢砲盡發賊潰我兵鼓譟渡河
蜀軍卷又四

安守合守故紹良族子也嘗為總捕長遂用此以部
勒諸夷誘漢皋人亡命者為通逃主巴中猾隙光華
者為之主畫列篆符自佩出入擅僭制乃與五哨保
聚西溪沙戶馬阻險二大柵深塹斷棧於是調之垣
之翰兵來會丁亥將軍移於河西是日所調監并刺
馬兵三千至兵倖得跳躍盡裸軀類非人形夜壁河
西與將軍營相望乃部署諸將分道進戒約齋潔入
旣布翅矣是為丁亥正月會有詞賊謀劫營者三日
壬辰暮大風將軍突拔營而徙二鼓賊果來襲遇刺
兵衝候蓬勃張天賊死傷狼藉械二生口言哨守謀
蜀軍卷又四

殺于咱至是速勸與賢資以詞咱是時公移鎮臨印
檄責諸將吏兵五旬何無一折首者諸將吏惴惴
已戒軍中籌貴審執先建後越機由外之內毋失着
毋漏吞舟諸將吏又惴惴思已而承議者言賊乃即
黑骨種而黨惡有黃郎一路即安守族屬恐賊急遁
賊且防賊出與賊合於是徵兵三千以都司李獻忠
守備劉承祖指揮尹從壽領之馬湖戒之建而不佈
三月庚寅將軍與周監軍李紀功議南夷以安守為
望此時非先致守不可得五咱然守迫不可卒縛計
誘之乃詳出循河西諸營問勞諸兵士疾病者歸而

蜀軍卷又四

卷之

上

壁理經堡示專圖五咱于西亡東意是夕詞者報守
賊集大斧火炬數百宜備非常將軍戒諸營壘待之
以中科領兵六百劄于麥達去守故砦三十里守果
率眾潛歸伺虛實庚子夜周監軍與將軍屏左右呼
材官高逢勝入飲以三巨卮屬精兵三百啣枚間道
兩夜入麥達營伏又檄諸屯田吏士伏營左右援壬
寅守來襲營諸伏兵齊發格殺賊五十餘級奇兵劉
懷者手斬守逢勝生縛光華諸散走者伏兵盡追射
殺之中科解守甲虎韞金帛飾以雙龍刀刻五星文
蓋泉虜云守既殪西南叩笮苴蘭靡莫諸旃裘酋長

無不震怖於是高山四堡大小七枝諸西番爭乞降
各埋二梟奴于道合掌煩佛經誓如西羌故事是時
之翰於越舊伏兵大孤山掩黑夷酋長生得阿弓四
溪咱等七大酋一則手刃千戶丁應時者越三日戊
申之垣禽五咱于昌州初軍圍咱急咱伏匿荒延如
薏兔遁將軍計非指揮王言吉不能致乃授言吉計
且屬之垣伏兵以援是夜之垣持兵往逐械五咱七
兇慙安四兒自知罪浮五咱咱禽次必及先聚黨數
百勒馬控弦据虎郎箐以待監軍與將軍乃召紹良
詳責之曰若自治羯奴亡久煩官兵也四月辛酉敬

蜀軍卷又四

卷之

十二

各路兵以有事于邛夷而建父老子弟皇皇然謂
虎雖殪城妖未翦奈何醉而去之諸來謁言者謝不
與見癸亥將軍建鼓旗北行諸裨將先一日發是夕
四兒自顧其部落曰總兵循河北去矣其不問我乎
且改甲寢夜半將軍裒諸將悉返甲子昧爽兵抵賊
砦光國先登破之四兒走文傑兵驍之西番禽之是
日建城發兵捕其妻妾并其弟破波把事張煒盡殺
之煒故陰賊挾四首以亂土官中葺每以睚眦殺人
莫敢問者至是始正其罪云庚午將軍之冕山是日
速千夫長趙應宣與王大咱賊通者王咱走而匿焉

雄酋長姑咱所丙子文達之翰軍於普雄之五
之垣軍於桐槽之哩波羅為倚角執之翰乃引
王咱所藏洞穴禽之王咱中二矢斃於途是日
兵攻南晉黑骨巢之垣兵攻桐槽鐵橋村盡破之共
禽斬酋三百有奇至是二夷魚爛土崩而黑骨亡得
脫者黑骨改印都所印乃唐兩林蠻史所稱印都
者以有君長也今印都領印與百夫長等故土官
鎮相妾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歸之孽子應昇爭
不殺祭死其子鳳起執益強而應昇日酌酒為廣洪
番所刺至是議者欲征鳳起以及臚乃然道遠終不
得要領且欲奪印駭而圖之不便議未決公遣華陽
劉令寅檄王之翰諭鳳起恐內印乃釋去而廣
洪番故殺應昇者屬之翰將兵二千破之斬百酋是
時公方欲下令解甲而前所遣防臚乃三將遣節制
入臚竟營於涼山臚會撤假故凶狡歲帥眾出沒榮
丁賴因間別孕烹嬰填肉盈坑侵越地二百里與中
鎮夷白祿枯須為地黨黃郎附夷安興楊九乍為姻
姪至是與九乍說向順賺官兵深入撫倣詐降李獻
忠悞遂許之盟而撤營前驅二千餘出山口賊忽
大譟掠輜重後隊卒棄甲走三將死焉報至公曰此

賊稔惡有年晨釋不誅今日長月增雄唱雄和倣翮
茲徒肆毒官兵庸得已乎乃手疏於朝請討之因
條兵食狀疎下遂開兵為三道遊擊周于德守備滕
光國出中鎮副使武君尚耕監之然將郭成朱文達
都司萬鑒出馬湖副使李君士達監之遊擊邊之垣
行都司宰調元出建越防賊逸副使周君光鎬監之
叅政周君嘉謀督餉右布政使彭君富叅政張君孫
繩後先紀功而李將軍應祥居馬營權四面都護仍
徵土漢兵共四萬有奇以冬十月出師公移鎮嘉州
武監軍議曰中鎮白祿枯須二酋寔翼撤假枯須自
諄涼山之逆歸而略血死白祿乃諸將而匿其蓋與
於家此於法亡赦惟是上下六落孰夷元未助討請
無筋無骨用廣招徠李監軍議曰臚乃黃郎並討彼
必并力抗師且糧從舟輸而黃郎屋江裔上亡若姑
拊黃郎以便輸而分臚之執俟臚平師歸挾凶酋而
繫之沸雪耳公悉從之十一月戊申中路兵先入賊
寨眾保官廖河庚戌于德遣天全兵擊之而令酉陽
兵擊酋鷄坪賊阻河拒敵光國兵衝其剌酉陽兵
亂上流出賊後撓之賊潰走冷溪河李將軍以
月甲子督馬路兵進攻吃黑禽其酋脚舌脚阿

故殺尹從壽者四月甲寅文達兵破○屋辛酉成
兵破七洞關甲子破石崖白崖壬申破華乞洞假日
窮蹙齋乾糧合心腹勁夷四十人雌伏三寶山石壁
中山駭賊盤紆令二小夷潛渡箐伺官兵至輒口吹
為號成偵之計縛二小夷外息隔絕架雲梯脫之賊
所恃惟弩矢至是矢盡成探嚴排礮連梯逼之四十
夷多射死遂斬假醢之假自其父晉書伯約鴟張虎
闕號鱷晉王假又甚焉蓋世濟凶戎已卯破乞黑禽
西姑擺垂子移師攻黃郎破祛裡密俘安與毋楊氏
與遁五月乙酉破海腦辛卯破那古俘與妻沙氏辛

蜀草卷又四

卷之

七

丑鑿兵攻石坡羅陂因破之俘安與安與者故土知
府胤也貌雄桀力敵百夫居常自言馬湖我故宅我
必復之及假誅興自虞不免與安勉祛裡密抗官
兵先是興開涂戲以刀擘竹刀反擘傷左足跚跚不
能跋至是就禽惟九下未獲獲其妻馬氏公念嘉兵
不祥不爭事末諸夷繫繫降者與之更始如日者松
潘建焉故事還侵地歟血開牛革埋奴為誓戊寅下
令班師公疏文武將吏功次而不自居其畧曰上下
川南叛獮在建昌則有木托安守樟木箐五咱咱之
害在冕山則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嵩則有印部

黑骨夷之害在我眉則有臙中瓜夷之害在馬湖則
有臙中凉山赤口與黃雷等之害此皆各負虎嘯故
名有不同乃至陰相構結往往合羣兇而為一而臙
乃尤居臙巢溪處東西盤錯於建南之中故屬印而
久叛乎印非特為馬嘉蠡賊而已使圖處建南而計
遣此賊僅於報竣之後糾已舍之前禽為終狂之癖
狗此之謬誤將誰任其辜乎特頃議當於籌人非其
任以致損師之利滋賊之驕雖 聖主方隆在宥之
仁暫無誅死乃愚臣每念於殺之耻幾不欲生用是
焦切痛心苦同管膳蓋所征者為禍不旋日之哀兇

蜀草卷又四

卷之

六

所仗者實誓不共天之大義是以崖亡其險箐失其
叢操刃而殺官者燔剽殆盡揭竿而稱號者種類無
遺久侵之故土盡還知悔之殘酋多撫既以正戈亦
將昭德矣惟是臣東隅已失始勉為此桑榆之後收
故未輒雖安終無救於肝軸之前拆且芸莠全資乎
農力而舉鉉實出自衆持臣之詞不可逃諸臣之勤
亦不可泯俱有司馬法在惟 陛下裁擇而進退之
疏入 上終以建越功巨晉公二品服俸餘文武將
吏陞賞如松藩例公疏謝更盡善後策十五事一曰
移兵備以資彈壓二曰置安邊以固封宇三曰設拊

夷以便分理四曰開縣治以育殘氓五曰改守備以
据要地六曰設巡檢以轄營七曰定酋長以束印
夷八曰修武備以控要害九曰設堡墩以嚴烽堠十
曰正疆界以杜侵爭十一曰清土田以供邊餉十二
曰撤守戍以省遠徭十三曰更勅書以專責任十
四曰遴守備以馭窮陬十五曰簡職官以裨始事所
為議皆採之輿論稽之夷情鑒鑒千百年畫上悉
從公請下其議著為令甲論曰古今著西南夷勛猶
建元後亡如武鄉文饒顧南威賜矣無憂築矣未必
其爛然兼于西南者乃徐公固兼之哉至若炎興偏
蜀草卷又四卷之

安奇章中制公遭遘聖明又什伯之矣公常誠諸
將惡草之根毋蔓亡玉之澤不涸以公之略豈不能
驅羌夷盡蒐薙之而若所云云將謂猱與蕃界匈奴
距羌咫姑留之為國殺乎留族勸高帝拍關以東等
棄之三人以圖楚趙中令不欲獨當邊患故留太
大臣為國長慮類如此矣

續衣生蜀草卷之五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碑銘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武英殿太學士贈太保謚文端陳公祠

并序

萬曆丙戌冬十有二月子章入蜀道果州過大學士
陳公廬而式焉是時公塲已五月矣又明年子章以
試事入果州欽弔公靈於棲樂山之麓長公學士君
持喪至室子章從學士君所得盡讀公生平所著書
蜀草卷之五

明日果州諸生上公祀鄉賢狀子章曰公非三川一
鄉士也諸生固請曰江出岷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所
注無方所出則有宗果亦公之岷嶓冢也惡得無祀
乃下有司崇祀公鄉賢又明日諸生合郡邑父老復
上公專祠狀子章曰公業已並俎豆於爾先賢而專
祠奚也諸生父老固請曰日月不並出孤不二堆神
龍不匹猛獸不羣公道繩聖賢功施社稷其行純矣
惡得無專祀乃下有司以其狀聞之少司馬中丞徐
公柱史何公守道大叅劉公如有司議卜地初祠專
祀公於果城學士君聞而詣子章曰是非先公志也

先公生而恂恂於鄉待市井小兒情瀾不竭物而以
其祠房陽亨之訾費其粉榆人不孝辜矣何辭於先
公子章曰不然下邑故相楊文貞公章為諸生時曾
相祀事於其祠已司理建州建州楊文敏公祠亦如
之今席文襄趙文肅二公皆專祀遂內匪初自果也
學士君曰無已請拓舊廟自屋之下無煩里旅上無
損於公帑以終先公志以徵諸大夫之惠於百世於
是有司一聽學士君祠而董以春秋祠具載在祀典
亡幾何祠乃落成有司者蠲吉奉公主濟濟漆漆薦
豆其中學士君始函書告子章曰先祠以今年某月
某日甫事某月某日已事內而廟寢堂廡外而放樹
唐陳旁而墉垣牆屋幸俱冀除當秋之次丁日已設
先公位腥肆爛脰絃歌而薦之矣維是麗牲石未有
辭敬以屬子子章三讓不獲竊惟公當隆慶初相
昭陵其豐功駿烈摹帷幄而曜台階 國史書之大
司馬張公狀之彪炳矣至其未耄而懸車無卻而告
老眎捐相印如釋重肩許相國銘公謂近世大臣出
處之際未有如公勇決矣夫公之出而相天下也相
則伊呂相而處也處則綺黃使夫人眎之若春夏秋
冬不可為常子章嘗竊窺其微矣公之言曰行一不

蜀草卷之五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可稱王者政不與適
人不與間而能格君心之非方可稱王者之佐又曰
生之於人大矣一失不復得者也人以至貴之身而
逐至賤之物如明珠之彈雀以有涯之生而役無涯
之知如精衛之填海以恬然無恙之生而自投於必
不可揀之地如夜蟲之赴火以奄然有限之生而好
為所不知何人之計如愚公之移山其約而言之則
曰逆來順受可以廣度順來逆受可以燭幾嗟嗟公
惟廣度也廣度故能格非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
也而成 昭陵之相業公惟燭幾也燭幾則貴生若
轉九掌中足以自樂也故不難巖居川觀以成今日
一代之典刑由是談之公之所以相所以捐相其得
之說約者深也昔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孔子不稅冕行伊尹出有莘
攻鳴條相湯以王及嗣王克終允德始復政厥辟而
歸說者謂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夫子如太和元氣千
駒弗覩一介不取尹蓋以天下自任古聖賢相人國
其出處進退類如此以示眎之何如哉可以勒乎烝
葵鼎矣公名某字逸甫號松谷一跡青居山人其先
世出閬州陳秦公後幾傳而為訓導衡衡生太學生

蜀草卷之五

信信生大策是為公父以公貴三世褒贈如公官子
二于陛下明陞即學士君溫文貞白隱然負公輔器
如公當日云子韋通籍晚隆慶庚午舉于燕而公以
是年去國丙戌仕于蜀而公以是年捐館舍不得一
日侍辟唄之詔乃交驥學士君時時習聞公令德名
訓猶侍公側也因緣祠事餐聽輿誦方高山而仰止
魏鼎銘之無文其辭曰 粵帝會昌宅于劔閣下為
岷山上為井絡金隄東雄王津西鑒景福膺聖神降
棲樂清泉蘸月寶臺鳴鶴篤生異人晞燁綽約謫自
列宿鬱為 帝師行懿曾史學願宜尼列比宕渠魏
蜀草卷之五

坪綿虎 肅皇之季公守其雌 昭陵御宇卜日非
熊作歲霖雨為 國元龜十事沃心四劄陳懷歲星
熊熊冬日煦煦氓隸昭蘇士頌陶鑄 帝眷方殷歸
來乃賦賁于丘園致其師傳綠野裴晉洛陽文潞公
惟廣廣之人格非公惟貴生哲人燭幾出也虎變處
也鴻飛逍遙莊濮容與巖磯 帝念舊臣屬公古稀
鍾鼓喧闐寶極紛紜百全全昌星隕天府 天子曰
噫奪予尚父太常議謚司空復土嘉陵瀾瀾周原撫
撫巴賁父老涕洟喚咻祀公鄉賢築公廟庶匪位之
欽惟道是尊于以薦之采蘋采蘩于以奏之頌虎頌

頃盛德百世福衍來昆西京韋平東漢楊袁勒之玄
石永式坤垣

中憲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曾少岷先生祠堂
碑并序

丈夫生而卓詭著鴻節豎駿業功而俎豆其榮有三
有功德在民民功世不忘往而稷之尸而祝之者有
鄉先生功祭於社者 國朝定為名宦鄉賢隸之學
官蓋鉅典云若子孫則無不得祀其先者顧羊舌之
鬼餒於食我朱邑至願祀祠鄉不願祀家也未易言
也夫既得祀於家矣而鄉曲鮮美譽所至之去後思
蜀草卷之五

亦族人炊等耳故士而功兼祀三者尤未易言也曩
予裁豫章書至正德辛巳之變未嘗不頌王文成伍
吉州曾旰江三公之為烈也而又未嘗不恠王伍二
公得信其忠於天下而旰江獨抑也至裁祀典志伍
王祀虔吉曾祀旰江始嘆旰江多去思及入蜀覈諸
郡國鄉賢曾公祀江陽郡其弟子私謚公文節則又
嘖嘖嘆江陽重月評行縣至瀘公嗣君考功大夫士
彥在告竭而言曰先夫夫在正德之季定難效勞於
豫章君所悉也而竟奪於讒先大夫存不一語及功
而孤兄弟竊痛之茲者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比時具

物祭有日矣君其為先大天論譔而明著之豈曰孤
兄弟痛憤是紆敬比於丞彝鼎子章唯唯憶昔司李
建州時考功為旣寧令刻公存稿於邑舍予卒業之
忻然想見其為人及讀銅梁張少保所為公誌銘又
得論其世悉其生平公宦業鉅無如偕王伍蹙蹙
成而一蛇一龍若無天乎乃茲合三祀論公而後知
天之信公大於信二公也文成坊新建辱未勝冠予
鄉先歐陽文莊鄒文莊及黃巖黃宗伯俱文成高第
共存新建以延如綫之緒予過松滋問伍尚書枝不
大茂其著者世金吾耳乃公麟趾鳳毛振振翔翔考
蜀草卷之五

六

功方緹綰九流比跡山裴士弘士科舉孝廉士林士
登貢為博士士宗及諸孫日乘螭駕虬以翔於漢
未之有父脉餘姚松滋何如也天之所支不可壞矣
予聞盛德必百世祀善建善抱子孫祭祀不輟公杜
稷尸祀于肝江鄉賢于江陽而薦于其家寢祝史
陳信公何媿辭於三祀乎昔趙宣孟夾定晉室始見
抑下官自武子而簡襄章明休烈郭汾陽再造唐氏
勳為巨鑑所制而子孫蟬聯間視時至不可名古人
臣功成身抑血饗世室之祚類如此公諱嶼字東石
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府知府以讒歸考功令旣

寧三載考績始復公官云祠祔於某地前堂祀公於
中若干楹後堂若干楹祭器若干件祭田若干畝子
孫承祭者自考功兄弟以下若干人詳刊玄石而系
以難其辭曰

井絡披秀岷山儲祥汶水西湊抱于江陽石龍紫紫
瑞鹿蒼蒼嶽降詰人肝江攸寄負義懷貞離倫拔萃
九苞者鳳千里之驥入佐民部國有陳轡出守建
昌庭可懸魚無何劉潭弄兵蠹湖公合王伍仗義剪
逆漢諒鼓霧永璘鼠磔人言公勛旂常竹帛偃衰旣
龍介子乃蛇車載蕙茂獄埋莫邪角巾歸第徜徉烟
蜀草卷之五

卷之五

霞齡瑤老更蘭茁瓜縈生禩肝城坊謚文節兩地尸
祝伏臘更迭八龍似淑二方比丘乃築祠房乃薦豆
區吁嗟有子寧羨封侯三華之椒九子之麓維瑟交
鼓鳴鸛擊竹靈返于瀟風起謖謖公祠若嵩公肺若
封魂魄殺今為神之雄天猶張弓公祀無窮

明故湯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萬曆丙戌子章守東粵之潮陽是時新都湯先生為
觀察使入觀長安二月陟右方伯方伯念錢太宜
人在蜀久未省乃縣燕趙道晉秦乘棧入雒為宜人
壽已乃辭而之楚入粵時予亦以觀竣還豫章稍

遷蜀督學使遣使逾嶺謝方伯且上錢宜人起居方伯報曰老母恃鬻幸亡恙冬杪予入峽過維維士侯道左予訊湯氏子為誰維博士趣之相之民之輅於前予訊之曰尊君時念太宜人比而眠飯若何三生對曰王母恃鬻幸亡恙明年夏予出試梓州而宜人訃至亡幾何方伯自粵奔還予復過維欽昂於聖室方伯抵泣置杖謂曰先宜人生而永并而禮婦而智老而尚良食逮爾一疾遽邁大謂有子不令越在嶺外亡能眎含今一叫呼魄逝心壞玄堂將閉而未有銘唯君一撰著之以示其後人予三讓不獲之相等

蜀車卷之五

卷之五

復以彭山邊觀察君狀來請按狀宜人姓錢氏世居眉山父壽積著成都與時遂居成都宜人生有淑問贈武略將軍湯侯聞其賢委之禽聘為副室侍故張宜人甚恭謹張有子女六人宜人擁護教植惟恐不及女紅精絕誨三女治蠶繭織組紉俱出其手張宜人子女親附宜人雍雍若一性樸儉攻苦茹淡治生計張宜人悉以家委之不問出入已生方伯方伯慧尹宜人時時誦古昔稱先烈訓之既補弟子員師友日集門屨日解方伯列社攘捲而親饋之宜人脫簪珥為館穀譽嘉靖壬子方伯舉于鄉已未成進

士識者方之畫荻截髮二母卒成其子焉中遭武略公及張宜人喪兩襄大事一軌於禮癸亥方伯釋經奉宜人入燕授民部郎推稅許墅督理甘肅二州儲宜人曰夫人逐什一之利以得所欲吾魁其欲與較銖鎰使人入死地犯苦蹈不測而不一豐其糗糒非仁也方伯再拜受教在民部以廉勤聞已丑考績取封宜人太安人丁卯單恩封太宜人己巳方伯出守衢州宜人曰孺子壹意拊民氓與若婦慎房戶之守方伯治衢五載以治行高等遷滇觀察副使畫繡閭里強宜人之滇宜人曰孺子能于官亡煩老婦

蜀車卷之五

卷之五

九

也而謂亡以上襄膳留楊氏娛侍足矣楊氏者方伯元妃楊宜人也亡何楊宜人坊方伯又以觸乘傳禁過家聽調不樂去宜人曰而去而婦即坊家孫婦事我猶而夫婦也且二幼孫未室不可一日亡母方伯始取今張宜人之楚既遷粵觀察晉右方伯自長安迂程還蜀省觀蜀距粵萬里堅不欲去宜人曰而去我尚健三孫業已受室三婦群事我我更適也於是方伯去入粵甫暮月而宜人卒宜人生正德四年三月八日卒萬曆十五年七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武略公有子四人仁傳仕俱張出宜人止生方伯君仰

孫男三相取華陽馬氏民取邊觀察使垣女幣取成都高侍郎某女孫女三長適成都楊鑒其二尚幼曾孫男四承宋承忠承緒承祐曾孫女二嗚呼宜人德潛閨闈予不及詳予侍方伯久方伯廉公忠情貌相副之輅等嫻於文予都試廣漢褒然出多士匪宜人之教而誰為之見牙知象睹毛識鳳余是以銘宜人銘曰

我眉之秀鬱於麗元武都之精寔凝淑曰嬪武略德婉姜源介潭光龍毓彼玄龜民部司計廡正彌敦方伯于越五嶺維藩為湯鳳穴為雉龍門輝映婺女蜀草卷之五

坦奴銘并序

蜀之交川古氏羌地緣來邈矣其遯裔錯住洞島混跡漢夷結壇毳以自蔽習精悍而健鬪其性然也明興經略西川招撫邊戎當事者以豺狼不可狎也歲捐金繒羈縻之然亦不敢負阻馮兇以逞邇年來蟻聚獮豸犬牙踰厲跋扈不虔貪狼亡饜隊西戎以剝行道繁北虜而騷居毗至刈我堡長剗我邊人殘壁貫盈天人共怒時皇帝尹天下歲之柔兆閼茂也大司馬徐公奉天討揭靈旗屬文臣材官而畫以

方略飲水授節指日揚麾先夷而號令嚴肅未鼓而士卒譁鉅或攻或伐或圍或追勢如解箝事埒拉枯虜且披靡莫知所嚮曳兵而實整谷者自成京觀冒岷而赴江河者歛若斷流渠賊就擒稠房悉燬不半載而四十餘砦一掃無存故穴匪依餘黨深竄思天戈之盡劉悔偏頭之未從面縛軍前以乞降還銀鏤而納竅攪其首亂歟血埋奴以矢必不敢逆命司馬公乃奏凱班師西鄙之民始輟然解戈而即衽席矣露布以聞聖天子猷偉其功賚賞有差余同年謝彥實氏觀察威茂出入帷幄親履矢石嘗以其所蜀草卷之五

士

睹記者紀西征事甚備因蜀子章為鉛鐫之石以彰一代碩膚且以示羌虜之後來者嗟乎漢當中興尚閉玉關謝西域唐丁盛際諸蕃僅質侍子未聞自縛首兇數拾人甘心幽土以堅誓盟自非靈威神武安能鎮壓其狠心建千古駿業哉赫矣壯乎洵為不朽敬綴其槩而系之銘銘曰

芒芒天府坤維接眇綱以封綬綴以仁允狡焉夷獠滋蔓如稂性平梟獍殘于獬狁侵玩不羈酷茲邊氛事聞當帝赫斯怒授大司馬琬戈以捕爰肇文韞廣撥武庫擗將操盾謀臣獻謨驚鼓震天輶輶塞路

號嶽拔山掣電卷霧蛇豕陵乳狼狽而嘯曷矯其驚
曷馮其固執歷穹廬機駭槃瓠追犇逐北俘馘滿野
餘孽窮屈悔負咻頤願罷金繒以謝西征稽顙植額
額 天句生詎曰駢旄縛虜乞盟瘞之邊土倖彼不
庭五兵既隱七宿尊衡啓階之疆薦 國之祺功序
廟廊茂賞殊旌在昔嚴帥劄閣勒銘矧茲偉燁豈
直夷平昇哉京觀自巖鯢鯨剌石山阿千載威名

大儒祠鑪餅銘并序

成都神禹祠后故有大儒祠祠宋 明諸儒宦于蜀
產于蜀者中祀周濂溪先生左列程明道伊川張南
軒尹和靖魏了翁五先生右列薛敬齋鄒立齋蔣道
林三先生先師廬山先生酌定也萬曆十四年子
章來督學事同年耿子健守成都如諸生議增祀趙
大洲孫淮海及師廬山三先生已徵學租稍葺其祠
定春秋祀費復議鑪餅乃香篆所須以通神明者不
可缺子健市鐵鑪之列於案前而徵銘子章嗟乎諸
儒道統表率惠澤陶鈞雖頃久後先不同而風美傳
世名教束物其揆一而已語云濂洛人遊艸木且馨
矧含識者乎鑪圓若太極二餅峙左右若貫二儀因
象其形名曰大極鑪而為之銘銘曰

伊鑠人文奎匭五星洙泗源濂洛炳靈崇基世教
作烈聖經綏爾玉節歸然嶽停後先矯羅華西溟
或假揚鱗或協夢鈴望塵者化飲河者醒劄閣岩名
錦水冷冷高標清響儀祠于庭焚篆有鑪而翼以餅
象三品峙配一清寧外實而圓內虛以熒厥制礪魄
博山自丁屹若砥柱尊儼鼎局瑞氣凌碧心宇含青
神明昭晰唯德是馨閤規登遐乃影典刑景詰無驚
視此鑪銘

溫江三烈祠碑并序

予讀漢廣詩謂文王化行南國先及江漢游女在今
蜀草卷之五 卷之
荆郢間以地考之文王都岐即今鳳翔之隴距劔門
咫尺山導江東別為沱始東至於澧關雎之化自西
而南惡能不蜀而楚邪竊意蜀之顧化當邀於江漢
秦漢之際代以節烈著巴寡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
犯秦皇為築女懷清臺漢元氏女求父尼和屍於巴
江哀號自沈明日與父同浮江上岐隴之化姚長矣
予入蜀行部訪貞懿閭里過岳池得石氏三姑矢志
不適共拊弟孤聞之直指何公表厥宅焉已入溫江
溫令全君方上任氏三烈三烈故任教諭高妻李氏
及二女公哥留哥也教諭孫景陵遷萬載舟蕩華嚴

湖盜掠其舟欲犯二女二女罵賊赴水死其母從之
越三日屍浮水面抱持如結景陵人義之留塋江許
楚中丞趙公賢聞于朝移文于溫溫令某即教諭
故宅旌之有年矣乃者里豪宅隣祠給任氏子將鬻
之全令廉而讓隣豪捐金厥其祠并飾楹楹成都詹
守聞於予予頽其祠之堂曰江漢清流三烈實沈於
江漢也已上其事於直指傅公公旌其義於是溫之
三烈與岳之三姑並大蜀中眎巴江元女清臺寡婦
三千年一轍豈關雕漢廣之風至於今猶烈邪全令
復句予言鑱之麗牲石予惟曹娥之碑出耶鄆淳饒
蜀草卷之五
娥之碑出柳宗元故能幼婦當年膾炙後撰予媿不
文而楊芬表烈又督學使者事乃為之辭其辭曰
維江之源出自岷山漸漬于灌漑為嘉陵出變入荆
合流汚漢江漢之間被化岐隴家生淑媛蜀氏三烈
從夫從父景陵之類繇楚入吳艤舟華嚴橫流而亂
榜人不恤潢池乃合遂遽于難匪利其訾寔榮其色
女三為嫠母女交臂姊妹牽裾赴波如飴若堯二女
為湘夫人峙于九疑若楚貞姜漸臺以俟沈于水湄
漢之廣矣江之永矣不死者誰五華之望三澁之濱
孤冢累累楚臣以聞天子曰嘻國有貞姬教文蜀

郡即其故里春秋以祠我來行部漢英元女秦推清
臺不恤有家惟弟是怙岳有三姨如溫三烈鳳兮嘯
噉麟之儀儀乃檄有司式廓舊宅載葺故惟為歌楚
夢為哭天平齋咨涕洟魂兮歸來遲介錦小樓介綿
虎曹有耶鄆饒有宗元予媿其辭惟揚介芬鑱之貞
珉千載女師

噴衣生蜀草卷之五終

蜀草卷之五

五

蟻衣生蜀草卷之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甫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論

易論上

夫易者何也生生之謂也生生者何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則生生之謂也而易管是矣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以下六十四卦以次而受故曰生生之謂易彼乾坤者易之緼也

蜀草卷之六 論之

大生於乾廣生於坤生生之易蘊蓄於乾坤也乾坤毀則大生廣生者不生無以見易易不可見生機不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曰毀曰息蓋對生生言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不過以天地生生之德筆之於書故曰易也易在天地曰生生天地以是生生之易界之於人曰性故性之字從心從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記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也古聖賢未嘗廢生言性也其曰則曰中曰知覺者即太極兩儀四象之生生也告子曰生之謂性蓋指食色之蠢然者名

之不知所謂則所謂中所謂知覺所謂太極兩儀四象也知生而不知生生也則未明於易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性也即生之謂性也而曰有命焉則明於生生之易故也大哉生生在天地則為易在人則為性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也性也一也聖人之作易不過盡天地人之生生者而發明之故曰易性命之書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彼不明於天地人之生生者未可遽與論易也

易論下

蜀草卷之六 論之

嗟夫世之注易者吾惑矣夫易廣矣大矣無容注矣凡書皆始於人惟易始於天天以生生之機凝而為圖而出於河是易之祖也所謂易者象也伏羲氏畫而象之八卦有次序有方位六十四卦有次序有方位所謂象也者像也是圖之注也顧有畫無文民用弗前文王始圖後天次序方位稍異於羲每卦各繫以辭曰乾曰坤者名其卦也曰元亨利貞曰元亨利牝馬之貞者著其辭也總而名之曰彖所謂彖者材也是義之畫之注也周公又以彖言乎彖未言乎變每卦一畫又繫以辭如潛龍見龍之說名之曰爻辭

所謂文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文之彖之注也。三才之蘊管是矣。聖人之情具是矣。孔子曰：易象彖文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則亦可以無言矣。而彖為彖辭，為文言為小象為繫辭為說卦何也？意若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伏羲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文周繫辭以盡言，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耳矣。而神明默成者不可得，不得已取文周之辭而備注之，以示萬世。五十學易三絕韋編，故後之注易者無若孔子也。今由乾一卦論之，文王曰：乾元亨利貞。孔子解之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蜀草卷之六

三

詩論

余讀詩而知夫子之愛魯深矣。詩有風有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風始二南，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男女亂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而王幽之風變，政遊荒淫而齊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之風變，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非列國乎？獨無風乎？羽父刃隱意如逐昭哀姜，宣淫桓宮，刺桓男女君臣奢淫之風，距列國何異？孔子為政而無戾，無邾莒衣章甫之誼，朝談夕議，則其閭巷閨閭之間，譏刺歌謠，豈無可擇以垂鑒戒而孔子不錄？曰：若之何？齒吾魯於列國也。比其終也，載魯頌五埒於周殿，雖以閼宮之僭而孔子必錄之。曰：吾魯文武之後，周公之裔，比肩周殿，可也。由是言之，魯非無風，刪其風為魯詩也。魯非獨有頌，存其頌為魯章也。故曰：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又曰：如有用我，吾為東周。不欲匹齊于魯，而必躋魯於周，夫子愛魯之意何深哉！非獨詩也。書敘五誓，湯誓牧誓之後，繼以費誓、春秋書弒君妻矣。至於隱桓之際，一則曰：公薨，一則曰：公薨於齊。魯有一善，不必其鉅也；惟恐其匿有

蜀草卷之六

四

一惡不必其細也惟恐其不匿聖人之為人臣固如此宋之無風猶魯也其頌商頌宋也孔子固宋之後也尊尊親親其義一矣或曰聖人作經公於萬世而私魯宋乎曰孔子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去魯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一去國而遲速之道異則知聖人於魯無不用其厚矣而敢書淫弑之風為父母羞乎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非聖人不能教也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存列魯頌以章之詩亡作魯史以續之孔子之愛詩如此其至也而以其章續之功寄之魯也愛魯也

蜀草卷之六

五

春秋論上

夫春秋非魯史也曷為其非魯史也其事非專魯事也上之則天子之事下之則齊桓晉文之事雖謂之周書可也魯非齊非晉非天子也曷為其魯史也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曰我曰丘曰吾夫子不以作者自諱於天下萬世雖謂之孔氏之書可也曷為其魯史也曰春秋始於魯隱終於獲麟皆魯事也曷為其非魯史也曰此其所以非魯史也隱以前周天子令猶行於列國隱而後始大陵夷始於魯隱繼詩亡以存王迹

也魯非王也曷為其魯史也果為魯史則自周公魯公而下皆當詳紀而大書之而曷始隱也始於隱不及魯公周公此其所以非魯史也然則何為而作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合晉之衆楚之禱杞魯之春秋為一也故其事雜言齊晉之事其文則周天子史官之文其義則孔子自裁之竊意孔子春秋合諸國史為之其事其文已與魯舊史不同不獨義已也何以明其然也趙盾弑晉靈公晉史董狐書曰趙盾春秋亦曰趙盾此取之晉史也崔杼弑齊莊公齊南史書曰崔杼春秋亦曰崔杼此取之齊史也而曷

蜀草卷之六

六

為其魯史也然則孔子曷為不自名之而仍以春秋也曰此孔子不避陽貨於塗微服過宋之深意也春秋之褒貶亂賊之懼也懼而禍福我亦孔子之懼也世有知春秋者吾得以伸其說於天下脫亂賊怒而罪我而禍福我將必有解之者曰此魯史之舊孔子不過筆削之耳班固曰仲尼與丘明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世難故隱其書斯言得之矣况孔子魯人也書作於魯年係於魯故不曰取之衆取之禱杞而直曰春秋也後之儒者泥於述而不作之文謂春秋非孔子作而不知孔子已自取義孟子已實

云作矣至謂孔子不得已而予魯以天子之權尤非也春秋凡魯僭禮如三望如郊禘俱備書不貸曷為其以天子之權假魯也且夫子非天子安得以天子之權假人夫子方禁人竊天子之權而安得以私魯也然則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不以假魯而自假乎曰亦非也春秋尊王室抑諸侯明天子之事也非行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忠臣孝子謂其同然罪我者亂臣賊子惡其害已皆春秋也若謂夫子假天子之權以褒貶人業已自僭竊曷以討僭竊乎嗚呼孔子作春秋明天子之事上之則周書下之則孔子之書予故曰非魯史也而不得不名以魯史之舊名也不得已也

春秋論下

蓋孔子老而作春秋洙泗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彬彬矣乃游夏號文學之雋不能贊一詞而獨與左丘明何也豈丘明之史才賢於游夏邪夫作史不獨以其才也其心行貴直直則不隱其好惡貴公公則不私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其好惡同其心行同與之共議而書往其不隱不私當必有當於聖

心者游夏二家即門人酒掃應對一節互相詆諆各立門戶與之分曹而陳故彼二家之是非龕牖紛競日自曉曉不暇而何以定二百四十年之是非乎此夫子所以與左不與游夏也曰夫子與子夏言詩喜子游以禮樂治武城詩與禮春秋並列聖經深於詩禮者顧闚於春秋乎夫詩書禮子所雅言也而易春秋不言非祕之也易以順性命之理而春秋為盡性之書春秋雅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不可得而言也雅言者二子皆可與聞其隱者非其人莫之與也當時惟顏子庶幾乎此故用舍行藏我爾有是不善

蜀草卷之六

必知知不復行不遠之復无祇于悔與顏子以易也夏時殷賂周冕虞樂放鄭遠佞與顏子與春秋也夫子五十學易七十作春秋而顏子死矣故春秋之筆獨委之丘明而左傳中論易筮者繇辭策多豈并得聞易之旨於夫子邪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與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剏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由是言之丘明固顏曾之流而軼於

七十子之上也豈曰游夏已哉予獨惜秦火之後傳左氏者始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無所大發明繼則劉歆賈逵杜預之徒未能深明作者之意而猥以文義稱焉而後之儒者遂從而誣之豔之甚則非之也嗚呼明月夜光處婁人子之囊而市珠者至誠以魚目非珠之罪藏珠者之罪也左氏不幸為劉歆賈逵輩藏也

寬嚴論上

寬者博大之謂也嚴者細密之謂也寬者愈推擴則愈闊肆故可以治大不可治小嚴者愈收斂則愈精

蜀草卷之六

九

微故可以治小不可以治大辟之函牛之鼎以饗衆烹祭則有餘而以之饔飧曾不若甌甔之為適食虎之駁以威敵關疆則有餘而以之搏鼠曾不若猶犬之為便故夫治天下者不可以治國之治治之也嚴者治國之物而寬者治天下之物也不可兩用也唐虞敷教在寬則王成湯克寬則王西京除秦苛東漢務廣德則王治天下者不可以嚴也子產以猛治鄭則鄭治秦用公孫鞅以嚴刑治秦則秦治諸葛武侯以嚴治蜀則蜀治王猛以嚴治秦則秦治治一國者不可以寬也秦政畢六王一四海業已帝天下矣而

猶襲剗削之餘威以束縛海寓不二世而屋其社宋之南渡偏安錢塘屈膝金虜董董當一國而猶恃其祖宗忠厚之故上下遊宴留連湖月以迄於亡故夫秦者用小於其大而宋者用大於其小其亂亡一也昔孔子之言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語帝王之道必曰寬則得衆至其以身試魯首誅少正卯次墮三家城廩廩乎不可犯焉魯非天下也奈之何以寬治之而天下非魯也又奈之何以嚴治之也且嚴可用之一國而不可用之天下何也國之四竟封豕狹人徒少吾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家為之喻戶為之曉精神

蜀草卷之六

十

耳目足自管攝間有憚吾嚴而越吾制者朝發而夕鋤之此國所以常治也若天下大矣人徒衆矣吾之法度必有所不及吾之耳目精神必有所不周而一以嚴繩之其執必有所不能故不若寬之以需其治而久之以俟其化此治天下治國之辨也江海之水人便且溺焉其中而不之尤置罟焉於庭貯水以資烹飪而一有溺者則群起而噪之矣故夫治天下而以嚴也噪人之便且溺焉於江海者也

寬嚴論下

嘗聞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夫家比之

國其小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身比之家，又其小者也。我是以知嚴者小物也。可以治小，不可以治大；可以治近，不可以治遠者也。故人主之治天下也，利用寬而治身與家也，利用嚴。出入起居，左史右書，人主之身其難正也。與韋布二宮，闈嬪御閹尹貴戚人主之家其難馭也。與凡衆二故，尤不可不嚴也。翼翼之恭，執與盥盥之僻，嚙嚙之吉，孰與嚙嚙之吝？曾謂人主之身之家而可以寬治之乎？唐虞之治天下也，敷教在寬，至語其身不曰兢兢，則曰業業。語其家不曰睦九族，則曰刑鳩訥。又何嚴也？

蜀草卷之六

士

蘇秦鞭笞海內，敲朴四夷，至所以衛其身者五步一樓，一步一閣，所以訓其子者斯高之徒，教之恣睢，以明得意抑又何寬也？秦寬於其身，與家而嚴於天下，故卒以亡。唐虞嚴於其身，與家而寬於天下，故卒以帝。此寬嚴之用，不可不辨也。三代而下，漢文稍近之，減租之詔，無歲不下，刑措之效，庶幾成周。閭閻嬉遊如小兒，狀古今稱寬仁之主，而躬行節儉，為天下先後宮無曳地之服，露臺却百金之費，惴惴焉若或耘之，所以自待者嚴密，抵畏母怠，母荒蓋得寬嚴之術而用之，不舛者也。夫嚴之不可用於天下，與寬之不

可用於身與家也。其弊一也。人主之慾亡不得而天下之民亡敢違，慾亡不得故人主之於身與家也易寬，民亡敢違故人主之於天下也易嚴。嗟乎有天下者亦慎其所以易者而已。

宗藩論上

今天下宗藩難言矣。說者曰：枝葉繁茂不宜繁之一城四累之禁，隨所之焉。漢唐宋之禁不若是厲也。文叔玄德猶幸其在草野間，更生德裕汝愚起自博士家，宗田宗學，何可盡廢不講哉？嗟乎此說鈴也。下聽之，則是徐而繹之，則非在漢唐宋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以明之？

蜀草卷之六

士

國家之興起自燕藩，難繇內作，執不得却其子孫不臣者，徒而倣之，在二德時漢與漢鑄雜然而起，彼其意曰：此吾祖宗故事，不足异也。向非列祖在天之靈，陰據其魄，國事債矣。錮之城，圍彼猶生心一弛，其禁將何不肆？萬有一吳淞者，北通齊南連楚，又將何以制之？今天下墨吏多矣，而猶不敢盡肆者，重則誅，輕則戍，國法炯如也。令宗室而官也，脫有墨者，將誅之，戍之乎？將聽之乎？求更生德裕汝愚未必得而劉歆林甫師畢之徒接踵矣。且也王官不令外遷，姻連宗室，不官兩京。祖宗之微意

可知已而欲官其子孫乎此其執必不爾也嗟乎咸英韶濩非不鑑然響矣而以奏之舉大木者之側則不若前呼與謗者之為適夫宗室亦國家之大木也宗田宗學之說咸英韶濩之奏也適於耳未適於用也

宗藩論下

祖宗之制必不敢更矣 國家寶曆綿千萬年天潢日衍莫之紀極將不食之乎其執何以自存將人人食之乎則民力不堪而宗室與民交病矣宗室病則饑民病則亂以啼饑之強宗怒於城以思亂之愚民

蜀草卷之六

十三

應於野則百年之後之事豈行智者而斤斤乎故愚以為今日親王郡王將軍之祿不宜太厚也少殺之以給庶人可也廢妾之數宜限也然無從稽也請限其子女之數親王母論郡王至庶人裁有定數諭者即請名勿名可也宮室苑囿服飾飲饌之備宜禁也請自親王始示樸為宗室先可也分封之圍宜廣也兩直三輔地制不以封矣江浙閩廣川滇諸省縱不封親王亦宜分王郡王母令環据秦晉楚秦之郊重困其民可也朱子社倉之法宜講也料一城庶人若干歲食粟若干 天子請自出太倉粟始而令親王

郡王將軍之富者助之撫按郡邑又助之倣朱子遺意擇宗室賢者督長史出內以畊時給以歛時償毋誅其息可也長史輔導之官宜擇也今槩以蘭茸老諄不肖者遺之諸王是棄之也宜稍擇壯且賢者為之待其稱而加服色服色不足勸或加司郡空銜可也庶人男女之婚娶宜恤也民間與親王郡王將軍中尉連姻者勿官兩京下至庶人亦宜稍弛此禁令其男可室女可家不至曠怨可也請名請婚之跡宜彙也貪者不能即請及婚且子矣而後請其未請時之子不敢名大率以仲季為長也宜令每歲終撫按

蜀草卷之六

十四

彙為之請可也高牆諸罪人宜析也 祖陵在都梁孝陵在石城 長陵在燕山皆桐官也聚之一園不若析之四陵以少其衆而陰拆其衰紕且毋獨罷中都一區也宇內之礦宜開也天下銀礦銅礦鐵礦在在有名曰封閉實以訾盜有司不敢聞不若公開之端以訾宗室歲祿可也嗟乎此補偏救弊之方也若宗室之陷危有奴隸所不勝楮筆所難形九重所不忍聞者是在 聖天子推 祖宗之愛加之意而已

創守論

得天下與守天下之道異而已未有能兩全之者兩全之者唐虞夏及我明是也商武王周武王漢高祖唐高祖俱丁虐極之君不容不得者也然商周唐俱世為大臣漢起亭長漢尤善者也桀放死紂焚死而二世死望夷殤死江都則漢唐尤幸者也至其所以守之商周王者也漢雜伯者也唐雜夷者也何可同也秦暴也羿莽操懿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朱溫石敬瑭郭威篡也但溫賊而篡者也羿莽等臣而篡者也溫尤下者也至其守俱可無論也宋之篡猶周也周稱遼寇宋稱漢寇周兵變澶州宋兵變蜀卓卷之六 五

陳橋周兵曰天子須侍中為之宋兵曰願策太尉為天子周裂黃旗宋加黃袍周廢漢王為湘陰公宋廢周主為鄭王宋之不書篡也漏網也然猶得與漢唐比論者其守善也其世長也梁氏滅唐後唐滅梁即未能如張承業之志未名篡也無害其為得之正也其丹滅晉後漢繼晉即未奉行管都統之詔未名篡也無害其為得之正也至語其守唐莊不終其身漢高不終其子促之甚者也可無論也元帝天地大變也明興日月重光也其得天下堯舜禹之帝也其守天下漢唐宋之父也至其超越古今者愚得七事

焉自古未有以明號其國者曰大明自今始故二百年來國統若日月之明自古未有國無相者黜相自今始故二百年來大臣無莽卓之亂自古未有選后妃不於公侯將相之家者民間選后自今始故二百年來外戚無呂竇之權自古未有君不改元者一主一元自今始故二百年來國家省紀元之詔自古中華未有都燕者中華都燕自今始故二百年來都城垂金湯之固自古未有出奔之主再歸者建文出奔老歸西內文皇亡德昭之恨自古亡有北狩之主再君者土木北狩旋登大寶蜀卓卷之六 十六

正統無靖康之耻則皆古今未有也國孰之隆赫寶錄之延綿即千萬年未艾矣猗歟休哉

婦寺論

人情之所欲者勢利耳君者勢利之主也弑奪之既非欲有其君也有其勢與利也千金之壁以之枕人自非曾史靡不挾而有之何也其利近也人主豈待千金之壁哉下而近人是授之壁而禁其不竊也無之矣故襲九竅重九熱潛於蠕蚋螻蟻之中嚴為案籍齒符之法崇曰嚴廊深曰禁闥堂高簾遠人臣希得進見若然者正以全勢利而遠弑奪即聖賢臭之

違也世主闇於大較猥云近人近於大臣則羿卓操
溫得而有之近於親戚則莽堅敬濬得而有之近於
父子則劉劭楊廣得而有之近於兄弟則魯隱失之
子輦後厚失之從珂近於佞幸則符堅失之慕容冲
唐莊失之敬新磨近於賓客則秦皇幾失之荆軻近
於軍伍則漢高幾失之貫高故為人主者無一可近
者也世蠱魯史而千金之璧輕以枕人則盜世蠱夷
齊而萬乘之主輕以近人則弑此其勢然也今天天
之高也日之遠也人主其尊如天其象如日奈之何
下近人哉雖然近人不可以泐然之躬託之乎兆庶

蜀草卷之六

七

之上將塊處隻立若匹夫亦不可聖人深為此慮於
不可近之中擇其差可近者惟婦寺婦人非后則妃
非貴人則孺子其愛惜人主而欲長壽也情也寺人
形體損虧不能混伍臣民無子孫可託勢不得不依
人主故廣後宮多闕寺與之共富貴取其情結而志
淺未必皆有欲為天子之意若大臣親戚父子兄弟
然姑與之近未必即有弑奪之觥此聖人之深慮也
自古及今以女主者止呂雉武曌及其老死挈而還
之劉李寺人之既漢唐之季極矣然止於弄國未聞
繼世漢誅節甫入卓操而漢亡唐誅復恭召梁溫而

唐滅則其故可知也已孔子曰惟女子小人難養也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不能終遠之則其勢不得
不近之矣曰堯舜不近禹皋子曰惟堯舜能近禹皋
惟禹皋可近堯舜非堯舜禹皋而欲相近也未有不
逼而盜之也人主可不謹哉

蠶論

月令仲春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羽戴任降
桑具挾曲蒙篴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
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爾稱絲効功以共郊廟
之服無有敢墮所以為天下蠶事勸也木各有所宜

蜀草卷之六

大

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蠶亡不可事幽風之詩
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幽可蠶將仲子
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隣之詩曰阪有桑
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
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手桑中則衛可
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檠其桑桑柔之詩曰晞
彼桑柔其下侯甸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
篴織又則魯可蠶青州厥篴檠絲管子亦曰五粟之
土其檠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篴玄纁則楚可蠶孟
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

畝之間桑者開闢則桑可蠶蠶最都蜀水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收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蠶事踈濶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寂工取給於閭閻予道湖開女桑媿桑參差墻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塵而病四遠之情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况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為所蠱蝕而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內之德不甚質貞每歲奏績姦淫十五母亦蠶教不興使然與公父文伯

蜀草卷之六

九

母曰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以紘綬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已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管蔡論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鵂鴟鴟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王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為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為如此其兄之所為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為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為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為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為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

蜀草卷之六

三

而必以武周之伐口者為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為不類可乎管蔡幸不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為少康以管蔡為忠而以武周為逆乎故凡嘗管蔡者顛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為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為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顛吾以為宇與昱之儔而已

趙盾論

屠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

蜀草卷之六

三

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此其言豈不遘哉特賈非能誅趙之人以燕伐燕耳趙穿弑君董狐斷盾之獄曰子為正卿亡不越鏡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辯春秋因之書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宋歐陽氏遂舍穿而歸獄於有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可以昇董狐仲尼之筆哉韓厥趙黨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嗟嗟趙強宗也晉力不能誅豈謂無罪不誅之乎景公之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

遂以祟出趙氏人主之病豈必皆祟耶

祟矣惡知其出趙氏厥不過欲立趙以植黨耳其後子孫卒與趙魏三分晉國則有與厥貽之也高貴鄉公之難抽戈者成濟而陳泰歆斬賈克進及司馬昭誅意也王敦之亂識者責之王導責賢也盾賢邪亡能逃於王導之責盾而意邪司馬昭之兵在其殞矣而其子孫可一日之晉國乎公孫杵臼陳嬰匿武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誅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讀史者并以春秋觀焉春秋書盾弑君不書杵臼陳嬰存趙則義自明矣

蜀草卷之六

三

子貢論

人之言曰子貢未至於不器亦器之貴者似劣賜優不齊矣愚不謂然君子者成德之通稱也有全體之君子有一節之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全體之君子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則一節之君子也不可槩也猶夫稱孔子者曰集大成之聖稱夷尹下惠者曰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也不可謂非聖也夫子以君子許子賤其不器之君子乎一節之君子乎我未敢知而遽以不器歸子賤而謂子貢局於器可乎且器至瑚璉矣猶未足躋於君子之林乎子貢問於

孔子曰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子曰君子比德於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瑚璉非玉乎而猶歎於君子乎語稱子貢悅不若已子告之曰工欲善事必先利器子其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而至此遂以瑚璉許子貢蓋在事賢友仁之后得於切磋琢磨之功多矣故愚謂子貢子賤一也在子賤尊師取友以爲君子在子貢事賢友仁以爲瑚璉其賢均也嗟乎性與天道其聞深矣說齊存魯其功大矣察場六年其恩義至矣夫子嘗試之曰女與回孰愈則以顏子期之矣又曰子一以貫之則以曾子期之矣而世儒蜀草卷之六 卷之五

申生論

子常反覆共君之事無若士爲狐突之計爲得也士爲之言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狐突曰惠於父而遠於死此二說者蓋周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術之於后皆所謂權也而何共君之必于死耶共君之賢豈不難此則杜原款誤之也原款

將死蓋亦自悔其不先竄伏矣而終必勉之以死觀其君臣平日謀議之際必曰難苟作舍死無他策故共君重違原款而易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保傅之言其所入者深也夫其言曰去則章父之惡而侯詎庸知既死而父之惡益章諸侯之笑逾甚乎然則當以何時去曰其在城曲沃之際乎若待曲沃之際而后去則亦已晚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尾生之信一也謂其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苟息不鄭里克三子者死之也當時奚齊未立苟息未傳申生業已立矣舍其當立已立者而從其未立且不當立者息謂君立臣從何說焉不鄭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爲市而計賂之厚薄里克曰靜曰伏曰中立裴回觀望先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國者故三子胥不免於其身愚意當日驪姬即讒晉獻未決使苟息諫之不鄭諫之里克又諫之史蘇郭偃狐突士爲之徒從而和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耶而胡其無一人爲公語也如意之愛豈后於奚齊叔孫通強諍於庭留侯深謀於內綺黃輦羽翊於傍漢高卒無余惠帝何晉庭諸臣其媿於漢臣遠矣

四君論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忌春申君黃歇也太史公彙為列傳豈非以四君俱下士燁燁一時推人國於亡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槩論也四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無數焉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援湯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未相趙顧始以憐姊之故推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先王宗廟之夷自趙趙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

騶卑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智乎絕口抹趙之伐而重受其湯沐魏信秦間自甘屏廢幾於勞謙君子哉平原闇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俱楚此已劣矣毛薛俱趙士而勝直以為博漿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不求士也此足以繫勝矣楚之履殊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董令蘭陵智如朱英終置不用則歇之闇亦勝類也始而疆楚終而賊楚棘門之誅不為不幸矣若田文者既相齊洛乘而之魏合四國之兵促臨淄而死王於莒此亂賊也即其所飯者非鷄鳴狗盜之徒則暴桀子弟大俠姦人

耳太史公謂薛俗與鄒魯殊皆其客為之而王介甫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確論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橫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得較長而此大而况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滅薛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為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悲其賢不幸以讒桀耳

豫子論

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質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為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

騶卑卷之六

卷之六

十六

又曰貴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乎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脈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報以國人寇讐而又何疑於豫子愚獨惜豫子有報讎之志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其蹺史遷不察至此荆聶彙為一傳亦又足悲矣愚睹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岸賈韓為之因伍員報荊吳為之因丕豹報晉秦為之因寂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

幾落於豫子之見而終能蹙夷祖龍祚不三世者所
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輻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
陵九霄何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
屋我宗社執燭薰烜疾如沃雪忽如晝塗而我持二
手寸兵赴之是猶委牢銅虎投新就燎蓋孺子之智
而匹夫之剛矣愚意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據
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都庇俱亡國未死吾結之
援也天意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覲復然不然
天下大矣田齊嬴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伏其兵力
以成趙武伍員不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即不濟而
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莫敖大心曰
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覩以憂社
稷勞冒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聽穿膝暴
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兵革敗吳而存楚嗟乎予
猶議夫豫子之以一卒効也

荆卿論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
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為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
今是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

蜀卓卷之六

卷之六

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骨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
陳黃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
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驚健與之
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
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
榆次論劍於孟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友
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
至之容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亡遣待
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晷秦陞軻必有以得志於秦
王矣嗟乎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一天幸哉丹之
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髻齡而不能畢使
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子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搃
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
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
天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
王後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
而罵曰為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
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
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
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

蜀卓卷之六

卷之六

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句踐乃謂軒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景帝論

予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為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塋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臨以惟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為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塋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張釋之之語悲昇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塋塋三日

蜀草卷之六

卷之六

子九

而景即位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永為制而詔其父以短喪之譏即朱子緼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晉愍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則薄陵所藏皆景貯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為孝乎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

而釋之忠以刺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未發故景得逃其議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獨於塋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為晉代盜發張本竟無以誅其違令之罪今後世為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竇太后尚存而死梁王土芥骨肉魚肉舊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蜀草卷之六

卷之六

子九

蕭何論

漢六年剖符封功臣鄒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內侯鄂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功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

莫敢明言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
半韓信功也信與帝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什趙
脅燕擊田城項功在諸將上顧始亡而追之繼薦而
將之者何也進賢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何曰韓信
國士無雙王必歆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歆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常自
言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
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縱指示誰與殺獸縱全
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曉曉首然不一及信
上與鄂君明何功大亦曉曉辨人狗與全關中不一
蜀草卷之六 卷之五

周勃論

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重少文然安劉
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即有緩
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其卒也誅產祿綰皇帝璽授

代邸再與劉祚吳楚亡國之難攻守三月成漢俱破
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奈何孝文械勃而景竟
餓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休
於人言窘幽功臣向微薄太后冒絮之提勃先亞夫
族矣夫勃之所以得握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
其不死於廷尉者薄后拯之二婦人重違夫命而孝
文為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忍實太后以不採梁王
不候工信故深銜亞夫亞夫安望完活出獄如乃父
哉予於是而知母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
仁而實遠景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
蜀草卷之六 卷之五

魏論

操之姦不之篡萬世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

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至短賈生
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乳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
夫習之足已而不學則其家教然也勃就國常被甲
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尚方甲楯五百夫甲兵甲楯
皆及形也亡不肖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
之過乎脫少知學親就儒生以柔其木強而潤色其
快快之習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為將道
家所忌周氏父子二世矣宜其既矣

僂逆之賊昇莽不保其元裕溫不昌其胤而魏歷五
主享國五十餘年玄德仲謀初業未幾禪庸登廢遠
殞家問而不植之文灼爍千古獻之明克嗣祖武豈
天道既淫至魏而興乎愚嘗獄究曹氏父子於不可
原之中差有可原者昇莽身為大臣首亂人國謀篡
神詭漢之既非操首也佻於常侍煽以黃巾烈於千
里草燎於術布諸兇操剪滅受拔民稍安輯謂操乘
亂而苞既心則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
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墓
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賢乎不畏

蜀草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三

名義如昇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不無從末滅獨炎
灰已燼山陽猶實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
恭唐昭之弑猶為彼善於此使丕當時終臣節益父
愆外召玄德孔明共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
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曹瞞分香賣履之詐
不飾為真乎舍此患孝大節不為而甘為篡逆故司
馬氏父子之姦天惡丕之篡而奪之也不兄弟父子
之智且文天子操之不篡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
丕篡以跡春秋誅心操為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操
謀而未行者殊科操雖劇盜猶未行也天益有以權

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遭不發一鏃司馬公
是非叡公帝魏繼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無足取也
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李密論

予過眉之彭山李令伯墓在焉依回不能去因取陳
情表卒業之拊心酸鼻遠焉流涕善乎晉武之言曰
士之有名不虛然哉所可恨者少仕偽朝歷職即署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四語耳忠孝一也孝於劉母不
忠於劉主密猶二之也密士晉為溫令為漢中守未
嘗一日立乎巖廊豈晉人亦以是故薄之與密自以

蜀草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四

失分懷慙形之於詩其曰人亦有言無因無緣官中
無人不如歸田武帝銜之竟以廢殂於家則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之心至是畢露矣陳情之語不過迫於
劉之日短耳豈誠於孝邪南宋亡矣謝枋得奉其母
崎嶇武夷貴溪之間終母餘年竟死於宋與文信國
埒使密當日借劉繇晉劉亡後托以病廢不仕豈不
忠孝雙懿偉然大丈夫如謝如文哉或者不察猥取
其表與武侯出師二表彙為一紀是置猶於董混明
月而魚目之也不倫甚矣侯曰躬耕南陽不求聞達
而密曰本圖宦達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而

密曰先事為朝可同年語乎談何容易駟不及舌強
詔一語受嗤千載令伯之謂矣嗟嗟蔡中郎王休徵
皆魏漢名孝子者一以哭卓見收一以仕晉終榮當
時人情闇於君臣大義類如此此不宜獨責令伯也

駱賓王李敬業論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儉知人李世勣知孫賓
王敬業俱以敗誅嗟乎武曌司晨唐社已屋起兵一
檄讀未竟篇使人歎歎不能仰視世勣之相敬業曰
敗我家者必此孫也因獵而焚之敬業裹身死馬浴
血而出誅武一師凜平義旗世勣得此孫足蓋向日

蜀草卷之六

五

立武之愆家即不血食忠貫二曜名垂千禩所以光
李氏大矣裴之黜駱曰士先罷識後文藝薄賓王文
藝流耳茲檄也疾風勁草板蕩誠臣豈譚天雕龍之
士所能辦哉比之三仁二龔何多遜焉野史載二公
解甲衣緇鴻冥鳳舉允若茲則大忠沉智又非夫人
所能窺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薦紳聯袂屈膝
簪珥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噴成
聞者知人之鑑則士必咿嚅脂膏而後稱良子孫必
金張許史老死牖戶而後稱孝也是夷齊非孤竹賢
子而翟義真莽賊也故行儉世勣之識末矣

六卷終

賴衣生蜀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論

義純取法天地

人君制全勝於天下要惟知所法而已言至大者莫
如天地言至無私而所當法者亦莫如天地無私以
法其大不虎刑德以法其無私而全勝之道在此矣
上戴大圓下履大方中執大權能外天地以有法乎
能外賞罰以法天地乎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恃固不
拔中處無敵而制全勝於萬里者恃此道也故兵家
之說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天地莫大於賞罰之
無私賞罰無私而得勝多矣司馬氏曰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後命為士上賞逆命為士上戮其善言
天子之義者乎嘗業及易遏惡揚善業及書命德討
罪皆言致治之道也非所以論兵也今司馬氏議兵
乃以賞罰為天地大義人君所當法者何居觀之天
地可識矣天地之道蕩蕩無際宜無所網維是也即
有所主宜無所生殺於其間也然春規與冬權並農
土與濕土並勾芒與玄冥並生殖長養與震曜殺戮

蜀草卷之七

論

並萬化流行不能外此兩者以為柄人君欲握全勝之柄其能廢此乎人君之位一天地之位人君之義一天地之義則人君之生殺孰非一天地之生殺哉夫高城深池矢石若雨而士爭先登平原廣隰白刃交接而士爭先合若此者非輕死而樂傷也賞信罰必使之也況人君之制全勝無先可登無先可合而得於神武者非明賞罰能有此乎昔秦獻公將重賞右主然而重罰因改監突爭之遂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茵改官大夫卒制勝一國以霸功猶然若此則帝王之道能法天地者可知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

蜀車卷之七

論

二

惡之也用觀其所要也所要善雖惡之賞所要不善雖愛之罰所要於公則其賞也為恩當而見重其罰也為威當而見惕德刑之施一天地之生殺也所要於私其賞以分當而不為恩其罰以失當而不為武斯玩之矣言兵始於有熊氏有力牧準斥鳩治決法矣而猶晉能稽功引載岐伯以詠治道誅蚩尤於絕轡之野矣猶不赦迭震之盜制璧瑞裳服以示賞矣而茹豐違命則刑而放之此黃帝所以象天效地垂法萬億載而至今稱勝主也車之所以能轉千里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兵之用千里不留行者不有賞罰

為之轄乎兩壘相當鼓鐔相望使賞以一人僭罰以一人濫斯時也欲三軍為我用命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是祿位者鶴而欲民之我戰也以主鳥之故殺人而欲民之我翼也詎可得哉以飲有功之爵而復飲佞幸有功者思唾之矣以刑罪人之桎梏而加武畧之士罪人不知微矣故一避螳螂而士倍勇一去狗惡而士倍奮一辨擊刺而勞佚齊知其可為兵主一失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以自罰戰武士必其死而謂兵之制不繫於賞罰者不然也斬首之功必全遁北之怯必絀死事之忠必錄搏影之玩必誅審賞

蜀車卷之七

論

三

則可以戰謂之聖審罰則可以戰謂之猛審賞罰而一以至公行之而已不與焉則可以無戰而功建鼓不出庫而諸侯懼悛謂之天地一此者帝明此者王故曰戰而勝者非維袍綰而鼓之際也素賞罰明故也賞罰明則心相通心相通則形相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不相屬譬之螻螳焉所以能有統者無論一拳之宮與衆共處至一蟲之體必衆師之一罪無疑必衆戮之所以能有統而不潰者此術也同好相死同惡相成不金帛而功不鈇鉞而懲前無縮難之賞而若有賞趨之後無避敵之罰而若有罰沮之斯

為天地之於萬物育以春規肅以冬權溫以農土凜以濕土一至公之法也而帝王制全勝能外此而有法哉雖然天地不易法也語曰天圓而無端不得而觀地方而無垠莫窺其門此以法象言之也不有道乎道者體圓用方履幽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而後筮之皆義天地在我脩政廟堂之上折衝萬里之外此用兵之上也吾身無惡公罰之本吾身有善公賞之本故曰善形者弗法所貴道者貴能無形也與其審勸懲於維枹之日其亦豫貴道於廟戰之時

蜀草卷之七 論

聖人綏之以道

聖人之於天下一天乎不得已而兵之用者一所受於天乎蓋治之以文而不能獨廢武化之以德讓而不能獨去征伐以制五禮而不能無司馬之官若是者似擾之也而實綏之也似以厲也而實以道也群而不足者不至於爭役物為養者以消其競甚矣聖人綏之以道也道一天也愛恃怒而不敗德須威而益人是天之生殖長養資於震曜殺戮以相成也去變詐昏嫚而反卒復始以要於至治之極謂非一天之道哉吳子言圖國而曰聖人綏之以道其識兵之

原乎今夫人之始生瓜才以供嗜慾毛羽以禦寒暑含血戴角以相遊逐五材百昌以相接應不能無羣而枝慢不能無爭爭而不能不於足以群天下之聖人者而共君之也而君人之君天下必思有以陳之原野布之夷服與天下反卒復始而果何在乎使闢於大較猥云德化倉卒號呼之起何以為衛此承桑氏之君可鑒也故謂文謀之而非武以遂之不可也謂生養以居之而非肅殺以成之不可也然遂之成之有道也道一天也非徒玩兵以逞之謂也若有虐貴眾夏桀貴權孫臏貴勢關尹貴清王廖貴先兇

蜀草卷之七 論

五

良貴後斬離皮革燥以象犀長戟利鍛縵輪龍轂以是為尚非道也非聖人所綏之也太公之對文王曰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孫子亦以一道二天道者令民興上同意固吳子立言之旨也李靖曰綏者御轡之索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言綏之交有法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聖人之所以綏天下者亦有轡以古帝王之得是道者言之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堯有南蠻之師舜有兵衛之設禹有曹魏之攻啓有屈騫之征湯武有南巢牧野之伐是皆聖人綏之以

道也是謂無軍之兵無戰之武夙沙之民自攻來歸
帝魁密須之民自縛以與文王是已周公所謂攻礼
為賊攻義為殘攻其失民者為王是已其用兵為道
而用也為天而用也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
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奇怪之所際是聖人用兵之心也是聖人綏之之
道也裁萬物制群聚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念而純
以天之震曜肅殺之道行之義以行事立功而道則
至義忘義矣禮以動衆軌物而道則至禮不讓矣謀
以違害就利而道則大謀繼謀矣要以保業守成而
蜀華卷之七 論

道則總要無要矣是道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
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火鼓
旌旗之警不得希希功手握兵刃之枋不得希捷是聖
人有至兵者在而規規於韜鈴之間何足與此故曰
通乎道之情則曠弩發機不為疾絕地峻阪不為險
疾莉扶胥不為限如轡之緩逐奔舒徐無不如之而
方馬埋輪不足恃矣是一天之至神之道也吳子善
於言兵者哉自為是說而後之兵家莫不祖之曰道
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神武不殺者是也亦善發其
旨矣說者以起猜忍人也齧臂而盟母就各而忍於

裏亦薄甚哉太史公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豈不徒
歟然斯言也則與吾儒之言不異以嘗學於曾子而
有聞邪而於大勇之旨有合史稱起節廉而自喜名
知形勢不如德則尚論者取節焉可也

主將務攬英雄之心

戊子四川
武舉程論

古之至兵豈其必抱鼓干戈哉豈必其伍兩軍徒哉
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得一士焉亦
足以維衆而制敵而所謂士者知之難知而用之
而得其死力難用士於太平暇豫之日垂紳晉笏縱
志舒節吾馭之不必急疾彼承之不必捷先亡難也
蜀華卷之七 論

兵天下凶器也勇天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則急
疾捷先之候矣壘相向刃相接鼓鐔相望敵得生於
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當此
之時昧不暇撫呼不暇吸而士不一出死力相角衆
渙而國隨之故善將者在知士而得其死力而得其
死力在得其心夫人心孰不欲生惡死而吾欲奪其
所甚欲予以甚惡匪其甘心孰能致命故上畧曰主
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語兵之至也夫所謂英雄者
非抱鼓干戈之夫也非伍兩軍徒之儔也則所謂士
也夫草之精英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士亦有之

膽力過人以之握兵定亂能使天下之人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苟卿所謂天下之將也而吾欲其出死力以為國用以與敵角則非可以富貴餌之非可以智術籠之非可以幣帛招而羅之蓋亦曰攬其心焉耳故其未得也削心約志以求之古人有有辛之聘有史編之卜有渭陽之田有帝賚之麥有三日之齋有三至之見有三顧之勤其既得也降尊下賤以師之古之人有燿火之燭有徽猷之鑒有後車之載有尚父之誦有三浴之拔有三酌之禮有舉帷之契有築壇之拜有殿廡之迎有魚

蜀草卷之七

論

十

水之驢其推轂而遣之也避之正殿戒之太廟授之斧鉞喻之無天無地盟之不從中御其既將而信之也不投三至之杆不惑一篋之謗不疑十夫之推不搖於敵人之間不浸於左右之毀其既勝而反舍也大之開國承家次之賞吏遷官予之鐵券申之丹書賜之田宅通之婚媾銘之太常勒之彝鼎藏之金匱副在有司凡此皆所以攬其心俾出死力以定國家以靖既亂者也為人主者推赤心以攬英雄之心而主臣一心故士之英雄者亦推赤心以攬三軍之心而將卒一心主臣將卒動靜如身心之所之前亡橫

敵上者不戰而屈人次者心戰而服人又次者力戰而摧人計定而發分決而動辟之若虎之若兕之若若鳥之羽若駟之足必行必舉必噬必一矢石繁下卒爭先登刃戈始分卒爭先赴夫卒非好死而樂傷也以報其將也夫將亦非趨其卒赴死而蹈傷也以報其主也則一心之相通故也故曰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用此知兵之至矣雖然天下危注意將危且平矣諸將往往觸疑冒忌不保其元於牖下楚夷而員剗吳沼而種誅項蹙而彭醢蜀降而鄧檻當敵未滅時驩同父子約為昆弟若

蜀草卷之七

論

十一

步之與影惟恐其離時平事已棄之芻豢升髦惟恐一朝跋扈為吾子孫梗不交夷之不止焉盡弓藏敵破臣亡嗟嗟四君亦何忍哉漢光武謝西域之後事責三公列侯就第皆以功名自終宋祖釋兵權杯酒之間且曰我與爾曹君臣之間兩猜疑嗚呼世亂攬其心俾不我負為吾犯危行苦平定宗社世平休其心俾不我猜以終河山之盟於四裔夫人主使人臣不我負不我猜也斯善馭英雄

以

七卷終

頻衣生蜀草卷之八

泰和郭子章相

蒲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策附策問

問兵志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則戰之貴地審矣蜀之國介在秦楚滇貴之間東阻夔門北峙劍閣西雄雪攔南接六詔古稱天府形勝之區也說者顧謂其可守不可戰何以故與考蜀之故其戰且守者更僕未易數試舉一二評之彼蠶叢杜

蜀草卷之八

宇享國十二世章武炎興稱帝四十載特雄相繼乃更五主王孟竊据亦傳四君連營成號亭之辱街亭誤祁山之捷公孫不克於下辨漢將失利於上邽則守戰之說亦既較然矣顧有不盡然者蜀之失守有以五女嫁而開禍者有以八戰拔廣都者有自葭萌據涪城者有自狄道趨甘松者有驅流民入焚道泝魚復至青衣者有自劍門入青谷自階文入巴淪者豈褒斜扞關之險亦有時不可憑與盧帝攻秦至雍龐秦因蜀伐楚漢由蜀定

蜀草卷之八

桑梓壽之母徒曰干戈甫熄非說劍之日也

四川戊子武舉鄉試程墨

夫戰守之說兵家志之矣有戰之戰有守之守而亦有不戰之戰有守之守有戰之守而亦有不守之守顧其主將與形孰何如耳提鼓揮袍接兵角刃震震其真如炮如燄者戰之形也將擊而卑飛將搏而弭耳養其威銳以示不挫而卒以殲敵則戰在守矣高壘廣壁樓城馮水堂堂沈沈如山如林者守之形也去備而遠擊徹威而旁馳奮其武猛以示不困而卒以完疆則守在戰矣若夫不弩矢而怒不劍戟而關

不郭圉而禦不亭障而固者此以不戰為戰以不守為守善之善者也非夫聖智孰以與此知乎此而蜀古今之戰守可得而楊催吳蘭之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夫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戰何嘗不貴地哉蜀之為國謂其非戰地乎秦用三川而漢興自蜀司馬遷固修談之矣謂其戰地乎習其敝邑而不覲上邦斯言謂何而昔之據蜀湮滅者曩已故牒又可按而覆也司馬法曰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者勝不知此者敗勝敗存乎將之知與不知

蜀草卷之八 策

三

不盡在地形故曰助也夫蜀介西隅井絡垂耀白鹽赤甲迤邐於夔門而巫峽塞其東錦山涪水聳臨於劍閣而棧道阻其北雪嶺洮河界限西北而無憂雄於松維金沙玉虛咽喉西南而臺登鎮於邛池峻阻勝埒長城豁險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昔人比之天府良非誣矣是故矜已漢之阻倚褒斜之硤者則謂其可守患三峽之湍迅憤五岷之蹇澹者則謂其不可戰此非通論也周失紀綱蠶荒稱王歷保子且十二世魏篡卯金武擔始帝至炎只逾四十載晉亂而偽漢以流民竊據唐亡而王孟以節度繼立謂蜀可守

似矣然秦以五女嫁而絕開明之襁漢以八戰拔而虓井蛙之魄元德據涪城以襲公安鄧艾趨狄道以降安樂羅尚阻管於李特李勢俛首於桓溫湯亮倒戈於苻秦明昇送款於傅縻前驅一入行阪陟險如履康莊惡在其可守邪彼立國差久者中原逐鹿不暇西顧而諸君俱以梟雄之安乘四方之亂偽定一時耳非其險之得也照烈連營夷陵而虓亭之敗折於陸遜孔明六出祁山而街亭之衄挫於馬謖王元北於河池而無棟下辨姜維絆於洮西而竟失上邦謂蜀不可戰似矣然盧帝攻秦前戈及雍司馬錯由

蜀草卷之八 策

四

蜀遂廣黔中漢高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王濬造舟益州下克金陵金勁敵也吳玠有和尚原之勝元橫虜也王堅奏釣魚臺之捷石畫一定摧枯拉朽如折霜枝誰謂其不可戰邪彼出國旋蹶者君恃險阻將違節而敵國俱以英特之將合羣策之衆屈彼羣力耳非其險之失也執事謂所以戰所以守不盡繫於地形深哉乎其言之矣至於今日之地形猶昔之蜀也今日之執時非昔日蜀也故議今日之戰守亦與昔異何以明其說也古之守蜀者下三峽則隣健楚出劍門則隣強秦而虜夷頗譴不甚飛嘯故談戰守

者急於東北而緩於西南今之守蜀者閬中函谷撒為一家夷陵巫子剖為一涂而番落氏羌阻兵旅拒故談戰守者急於西南而緩於東北其執則然也請得而悉言之疊茂松潘絡繹羌虜建越馬湖連亘焚獠在疊茂則崇山深澗密箐叢林據險臨危輕生喜關唐號吐蕃是李贊皇之經營章南康之處分而竟未得其要領者也在建馬則橫峰疊嶂蔓延疾布性謫情貪漢號南中緊武侯之區畫而卒主於攻心者也大都大平成性叛諛任情雖間屈膝繫頸旋復揚塵肆騖明興高皇帝命丁平羌斥地千里畫松

蜀草卷之八

五

州而守焉冉駘黎巴獻琛內附又命傳穎川等越大渡關國邛都而成其土復命土酋伐道以達于滇聲教所暨過前代遠矣顧延袤廣則守難種落繁則馴難承平久則玩起積狎深則禦挑二百餘年來屢煩矢的矣逞歲武寧有役建昌載事矣議者謂可遂為永圖而腫臙之境無何燥起沉黎之郊頃復眺梁臙乃之酋旋亦蠡午我皇上赫怒特命督府帥諸將討之軍聲所臨百舉百克固皆草薶禽獮抑耳而稱主臣矣夫市之犬睹柔嘉甘脆未嘗不選濡而垂涎也然不敢近畏箠策耳使折策而去有不盡其欲而

猶鞅鞅者乎羌夷之性胡以異此執事欲於制勝摧強之外令南人不復反慮及此矣為今之計者主即敘則曰不享修文不王修惠不知無耀武之實惠有時誅矣主卒獲則曰征不享讓不貢不知無修惠之實兵有時贖矣主講盟則曰要結可以求遠然無制人之實而恃神是吐蕃之紿渾瑊也主固守則曰設險可以守邦然無自完之實而負固是陰平之襲劉禪也善揆策者不因湯湯弛防不為談談受罔不以陰雨未至而廢桑土之徹今即震讐矣愚以為要害宜守解紛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

蜀草卷之八

六

執禁則自為解耳今龍安疊溪之徑回龍大渡之關中鎮賴應之介皆咽喉要地彼得批而擣之我得格而禁之宜謹亭障遠斥堠增葺堡壘壘以相犄角如昔人之築伏羲築禦侮築柔遠諸城可也或移大將或設郡倅如九絲可也或置邑令如太平東鄉可也愚以為土著宜練徽氓粗獷遠過中土關之即賊馴之即兵而客子悍倨魚肉邊圉往建武之訐可鑒已今會城特設遊擊團練民兵隱然七校五營矣西南邊地亦宜集梟俊者為兵如所謂雄邊子弟者時汰悍弱節令拔距使日晝畧而講銳焉一以折客兵驕悍

之氣一以省土司調發之煩儻變起不測人自為戰
家自為守可也愚以為屯田宜覈蜀屯田皆邊腹沃
壤而歲久法弛猾卒盜浩其膏腴武弁乾沒其稅糧
重以豪右之影侵管屯之包占魚鱗故籍頻年滲漫
今宜以時誦求如所謂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
深鄉亭必脩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荒土必蠲者設其
法而必行之首給衛戍餘給土兵令蠲蠶充腹寒士
挾纊以免轉餉可也愚以為道路宜關樹充者大
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裸蠻之所以敢稱亂者以
道路梗塞樹木翦翦不充且疎耳今松城平番二路
蜀卓卷之八 策 七
已成孔道矣其繇涼山一路以通臧乃者赭其草木
而不侵使為狡兎三窟之資繇中鎮一路以會建昌
者夷其峻阪而不徒恃相嶺一線之牀此故司馬長
卿持節開越之涂也而尤竊有議焉羗夷蠆動固有
不可後之誅至其惡死之心非與編氓兩者往往游
民內竄誘撥為姦官兵互市反噬激變跡其初曷敢
怒螳臂以當車哉而此蠆燭火張為燎原萌芽微嫌
遂傾斧柯彼見其然也則亦翫然喪其樂生之心甘
為倡亂之俘而不悔矣故逆節萌生弗憚殲除一或
輸忱即與更始可也此則今日之戰守不可畫同於

古人者也樂而論之古之戰守急於秦楚然必守而
後可戰也雖以孔明之才十倍曹丕終不敢越祁山
而從魏延之危計何也不守而戰是不具橋樑而泛
江海也立敗之道也今之戰守急於虜羌然必戰而
後可守也雖以孔明之忠急於滅魏終不敢不定南
中而避渡瀘之煩苦何也不戰而守是不去獮獮而
畜池魚也坐困之策也此愚所謂有戰之守異於守
之守有守之戰異於戰之戰也若夫不戰之戰不守
之守則未易言矣孔子畏於匡弦歌七日不輟而匡
圍立解孟子語君子之戰勝不在兵革山谿而始之
蜀卓卷之八 策 八
曰得道故良將之所以勝者恒有無事之智不言之
道難以衆同也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
為闢籍令其為政於天下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
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斯人也以之戰
則孫吳不能支以之守則公輸不能攻而况於區區
之西南夷乎太公之告文王曰微哉聖人之德誘乎
聖人之慮各歸其死而立歛焉語戰守者知太公之
所謂立歛則神矣神則無所事於戰與守矣
策問
問子言之文勝質則史史官之文率多牽合附不

足深信魯之春秋非義裁宣聖董同構杞至於武成
已經刪定孟子猶止取二三策則在他史可知已今
與二三子錯而評之史稱寬明仁厚者而伯氏之子
竟侯戛戛史稱民自不究者而趙楊之先終成文致
屠狗者人羞為伍而叙其對詞能責亡秦之續無學
者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誥之文不藉千畝
料民大原去幽厲幾何而猥云姬家中興不抹伯仁
令取故節襟叛逆為黨而猶曰江左賢相淮南作亂
定以登仙蔡琰嫁胡傳於列女殺夫之婦分光之女
皆寓言也劉向曷以俱為之立傳高氏之齊字文之

蜀草卷之八

策

周皆夷語也牛弘何為皆飾以華言漢文仁厚興於
禮義矣尺布之謠不友于弟薄昭之殺不順於母禮
義安在宋朝家法過於漢唐矣秦王與濟王不得其
死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父家法何如王沉貌錄濫述
貶甄之詔陳壽國志虛張入寇之文元世祖愛養黎
庶惟恐不及而日本之擊還者董三人豈舟師非黎
庶耶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而常州之屠存者董七
人豈毘陵非江南耶凡若此類不可勝書豈其事固
然歟抑史官謬與作史者不文則近便文之則大實
讀史者遺其文則闇於古泥其文則忘其真何為

而可二三子下帷而覽千古固今日事為為史氏誣
異日者伸紙蘭臺吮筆石室其可不先辨其識豫羅
其事向予一商訂之也

問日月薄蝕天之行也書嚴義和之詩詩垂孔醜之
戒仲尼謹之矣至所以食所以應置不講何與謂無
應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備書之何也
董仲舒劉向韋合者不論如昭公七年日食士文伯
曰在衛如魯而魯衛應三十一一年日食在辰尾史墨
曰吳其入郢乎而吳楚應呂后二年日食既在營室
后曰此為我也明年應尉寧無闕人事與謂一一應

蜀草卷之八

策

邪三代以下漢文唐宗宋仁號上理文帝二年至四
年連日食者三貞觀元年至四年連日食者六仁宗
自乾興至嘉祐連日食者二十四則何以無損於治
與將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者其說然與京氏易
傳謂食有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固不盡應人主與
至所以食則又難言之矣經曰日有食之食者何物
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吐者又何物宋儒曰日望
月為月食是食月者日矣月掩日為月食是食日者
月矣何仲尼穀梁之智不及此與月本無光借日之
光相望正借光時也而月何以食日月交會月在日

上則掩日似矣而又曰日行黃道月行月道道不同而何以交有謂月行或遲或疾日光所不照處則月食者有謂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內而食者有謂黃道與月道相疊日月同度相交而日食者有謂月在黃道北則日食在黃道南則日不食者皆曆家說也然與否與又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者推弄誤與豈人事臧否與今主上文武聖神大明麗天四夷咸饗諸福畢至乃今仲秋望月食季秋朔日食豈偶會與抑有所感召而然與漢唐宋三君無損於治亦誠有直以弭之與今日拜變之術

蜀車卷之八

土

安在可得聞與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下開始造太初譙周明習天文彼皆蜀人也二三子得無意乎母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

問古今譚學至性命之際淵乎微哉孔子罕言命而子貢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亦既言之矣性相近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也得不得有命死生有命道之將行將廢有命五十而知天命皆言命也易曰各正性命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則土人合性命而並言之者何以曰罕言與嗣後而者紛紛矣而莫辨於孟子之闢告子試

舉而評之告子曰生之謂性性之字從生從心生果不可言性與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性也其旨何以異與口鼻耳目四肢之性宋儒屬之欲矣而仁義禮智天道又屬之性善則性可以為欲又可以為善是二性也性果二邪口鼻耳目之命屬之品節限制仁義禮智天道之命屬之氣稟厚薄則二命也命果二邪其於孟子知性立命之旨果合邪否宋儒分性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又曰命字有二義誠二之矣性命而果有二也則子思子又何以曰天命之謂性而畧無所分別

蜀車卷之八

土

於其間邪人生霄壤間不究性命則違禽獸不遠與草木同腐耳二三子其遂言之母曰此不可得聞也問士生千載後讀千載前故籍歲月既遠傳聞莫據疑與誤參半焉疑則質如為絢立孫之類是已誤則考如魚魯豕亥之類是已今載籍充棟諸士俛首習博士家語執莫能徧姑舉其大者與爾商之大學分傳釋經程朱二氏訂誤矣舊傳禮記古本近傳石經古本或言無誤何邪中庸支分節解朱子曰謂曲暢旁通矣或言禮記古本原無支節如達孝直接達子大夫達乎天子三重直接議禮制度考之我及其身

直接以保其身何所分邪魯論孔門弟子雖記孔子之言者而獨有子曾子以子稱果二子之門人記邪乃禮弓子游門人記者而二子亦獨以子稱何也孟子七篇繼孔子之傳者而後世有疑孟非孟甚且刺孟何也十翼皆夫子自作何以加子曰豈門人記邪或果子貢作邪或言古之先見不宜添凶以從禽也上宜如何如周易舉正謬誤尚多可一正之邪書今文古文備矣乃汲冢周書七十一篇大類書語果逸書邪抑僞書邪如太甲出桐殺伊尹之類可盡信邪詩亡者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序如南陔白

蜀華卷之八 策 五

華華泰由庚崇丘皆亡詩也束皙且有補亡之篇豈古詩所亡者將不止此邪春秋魯國之史也而孟子一則曰王迹一則曰天子之事果魯史邪果魯史則周公魯公時事何以不載而始隱公邪豈張橫渠所云春秋自古亡有乃夫子所自作然邪禮記四十九篇先儒謂其純駁不同何學庸為萬世道學淵源亦出此書邪其所云駁者何居邪夫古人書之大者無如經書而經書之疑誤者無如前所云云二子窮日夕而呻吟之豈無有繫於衷者試極言之以觀實

疑考誤之學

問開之前典作者曰聖述者曰明穆叔以立言為不朽仲尼晚而刪述萬世尊焉即有長才廣度沈思玄致不籍文言曷以垂徵故有書立言非以博名亦儒者希明聖業也蜀故儒林才數自蠶叢開國文翁化俗以來代有著述其尤富有於漢得二人焉司馬長卿時時著書人多取去不存其存者有子虛上林長門哀二世等賦有喻蜀檄難蜀文有九辯諫獵疏有封禪書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楊子雲有太玄法言方言訓纂有羽獵長楊河東逐食蜀都等賦有十二州百官等箴有解嘲反騷畔牢愁劇

蜀華卷之八 策 五

秦矣新元后誅有諫句奴入朝書皆可聞其弊與楊譚司馬不入仲尼之室至其所為太玄或談覆譏或譚必傳或謂劇秦為文影寫長卿孰為當與於宋及我明得二人焉蘓子瞻有易傳書傳論語解有內制外制奏議志林有前集後集別集和陶集應詔集至數百卷楊用修有諫武皇疏議大禮疏有丹鉛總錄餘錄閩錄有升菴全集續集有古韻古音轉注水經注山海經補注秋林伐山至百餘部皆可聞其肯與蘇奇於神宗推于永叔乃朱子至詆之楊蓋近乃有正楊一書彈駁用修孰謂是與至其直節勁氣

流落瓊瑣抑果相彷彿與合四子所著書論之孰有裨世教與讀其書論其世其人果孰優與抑蜀之前哲尚有進於四子者與抑所云不朽萬世者別有說與二三子其鑒評之以觀尚友之學

問天性道德四者出於自然發為至善夫人知之矣乃聖賢所譚與詩書所載亦有不能盡同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極純無偽也而孟子乃謂有道無道皆天也則天亦可以無道言與程子曰善惡皆天理則天理亦可以惡言與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曰人無有不善而

蜀草卷之八

十五

荀曰性惡揚曰善惡混荀與揚無足責矣乃程子有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近日王文成又言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則性果亦有惡而無善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或以和為至道或以五倫為達道或以一為道而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道固不止於一而不仁亦道之所在也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汝或以仁義禮智為四德或以知仁勇為三德而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則德固可一可二可三可吉可凶不盡出於仁義也豈天性道德四者淵乎玄

哉莽乎大哉如潑山大澤含輝吐潤山澤也包藏納污亦山澤與豈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其說然與昔周元公著養心說於合而程伊川注易於治巴渝之東其談天性究道德淵源有自來矣二三子豈無得聞於二公者向予一道之手

問爾雅之學始於姬公其後崇之為經與十三經並列隋經籍志又列與論語同科蓋亦尊矣爾雅之注惟郭景純傳或云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椒江魚吞墨千年猶黑二三子豈亡聞其說與或云姬公所造或云仲尼所增或云丁夏所益或云孫

蜀草卷之八

十六

叔通所補或云梁文所考其說然與古今注亦多矣景純之前有漢中散樊光注有劉歆注有健為文李李巡注有孫炎注景純之後有梁黃門沈璇注有裴瑜注有鄭樵注有邢昺疏皆可互相發明與秘書江淹為之音曹憲陸德明為之音義陸佃為之新義皆於景純之注合與否與即景純亦且有音有圖有韻可得而悉聞與自有爾雅以來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博士張揖有廣雅隋曹憲有博雅劉伯莊有續雅宋羅願有雅翼陸佃有埤雅皆爾雅之緒也李商隱有蜀爾雅劉溫潤有羌爾雅又爾雅之閨也其說噴與

抑於爾雅有裨與昔哀公欲學小辨孔子告以爾雅觀古足以辨言蔡謨讀之未熟誤食螳螂遂至委頓則其書固不可不熟究也二三子登焉尤食墨魚乃所願則學孔而鑒蔡乎其以吾家景純之法與諸家注疏一一為我評之

問武侯隆中之龍也感先主三顧之塵策益州鼎峙之勛即雛鳳五虎莫得伯仲焉顧當時候號勝算無如八陣圖今其遺壘錯落巴蜀有在夔之永安宮南江灘者有在新都之彌牟鎮者有在成都之恭盤市者存與否與有在沔陽高坪故壘者制亦同於蜀與蜀草卷之八

策

七

有謂之方陣法者有謂之當頭陣法者有謂之下營陣法者其數可稽與有謂前衝四陣後衝四陣者有謂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者有謂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者其詳可指言與有言其得之黃帝世傳握奇文者有言其為常山蛇勢者有言其詭設物象分而為八者然與否與晉馬隆依之以討涼州唐李靖效之以佐太宗俱成鉅功乃侯當日東不能復江陵西不能越祁山三國之亡惟蜀為促而世亦譏侯短於將畧則陣固不可恃與說者謂戰惟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又謂陣而後戰兵

冢之常則陣固非所要與昔孔子不對衛靈而孟子大罪善為陣者時當周末固有所激言之耳他日又曰我戰則克有不戰戰必勝則聖賢豈能洞尺籍苞矢箠以為國乎諸生其極言武侯陣圖之變與霍去病岳鵬舉不陣之故以進於孔孟克勝之說毋藉口大罪而卷舌不對也

問卬作冉駹漢世為巴蜀患二司馬兩奉天子命曾畧定其地其功可指言與夫二司馬皆號稱文學鉅儒而功在西南夷豈文事者亦有武備與二司馬文莫大于史記與難蜀父老詞史稱子長自蜀返見父

蜀草卷之八

策

六

太史公談於河洛之間命作史記長卿自卬還報命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明天子意則二書皆自蜀還時作也可得明其大指與長卿書寂富如大人上林子虛賦凡將篇遺平陵侯書封禪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皆可聞其指與子長上會稽探禹穴今蜀越俱有禹穴不知當時所探者蜀與越與諸生蜀人也宜悉蜀故其一起予

問兵法曰良將之軍也如已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又曰嚴整奉法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慈弘之愛如彼申今之嚴如此是二者不相悖歟故有君之貴

介弟亂行於曲梁必戮其僕者有君之寵臣而斬以
徇者有君之美人斬其隊長者若於科律有得矣如
推惠何有與士卒最下同飲食者有以市租盡輸入
幕府為士卒費者有獻一囊糧必分而食之者若於
立功令不加肅而惟所欲用之食不踰隘而戰自十
豈二者以偏舉而亦可制勝歟亦有以相通恩當者
得不殺之威威當者得不賞之恩故歟至或將軍朝
夕黍粱士卒乃分菽粒亦以破秦或譏其威令不強
卒平孫皓是二者俱所不賴歟今王帛四方烟火萬
里燕然之石不勒函谷之土不封固非中威涿郡懷
蜀草卷之八 策之十九

慨臨江之時也余多士出而以應推擇其何以籌之
語曰戈者矯其矢釣者理其綸因象設宜在有矯矢
理綸之策其著于篇

蟻衣生蜀草卷之九

雜著

學約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甯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一嘗聞之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
正而天下治治亂在士士善不善在師師立不立在
道本道行鮮三德學慚六緯甫脫簿書遽司黻序則
又甚有其慈亦嘗聞之子思子曰修身則道立曾子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則欲師道
蜀草卷之九 雜著

立舍修身無以矣修身自本道事矣顧與諸生計
也雖然為仁者由已不由人而亦事賢友仁謂有所
嚴憚切嗟以相裨也西蜀士林才藪本道不殺抗顏
諸士上所剝心相事友者自今日始修吾身微而非
諸生所窺度者不覩不聞尸居淵嘿少許於道規影
規枕不可與天知者必有鬼責無與爾諸生其顯而
目耳所覩記者出入起居不踈則矜視聽言動不修
則局辭受交際不苟則倨號令政事不苛則究有一
於斯人將非之是曰身不修是曰師道不立善人無
繇多 朝廷天下其曷以賴焉本道之盤也二三子

之羞也二三子其亟以告我敎從賢仁圖以改絃母
曰一日之長競為予匿也一本道與諸生從事首行
義淑惠次文義高下蓋成周六德六行六藝意也備
之矣本道謂能周知乎哉言高於秋天行早於潢池
其語非情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其中叵測也上重
孝爭而到股枕土上重廉爭而鷄水蓬廬上重談學
爭而竊吹濫巾上重恬退爭而嚴居川觀其跡易冒
也槍榆者不可圖南百里者不可歷塊其才難竟也
交歡於有司養譽於校官結儔於輕儇其聲無當也
故知行難時執充棟朝夕佔畢則帖誦亂真盜人口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吻截甲裁乙則剿說奪巧聯席附耳愚乞智靈則倩
人混實一唱百和隨聲附調則雷同失雄故知文亦
不易雖然是不明也執分寸而財三巴處把握而評
全蜀本道敢謂淑淑愚愚高上下下無毛髮莢哉第
此中矢無私阿可對神明可質天日其或置駟於奔
移鼠為虎開竟舉之涂登曳白之子個成法而市私
恩崇邪哆而黜正述狗虛名而賤實學華世胄而鄙
卑門伸富兒而誣寒士喜新進而棄老成沐金張之
援而故媚晃蟬懼毀譽之騰而曲庇城狐是齊有下
比之罪而漢有附下罔上附下罔上之刑也 勅命

曠官之罰亦稟稟焉脫幸而逃於憲網名義謂何二
三子謂何

一本道昔李於閩既出守於越建州潮州頗號焚剽
簿書蠶千猶守自裁決彼吏胥即衆傭書耳今本道
公移眎二州不能十之二吏典胥徒眎二州不能十
之一務簡則更可躬徒少則尤易閑其必不至旁落
以長姦門無疑也脫有緣習故智索賂郡州縣禮吏
胥學吏胥及我生童者除本道訪究坐贓問革外禮
學吏胥并革生員以行止不減黜童生拏問重究教
官甘為歛首者撓脫有假本道吏胥名色在外索賂
蜀草卷之九 雜著

者有司校官密遞以聞捕官密擒以解俱署上考若
秘不告本道別有諮聞諛地方捕官署下考甚者連
坐提問

一本道原籍江西泰和人水縣洞庭瞿塘之險以達
岷江陸緣秭歸巫山之阻以入錦官俱五六千里不
為不姚長矣民俗此嚴悍於遠涉一聞涉道信在青
天子弟姻戚絕亡有入川千澤者而自本道入仕以
來即建湖金陵之近亦相戒縮武母涸宦邸豈謂董
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豫章俗固然邪此本
道所可自信者脫有之則四方遊食棍徒窺探而假

借者許地方捕官嚴緝擒解官優叙更以本道俸新重賞若見知故縱或首鼠兩端官劣叙地方歇家連坐如諸生有聞密稟校官校官密稟本道以便差人擒姦正法此尤師生相成之義所望二三子不淺也以上本道自約凡四條

一全蜀延袤介於秦楚無不學校之國 國家廣厲學官文教傍魄蜀即險遠無不詩書之戶本道一手足一耳目豈能遍而化誨勸導之所望先後左右賢邦伯良邑令是寄故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非專為肅給征繕已也自開蜀以來郡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四

縣吏凡幾何而遷史郡稱文翁班史邑述第五訪至考其政翁遣小吏詣京師受業博士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訪以學文孝廉補新都令三年之間政平化行董子曰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三王之盛易為堯舜之名可及由是以談所為稱良有司在此不在彼令甲提調官朔望行香講書考課嚴束生徒按季考校本道專主教事所以脉有司賢否而殿最之者以此今有司朔望一謁 廟至越燕諸生不吐一辭視季考為文具終二三年莫辨子弟姓氏問之則曰公

家議費小不備也因是廢而不舉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莫或甚焉本道以翁訪之教期良有司諸良有司自期豈宜若此此後按季考過生負優者劣者俱解一二卷如過期不舉者提吏一郡州縣按季考校興起執文蜀故文苑諸生中慕循其跡若司馬王揚續術其書若凡將反騷皆所必有者雖然士不盡此本道與郡縣作士之責亦不盡此史稱文翁教民讀書法令而猶歎其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又刺譏伏讀 卧碑有曰提調官務在常加考校其有惇厚勤敏撫以進學懈怠不律愚頑狡詐以罪斥蜀草卷之九 雜著 五

去使在學者皆良善斯為稱職今蜀之士能保其篤信道德乎惇厚勤敏乎無好文刺譏者乎無狡詐不律者乎本道不敢謂然也此令甲所責之提調而史氏所歎於刺史者不盡譏之本道也本道謂作士作其大者耳大者為聖賢其次為忠臣孝子又次為文士以百相如博一紀將軍姜孝子寧失相如以十紀本博一張敬夫魏了翁寧得張魏本道與諸良有司共孜孜焉以人事 主不敢不先其大者

一知人其難古人四部五定八業九徵七謬六辨法至詳密猶且失之今以一日之試決人短長別人臧

否謂文耳至行素材理非籍良有司曷以覈焉本道
以一人察三川士則悞悞而不周守以一人察一郡
士令以一人察一邑士則穎灼而易盡此離聽合聽
聖愚之分也故事置三等簿令郡邑填注今或視為
瑣務束之高閣稍趣之吏以空白封還又趣之湯綴
數語姑了前件耳甚非所以別人材而厲士習也漢
吳公為郡亡他奇止舉賈生一人治平為天下第一
鄭子產誅鄧析鄭國大治太史公至列之循吏今郡
邑所舉不敢望如賈生得賈生之流則足為士勸矣
所刺不必皆如鄧析得鄧析之流則足為士懲矣脫
蜀草卷之九 雜著

或寄群小為耳目任愛憎為喜怒列私人於土等署
寒士於下流甚之鋪張小善毛舉細過徒令士子從
傍姍咲寧獨誤本道舉枉錯直妨賢惠姦天地鬼神
實臨鑒之可畏哉可畏哉
一嘗考蜀志漢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褒命王褒頌漢
德作中和樂職宣布三詩選郡人何武成都楊覆眾
等共習歌之宣帝召見武等於宣室成帝時捷為郡
於水濱得石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庠序陳
禮樂以風化天下則蜀之禮樂當漢時天開之矣矧
今道化隆洽禮樂明備特在有司者奉行之耳

文廟春秋祭禮禮器千百二十有一樂器五十有二
舞器百有三十其備廢何若鄉賢有祠名宦有祀
受祭者幾何人每歲鄉飲酒禮其實其介何人其執
爵執爵者又何人竟內山川社稷厲祭舉手竟內先
賢古哲墳壟焦蕪禁乎冠昏喪祭吉凶之禮不樸浮
屠不溷習俗者幾何家服色與馬不備且侈者幾何
所 先師殿無諸生講藝號舍其宜修而不修者何
待齋夫膳夫學租學糧其宜給而不給者何却射有
圃乎貯經有閣乎杜有塾乎塾有師乎鄉有約乎鄉
約有所乎凡此皆庠序禮樂之物教化之務賢有司

蜀草卷之九 雜著
之職也本道宜得而問焉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
其有興乎意若為蜀惜也而又惡知夫非今之日也
一四累之中惟士為甚士之貧者席門蜩廬風雨莫
蔽橫裂草具寒餓交謫其能自溫飽者幾何而不才
教官或假造冊公費或假迎送郡縣科歛貧生媚人
肥己士將何以堪之 朝廷養士止及廩生增附而
下孰不得周惟學田一節可以優給貧士邇來田
租之弊不可枚舉始有司置田委之學官學官給事
者止三五齋夫執無能追乎佃戶佃之黠者稍餌齋
夫齋佃妻為姦彼此乾沒而學官之令窮矣不得

已還之有司有司政務紛拏執難兼理復委之禮吏胥佃之餌吏胥猶齋夫也而有司之令亦窮矣以郡縣養士之資徒以飽黠佃而餌姦徒取可恨也文到各提調官行學查明每學田若干該租若干每佃耕田若干該租若干每歲收租時縣官責令佐貳一員專董其事非有水旱不得擅減顆粒本道按臨將租數簿明開完欠令禮吏赴比如不完究吏與催租員後諸生果有貧不能養壅婚娶及教官任淺事故者該學公舉呈道批縣給發但貧而無行與自陳乞賑者不許緊給若無學田良有司亦宜量為措處至於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入

該學造冊月考公費不妨請奪有司軸帳等項原係危言蔓詞非賢者所樂學官毋得擅歛導諛以困貧士夫農工食力商賈牟利朝夕之計猶有所託而士手枯竹口陳編其寒膚嘵腹餽塵而色菜者不敢謂盡無也齊田需有言士三飯不得厭而君慈焉有餘粟是安得用命為士而不欲其用命則已如欲其用命則不得不一念之矣若曰孔疏顏巷郭履黔被此士自待則可而非上之人所以待士也

一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管子之治齊也使士就燕朋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幼者言悌少而習

為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則知古王霸教士其初固注意穉養也孔魯之門童子不闕鄭玄之家僮婢知書所由來漸矣國初詔天下府州縣每五十家設一社學近皇上納禮官議行各省直備查各州縣社學有無見存子弟有無習學上意淵哉今社塾堙蕪而不之葺社師耄諄而不之遴訓育司與父兄均與有責焉漢數巴蜀吏民之罪而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其語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誦然則子弟之率誠必有以先之者文到日有司亡

蜀草卷之九

雜著

九

問城鄉擇公所或古寺廟稍寬敞者為之社擇儒生中端行知書者為之師擇教官中勤恪訓導一員為之督擇童子父兄中頗有身家者為社師飲食之主查學田學租墾動者為社師束修之貲先行詳奪如無堪動錢穀亦當作何區處社師依本道發來書程彙編令子弟隨社授書或孝經或小學或四書作課習做之暇時舉古人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故事開導其良知其在城者月朔社師率童子赴明倫堂隨班習禮在鄉者每歲春秋二丁祭時或二鄉飲時一赴仍候按臨試畢聽牌出教官率領社學師童各歸

本具載社師童子平日所長或能文或能對或能字或能歌或能記誦本道量試一二如果學少有益動不失儀者教官社師一體加賞童子仍行提調官優給其家如一社中無一童曉文理習成儀者社師戒飭甚者革如一縣中無一社師童可觀者教官戒飭即有司作人短長亦於此稽焉蛾子時術童牛元吉然然後禁則扞格不勝時過後學則勤苦難成民間之子弟即吾家之子弟也今日鄉塾之子弟異日朝廷之士臣也本道望良有司即賢父兄培養而成就之庶幾佩鵬勝冠之後當有能見大節踐大義者

蜀草卷之九 雜著

一習尚近侈人競爭利本道按臨郡州一切奇淫巧那豎舞黛星夜輻輳百計千態奴顏丑舌黃鼓諸生以博饒直諸生一經試後即焚筆硯閱經史游戲詭譎群而趨之非盡於聲色則誘於珍玩豈惟背古人玩物喪志之戒抑且非吾輩淳淳靜之風相應嚴禁以端士習提調官督令巡捕官於本道將臨日除古今書籍筆硯紙墨不禁外一應茶肆酒市繡綺古玩盡行驅逐諸校官亦宜嚴誡諸生毋肆其中以喪厥德如有司眈為末務不行禁遏本道一耳而目之生負犯者置德行劣等巡捕官重究為市者枷號

問罪語曰刀劔利而娼優拙猶稱善國良有司為地方去甚亦宜及此毋獨為諸生也

以上府州縣約凡七條

一本道奉 勅入川專督教事諸校官分校郡縣若身貳焉上貳以代舉也下貳以代履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一手獨拍雖疾無聲故本道之資諸校官甚親而不輕非若有司之專治民無治士也士常學問識義理即凶歲不暴民則不能其治難易辨矣士之數多數百人少董數十人蜀稱沃野千里民生族聚在在而蕃其數縣矣有司治民之官建設三五校官治士亦三五其官增矣而有司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兼士校官不兼民其神勞逸殊矣以三五有司治難治之民而眾也而又兼治士也不治以三五校官治易治之士而少也而又不兼治民也亦不治則校官之過也彼蓋闇於教士之大較而猥以世俗功利之說入焉則安所得直諒不二心之士而子弟之今與諸校官約校士有三上者陳孔孟之教明先王之法令士志學誦師聖賢行守宮庭人域是域堅白異同談天雕龍之行

之徒導之宣朗

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徒導之而墜房皇周淡賢愚得序名之曰賢人之師署上上次者與校諸生說

詩書稱古昔朝而受業蓋而講貫夕而習復專其精
於時執鈞鐸聖儒之旨而以其餘容與丘索婆娑
賦辨園象墳羊之恠聘黃馬碧雞之雄名之曰文人
之師署中考脫或擇執納交貪賄為朋假束修而競
錐刀營署篆而牟銖兩援有司如暄寒谷擠貧士若
拉蒲枝義門成市辭材益貴此冠而默儒而跽也署
下下即年力尚壯文執可觀吾亦不爾貸矣
一教士以文行士之優劣舍二者無繇評矣顧知文
於一日本道即不敏亦或不至恣恠惟知行難曾以
此責有司有司未必盡明即明矣未必盡告校官於
蜀華卷之九 雜著

諸生則腹心之於朕肱父兄之於子弟矣未有朕肱
之仁不仁而腹心莫覺也未有子弟之才不才而父
兄莫察也不知不明知而不以告不忠二者奚居焉
本道謂各官司教於人才特未加之意耳有賢士於
此諮之士論叅之鄉評徐而與之語伺其意稽其行
而果賢也則賢之矣有不肖士於此諮之士論叅之
鄉評徐而與之語伺其意稽其行而果不肖也則不
肖之矣此謂之明此謂之忠獨恠夫定臧否於蹤跡
之疏密別姦良於貨賄之厚薄倒賢否於毀譽之口
吻孰是非於門隸之視聽中傷善類保庇姦回則將

焉用彼師矣本道專以此定各官賢否舉賢即賢刺
不肖即不肖勿問而其官能也刺賢即不賢舉不
肖即不肖勿問而其官邪也各學掌印官填簿類即
自填三復斯語毋以身試法

一業精於勤荒於嬉此韓子招諸生立館下而誨之
者今舉子業亦業也人情惡檢束則倦勤喜恣蕩則
樂嬉大都然矣所以作其勤戒其嬉在本道與各學
官耳故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令甲
朔望謁廟畢升堂講書此講業也月杪群弟子試
於學官而別其可否餘日令弟子各立會課而察其
蜀華卷之九 雜著

勤惰此文字業也又其餘日照依本道近發書程彙
編責令記誦此讀書業也士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
怠即欲嬉不勤不可得已本道昔為國子生時司成
先生親督令讀書夕而默識明日立誦如童子於塾
師然又督令呈講章改三五次明日當堂會講諸士
豈宜謂此瑣瑣者不足煩師長乎諸校官豈宜自養
重嫌嘆惜乎而徒曉曉專責士治文蓋世未有不誦
不讀而能文也每季終各學將月考過諸生優劣
者各一二卷送提調官同季考卷解道并開朔望講
過某書生負姓名一并揭報違者提吏

一水以鑑貌止則鬚眉不爽不止則泰山不見各校
官諸生之水也本道竊慮其不止也教士以行而察
其臧否非舜趨跬步者所能曉教士以文而別其賢
取非白面墨心者所能鏡則不止之水也舉人署教
事其志猶欲博扶搖而上之辟之日登扶桑矣始將
行是謂肫明選貢拔自夷等齡青質秀則漸至曲阿
是謂旦明序貢年資雖深入官尚初則歷桑野全衡
陽是謂隅中故修行修文二者不獨士事亦各校官
事本道不獨以程士亦以程各校官故曰少而好學
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

蜀草卷之九

雜著

五

燭之明炳燭之明抗與昧行乎此諸校官所當閱免
也若肫明旦明者遠懷小還大還之慮隅中者一切
虞淵蒙谷之悲嗟嗟人師若此士安所模令甲不云
乎一曰戒飭二曰送部別用三曰准令致仕四曰問
華憲典方新吾不敢訖以上校官約凡四條

一記之言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
箕則知凡言學者必將有為也士之學矣為而可子
曰學而時習之未明言所習何以子朱子解之曰將
以明善而復初也子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亦未
明言所學何以子朱子解之曰即大學之道也大學

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則士之學其所當
當為者斷不出此三者世之言學者惑矣父師教子
弟初授書即曰非是無以博一官則執利之學也又
曰顯親揚名立身於後世竟未知所以立身者何如
則功名之學也肫貯舊文腹筒陳語則口耳之學也
續排注疏尋摘章句則箋注之學也其或厭詞賦而
悔少賤訓詁為注脚生死老莊出入曇禪則二氏之
學也而吾儒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棄置弗講是舍
其學治舍其學弓非其業矣 主上聖明特祀王餘
姚陳新會胡餘于於 廟廡今三賢書具在其所論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十五

學豈能外於大學之旨此亦 上風勵諸生意也諸
生列名學官之南轅北本道特淳淳焉其尚黜執利
功名之想絕老曇禪那之路箋註已悉口耳非益明
魯論首章所習者為何物思孔子十五所志者為何
事曉然不出於大學三者是謂正學本道奉 兩書
而來提督者正在於此若舉子業又學中一事耳
一士既知學趨向端矣而卒未有入者病在志不立
志不立則有所奪彼奪之者紛至沓來而吾無以禦
之則引之而已矣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奪也大者志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志未

立也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志立也入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至於終食造次顛沛未嘗違悖此方是居仁人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至於爾汝語默不少放過此方是由義吁亦微矣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中此居仁之志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由義之志也及其相湯允懷兆民放太甲於桐終之復政厥辟則其志不可奪故也故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若空然說學在明德親民止至善而不立志空然說

高第卷之九

雜著

六

立志而不居仁由義此程伯子所謂學不存養終是說話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立志不居仁由義是德不修也學雖講其憂自在二三子欲

醒吾憂則曷先志

一士知學而立志當無有能奪之者乍志乍奪乍奪乍志則沈於所習不克自振耳習敝久矣寧獨蜀乎哉受書幾何則芥視青紫稍知擗管即奴卑屈宋矜激意氣則鄙鄉里之老成為枯鈍美艷聲執則結當路之子弟為黨與囑託公事而凌轢有司起賦詞訟而比伍隸卒縱捕擄為高致狎娼優為逸興搖筆端

以造歌謠而撼官府碎舌鋒以道短長而中善類矜委巷則鄉賢鄉飲舉及匪人圖哺餒則名宦節孝鑒揚惡德青蓋翩翩殊非布衣之義高冠裁裁大犯不乘之戒未嘗檢括則自文曰負俗之累稍有操持則共譽曰世故未諳甚之白水者鑽刺以圖青衿枵腹者妄冒而覬米廩士習若此而欲望其出而高亮行而準繩為一世之真儒為朝廷之忠臣必無之矣夫習始乎一人卒乎百和而莫之止也類倖則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紫衣化齊長纓變鄉猶形逐影而莫知所自來故曰習眾人莫覺其非賢者有所不免

高第卷之九

雜著

七

故習易染也染於習則奪於志諸生有真志不為習奪者即文稍不麗仍真德行上等脫與時俛仰從俗浮沉降心同波易志趨惡者查訪得實輕則朴責俾降重則黜雖有高文吾不欲觀之矣

一本道取人先行後文其說已啍啍矣顧非兩物也行根苑而文枝葉也行源而文委也母論佗文即蜀先士以文著者在漢則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在唐則陳子昂李太白在宋則蘇氏父子顧子虛之賦歸本節儉賢臣之頌鄙薄神僊君平卜肆專說忠孝子雲法言上稽孔子孟子昂入校痛自修飭太白被酒

氣降力士至蘓氏父子尤以節槩埒於韓富則蜀之
修文者未嘗不崇仁義誦忠孝也今士猶知文輒曰
文人無行遂任放敖辟犯于不韙而不知去古人遠
矣無根之枝其枝不茂無源之委其委不長無行之
文其文未能燁如也士居則曰修文者近可見知於
有司遠可見收於本道修行者有司易救本道難察
故飾繪辭章而脫畧躬行斧藻執文而弁髦修齊彼
惡知夫一念而善天地好之鬼神福之景星慶雲見
焉一念而不善天地惡之鬼神眚之殒星厲鬼集焉
而況於人乎本道專致志於名節行義諸生舉動毫
毫車奉之九不雅者
六
毫必鑑而又參之有司校官之公明者片善伏惡無
慮不知則諸生又何為詳於文而畧於行也
一舉業學中一事耳顧國家以此取士士繇此進
昔人比之羔鴈即使孔孟復生無能易此但功名所
趨人爭修飾至於今弊矣不本之六經而專誦史記
不求之性理而偏獵諸子甚者雜以不可思議之說
故為不可句讀之詞夫德靖之間弊在濫冗而猶平
正明朗隆萬之際節其濫冗而漸除恠短促此士習
攸繁文運攸闕不可不為之隄也本道謂梵書譯語
悖畔聖經除句聲牙破壞文體此亟宜首黜者史記

非不可讀而以史繹聖語則謬諸子非不可獵而以
子文經旨則盤故願諸生本之六經以正其宗參之
性理以端其趨旁通諸史以蒼其格徧採諸子以華
其色舉子業文如是足矣但舉業藝也工不就官府
商不處市井則其言隨其事易士業舉子不羣萃州
處而燕僻廢學集立寡聞安能出與海內士人角乎
故欲精舉業在先立會諸生各以心志相辨意見相
侔者或三五人或七八人共聯一會會簿照式題必
三場並重會長何人會址何地會期何日先報該學
該學一月內題送調官報本道即游學出館諸生
蜀草卷之九 雜著
亦宜隨便立會本道按臨不時吊查以驗勤惰如情
不立會會不作課課無後場及字畫潦畧或謄抄舊
文者即考在優等另行朴教教官會長不加批評者
并究
一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論學詩必曰多識鳥獸草木
告子張必曰多見多聞一聞子路何必讀書之對溪
惡其佞則孔子未嘗不讀書矣辨專車之骨識肅慎
之矢別穿井之辛非其博物曷以致此今士高者泥
於非多學而識與予欲無言二語遂捐棄簡編專守
空寂至令淺衷挾聞之徒亦往往藉口殊非孔子立

教本意本道謂聖學有本專事讀書固不可聖學由本達末不事讀書亦不可載籍浩渺諸生豈能一一涉其津涯惟是頒降經書性理通鑑大學衍義文章正宗等書須要記誦講說次及左國戰國策史記漢書諸子文獻通考至我朝典故如五倫書大明會典吾學編憲章錄之類亦宜涉獵以待異日曉窗夕燭馮几據梧下董子之帷居列子之圃幸而脫穎拔藻可以備承明之一作不幸而終老巖川枕經藉書亦得紆體衡門嗟嗟書何負於士哉本道近發書程彙編計日受簡亦不甚苦按臨行香講書畢間抽蜀草卷之九雜著

一二生摘倍以驗塵否昔之人鄙不知書者曰篋笥無尺書文章不經國又曰生為凡夫死為愚鬼本道惡忍以此待諸生也一窮經將以致用也誦詩三百授政不達周禮一部可致太平則用不用之辨也本道教諸生讀書窮經矣豈謂若公羊穀梁之分門乎白虎天祿之聚訟乎伏生申公之皓首蠹魚乎謂將用之國家耳用之錢穀曰經理用之兵戈曰經畧用之謨謀曰經畫用之法度曰經制用之財成輔相曰經天曰經野用之擬丞師保曰經綸曰經濟故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

夫經而將用之則所以窮之者當與經生殊造周之勲不在牧野而在渭水三分之績不在益州而在隆中彼其所窮即龍韜虎韜木牛流馬之類曉辨之矣今國家又安夷鹵臣妾似若無庸過計乃豪傑之士江湖先憂賦畝先志昌岑合離未病而帝之矣時議所急如宗室日衍衛所日耗刑餘日夥沙門日侈邊政所關如匈奴之內款北鄙之互市滇蜀之蕃夷刑責之谿洞百越之徑獍沿海之倭奴漕運所需如海運膠河水田太倉所濟如鹽法銀場銅山開納日賦所稽如黃冊實徵丈量兵食所資如屯田牧馬蜀草卷之九雜著

民兵召募土著風俗所繫如禁後靡抑末作驅游食閭閻所計如行鄉約編保甲設保兵凡若此類本道竊有志焉而未得其要領二三子可委於藿食置之不講手則異乎吾所謂窮經矣考之往故叅之時制稽之奏議訪之先達辨之師友酌之胸臆臨事一議確有石畫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曰天下士在堂言堂在室言室本道舉堂堂外事與蜀諸生籌之謂諸生以用天下而非止為蜀士也故毋區區與言蜀也

一字心畫也 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此言未敢謂盡

然顧古今君子以善書名者無代無之晉如王逸少唐如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宋如黃魯直蘇子瞻朱元晦文信國我朝如解大紳王伯安陳公甫羅達夫諸公片楮隻字流落人間驚驚鷹時虎伏龍跳對之心悚神怡何可少也但工書之法其說有二意在筆前其神貴凝字居筆後其功貴動古人有言曰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又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又曰某寫字時甚欲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此凝神之說也古人有居畫地卧畫被者有筆成冢墨成池者有筆充千管墨磨萬錠者此

蜀草卷之九

雜著

工勤之說也諸生有志學書得二說而精之思過半矣若筆畫齒莽字體蠹惡蚕頭燕尾斷腰頓足者文雖工已無足觀而况未必工乎發落時摘其尤者另行朴教至於原蒼頡之科斗考史籀之大篆稽許慎之說文探鄭樵之畧證習次仲之八分誦鄧鄠之六書求古人制字之原正末世俗書之陋諸生講業之暇時一箇之亦游藝之一端毋徒曰壯夫不為也一童生入學士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以不正繼之况不正乎斯言至矣皇上近納言官疏許於人才衆多之地視原額量增本道仰承德意凡文理稍通

者未嘗不亟收之也即有遺者亦當淬礪以待下次歲考再舉又未嘗不亟收之也古者四十而仕亦欲積學待時乃於始進之日寡廉鮮耻苟且蠅營域出鬼沒它日縱能豎立迴首此際得無愧死乎辟之女子始從人也徵采未內媒妁未通登垣踰牆私奔淫此後即能持家政承宗祧而其初父母國人賤之矣夫不正之女父母賤之競進之子父兄黷之是何其愛子不如愛女也本道竊甚惑焉故嗔嗔然願良子弟春之尤願賢父兄成之也毋躁毋憤毋貪緣他運毋鑽刺權門毋席父兄之執毋挾故舊之援毋要結

蜀草卷之九

雜著

有司觀其稟白毋私序門第倖於萬一其狡焉者如前道所言隱匿借冒代考頂替傳遞幫抄懷挾換卷之類有一於斯良心盡滅本道奉 聖書而來計收西川豪傑以報 明主而乃取此輩以應之醫師校童相去何若本道即至愚不能也寧甘誅戮以成迂拙決不遷就以長犇競文到府州縣照前道考法嚴禁曲防合府州縣約日同考府考諸童類集一日防重冒也卷必連三毋令騰過防代替也抗違坐之法同考五人互結廩生一人保結事犯五人并坐保者究黜防買名之弊仍照生負例造格眼冊一本并填

保結廩生姓名以備查對酌寬取之令府考大州縣
一百二十名中者九十名小者五六十名送道多則
截去其非行黜生負青年有進一體同考卷面明書
黜字嚴考校之法凡編號彌封試日揀檢各項事宜
悉與生負同杜倖進之門見任官以子弟送考者不
准稱遊學隨任等事誤考另送者不准一應先賢後
裔吏承子弟自標名色援求另送與夫外省移送者
俱不准凡本道取准進學止於總案此外決不輕進
一人亦不寄名存案如有此等批發即繫詐偽各屬
徑申查究不必拘泥含隱致墮奸計案發三日內入
罰單卷之九

雜著

五

學教官延索束修并取公堂等項問革學霸阻當需
求一體究黜科舉年分考選法如前但不得如歲考
多送州縣正官非科貢者詳府另委故事本道條約
止頒生負不及童生該州縣於約中摘出童生數條
另出一示俾令洞見本道之心并以自安其心守義
讀書勉圖進取毋生他念重玷名教

一郡縣學以貯士社學以貯蒙士士大都畢收矣本
道謂江海多遺珠山林多逸材庠序學校外不敢謂
無遺士也國家相業孰逾楊文貞始從辟起近從
祝三賢陳新會亦從辟起胡餘干竟老於布衣豪傑

士豈盡出庠序哉聞然自修惻惻無華銷聲落魄關
達不求其知之也甚難散髮川阜飲跡城郭鴻冥遠
縉魚沉脫餌其來之也甚不易而吾道絕續世運否
泰於斯人焉賴三川廣矣寧無若人乎文到日有司
加意蒐羅不時延訪如果器識行義若文貞陳胡諸
公試畢日敦請入城下教固所願也不爾本道將就
而問焉其次不能舉業而博學宏詞可充詞賦之選
者又其次不能詞賦而奇技異藝可充將帥之選者
試畢日郡州縣各具姓名手本呈遞本道亦當延見
諮諏果係異才不妨薦拔以待器使以上七條
罰單卷之九

雜著

五

九卷終

噴水生蜀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本甫著

莆陽鄒道元善長甫校

雜著

師說

夫學必合己人而後其成大也學者所以學道也而道大物也少於己未必不足於人恃於人未必不喪於己人者吾博取之而無少於己人吾師也已者吾自取之而無恃於人吾吾師也嘗怪夫世之說師者狹也賈子曰知足為源泉行足為表儀問則應求則

蜀草卷之十

雜著

入入人之家重人家入人之國重人國者謂之師韓子曰聞道先吾吾師之聞道後吾吾師之世之聞道重人幾乎而必師聞道重人吾師幾乎師人者如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之類是也師已者如三人行必有我師之類是也不善者改不賢者省識其小者學此孔子所以無常師也不必師聞道重人也雖然此猶人也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才

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不必人也雖然此物也而有知也見窾木而師為舟見飛蓬轉而師為車見曲木而師為弓見鳥跡而師為字不必有知者而後師也語師而求之已則俯仰堯舜屈伸曾史百代朝夕千里几席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歸猶友也言反而求諸已也古之善師者莫如舜始居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與野人幾希木石鹿豕師也野人師也好察適言用其中於民民師也適言師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耕稼陶漁師也牧岳亦師也而謂舜之師獨務成昭一

蜀草卷之十

雜著

人也猶賈韓之說也故曰大舜有大焉智曰大智孝曰大孝而不局局於小者合已與人而共成之也

活能說

余性嗜鼈顧嘗讀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每食戒庖人省視之丁亥夏校士瀘州復申前戒詰旦吏以鼈進庖人驗之則三足者走告予予覆視之其形頗巨其色微赤命投之江泰之本草鼈三足者為能大寒而有毒主折傷止痛化血生擣其肉及血傳之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

中其毒以黃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則能之不可食
信矣予始戒庖人也意謂載諸書未必實有其物今
誠有之脫不戒當必蒙其毒矣蔡君謨悔讀爾雅不
熟誤食蟊螟余幸孰左傳免於能毒是非讀書之益
邪乃戒庖人毋再包鼈因著為家令令子孫世世毋
蓋鼈或曰子不殺之而復投之江得微遺毒於人曰
非也予聞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取象於此
昔楊震三鱸集講堂前都講以為卿大夫服像于謫
劣不似伯起無足當此而幸校士於瀝又惡知鱸士
無有應三能者而此非其佻邪衡呈得則麟生鯨魚
而死而彗出物應星象遂遂而是予不食而活之者以
此作活能說

南華卷之十 雜著

三

恭跋提學道勅後

本朝故事 勅臬司諸臣提學備兵屯鹽者俱不繳
得傳其子孫如章族曾伯祖四川布政司右叅議祥
鸞雲南按察司副使春震二 勅至今俱存近例
事竣始繳章懼無以遺後人謹騰黃二通與 累朝
誥勅共藏於家世為刀球

先聖石刻跋

世傳漢文翁圖先師遺像於石室予入成都求之不

獲見今所刻者乃宋人筆金壇姜鳳阿先生補刻也
已予得耀州大觀元年所刻唐吳道子畫像與孫淮
海先生跋然後知世刻須髯盛者非真像也廣記載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至於援神契所著蓂弘
所談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與荀卿司馬遷
輩之所述蓋亦備矣而未一及須髯則此像最為真
者昔夫子適鄭見譏東門人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未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夫子以形狀為末而吾
輩曉曉作遺像真偽之辨本之謂何雖然夫子嘗學
鼓瑟師襄子矣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未得其為人

南華卷之十 雜著

四

誠蜀士俗字文

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大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
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為此夫子由聲可以得文王又
惡知不由象可以見夫子乎因刻石成都學宮補文
翁之缺而以深思遠志之學告二三子之瞻斯象者
倉頡造書形立為文聲具為字字者取其形義相生
而布之竹帛者為書予入蜀思士之聞於字學也學
約中既致詳於書法矣書程彙編優諄諄焉及都試
諸生歷覽帖括文理優者書札亦稱其稍下者字畫

南裂結構荒紕甚則不諳字譜不沿師授縱意所筆
至有俗陋而不可讀者昔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天
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正之我
明以文取士 廷試作字稍劣者不得進 呈矧題
訛襲謬出於形象法度之外者乎今概舉其尤者頒
示諸生俾知改轍而校官塾師亦宜亟為之釐正以
挽烏為帝虎之救云

書離垢遠行冊

予守潮日聞堪輿家言韓山盡處低韓水流處急須
一浮屠鎮之以補山之缺而迴水之湍蓋二百年成

蜀草卷之十

雜著

五

議以功鉅未有就者予不量力相基鳩工命僧道齋
如鳳篆緣士民大捨共成斯舉搭半予入 覲郡丞
王君實菴竟之建朝陽寺飾扶鳳廟祀起鳳館潮士
民復於塔後置畏壘之思予甚媿焉道齋及如鳳弟
子某不遠萬里繇越入蜀來告成功予義之因其婦
書離垢遠行四字以贈佛書菩薩十地離垢地第二
解曰身心清淨遠行地第七解曰隨方應化二僧精
進未知能入此路否而跡彌似矣予築鳳塔本為江
山之助立郡邑之郵而桐鄉人愛我至此予一念萬
年異日精魂猶依依與父老游二僧果能清淨身心

隨方應化吾儒與若即杏壇燕園趨舍異嚮吾樂與
善人居猶吾徒也不然吾惡能與鮑魚共肆哉勉矣
二僧毋墮惡道

諭言

孔子大聖人也止伯魚一子不為蕃伯魚未仕不為
顯先孔子卒不為壽不能柳一子不為富轍環天下
終身不仕晚年無子子然一孫宗祀不絕如綫福善
之報天其謂何及子思子大明祖業為列國師延傳
千葉廟食萬禩夫然後知天之報孔氏者久而大也
故測天於目前天似踈驗天於身后天始定

蜀草卷之十

雜著

六

顏子簞瓢陋巷至貧矣四代禮樂不及一試至窮矣
三十二卒至歿矣有棺無槨至哀矣少婦在廢幼子
在孺老父在堂自當時觀之天於顏氏何如哉及其
垂旒孔廟首七十二子俎豆萬世子孫綿延與孔氏
相終始孰貧孰富孰歿孰壽故人不患貧患貧於德
不患歿患歿於德

司馬氏於魏主也懿挾昭弒炎廢奐而篡之為則三
世咸魏平吳混一海寓天何意乎終武帝之為惠帝
死婦懷愍死國諸王自著刳幾無種東晉以後則
牛而馬矣晉武登極之日探策得一天固有以斬之

乎益避啓箕山非避啓也避子孫之配歷夏商周雖其餘烈猶得為秦也

劉裕起草萊居宰衡富貴極矣急於帝天下連弑二主以應昌明二帝之識晉禪宋繼江左又安天幾忘晉乎乃不數載廢帝死徐傳廬陵王死安成文帝死劭劭屠父兄子弟如几上肉而后死僕夫不數傳劉而李也得國類晉夷戮類晉是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自刃其子孫矣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

粵草十卷蜀草七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錄其平生所作之文皆每官一地卽爲一集此粵草其官廣東潮州知府時作蜀草其官四川提學僉事時作也前有萬厯庚寅周應鰲序稱子章沒於廬山粵草先出越若干年蜀草乃出蓋作於諸草之前而刻則在子章身後其標題皆曰自學編則子章諸草之總名云